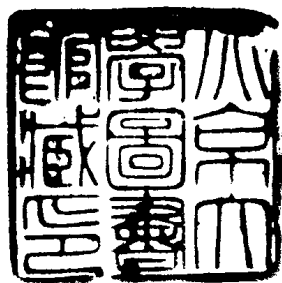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7.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三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索解四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索解四卷》提要

西河合集序目

汝南王恬曰漢唐無四書祗稱論語爲小經別刻孟子于十三經中其與大學中庸之在禮經者各無與也自宋人立四書名而元人取士竟以四書爲經義之首并造八比式名曰書義于是向之通三經四經者今祗通一經而四書則無不通焉先生嘗言四書爲千聖百王一貫授受之學在聖功所始與聖道所至悉具是書漢用策經法尚不失大義附唐帖經則文括問經則詁訓熟至八比一出而兼經亡即帖括詁訓俱廢絕矣汝先生一生得力在嵩山廟市受賀先生教但講大學而中庸論語孟子合一之旨並爲之貫桐此讀經而經明論學而學通因矢志遁山以

後當勉詮四書而初以仲氏先生早世恐其學不傳先爲詮易隨即以科場閱卷恨春秋失夫子意作傳如干卷而崦嵫追矣方初歸時尚留寓杭州作論語稽求篇大學證文諸書而旣而首丘念切仍葺蕭山舊草堂居之門人過從者咸請先生說中庸而先生以病中扶牀口授陸續完卷然而聖學與聖道則從此可覩見焉前此先生每嘆曰經說之不終豈天爲之乎弟先生每舉疑義人必不解而先生必解之閒以所解者示人人率靦爲固然事一一似宿解本如是者故門人王錫就先生之子述齋所斷疑義而專術

以句解者謂之索解使閱先生書者先拂于心而後渙然以冰釋似亦爲學次第一大端也若聖門釋非錄則以集詮薄聖門太過十非其九貫則聖門有何非門人陸氏因錄先生所講者以貽雪之故首列索解而終以是錄若逸講則先生講甚殷而惜學人鮮記之者姑附此以志遺憾云

西河合集

四書索解目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蕭山毛奇齡　稿
[illegible]

四書索解一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王錫曰四書無不解者先生嘗舉其不解者以示人人無以應因之睦續質難得疑義百餘條思以問世而惜學者之不能悉記之也今先生之子述齋輯先生經集成遂抽經集中所已解而尚有待者約若干條去其所解而錄其所疑名曰疑案以匄世之共解之予披讀再四深歎經學難明毋論

六經茫茫全無畔岸而祗此童而習之皓首勿釋之一書且經漢唐宋諸儒自孔安國包咸馬融趙岐陳羣何晏孔穎達陸德明邢昺以及孫奭邢昺并朱氏集註歷有據發而尚餘疑義真不可信然且孔孟授受繼堯湯之學全在此書而不究極其根柢亦何以仰安特是卷原名疑案以為不疑則不解而予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吾願世之見之者但曰解人當如是不當曰不求甚解斯庶幾已

柳下惠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聞

上幸南書房問詞臣論語柳下惠集註云柳下食邑名孟子柳下惠集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衆無以應又問朕記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其號號又何解衆亦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正文可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下一名後稽康鍛柳下在河內山陽縣然亦非地名若號則非居非邑益不可解

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謚惠見列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註以禽爲名季爲字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宜聖人之疑之也左傳孔疏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上聞制科試士有潟閣者益都相公問六律是十二管非作樂之器三代後並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于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上虞徐咸清曰五音是五層聲原未偏頗何必取正特聲無所濟故借十二管附合其聲虞書律和聲和者合也非正也又問祇五聲則何得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清共九聲又有二變共一變清共十二聲而聲之高下始借因借十二月布氣之管所云十一月黃鍾十月應鍾者別其分寸自黃鍾九寸起至應鍾四寸零止取其聲以爲五聲高下之寄然且每管有十二聲卽一管而旋用之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並不以律定聲正音之說實所未解其餘無答者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予於康熙丁丑往杭州客堂太病會臘月長夜不能寐呼兒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轍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何也且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卽造塗未嘗前作行門後年始有塗也乃以同時造軌同日行馬之門與塗而比校轍跡明是一用多而一用少是城門二句反爲高子助一左証門軌

之轍深猶之禹鑵之追蠡抵牾之語竟變而爲附和
之詞初不意從來講師何以各習習而不一槩至於
如此時見予達宗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踰月前東
九溪桂先生見過衆似之溪桂難與文且有講義行
世亦躊躇未應去嗣後無有以講義來報者

兩馬

古者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此曰兩馬不可解據詩
雖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何歟或曰儀
禮贈士以兩馬謂乘車也此專以乘車言故但言兩
則不然古乘車之數天子六馬諸侯及卿大夫皆四

馬有云大夫三馬者雖不見禮文然於禮註亦有之
唯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祗是士乘車數
耳公羊天子駕六白虎通天子駕六馬則天子乘車
是六隆而方叔四騏韓奕四牡與行役大夫之四黃
四驂此諸侯以下卿與大夫乘車皆四獨家語魯君
以一乘二馬遺孔子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顔
涿聚之子皆指士耳此所云城雖未必即王國之城
然豈有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者若曰孟子
身爲士故祗言士則孟子仕齊已在三卿之中豈徒
言論之間尚拘士禮誤矣況城門出入不止乘車凡
戎車田車喪車役車類皆出入國城皆是四馬則其
云兩馬究竟何指惟好學者審之

三家之堂

或有問三家之堂者予出大小宗通釋示之其人便
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
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仲叔季
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
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一仲慶
父一叔牙一季友也慶父叔牙以弑逆不得其死此
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

子禮樂世無此理且慶父叔牙一酖一縊皆季友一
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其仲僖叔並坐
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
孟叔季三孫偶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
者然則三家之堂何解耶
遲之有復者曰三家本與廟通言之曰三家之堂非
共一廟也予遂作書與宋鹿田孝廉其書曰有言三
家之堂與廟者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
三家之堂是三家分廟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
尚可行僭若與廟則慶父弑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

於齊王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之文見於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立專廟僭天子禮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夫三家分廟禮固自有但此歌雍之三家堂則不是共廟亦不是分廟若是分廟則即以孟孫一廟觀之共仲逆賊以罪斥其爵其不得歌雍固已共仲之子即公孫敖也敖得罪奔莒死不許歸歸不許葬必其子立于朝哀請而後許之然猶不許以卿禮葬夫卿葬且不許許其作天子祭耶歌雍耶倘又降此則文伯之後竟將以天子禮祭孟獻子莊子亦笑話矣初不意讀孔子書者豈不論三家之堂又不意四書之不易解且如此

[illegible]予定三之喪

歲癸未春陳紘菴編修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客各問喪禮示曰僕亦有一問滕文公以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項孝廉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唶唶曰至於予之身而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概言乎時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唶者久曰坐客有踵門來復謂魯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周公伯禽也不知此又出高頭講章之言然亦非是也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年薨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譏之成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胡氏猶以不朝周刺其非禮昭公居三年喪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則近代先君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宗[illegible]

宗[illegible]宗聖人之國亦不可解聖人指誰周公耶抑孔子耶若宗孔子則在春秋早已有宗國之稱如虢舟之僑曰宗國既卑左傳公山弗狃曰以小惡而覆宗國此時孔子尚在未必如戰國後之共宗之而其稱歷歷斷非孔子可知也若宗周公則開國元聖當列國共宗乃滕父兄曰吾宗國子貢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一似專指同姓之國為言然且同姓宗魯魯不宗同姓總不可解

陽貨欲 大夫

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稱大夫有賜于士直稱陽貨

爲大夫孔子爲士此可解乎曾子倪魯玉許道及僞
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弟因之以
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溫爲帝而謂之重其罪者
且貨在當時並未致以非禮自居也彼方納改玉之
請正僭闕之逆從徑借禮法以助叛逆何嘗僭稱號
大夫士相見承摯愧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
子何難以非禮拒之如云夫子潛德過爲謙退猶之
微服過宋之意則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初
方蒲見不許拒之甚嚴亦何嘗稍有依違而反以非
禮之餽俯首拜門是前倨後恭不惟非避患且適足

以取辱也然而夫子以大夫禮報之孟子以大夫稱
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鄭玄論解趙岐註孟子曾若
觀爲國餘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與主忠信絕不相接忠
信不指學若指學則威重反趨於忠信矣忠信又不
是固學之由若是固學之由則不重不威又不當作
不固學之由矣惟周章難明故近說分作四節一章
是一意老說分作五節亦一節是一意其分五節者
一重一學一忠信一取友一改過所云學則不固者
學則不固敝故須學此孔安國說也若然則主忠信
以下原複見在子罕卷何如直分之爲愈也此例庶
何解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周易艮卦象詞本夫子
所作而曾子抄作已說亦不可解唐後儒者疑有脫
誤而宋范諤昌則反謂象傳大象文言皆非夫子所
作以曾子此語有難明故也然論語集解又以此文
連上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而不在其
位二句又複見于泰伯卷總不可解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

桐鄉錢曉城攻周禮爲僞書以孟子五畝之宅註二
畝半在邑爲周禮作僞之一此本自坐舛錯以誣毀
舊經大不足道然其說則先仲氏亦疑及之據集註
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並非周禮且亦並不見他
經此不過禮註中有百畝之廛爲田中之廬里居之
廛爲國中之宅語因之漢食貨志有在野曰廬在邑
曰里而趙岐註孟子遂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
宅此集註所襲文也第其制有大難解者孟子方里
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小城三里大城

九里各有多寡而郎以中城五里觀之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里居則四分之以爲四九三十六家之宅是二十五里統計所分雖至寡亦不過九千家宅耳乃孟子班祿之制與周禮别今亦不從周禮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爲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不可乎可解乎不可解乎北城中有宮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匯又當在里居外乎

又况禮經乖謬謂此里居在邑實爲農民冬月入城保城之計吾不知其語始於何人要是犬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寥廓者倘有竊發敵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子使漆雕開仕

施少參講學浙西有客問子何以可使漆雕開仕少參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客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雍愈文可以出而仕矣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慮故可使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自衒且干進也而可乎少參無以應

無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無違正對孝字即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悉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于無違之下則理自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既曰不違於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且理與禮同音既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耳

笑話矣順治辛丑予與姜京兆飲胡司冦宅時司冦方爲江南副使有江西胡侍郎子在坐作酒明府令手一觴遍屬坐客有能于無違二字代一口語免飲各罄醉無能代者

學而時習之

學而時習之學作效解在爾雅蒼頡篇以後字書原無此訓且效亦不可時習效兼善惡爲一效惡如左傳尤而效之效小人而棄之則習惡矣而可乎但此字有兩義一是虛字如學文學道學裘學箕是也一是實字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之不講學記七年

論學說命念終始典於學是也此學亦是實字自當實有所指乃歷考諸經凡學記至學大子志學尚書與學皆不知何所指實即此開首一學字亦模糊讀過究不知實解當以何字代釋之也此亦一疑案也

子畏於匡

子畏于匡論語凡兩見此是夫子蒙難一大關目豈有讀其書而但曰地名地名全不識為何國之地者一謂是魯地則魯原有匡邑所稱何須為學者是也但夫子周游在去司寇出走之後係定十二年至哀八年而然後歸魯此時未能旋返游父母邦也若謂是宋地則其說是莊子文而孔安國註論語引以爲據然考夫子去衛後止如宋一次即已遭桓魋之難論語所謂桓魋如予何孟子所謂遭宋桓司馬者此是實錄未聞復遭匡難若然則夫子過宋當兩徵服是笑話也若史記世家直指衛地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貌類陽虎因虎曾暴匡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則陽虎與衛邑風馬牛不及焉能暴匡且甯武子仕衛在衛公年歷文宣成襄昭五公而後至定之十二年是在甯武時孔子未生在孔子畏匡時則甯氏族滅已久其間相去實一百五六十年而謂爲其臣而藉其解難直笑話笑話也乃有又謂在陳地者見集註卷首則更可怪夫子初適陳當桓司馬之厄是時主司城貞子後當畏匡其次適陳爲蒲人所沮雖蒲與陳近然又與匡人無涉最後則厄于陳蔡之間其絕非匡難又明白可據者展轉不解乃細按其文則集註卷首載史記世家原文而又刪改之世家原云去衛將適陳過匡則匡在未適陳之先故是衛地以有將字在也集註乃刪去去衛將三字而曰適陳過匡則陳地矣是又不善讀史記而誤刪之者然則匡固何在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

公山弗擾以費畔更不可解據集註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此大可疑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此時無公山不狃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費之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爲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名孔子與子路不悅之事

乃公羊穀梁全不載及而其事則又無他書可據然竟何解

有父兄在

客投考文為有父兄在題其文大不流暢一似格格有物者初疑其人善屬文何便至此既而思之曰題自難明文安得達時在坐者不解予意予便問曰是問個甚麼曰據高頭講章是問義理何故問義理曰以他章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從義理講也然則此義理是可行者否曰可行何故可行曰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

求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問一貫必請曾皙仲弓問不欲勿施必稟之驊騮之所生此又笑話也然而高頭講師亦自謂難通謂父兄長老之稱而作文者亦遂依違其間支吾不決殊不知說自難通不關此數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歷之學問非長老所得歷也凡此皆欲明言之而必不能者然則何解矣

樊遲請學稼

樊遲請學稼初發問時值不中孫肯夫穀城江岷源在坐俱無定解最後問朱鹿田而得之然前儒亦具有見及者特未絕指出耳遲既非沮溺廿于石隱者定非眞欲習體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為粗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為褻屑則當啟之以大經大法治已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為言已難通矣且其申言疊喚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中鍼乖鋒錯至於如此況遲仕叔孫獨有能名其在聖門亦在顏閔下有數之士而乃鄙之斥之以不明其書而反厚誣其徒乎豈可為訓試問焉用稼用字何解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為助徹分解若據春秋三傳則皆云徹者十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則仍是助法其所云徹要是通助之義而集註徹法則有徹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十二字誠不知其所出自何書然顯與春秋傳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與孟子省耕省斂補不足補不給以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諸語全不相合然既至此說亦宜盡一乃于請野九一而助節又註云周之徹法蓋如此則豈有祇一徹法而屢變其

說了無定準若是者孟子云雖周亦助徹即助乎抑徹者通助者乎請實解之

盍徹乎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從魯君願重儒術故特來造請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税已爲不情況告君之詞須有着落徒作君民一體語調足則俱足此豎儒之見輕於帝王者而謝失對出此乎哀公所問不足者用也用出乎賦從民與君邊言税者與也有子所答盍徹者賦中之税也賦與税總出乎徹而税則履畝而稅祇從君取民邊言税者聚

[illegible]故税一[illegible]二賦通貢法在鄉遂之閒而賦兼用助各國中因鄉以及都鄙山澤聯九賦以足國用是此一條法而或貢或助或賦或稅或取或與必有一的確經濟生乎其間是以春秋有兩書法一曰初稅畝則前此宣公加税也一曰用田賦則後此哀公加賦也哀公爲此問將欲加賦有子爲此答先請減税則其與不與足不足之故自有實解何得以門面語溷應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不知是喪親是喪子今高頭講章皆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其說無據惟孫奭疏曰其子死也然亦不解何故往以問朱鹿田鹿田曰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又稱子路有姊之喪是其姊死經有文例焉可亂道此說甚快但公行氏雖爲貴臣然祇是子死焉得使盍朝赴弔致右師孟子一賢一幸皆至如此此時誰後誰主喪弔喪者抑弔主者世饒知禮又豈可漠漠無一解也

耆秦人之炙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此告子自爲分別之語而我復以此應之是附和非折辨也且於夫物則亦有然者也亦全無解說何也

冬日則飲湯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集註曰即嗜炙之意固甚蹈矣且使難者進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山使則冉子請粟便自[illegible]

夫子弟設教于鄉之闕門並無食粟將何有廩餼給
粟可待賓給且其請出入攷款多例前用之字也漢
世學官有部養弟子然止主經給不主財用想夫子
當時未必有此然且強請強與作意不顧以爲夫子
之粟與則夫子與少冉子安得與多以爲冉子之粟
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
百斗是不惟冉子未仕已自富於周公必無是理設
果有之而旣欲私與則不必請旣請而再請則難欲
私與亦斷不得多術富即市惠即抑鄉夫子之害即
此其所失將不止繼富一節爲可議毋何謂也

四書索解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初晴稿

鈞再金詩栩黃校

四書索解 二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以穀作善不易得言無不
至于善者此亦近理但于不易得語氣似稍未合若
集註改至作志謂三年學久不志於祿爲難得則世
無三年便志祿者古者爲學入仕皆有年限如比年
入學七年論學二十三十博學必至四十五十而後

四書索解 卷二

可以仕故鄉人升俊士司徒升造士不過使之入鄉
學入大學必至學成之久而後司馬論官則已在二
十三十之後故曲禮內則皆曰四十始仕此年限也
若周禮司徒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則但升鄉學以
入國學之期其云三年者特以兵農諸大政皆三年
比較謂之比要而升造之期則亦以此爲斷然是升
造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傳之年計之
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
之則三年尙未小成焉得志祿

宗彝養之

大孝章宗廟饗之章句無解大全東陽許氏謂此宗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爲宗此是杜輿之言按國語與祭法皆云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未嘗云宗舜也且此宗字與祀舜爲宗之宗皆是祭祀之祭不是宗廟古者祭五帝于明堂以開王之宗配之始謂之宗如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况此宗廟饗所以誦孝若宗廟饗舜則與舜孝何涉又况此句與下章同文周云宗廟亦可云從武王身上說但饗武乎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二句不可解集註心有所不安但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請問心如何不安心既不安則氣如何可助心且氣是何物必欲助心將如何求氣法此際不容饒說過便了時東陽盧元侯盧子遠嘉典陳自得同邑莫惠先樓象明十餘人在坐各無以應又次日江山洪孝標山陰何道生見孫詩五人在坐亦無以應越三日取大全來看則朱子又云如念慮之失但當求之於心而不更求之於氣夫不求於心告子所自言也今反曰當求之於心是解告子語而反其所自言不可也且何以求氣仍不解也乃朱子亦自知難明又云假如應物有差失接人有差失皆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自當悔過謝愆補其差失告子則任其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之夫此氣即周身呼吸之氣也吾不知應事接人何以全藉此呼吸之氣即以此呼吸之氣應物接人何以有失道且既已失道自當仍從此呼吸中求補差失何以但悔過謝愆便謂之補便謂之求助此皆不可解者

無暴其氣氣壹則動志

暴氣即是氣壹然亦不能顯然言之且氣如何是暴如何是不暴亦仍無解者蓋承以蹶趨動志專暴氣氣壹之一端然請于蹶趨外再舉一端亦竟無有朱子曾于蹶趨外更求其說但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分便是暴氣則愈不明白夫只此喜怒而得當是志過分即是氣則志之與氣總是此一物全無分別何以知得當屬志不得當屬氣且當喜當怒是志爲政喜怒之過分則喜怒爲政此時並無有暴喜怒者其所云過分是氣自暴與蹶趨之暴其氣迥不同也且蹶趨則暴氣暴氣則氣一故足動志者喜怒過分失中而已志何以動過喜則動志將不來

喜便得志卯且喜怒是情以春秋傳言之則卽是志人之六志受天之六氣以生是氣生志非志生氣也且是天之氣非人之氣也乃不學之徒東揣西揣謂氣可動志則必是耳目手足之屬遂有以離步履目視聽爲不暴氣者皆不知耳目手足何以飢餓可謂人可充塞天地將天下有浩然手浩然足者此又一笑話矣

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

學不厭教不倦四書凡三見其在聖仁章則學誨承聖仁祗一事也孟子雖無聖仁句而引書在聖仁章

亦卽此一事也惟此有默而識之句而上下不接集註直分作三者則又不可解默識是何事祗是默識不過學中之一端安得與學誨爲對待乃附會其說有謂默識是知學是行者按識讀作知集註有之但知不得言默天下無知識而可有聲響形諸外者若謂不藉人講求則人自不言不可謂已默也默在人不在已也有謂默識是心學學是身學者則集註有云默識默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是其存心者有所記之物非心存也猶中庸施諸已而不願有所施之物非施已也記心非心存卽不得謂之心學況學加身字尤屬添出則但列三目而欲明明指其一亦未易事也

陳其宗器

宗器不知何物章句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諸器當之便不可解考赤刀大訓諸器見尚書周禮名曰玉鎮又名大寶器不名宗器惟大喪大饗則陳之故顧命陳此器大禘大饗陳此器在春秋時祭並無有也且禮器各有名物不得混稱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則在諸經原有宗器二字而以大寶器當之可乎則何物乎

薦其時食

時食亦不知何物章句以春行羔豚膳膏薌夏行腒鱐膳膏臊四句當之更不可解考此四句是內則膳食文在周官庖人內饔亦見之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原名膳食故四句皆有膳字謂肉之煎和可供膳飯者非祭物也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烹并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饗也今膳者煎和也鬼神饗煎和乎乃或者又謂禮原有時食如王制時薦明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

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此則較章句稍有引
據然又是薦禮不是祭禮春秋本將祭其所云薦即
薦醴薦羞之薦非薦禮名也且祭物有定數矣鼎俎
鉶芼各得限制自迎牲薦腥薦熟後猶是煎牲而烹
之爲鼎䏿切之爲俎和羹而爨之爲鉶並未有加于
豚牲外者即陪俎附俎稍有增減亦不過就牛羊豕
犬等而燔炙之或膚腊之誠不審何等將物且用之
何時何所何薦享之際此豈容貿貿無一解者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媚奧媚竈不知如何媚法經無明文集註以五祀祀

竈之禮解兩媚字謂禮凡祀竈必先設主而祭於其
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自此註出數百年來皆奉爲
不刊之經不特是書必如此解即祀竈之禮亦安敢
更有他說而竟不然者予嘗疑家室之奧爲男女寢
處衽席猥褻之所豈可祀竈後考禮註知迎中霤禮
文明云凡祭五祀俱在廟始知家室之奧果不可祭
然猶疑設主其所必家之爨室祭于奧者然後是廟
室之奧及考月令祀竈禮則直設主在廟門外之東
首以祭廟時必設竈陘在廟門外之東所以安鑊而
熟腥牲于其中故祀于其處並非家之爨室若所云

祭其所者節禮器祀先炊之人所云老婦之祭盛于
盆尊于瓶者據特牲祀註亦是祭廟時至尸食竟而
祭爨神無祭所之說然且尸與中霤其迎尸祭奧在
廟室之奧而門行與竈則皆在廟門西室之奧則集
註所云奧有常尊者不惟非家奧并非廟奧廟奧尚
尊門奧不常尊也吾不知其媚奧者將何以媚也豈
舍此又別有媚奧法也何謂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

井有仁焉一問原屬可疑惟知聖學者則此即忠恕
一貫誠意去惡不自私自利以至大學絜矩中庸成

物皆是一串故先仲氏云初疑宰我亦聖門有名宰
賢哲何便狂遽至此及通讀四書始知與會予爲人
謀子貢博施濟衆夫子老安少懷禹稷已饑已溺孟
子獨善兼善同一千聖相傳最切最要一貫在學問
而窮極到底因有此問是以集註云宰我信道不篤
而憂爲仁之陷害此奚落聖門太過萬不如孔安國
云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爲最當蓋宰我惟恐人有
陷害未嘗憂爲仁有陷害也然可逝不可陷在舊註
今註俱自明白惟可欺不可罔則從來鶻突豈井之
有人仍是予虛作欺人語耶抑否耶集註旣無解而

大全或問則謂可欺繼可逝朱子亦以爲是然又云可逝是就一事說可欺是總說其理然究不明白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泰山明堂不知所在惟趙註云本魯地而後爲齊有然亦不詳所始并不解何用以爲巡狩耶則燔柴祭天壇而不屋明堂焉能柴且柴至上帝明堂五室五五方五帝即有祭亦不相合也況西南諸嶽無有也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聽政朝覲自有定位不用王聽政在東魯者即四郊迎氣十二月聽朔在鎬京自有明堂即東都明堂尚不之及而謂有周共王必四時東幸十二月遷魯以須政于十二堂謬又謬矣況王政者王者之政乃專舉文王治岐爲言其立言之意亦必有在而世俱忽之此何故耶

知止而后有定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止非空止即在止于至善之善也善必始乎知而后進乎行則始曰知止即是知善繼曰能得即是得善知善則不擇善以著善得善則必由學修以幾于盛德至善此在大學後文原是一串但舉其要者提領之而解者沒去善字遂至汎言知得似于致知誠意外別有本始而大學功次竟兩岐矣試觀先后二節其功次秩然纍纍如貫而攙此節于其中何以解之其後羣儒競起如王柏葉夢鼎董槐吳澄輩皆不契章句補傳欲攙此節于知本知至之前謂之釋格物致知而明之蔡清又欲攙之於則近道矣之後大學割裂殆盡矣畢竟此節作何着落是誠意是致知必有能解之者

與下大夫言

朝與上大夫言孔註云上大夫卿也與下大夫言則並不能解嘗以此問張南士云下大夫之名見于王制然考王制註亦不大了據云列國三卿皆有下大夫五人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天子六卿爲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冦司空六官侯國置三官而不敢居六且又取三等之次居之如冢宰司徒是一等而不敢置太宰祗居司徒是次也然而上大夫卿但有三官而于諸大夫中則六官俱具謂之下大夫如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馬下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下有小司冦小司空二人共五人謂之下大夫五人其祗列五小而闕小宗伯者仍不敢備六以與天子等也乃予則又有疑者從來大夫之名上可以通卿而下可以通匯宰胥輩大小正貳爲言此五人五

小卽卿之倍貳皆臣屬也顧又有不然者如魯之三官則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卿也乃有公子翬求太宰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則皆是上大夫皆不稱小是下大夫中原有上大夫在其閒故孔疏云上大夫是卿則下大夫中當又分上下先仲氏嘗言夫子爲小司空是爲孟孫氏之下大夫及爲大司寇則始進爲卿而特加大字爲上大夫以爲此下大夫原兼上下二大夫而爲言者也然而上大夫臣屬不升公朝必進爲大夫而後可共立于朝宁之閒如公叔之臣大夫僎必後爲大夫而

始曰同升諸公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悝之臣而旣爲大夫然後曰新升于公今儼然在朝則是升公之大夫其于王制之下大夫中或正或貳或大或小不知何等且不知夫子是時其于上下大夫當身居何等雖孔安國不能詳然豈無詳之者也此豈可畧也

謹按王朝小宰小司徒諸官皆中大夫爲之似侯國五小稱下大夫者原是降等故有謂夫子爲司寇加以大字卽不在五小之列然又與孟孫氏正卿分作正副則與上大夫卿又稍不同或者如王朝以中大夫作六官之副故此分上下而夫子身厠其中當是中大夫但侯國中大夫不見禮文因亦未敢遽定爲必然耳

夫世祿賸別行之矣

世祿有兩說一謂世祿卽世官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世有祿位也古祿隨位行有位斯有祿故論語人祿永終亦作永保祿位解觀國語范宣子歷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不是不朽正謂世祿者世爵之別名也然而世祿滕固行之與井法何與以爲封建與井田相表裏行世官卽是行井田所自始也一謂世祿是世卿大夫

子弟世世受祿據禮註夏制王國世祿侯國不世祿王制云內諸侯祿又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是也商周則中外卿大夫皆得世祿祭義云殷人貴富注臣能世祿曰富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故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是也然而春秋世官不世祿而此反云不世位而世祿固已難解且官族頗多旣使食其采地至有過而後奪之如周制副田祿仕田之類當亦必有限制或以世殺或以親殺使邦甸土地足任須給乃禮文茫然卽禮註亦周章甚

略並無成說而集註則二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其祿則旣非世官與畢命世祿之家叔孫穆子所解世祿俱不相合而且詳於授官而畧於給采亦不知其說出自何書必欲使世祿二字暸然胎著于人則亦未易事也

虞仲

四書註姓名多有顚倒人祖孫父子者曾西即曾申本曾子之子而註曰孫虞仲即虞中本仲雍曾孫而註曰仲雍是也但曾西註曾子之孫直是誤註無可解者若虞仲註仲雍則雖是誤註而及覽論語仲雍

四書索解 卷二 三

係泰伯之弟同逃荊蠻繼泰伯爲君此兩諸侯也及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則然後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爲吳君繼泰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於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即仲也是虞仲之虞以封虞得名猶毛詩稱泰伯尚書稱蔡仲鄭封國以爲號者雍不封虞於虞號乎何有然而左傳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直以虞仲代仲雍矣然猶曰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由於太王之昭猶之稱魯衞毛聃爲文王之昭周公不之魯而以封國爲文昭魯仍是伯禽虞仲仍是中原無礙也及讀漢書地理志引泰伯至德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即仲雍而後之爲系譜者註左傳者皆曰仲雍一名虞仲且有隱相乃詞者按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而未要解之謂孰哉者仲雍字也雍本熟食名而熟與熟通因取爲字其說已怪然而吳地記曰仲雍之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一地一山與一字一名恰相脗合是豈地之名熟果以字熟而山之名虞眞以虞仲爲雍名也與此何與

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

又有顚倒人兄弟名者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集註

四書索解 卷二 十三

曰小白兄子糾弟管叔是兄周公是弟而趙註曰周公兄管叔弟其謂小白兄子糾弟者則直是誤註不必解也何也以諸書有明證也若周兄管弟則各有所據似亦未易猝辨者孟子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即史記世家亦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而趙注則曰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直顚倒矣然而孔安國註金縢亦謂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皆以此質之張南士南士亦謂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

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旣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則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爲宗國三若尚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爲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爲公次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証非無據也其說是說非亦槩乎未有定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

夏后貢法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在禹貢所載甚明謂田賦九等必比較豐凶以定高下之則此謂立九

賦之等有然非謂初開計數凶久以後豐凶便不爲也乃曰凶年糞田不足則必取盈又曰使民終歲勤動不足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則殘虐特甚唐虞三代皆有荒政豈夏后立法獨無周郵賑給并薄征散利諸典見于司農薄征即後之損租散利即後之發粟若然則省耕省斂補不足與助不給所稱夏諺休助者孟子自言自循矣此豈可無解而因文立訓漫無識察如此若謂此貢之流弊則雖徹與助誰無流弊而獨以貢言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似乎合義無可訓者然潔白何指耶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況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祇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語同仍是高潔意歟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遊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誰不以德言也

蕭山毛奇齡 又名甡 字老晴 稿

朱樟鹿田 江發峨源 校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四書索解 三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九句

予避人崇仁縣時路叔夜明府同陳石麟進士訪予東明寺聽寺僧讀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叔夜曰辟焉句如何住得辟了後是如何予與石麟俱不能答既而讀故好而知其惡句叔夜又曰故字如何接得下又不能答次日予過石麟許石麟出康成註并集註同閱康成以辟作譬解言以身取譬也從好邊說集註作偏僻解從惡邊說然于故字上畫字下究不能住亦不能接下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

孝者三句不須解但以註說觀之則上老老三句明有三上字三民字反只說意義孝者只三者字反當說人故有以孝弟慈與事使統屬一人者則其人祗一事君使民之人與大學之明明德于天下而先治國與齊家者有異也若以孝弟慈屬一人事使又一人則在孝弟慈者有三輩人在事使者有四輩人紛紛聚訟嘈雜極矣必不礙大學又不嘈雜亦須有說以處此

父母惟其疾之憂

問孝而以父母憂疾荅之不可解若謂父母愛子故子當孝則父母愛子何所不至而止以疾憂已疎矣况武伯問孝是請孝決不問當孝不當孝也且父母當孝不論報施若父母愛子而子當孝是報施也茍一父之憂子疾如第五倫兒子往問而已子不往問將子便不當孝耶况有虐子者耶

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畏匡章極不可解吾以女爲死何故疑以死爲問子在回何敢死何以知子在且死則何以有敢不敢往在廬陵講堂吉安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王岱謂予之一問恐顏淵赴鬬而死而宜城高阮懷非之曰赴鬬必挾貫子畏蒲時家語載公良孺以車五乘相從且有兵器故可鬬顏淵無是也且鬬亦不期必死若謂師死則弟必殉之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即忠臣殉君亦必有益于君如比干諫諍甯俞橐饘類若君死亦死則止徒人費子車氏之流聖賢所不許也時四座愕然湖西施使君郎迴坐長揖曰若胡氏請辭

復讎之義當如何阮懷曰此更不必然者天子不爲匹夫復讎周天子僅亦守府時已無方伯將欲誰告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虎陽虎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陽虎之讎認爲已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興師問罪則匡人有辭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字逐句皆有着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遂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則即此二字自有解說今于夫子顏淵一問一答全然不曉當日之義但曰子在而不闘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闘而返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

闘耶抑已之耶時座客皆離席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遂約次日再會以各陳已見因相視嘆息而罷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則改死字爲先字似于文稍順然祇以後先爲詞則意旨疏淺無義理記者多事矣此皆不能解經而改經以爲說者解見聖門釋非錄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管仲不能死又事讎夫子不責其不仁亦已矣乃反以死事者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盡情弁薄誠不可解然此一言者出于聖人之口記于七十子之手傳之數千年顯顯白白雖稚子無知亦必劌心刳腎刻求其義乃集註引程氏之說以爲之解謂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仲可不死且可事桓若使桓弟而糾兄則聖人此言抑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其言侃侃然理直而氣闊想夫子亦爰爰矣乃歷考諸書則桓實是弟糾實是兄夫子此言正是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如之何如之何向使程子不深考而作此言是誣聖人也使亦知考據明曉顛倒而故作此言是直詆斥夫子也何忽可弁薄夫

子不可詆斥也匹夫匹婦可當反覆不忠不可當也然則夫子此言程子誤解也究之當何解也

按子糾兄小白弟歷見春秋三傳及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尹文子古本越絕書凡春秋以前文字皆曰桓公弟子糾兄且曰桓弟殺兄惟荀子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而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語改殺弟以返國韋昭註云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其他無有稱子糾弟者

史記漢書載薄昭上書事而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劉向說苑尊賢篇曰謂桓公仁義乎桓公殺

兄而立非仁義也

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不讓集註謂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此言甚明但仁既自有則爲仁之功但當勉已何皆有讓人而故自弛者且當仁當字極不可解當有二義一當値一擔任也仁存于心未有人心而適相値者亦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則祗一當字已無解說况遜師也

鮮能知味也

中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似不當解者然亦不

可解人無不知味者據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氣而首發之爲五味是人之飲食皆因地之知性以受天明察純以知覺爲事焉有飲食不知味之理天凡人不知味必其不食人不學不知道比之不食不知味故學記曰雖有嘉餚不食不知其味也此易解也若食而又不知味則必有別用其知者如發憤忘食如在好學食旨不甘知在愛親三月不知肉味知在聞樂大學所云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此亦易解也至於嗜味有不同而知味則一如同嗜則同知其味世有好餚誰不知之孟子所云如使人之嗜味性與人殊則天下何事皆從易牙之味此又易解也卽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芰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此亦無不可解也乃曰莫不飲食則蠢人言之也曰鮮能知味則是不知味者多而知者反少也此則大不可解者而舉世之人自南渡以來六七百年間帖然安之從未有起而疑之者是人皆知味反曰不知人皆不解經反未有知其不解者子謂子路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眞匪易也

夫子爲衛君乎

夫子爲衛君不可解爲者助也豈有拒父之君而可助之者然而冉有疑之子貢問之則在夫子當時作何助法見于意耶抑見于事耶不可解也然且以夷齊入問而師決其不助則豈有一爭國一讓國而須比較而後得之者且卽此一問亦何以見得不助不可解也

幼嘗講學習齋座有問及者蔡子伯曰此在公羊傳有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此可助也然而齊廢父命夷廢先公立長之命而俱稱賢然

且各廢國事而各不以爲怨此可不必助也衆皆稱快獨張南士又門此公穀有誤者春秋公穀不見策書與本事多不合而其書則尤早出于漢世故漢儒多承其誤若據本事則衛靈兩命公子郢猶是私命至立後之告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而謂輒有王父命乎然不終其說而罷

及予在蔡州觀春秋經文及左傳策書知衛人與夫予皆有實爲爲衛君之事與意與父命王父命諸論絕不相合深嘆南士有學而特於論語則終不可解據策書在定公九年衛靈齊景怨晉之久以齊魯衛

爲屬國而世責朝貢遂同謀叛晉邀魯共事而晉趙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邯鄲五百家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絕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即遷遂殺趙午因之午之親中行范氏叛據朝歌而趙鞅圍之當是時衛靈齊景與魯定同救朝歌而不謂是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而奔宋反還依趙鞅轉而拒衛氏大變矣至次年定公死哀公初立仍于哀之元年與齊景衛靈三國伐晉而不幸衛靈又死趙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聵以伐衛喪師師入戚是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

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納君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見皆爲齊魯衛所共雖衛人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礙世子也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不以拒皆爲能事者然又不即拒至是年之秋齊衛[illegible]兩使鄭師輸粟以救朝歌此靈公未了事也乃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幾死而蒯聵反執戈奮擊大呼先王先公[illegible]救之與鄭師于鐵（按靈公此時未葬無諡左氏過信晉策書于內傳稱呼文[illegible][illegible]公于外傳[illegible]考靈公亦誤稱）是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拒爲衛先君乃又邀至次年齊景遣師來而後衛人亦遣師隨之同圍晉蒯聵于戚是衛人爲君雖見戚[illegible]

吾猶以爲相助之不早也若夫子之爲衛君則其義顯然春秋哀元年書齊景衛靈伐晉二年書衛靈公卒即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年秋八月又書晉師與鄭師戰于鐵鄭師敗績至三年始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其歷懸鞅蒯斥晉爲衛明見衛晉所謂無其事而有其意者其後哀八年夫子還衛且與出公相周旋亦皆此意乃論語直曰夫子不爲者不解也且其所云不爲者又祇以發國之安心與否爲言是豈伐喪納戚時國命呼吸因不當讓而後此十二年中太子居戚或當不待其與變而先

抨議而避之也與然此等事既無書可考無成事可
引據而聖人精意則又隱諱而不得發故曰莫不係
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

喜怒哀樂皆中節必動察而後得之近上蔡張仲誠
爲中州理學儒者謂心意有動察性情無動察喜怒
哀樂之未發即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即性所發
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可察而後怒哀樂可
察而後哀樂者喜之所發一察便不能復喜若能復
喜則偶喜矣故夫子不動察哭顏回而不知慟過舊

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苟動察則脫驂之贈不可已
而予向亦體驗之而深信其語然而君子慎獨與中
庸致中和究作何解請各思之

子貢問仕子路問成人

往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
成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
有守使不受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
義利死忠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進而上之
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節
概赫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一說今[illegible]成人上[illegible]

曰今當是子路語然子硜硜小人節又說不去矣不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
者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膚見
甚至以行已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
夫行已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
六藝之兩耳況夫子不舉大舜之知伯夷之廉而舉
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欲張大而壓
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若此者其一定意旨當必有
在所藉有識者之切示之耳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一似將葬而始歸裁葬而

即出不終喪而爲齊卿者此是何解據夏商之制既
有父母之喪則三年不呼其門故曾子曰夏后氏既
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謂即有未了之事亦于
葬後盡致之惟周人不避金革而再期之後即可從
政毋論孟子客卿原無未了之事即冠戎金革不涉
先生且殯次門內葬次門外亦居喪要禮孟子方教
滕文行古制居廬不言豈有身甫三虞而即可離門
內外者
明儒郝敬求其說而不得乃自爲解曰禮凡尊者有
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而歛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

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襚之賜拜于葬後是時孟子仕齊喪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至三月歸葬之後然後反齊而拜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於嬴者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至齊遂于境上嬴邑爲壇位成禮而非然後反魯此在漢唐宋以來二千餘年無解者而一人知解之即是聖人之徒惜其言之仍未達也

據云孟子喪母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即小記有國

君弔臣之文禮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衞靈弔柳莊齊莊公弔杞殖豈有齊王不弔孟子者即遣人來弔亦君命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況含襚有二禮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者謂不拜賜物而拜君命耳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出自何書況嬴在齊南去齊都三十餘里即春秋所稱公會齊侯于嬴者果是拜賜亦不當如是之遠也且禮衰經不入公門非謂不入國門也若爲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非喪禮也

大凡說經忌杜撰郝氏于諸經非無見解而任多杜撰不惟不能捍經反足爲經禍此固大匠信者但此節自郝氏解後從無問及亦屬憾事嘗謂記者每記事必有詞例事不能解或即于此詞例求之自者從也此言自齊謂母喪自齊抑謂孟身自齊與反者還也葬後有反哭之禮謂葬訖而還哭于死所也此所言反當還于母之死所與抑當還於孟子之舍所與吾皆不得而知之也且葬非徒葬而遂已也葬之前有養疾升復歛尸殯牆諸節葬之後有卒哭作主祔廟還主諸節若孟子在齊而孟母在魯則豈有不赴

養不送死至臨葬而始歸者又豈有不反祭于母之室不守主于母之寢而一葬而即可置諸節於不聞者則其稱自稱反必自齊必反齊夫豈無說而云爾者耶何也

孫叔敖舉於海

孫叔敖非楚公族杜預服虔註左傳誤以爲艾獵與蔿敖合三人爲一人最是可笑孫叔本蔿國處士楚莊王滅蔿而後用虞丘之薦舉以爲相並非蔿氏其誤以蔿敖爲孫叔者以敖名相同且同見于泌之戰而又誤爲艾獵者以宣十一年艾獵城沂是令尹土

二年孫叔戰泌亦是令尹兩年一官必是一人而專則泌之戰孫叔爲令尹帥師爲敖爲太宰僅典軍政兩官兩事然且爲敖典軍政指前時入鄭言不指泌戰故有謂爲敖此時不在軍者其以叔爲敖本屬誣妄卽使孫叔是爲敖當亦不是爲艾獵何則爲敖與爲艾獵又非一人也若艾獵本司馬爲賈之子而艾獵之子馮又爲司馬直是世卿此與孫叔爲舉爲相幷其子貧賤負薪楚莊感優孟之言而始封以其父之食邑全不合也故孟子特加舉字編諸伏處之列發之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

歷有明據特諸書稱期思之鄙人期思本蔣國與蓼相近而後入于蓼故封蓼寢丘其在西漢地理志名寢縣在東漢郡國志名固始侯國去海數千里並非海濱乃曰舉於海何也

百里奚舉於市

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此是繆言故孟子不許然其說自可解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養牲也國語周王子頹好牛奚少時以養牛之術干之是以養牲干進也惟五羊之皮則實爲秦繆贖奚之物秦紀晉獻滅虞以奚媵于秦而奚逃楚鄙秦繆以五羖羊皮贖之而舉以爲相故當時稱五羖大夫以爲此五羖羊皮所贖官也然而非舉于市也或曰國策曰舉之牛口之下以養牲言不以贖奚言然而亦非舉于市何則田宅叅畜市販畜奚雖飯牛顧未嘗販牛也市何也

費惠公

費惠公小國之君何據戰國無費國惟魯有費邑爲季孫采地然並無稱君公者或謂戰國魯衰降魯稱費此大謬說將論世家所載自哀公後歷戚隣九公而後魯爲楚所滅卽孟子稱魯繆公時然也或謂季

氏入戰國子孫居費遂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則亦無據從來大夫食邑但入其賦稅而不居其地孟孫不居郕叔孫不居郈季孫爲得獨居費卽他書姓譜有瑯琊費氏梁相費君是季氏之後然祇以食邑爲氏如趙衰氏原展禽氏柳下並不必居其地也然而稱君稱公稱國者客嘗以問予予漫應之曰古都邑與國原可通稱如商國曰商邑王國曰王都類而都邑之長卽可稱君稱公如舜稱都君齊棠邑之長稱棠公類兒費邑稱君其來已久觀劉向說苑謂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鄪卽費也是在曾子時費早稱君

不必惠公矣乃其中尚有可疑者前文百乘之家是孟獻子也邑雖稱國不得加于百乘費卽稱公亦不得加于孟孫氏今儼然列作次第百乘之家遠不如小國之君則何也然且呂氏春秋有云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豈有季氏一邑而居然與鄒魯滕稱四國者則或別有一小國如顓臾郝極㕘列東方未可知也究夫子墮費在定十二年與哀悼相去不遠既已墮之而毀其城夷其宮收其甲兵焉得曾子居費而費稱國君臣主客周旋之事其非季氏邑又斷斷可知也然究何據也

衞孝公公養之仕不可考孫奭疏謂卽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衞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衞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此公養實據然前文明列靈公爲際可之仕孝公爲公養之仕豈有兩公而仕明白分列而可以一公兼兩仕者此不惟無此事例且并非文例也若集註疑是出公此最可信夫子哀八年反衞正值出公周旋子貢所云爲衞君子路所云衞君待子爲政正在此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閒尚有蒯聵及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聵諡莊公般師與起皆隨立隨出不立諡則孝公一諡必是出公但出公拒父而反諡曰孝似乎譏之然古有惡諡並無譏諡當衞拒蒯師原是拒晉不是拒父故晉師旣去太子云入保而卽安于戚越十二年未嘗一拒太子而反爲太子所逐是爭國在莊公不在出公也卽出公奔四年必待莊公死後公子起又奔而後入國是後此出入亦未嘗于父子閒有所爭也故衞人皆爲出公而子路子貢高柴輩亦同時仕衞而夫子不使之去意者孝公之諡衞人表微而他書軼之孟子獨存之

者與論世難明全藉考據此所待乎鉅儒之考之徵解之豈細故與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老晴 稿

胡紹安因則 度紹顧象滄 較

四書索解 四 仁和王錫百朋氏輯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不惑知天命自有一實在境地非身臻其域者原不能舉似親切但集註以事物當然所以然解之則僅不明白從來六經言學並無有以當然所以然作功候者且當然所以然不過是事理二字學者行此事便當知此理須刻了當不待辦晰且有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者豈有冒昧行去遲久方曉之理若然則事

何解大學格物爲窮事物之理其功候在誠正之先所云先知後行者此何以獨在行後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此又俟之四十五十是自矛盾也況其所云當然所以然又分別不清立是行當然不惑是知所以然知行與事理俱了當矣乃其註不惑曰于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而于知天命則又云知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則于行之後先有非事非理之知在所以然之前而于知之後則又有所以然之故之理在當然之理之外吾安從知之

又況天命二字自有確解中庸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天之所以爲天蓋指至誠不已所謂文德與天德也則命本天之所以並非事物所以且祗一層功夫無兩層功夫若僕以事物所以將流行賦物認作天命則湯告衆庶即曰惟皇降衷順爲常性未常曰民不可使知鄭子太叔論六情明明言好惡喜怒本天之六氣所生並不俟四十五十始知得也且所以爲天即是此天不必分別嘗疑集註解民可使由二句謂由理當然不知所以然祗一理而有當然所以然之分今益茫然矣即所以然之故不知所以然

是天命故是天命總不可解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耳順從心所欲亦不可解集註以耳順爲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從心所欲爲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兩下比合非不斐然可觀亦思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生知安行之事何以至六十七十始遘此境且不思不勉一齊俱至必不思而得者十年然後能不勉而中亦必無之事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集註不解作字但曰妄作妄作是作個甚麼作事耶

抑作文耶按作者造立之名天下造立祗兩種除作
文外總是作事然須着一邊故漢包咸註此謂時人
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以春
秋時與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未為
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為發明此亦無不可者
但不從其說則亦應直註曰作者作事也潤則無可
解矣且此但言作未嘗言知知者作之之法毋論作
事作文必須有知即不能知亦須聞作之之法作事
耶則必廣聞見審善惡以濟其事作文耶亦必需廣
聞見審善惡以發其文此雖非知而作者然亦次于

作者之知蓋所云太是知作之次非次于知也近儒
師以求知立說全忘却而作之三字豈通解與
遠宗曰觀多聞二句微近篇籍其詳見略間又與
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相合故漢朱雲傳贊云世
稱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則實指作文家但無定解耳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不可解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君待
臣無言忠者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則忠信
者民之事也即又有忠信之長諸亦就臣之為臣者

者言之若謂養士之厚則指平日教士言並非祿養
周制班祿有等最下是士祿與農民口食庶人任官
廩給同其差次未嘗厚也且祿定于位自上卿至下
士皆有一定並無畸輕畸重之典如謂先王班祿準
之官民如其常制即可稱重則所謂重祿者在先王
班祿時已重之也將所謂忠信者又是何時先王忠
信乎抑後王忠信乎九經曰勸士誰勸之乎

嘉善而矜不能

中庸嘉善而矜不能章句無註以遠人行旅偶出其
塗原無有旌別淑慝之典可藉考據然亦須有著落

且經無聊句既稱明經則更當力求其義使之可安
乃大全小註直以游士當之夫春秋以前有閒民而
無游民游即斥之况已稱為士則自入塾就傅以後
凡居處游息不出校學惟遂數見猶者然後移郊遂
而屏四方他無是也况遠人有實指王朝以與姓為
遠人如肇禘公好遠人列服以異國為遠人如遠人
不服類若遊士雖不遠千里然無稱遠人者九經遠
人漢儒以蕃國諸侯一項當之宋儒增行旅則行已
在朝聘中與遠人無涉况游士也

是其是其 民信之矣

足食足兵與民信列為三者不可解若集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則益不可解兵食民信唯漠不相須故稱三者若民之信之由于兵食則二者矣且惟漠不相須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倉廩不實武備不修而欲使教化後行而信民將如之何

必不得已而去

必不得已而去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在求其說如國家難處則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凶一荒而

得不得已之事他卽無有急于此二事者在荒札正當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既實武備既修而反從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極到底此處亦須討一着落不知所云去者是既足而去之耶抑此在行政之始兵與食原未曾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凡事須體認天下有兵食足而不得已之事斷無去兵食而反得已之事則既足而反去之固屬誕妄然但不使足則何以先必曰足且何以不得已事必剛在未足之前萬一既足而有不得已則又何以處之此非不使足三字可模糊過也

於斯三者何先

三者求先去則必民信亦可去特先後間耳不知民信嘗如何去法此亦千載來無疑及者

民無信不立

民無信不立不可解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立字何義至饒師增曰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則此立字是立身之立百姓無信何難直立天地間此與士人較量品行必俯仰無愧怍不相干也乃集註又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而且此一信字又似民信

又似君信不知誰信信且難明立又安論矣

去兵

周制用兵兼皆藏兵于民民卽兵也民不去卽兵不去又安有事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禮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給使不一卽畿縣蒐狩外城修兵甲且以助輔仗舉輦諸役而不立兵名並無有一兵在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作伐楚卽有烝徒增增列于車外而晉罷毀車爲行步且與甲士以爲徵行故左傳有崇卒崇車之文崇卒者車兵崇

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加于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是兵民之離起于叔世去兵之說全非古法集註並不註及而夫子論兵則又不當直以春秋卒乘爲訓此千古疑義不當概置之不問已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而道問學節不可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以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

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乃不知何故以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愼獨不賭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不可掩也然且上截存心下截致知學者用功不知從何一截下手乃爲之說者又曰致廣大溫故二句是知極高明敦厚二句是行則既已横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如九衢然欲求一入德之門有頭有緒亦難言之矣此中庸君子誠之者一大要功果宜如何必有能解之者

妻子好合兩節

妻子好合兩節自然是承應高遠自卑邇之意但集註泥註一句並無分別則以高卑言之父母高而妻子兄弟卑其爲自卑意原可解也若以遠邇言之則謂妻子邇而兄弟遠已於倫次有乖迕矣如謂父母遠而兄弟妻子邇則直是悖逆無道之言恐非子思所敢出也或曰此當分屬以妻子節屬遠邇父母節屬高卑兩相承應則雖遜兄弟衛邇妻子其在秩敘五品者亦必不然

作者七人矣

書本以作者七人句連上賢者辟世四句說作一意故從來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特明註七人在漢晉儒者不無太鑿然既有數目則亦當考求其實不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並無經據亦只是漢儒馬融之註何以婦人爲文母爲邑姜必斤斤較定也若程氏謂作者謂聖別引羲軒堯舜等爲七人則于易繫聖人作而萬物覩神農氏作黄帝堯舜氏作諸作字似較親切然必作者謂聖明明有創制顯庸開物成務公然傳世者即不能鑿指某數若祗與起在位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

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覇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按鄭游吉明云晉覇令諸侯之禮而鄭氏疑太宋伯文引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作朝聘天子禮則誤矣叔向明云明王之制使諸侯自相朝聘禮有歲聘閒朝講文而經證又謂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朝于方嶽之下如周官文則又誤然且賈疏以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諸文註之時聘下謂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四六八十十二年朝男服三六九十二年朝采服四八十二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十二年朝附會鄭註而俱不得合孔疏于尚書註則云周禮無此法無六年一朝之事乃又以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附會左傳即註左傳亦明云與周官周禮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乃猶以再朝而會當周官十二年巡狩之文竟以十二年當六年且不知三年一朝是何朝法其他不得明白定不能指實是即此一朝聘禮欲求一定時而不可得況禮中大小諸節目乎知禮者審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知及之十一之字須是一義集註以知及仁守兩之字屬理莊涖動之兩之字屬民則于十一之字作兩截矣按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必失此以之字屬官位解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且由禮有涖官行法語即莊以涖之亦相合然言動之有礙矣若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則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不誤但通變安性俱以位知從民上見得與莊涖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至正義兼包顏兩義曰此總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分屬與集註兩截何異此亦不能有定解者

守死善道

守死不可解守至死耶抑守其死耶生死亦大矣何以必守其死死何以可守且未有篤信好學如是用力而但守一死者若守而至死則守個何物本文何處可着守字盍亦思之

性相近也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性是天德故子思以天命二字指定之豈有夫子言性與子思異者乃其云相近集註惟恐與孟子言性善有礙因以此性字爲氣質之性則稍杜撰矣六經從無以氣質言性者王草堂云尚書言天降恒性易繫言繼善成性禮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皆本天命言也不雜絲毫人欲故曰善曰性近蓋相近即善天下善人不必皆一樣堯舜也若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安得相近乃儒者將氣質二字綴在性上此始于程氏而集註因之已不可解及其

註上知下愚不移則竟承上性字謂相近之中又有善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則不特此性非性善之性將公都子告子所言諸性外別有相近而又一定不可易一等既非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非有性善有性不善可怪之甚乃程子又云性無不可移人苟以善自治亦無不可漸磨變易則又授其權于習此正荀子性惡需習所以尊教之說而又不自知也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

齊人將築薛

齊人築薛不知在何時按國策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稱爲薛公及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則所云齊人築薛應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嘗有城薛事也然此時孟子方去齊游滕并游宋薛則不過在齊宣末年與齊湣城薛似不相合且孟子游薛薛尚未亡而時適有用兵之事故其餽孟子曰爲兵曰聞戒雖邊岐註時人有欲殺孟子者此無據之言殊不足信然要之用兵何事與築薛何時請問漢後儒者能言之乎

宋王齊楚惡而伐之

孟子于魯平滕文皆止稱公獨宋以小國而反稱王

則其所稱者自當明指國此宋何代王集註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此襲舊註而可疑者據國策史記皆云宋君偃始僭稱王而旋爲齊楚魏三國所滅則宋稱王者止偃一人獨其稱滅滕伐薛則僅見之國策占後爲而甚言不實春秋正義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杜氏族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若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此無可考者然云宋滅滕則不然據孟子自去齊以後即游宋游薛故有在宋餽贐之文然而孟子在宋滕文且過宋而見孟子則宋王滅滕自無此

事丑註曰皆滅滕則似前此者尤屬荒唐若其稱宋王與齊楚並伐則總難實指考宋偃王在齊湣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與孟子去齊遊宋祗在齊宣之末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時焉得有宋王之稱且孟子遊宋時齊楚未伐宋也宋世家明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伐齊南敗楚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為桀宋至君偃四十七年(年表作四十三年)當齊湣三十八年燕代請伐宋然後齊楚魏三國共伐宋殺偃而分有其地則是桀宋伐齊楚齊楚未嘗先伐宋且齊楚報伐距孟子遊宋時已不啻三十餘年其年分事勢絕不相合此皆不可解者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春秋無鄭人侵衛事此本春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而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之事孟子時[illegible]書未出而傳聞互異故言如此此在註經者自應闕據本事指其同異豈有依文訓解一若春秋實有其事者趙岐避難在安丘複壁中註孟子其腹笥未備或詳或略自可見諒若集註則不應有是矣今按其事子濯孺子尹公之他庾公之斯是師弟子三世在春秋傳則公孫丁庾公差尹公佗是師弟子三世其間同異亦不甚遠祗春秋傳是甯殖孫林父以臣逐君事與列國況常相侵不等孟子引此論師弟子猷逆或恐大義輕重較難比擬故特詳其說如薄昭上淮南王書稍變其事與抑亦所聞有異如司馬遷記趙氏下宮事與春秋傳原不合與

滕定公 滕文公

滕定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考據趙註引古紀世本謂滕至戰國惟有滕考公麋及其子元公弘與此相值意者後世避諱故改考為定改元為文與然此亦臆度之言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文而宗廟所重事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昭穆不同者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此在宗廟中應序死者而前儒反指生者以廟次一定毋庸再序祗以天子諸侯分宗別族未免渙散非大饗宗廟不得合序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犢祭便無此矣章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為序則大謬不然祖宗廟次與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叔上魯之閔僖弟

在見前使子孫俟之以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必有祿位不知周公太師名公太保凡爵尊者與王叔鄭秦明水衛康叔封布茲類凡有事者機詘而稱之昭穆之中抑別有序事序官在昭穆外者此皆樸大極闕係一與禮也豈可漢儒不解及也

祼將于京

祼將于京不可解古無外服諸侯助祭京師之事尚書六服五年祗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或每年一朝或兩年三年一朝猶以爲煩數非周官舊制豈有六服每年可來京助祭之理即或五年大祫可令一至然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太廟在夏月將應朝之服徧合東南西北四方諸侯而共會此夏宗之一月亦無此事所以宗廟序爵辨貴賤膳前儒據經交互世子諸文謂序同姓卿士之爵註云爵者公卿大夫也而章句不察增一侯字因以侯卿大夫而于是附和者謂公侯指外服公侯伯子男齊國以序殷勝異姓諸侯此是誤解特祼將之禮在周頌僅有有客載鷺二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羣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衛駿奔走召誥有王賓殺禋咸格詩敍姓語與乃遍考經註如孔安國馬融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但曰助祭助祭並不識是何祭且如何助法其在三恪與六服諸侯必何時始來一助自漢晉至今無一解者

周公使管叔監殷

管叔監殷監字何解據尚書梓材王啓監孔安國解開置監官則監是官名而周禮太宰職立其監鄭氏謂公侯伯子男各治一國則監官即五等諸侯無自設國建監者無與也若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以大夫監侯國與此不合且方伯即監監方伯抑代方伯監國並無有若先監殷止管叔耳大誥書序又云三監叛夫王制王監祗是官名此當實有人數乃孔安國謂管蔡商奄漢地理志即以武庚管蔡三分舊地云監夫以武庚爲監殷已屬難通況管蔡自有封國安能舍所封而分衛地此尤荒唐者乃集註則又鄭鄭氏說以管蔡與霍叔合作三數此據蔡仲之命而又誤者夫監殷流言與霍叔無涉乃先儒謂監一殷叛二叔說言三叔霍但流言並不在監殷內者然則監殷是何官三監是何人至今未解也

四書索解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爲其子宗漬所編本名四書疑義有問有答奇齡沒後宗漬衷輯成書存所疑而刪所解名曰疑案奇齡門人王錫序之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旣而疑又旣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問無答其旨在於駁註而其迹乃似於攻經且據錫所序其解已散見奇齡各書中亦何必更出此書蹈禪家機鋒之習則非欲詁經直欲駭俗耳漢晉以來儒家無此體例也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知本圖說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大學知本圖説目

卷全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稱秋晴 盛唐樅陽 田易易堂 較

大學知本圖說

自陽明先生講學于鄉所在立講堂而蕺山先生繼之少嘗與同志者赴講必齋宿以往歸而廢然者累日夫聖學不行久矣能行聖學曾何藉于講而乃不能行而因而講之則必講所以行之之法使學者就坐言之起坐即可行而頗譊譊訟辯動輒以德性聞學區別爭勝且必究極此兩家同異以樹門帳而至

于反躬自問則茫無歸着私臆以為此必都講有流弊多所惑溺其在師儒所指示必不出此而膠繙講錄則自北宋至予今前後一轍于是歷詢之仲兄仲兄曰為學次第先儒亦嘗言之矣大抵以立志為始而主靜立極次之窮理盡性又次之既又以主靜未安易之以涵養用敬而擬議雜出全不如二氏之畫一與百工小技之各有一定之式而至于大學一出則格物二字至今未解尚何入聖之功之與有是以出游十年道路伈伈自傷年長大而學不得立壁乎巳矣嘗坐嵩山土室中夜半涕泣忽有告之者曰何不向廟市買書觀之予時辨偽詩傳詩說未成思有所考校而兼念尚書蔡傳不無可疑欲見孔傳綜稽之而遍觀廟市並無一書惟見一高笠先生挾其首持大學一本即陽明先生所授名古本者見予詫怏之必强予讀予向嘗讀之無所與也至是讀訖豁有異乃再讀之請受書高笠先生曰此非予書也必欲受之請問氏曰招予于嵩陽院南旅舍中避人曰此書非他關東賀凌臺先生所識授也予嘗為先生都講而先生以非命死予又全家死于兵是書將絕傳矣吾子而無志于聖功也巳矣吾子有志于聖功則

是書可不讀與曰向亦讀是書以求聖功而不可得也夫聖功在格物而格物莫解則聖功亡矣今日聖功在是書得毋窮致事物之理即聖功耶曰是何言與聖功有本其一曰此謂知本謂修身為本也則本在修身矣其一曰此謂知本謂誠意為本也則本又在誠意矣大學以修身為本修身以誠意為本而謂聖功在格物可乎予乃啞然若失又憬然若有所得曰格物如何曰物有本末格物也知所先後致知也曰在大學何文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原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大學文也此卽格物致知也言大學始事則但知本身而學已定也曰誠意如何曰誠意毋自欺知至善也知也誠意必自慊得至善也行也曰在大學何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曰誠意止至善也言大學首功則惟在于此而已也予乃再拜請受業約住三日去弟此曰已逾午請曰可當下用功乎曰何不

大學知本問說　三

可乃相對坐曰此時知得心乎曰知心曰何以知之曰吾反觀于心而未嘗有意寂然無所動此必心也曰然少項曰亦知意乎曰知意曰何以知之曰吾忽念曰昔思學聖三十年而不意當下可學弟不知果能學之否也此必意也曰然然此卽意之善也卽儒者之所謂理也假意發而善也當乎理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必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卽儒者之所謂欲也則必實意以去之而使之必不行如是之久則欲漸亡欲漸亡則理漸長久之而日月至又久之而三月不違又久之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功也則皆

從此當下之一念始也少頃旅主人至相對坐語去曰方語時知心意乎曰不知曰何以知之曰若心方在語而語時無他及也卽其時意泛而亦不覺也曰心在語而無他及是也此所謂存心之法存乎中則不馳于外存乎此事則不存乎彼事說甚善也若曰卽其時意發而亦不覺則不可何也身有心意知未發爲心發之爲意而知則統乎心意之間卽心之靈也明也經之所云且明先儒之所云無心者也大學格物致知之知卽此知知止能得知所先後之知亦卽此知也弟此知在身無位無體隨心意與事物而皆見

大學知本問說　四

之而在心意之出入則見當倍淸假使意有所發而忽不及見則在獨處時謂之坐馳而在應物時卽謂之顯驚此非知之患心意之患也誠意首用功豈宜有此予懼然下拜曰吾師乎吾師乎然何以心意知三字一若知爲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之內觀則心常在前以未發時多也知常在後以必發與未發而然後覺也其次第相反何也曰心意知三字何有先後當其未發卽謂之心及既發而卽謂之意乃發之之後而復見心及其又發而又見意時而心卽時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于其間其所以先誠意而後

正心者亦謂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即誠意及發已而即正心時心時意即時正時誠不加強勉亦不事遏抑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于盡而于是盡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然且大經大法所係于家國天下者又時時學之人有數日不讀六經者乎日讀六經即日講治平之學而亦即日行其誠正之功是內聖外王一時可行亦時時可行自今茲以至後日日無窮作聖亦無窮也予快然有得凡三日而大學全功無不聆揭如日星曠則若河海灼然洞然日可睹而

手可循始悟從前之講學皆夢夢也于是自畫一大學知本圖以質之嵩是時力行數月復從嵩山還禹州州守使君吾邑人前時州署親串有大不懨于心者至是渾忘若太虛然且從而相親焉迄于今作巖者二十年鄙都復生歷歷橫踞德不加修而學亦日廢先生曰時心與時意不爲間斷一不察而間斷生焉今且間斷之至矣然而木本水源則何可忘也往者嘗聞先生質黃門受白沙之學歸關東設教而其學入手猶未明著今其孫夌巖先生實倡斯學立學人用功之準而不幸身死幾于絕傳而予既傳之而不著所自則忘恩負教自今日始也因爲述其事而志之如此特予登朝後無所建明而歸田以來備舉六經之廢蝕者而剖析之此亦經世大業一領要也予嘗謂講堂之設不宜講誠正之學而宜講治平之學詩書禮樂即治平所有事也每思擇一室授生徒講之而年及崦嵫不可待矣後有興者當守其說曰誠正在力行治平在講論而特是講論親切仍資力行少時觀羣經每多疑義而自受高笠先生教後則觀經若琉璃屏表裏皆徹凡儒說是非纖微必見此非本末相助之皦然者乎若夫兵農刑禮治亂得失

與夫人倫行習之見諸行事其有關于大學者則六經具在其于以講之何難焉

大學知本圖

大學有本

大學　明德　新民　止至善　知　得

物有本末　事有始終　先後　道

大學之道至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
物有本末至
則近道矣

大學之道在治己治人兩端而總在于止至善其止善之功則必以知始以得終知行合而聖功

備矣定靜安者知善所在則心意不搖擾也慮與意也即後文誠意是也

第其中有本焉

格物知本

誠意

正心

物本末　知先後　修身（明德）　齊家（新民）　致知先　格物本末

治國

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國治而後天下平

是以學者用功從格物始但就物之本末而量度之知明德先于新民修身正心誠意先于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知先之學全在知本所謂格物也格者知也量度也

此大學初下手處第約略簡點毫不用力祇求大學之本在何所而已

格物以修身爲本

格物　知　修身爲本　厚　末　薄　知本　此謂知本　知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乃格之而始知其本在修身也知本在修身則知本也知本則知至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夫然而大學之功有下手處矣然而仍不自修身始也

修身以誠意爲本

修身　誠意　愼獨

毋自欺　如惡惡臭（知不善）　如好好色（知善）

自慊　如惡惡臭（不得不善）　如好好色（得善）

至善　知本　此謂知本

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愼其獨

格物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則又以誠意爲本雖身有心意不分先後而誠意之功則先于正心何則以意之所發始知有善不善亦意有所發始能誠于爲善與誠于不爲不善正心時無是事也是以誠意二字爲聖門下手第一工夫假使意發而不善則必知其不善一如惡臭之在前而惡而去之其知不善者知也不欺也惡而去之則行也得也自慊也意發而善則必知其善一如好色之在前而好而求得之其知善者知也不欺也好而求得

之則行也得也自慊也如是則與小人之爲不善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有大異矣此所謂愼獨也此工夫也此卽盛德至善也此本也

詩曰瞻彼淇奧至此以沒世不忘也

是必誠意之功切磋以爲學琢磨以修身而後爲盛德至善所謂明德於此新民亦于此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

卽明德新民之止于至善無不由此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

此非本乎然則修身者明德之本誠意者又修身之本也此聖功也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此後文與朱氏改本並同

乃自誠意工夫一分善不善而知而行之以求得于善而心已正身已修矣由是而家國天下皆以此推之如忿懥憂患親愛傲惰好好惡惡與反好反惡民好民惡無非誠意中善不善兩端與知善知不善行善不行不善兩途而本末一致先後一轍治道雖繁一矩可絜大學學此而已若夫家國天下大經大法則盡在六經之中而于是從而講求之則夫子所云學之不講者此正須講學也而他何求焉

附錄

心意故要認得分明認得分明卽知也如存時爲心發卽爲意全于存發見心意然要是自然不假勉強必如孟子所云操則存舍則亡則亡非意也必操而後存亦究非心之本體心體至虛原是不動然必廓然廣大湛然而光明如圓鏡之貯于胸無可捉摸若祗嗒然若喪冏冏然虛在而無所依

倚此在常時或有此境然究與心之本體相遠見一加把捉則天機俱絕矣學者于此體驗時時觀察此心此意本體或存或發但令知覺則心自不易動意自不易發卽發亦易于爲善而不爲不善知之時用大矣哉大學首功雖在誠意然誠意在知止信不誣也

無事時意常多而心常少以心無所事則意易憻擾心反不能自主也然而少者必使之有主多者必使之不亂則憻擾去矣有事時則心可見而意反不可見以心着于事則意雖雜出不及覺也然

用意時不必見心用心時常使見意則雖山者息
矣
意之所起有必不能即行者而時起時滅即謂之
妄妄即非誠矣凡此皆謂之雜念可也非意也若
夫意雖可行而此時未能則且抱虛願以俟異日
此非妄念然究是願也亦非意也
意有兼氣以行者學時氣平每意少孟子所謂平
旦之氣是也至酬酢之後氣盛用事則意之出入
將不及察此時須少定以平氣孟子所謂無暴其
氣是也總要使氣隨意勿使意隨氣始得之

用功時志氣須清明即氣也精神須抖擻即力也
氣與力人人有之此不必照顧者然自誠意正心
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用此氣用此力但不必
別立名色以滋支離人苟誠意則知善行善氣力
自到不必問也且亦無大艱難事量已所能爲爲
之否即體之氣力自有限也
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用意當下即可行至事君
則虛意矣此虛意豈是妄念是必于此時深思所
以事之之道度時所得爲已所能爲預備于心雖
虛願亦不是妄何則以其理實理也論語顏淵問

爲邦是也此則意之成爲願者與徒抱虛願稍不
同他意視此
學者意所發多在經籍以終日意念舍此定無他
也但意在經籍則知行皆在經籍察其當乎理者
而尋求而得其理便是知得然此又謂之思不純
是意中庸所云慎思是也思與意名同而實異不
可不察也
未事而用心謂之意既事而用心即謂之思予避
人後歷念前事夜起作書與故人句補救之此皆
思也非意也又嘗在道路之間臨事體驗如在顯

川聞家三兄死野哭甚哀至三日而哭不已此又
情也非意也此中庸之所云喜怒哀樂者也在淮
蔡値蔡使君下屯田令爲之籌之徹晝夜不寐此
又謀也非意也此論語之所云臨事好謀者也至
在禹州遂邑人有非禮者爲之不平又州署多南
歸客恐從此有壹欝不捨之事私作發處此又心
之用也非意也此即大學正心之所云忿懥憂患
好樂恐懼者也然則祇此心意而有願有思有情
有謀有心之用如是不一而總以心意概之統以
善不善兩端驗存發知得而誠之而正之則簡易

直提其不自欺而自慊爲何如者此眞大學從實下手一全功也此書一法也此一定之式也

且覺心意易簡點至參寐時則出入變幻眞有非意計所能到者然此在血氣平時翻有之如寒極遽春暑極遽秋多有此境又或筋骨勞瘁後股體稍閑不着機事時亦或現此然要是心意不照攝之故嘗在道路且是辨經則夜亦辨經且嘗論學則夜亦論學及至湖西朝夕簡點心意略不紛擾如是多日便覺夜臥泰然意境俱廓然矣前人所云至人無夢要是體驗便知得豈門面語與

欲知意動則意反不能自動到底動時必有一瞬離知處方能起念蓋知近乎察旣察便近乎把捉一經把捉意何能起故此時但當略作照顧如前人所云惺惺朱子所云虛靈不昧始得之惺惺不懵忘不昧則不致罔然任其出入如是而已必若章句云愼獨是動察意之方動便加照察則攔頭把捉此時尚復有生意乎

愼獨愼字不是敬字心意中用不着敬敬雖發于心成于德如堯之欽明舜之恭已然祇是治事之要故曰敬事曰執事敬一加之心意便桎梏矣故主靜偏于內而主敬則又偏于外愼獨者誠意之謂也但貫其意之所發而不之忽此便是愼何主敬之有

但簡點心意則意不動時氣亦自平孟子志至氣次之說雖爲外氏所竊用然用力之久亦見此境特不宜以此爲事有意調氣則意之所至反爲氣役此處主客正須有分別耳

意發祇多私利並無大惡祇多自爲並無忮人害物處要知大利大患及忮人害物等意皆是臨事相形處一時成之非有積漸也然不時不積漸照

攝則臨事大潰不可復收拾矣向在湖西與楚人楊氏之徒劇辨淫詩笙詩雖予說屢勝然心甚薄之以爲此虛妄無學但爭樹門牆者及聞其論孟子求放心不當在事物上求予憮然下拜時湖西使君及諸坐上客皆相顧胎愕且微言曰此非辨淫詩者耶予曰向予所爭者辨淫詩今予所拜者求放心也使君乃大服蓋學問有一邊明昧原不嘗以一邊定是非況學問貴大公非其理未嘗非其人辨及此理並未嘗辨及彼理隨辨隨化隨爭隨釋自不致有相形相上以激成忮害之事然非

平時用心稍有積漸何能有此易曰臣弑君子弑
父其所由來者漸矣此非精于言意者與
心不使不在然不使不動不動則二氏之學桎梏
所由生矣蓋心不在則不正正心卽存心則無正
法觀其疏不正但曰心不在焉可驗也若孟子生
平以存心爲主而其言得力則又曰不動心似有
兩事實則存心是工夫不動心只是效驗在心之
本體不能不動在學人之工夫則不使不動其所
云不動不過卿相王覇不攖于心則直是得失不
驚寵辱不驚一境在達心者皆能之見明曰集義

大學知本圖說　十五

所生則工夫在集義不在不動心集義卽誠意爲
善功夫正存心之本不動心則存心後一效驗也
故惟孟子可言不動心若學人則祗言誠意存心
卽不言養氣不言不動心亦無不可必言不動則
直流二氏不止告子矣總之大學是孔門弟子七
十子之徒所作與孟子時相去不遠其理無不同
要其說則不必強使同耳

大學知本後圖說

知本圖者子愛貿先生遺教而爲圖以質之者也時
子寓少室又寓湖西轉而寓崇仁亦既守其教而行
之有年矣既而寓淮西夜坐聽官廨子弟有誦論語
者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則大驚又聽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則更驚此是何說其所說何事因
急舉平日所從事者勘之體驗之則並無此境豈其
中有物耶外氏立教有主婆有主人公有拈探捉摸
吾學無是也且心意世實未嘗兀突如外氏所云相
見固是指着卽非者安得有如立末從之境在學事
問因四顧俍俍無所適從者約七八日于是就循循
善誘之說博約文禮夫博約文禮卽吾向所云下學

大學知本圖說　十六

之功無日不愼獨無日不存心亦無日不研經說禮
未嘗于文禮有所廢弛而予必以此爲教一似舍乎
此而卽無他者此乃所謂誘也然而既誘之矣吾亦
第聽其誘之已耳既而念孟子云文王望道如未之
見夫道可見耶猶顏子也又念孟子云道則高矣美
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道豈能登陟耶亦猶顏
子也然而顏子仰瞻並無所指而此則所瞻在道所
仰亦在道得毋顏子所歎者卽道耶第道是何物定
非有一形一器可以容吾捉摸者而以觀論語有云
吾道一以貫之則道在人身然而聖人有之不能人

人有之也乃又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道雖在聖人而亦人人得有之道在夫子忠恕仍在人心也于是展轉思惟以爲大學中庸相爲表裏歆有大學一道中庸又一道者乃復諦觀中庸然後恍然曰道也者卽意之達天德而成王道者也蓋中庸言性道大學祇言心意矣然而性卽心也謂心之得乎天而生于人而性于以名生心之謂性是也意卽道也謂意之得乎善而當乎誠卽謂之道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是也是以未發爲本而既發爲道夫性之既發亦猶之心之既發而未發爲大本者既發而卽

大學知本圖說　七

謂之達道則意非道哉以故性與天道仍在誠意位天地而育萬物仍在愼獨而特其誠意之功未經精進則不能有卓爾末從之境何則學者一生只誠意而誠意之久進乎至誠則其境大與蓋誠當至處旣盡巳性復能盡人物之性于以贊化育而參天地則人我兩忘理欲齊冥天德渾然一若有於穆不已雖心意而獨存者卽謂之道此豈易至哉然亦豈外吾心意而別有所爲登之登之仰之鑽之者哉是以就始功言大學以修身爲本而中庸曰本諸身其本身同也大學修身在誠意而中庸曰反諸身不誠曰誠

身有道其本身于意又同也大學誠意在知止善而中庸曰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其以誠意知本歸于知善又無不同也而至于進境則大學重王道惟在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中庸達天德必極之高明博厚天地位而萬物育而實則天德王道無勿同者故顏淵初學只是三月不違弟從誠意加功克已復禮斯已耳而誠意旣久則心存心存則性盡而於是由盡性以至于命此中若有天人之隔一間未達本實境非兀突也是以夫子功候有與大學中庸相併發者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可與共學此大學誠正之始事

大學知本圖說　太

也可與適道則誠身而可爲天道可爲人道總之爲天下之達道此大學誠正之進事也而于是曰可與立曰三十而立則身修矣大學曰修身爲本中庸曰立天下之大本而修身之事於此終焉由是而不惑知天命則易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之知天事天修身以立命皆是此境而究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合心意有他功乎是以大學絜矩夫子不踰矩無二學并無二本也大抵聖功易入誠意是也聖功若難盡至誠是也由誠意而進至誠似乎成已成物萬物一體使此身渾然造化儼然有可望而不可卽

之一境而實則皆從誠意馴致之吾終身誠意而已吾終身誠意且研經辨禮而已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此非本乎故曰有本焉此知本後圖說也

知本後圖

心

大學 意 慎獨 知至善 誠意 絜矩之道 好惡 忠信大道 誠 齊家治國 修身 平天下 明德 新民 知本

知

性

中庸 道 慎獨 明善 誠身 誠者天之道 盡人盡物 誠之人之道 盡性參天地 成己 成物 立大本

教

附錄

大學修身爲本又云修身以誠意爲本似有二本然誠意卽修身也大學分誠意修身爲二而中庸合之曰誠身孟子合之曰反身而誠以誠意而修身之事已盡也此其說說命有之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志者順意也順意之所發而勤愼之則身已修矣又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信念及此則意雖道也而積于身誰謂誠意非修身乎

知止一節是大學切緊工夫卽誠意中事也而儒者妄認作致知則與誠意有歧頭矣大學誠意本文止以小人爲不善而著善爲知止善之証其曰道盛德至善則引經以証知止耳中庸則直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則誠意非明善乎嘗讀孟子論樂正子首曰善人曰可欲之謂善正指誠意止善爲學人作聖一始事也然而入聖之終事亦在乎此觀其進境則止此一善而信有之而充實之而充實而光輝之而于是大而化化而至于聖神有一從善外他求之乎孟子論聖神只是善人中庸言參天贊化只是誠身何則無二本也然則夫子之循循不必誘也祗下學而上達之矣不然顏子一嘆在先儒俱未能窺見而下學偶誤則從此失足何止尋丈嗟乎此爲學功夫一大關會不可不察也

作聖全功只誠意到底亦卽爲善到底悅命曰慮善以動慮善只誠意爲善也

大學曰心意中庸曰性道心性雖異名而其實則一性者天所與心者人所生無二物也故孟子存心養性盡心知性皆無兩事但存心而性已盡盡心而性已知無二事也若道之與意似乎不一

然而道從性出意從心出心性既同則其所出者無容二矣故道有與名如論語志于道據于德周禮至德以道爲本不必皆意而性道之道則惟意足以當之夫大學愼獨以意爲巳意人不知也道若大路何有乎闘窬而曰微曰隱曰不睹不聞此非意莫屬矣是以大學誠意曰愼獨中庸修道亦曰愼獨獨卽意也愼獨卽誠也善也心之所發欲其當乎善性之所發欲其當乎道惟道故善惟善故誠故曰率性謂道又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鄭玄註戒愼乎其所不睹二句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君子則不然此卽以大學誠意註修道也

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心與意亦然

孔穎達云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靜情動其實一也然予謂性無差殊情則有差殊矣性無遷變情則有遷變矣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性之欲卽情也性無理欲而情有理欲然則情非意乎意無他不善只自私自利之意時時有之此所謂欲也初時只是去欲未能存理久則稍能存理矣然究與顏子一嘆不甚相浹後讀中庸深見得聖賢道理只是要合人巳公物我成巳成物盡人盡物以至于參天配天無非欲身主造化使萬物各得其所此正與自私自利之意的的相反故學者下手工夫先去巳私旣存天理又旣則天人俱化是聖學全功始終一串未到不遷怒地位則不必知復禮不違仁一境未到復禮不違仁地位則不

必知卓立末從一境吾第去私利之意以幾于不違克復亦巳矣他何求焉

初一意去欲久而如聖人之道不止于此當擴其明善之量渾然是善且合天下之善以爲善方是性方是天道因于存心時亦徃徃微拓其意不令卑隘如是久之亦漸有高明廣大之象見于當前俯仰之間祇覺天空地濶儼然與人物相通融矣是聖道雖未易到然如射的然不可不先端趨嚮如此

佛氏與老大不同老自私自利爲我而巳雖其說

異于老氏然其流弊如是矣若佛氏則意甚廣大亦思容民物以爲胞與亦忘人我亦寘理欲一若與聖道不甚相遠而究其歸趣則過于浮夸便涉汎濫如其云到處風光須彌只一芥眉間見山河大地世上無一物非我佛性竟了萬物皆備之我一反之爲我皆備于萬物而皆馳見矣故凡用功時只是去欲存善不可過爲夸大以階流弊即有物我一體之懷亦須在心意中體認明白不可有即物即我無物無我諸混說籠統闖入斯得之必去其自私自利之意而後可進于位天地育萬

物是存理先去欲也然有意于位天地育萬物而私利之意不覺頓滅是去欲未嘗不先在存理此學事次第原可互相爲用者此又非刻舟求劍者可藉口耳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由古本大學之說以攻朱子格物之傳首爲知本圖說次爲知本圖四一曰大學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爲本一曰修身以誠意爲本末爲附錄又有後圖以大學知本與中庸立本並列二圖節次相配亦前有圖說後有附錄夫知行並用博約兼資聖賢經典之文或有偏舉而理無偏廢經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補傳亦必有說奇齡乃以格物爲量度之意以知本爲誠意不知未知本時持何術以量度之且既已指誠意爲本則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蓋奇齡夙詆先儒而頗尊其鄉學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誠意則劉宗周之慎獨也而自稱嵩山廟市高笠先生所傳爲遼東賀欽之孫所秘授蓋託詞也

大學問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問一卷》提要

大學問目

卷全

蕭山毛奇齡稿
[illegible]較

大學問

邵廷采（字允斯餘姚人）問從讀王文成公古文大學不得其解近先生作大學證文示人首識不改之大學而過于矜慎不即爲訓釋仍未瞭然竊不自量欲懇略作指示使天下學者並曉大意何如

曰此夫子後人七十子之徒所記其言詳以明並不容訓釋者且其中字詁惟瑟僩赫喧諸句稍有未辨而毛傳鄭箋釋之備猶非大學即又釋之況詁字非學者意也無已則請就本文一揭論之亦大概可睹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節言大學之道）

大學不分經傳不分篇章而但有節次此首一節也言學之大者其道有兩一在明身以內之德即後之誠意正心修身也一在新身以外之民即後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而其要則又在求明新之極善者而於焉止之

親民當作新民乎

先仲氏曰親新二字不相通若親民則有之學記云建國親人即親民也故王文成直訓親字而以本文原無爲訓然誠意章所引經皆是新民則此親字自是新字傳寫之誤本文前後不皆有兩義矣惟明明二字朱氏分解則必不可分本有明明其德不言明其明德既稱明德則不必再明若曰有時昏昧則皆德可稱明德乎從來明德皆着力字康誥克明德慎罰言能明其德慎其罰也多士罔不明德恤祀言無不明其德恤其祀也即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慎明

德亦言能敬明其德與魯頌穆穆魯侯克敬其德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文義並同是以本文引經皆以明字作着力字不與德屬觀其自釋詩但曰道盛德至善言盛德不言明德可見苟明與德相屬則明德爲已成之德如梓材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又曰亦既用明德但當用之不當又加明字矣至若明明二字古多連文皆明而又明爲極明之意堯典明明揚側陋言揚舉明明于側陋之中也胤征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言明之至也呂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言在下者不一明也若詩則江漢曰明明天子小明曰明明

上天常武曰赫赫明明有駜曰在公明明皆兩字連
出然皆連解之無分屬者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此節言大學之道之事即功夫也
乃求明新之極善而止之者其功又有兩一是知止
即知也一是能得即行也雖由知而行必歷定靜安
慮以至于有得然總是知行中節次也知必進乎行
而其中節次尤不可紊故統計先後則必當以一知
領之

定靜安節次何如 大學問

曰定靜安節次不過由知善以至行善事有終始學
者當由此以審先後故着節次耳蓋善原有定必一
定而不可易然後安于善而不遷于不善雖善惡當
前皆能靜思而審處之方能有得此其功今見之誠
意章內故誠意章毋自欺節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即去不善以止於善也小人閒居為不善揜其
不善而著其善言小人不知止善故不能安定不接
審于善以得此善也君子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言
君子惟能知善得善故合德與民而皆有以進于善
也凡誠意章前善字皆歸止于至善之善字朱人全

三

不曉耳若定靜安則三字一義說文定安也增韻定
靜也止也爾雅安止也疏云安靜定也惟知行有節
次而定靜安並無節次朱氏以志與心身分之又何
必然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節言大學之道之事又有先後次第不可不知也
蓋明新是物有本有末知得是事有終有始知本始
之當先則為知先知末終之當後則為知後此雖大
學之功然即大學之道也

物是事物何為以明新當之 大學問

物有本末與後文格物物格總一物也前文訓明新
而後文訓事物前後非外此固大謬不然者乃欲使
前之明新併訓事物則更不然矣明德新民知善得
善何處着事物之物若以德與民言物則他經有之
周禮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言德與
行與藝也禮記哀公問何謂成身孔子曰不過乎物
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言身之德與仁
孝之德也易繫辭曰乾陽物坤陰物言陰陽之德也
又曰爻有等故曰物言爻德也乾彖曰首出庶物則
言庶民也

四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節知所先下節知所後皆就明新之節目而定爲次第一部大學之領要全在此

故欲新民之必先明德則必先致其知先之知而知先之知即在量度明德新民之本末而將先後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大學問　五

苟能量度明德新民之本末而將先後則知已至矣知至而新民之後明德統可知矣知所後矣蓋誠意正心修身者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也物者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新民而兼知與得以共進于道者也格者量度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此至末皆申言明新先後之義而自爲解說此一節本物致知也

是何也則以本末終始先後聯然修身即物物無二本今有量本末度厚薄而猶然不知先後者乎果知物之本修身而先後次第于以不失吾向所謂物必有本末此即知本所謂物格而後知至者此即知至也

如是則格物致知全在知本本文了然原不必補但格物二字當有實義物之爲德爲民則諸經其在既開命矣若格訓窮致極其用力而此不過以量度釋之有成說否

曰有之格來也至也則鄭康成之解格物也格廢格也則司馬溫公之解格物也格正也格不正以歸于

大學問　六

正則陽明王氏之解格物也若朱氏之訓窮致則並無是解朱氏欲解作窮究之義而字書無有故將字書格至也之至字改作致字而又加窮字于其上此固從前字書絕無此訓而嗣後之爲字書者則因朱朱氏而攙入之所謂既改大學又改字書凡有必昔學正當憬然動念力爲訂正以杜凡書之纂竊者若格訓量度則字書本義相傳造字之蒼頡即有是文唐李善注文選曰蒼頡篇云格量也度也至古本字書如虞翻玉篇類則皆有之曰格量度也

若然則鄭氏康成之以格物爲來善物豈有據乎

曰先仲氏嘗言漢儒解經惟過于求據故反有失經義處此正求據而失之者也康成以爲格物二字六經無有惟魏志和洽傳有格物二字然恐是後人據大學者此惟易繫有來物語格來也格物當是來物蓋易繫曰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當知來物故云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此正本至善而驗知止其於大學未嘗不覩切而第不知物有本末在本文自有之本文之字則無容他纂一字也

然則伊川程氏何以云有錯簡當補傳也

曰伊川未嘗分經傳也亦未嘗曰此處有錯簡當補也明道伊川皆有改本而明道所改但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移之則近道矣之下而于自天子至知之至也一段竝未嘗改以爲此固解格物致知無勝改也伊川所改但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移之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而于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亦未嘗改以爲此固格物致知之解不得改也特伊川之意其移聽訟節至此衍妄應聽訟節之此謂知本與此節之此則知本兩本重出此必脫簡在誠意章者因將誠意之聽訟知本移之此節此謂知本之上使聽訟之此謂知本與此節之此謂知本兩句相接而於是去其一句曰四字衍文此實無理多事之極然其意止欲去誠意章之知本以歸此格物之知本其方衍有餘誠意知本非此知本也且非謂此知本之下知之至也之上又嘗將所謂致知在格物一段也伊川祇曉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不曉誠意爲修身之本因去誠意一本字朱氏不惟不曉誠意爲修身之本并不曉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併誠意一本修身一本而竝去之而以之誣程氏程氏其受之乎

然則知本知至明見本文前人何以竝未及之

曰豈無及之者而朱明成祖祗尊朱氏敕詞臣纂大學大全性理或問一以朱氏章句爲功令非朱氏章何雖聖人之言勿令雜入則焉得有舊本解矣然猶有偶存者宋黎立武號元中子作大學發微有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明魏文靖公講學余山亦云格物格本末之物致知致先後之知又王心齋氏陽明高弟亦去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所先後之知

然則格本末知先後即可以誠意矣乎

曰即可以誠意矣向亦惟不知新民本修身本
誠意無下手處耳既知之則誠意要矣可下手矣又
何待乎故急接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此合
下四節皆解誠意

吾向所謂知止善而得止善者正以爲知行並進誠
意之學也故欲誠意而不知善與惡謂之自欺知善
與惡而不能去惡如惡臭爲善如好色則不能自慊
是以能知能行知善得善慎其獨以誠其意者若子
也小人不然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
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反小人而爲君子則明德之止善在于此詩言可驗
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新民之止善亦在於此詩言可驗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曰緡
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

蓋明新止善總在此誠意中也者人言皆可驗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吾向謂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今而知誠意又修身
之本也子言又可驗也乃自子言出而前所謂致知
在格物格物在知本者又在於此故又曰此謂知本
則是誠意知本與修身知本本文兩見其不宜妄

致明矣特大學無經傳無術章而但有次第則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是解格物致
知何則本文自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句則不
必又分章曰此章釋某而其釋某者自在也然而
誠意在先則有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誠意在後
又有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而此祗槪曰誠意而
兩不之及又何也

此正所謂大學惟誠意也此正所謂修身爲新民之
本而誠意又修身之本也致知雖在前而知止能得
即誠意中事也心身雖在後而心廣體胖不必與誠

意作轉關也故大學祗誠意而明德新民與止於至
善凡心身家國天下道學自修恂慄赫喧賢親樂利
前王不忘總該括其中而質賢者尚欲攻而分析之
此豈知大學者乎故知至在知本修身在正心皆有
先後次第而惟誠意則絕去轉關並其次第一者自
明自新舍不必與先後收功候者此所謂本也故曰
大學有兩本而總一本以修身之本統歸之誠意之
本而世不知也

然而誠意之中原有知得兩事知止能得即是知
行莫非聖學首功原以窮理爲始則乎

曰窮理二字出自大傳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本言易理精深當推陰陽之理盡繼善之性以進于
天命非謂事物之理便可窮之至性命也夫推陰陽
之理既非有功即窮事物之理亦非始事故漫以此
當格物之義而大學格物並不知是則亦可以已矣
今又曰窮理即知止則知止者知止善也未嘗知事
物之理也若是知事物之理則所云能得者將得事
物之理乎抑得止善乎若窮事物之理而能得止善
則求衣得食世無是理若欲得止善而又須知止則
在事物少一得而在止至善又多一知漸知得兩截

求知與求行俱岐路矣而之知物理以行誠意與今
之窮物理以得止善亦又何與所考求者在河源而
其所行者乃在江漢則斷港絕流無一可故大學
首功全在誠意而知止得止即在誠意中見之無兩
層功夫其所云知止不過欲得心意中之至善而知
之故曰毋自欺所云能得不過去心意中之不善以
求止于善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者此善得者
亦此善不欺者此善自慊者亦此善夫然後知行始
一串也夫然後知止當始誠意當先皆知不中事而
大學首功有一致無兩岐也是以小人不善君子至

善明明以止于至善與知止能得直合之誠意之中而宋人貿貿茫然不識用功之何在因之衍知本補格物析誠意章之瞻彼淇奧前王不忘移置之知止之下坐使知止與誠意分作兩事以致止得背馳知行首鼠而不自知其大謬也蓋知止知字極淺但識得理欲耳理欲卽善不善也惟但識理欲故一知而卽有一定之善與一定之不善而心亦遂靜而不遷安于善而不遷于不善卽心之所發與事之所來皆能審處而一以至善爲歸則得善矣向使窮物理則卽凡天下之物紛然賾然能定乎能靜安且慮乎不

惟不得且當得何物此非學人之盲也

然則止一知耳誠意之知止與格物之知本知先後有兩知乎

正惟知止之知字極淺故雖愚盲知而皆得以一知應之知止此知知本知先後卽此知也譬之治水知止者知河之有源也知本末者知河源之始積石而終九河也知先後者知治河之必先由積石以至龍門而後可由九河以至於海也夫知河有源與知河源之先積石而後九河有三知乎今欲求河源所在而乃遍求之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江漢淮濟沂泗滎洛三江九澤千流萬派之紛賾而以爲能知河源則雖千知萬知吾未見其能得也況朱氏所謂窮物理者必刻求其盡謂十物窮九物猶可十分窮九分卽不可則卽一物而終身窮之有餘矣豈乎人壽幾何乎向以奔走時多學問時少但思窮六藝而日不暇給一藝未窮而髮已薄西山矣況窮盡事物何止六藝朱氏乃以此爲大學首功則極終身之學尙未得進誠意一步而究之尙茫茫然卽六藝文字而其所詮釋一往有誤則不惟十物無九物而一物並無十分思以入大學不其難乎

然而朱氏之窮物理與陽明王氏之去物欲皆非大學而先生每以陽明之去物欲爲近道抑又何也

曰去欲之非大學者非大學格物耳其於大學之誠意則未嘗有非也誠意與格物相去不遠雖不當以格物之功侵入誠意然略一稱量並無他功故陽明又以孟子良知當致知之知正謂其知本自然耳猶言善惡人所共曉耳祗爲格物致知本文自有而去欲存理又誠意止善中事故曰均非大學若其爲聖學首功則何嘗誤乎少時習朱氏之學一意窮理乃

不幸而丁年遭亂避難奔走背宿萬山土室中夜起彷徨謂年幾三十餘而六藉未窺前途假假何日是返弱爲學之時四顧流涕及過廟市開賀凌雲先生之教受不改大學恍然曰如是乎乃立反之身不問行住坐臥且不分心意先後與誠正次第每心有所發必使之有善而無不善不發則因所存之然存非把捉之謂一把捉卽檻梏矣孟子曰心勿忘則存之法也第存發無時時而發卽使之止若時而存卽勿梏勿亡不禁其不發亦不強使存初覺發時多不發時少且每發于不及覺久之而多寡準給又久之則知所發矣初亦不覺惡多善少且亦無大惡祇此自私自利之心必不能去久之則私利漸消又久之而無私無利之心生矣故吾謂去私存理是兩層功夫當其去私時隨卽見理然此是去私境界非存理境界也必積漸之久於去私時而理自見此是存理此方是三月不違與月至日至境界所以論語克己復禮易傳閑邪存其誠礎是兩層朱氏謂才克己便復禮此信口解書非徵驗之言若致知誠意正心則一時並用並無三層心有在發而知卽行于其中心意知三字開解不待故大學次第亦約略言之

大學問　五十五

原不分別誠意之前未嘗有誠意先致知之文誠意之後又未嘗有正心先誠意之解但將誠意而致知正心總該括其中此是實境是以陽明將致知誠意連作一片去物欲致良知併作一事固實實見功之言然亦是深徵大學誠意一章之言非有錯也特欲平天下則誠正之後全體大用一齊了徹滅其中行事頻瑣又當讀書稽古以相考証此則功而學文是而傳習皆修身中事雖不必與誠正先後截然分斷然大學次第則終在誠正後耳

先生言至此直是千聖相傳之用心明快極矣雖

大學問　五十六

肇夫聵子亦曠然矣但又有請者大學是正心今先生言存心又何也

曰古無正心法存卽正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言求放心言存其心皆是存心故大學解正心曰心不在焉夫以心不在爲不正則心在非正心乎迺以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失不違仁者止于善也三月不違則存而不去也孟子求放心卽存心也曰集義所生則止善而至定靜故心不動也而謂朱氏章句將覺大學中庸顚斷不合今始知大學之首功在知止善中庸之首功在明善大學之本事在

誠意修身中庸之本事在誠身大學之下手在愼獨中庸之下手亦在愼獨大學之愼獨由隱微而達顯見故自心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中庸之愼獨則由顯見而返隱微故自天地萬物大本化育以溯之不動不言無聲無臭是一過大學而凡前聖後聖孔顏思孟之所言無一不微豈非快然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此節解正心修身自此以後至末朱氏大學本與不改之大學本其文並同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至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節解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節解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至以義為利也此節解治國平天下

程氏明道以詩云瞻彼淇奧至此謂知本伊川以詩云瞻彼淇奧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移之辟則為天下修矣之下詩云殷之未喪師之上餘並同

大學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答其門人餘姚邵廷采之問者也仍因其大學知本圖說而衍之以歸於良知之說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連讀如明德連讀則德已明何用復明是不必遠引他說即以大學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復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証尚書三條詩四條皆其四書賸言中所謂以零見為龍以王良為星者也

逸講箋三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講箋三卷》提要

西河合集

逸講箋目

蕭山毛奇齡　稿

逸講箋　會稽章世法宗之氏輯

往從杭州肄業師門第聰無間乃忽避席去西游咸陽者如干年聲還而先生已東歸草堂會田子易堂返自嶺表道過于西陵渡口遂偕之同謁草堂一宿遂別越數月再過值先生臥病流連榻前夜檢按左因得先生日前所講孟子不動心章散紙讀之憬然急思我第之所由有闕漏且似必有

事焉以後有所脫落不敢輯也既而繙邃齋世兄謂先生所講原止于此卑亦以不會究竟致棄置勿錄予思聖學難明善喻身失千載長旋一言得雪浩瀰雖微抑亦學海一濊渤也因手錄一過重加編摘題曰逸箋以箋者滅書之名耳世法識

康熙乙酉予東歸草堂客有舉孟子不動心章不得于心勿求于氣爲問者予初謂孟子易了且此不動心雖孟子言學一小節目然其要會不在此此在後儒言學者亦定知得及理會其說則實有茫然絕不解者據集註云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氣不知心如何不安心有不安何以當求助于氣氣是何物求之即可以助心且如何求助法此際不容空說一過便了及觀小註則朱子又云告子之意以爲念慮之失當直求之于心而不必更求之于氣則告子未嘗言求心也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故自言勿求于心此反求心乎且求心則與曾子自反孟子直養何異且此添出語于本文無有也乃又不自明白又言不得于心如應一事差失接一人差失此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正當求其助于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賭他差失更不

悔過謝愆以補之則愈不明白夫此際所爭祗一氣字則此一字倍須分析夫人受天之六氣以生祗此呼吸周身者名之曰氣不知此呼吸周身者何以應事接人皆是此物試思人有心有身應事接人必主之于心而行之于身于此呼吸周身者了無涉也乃既以應事接人歸之此物則偶一失道便當就此物之呼吸周身中求補差失乃復以悔過謝愆四字當之謂之補差失謂之求助則止此一氣字全然不曉即求氣二字亦全然不下一着落語以致附和影響之徒展轉凡泉遂有以耳目手足之形體當氣字者

夫氣與體別故曰氣者體之充也若氣即是體則體
者體之充亦無理矣亦思耳目手足何以能領何以
能剛大何以能充塞天地何以可助長此不容有兩
岐語也時東陽盧元俟盧子遠嘉興陳自脩江山洪
孝標同邑黄蕙先俱在坐予以此問坐客皆默然無
以應越數日始繹本文與集註並觀數過知註于此
處全不能解然則註經何事矣因略爲疏辨如左
心爲能不動栽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若喪佛氏
之離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況孟子平日亦以存心
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求放心與不動心截然兩

事此在賀凌臺先生授大學時曾論及之云存心是
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
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覇不攖于心直是得
失不驚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
有道則明有前事矣特借漢宋諸儒言學歷數千年
迄無有一人敢直指曰此是效至今日而始發之爲
可嘆耳
集註以恐懼疑惑爲動心之由此仍是配搭照應一
法以下文知言配疑惑養氣配恐懼然與公孫丑一
問則又不合卿相王覇有何恐懼若疑惑則倍無謂

矣孟子生平何許學問而憂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
無此意況此際用不着疑惑二字耶
世法曰恐懼出趙岐註謂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
不敢欲行此是妄語朱子則又增疑惑二字不知
此不動心祇老子所云寵辱不驚孟子所云大行
不加與恐懼疑惑無涉大舜被袗衣若固有謝安
聞子弟破賊而奕棋如故並非疑懼若謂任大責
重故恐懼不敢行則尤無理孟子自言將降大任
必動心忍性豈有大任在身而尚可侈言無懼肆
然稱不動心者此大非當日主客語也

夫子過孟賁並非借之贊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強之
人心有捍護易于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是遺落一
切此正與養勇養氣頂針接入一大機栝於此錯註
宜乎求心求氣一概不識矣論語忠恕即一貫而不
識忠恕認作借言遂致聖賢授受心傳至今昧此
又借言耶
不動心有道全在下文而集註又先添心有主三字
在養勇守氣求心求氣直養集義之外則又頭上頭
矣夫志爲氣帥則志即帥也今曰心有主則志又有
帥頭日錯亂何所取準況無心而又有主正與學要

領道家所謂王婆佛氏所謂主人公者豈可為訓
遠宗曰或謂有主即有道故註中自以必勝為主無懼為主時相照應則不動心有道不得曰心有道豈可誤註一句而又自為照應以強護其說如是
不動心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即所從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曾子自反只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

遠宗曰勇即是氣故孟施舍養勇曰守氣自反即是求心故孟子持志曾子曰守持即是守此皆本文自有之字自儒者不識學不致提出求心求氣四字遂致曾孟與告子進學術何等全然不解者幾千年于茲矣或謂心何可求則孟子求其放心非乎且此本文字也初先生以不得于心二句詢坐客時無一答者遂與諸坐客約有答當來告越數日無一告者既而兒克有自郡歸詢之略踟躕間便從上文讀一過對曰北宮黝孟施舍是求氣者告子不然也先生曰是也又越數日樓象明來時坐客十三人自早食至午象明忽讀孟施舍守氣何曰勇即氣也莫非養勇者即求氣者乎先生曰然然則本文前後反覆自明何必他求耶
世法曰子夏篤信聖人何以似北宮黝此亦不可解者大抵子夏謹守有所不為往往不徇于物故與黝之不詘于物相類觀其論交而曰不可者拒之便已可見若篤信他人則與黝之不受必反之學正自相反不知何以舉世皆耐之而恬不怪也若舍似曾子則毋論自反與自守相似即同一養勇而黝必不詘舍則詘猶不詘與曾子之可詘可不詘一較觀而自明矣

惟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于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詖淫邪遁皆由心之蔽陷離窮所生所云生于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于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不得于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待而轉相為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

不倚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告子與孟子之求心不求氣也然而綫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稍不得于心惟恐心動當急求之氣以强制此心此黝舍之所養勇也求于氣也而告子則又但力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于心皆一槪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制之不動此其所以卿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于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王霸不怪非不異異殊也不作怪解

遠宗曰行不得于心照行有不慊于心言則行亦

本文字

可是可不可是不可未有可復不可者集註又添出不可一層亦非是不得心而不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直養無害而一有不得則又借此虛矯之氣以爲心之制此黝舍之學豈可爲法凡養氣能得心不能强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慊行不慊于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心不得于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害則正當在心上求于此不急求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得于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世法曰可與否對既可則不得否惟論語可也簡仍以無乃不可反之然原是可簡不是簡可註者誤解耳朞月而已可也豈非月尚不可事觀若曾子可也豈若曾子尚不可乎此後夫志一段正申明一可一不可之意本文自了耳

世亦知心與氣爲何如者乎心爲氣之主氣爲心之輔志與氣不相離也然而心之所至氣即隨之志與氣又適相須也故但持其志力求之本心以直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虐戾而使之充周已耳是不求于心者謂之不持志無一而可而但不求氣則徐以

俟之求心之自慊而未嘗虐戾何爲不可也此次字如毛傳至人入次周禮宮正掌女之次言舍止也

遠宗曰小註謂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則志氣不容列等第且與公孫丑何也一問有礙同在一身中安見第一該持第二就該暴棄了祇因志所至而氣即止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既曰又曰之辨否則第一過了自該第二其于既又二字亦說不通且至于此曰至焉次于此曰次焉兩焉字即兩相應詞也若是等第則宜如論語生知上也學知次也直作煞上詞未有以第一第二作呼

應者且上是第一至亦說不得第一此雖小節然
一誤則無所不誤如此

世決曰志卽是心非心之所向覲下文言氣一動
志而隨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志非心而何

志一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一者不一則二
三安所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能動氣
故志至而氣卽止也若氣一動心即帥轉爲卒所動
反當之道故須善養使不一耳今小註言志之動氣
亦似有害于氣與氣之動志相等多方商啇且志
氣相動較量多寡程子因之有志動氣什九氣動志

過講 袁

九

什一之說夫志無時不持氣無時不動氣動志可計
數志動氣不可計數也且程子又言志一動則動氣
氣一動卽動志則兩下俱一動不得彼此交制妄辨
利鈍而什一什九分毫釐又且志之動氣猶是呼
吸之氣而氣之動志則又誤解蹶趨是氣一若氣之
動志不是蹶趨則氣一氣一而後動志謂蹶趨卽動
志因又以耳目手足諸體夾雜氣中逆將誰慎步履
整肅聲容等謂之養氣其爲舛亂殆大于是
持志卽養氣無兩層工夫然又云無暴者此際當識
氣之何以暴何以不暴如蹶趨暴氣此孟子舉一端

也請再舉一端而座客又無以應及觀小註則朱子
亦蒞然不解但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
分便是暴氣則又胡突矣夫喜怒哀樂情也卽志也
孔氏疏春秋謂左氏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六情六志
一稟天之六氣以生故鄭子太叔謂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于天之六氣則此一喜怒是氣生之志非志
生之氣也且是天之氣所生不是人之氣所由生也
今旣以喜怒屬志又復以喜怒屬人之氣則志氣喜
怒全無分曉且未有喜怒失中而歸其咎于氣者亦
未有喜過分而謂之暴喜怒過分而謂之暴怒者過

過講 裘

十

分是暴則不及又是何等且所謂持志只當喜當怒
四字盡之則其所謂過分者是喜怒自暴並未有從
而暴喜怒者展轉推求無一而可然則氣何以暴得
毋自蹶趨一端後必無說乎不知人之暴氣處處有
之如升高則顫氣厭重則結氣諍辨則僨氣退讓則
詘氣驕傲則撟氣震眩則伏氣強制則忍氣畏葸則
沮氣忿懥則逆氣醉飽則亂氣鬩狠則肆氣愧悔則
喪氣皆暴氣也若養氣則一集義盡之養氣卽是無
暴氣未有能以善養而猶有種種虐戾者此但當于
持志後又加檢點謂之無暴如升高時一如夫子之

屏氣不息便不顚詩辨時一如內則之下氣諫說似不值震眩時一如子穆公所云耳納稱氣便不伏退議時一如聘禮所云發氣盈容發氣怡焉便不能偷又加養法如小註所云頭容直手容恭類則又平時集義中𨻶節際期無是也蓋暴氣有多端而無暴祇一致聖學工夫無兩岐也

世決曰必如朱子說亦嘗明云喜怒是情不是氣特怒極亦能暴氣然怒極與暴氣倒底兩層惟怒故暴非怒卽暴也若喜則與暴無涉喜能養氣故征程喜氣卽喜有過分亦祗能動氣而必不能暴 退講錄

大抵六情七情惟怒與哀懼易于害氣以動志故稱暴氣若只動氣則何時不然此際正需有分曉耳

十一

浩然之氣不得言體人生本來之氣安容下浩然二字丸明有直養無害四字則直養者集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又害之也此卽工夫矣

配義與道正分疏直養無論氣配道義道義配氣總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爲充塞耳如此則所謂無是者自然是無道義所謂餒者自然是氣餒蓋爲不能餒也集註恐與集義所生重出因以此無是爲無氣則餒在道義矣然又不敢明言道義餒致俗儒以人餒理餒紛紛聚訟而近自高頭講章且曰不能氣餒然不可曰道義餒則是誰餒而巧者又變其說曰體餒則未聞耳目手足有容餒者聖學自此榛蕪矣曰配義與道未言道義生氣也猶之雲與雨並行然而雨爲雲所生世不知也亦思氣配道義不止云配是集義而生是氣非謂義是義氣是氣可取彼加此如衣之相襲而相爲配也蓋義之與氣仍繞指今苟義之未集則氣或不卽受餒而必先歉然故曰餒 退講段

十二

有不慊于心則氣因之而餒耳然則自反之學只是求心故曰持志因心勿忘而特其所以持之求之者則必有事于此曰直養曰集義使行慊于心而不餒于氣然且勿正勿助勿使有害夫然後此浩然之氣可至大至剛而充塞天地則不特不動心是效驗卽養氣亦是效驗當明明白白而指定之者知言可類推耳

遠宗曰前文言道義後文只言義古人文如是此別無意理者

又曰集義仍是大學誠意爲善去惡工夫觀其用

不慊于心與誠意章此謂自慊相照可驗

世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即証也如論語就有道而正少儀能正于樂人之正若作期解則又須添其效兩字總是不妥

附馮文子箋 文子名念祖錢唐人戊午科舉人

古有制心法商書以禮制心是也北宮作氣舍守氣皆以氣制心者求氣者也孟子集義以制心則求心矣告子但制心故兩勿求耳

盧子遠奇箋 子遠名之玄東陽人曾達堂門人所問脫月留箋略云

持志無暴氣總是心功非有氣功孟子求心不求

氣但集義以慊心而氣自養所去無暴正集義中事縱有檢點並無功夫也告子勿求氣所以爲可若不求心則悖矣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名甡稱
錢禺金 詩滿長 校

逸講箋二 文輝克有氏輯

予從京師還値先生東歸草堂學人有以論語疑義爲問者先生謂論語無傳註誰則解之予竊賜其言而愯然于心嘗考論語立學惟漢安昌侯張禹作論語說盛行于時外此則劉向夏侯勝蕭望之韋賢父子各有訓解然見者甚稀自晉何晏作集解專取孔安國馬融鄭玄包咸王肅陳羣周生烈諸註間衆以己意而前儒所說早已不行厥其書雖零散猶間有存者且隋唐以降匯事者尚不乏也自宋朱氏集註出盡掃前說而元時取士單用一家言勒爲功令凡漢晉隋唐諸儒說與集註不合盡淵無剩即其書亦併滅焉今贊兇岌岌不絕如綫祗此十三經一書不能盡毀所得與集註對峙存而不論者惟集解耳乃先生甚薄其書比之王弼之註易擯斥勿道惟恐學人不察以潞廢之物復加棄擲即糜碎矣因撿先生所著論語諸說除兩家得失所已辨外偶舉其彼此相忤如

水火黑白勢不兼立者間以竊訊而錄先生所答諸介同學章生斷逕講箋急疏爲六條竊附其後此非敢爲何氏游說亦曰聖經顯瞭有眞是非兩存之中豈無一是且益以見前儒所言俗當矜惜即識學庸淺如何都尉猶有比較焉而寧取彼邪取此者俗儒所云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傳經而經亡將并漢後說經作而僅存者總付一炬其亦可以不必衛文飾識

傳不習乎 集解言凡所傳之非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集註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 解以傳爲巳傳人註以傳爲人傳巳

說經當識字六經無有以傳之一字作受之師解者傳者授也非受也授受不得溷是以傳曰傳業漢儒林傳傳業者寢盛後漢甄字三世皆傳業是也受曰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撫受業於薛漢是也故孰先傳焉是傳于人即曲禮七十老而傳亦是傳于人凡聖下一傳字總是授字乃以授爲受以授于人者而反曰受于人經文詁字先不識矣且習亦無容省也即懼不習則一省已足何則省則當習之矣若曰必三省則仍未習也然且古人論學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正義曰傳惡穿鑿以當時九家蠭起異術並作惟懼有誤故儒林傳云教無傳疑有疑即闕蓋疑則非所習矣故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弟子受之者惟東平嬴生不失師傳餘即開門受徒轉相傳授以其時發梁左氏不無浸易楊雄所謂詭詭者必各習其師以重淵源此正傳人者必傳其所習之明証也若受傳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矣省于何有

況其中有大謬誤者集註謂學必爲己因疑爲人謀與朋友交皆非爲己自治之事當力爲彌救故改傳

習爲受業而又以忠信爲受業之本尋向謂忠信上有爲人謀而不與朋友交而不十一字其眉認忠信巳可笑矣況聖道聖學並無但自治不即治人而可言道與學者大學只明德便非大學之道中庸只成已不成物則祇盡己性與修道之教何涉正惟大學誠意中庸愼獨只此自私自利之心不能頓去故曾子首傳一貫只是忠恕忠恕者不自私自利正爲人謀交友傳業開章一大關鍵也亦正大學絜矩中庸不欲勿施孟子反身強恕一大要領也尋嘗謂子貢一貫有一言而終身行不欲無加博施濟衆三章是

其明證曾子一貫則惟此一章是其明證倘于此不識則直躬身門外衆凡老少朋友公善勞共車馬俱不體察過今之成人節便疑非夫子之言過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節則直以傷仁害義流禍萬世而罵夫子聖道聖學其長夜漫漫久矣先仲氏曰讀論語終篇而尚疑公山佛肸之何以欲往不識吾我非有仁焉之何以欲從皆是未嘗讀論語者此爲至言

文輝曰北宋儒者尚識集解故謝氏在程門稱語習聖門弟子者于此不敢論曾子而但以用心于內爲是違皮裡陽秋是其大錮陋處但其解傳習則正與集註相左而引之而不知亦大可笑者觀其云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其曰愈遠則非當下受得曰傳之則正傳于人曰觀子思孟子可見則正指曾子所傳之人得其所習此是舊說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而引以爲證此益非謝氏說亦誤解與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集解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近義也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近禮也　集註復踐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解謂信恭近義禮以其有效註謂信恭賴義禮庶得無弊

此似集註婉曲長于說經而不如其又不然者據集解似勉人爲信恭者而集註則若戒人爲信恭與之相反夫此節三項惟因不數見信與恭則在六經亦時時有之信爲乾之四德恭爲堯六德舜六德之一亦安有大失爲學者取戒惟偏于信恭則論語有必信硜硜恭而無禮則勞與孔子間居恭而無禮則絞諸語然其弊不過如此耳不過一拘滯一煩數耳若謂信不可踐言恭必將有恥辱則悖理實甚從來惟踐言故曰信信者踐言之名也縱或非義之信如史記所云尾生非義守信而死亦正是踐言然非謂有之言則已踐故曰守信今乃以遠義而謂之言不可復則六經訓詁將有名爲信而不踐言者證經從此謬亂矣至謂恭有恥辱此必誤認足恭左丘明恥之之語而爲此言不知恥祇自憾如孟子所云觀其色赧赧然不是恥辱恥辱者或則恥之或則辱之皆外來之侮此惟傲慢者足以當之故孟子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論語云恭則不侮正謂恥辱之來惟恭可

免與所証適相反也且有子此言爲信恭發論斷無
深求信恭之理且此有經據萬不可杜撰穿鑿妄爲
解斷者經解以信義並稱曰信與義而表記直引子
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則明以恭信爲禮義相須
之德而歷相勸勉信自近義恭自近禮理言有明証
矣論語禮記皆七十子所爲文豈有有子立言而可
與子言相矛盾者何平叔引証雖不甚確此似有師
承不大謬耳
徐仲山日記曰詞例上下何有順承者如易潛龍勿
用陽在下也類有倒應者如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

巳爲類觀此則集註解經是倒應例安得以兩也字
兩作承接即此亦未妥者
文輝曰因不失其親集解引孔註因親也雖詁字
不誤然亦未妥因者託也即孟子士不託於諸侯
之託言寄託非親也然猶不失其親者以其亦可
爲宗主也
又曰據言不可復必謂非義則雖踐言如不踐故
信非踐言必義而後可爲踐言若然則踐言是義
不是信矣此亦毫釐千里學者審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集解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

寡過不必乃三思　集註爲惡之人未嘗有思有
思則爲善矣然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
矣故夫子譏之解是美三思註是譏三思
季文子善惡不盡由于思不思且其人亦善惡相半
並不因其善其惡以定其思之多寡祇就經番觀則
魯人之傳此事自是誦美而夫子之斷此語或未必
無裁量之意集解與集註俱可通者特是再思一斷
則三思三字不必不是數目而再三分數其或增或
損當有着落舊有問予思何以再予信應之曰思之
思之不已如之何如之何皆再也祇再非止壞其分

數着落亦俱不能解　按集註但引文子如晉求遭喪
之禮以行一事而引程子語僅曰思至再則已審三
則私意起而反惑矣而其自爲說則又增曰是非當
否再思已審若私意起則利害得喪反覆不窮云云
夫思事分數祇此數端一思是非再思便須及利害
過此則事變之來尤不可忽若以利害得喪行權審
變概屬之三思概以爲私意質亂則直一罔人無與
于家國處事之數者矣夫子告哀公以討陳恆開口
便較強弱計多寡此思利害也以是非則一思即決
在請討時已及之不再計也　至籌畫事變則正家國

慮事一大進境夫子相定公會夾谷致齊之會便請兵備此與文子求遭喪之禮何異正以事變之來不可忽也若當否則已審也

蓋三思非限數不過言思之至耳從來聚訟數槪以三言不必止于三然並無止于再者如禮文三揖三讓月令三覆三反論語三仕三已皆槪舉成數卽易再三瀆尚書至于再至于三進言再三亦槪舉及之並不曰再是止境學者狃于集註誤解再思斯可爲再思已足故疑三便不是耳若平心諦觀則斯可是許詞不是足詞檀弓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是足

詞若論語夕死可矣則但許可死不必一死便了也且單一巳字如孟子求其放心而巳矣可解足字者加一可字如論語期可巳矣則雖巳亦不是足宰我縱不仁亦定無敢曰喪盡于期者是夫子此語毋亦念三思之未易曰再思巳可何況三思此第就三思爲言與文子生平何與而必譏之

馮文 曰文子三思原不必引事作証若邢氏疏集解引文子如晉一事原是誦其美者按文六年文子聘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以是時晉襄公有疾故慮及此及如晉而晉襄果卒故杜預謂文子三思實誦美之預本晉人其說論語與集解正相合也若集註譏文子而亦引此事則自矛盾矣引事須的確美刺褒譏不得相溷夫子春秋先書秋季孫行父如晉隨書八月晉侯讙卒亦並未嘗有貶詞者乃此一誤引以普事而認作惡行今世學者動輒以求遭喪之禮作過慮訕笑詰此非細故善學者審之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集解顔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集註顔子聞夫子之言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

滋長何有于惰此皆弟子所不及也 解是語者惰許是聽語者惰

語之而不惰卽教不倦也惟教有勤惰故有跳傳跳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必如曲禮侍坐于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弟子有惰之之理陳咸惟聽父教詞故假寐而首觸屏風否則狂如曾皙鼓瑟未終亦且俯問三子之撰若謂聖門惟回能聽語不惰他卽不然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凡說經必有証學記曰古之教者時觀而弗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舍卽惰也蓋教本不倦而

[illegible]不知則始有倦惰然則惰在教並不在受教明[illegible]此小節無關大義亦一往情理如此[illegible]且妨論聽惰無理即此語之之際心解已耳何有力行豈如佛氏見三身理縱或頓悟不違原指平時禁此際安得及之總由誤解回憶不惰必多方為回張大而不知其說之有難通者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集解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 集註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辭以片言為獄辭証以片言為斷詞舊本子路無宿諾另是一章今合之非是

折獄折民訟之以罪名者片言者獄辭之半也大凡治獄者必先具兩造獄詞周官大司寇職以兩造聽民訟復以兩劑禁民獄兩劑者謂兩券書使兩造獄詞各書其中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又必具兩獄要辭周官小宰職聽取予書契者其一是兩造辨答之詞謂獄將成必又予一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辨答之要詞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則是折獄之法前有券後有契券不兩其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獄凡不齎券者即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即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片言祇獄詞之半無論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聞有以片言折獄者在他人豈能之

馮文子曰呂刑云明清于單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單辭即偏辭兩辭即兩造詞也但券與契俱有單兩故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此合券契為言正義祇疏作券書則遺漏耳按襄十年晉士匄平王叔陳生伯輿之訟是時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既已終聽兩家各有辨答乃使王叔氏與伯輿合契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謂不能具其辨詞之要于契是既聽之後復有契詞總謂之獄詞折獄者必具此乃全也且士匄聽訟雖有左右兩家一辭然未經成獄而王叔奔晉此亦片言不能折獄之一証則此經不惟有其義兼有其事勿妄解耳

片字據說文作判木解謂半木也故徐莚謂片之字形即木字之半大抵質劑券契皆合木而兩分之其所分一半即謂之片則是片言者片中之言

而後始通作一言然史凡片言相合片言投契亦
猶是兩人之言若合券契而後始通作一人之言
卽物之一片亦是諸物之半如李陵傳令軍士人
持一半冰一半証作一片亦以分諸物爲言而後
始通作一物要其本義不如此
若折獄者以半言服衆則並無可據夫折獄之言卽
爰書也爰書無煩詞卽微子路亦未有多其說者如
謂折獄之時言語不多則苟能明決雖全言何害古
但云爲政不在多言未聞折獄貴寡言也如謂明決
之至民易悅服故不待詞畢則聽折之折或涸爲折

服之折經文實字皆嫌義矣凡此皆屬辭之而總未
安者

子路無宿諾

集解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
豫諾 集註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
其諾也 解是不豫諾 註是不留諾

集解與註俱意圖諾滯而註尤難通解云不豫諾者
驟聞之雖似礙耳然正是全諾之意所謂不輕諾也
若註云不留諾則是暫諾而卽已去而不留直毀諾
矣然且以不宿怨爲據夫所謂不宿怨者謂消弭之
盡不稍留餘怨也今不稍留餘諾可乎

據其云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似謂言必急踐可盟其
諾于不用故一如毀諾與不宿怨同則又悖理之甚
夫踐言者必俟其後事之至而後踐之故凡約信者
必曰他日曰世世甚有指息壤爲誓以爲將與此地
共終始者是約信之法原在緩而不在急况既已約
信則其勢有不能急者後事未至縱急欲踐言踐于
何所如謂踐言雖有將而意在急踐則從來重然諾
者必藏其言于百年終身不忘乃爲可貴若不堪姑
待朝諾而夕思去之是輕躁之徒與平生久要者正
復相反且說須有據証既引尹氏說以春秋餘錄小

邾射以句繹來奔請子路要盟一事爲不宿諾之証
則試問子路當日曾盟與否曾急于踐言而一盟之
後卽責其踐盟不問其有事于邾無事于邾而但濟
其言而不之顧否子路惟重信不苟然諾祗恐後日
將有變而寧辭弗盟而謂其急于踐言是不識盟信
之法且不識子路幷不識左傳全文貿貿而已

文輝曰引經須識經集註但引尹氏說據邾射要
盟一事而不得全文遂一往有誤據策書小邾射
以句繹來奔乞子路要盟子路辭之魯使季康子
强子路而子路猶不許因以邾射不臣不當與盟

再辭之則是子路當日惟恐後事多變不能全信故不肯輕諾此正不急踐言集解所云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實隱據其事而世不覺也集註不及也

但左傳記子路之言在舊解有難明者當季康子强子路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此原難解乃疏義曰子路謂魯伐小邾非已能禁將令已言不信故不與約則倍不解矣魯伐小邾是爲射在伐不惟不當禁且何得令已言不信此悖理之言予謂子路疑魯必豕爲射惡小邾卽惡小邾亦恐不終惡將必有變故假正言以辭之謝魯伐小邾則不問所伐何事由死事可也若盟不義則不能也其曰伐小邾蓋險指爲射惡小邾也曰不敢問故卽險指爲射惡不爲射惡也但不欲明示其意祗曰伐其國則可盟其國之叛臣則不可此策書之最婉委有裁量處惜解者總未達耳

蓋此宿字與宿怨不同宿怨是留宿之宿如論語不宿肉禮記君言不宿于家皆是也此是寢宿之宿如漢志兵寢刑措藏武傳霍光寢其奏唐裴度傳汲黯在廟堂南寢其謀皆是一是暫留一是終止此正言不終止耳

附章泰占箋

南人有言章亦有兩義集解謂巫醫不能治其人集註謂其人不可做巫醫曾以問先生亦云集解較勝已錄其語入賸言補中衆嵩時請予者謂巫醫不治如無所禱不可藥尚有解説特作餘無解予曰作賓于王家則其人自做賓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遣他人做君師以治其人也皆作也巫先生引緇衣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則知經原有明証不須强解矣作立也作卜筮猶洪範乃建立卜筮人也餘見賸言補卷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 又晚晴 稿
約禹金 詩耦長 校

逸講箋三　大學辨業辨　　嚴上樓宅中象明氏輯

先生以古本大學刻行人間雖未加訓註而大概
立說總于格物二字三致意焉蠡吾李塨受大學
去至康熙丙戌先生子遠宗與同年馮文子名念祖
從京師歸攜其所寄書來中有大學辨業四卷係
刻本則其所著書也其文則猶是所受古本而格
物大指頓乖特幾同門發其書以爲畔教譏然而

起先生曰安之此恒事也蓋江都亡後其弟子告
其說者惟東平瀛生耳南陽尹鍛初亦受歐陽尚
書既改受古文而人不之怪予何人斯敢謂天下
人必從吾說況吾于大學復舊本已耳原亦未嘗
立說也又況李生非畔吾教者彼不過自逐其初
服而已當其不遠數千里趨門來謁似極有志第
揣其意似欲挾其業師博陵顏元字習齋之學冀
移易天下予乍聞其說四存編大指似欲呈其書
而予遽阻之李生怏怏而退今所刻存性存學其
二也既而從予受律呂受尚書受易及婚喪祭禮
翛然而改盡舍所學而從我然且請予文表其母
人孝慈先生之墓中有孝慈與習齋學術相融
處請略爲指出予文久行世可驗也踰一年而
塨來請業有云古本大學說格物祗畫度本末似
少實際塨擬以周禮司徒職三物之教當之似彼
行道藝較有把捉恐大學教人成法只得如此此
即陰行習齋說也予隨答之云大學實際全在誠
意觀古本于誠意章歷引詩緝熙敬止以明於
緝熙敬即是六德止孝止慈即是六行尚安有德
行道藝在誠意前夫不從古本則已既從古本則

本文自有物字物有本末明指明新若更添一物
則仍須改補而後已三物與天下之物無異也其
說折去已久今彼重理前說要是其夙習不能忘
非有他故祇其中引據俱與予證文一書而又不
著所出且其說亦將有貽誤處恐他日不諒或以
爲毛氏之學原是如此則不可不爲一辨若存性
存學則習齋之書何與于我而須曉曉爲先生說
如此時先生卧病遠宗與馮文子同發其書使宅
中錄先生口語以示大意祗取意達不務周悉篇
其後有辨六藝辨兩學二段實于古經術所關繫

將附入逸講箋卷惟恐倉卒成就多有未經檢核

處須俟同人集草堂時再訂正之宅中識

大學一書是教人成法其法維何即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即周禮三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古聖之學大學之教也大學辨業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物即大學之物辨業或問谷

大學已有三綱領八條目十一名件乃又加德行藝三綱領知仁聖義等十八條目合二十一名件于十一名件之前古人無此教法後人無此學法世間無此書

大學以明新爲物故于慮而能得後可直接物字今以鄉三物爲物則于物有本末句將割斷明新知得而別起一物字其于大學全文已不相屬矣然且總出物字何以便有本末此本末從何處分出亦須早作一理會者

大學原本無二物字物有本末明新是也格物即格此物有本末之物知本是也故其自釋格物節以自天子至于庶人至末之有也下即接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格物是格明新格明新是知本前後一串惟朱子以格物爲格天下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有別故改此謂知本句爲此謂物格而移補傳于其上今李生仍遵古本仍以格物之物爲物有本末之物而又謂物是鄉三物則于所云此謂知本是何物之本朱子改知本爲物格猶可以格物與物有本末分作兩物今仍是一物在格物中則以明新爲嫌物而在知本中則又以三物爲嫌物本欲辨大學而一物已不能辨如之何

况其所云鄉三物者非大學物也鄉物也周官地官諸職以司徒須物祗在鄉學而鄉大夫所頒則由家而黨而州諸學皆用之然並無國學則據周官經自言亦祗在鄉學以下而不在大學已可驗矣况三物賓興非賓興于王而但賓興于司徒王制鄉大夫升于司徒然後司徒又選之而升之于學是賓興再升始入大學考之教三物時其于大學尚未能一涉其地而謂此即大學之物朱子改大學李生不又改周官經乎

馮文子曰周官本不驗之書然先生言禮必及之

如大學問卷謂明德新民指作物有經據乎曰有

之周官鄉三物哀公問誠身不過乎物皆德也易
統首出庶物即民也則三物亦明德稱物之証特
以此爲即大學之物則不可耳
逵宗曰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禮記儀禮周官經七
書總出自戰國而大中且直列禮記中有何取合
祇此七書彼此相証明則但當從其可通者見大
中禮記皆疑七十子所爲而周官以一人罕敬之
言乃欲執彼難通者以誣坐大學過矣
宅中曰以兩相不合之書而强爲取合則既失大
學又失周官經援天下以手援之者先無具矣顏
習齋見此書曰但當名儒者本業亦疑與大學有
經說三講義　五
不合也
李生自謂其言物即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則學
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辨業序物者大學教人
之成法格物者即禮樂射御書數是也大學原文後辨業
四卷俱止以六藝當三物不能備述
既以三物爲大學之物而于格物則又減去兩物祇
以學習六藝爲格物之物更不可解揣其意必以爲
德行大物恐非誠意前所得格也然既引全物不得
遺大物而反取小物雖周官騎駁原有自相鈙裂處

如師氏保氏皆虎門小學而師氏教三德三行于德
行之六各減其半而保氏專六藝則又增六儀之容
謂之六儀此正前儒所云淆亂者然其于閭胥取士
曰敬敏任恤族師取士曰孝悌睦婣至州長取士則
直曰德行道藝凡鄉學以下寧遺小物必不遺大物
而今盡悖之但知遵周官而于周官前後並不窺見
亦可惜矣況祇爭一物字而挪移遷變其矜用挺露
至于如此何害乃爾
格物之物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而禮樂等藝
則爲此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辨業或問答格物者格
經說卷三講義　六
大學中物而學六藝之禮樂等必習其事大學文後
初以格物爲格鄉三物既又以爲格鄉一物今又以
格物是格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則非鄉一物矣乃
又以鄉一物之禮樂等藝改爲意心身家國天下之
事則誠意以後六章所事何事試問誠意愼獨治國
藏恕平天下絜矩內可能攙入禮樂射御書數一端
否乎然且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現分兩大端而
此又改物爲事則愈變愈亂愈改愈遁諸可不辨矣
宅中曰格三物可致知且能知至亦須有實識可
說乃辨義云三物既遺其至則知無不致先生祭

曰能不樸義理而混圇說去亦强顏矣乃左顧云
坐間能通其意否宅中曰不能德行道藝既造其
至則不止致知然以爲卽此可知至則何者是知
知何日至不可通矣且李生雖曰三物其格者止
六藝耳朱子謂小學習六藝至大學而後使之知
辨義猶深非之今習六藝而逕曰知至知六藝乎
知三物乎抑知大學之道乎先生笑而能又辨義
云知本不可謂知至今凡讀大學者皆知修齊爲
本皆可謂之知至乎讀至此先生便起坐固怪哉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此大學原文也大學自有

知至而是人不肯何也且大學不又云知所先後
則近道乎凡讀大學者亦皆知先後亦皆豈可謂
近道然而曰近道此則何解試問之凡此皆豈不
錄者
大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辨業古人之教惟禮樂
射御六藝之事存學編六藝禮樂射御等皆修已治
人之要務學規纂六經是古人載列道藝之籍非畢
持書冊卽爲道藝也乃漢人以欲藝名之殊爲實
亂 聖門皆禮樂射御書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
二人論學

乃李生受顏氏學墨守六藝謂古人只習六藝大學
只教六藝已可笑矣乃又不讀書不知六藝名目所
始反謂六經書冊不是道藝漢人以六藝名經卽是
實亂則自坐酒國妄辨醒醉但予向有答問六藝篇
可備考驗姑傳示之後稱載
或疑周官六物非六藝果否曰吾亦疑之從來經傳
並無有以禮樂射御書數稱六藝者考藝有數端尚
書工執藝事論語吾不試故藝是技藝金縢多材多
藝禮運協于分藝是才藝少儀問道藝學記不興其
藝是文藝假曰才藝則論語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世無禮樂是藝而又可以文藝者假曰技藝則王制
凡執技以事上者惟射御及百工耳古周官保氏學
虎門之學教以書計是書數且非技何況禮樂若夫
藝則禮樂有之射御非文事卽六書是藝文所有然
而楊雄書學作續纂訓備六藝羣書之字是字在藝
中而字不是藝至數則益疎矣是周官六藝遍証之
之諸經無一當者嘗考其實古有六藝家取先聖所
傳經文而解斷之定之爲大名曰六藝孔子經解有
詩教書教易教禮樂春秋教皆指六經藝文爲言淮
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但經

解其彩合孔子前後各有所遺劉向仰校其簡編令其子歆緝成之名六藝略而班固作藝文志尚得核其數目有云凡六藝一百三家序爲九種其說有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此在周秦間歷歷相傳口可指手可觸且有編冊可指數並非儒者一言可以彼我各見爭是非者乃據周官者誤以孔門弟子身通六藝爲通此六物之證予徐考之孔門六藝正是六經孔子世家明云孔子成六藝追迹三代之禮又稱正樂序書傳刪詩三百五篇讀易其在禮樂原有之然並無射御書數拉入其內故又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謂通四經者多而並通六經者祇此數也故論語游於藝舊註謂六藝之文以涉其篇帙曰游向非文何涉矣世家謂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皆折中於孔子謂論說六藝之文慮有偏僻故折中苟非文何折中矣儒林傳云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六藝從此闕爲亦惟文可焚非文則何焚矣是以漢世極重六藝凡言詩言尚書言春秋言易丞相御史請與博士議置弟子五十人考受業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不能通者罷之且直條其例以六藝先並五藝曰樂以和神曰詩以正言曰禮以明體曰書以廣聽曰春秋以斷事而總以易爲之原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自十五入大學始至三十而五經俱立謂之五學至更進以易即謂之身通六藝謂之六學則是六藝即大經身通六藝即通此六經之謂漢儒林傳所云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主術訓所云孔丘通六藝之論曰文曰論明明指定此實先聖先王及周孔教學成法與論語雅言詩書執禮與詩立禮成樂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子思謂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無不相合自鄭康成與林孝存爭周官得

失偏袒周官謬于少儀閒遊藝學記不興其藝凡六經藝文之藝俱註作周官藝物之藝遂至千載轍亂以致魏晉論六學間及六物徐幹作藝記一篇且直以六物實之而唐宋後儒則但知以六物爲藝而并不知有六學之藝此實學術明晦一大關會不可不察也

馮文子曰春秋以禮爲天經地義而樂記謂作樂應天制禮配地天下無配應天地之經義而僅僅以藝物名者故射義天子以射進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則禮樂是文藝之具與論語同

是以禮運謂禮者本于天殺于地達于喪祭射御
冠昏朝聘則禮達射御安得有禮樂射御並列之
事
宅中曰射御有不當與詩書禮樂等古成童卽學
射御然亦有不能者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
以疾若詩書禮樂士可辭不能乎
文輝曰五御已絕原可不用若書數則隋唐以後
尙置書學算學然亦學士所不習其所習衹
試經帖經諸經學耳
丁丑歲重如浙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卽大學

中之物格卽可如程朱訓爲至卽學也格物致知
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 自序
說經須一定豈可依俙再三朝更暮改至于如此初
以三物說大學尙有物字可依傍今依傍俱斷矣原
其引三物據六藝與此比博文約禮雖闖撞不一而
總是一意其生平自恃不過讀經數篇講禮數則以
爲學在是矣乃歷觀古人爲學次第如大學明德新
民中庸成己成物論語志學而立孟子善信美大並
無有博文約禮四字入節目內計惟大學一書庶可
攙入因力求物字相同處以兼乘閒及得周官經三

物便牽拳勿釋而實非其意何則以六德六行尙與
文禮有分殊也因降三物而專以格物屬六藝其微
尙已稍露矣至此則和盤托出直以文禮配大學以
爲得計而不知周章倚甚蓋私意勝而所見不逮故
求合而愈離也
閒嘗推朱子改格物亦無他意亦衹以北宋儒者全
尙虛無至私淑伊川則事博習而核之古學又往往
不驗因改補大學其病與李生正等而特是朱子尙
曉本末尙不敢遺心意而專專文禮雖改格物而誠
正大節猶依然也今李生棄置誠正竟挑其事于大

學之內且以格字解至字似未學教法並無次第并
無識正修齊諸節目衹守六物而大學已至其病
在敬本不知乃其立說則惟恐文禮無著落一則曰
禮樂何用再則曰何將學文禮殊不知文禮自有一
節目自有學處不必急也論語曰弟子餘力則以學
文是少亦學小學亦學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是壯亦學大學亦學也故賀凌臺先生授大學謂
博文約禮雖在大學節目外然實在大學節目內自
明德以至新民誠意以至平天下何時不當學文禮
亦何事可少文禮其在內則則學樂誦詩舞勺舞象

雖属幼儀然而博學無方即三十猶然也其在王制則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正大學所有事也至于學記則自離經辨志小成大成以至近悅遠來皆有年限以記之經文明曰此家塾黨庠州序國學大共之教法也是博文約禮自有一節目一有一次第何欲于大學而必拗曲揉直以強介之大志學而立無正心誠意不爲厰大學率性達道無言信笑大來當郤孟子也朱子與李生總不達耳

是以鄉國大小建學不一即四書大經其言學亦不少總得以兩學概之一是忠恕一貫之學名之曰道學大學明新中庸性教孟子獨善兼善而皆合之絜矩致曲反身強恕之中誠意誠此率性率此存心養性亦存養此論語云君子學以致其道此即道也一是多識一貫之學名之曰文舉大易學聚問辨尚書學師古訓禮記春誦夏絃冬書秋禮而皆合之多識前往多聞建事多學可述而皆立乎禮之中以此畜德以此節性即以此措之三王四代先志正業之事論語君子博學于文此即文也是此兩學者一在德行一在文學其科不同或爲性天或爲文章其所造亦有異然而學事雖殊爲學則一學道此學學文亦此學自河圖在地流與峙無或礙也一人兩學亦一時可學時時可學道即時時可學文日月方並行明亦並不相悖也竊恨此說不早著漢唐以後無兼行者徒儒知文而不知道而凡言道者則又依回彼此而不識要領乃不諒之徒且欲舉兩學而紛亂之聖學從此岌岌矣予久擬明此而逡巡老去乃不意于此際得發其概此真內外交脩體用並立千古未經道破一大學則凡學人皆所當講明者餘見予大學知本說卷

附馮文子箋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四術即四教總是詩書禮樂其名術者以藝即術也古以文爲藝亦以術爲藝故經曰經術學經者曰學術四教稱四術與六教稱六藝正同

逸講箋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而其子及門人編錄之上卷爲章世法所錄乃所講孟子不動心章之稿第二卷爲其姪文輝所錄乃所講論語問答第三卷題曰大學辨業爲樓宅中所錄大學辨業者奇齡門人蠡縣李塨所著塨初師博野顏元旣而舍之從奇齡後撰是書又兼用元說故奇齡惡其叛已而攻之大抵皆詬爭之言也以錄其叢殘之稿故曰逸講中雜門人子姪之附論故曰箋焉

中庸説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庸説五卷》提要

中庸説目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蕭山毛奇齡稿　[illegible]則　星陳　較

中庸說一

中庸一篇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玄編之為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舊傳為子思作唐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此以昭明祖德是也但其書舊已別行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一卷為梁武帝所撰今不可考矣特當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自鄭氏註大中何晏作論語集解趙岐註孟子外無有作四書傳者唯朱子元晦撰大中二傳名為章句又作論語孟子二傳別名為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入比法用朱子章句取士直刪去禮記中二篇而僅存其目且合朱子章句集註為一書而於是舊文舊傳皆泯然焉先生歸田後擬註四書而冉冉不逮至兩遭大病首丘念切因葺城東舊草堂而遯棲其中足痺不外出口語呿呿痛故友淪亡無可語者會會稽章泰占以

吟血從白門還與同邑樓象明家充有削作主客而嘉興陳自舍杭州朱鹿田並相過問因于早食之頃請先生略說中庸而象明泰占皆各有質難并各記其語仍記紙零落爽當從中又一載餘參按中庸本言道之書然下學始事與神聖極功皆在其內鄭註闊略駁而章句支離專以配合為能事其于聖學與聖功並未指出先生云道必成于脩顧脩其名也慎獨者脩之實也然而何以慎之大學慎獨在誠意中庸慎獨只在誠身誠意者好善惡惡不自私自利以恕為主故用有諸己求諸

人自藏恕以至絜矩聖學與聖功無兩事焉中庸亦然慎獨誠身亦以忠恕為下學始事乃自明善擇善不自私自利以推極于至誠至聖成己成物即是極功故大中開手皆曰慎獨去私利也因之論語之忠恕一貫孟子之強恕而行萬物皆備亦無不彼此相證瞭然言下如此則何必以主靜主敬格事物致良知紛紛聚訟張南士先生嘗云生平讀四書並不曉聖門下手工夫端在何處大學慎獨祗誠意可當一以行而中庸必以靜存動察分作兩層誠不知顯微相接時頃刻兩功作何下

手仁和王草堂嘗欲輯大中雜說為章句所不合
者擬勒成一書上應
明詔而逡巡不果會
天子南巡儒生有學者多獻經說即崑山徐氏經解
數百卷總收入祕府其廣大不遺如此因于朝
行在邏時復理前事與泰占象明訂先生所說略存
其概以留講會之一綫特中庸禮書其中言禮諸
章先生另為說以為中庸言道猶五臟也其言禮
猶四肢也未有四肢不識而反能識五臟者因別
錄二卷今并輯入合五卷雖中庸有說有講二書

并亡今不名講而名說者曰偶說及之耳講論者
有待之事也遠宗識

章大來 泰占 會稽　樓宅中 蒙明 蕭山　朱樟 鹿田 杭州

陳佑 自曾 嘉興　文輝 克有　遠宗 姬讃

中庸 史記子思作中庸舊本章節與章句不同

中庸言道之書也 中庸本禮記之一故其中多言禮如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皆禮意也至無憂達孝三章及禮儀威儀懸而三重諸章則專言禮矣要之禮皆道也道以誠為本以禮為用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說 言道本乎天而成乎人也 其後以性教分誠明蓋即以誠明分天道人道

皆本此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即天
命之性之解也但性本自然而命為天所付授未
免有賢愚吉凶參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
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
鄭氏所謂合言之者若章句云性即理也則不特
古無此訓即易之窮理盡性明分兩件者亦說不
去矣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
而理亦付焉亦似雜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降而

生五行至于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來惟人獨稟
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
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聲被
色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
天德而受以為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雜
理字于形氣之後而曰亦付毋論理不是性窮方
物之理原非盡性即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
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且天下惟理可生形道可
生氣未有形氣具而道理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
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

爲人不爲物所戎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成性以
後爲道爲教則物不得與乃初以性爲人物之生
旣以道爲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爲因
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
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
性合人物必誤認盡已性即能盡人性盡物性耳
性者生也我能盡天之所生此中有天心有天德
人物能盡天之所生則祇得遂其生氣已耳覩下
文以贊天地化育爲盡人盡物之極境則盡人盡
物不過助天地生育並非命性率性之性此則本

文可明証者盡以我盡人物性止得如此假使人
之中亦有能自盡其性者則堯舜之下自有禹皐
何必待至誠始盡性乎
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亦我性語此是大病佛不
云犬子皆佛性耶
爾雅率循也循性行之便是道衛詁謂木神則仁
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必古
道經之言按周禮以天爲神火神金神猶火天金
天也天以五行爲德而人稟之即爲性如乾有元
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爲仁義禮信之四性此皆

曉也乃率此四性則體人長人利物和義會合
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信循行之而俱當乎道
此實詮率性之明可據者若夫教則即以此道修
治之而盡人盡物形著動變之大化由此興焉
以道自脩即以道立教聖學聖功並無專已者此
即大學新民中庸成物也然修外無教教外無修
新民在明德成已即成物也
附說 遠宗曰道不是路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
庸是天德是也性即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猶
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故古訛

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經術子以人心惟危十
六字爲道經之文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
道此曲借非義訓也且命亦不是令孟子分明云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則示字即命字之解觀其
不見夷子不親告以語而曰命之可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說 然則脩道可緩乎 其後依乎中庸道 不遜人皆本此
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說 不惟睹聞當愼即不睹聞亦當愼所謂不須臾離

也人祇謂不睹不聞獨耳隱微耳而其爲顯見莫
過于是則卽此隱微顯見中有實發焉所謂誠也
故當戒愼恐懼也此修道也其後費隱微顯誠不可揜明善誠身皆本
此
大學愼獨是誠意此愼獨是誠身總一誠字故後
以誠者誠之者極言之
戒懼愼獨不分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情性可分動靜未有
同此率性而已發未發之頃有界盡者且不睹聞
是微隱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愼恐懼卽是愼卽

學者此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大
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愼
獨其在誠意則祇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卽
心正矣本文以心在爲正心可驗也此以動爲靜
也其在率性則祇當存性而並不察情但謹獨而
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存存千文所謂性靜情
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爲動也此際動靜大須體驗
蓋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
情衆意在中而情見外意爲戒愼恐懼之所及而
情爲戒愼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

而忿懥好樂爲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卽
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
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情言
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衆著也以
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
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
是中而發而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況儒者用功
貴在實踐洵口門面輙曰動察動察爲知有察不
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僞幾見察喜尚
能喜察怒尚能怒者夫子哭顏淵不知爲慟過者

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並未動察而以此
直提要功分作兩橛東走西顧此豈學者入門時
所宜有乎
附說 遠宗曰愼獨只是誠誠只是明善擇善與大學之
好善惡惡本是一致但心性在中發爲情意有何
當愼其所愼者不過此顯微之際自私自利之一
念耳此與忠恕之不願勿施至誠之成已成物盡
人性盡物性前後針鋒的的相對卽此是誠卽此
是中是道知此則子曰一貫曾子曰忠恕子思曰
忠恕違道不遠千聖相傳在目前矣

(又)樓巢明曰戒恐至不睹聞正不可須臾離之意故接是故字莫顯莫見正戒恐不睹聞之意故又換故字此明是一串安得以動靜分作兩事

(又)陳自會曰戒首之不睹不聞即慎終之不見不顯不動不言皆祇有靜而無動以動即在此靜中無二致也故中庸首道歷見費隱微顯諸字而及其統結則既以如微之顯爲入德始事旋以無聲無臭爲功化極境聖學與聖道可兩視乎

(又)章泰占曰顯見不是睹聞謂此不睹聞時莫顯是于此耳若認作動則與睹聞矣禮記三愼獨只是

一致大學以動爲靜中庸以靜爲動禮器則專主于靜德發揚詡萬物以多爲貴故君子樂其發也德產之致也精微以少爲貴是故君子慎其獨也獨與發對精微與發揚對要只是一靜耳

(王草堂四書集註補)昔呂子約問朱子云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若分作兩事毋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朱子答以若同爲一事其言何必若此之重複耶余謂不然若嫌此重複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語足矣何必又言可離非道也蓋反言以決申言以明同此義耳豈重複乎(又)朱子以前即宋儒亦罕有是解如程伊川云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類破碎支離在當時聚聞便自覺恠如此今習久不察反有問者其之問而然恠者矣遠宗曰大學兩愼獨初以自欺自慊明其故繼以誠中形外又明其故然又以十目十手申言之如此者尚不足重複不足誠意外別有一事今莫見莫顯猶之十目十手也祇以此八字換解戒懼不睹聞之故極其單逐而以爲重複有兩事不特有礙聖功將大學中庸判作門戶即六經文義亦大周章矣然且致中致和節節分

配此亦破碎支離之至不能盡辨者觀者即以此類推可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說)道既修則內本于性而達之爲道其在性則充實內積不匱不溢不謂之性而謂之中以慎獨之後明善擇善中有所主也其在道則節文外著不流不倚不僨謂之道而又謂之和以明進乎誠推已及物無所遮戾也蓋中則建極在我可以立天下

之本和則本乎天而成乎人可以達之爲天道爲人道而從此而推極之則以之參天地贊化育盡已盡人成已成物皆在于此此中庸一書之領要也其後大本達道至誠至聖明演數化爲許篇有皆本此

附說　進宗曰心之正性之中皆存在之幾以未發即無所也

又　樓象明曰中雖中庸之中然包有誠字禮器因名日升中于天言升誠意于上天也中者誠也

又　章泰占曰喜怒哀樂爲性之所發即六情七情之約舉者但性發爲情與性亦爲道何所分別賀瑒謂性之有情譬水之有波金之有鎔印予謂性情比水波極當以靜時是水動即是波瀾無開也若鎔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鎔印則正可作性道之譬道雖本于性而別有作用質雖同而形已變矣

又　文輝曰此是道是脩道之道非率性之道以發皆中節必有人發之中之非虛率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王肅本此下有反字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說　蓋中和者中庸也和者平也詩終和且平陸法言切韻以庸爲平和之善人而作廣雅者直釋和爲庸則中和爲中庸矣子是以中庸名篇而復引夫子平日之言中庸者以証明之自此至唯聖者能之身章有中庸字及中字並無以知仁勇作綱領之說

附說　進宗曰庸本是用字說文訓庸作用即鄭註禮記篇目猶以記中和之用爲言見陸氏釋文然而經文有庸德庸言即此庸也故鄭氏註君子中庸又曰庸常也以用中爲常道也則既用又常前後雜出不知和即是庸以庸爲平常則平又即是和中庸與中和庸德皆迥遠矣若如鄭所云則堅據用字而于和義反不曉總是謬耳

說　惟君子時時得中不須臾離也小人無忌憚不戒愼恐懼也據此則隨時處中此亦非本義

附說　章泰占曰君子而時中惟君子而如此而是轉詞非進詞與文言龍德而正中語同若謂君子又能中則論語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謂君子而又不仁無是語矣

又　樓象明曰禮註謂子思作中庸以昭明祖德故以仲尼始以仲尼終但仲尼本是字而後改作謚禮弓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是也俗謂孫可字祖弟子

可字師亦非是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說 夫子有言中庸是至道然修亦匪易也非至故鮮能亦非至而惜其鮮能可見

附說 遠宗曰蒙引謂章句民不興行專指小民豈聖人但以中庸之德責之在下而不責在上之爲民表者民字皆作人字兼上下言不知民只是民爲稱改人字以兼上下此民不興行不過嘆道之不修而修道爲教則教道者亦從此可見耳

又曰谷說民人與知愚賢不肖小人皆不能中庸而惟君子聖人能之似有串合然後引子言但遇有中庸字者便取以爲証竝無聯絡併串之意如此則絕去膠轕天空地曠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說 夫子嘗言道之不行不明皆由失中則中庸之爲中概可知矣蓋中在中節中節者無過不及之謂也

道之不行接以知愚道之不明接以賢不肖似有知行交互之意故章句謂不行由不明不明由不行實則道其不行矣夫未嘗由不明而人皆予知擇中不守則恰與由不行故不明相反聖言平順豈宜狡獪而又背謬如此此但以行道明道分言之行道者猶中庸言率性在修道也此專以行言也明道者猶中庸言修道在教道也此不僅以行言也但行道須擇中故曰道之不行由不知中也孟子謂知譬則巧其中非爾力則中全藉擇取故在知一邊而無如擇中者之難也若道之不明由不能教中故在行一邊而無如賢與不肖俱不能守中非過卽不及焉能明道此以行道明道啓下文擇守中庸之意蓋行道是修道明道是教道行道在知明道在行行明非知行而知愚賢不肖始是知行兩下截然竝不交互若謂旣有知行定當有勇則後之夫婦與知與能聖人不知不能從不及勇可驗

附說 遠宗曰知仁勇三者非子思自言如性道教顯微中和等不過引夫子答哀公之語而旁及之焉得豫抽此語立作綱領世無綱在目後領出襟下者況其中分配不能盡合如以均天下爲知辭爵祿

爲仁素隱遊道爲知半塗遯世爲仁但拘曲挾直
名亦勉强何如依文立義之爲愈矣
〔說〕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人未嘗不率性而修道
而教之者之寡也道之所以不行也
〔附說〕鄭文子曰孟子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蓋有飲食不
知味者此知味與知音同不但知得而已故舊註
引晉書謂如張華辨鮓師曠別薪荀勖爲青州刺
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色黑白類以
証明中庸之難一如辭爵祿蹈白刃借端相形甚
是有見雖此非要義然人不知味亦殊礙理之語

而舉世無問及者因復識此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說〕夫子曾言舜能用中大知非知者過之之知亦非知仁勇之知觀其不及賢仁可見
〔附說〕遠宗曰擇中須知若教以明道則非大知不可矣
用中即明道中爭也
〔又〕棲象明曰兩端猶註是過與不及若衆論不同則
衆端矣如謂仰首尾舉兩頭以見中間則首者端
也尾者委也尾安得名端乎

〔又〕又曰隱惡揚善則人言俱善又安有過與不及此
如棘子成之言雖君子而偏于質宋牼之言雖大
志而偏于利類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說〕子言凡人能擇中庸不能守中庸此明言能知不能行何得曰由不行不明矣
〔附說〕遠宗曰予知非不知者故能擇中庸何以罟擭陷
阱全不知避不知此予知中亦有知得禍禍之意
其所不知者獨避耳故曰知禍不知避

〔又〕章務占曰罟擭二物罟網也尚書傳謂擭是捕獸
機檻陷阱是一物周禮註穿地爲阱以禦獸趨險
則陷故謂之陷阱
〔說〕期月不是匝一月期是復時之名故論語期月解
作周一歲之月言自子月復至子月也若一月則
何復時之有此期是一日尚書期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是一歲名期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是旦
復至旦故一日亦名期也期月者或一日或一月
猶論語日月至焉耳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

說 子言回能擇守中庸

附說 遠宗曰中庸亦只是善故後曰明善擇善與大學誠意止善正同特此是修道要功拳拳服膺卽愼愼思愼也擇乎中庸得一善而弗失之卽擇善而固執之也後章不變塞至死不變遯世不見知不悔皆倣此然則用中以明道又不必言矣

又 陳自脩曰拳拳服膺言堅持也服膺卽胷言保抱之意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說 誰則能行道以擇中明道以守中者

附說 遠宗曰天下國家可均三句固不當分貼知仁勇卽謂三者俱倚于一偏亦未是堯舜治天下夷齊遜國比干剖心皆一偏乎特是三者固極難三者欲得中則尤難耳旣舉此三者則中與不中當卽從此三者內見得豈可謂三者皆偏而獨空空有一中是不偏者此中須有着非泛設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說 夫子答問强亦諄諄以中和爲言然則中庸之擇守當何如哉

附說 遠宗曰夫子偶論强而作中庸者引此可以証修道之功謂擇善能守服膺勿失必藉强力堅持之然並不是勇勇者責往之稱以振作猛奮爲訓豈正左傳所謂一鼓作氣再易衰竭者與强之不流不倚不變正自相反蓋勇是不退餒非强固不拔之謂也 觀後哀公章明出知仁勇字而雖柔必强尚不得以强字諱坐勇字他可知矣

又 樓象明曰矯卽强也荀子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之曰矯君矯矯遍字卽堅持之意

又 陳自脩曰老子以慈爲强與南方同 衽則衽次難席禮俱有之不必聚訟 若不變塞作不變未達則與國無道不變何異廣韻塞滿也毛晃韻充也不變塞言不爲充滿所變似于國有道有正所耳

子曰素一素作索通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勿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說 維子有言素隱者不擇中遵道者不守中惟君子能擇中守中以固用其中則君子而聖人矣

附說 遠宗曰歷引子言總只証君子中庸四字盡以修道之教惟君子能慎獨君子能戒慎恐懼也然而非聖人不至此故後言君子之道即至誠之道至聖之道而末仍以君子之道君子不可及君子不動而敬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終之謂惟君子能盡中庸之道也經文眼目不過如此若君子居之君子遵道則又儒者通稱不同

又 楊慎明曰素當通傃向也司馬法攻其所傃謂攻其所向故鄭氏謂身向幽隱而所行怪事豈君子所當為與遯世不見知反觀自明若班氏藝文志索隱行怪則直改求索之索矣（素須改經字且中庸隱字並不兒壞當再商之）

又 文輝曰既依中庸雖沒世不悔非謂所行平常必致遯棄也謂守之勿失如是耳易遯世不見是是兩事此不見知即遯世中事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名甡稿
張希良石虹 陳元龍廣陵 較

中庸說二

君子之道費而隱

說 自此至哀公章子思又自啟一義而歷引子言以明之篇首原言修道者合微顯隱見只慎獨以進于誠故此又申言中庸之道謂道本費隱有顯見有隱微君子就其顯見中第致其道之在巳者而誠見焉由不遠素位卑邇以至誠不可揜是也且

就其隱微中并致其道之達天下者而誠之功用亦見焉由大孝作述達孝人存政舉以至明善誠身誠者誠之者皆是也然則性與教總在誠矣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言無時無地不當修道故慎獨以求誠耳此即言道之得達惟無時無地不是道故此中有誠所當慎獨以求之是以莫見莫顯但言求道在顯著處而不知道原有是顯著者即謂之費不睹不聞祇言求道在隱微處而不知道原有是隱微者即謂之隱但求道始事由巳及人由卑邇以及高遠本隱而費而教道極功則修身

治人達德達道而總要歸于一誠實費而隱故下
學入德知微之顯隱可達費而至于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則功化之極一似由著而返闇由顯見而
歸隱微所云費而隱實有前後通貫為首至為終
無二致者特隱不是體費不是用假以不睹聞為
體則睹聞是用世無此理若以無聲無臭為體則
但言治化之神不由聲色未可謂不聲色即是體
如言天有主宰不在蒼蒼未可謂不蒼蒼即是天
也
況此費隱與鬼神章微顯兩下照註而章句于體

用二字究不分明 夫微之顯未嘗明註曰微是誠
是體顯是不可揜是用而于總註則又曰不見不
聞隱也體物而不遺則亦費矣夫不見不聞猶之
不睹不聞有何體在體物不遺則實有體字實欄
鬼神之誠為物所體而反屬之用已牴牾矣乃其
註不見不聞曰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至于誠
不可揜則又曰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是體物不遺
正是陰陽合散之至實而為誠者而乃謂不見不
聞是誠是隱是顯體物不遺是不可揜是費是用
不幾前後自相盩乎

【附說】遠宗曰費隱固非體用然謂所言皆費而所以然
皆隱則亦非是 先生皆言戰國辨士錯言三耳三
足以耳目手足祇是一物是形下之器必有所以
行所以聽者故變而為三其一道也今朱子云形
上之道尚有所以然則四耳四足矣且託器可通
道在卑邇而猶有所以然在卑邇之內道在忠恕
而猶有所以然在忠恕之內其可通乎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說】與知與能天地之大費也不知不能與人有所憾
隱也

【附說】陳自會曰至周到之稱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
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說】即以君子之語道觀之語大耶則莫能試載其所
語之大以其費也語小耶則莫能剖析其所語之
細以其隱也

【附說】遠宗曰語大語小不是汎言道之大小謂君子語
如是也莫載莫破亦不是君子之言不能載之破

之謂君子語出而天下之求道者又如是也如是則君子天下字有着落矣

說 詩不管語道乎鳶魚小物耳直一反乎上一躍乎下賜以顯著者言之上下無非道斯然顯見一何明察而以隱微者言之道何以在上下亦微亦彰王復在人隱度之間益以察爲著亦可以察爲察所謂費而又隱也此能言之也

費者散出之也隱者微也但爾雅訓隱爲占毛晃增韻亦訓作度如隱田隱物之隱此即治亂曰亂察隱曰隱亦相因轉見之義故此察字自當作審察解謂即此是隱即此是察故道之費在此其隱亦在此

中庸說 卷二 四

附說 樓象明曰旱麓頌文王作人之詩鳶飛喻秀士遠去魚躍喻逸士獨留此是詩說今解本詩亦即以中庸之引詩者釋之似文王道教聯者乎天地之間失經旨矣

〔卞草堂門事集註補〕章句引程子曰此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按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既不着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故楊升菴云僧家語錄有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語當儒者訛經而可有此昔有人問尹和靖云程子所謂活潑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和靖云便是學者不善紀錄故有此是程子此語當時固已疑之即和靖親炙程子亦不放何好直云紀錄之過且程子原文尚有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則直是禪門恭句其云弄精魂亦出自波羅提文癸子旣已剿弄精魂何而必以活潑潑地四字爲子思喫緊爲人之語不識何也

中庸說 卷二 五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說 總言中庸之道其費不遺細而隱不軼大如此此豈虛假耶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說 此下數章皆襍引子言以申明道之顯見而在己者然而愼獨之要功在其中矣道原不遠人願人之爲道亦不可遠人夫所謂人之爲道不遠人者非謂此人爲道與彼人不遠也

又非謂以我之爲道教人之爲道不相遠也謂人
各有道其在乎人者自不遠也故以柯伐柯終是
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
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可謂不遠也
附說 遠宗曰明有兩人字豈可增一其字并增一之道
之身字解作一人且即以其人治其人終與忠恕
之不願勿施不合則前後斷港矣從來以恭易暴
所暴非即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即所攻者稍
作分疏便曉耳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說 六

說 蓋備違者不求人而求己且不求之己之身而求
之在己之一心其所云不遠人以爲道者無他忠
恕而已蓋忠本無私原即是恕而恕以及物亦只
是忠故曰忠恕無兩心人己無兩事祗此不願勿
施而道之不遠即在是焉盡人在盡己成己即成
物也所以教道必修道修在己不必復教在人也
附說 遠宗曰中庸言性情不言心意惟此與大學有諸
己求諸人藏恕而喻人俱合始知論語忠恕孟子
強恕所謂千聖百王合一之道端在是耳
又 樓象明曰施諸己二句與下節所求乎子四段俱
只恕字然忠在恕中字詁忠作盡解恕作仁解總
無私之義惟程氏伊川改作自盡爲忠推己爲恕
直分兩義而字詁爲之一變按論語曾子一貫是
忠恕而子貢一貫只是恕且以不欲無加能近取
譬而言之此必有故蓋聖賢學問只是去私利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忠恕二字即是誠即是成己
成物不自私自利此中庸教道一大關鍵不可不
察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中庸說 七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說 所求未能治人須自治也慥慥誠也
附說 遠宗曰有餘不足竟坐分言行亦無憑據徐仲山
先生謂此兼言行言即過與不及也言行有不及
不惟行當勉即言亦當勉言行有過不惟言不敢
盡即行亦不敢盡然且言行必相顧不使偏倚此
庸德之中也既無過不及又不倚也先生嘗言此
然說又不用竊記此以備參考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說〕行素不願外卽忠恕自治之事苟非正已而自得不能行此故未以反求諸身結之章句以後節分配此兩句非是

舊本以上位下位承素位不援不陵承不願正已另起作一節接受

素不是見在從來無此解惟釋氏三心有見在過去未來儒者解經不宜有此按喪服小記註有素無服素行服語素猶本也謂本如是也儀禮喪服旣練飯素食註素猶故也謂復故常時所食也則素位者卽本來故有之位中庸之所謂庸孟子之所謂故總此義耳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節舊冠之行遠自邇章之上今附此

〔說〕素患難作平素解世多未喻先仲氏嘗講學龍山謂位分無三心只有兩地兩地者一已然一未然也素位是已然事願外是未然事或曰不然已然在富貴貧賤容有之若患難必偶爾相值安得有已然者曰然而已值之矣已然矣此如論語遠人必指而始來然旣來之矣已然矣孟子放豚亦放而後歸然旣入其苙矣已然矣故夫子雖値患難或絏縲或微服必求解免然而子路慍見便是願外夫子告以固窮便是守素是以大禹入裸國裸而入衣冠而出此偶値夷狄而不失偶素者箕子以文治朝鮮泰伯端委治吳則又久處夷狄而不失久素者要皆已然也

〔附說〕章泰占曰素是平素與見在相反君子守常正恐有覬覦一旦之事若隨在易行則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宜易婦矣章句于問強章曰不變未達不變

平生見在耶抑平素耶

〔又〕遠宗曰居易亦處常之義易平常也

〔又〕陳自會曰正鵠皆鳥名鄭氏謂齊魯閒以題肩為正正鵠而鵠小皆難中之物故射侯用之則正鵠本射侯通稱若舊註畫布曰正則繪五色于布閒而以朱居中為的正者朱肖之時也且謂大射張皮侯則棲鵠賓射張布侯則設正各不同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說〕卑邇卽不遠卽素位卽大孝繼述達孝諸庸德然

而誠在其中焉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說 常棣之詩周公燕兄弟之樂而借宗卿燕同族兄弟以寓哀思之情故云雖妻子好合如琴瑟亦必兄弟旣翕和樂之甚而後可以宜妻子樂妻子以兄弟邇而妻子遠也此遠之必自乎邇也翕作聚解耽者樂之甚國風士之耽兮古五倫只父母兄弟子無夫婦以兄弟天合夫婦人合故也［詳見哀公章五遠道下］

附說 遠宗曰孟子男子有室女子有家國風宜其室家皆指妻子言帑子也正義曰於人則妻子爲帑拄誓予則帑戮汝於鳥則孳尾爲帑左傳以害鳥帑是也實則孳尾亦妻子生育之義

說 父母其順與詩不屬今只作孔子讀詩之言講至此而始足以顯父母也以妻子兄弟卑而父母高也此高之必自乎卑也［素位願外不言合此亦分配者以解經當如此也若如章何混言自邇自卑之意則以妻子兄弟分高卑固不可苟謂父母遠而兄弟妻子邇則大無理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

說 此以子言鬼神之費隱証中庸之道之費隱鬼神之誠証中庸之道之誠實則鬼神卽道也易以陰陽爲鬼神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鬼神者固道之體天以育物者也但不稱道而稱德者以體天是道體天而育物卽是德盡天以生物爲德有註體作生解能以天爲體而生萬物則道見乎德故曰德盛此猶祭義以因物見則爲鬼之盛神之盛之意特是德不可驗仍當于微顯中驗之所謂費隱也如視不可見聽不可聞一何微隱而乃以無

體之體育物不遺則正隱而見微而顯者將中庸之位天地育萬物與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于以體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皆此謂也故此言德盛後言誠不可揜誠卽德也不可揜卽盛也天以生物爲德鬼神以體物爲德至誠以成物爲性之德

附說 馮文子曰鬼神德盛卽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體物不遺卽神無方而易無體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皆道也則皆德也［小註謂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大違理之言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鬼神卽形上之道矣果鬼神無形故曰不見不聞曰微若形］

下則顯有形質所云不見聞者有人乎充耳者乎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說 即以祭祀之鬼神言之何顯見也

附說 章泰山曰禮運列于鬼神凡山川五祀祖廟皆在其內故此以祭祀二字統言之若周禮以天神屬祇人鬼屬鬼則稍有分別至樂記註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如五帝德說黃帝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若敖氏之鬼皆以人言則或體物是天地之鬼神此只是人之鬼神亦是一義

又 遠宗曰抑詩非祭祀之詩但託如在耳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說 不見不聞而顯見如此實有之故也誠也

附說 遠宗曰中庸言誠兆于慎獨而此始指出之特微不是誠稿首莫顯乎微微是獨不是慎篇終知微之顯微是德之闇然不是入德之德可聆

又 樓象明曰不見不聞是微洋洋如在是顯此何待言然謂不見不聞是體之微是性情洋洋如在是用之費是功效則未敢信夫不見聞從祀之聽之者言是人之耳目有不能及于鬼神無與也此不特鬼神無性情即其耳目皆此時有益無性情也若如在則儼然鬼神使之矣鬼神能使之似有性情底又曰功效大鬼神無形事安取功效至于體用則不見不聞與洋洋如在總屬影響謂如在是體不見聞是用尚不可而乃截然謂不見聞是體如在是用則體是人不見而用是人見體是人不聞而用是人聞向使今中庸而講禮記有曰不知鬼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此是體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此是用其能從乎

別錄 宣城施少務講學廬陵長沙孝廉王岱講中庸鬼神章堅言視不見聽不聞是體之微體物不遺是用之費主客不已山陰張靜隱曰微顯與體用原不相屬只以體用言鬼神之德不得言用以別無體在德外也然而經文于此祇以體物微德之盛不見不聞但謂覆以起下何謂如此不見聞而體物如是所以盛也則體物即德盛矣人欲言德盛是用否且欲言不見不聞是德盛否時少務與坐客數十人皆是其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說此下數章皆贋德之以誠身而達天下者其在中
庸孝是道而在禮記則即此妨禮曾有議道而不
識禮者乎
宗廟祭之正大孝之事與無憂達孝專指宗廟之
禮一類章何不註者因惑于蔡氏謬說謂舜爲堯
後不自立廟故蔡沈註尚書于祖考來格亦不指
是誰祖考則不惟禮古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
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註神宗廟據帝繫謂舜
之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勾芒

蟜牛瞽瞍爲四親而馬融子尚書戛擊鳴球亦云
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據也即或宋人
好杜撰不襲儒說然經原有之尚書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
賓即堯子丹朱也此雖不斥亦定無敢曰此堯廟
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
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若不立廟安得有禘祖二
祭況顓頊舜親也祭堯廟而祀舜親可乎
附說
遠宗曰蔡氏尚書註神宗堯廟亦正引祭法禘黃
帝郊嚳祖顓頊宗堯爲據殊不知宗字不同神宗

之宗廟號也宗祖之稱也宗堯之宗宗也也明堂
祀帝之別名也宗祖爲七世之祀立主立廟宗祀
爲五帝之祀但設主而不立廟今錯認宗字使無
廟無主者反據之證某宗某廟爲參軍即關壯侯
矣註經者豈可如是（龜自有廟文但莽創是也）
又曰大全東陽許氏曲護章句謂此宗廟當從舜
身上說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爲宗此不知出自何
書信然則身饗宗廟於大孝何與且此與下章宗
廟同文周之宗廟可從武王身上說祗祀武乎
又曰徑求許氏說不得曾閱先生云他書並不記

有此此必又誤讀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堯祖
顓頊而宗舜語故有此言考宗法但以繼世祀爲
王爲宗如夏宗禹商宗湯周宗武王舜無繼世爲
能立宗或者舜崩之後禹未傳子則雖自立夏后
氏廟而郊與宗祀不與廟祭一如舜之郊嚳宗堯
當爲後之饗然非宗廟饗之也此與蔡氏之證廟
號同一誤也若國語之謬則從來先儒所道過者
其曰有虞氏宗舜一謬也舜不能宗舜也又曰夏
后氏宗禹二謬也既宗舜不得又宗禹一代無兩
宗也又曰商人禘舜而祖契三謬也舜並非契父

而成湯忽祧舜無理又無理也生世貴賤者亦謂經傳訛錯可刊正耳今不能解經且又爲他書之說而反誤經讀書何爲

又世紀明曰五帝德曰黃帝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是名神則舜廟之名神宗非以是耶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說 前以得天徵大孝此以大孝徵得天而總于德乎主之德者孝之全孝者德之本也

附說 文輝曰材與篤俱兼美惡言材即具也禮青冠則纓武異材謂或爲纓材或爲武材也篤厚也正義善者厚其福篤慶爲祐是也惡者厚其毒篤疾爲害是也故下以栽傾培覆並承之若止注篤爲厚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證矣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附說 馮文子曰受命即是得位終不必繫指作天子尚書文王受命惟中身未嘗爲天子也若夫子無位前儒多以氣數解之正義引孝經援神契有氣者

黑綠不代蒼黃之說頗觸罔誕惟孔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即是天命此與論語封人之語相合然則受命亦但云佑命自天已耳

中庸說三

蕭山毛奇齡 又名甡 字老晴 稿
查昇 聲山 盧軒 素公 校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說 壹戎衣即康誥殪戎殷言滅大殷也壹殪殷衣聲之轉也

而說遠宗曰此壹戎衣當本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語然前儒解經多謂武成中庸悉與康誥殪戎殷同文而傳寫異者正義謂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並非一次不得謂一著戎衣且以稱纘緒則太王翦商西伯戡黎當合承先緒為言不得專指戎衣一節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以殪殷之道用兵于殷惟四書賸言亦作滅大殷為解康誥述文王而曰殪戎殷猶大明頌文王而曰燮伐大商也衣殷聲轉鄭氏謂齊人讀殷如衣今有衣姓者實殷後可驗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說 追王是武王事據禮記大傳牧之野武成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故尚書武成告群后即有太王王季文王之稱今中庸以此禮屬之周公且其所追王者祇稱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一似文王亦同作追上禮者因之周本紀有云文王改元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雖說未可信然尚書周詩往往頌文王受命文王克殷似乎周之先世原有傳言如是者若周公追王則漢儒原有制禮改葬實事見于師說後儒讀此一概不理豈所稱通經者耶

文王追王原不足據若周公則太須講求者追王是改廟號上祀是改祭並不及葬何以斯禮之達必先葬而後及祭則斯禮中必有葬與祭兩相合者改則俱改不改則俱不改而此特舉其一改一

不改者以見意而世不祭也蓋古無追封大夫士例如近代父如子官等之追王故無俱改禮然皆無俱不改者而此亦不及則意可知矣故推鄭氏說謂葬士葬大夫祇就死者成事言之與上祀先公祇改祭而不改葬同若追王則當改葬矣余試王八十三爲諸侯八十六爲天子老而受命不能制禮至周公攝政七年伐武庚及遷殷頑民始制此禮改葬三王因之中庸直以追王事屬之周公甚無說與

別錄 或疑改葬未易事鄭氏此記恐亦難信先生曰古原有改葬禮春秋莊三年公穀有改葬桓王之說此非鄭氏杜撰者特改葬非改其所藏但如魯昭公塋墓道南孔子作司寇祗溝而合之即改葬也且中庸葬禮世但晚含飲之殊棺椁之異窀穸之不同已耳此皆已成事何足考驗不如塋禮塋殺全在墓位古墓列一處各有差等名曰度數周官冢人掌墓地各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春秋緯謂天子封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士各殺與白虎通同至樹數則天子樹松諸侯樹栢大夫士各異且有多寡之別故大夫士庶別設墓大夫掌之則又正其位掌其度數註謂即以爵等分度數如卿爲塋人子爲大夫士則父無墳樹而子則有封有樹各依爵等此正中庸葬禮之明據也倘然則墓位有形等殺立辨豈有追王爲天子而尚止十二尺之封仍樹柏而不樹松者此乎是之烈無難事也況天子豐碑雖藉以下棺而後即留之爲墓飾棺乃天子四碑喪大記諸侯卿大夫皆二碑類亦皆所當改正者又況天子禮不傳其飾墓之禮必不止此則即此一節或藉此偶論以稍存一綫未爲不可也

說 章句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此襲鄭註而亦誤者后稷雖不當在追王中顧七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爲先公將稱此廟爲先王廟乎抑先公廟乎故后稷雖不追王而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玄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爲我先王建邦啟土是也

附說 馮文子曰周頌天作祀先王先公爲謂先公自祖紺以上至于不窋不及后稷以后稷在先王中也至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袞冕享先公服鷩冕因先

公諸侯原服禫服卽不敢以天子喪禮臨之而舊
註先公亦祇謂不窋以下而不及后稷則以后稷
之尸原所喪禮而不服禫服故天子喪禫于后稷
無與是始封立廟已稱王喪服而中庸上祀猶以
始封當先公之首謬矣
(又)遠宗曰祫祭及遷祖時祭不及遷祖天保禴祠烝
嘗自于遷祖無與而猶曰于公先王則此公非后
稷不可矣不知周初常祭皆有先公武王主恐原
有諸盩爲四親高祖亞圉爲二祧皆先公也卽成
康相繼不能盡遷必至穆王祭廟而後六廟皆先

王鄭氏註天保謂先公自后稷至諸盩固謬正義
謂不當有至諸盩字亦非也后稷非先公若謂諸
盩亦不當有則誰先公耶
(又)儀象明曰尸辨服物如紂尸服士服帝乙尸服天
子服顛周制祫祭在堂則后稷與文武三尸皆南
向立而六尸昭穆左右相對倘文武六王各龍卷
而后稷猶禫冕事之者將喪乎禫乎孔疏旣引司
服註而朱子又引此以作答問然皆不旒后稷非
先公何與
(說)期與三年有達有不達經文則出貴賤二字則明

以貴賤分等殺然亦纖逃頭父母則伯叔皆期耳
期有正期旁期天子諸侯正旁俱絶大夫祇降旁
而正仍不絶則達大夫矣特天子諸侯何以得絶
二期蓋以正期言則天子諸侯皆無祖父者旣或
祖母不在則先君已死又當傳重而爲三年非期
服矣若旁期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則誰當服者
故曰絶然亦有不盡絶者正期爲祖父母妻子天
子諸侯雖絶祖父母之服而尚有妻子故周景王
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謂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其稱三年者正以君本絶期祇當服三年之

喪而是期獨不絶則是卽三年矣此杜預明註而
作士禮者誤讀集傳因有長子三年妻三年不槩
之說變亂典制而世至今不察也若旁期則始封
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臣兄弟而不臣諸
父有絶有不絶通禮之變而至于諸侯姑姊妹所
適者亦是諸侯則天子已絶而諸侯不降此皆在
中庸達禮意內所當分別考定者
(說)三年之喪不止父母皆無貴賤者特父母尤重耳
禮有父在母服降則之文此害義之極者中庸特
著曰父母之喪所爲禮經也

附說 遠宗曰三年喪如臣爲君妻爲夫婦爲舅姑
類皆是若父在爲母期則上禮與大記俱有之然
皆戰國謬禮非春秋以前所有者說見喪禮吾說
篇

又 章泰占曰父在母不三年婦爲夫之父母不三年
庶子不爲生母三年則父母有不三年者若士禮
授杖大夫士不同日禮記父母喪服大夫士異絲
鄭氏謂晏嬰居父喪宗老譏其太重是士禮非大
夫禮則父母之喪亦有貴賤各異者中庸無貴賤
一也此與一正謬禮之言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

說 達孝孝之通達無間者如爾雅九達之達謂通之
至也章句解通謂之孝則中庸達道謂通謂之道
固不可若三年問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謂通
謂之喪則無是語矣

志事之未行者事志之已行者宋儒釋事字亦以
通變言之如易地皆然等則仍是志矣喪祭而追
王固是志若只喪祭便是非先王不嘗事于此乎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說 春秋四時之祭舉二以該四者祖廟是七廟章句
不解修字而舊註以糞除爲言俱不是周禮有司
修除祖廟有司宗伯也修除者飾治又糞除也祭
義將祭有宮室既修墻屋既設語設是黝堊即飾
治之義

附說 遠宗曰廟有祖廟有祧廟卽遷主廟也周禮脩祖
廟并及祧廟故宗伯修祖廟而祧廟則守祧者黝
堊之鄭氏謂修除黝堊廟祧互言則修字原兼黝
堊在內不止掃除而已

又 朱鹿田曰官師一廟程子謂一廟可祭三代朱子

謂祭不在廟則雖祭三代非僭皆不會考禮之言
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謂此一
廟只祭父若祖則不許祭廟然亦許祭以理可祭
寢亦可祭也至于父祖以上則皆不許祭然世氏
以爲此固無憂鬼餒無庶子孫不盡情者鄭氏謂
官師一廟得祭祖禰竟忘却無廟而三字固爲鹵
莽若云可祭三代則甚濫矣至謂祭三代無廟卽
不是僭則使無廟而祇行薦禮雖十代何害若欲
行祭禮則祭自有限官師得祭庶士庶人便不得
祭矣乃曰祭三代非僭曾考禮者而可爲此言

又 陳自份曰繼人述人兩人字指先王此四其字合下五其字但指祭言不指先王先王三王也卽以設其裳衣言所祭七廟而但設三王之裳衣可乎禮運有𠂇數其字與中庸同中有陳其犧牲酒醴口先王之器物也若曰胙其粗爲其血毛俱說不冬去

說 宗器卽宗廟祭器如尊彝琖斝盤盞籩豆類宗伯肆師職所云展器陳告備者卽陳器也章句以赤刀大訓諸寶器當之謬矣周官天府所掌寶器惟大饗始得供設而陳之春秋時祭之間無此禮也

附說 遠宗曰宗原訓廟如椀弓毀宗爲毀廟故此宗器

卽是廟器鄭註謂卽祭器是也若赤刀大訓等則名玉鎭又名大寶器惟有大饗大喪則出而陳之故顧命大喪始陳此器若祭則非大禘大祫如盤庚所稱茲予大饗于先王則不得陳焉得于時祭陳之況六經多言宗器如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有一非祭器乎

又 馮文子曰春官史氏以昭序昭穆之俎簋則未陳之前先爲序之若祭器門外陳門內壺尊在阼犧尊在西懸鼓在西應鼓在東禮運醴醆在戶粢醍在堂等卽所陳之序也

說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然亦有兩項一則授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蓋天子斂衣有百二十稱至大斂所餘則司服授守祧者藏之廟中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士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不服之衣則但陳于座而祭之統謂之裳今明云裳衣而章句但以授尸爲言則尸服裳耶又誤也

附說 遠宗曰惟尸祇服上衣故有先王袞冕先公鷩冕之分若裳衣則總名奠服司服大喪供奠服因此時喪奠無尸而上衣下裳總設爲奠者之用故也

說 至于時食則鄭氏無明註但曰四時祭也而章句忽以春行羔豚膳膏香四時之膳羞當之考時祭雖用時物然在鼎俎鉶芼則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爲籩人醢人諸司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膴鱐胖膳麴蕡蔆芡類各得以時物實之所謂時饗是也若羔豚膏薌腒鱐膏臊是煎和之味所以供王后世子之饈羞者而以之行祭可乎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制烹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制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異味是神所不饗也今周官具在饔庖膳宰隨所引據而偏據

褻味以嘗神饗亦奈之何

附說 樓象明曰薦與祭有別但上三句皆祭禮不得此何得是薦禮此薦進也猶點薦之薦禮所稱薦俎薦者皆是也

又 若作曰祭物有明言四時然仍不得引據作時食者如庶人供祭祀之好羞明云四時美食如青州之蟹徐州之鱐魚類然惟大饗則供之禮器所云大饗王事始用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時祭無有也若王制時薦明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然又是薦禮並非祭禮是明言時食尚難引據況非其物乎

又 朱鹿田曰春行羔豚四句與羊冷毛而毳羶六句皆內則膳食文而周禮庖人內饔並見之作煎和之節其曰膳者言肉之調和者也若祭肉則但名俎實而不名膳故膳夫以祭肉給王食則曰用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若已之祭肉致尊者不敢稱福則始稱膳如少儀爲已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其祭之重而膳之輕稱名之不苟如此今明有四膳字而可豈之作祭肉乎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說 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從諸文而宗廟所重專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傳所稱某爲太王昭某爲王季穆是也有死者昭穆則宗祧序廟次禮所稱室祭則六尸南北向堂祭則六尸東西向是也此祇屬生人而不及死者以死者昭穆廟制一定無庸再序惟生人則天子諸侯自爲一宗族人不敢以君親爲親因之分大宗爲氏分小宗爲族渙散已極非大饗合宗別無序法故祭統云惟有事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禘祭即無此矣章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又非是祖宗廟次與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居叔上爵之閔僖弟在兄前假使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亦但以伯叔兄弟定有族位即子姓衆多亦當作國子之倅其爵之尊卑相去縣遠因得以昭穆定世次之等若有貴者則專列之序爵中不在此數而解者又謂同姓序昭

穆異姓序爵則此昭穆一序而無貴無賤與同姓
之公卿士庶而皆溷于其中大謬之禮也
附說 文輝曰大饗如大禘大祫之類卽四時亦有祫祭
然不及遷廟且助祭子姓不必皆至若禰則一廟
一祭無昭穆矣若生人序昭穆則自有齒然序不
在此而小註又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攙入之此
祭統賜爵禮卽燕毛序齒之事與此不同
說 是以序爵序事俱屬同姓豈異姓不助祭乎曰虞
賓有客顯見詩書顧非所重也蓋同姓入廟必序
爵考庶子正公族禮雖內朝不序爵外朝卽序爵

而至于宗廟之中則一如外朝之位遇有貴者則
一如黨正文所云三命不齒當自爲行列此禮文
也若異姓序爵則此宗廟中但明逮孝何關異姓
且亦見何禮文也又且異姓卿士專以官進官必
有僚毋論內朝外朝公會私會卽偶然有事亦何
地不以官序而曰廟中當序爵非贅語乎
若序事則禮文明曰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以爵者
貴賤異位也以官者官各有所守如周禮太宰贊
玉幣宗伯省牲鑊是也此卽序爵序事之禮故又
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

賢也一如中庸所謂辨貴辨賢者若宗祝有司則
但執官役而助祭之人祇問職掌安辨賢否況周
官六官而祇辨禮官之賢否卽禮官亦多官而祇
辨廟中之賢否不特無此禮并非禮意矣
附說 淡自修曰祭義與明堂位君迎牲在門卿大夫贊
若序從禮器與祭統君親牽牲大夫贊幣士執芻
以從皆序事明據
又 遠宗曰周官小宗伯職明有掌祭祀之序事語然
亦祇序省牲眡滌諸事與庶子職授事所謂奉牲
佐幣者正合則事是有事太廟之事非宗祝庶司

之職事未可誤認也
又 文輝曰宗廟有事皆大卿士佐之同異姓俱同如
武王祀社則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師尚
父牽牲假使魯有大事在定公年則季孫以司徒
奉牛牲叔孫以司馬薦魚牲孔子必當以司寇奉
明水特所重不在異姓耳若宗祝并不在異姓之
列觀武成初祭周廟以侯甸男衛執豆籩而別令
宗祝享祠于軍則序事非宗祝明矣
說 至旅酬禮在燕與祭俱有之燕所以盡歡祭所以
均神惠特天子諸侯禮不傳今所據者祇士禮故

參錯不合大抵是禮有三節自賓三獻後行致爵
禮尸先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主婦又自相致爵
然後致賓及兄弟長衆皆遍此一節也及致爵畢
行旅酬禮賓乃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觶酬賓
于是衆賓衆兄弟彼此相酬此又一節也至旅酬
畢行無算爵禮然後賓乃自取觶酬兄弟之黨兄
弟亦自取觶酬賓之黨交錯不已遂至無算此又
一節也則是致爵者獻而不酬旅酬者但一酬而
不至無算旅酬無算爵竝非一禮特是旅酬時兄
弟弟子先舉觶于其長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

位訖然後行旅酬禮至無算爵時則賓弟子兄弟
弟子各舉觶于其長長亦答拜受飲如旅酬儀然
後行無算爵禮此皆旅酬無算爵之前先舉觶以
導其事非旅酬無算爵之正禮且弟子舉觶長受
觶自相拜媵竝非兩家子弟各代長揚觶以酬此
兩家之黨又且旅酬止兄弟弟子舉觶至無算爵
而後有賓弟子揚觶其間亦竝無旅酬時有賓弟
子舉觶之事凡此皆從來謬說千古長夜者
致爵禮是均神惠于室中旅酬禮是均神惠于庭
下祭以神爲上以祭者爲下乃自止其爵而使均

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主人猶有室
中之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
酬是逮于賤也增韻爲被也即史爲其所中之爲
謂被上酬耳
至何旅酬之說雖是踈忽然猶有舊註相沿影響
此自可原者若朱子自爲說又謂旅酬禮先一人
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酬賓賓不飲卻以
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于沃
盥所謂逮賤則益不可解按舉觶即升觶鄉飲酒
鄉射特牲皆以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事二人舉觶

爲無算爵始事惟有司徹是儐尸禮殺故以二人
舉觶行之旅酬之始此太學正祭決不當引旁證
儐尸禮以爲據者况一人二人分屬兩禮非謂旅
酬一禮而可以或一人或二人也若去此一人二
人是鄉吏之屬則未免太疏鄉飲酒以鄉大夫爲
主人故舉觶者皆鄉吏曰主人之吏豈有太宗伯
官屬用鄉吏者至云酬賓不飲卻以獻執事至于
沃盥則獻酬之禮止爵有之不過停其爵以待後
行者而與之共飲未有主人特酬賓而賓可不舉
而獻他人者喪禮不旅酬故練祭酬賓則賓不飲

大祥酬賓則賓飲而不酬此喪禮也若奠觶不舉非却其獻亦非欲以獻他人但有待焉耳故同一不舉且有以二觶分左右者祭均神惠則右不舉神尚右也燕飲主人則左不舉燕尚左也儐賓主行酬酬者先自飲以獻爵而爲所酬者不惟不飲兼却手而授觶者則將並酬者于何地況獻執事亦並非旅酬禮凡獻尸既畢多有獻祝獻侑獻佐食及諸執事然皆在獻尸及加爵時並不在致爵之後若此諸所云或更有他禮可據則某少失學老更荒忽當闕此俟解者

附說 樓象明曰旅酬一作行酬特牲云衆賓長受旅註旅行也謂衆行酬也一作序酬鄉射云執觶者皆與旅註旅序也總無作衆解者此旅酬下爲上當云序酬之禮下受上所酬逮賤故也

又 陳自脩曰燕義旅酬自上卿小卿以至大夫士庶子亦以尊及卑以上及下而曰明貴賤則猶是差等而燕義重在上就尊長逮官中庸重在下就卑賤逮言也

說 燕毛從無禮文故世皆懸臆解說今考之是祭畢賜爵之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在獻爵加爵教爵酬爵無算爵之後又行賜爵一禮以序長幼者但賜是錫予而此又名燕者以任其歡燕小雅曰賢直以飲尸名燕飲是也其曰毛者以毛髮序長幼周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是也曰齒則在昭穆中自序年齒祭統所謂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特此亦異姓有之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然禮意專在同姓說見前

附說 遠宗曰燕毛無據東陽許氏以楚茨詩有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語適相合遂疑燕毛在尸謖後與錫爵不合且樂具入奏其所云

入正合祭在廟燕在寢之説不知楚茨南山甫田禱雩報之詩祭法墓祖法廟皆得稱祈禱以祭于壇則先祖在廟自當因雩報以致禰譽故稽註胡甫田雩祭大田報祭楚茨南山爲盛禮之祭何得援宗廟大饗强相取証況燕禮燕在寢廟路寢堂下寢庭也寢室藏主祏之所原不許燕且此時樂入因皇尸入室或酳或厭故需奏樂未聞燕奏有享侑者誤矣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附說 齊泰古曰愛其所親後儒以子孫臣庶爲悅因以敬尊配春秋節愛親配宗廟節不知廟中稱親皆爲祖妣如親廟親寢宗親四親類與況稱不同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說 達孝及郊社以上帝爲先王所生之帝漢儒謂郊以報所生是也但郊有數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總以上帝概之舉大以包小也猶明堂祇祀五帝而孝經爲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若社則或在王宮或在國中或在田間要只是土祇之祭其曰上帝正包舉之文章句襲鄭註謂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則又非是周禮祀地于方丘祭法瘞埋于泰折以祭地地即在郊中見之然不是社雖曰社所以神地道亦但曰地之類爾若后土則雖是土神然亦非社神社自有社主謂之土祇而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爲土穀神者而寄于其中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土官后稷是厲山氏之子農爲農官故社主之外復立二人神以佐之而謂社即后土謬矣周官有地祇是地有土祇是社又有后土則土神耳

附說 文類曰周禮稱天有昊天上帝與上帝二名惟易殷薦于上帝詩昭事上帝書伊陟格于上帝則異以上帝稱者后土則地祇也左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武成昭告于皇天后土但指地言非人官之見如月令所稱其神后土者故漢帝祠后土于汾陰河東六朝祠地皆稱后土然中庸則稱郊社以社之土神而當地祭則非禮矣

說 若禘嘗之義亦有二說皆據經爲解者禘有三禘一是大禘五年之祭一是吉禘三年喪畢之祭一是時禘即礿禘烝嘗之祭其在喪禘無論已若據論語則此當是五年大饗祭所自出之禘以論語問禘是大禘而夫子所答治國其如示諸斯乎與此文同也此說從來所共遵者若據祭統仲尼燕居則又是時禘祭統曰祭莫重乎禘嘗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則發爵賜服嘗則出田邑發秋政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則皆指時祭言其曰仁昭穆者以天子時祭惟犆礿而烝嘗禘皆

祫故云

〔附說〕遠宗曰禘是時祭則以宗廟之禮承序昭穆節禘嘗之義承春秋節尤似明切見大禘在宗廟禮中春秋四祭不得單取一嘗字與大禘同稱古稱禘嘗皆時祭如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之祭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左傳蒸嘗禘于廟

〔補說〕治國如示掌只是遂孝之意如所云唯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帝王以孝治天下便是了義若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爲言則是後王行禮所致非本義矣

〔附說〕樓象明曰小註治天下以名分言天子始郊禘諸侯祇社嘗即以名分爲治法不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孟春祈穀上帝夏雩帝季秋饗帝皆郊也則皆事上帝也若禘則吉禘時禘凡諸侯皆行之左傳晉侯亦有禘人未禘祀語

〔又〕章泰占曰指諸掌鄭康成解示作寘之河干之寘寘物于掌言易也初以爲示掌甚易何必有物既而讀論語其如示諸斯乎包咸舊註亦曰如寘物于掌而夫子以手指之始知後儒鹵莽百不如漢儒之縝慎也世無視掌而曰視諸掌者此非有物不可矣論語乞諸其隣中有醯字左傳取諸廣而予之豈當取懷乎按詩有鎮彼周行又有云示我周行舊註示寘通用荀子示諸檃括讀示爲寘亦同

〔補〕文輝曰序爵鄭註爵公卿大夫士專指畿內卿士言章句只添一字曰公侯卿大夫士兼外服諸侯言便大謬大謬外服焉能助祭乎周制列侯助祭祇新王即位一次此時同執以至因得助奠裸虞祔他不能矣若毛詩祼將武成祀周廟在開國時洛誥王賓祭歲在建都時皆非恒禮會宗廟常饗而得有是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名甡稿 昂天湖扶上 彭杭元車較

中庸說 四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說此引子言申明自治治人之事而以誠身為自治之本其人存者修身以自治也其政舉者以九經治天下國家而一歸之于誠身即自治以治人也特誠身有安有勉以中庸之道原于天而成于人即同一修道而安勉殊則天人分至宪之成巳成物天地位而萬物育下學始事與神聖極功皆系忠恕自治見之天人安勉總歸一致人可不戒慎恐懼務勉強以成教事乎

方是木牘策是竹簡但方是六稜方木策則連簡而為之方版而策廣與俗說相反聘禮不及百字書于方百字以上書于策可驗蒲盧爾雅釋蜾蠃即土蜂也每取螟蛉而化之小雅所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者孔疏謂猶為政者務他民若已子如蒲盧然

附說遂宗曰蒲盧喻與政之易即康誥所云如保赤子也章句解作蒲葦則蒲與葦非一物且盧非蘆字誤矣家語子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則蒲盧並不承敏樹句且加待化句則非蜾蠃不可矣章句既誤解而自作或問又云此等瑣屑何必深辨則既誤經文又誤名物所云格物安在耶

西河詩話韓偓安貧詩牕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舊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蜾蠃也唐人作詩尚讀書猶識蒲盧今人不識矣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說此節領人存下節領政舉也

為政在人人字即其人存之人兼君臣言則君臣一體非聖主不能得賢臣矣故曰政舉在人存人存在修身也特修[illegible]修道五達之道即中庸率性之道與子臣[illegible]德不遠人之道原名達道則修身者當修[illegible]之達道者也故此專領一道字曰修身以道但[illegible]以德行而知仁勇三德雖分知行實則知統于行而勇又附之知行之間苟欲行道即一仁焉盡之矣故此又專領一仁字曰修

道以仁所謂人存之大要有如是者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說 乃欲存人以擧政而政所由擧要即從修道之德以遞推之如擧政有九經治人之目也治人須自治故其目亦從修身始而乃五達先君臣父子九經先尊賢親親各有要領祇就行五達者該擧一仁而五達之臣與親九經之尊賢與親親皆具擧焉以仁主于行而其用爲愛仁即其人可以擧親親之政推仁爲義又可以擧尊賢之政然且親以仁重賢以義重因其等殺而中庸之禮凡夫九經節目布在方策者悉由之以生則推明其故而修身第一親親與尊賢次之皆不可不然者于是循其典制知人知天以此爲人道即以此爲天禮所謂欲明政擧當先明擧政之要又如是矣

附說 遠宗曰德專取仁猶五達九經專取親賢同意但仁訓作忍故勵力行又訓作親故屬親親然總關之人者以親情忍性皆生身自具即人之所以爲人故孟子曰仁者人也表記亦曰仁者人也古人訓義原自如此若推仁爲義則孟子表記亦皆以仁與義對此又從來比符相生之文

又 樓象明曰事親言由事父母以推之親親在五達爲父子在九經爲親親此人存政擧領要觀後推誠身復以事君事親信友三者相因爲言則領此兩節以槩括五達九經諸節曰非通貫全經不能解此

又 章泰占曰禮即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者兄中庸禮記凡五達九經無非是禮但不可不知者非謂仁必藉義義必藉禮也亦謂既知道德又不可不知九經耳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說 自此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人存也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政擧也

夫所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謂以達德行達道而歸之誠也第道本不一當在率性則以喜怒哀

樂爲達道而在修教則又以忠恕自治之子臣弟
友爲達道雖忠恕道四而其實有五以子臣弟友
之外夫婦不可已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乃行道
以德凡修道始功必以能擇能守爲中庸之德擇
守即知行也且惟知能擇惟仁能守能擇能守即
知仁也以知决知以仁决行又當勇往以承之則
合勇于知仁而並名爲三因之以三者爲天下之
達德以爲所以行道者在此德所以行五者在此
三也然而以德行道以三行五祇爲誠身則一誠
而無餘事焉所以戒慎恐懼只在一獨率性修道

只在一誠 律本曰一統乎三三統乎五一也者數
之始也禮器曰德致精微以少爲貴故君子愼其
獨也一即獨也獨即誠也則是一者少數也
五達道章句認作五倫且引孟子契教人倫以實
之又非是古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其曰五
教只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以倫重天合
君臣夫婦朋友皆人合也故虞書周書所云五品
不遜弘敷五典與契教人倫所云敬敷五教者舊
註皆如此即春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季
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布
五教即八元之一司徒契也然則契教人倫在唐
虞以後春秋以前總只此五者明矣至春秋以來
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始增夫婦衛石碏
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則又增
君臣及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
朋友賓客又增長幼朋友而于是後之爲五倫者
稍見端焉至于晏嬰十禮禮運十義祭統十倫皆
以漸增廣推類至盡無可比校者惟孟子在戰國
則直以契之教倫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人倫而于是諸書之
人倫又一名目然此必孟子當時別有相傳如是
者是春秋以前五倫如彼戰國以後人倫又如此
要于五達道總無與也是以前儒作中庸註疏但
以五達爲通道常道並不稱五倫以子思中庸未
必知孟子之說且孟子人倫是長幼中庸五達是
昆弟又不合也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
並非兄弟故七教以兄弟長幼分作兩教十義以
兄良弟弟長惠幼順分作四義其兩不相合諸書
明甚章句草草一註旣失虞書周書與春秋傳諸書

五典五教之名又不辨昆弟長幼之殊將中庸孟
子兩文無故混幷使溥天之下無不以中庸五達
抵五倫之名既非諸書五倫又非孟子人倫以訛
傳訛並不一察此亦考古者一大得失也

（附說）章泰占曰孟子人倫疑春秋時已有之觀論語子
路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同稱大倫則儼然以
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特其以主客爲長幼則
長幼正非兄弟與中庸五達有別不可不辨

（又）文輝曰從來倫序之名雖極多端並無遺兄弟者
惟祭統十倫有長幼而無兄弟然其疏長幼之序

則合諸父兄弟爲言又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
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亦合兄弟于長幼之內則孟
子長幼自當專重兄弟始及親疎與分言兄弟長
幼者不同特解經者當指明耳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說）人之生質不齊有本性而得乎天有因教而成
乎人者因之同一知行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
同分作三等實則教即是性人道即是天道所造

雖殊要歸則一人誠患不自振苟能戒愼恐懼以
修此至誠之身則參天贊化豈異人事此亦可先
舉其概以爲誠者誠之者盡人達天之大要盡達
德有三而所行惟一者此專一之一也行達德有
三等而終歸于一致者則又合一之一也惟所行
無岐功故亦所至無異效也

是何也則以好學近知故學可知也力行近仁故
利得行也知耻近勇故困知而勉行者皆足勇于
知勇于行也此皆近人之事也舊力作利解故快
利曰力疾字書引詩力民代食謂利于民而代其

食也易困之上六動悔有悔言困則動有愧悔鄭
註勉强者耻不若人或曰力利聲轉

（附說）遠宗曰家語載此文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
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子答以此謂固不足應
因舉好學力行知耻承學利困勉以解此固字原
非又設一等在困勉之下觀後實疏知行亦祇以
博學篤行爲學利一等知行弗措已百已千爲困
勉一等若贅此則此足矣況此脫公問而以子曰
作衍字則明是申明前文故舊註曰覆上語其本
覆生安者以所重不在此耳

〔又〕樓象明曰好學與學知無兩學字力行則行之疾

力與利行何異乃至降等在困勉下則淺深殊甚

若其云近則中庸道不遠人即此三者亦不遠人

以爲道之事故曰近子思之引書或即此意

〔四書體註〕章句以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已

可怪矣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爲

勇則世無此事豈聖道然耶抑工夫如是耶抑

亦夫子簡氣中有此耶何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中庸闡說 九

〔說〕知此則人存而政可舉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

〔說〕若夫政則布在方策名爲九經初以達德之一舉

九經之三曰修身曰尊賢曰親親以爲仁禮所推

則九經大要可以先舉而不知布政之全亦即以

此三者推之如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此人存之

事爲九經全政所自出雖同列經目而不待推鑿

固無論已若尊賢之等則有推之而降尊爲敬者

曰敬大臣有因尊而體納之者曰體群臣親親之

殺則有推之而親若臣子者曰子庶民有因親而

綏來之者曰來百工然且推親親之至有愈疏而

愈親者曰柔遠人推尊賢之至有尊之彼之而反

有類于親之者曰懷諸侯而九經全焉

尊賢謂師保之賢所當尊者原名師臣故記曰當

其爲師則不臣言尊之也小註謂賢不是臣故與

大臣羣臣有別則唐虞三代並無有此一等太師

少師皆是官名師尚父亦臣即孟子客卿亦受祿

稱臣如云王朝臣類

中庸闡說 卷四 十

古工作皆出自官府故天官九職五曰百工考工

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此自有長官統之

如虞廷共工即是漢將作大匠類章句總統似民

工自相市集固非是乃强解事者謂古工即工賈

則又不然工是工來則有官招來之也若官則豈

容招乎

〔附說〕遠宗曰司空有官屬有役作役作雖四民之一然

散居異處須稍招來考工記有坐而論道或作而

行之皆指工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謂之百工即百工也註號章句恐不明白總是闕

事
說遠人不能實指鄭註以蕃國諸侯當之尚闕而未
備若章句據齊桓莊書謂是賓旅則旅固有之賓
又非是周官八法曰禮賓謂天子待朝聘之賓則
朝聘在懷諸侯經內焉得又是遠人此遠人有二
項一是論語遠人不服之遠人卽蕃國諸侯如西
旅貢獒越裳獻雉類一是遠者來之遠人卽商賈
行旅如孟子商賈藏王市行旅出王塗類
周官職方氏五服之外有蠻夷鎮蕃四服謂之蕃
國與近服不法故稱遠人小註謂遠人不是四夷
四夷不得在諸侯上則九經非坐位庶民百工亦
儼在前矣此豈漢制新定將使蠻夷君長坐諸侯
王上耶

中庸說 卷四　十一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說不惑不眩舊註以不惑屬大事不眩屬衆事固膠
章何謂不惑於理不眩于事亦非是六經無說理
之文況朝廷官府凡論議諸辨見于簡冊者並不
曾有一理字理是何物且此係師說記所稱虞夏
商周有四輔及三公者雖不授事不備官而仍有
專責此如周官所云論道文王世子所云諭諸德
歸諸道者則不惑是不疑于道德不眩是不亂于
政事何爲不可也古理皆作條理解中庸文理溫而理皆是脈絡條察理理子哉亦是節奏數之理理書數之義惟孟子以理義連稱而漢儒樂記遂有天理人欲之說然宋官可混以之釋九經難矣
財用足章句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則
又非是夫日中貿易而相通莠此市販之事非朝
廷所宜有如謂農工自貿各得財物則此是朝廷

中庸說 卷四　十二

大政卽冬官庀飭一大經制豈民間自所爲事凡
此杜撰皆由不識六經典禮憑臆解說以致有此
此財字卽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謂財
具也用字卽商書擾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之用謂
器物也故考工有飭材辨器之文材卽是財器卽
是用蓋工不一財不一用亦不一故往以百言然
必木工攻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
刮摩摶埴之工攻刮摩摶埴之財則得刮摩摶埴
之用卽以金之六工言築冶鳧㮚段桃六氏此六
工也乃合金錫諸財有鏄鼎斧斤戈戟大刀削殺

矢諸齊此六則也予是爲例爲殺矢爲劍爲鎗爲
量爲鎛器此六用也他工視此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本槩字讀作餼
稟如字亦作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
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
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說齊者齊一不雜亂明者聪察不曖昧此言身以內
者盛服莊重不褻此言身以外者非禮不動則
所行中禮凡內中外和皆兼之
尊位重祿指同姓之不爲官者周制公卿大夫皆
諸父昆弟爲之異姓偶然耳是賢與大臣群臣卽
是同姓何復有親親一等在尊敬外考冢宰職以
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此正概王族與庶姓
九族之不爲官者如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康
叔聃季爲司寇司空皆是賢是大臣而五叔無官
如成叔武毛叔鄭類則仍予祿位而無官守此又
在仵貳與致仕卿士之外其稱位者以祿必有等
位者祿之等其曰尊曰重則就其位祿之不甚卑
薄者而賜與之不必如公卿大夫有公采也
周制有祿仕田禮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地
官都鄙別有王子弟食邑向使王子弟有官守則
但依卿大夫食采已足焉得別置食邑是以舊儒
禮註皆曰此但置位祿以貴寵之而不予官守一
如中庸之所云尊位重祿者則在漢唐他禮註皆
有明據豈止鄭孔註疏而已
同其好惡亦費解王者馭遠則達志通欲列國結

援則同惡相恤此所好所惡何事且如何同法實
指之無有也不如此好惡指爲君者好惡公族必
彼此相同非謂公族有好惡而君同之也故鄭氏
謂同者不特有所好惡言恩雖不同而義必同然
仍無實指惟孔氏謂好是慶賞惡是誅罰恩雖不
同義必齊一此其說見春秋傳晉文復衛侯而不
復曹伯晉史謂曹衛皆命而不與偕復同罪異罰
非刑也因之舊儒謂古有同功並賞同罪並罰語
此是確解其曰慶賞如平王錫晉文侯弓矢成王
賜周公湯沐邑類曰誅罰如周公誅管蔡魯成公

刺公子偃類
附說遠宗曰秋官有議親之辟雖不即法而先議然議
必同其罪孔子稱叔向治國制刑不隱于親即此
意
又馮文子曰公族好惡不過如民好民惡希覬恩澤
耳既尊位重祿則角弓怨刺皆已不作尚何有好
惡在祿位外者故左傳無與同好誰與同惡皆指
好惡公族並非公族自爲好惡不然好惡亦不一
矣萬一榮夷公好利而王亦好之鄭莊公惡溉而
王亦惡之可謂能同乎

又陳自曾曰周官每官大小卿二人皆屬以大十官
如下大夫上中旅下士類故六官有三百六十屬
至于各官府建正長下又各有佐貳股肱之衆總
任使也
說忠信重祿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以身體之曰
體羣臣亦非是白虎通祿者錄也錄其官以治祿
自有定制唯親親無官故可重祿士儼然一官豈
得獨重若謂士班祿原重則周制士祿從大夫減
倍而下至下士極矣未嘗重也且使班祿果重亦
初時如此不知所謂忠信者又在何時前王忠信

乎抑今王忠信乎此皆不經臆驗之妄語也鄭註
謂忠信之士得重其祿而孔氏不能疏大抵王朝
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惟士近大夫皆投事之
官可以勞逸爲進退周制外諸侯有同等而黜陟
其地者王國則同等而可予奪其祿賜故言有不
私而忠于君不欺而信于僚友者則猶是諸士而
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于以曲
體其勞逸如文王世子所云外朝以官體異姓者
庶有勸乎九經兩重祿一是無官者一是官如故
而祿有異者此雖本舊說然義已久晦拈出快然

附說章泰占曰君體羣臣不得有忠字春秋傳有三事
其一民事忠信
又文輝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
一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謂之時使凡賦
法無過什一謂什中取一也然以藉法計之以一
百十畝而藉十畝則什外取一矣故王制云古者
藉而不稅春秋傳穀出不過藉謂之薄斂
說日省月試旣稟稱事大概考其功以給其食如飭
祿法但冬官旣闕無可考據舊註惟取夏官稾人
司給其財之直于百工先稱弓弩矢箙之等皆其

等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此較事稱食之
明証也一工如此百工可推矣
旣稟餼証名稍食周官宮正均稍食而稟人給之
一名而稟其稱稍者以稍稍與之不頓發也鄭氏
讀旣作餼餼亦稟祿之名但有馬餼雜其中如國
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者則此旣字當如說文作
槩不作餼以單是禾米無粉秫也章句旣襲鄭註
稍食而又謂餼是牲餼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
則又誤矣牲餼是牲肉稟餼是禾米餼稟者禾米
之稟如學宮所稱米稟者牲可作餼稟不可以藏
牲也況地官稟人明給稍食直云掌九穀之藏旣

註稍食何得又冒昧如此
附說 文輝曰腥餼是殺牲生餼是活牲春秋傳曰餼牽
竭矣餼與牽對則牽是活牲餼止是腥牲晉語
有告朔餼羊春秋傳又有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則
餼又有活牲且或羊或牛不必是羊又何必是羊
次且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說 送往迎來章句以符節爲送行以委積爲迎來亦
非是考遠人往來凡符節委積俱有送迎夏官懷
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故番國諸

侯每告至皆遣人往迎去則送之若商賈行旅則
守關有內外之送令內者從外入外者從內出也
但節各不同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行旅用旌
節此祇蕃國商賈行旅不及賓客而小詳以秋官
環人掌送迎賓客當之則又誤耳
若委積亦有往來禮註從來至去皆設之于道是
也故懷方氏治委積館饍食往來地官遺人三十
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皆以給往來
之用第賓客與商賈行旅不同如稍人以稍聚待
賓客則專是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則專是商賈行

旅故掌客委積有牢米薪芻此賓客之禮與遠人
無干耳
嘉善矜不能此正馭遠之法子游曾借之以論交
道以爲遠人有交疏離流品不齊總爲旅賞所不
及不必大賢即稍無過惡便謂之善而嘉之其或
不善苟不至違俗犯禁亦祇以不能矜恤之所謂
柔遠如此也章句誤以賓客當遠人則諸侯卿大
夫無嘉矜之事因又造一游士當之夫游士起于
戰國唐虞以後春秋以前未聞有此且此是王政
羣萃州處明有居游即或不率尚不出郊遂之外

游則斥之矣兆周流之跡挙于夫子然且齊衛陳
鄭所至不遠蔡簡公以其族爲遠人旅奕以四裔
爲遠人若稱游士遠人恐九經未必出此
繼絕世舉廢國註疏與章句總不能詮大抵繼絕
如泰伯爲吳君無子而卒其弟仲雍繼之然繼君
不繼世也至武王克殷使仲雍曾孫周章繼泰伯
後而別封周章之弟仲于虞使奉仲雍之祀是繼
絕世也舉廢則如蔡叔度以殷叛伏誅旣廢蔡矣
其子胡能改父行周公舉胡爲魯卿士告成王復
封于蔡是舉廢國也

附說 遠宗曰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世爲父子相繼及
即兄終弟及也春秋絕世則或及或支庶入繼甚
衆特不奉王命耳若舉廢如狄滅衛齊桓城楚丘
以立衛君楚靈王滅陳滅蔡而楚平王復之皆是
特皆彊霸自爲之與九經出自王者不同

又 馮文子曰微子歸周而復封于微即是舉廢及誅
武庚又封微子于宋使繼紂之祀即是繼絕此兩
封而兩見如此

又 遠宗曰亂者理之危者扶之此即仲虺之誥與左
傳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語而與其文者

說朝聘章句引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
一朝此本公羊說而又誤者虞書五載一巡狩群
后四朝此是虞禮春秋傳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
禮再朝而會以示威此是晉定朝覇之禮若王制
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則是夏殷禮此在賈
逵服虔崔氏鄭氏諸儒已明言之惟尚書周官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
語此是周禮然前儒又誤解秋官大行人職以侯
服歲一見爲每歲一朝甸服二歲一見爲每二歲
一朝男服三歲一見爲每三歲一朝則六年之間

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亦兩朝非五服一朝矣
不知此即倣唐虞之禮六年五服只一朝而以遠
近爲先後侯服歲一見者此歲字即六年之第一
年其二歲三歲即六年之第二年第三年也故一
年侯朝二年甸朝三年男朝四年采朝五年衛朝
此之謂五服一朝然五服止五年而此曰六年者
以五服之外又有要荒鎮蕃四服在朝數之外荒
鎮無定數惟蕃國諸侯即九經所稱遠人者有一
世一朝之文而要服則第六年一朝接衛服之後
但不必果至且終以夷服之畧不列數內其實稱

六年者所以定其時而虞稱五服者又所以從其等也此周禮與周官相合者也然比歲朝有時而每歲來朝則又分每歲之四時如一年侯朝而此一年中其侯服之在東方者則以春來朝謂之朝鄭註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是也在南方者則以夏來朝謂之宗禹貢江漢南楚之水謂之宗于海是也在西方者以秋來朝謂之覲韓在周西詩稱韓侯入覲是也在北方者以冬來朝謂之遇莊三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濟在魯城北是也此又做虞制之分四方者又有不期而會如王

國有大事諸侯齊至爲壇于國外而朝之謂之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並朝京師曰殷同此又在常時之外者下是兩其五朝合十二年至十三年而時巡方岳諸侯又各以其地之近者朝方岳之下經所謂朝以時者如此

（附說）樓象明曰大行人六服朝期大文自明其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至六年而要服有見有不見則此六年中除要服外五服只一朝此正六年五服一朝之明証也鄭氏誤以歲爲每歲二歲爲每二歲此千古謬亂之由得此豁然有開先生之解此何據予曰尚書六年五服一朝此以經証經也大行人後文有王問諸侯禮亦曰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以至于七歲九歲十有一歲而後止亦歲是第一年三歲五歲是第三年第五年並非每歲每三歲五歲也此鄭氏自註也經文前後相接彼此同文而前註如彼後註又如此此尚能註經者乎然則先生此說又以本經証本經也此讀經法也

（四書釋解）朝有必不可每歲者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卽一二三四五此正朝期也甸男每歲尚不失正期采衛每歲則十年十一年兩正朝皆非每歲期也正朝旣不可廢若兼行之則八年以後采服間年三朝衛服兩年兩朝朝制從此大亂矣

（又）文輝曰周禮與尚書牴牾世遂謂尚書周禮俱爲此六經之厄也從來禮文不畫一所貴窮經者理會而通貫之如此朝覲禮曲禮又云諸侯北面而朝展曰覲東西面而朝宁曰朝未及期而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雖若異義而其爲春朝秋覲則曲

禮證無勿同故司馬法春以禮朝諸侯夏以禮宗諸侯秋以禮覲諸侯冬以禮遇諸侯頗有明證若春秋多記遇禮如公及宋公遇于淸公及齊侯遇于穀類則又諸侯相朝之遇禮與周官冬遇不同

(文)章泰占曰唐虞四年一朝夏商五年一朝周六年一朝只一朝會之期而註書不明遂至讀四書五經者皆受其訛錯但此在前後鄭氏及賈孔之徒亦不明白大抵朝無疏數唐虞地陋則朝數三代地漸廣則朝漸疏然亦所爭止一年耳虞書五載一巡守是五年王制五年是六年周官十二年是十三年連文一脫文也如雜記三月而葬是三月喪淚十一二月而練是十三月名諸越三日戊申是三日武成越三日庚戌是四日類

(說)若聘之以時則經無明文而備說聚訟終無一是仍就經解說則聘禮記有小聘大聘之文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小聘即宗伯所謂時聘曰問者也聘禮以不時爲時不設常期唯王國有事即來聘一如朝之名時會者謂之時聘若大聘則即宗伯所云殷頫曰視明則做之義大概以每服來朝之次年始來聘已後每間一年又一聘凡十二年中各服各兩朝而各六聘如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年一年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所以答王之六問或見名曰殷聘又名曰殷頫一如朝之名殷頫曰同者其曰殷衆也言衆皆然也又中也如中一而稱中一以別之中謂間一歲聘也自註疏誤解殷字遂至大謬若王制所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聘義明云天子制諸侯交聘之禮鄭氏所云諸侯聘諸侯者豈可據也

(附說)遠宗曰周禮行人職又有諸侯自相朝聘之禮曰殷相朝也亦以殷作中解左傳有孟僖子如齊殷聘可驗

(文)章泰占曰五服六年必一朝三殷聘而時聘不與則必陽年朝者陰年聘陰年朝者陽年聘而後朝聘不重複故六年之中侯男衛三服皆二四六年聘甸采二服皆一三五年聘以侯男衛朝時在一三五年采衛朝時在二四年侯爲朝之始甸爲聘之始不相干也稍相干便重複矣舊制朝年不聘聘年不朝故朝聘皆避複制原如此鄭氏誤解朝時謂侯服年年朝餘以次而減然約之總只在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二年之陰年因之聘年以一年七年十一年三陽年爲斷以爲此三年惟

侯服一服有朝而他服皆否可避復再殊不知五
服後六年以第七年爲始則第十一年正衛服來
朝之歲而鄭賈又錯認而不知避也朝聘一大禮
且亦歷見諸經傳初不意漢唐以來竝無一知得
如此

〔四書賸言補〕鄭注聘禮之謬從來朝疏聘數以朝必
諸侯自行聘可遣卿大夫也今十二年中諸侯
有二十九朝而卿大夫祇得一年七年十一年
三聘是諸侯自行反十倍于卿大夫之遣行此
亂禮也且諸侯之聘所以報天子之問也王朝

十二年凡六間一三五七九十一而諸侯之殷
王者只半之即亂禮不至是矣

〔客問〕左傳兩言朝聘杜預皆以爲周制先生指爲
晉霸禮何也曰一是晉文襄所定禮鄭子太
叔明言晉文襄之霸令諸侯三年而聘五年而
朝是晉令諸侯朝晉聘晉如是也非周制也一
是晉悼所定禮襄四年定貢賦之數八年定朝
聘之數兼會邢丘令列國諸侯大夫聽朝聘貢
賦之命其後昭十三年諸侯各叛晉叔向治甲
兵四千乘會于平丘因言明王之制歲聘以志
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其云明王非
先王也云志業志貢賦之業以衛盟都紛賦也
講禮講事大之禮以齊景不肯與會也示威治
甲兵也且間朝再朝並無年分亦並非朝天子
而杜氏以十二年天子巡守橫入之且與尚書
周禮一字不相合而孔氏又強合之不如此有
明証者襄二十二年晉徵朝于鄭子產曰溴梁
之明年寡君朝晉二年又朝以聽事不朝之間
無歲不聘其云無歲不聘即歲聘也不朝之間
即間朝也非晉霸禮而何

〔說〕厚往薄來章句謂燕賜厚而貢獻薄亦非也燕賜
是待來之禮非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禮十二
年中天子一巡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于
諸侯諸侯六聘于天子謂之往來此六間如一歲
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類然但言聘而不及問
者如但言朝而不及巡尊卑不相敵也乃六問之
外有歸脤以致福如天王賜晉侯胙類有賀慶以
贊喜如周定王使大夫告晉之慶類有凶喪則致
禬如宰咺歸賵類有災荒則補災如宋災而謀歸
以財類此皆往也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

服絲臬男服爨器釆服織繡衞服廻貝類在九貢之外聘則璧琮束帛皆有庭實以馬若皮類在春入貢秋獻功之外皆來也厚薄則惟其意耳若燕賜如享大學名牢禮牒獻賓賜㸃率類是饗勞禮賓往禮乎

說 然而何以行之夫行雖有九而所行惟一向之所以行道德而舉少數者即此是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說 夫九經如此而所行惟一者以爲凡事宜早計也此不特一事然也且即一事逆推之而皆可見者蓋惟一故豫豫故前定要其所爲一者誠而已明道所始原在愼獨愼獨之功則惟知而後行惟能擇而後能守誠爲事之豫明又爲誠之豫也此明道之教所由始也

附說 遠宗曰明善擇善即揚善得一善之善皆中庸也

跲曰蹬也道亦借詞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說 乃猶是誠也而所知有生有學困所行有安有利勉則由生安者言之謂之誠若是得天者也天之道也此猶中庸之率性以爲道者也本乎天也由學利困勉者言之謂之誠之者是人之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此猶中庸之修道以爲道者也成乎人也誠者即聖人唯聖者能之如是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擇中庸而守中庸得善而服膺勿失如是矣

附說 誠之者兼學利困勉言子言爲困勉者發中庸爲戒懼以修道者取証也否則困勉一等在人道外矣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說 所謂擇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知也所謂固執者篤行也行也此學而知利而行之事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所行行之所爲所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
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說此用勉事也人存在是中庸之愼獨亦在是矣天
人與性教豈有二哉故下即以性教合一者承之
附 遠宗曰一者一學一問十者十學十問總以所措
意所即知強即行小註添勇字厭甚

 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 又名甡 稿
李川根次府 黃兆熊芷齡 較

中庸說 五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說即子言觀之則凡爲中庸者原有誠者誠之者兩
端誠者由生安而爲聖人此自誠而明者也即吾
所言本乎天以爲道者也謂之性也誠之者由學
利困勉明乎善以誠其身此自明而誠者也即吾
所言成乎人以爲道者也謂之教也然而教即起
性明即是誠天下有誠而不明者乎誠則明矣誠
者即聖人矣天下有明而不誠者乎明則誠矣教
道即修道矣行道是修道明道是教道故教即明見道之不在章
附 遠宗曰此申言愼獨之誠即盡人以合天之學性
教二字正應開章天命之性修道之教分作天人
而隨即合人于天合教于性以爲中和一篇之關
鍵此在大文自明無容二三者若謂性教二字前
後有異則聖道與學皆兩撅矣試思諸章性教承
無異義況中庸只此兩大綱明白對峙性之之性
即是命性之性受教之教即是教人之教終始此

性亦終始此教安有兩事
又陳自齋曰誠則明明則誠斬斬截截惟恐稍露參
間使天人兩學段低仰之跡故此兩則字與夫子
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剩切骨骿日用
有血而章句故為分別曰明可至于誠然且疏之
者又曰上則字緊下則字緩則本文同字同也同
語氣皆可以意低仰則不足嘅試附作中庸者上
既分屬性教下必回互此兩何嘗是何意乎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說自此至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實分疏性教誠明兩
節以明致中致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本而後
乃統言誠明性教之極致合成己成物以歸本于
仲尼而中庸之為道盡之矣
所謂至誠即誠者也至者極也盡性者能率性為
道而于天之所命無少欠也天命之性人人具足
惟物無是耳但人受是性而于性之德可發為道
者多見虧欠惟至誠能盡之己性既盡則凡人之

命于天而為生性者皆得盡其生之理如立逆塗
懷質親樂利即是盡性而下以及物則如尚書山
川草木亦莫不寧穫遂鳥不獝獸不狘即是盡物
性盡盡人盡物制之化育則不過盡其生性之謂
故曰贊天地在此參天地亦在此所謂致中和而
能位天地育萬物者如此而已
附說遠宗曰章句性教二字分別極清而或間于盡人
性則專指教事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為言固屬
未合至盡物性亦云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獺
則仍是政教但一明誠者能之何以謂性謂天道

此皆似是而非者
又樓象明曰中庸民鮮能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
與此為能盡其性由能有誠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為能聰明睿智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illegible]
之諸能字不必聯絡而大文前後自見
又文輝曰化育從來不解化是物化之化是死字屬
與生對然亦兼有死生二義自有而無自無而有
均謂之化此祇是生者以盡人盡物但就生性一
邊言實則誠者物之終始凡生死有無皆在其內
則此化字但當如周官大宗伯合天地之化[illegible]

有爲無以死爲生如鷹化爲鳩鼠化爲鴽類庶于終始俱可通耳

附録 客問人物之性與己性何同何異曰人之性與己之性則同是天命之性但盡之有不同耳盡己性則禮運所云受天地之德中庸所謂性之德者無少欠若盡人性不過在我化育中使各遂其生已耳性無不同而盡則有異萬一此中有人亦能盡性如我者則彼自盡性與我何與文王雖亡亦有豪傑不得謂豪傑之性是文王盡之也苟其人不能盡性則堯爲君有象

瞽瞍爲父有舜但使不失所得遂生性便謂之盡故斷然曰已性人性性同而盡則有異者也至若物性則動物有畜豢植物有滋溉而已不特不能自盡其性與豪傑等且能自牧自藝植乎故當斷曰物性與人性大異章句謂人物之性亦我性則明是釋氏大子有佛性告子犬之性猶人之性此與學之說豈可爲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說 其次者誠之者也曲者隅也論語舉一隅當反三隅即曲之說也能有誠者謂從教而入致其曲以至于全而愼獨之誠即實有之于己也形著明者誠之見于身動變化者誠之及于物者也夫化者教也說文所謂教行爲化是也惟至誠能化則其次而至誠矣教即性矣

附說 樓象明曰形著明諸字各有明證大學誠于中形于外孟子行之而不著焉商書厥后惟明明大禹謨四方風動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繫詞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說 此以後皆合言誠者與誠之者之位天地育萬物而先以誠明明誠之明槩言之

謂惟誠者爲至誠今其次以能化而與至誠等則亦至誠矣但至誠有道焉天道與人道是也有明焉誠明與明誠是也天人無二道誠明與明誠無二明貞夫一者即貞夫明者誠可以明則誠之爲道可以前知固也特是誠不可揜鬼神之事鬼神能體物自能知物假如國家將興必先之以禎祥

國家將亡必先之以妖孽然且見諸蓍龜動在四
體皆鬼神之前知也至誠于禍福將至禍而善卽
必先知之禍而不善卽亦必先知之將體進所謂
參乎天地並乎鬼神大易所謂明乎天之道以察
于民之故不猶是乎

附說 遠宗曰舊註以周爵伯陽父因三川震而知周亡
內史過因神降于莘而知虢亡謂之至誠前知則
至誠仍從于鬼神矣若然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于鎬在恆人誰不知之

又 陳自曾曰正義云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
晉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
鳳今有鳳是祥也左傳云地反物爲妖說文云衣
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

又 文輝曰蓍龜卽卜筮四體鄭註專指卜言謂四體
者龜四足也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
後右舉世不能從其說竟句以人之四體當之極
是但其所引據祗邾隱見魯定一事世遂有疑非
通義者不知春秋多此等如晉惠受玉惰楚屈瑕
舉趾高周成肅公受脤不敬晉厲公步高而視遠
晉郤錡乞師郤犨受衛君享而皆傲無禮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附說 夫鬼神之所以誠不可揜而前知如是者以其能
體物而不可遺也今至誠如神而可遺物乎雖曰
誠者先盡己性從自成始而誠之爲道亦介天道
人道而歸于誠身從自道始而究之盡己必盡人
盡物能有誠者亦必變物化物以物之終自有而
無物之始自無而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
德卽無此物無中和卽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卽無
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誠之是
爲貴也

三誠者皆性惟誠之二字屬教則其分性教分天
道人道祗爲能盡性與其次致曲兩節下皆合言
之者豈可分別況故至誠無息大文顯有故字是
從成物一串說下究所以成物之故而以悠久無
疆無爲而成應之以爲所以成物者在此也此卽
位天地育萬物之實功也故禮記舊本于此節直
接時措之宜也句而忽從分之則于大文有礙矣
註經而改經豈有此理

附說 遠宗曰道卽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爲道中和

之爲達道是誠之見于行者即誠也若以誠爲心
爲本以道爲理爲用又支離矣試問至誠之道可
以前知誠與道並出將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
用可前知乎況誠者物之終始即是此誠者而又
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爲則誠又是理是用不
是心不是本如之何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一反一正以爲況
言皆得以爲着人亦皆得章句以爲上句況言下
句着人故或問謂不誠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他
言極明快乃于物之終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至

枯死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
此物此是誰無他亦有個人無他乎
（附錄）先生歸草堂說此節客問物之終訖何謂理
盡則物終與不誠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
是誠何也曰此非予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
始而章句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
始于終字宜刪却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
死之理即生之理不惟同此一理且實有此理
于此不識則無庸講學矣故易繫明言原始反
終知生知死只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所爲誠

也物生有時物死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在物
草死死物旋生若不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于
此月令腐草化爲螢此草以無理而死既已腐
矣乃忽化爲螢則其無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
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理何時有何時無也
請一思之
文輝曰物之終始即是成物易曰爲物之所以
成終而成始者也始亦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
終是敗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一作內外誤）之道也故時措之宜
也故至誠無息（總說本推上不斷）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
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說）蓋既爲誠者則在忠恕立心之始必推己及物而
在慎獨致中和之極則必位天地育萬物非自成
己而已也其所以成物者在此誠也誠有仁成己
是也誠有知成物是也此天命之性之德也合人
己外內而爲道者也是以或成己或成物時措者
而無不宜也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附說 遠宗曰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說見首章成己從仁
不待言若成物從智則尚書亶聰明作元后易知
臨爲大君之宜皆是
說 乃求所以成物之故則以物不猝成而誠無偶至
自非本健行之實在可久之業卽不能歷廣大重
厚崇高著明以底于有成蓋誠者天下之至一而
無間者也卽不息也不息則久矣藏于內者久則
徵于外亦久悠久遠亦久也悠久則博厚則高明
一齊俱至幾見博厚高明悠久而物有不載之覆
之而成之者乎則是成物者必覆載以迄于成究

之所以成之則悠久而無餘事矣不息而已
附說 陳自會曰厚爲深厚高爲高大似未安厚與深截
然兩義一是淺深一是卑厚高不是大大卽博矣
故不如積厚崇高爲當廣雅厚有積義
又 遠宗曰悠久則自能成物其中博厚高明四字不
過就悠久所徵之本乎德而見乎事者無先後無
層次無體用無上下承接古詞例如此否則文義
牽掣不得清矣但此尚未及天地章句朙與天地
同用亦非是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爲而成
說 此言誠者與誠之者皆能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不
見而章不必形著明也不動而變不必動變化也
無爲而成而成物與天地合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
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
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

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說 此專言天地之誠而徵徵而能成物者以著明之
不貳卽誠也非所以誠也生物卽成物也非初止
生之而後又成之也博厚高明悠久卽徵也徵則
俱徵非博而又厚博厚而又高明又悠久也
生物卽成物易廣大配天地但言廣生大生而成
在其中如中庸贊化育萬物育只是生可驗
附說 遠宗曰多餘也言少許耳繫懸之也日月星不着
丁天有若懸之
又 椶象明日辰不是日月星三辰又不是五府之五

辰又不是十二時支辰此卽春秋傳日月所會謂
之辰言次舍也但十二次舍舊各不同自十一月
子起至十月亥止漢律歷志爲星紀玄枵諏訾降
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梁析木皆順
數者而馬融尚書注則自玄枵子起由星紀丑析
木寅至娵訾亥止皆逆數者未知孰是
〔四書〕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
鎭河南豫州其山鎭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鎭
曰嶽山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
〔附說〕遠宗曰黿介蟲之元龍鱗蟲之長鼉爲黿屬蛟爲

龍屬惟鼉則魚鱗龍足而與黿爲族如史記黿鼉
與處莊子黿鼉魚鼈類
〔又〕文輝曰馬融廣成頌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薦王
鮪夏薦鼈黿六物俱見此似用中庸文者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
亦不已
〔說〕至誠之配天如此然但舉文王者所以起仲尼不
爲天子而亦與天地同大之意說見後
〔附說〕遠宗曰純質誠也不雜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
〔說〕至誠而聖人則旣能配天地以育萬物自當致中
和以行教化中庸雖道書實禮書也故道有洋洋
而以大爲大者天地也有優優而以繁重爲大者
禮也特非至德不行耳
〔附說〕遠宗曰優優亦是大似不當由小字德卽性之德
禮儀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漢藝文志作禮經威
儀似較當然古詞例多不齊集如此若三百三千

則諸書皆同疑此亦古之成言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說〕是故君子欲秉性之德以行配天地作禮儀威儀
之道則必尊德性以盡天命之性然後可配天地
道問學以行修道之教然後可作禮儀威儀則由
德性問學推之天下有廣大高明如天地者乎有
精細微密中而庸和平而行循如禮儀威儀者乎
然且崇效天地尋巳然之跡一效不質裁成品物
起日新之業因而制禮此聖人之道所以旣洋洋

又優優也君子于道之在天地者則由尊德性而
致之極之溫且敦之于道之在禮儀威儀者則由
道問學而盡之道之知且崇之其本末兼該纖悉
交至如此人第見其或性或教致功有異而不知
其所以爲此禮也此即率性修道之實事也

附說 遠宗曰中庸工夫只是慎獨原無許多名目且存
心致知與知行先後紛紛衆訟得此銷融盡除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

說 修道至此可以建德而行道矣然此中有位爲能
有位則內聖外王然後可制禮而行達道于天下
否則窮保其身已耳此仲尼之所以同天地之大
該誠聖之能而惜乎徒有其德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 禮記本愚而至此皆引子言

說 子背言制禮必有德有位有時天子其位也今天
下其時也

附說 遠宗曰制度凡六官經畫裁制如律度權量服物
器用徑逵但字類皆是不止車軌也文鄭註書名

文 文輯曰古曰書與文與名皆訓作字章句從鄭註書
名而小注文爲書是字形名是字聲則仍誤解矣
按漢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故孔子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謂闕字也若聲則安能闕之凡聲轉
作讀漢宣徵齊人正讀使張敞受讀此是字聲若
秋官大行人諭書名聽音聲則以各國人而使之
教字又通言語名與聲截然兩事故外史達書名
于四方卽諭書名也又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
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凡名字皆是字字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 禮記本接上不斷
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
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說 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裁
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三重鄭註謂三王之禮固謬然以議禮三事當之
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

與議禮相時而三者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見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事重禮教妄紛紛及唐陸氏釋文有本有訓德位時作三重者似較近理識者參之

附說 遠宗曰愚而節祇賤而自專與爲下不倍合倶不然若三重作不驕則勉強矣祭統夫祭有三重焉下儕亦以祼獻升歌舞武三者此下亦以時位德而不及制度考文亦似有可疑者

又 文粹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與論語宋不足徵歸同謂禮僅存宋則不足徵可知也或謂子思困于宋作中庸其敢宋存語是爲宋諱則改人語以爲諱徵生高用心矣禮運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夫子語行世已久引言者殊詞非曲護耳

中庸卷五說　夫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禮記本無此[?]皆引子言一則故借子以下子思之言

附說 本身德也徵民信從位也時也繇且幽介乎天地鬼神明通于前古後世將世爲法則尚思無斁乎先仲氏嘗疑自誠明以後至誠參天地至聖崇禮教皆天子治天下之事獨此與君子尊德性節但王無位者言此必借禮教以隱起仲尼祖述憲章之意所謂揚祖德也故本身以有德言徵民則惟恐其不信從而姑爲徵之正指無時位者言不無時位所在作之已耳何必徵驗是以不爲世信從

中庸卷五說　七

當與天地鬼神相質証不爲時所尊信則但爲來古王而後待之其人之繼起世法世則不必一世也獨言獨行不必及之政教也否則時位聖人自天覆地載中國蠻貊誰不尊親而儀儀曰不惡不厭曰有譽有譽一如當日稱聞人者此非仲尼乎故下直以仲尼接之先仲氏多學旅不杜撰此必前人所已言者但不可考耳

附說 遠宗曰知天知人言禮之在天在人者無不知以禮本天則而因人情也理字太亢此原言禮乎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
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說 惟仲尼之德貫千古而克兩間其量無不周而行
無不徹因之育萬物而致達道于天下各無遺其
雖無時無位而已有其德小德大德可存可發初
以為至德凝道必峻極天地然後可以成洋洋之
大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即在此德也
附說 遠宗曰章句此言聖人之德此德字承上至重之

德以起下達天德之德鄭氏所云乎思作此以昭
明祖德者真領要語也
又曰宗祖傳述近乎道憲典章程近乎法天時者
詘伸之氣自須準運水土者動靜之跡便于因襲
此皆依文為訓者若載之用持覆之用幬行以錯
而不竭明以代而迭變則大文自明無俟另析惟
萬物並育天下非一物道並行者天下非一道何
必四時日月始是道況錯行代明只接行字亦求
安若小德大德剖裂分疏則又支離矣至于首節
內外本末大小體用先後諸字紛紛眾訟則總可

不復可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說 向使仲尼有天下則仲尼至聖也惟至聖則必能

出其大德小德以治世而配天地有如是者
附說 遠宗曰聰明睿知總只成物知也之知聰明以耳
目言睿知以心言然此只聖人聖字謂之聖德不
宜與下仁義禮知合作五德若容執敬別則即易
四德無疑耳文是文章不闕條理是條理不背亂
故是知者之事
又 文輝曰聰明睿知作五德惟恐疑此為四德所本
即大德耳然與不害不悖之小德已兩端矣況下
文明有溥博淵泉為川流時出之本即降首句為
小德而敦化之大德依然在也 又況下至誠章經

綸大經則明是達道九經之小德見兩章言德竝

有大小何用分屬乎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說惟至誠能備全德修人道定人本默契造化以待時位之自至即或知而不行但託之空言而未嘗見諸實事亦可以知天知人世爲法則而況于行之者乎然則致中和極位育本性以爲教而盡中庸之爲德者匪他人仲尼是也

附說 遠宗曰大經即達道九經之屬經者分之綸者合之也大本即中爲大本也其仁以大經言猶敦厚也其淵以本言其天以化育言聰明聖知即聰明睿知聖人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說此復自不睹不聞以進之不已不顯由聖學以極聖道由聖德以立聖化而總以無聲無臭盡之無聲無臭即不睹不聞也聖學在是聖道與聖德聖化俱在是也此中庸始終一慎獨也慎獨誠也

附說 遠宗曰耳目無睹聞即是耳鼻無聲臭特睹聞以學言聲臭以治化言耳可與入德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皆與君子至德誠之者性之德三重之德仲尼之大德小德達天德由聖學以進聖道而兼治化者顯然指出皆是眼目

又 文輝曰聖學垂重在誠之一邊誠之之學惟形著明一節爲實功而其爲教爲治化則又以不見而章三句爲配天地育萬物之極境故此由其次而後歷言至誠至聖功化至是獨舍誠聖而專言君子凡八引詩有七君子雖與篇首君子中庸相應然其所實指者則誠之者也君子誠之君子尊德性皆從其次者進于誠聖脩以八引詩分作三截似與形著明六句不見而章三句互相發明闇然形也亦孔之昭形則著也此不見而章也不愧屋漏者明也以戶牖之明漏照其處也著則明也然而不動言而敬信不賞怒而勸威明則動也究

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則不動而變也下章首從
其刑變也不大聲以色以至于無聲無臭化也即
無為而成也此中庸立教之要旨也先子與三公
即先生仲見也曾為此說而不記其詳然大概如此
又遠宗曰春秋戰國時文多引經證明如大學孝經
緇衣表記類衣錦尚絅是引衛風碩人詩而易其
詞者舊註初嫁在途先衣錦而加單穀衣以蔽之
絅者單也淡溫諸名皆與闇為類者溫者渾淪故
與理對文潛雖伏矣小雅正月刺幽王詩
又曰此覆言慎獨工夫從闇然始故斷曰入德首

中庸說 卷五 圭

下手處也章句又以潛伏節作動察相在節作靜
存則闇然首功無着落矣工夫分動靜已難下手
况頭上頭乎且此章次第皆自內達外自身及物
自治已以推之家國天下故曰遠近曰風自而一
歸之于微顯謂治功聖化必自知微推虛之也今
先動後靜由意推心由情推性則于章內滋紊次
第一概乖反且治人以身不愧屋漏正身之及物
時也屋漏小明至牖戶則大明矣故與幽屋漏明
祭與為陰厭祭屋漏為陽厭若此是靜存則不言
而信當與誰信說見首章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附說 遠宗曰相在爾室大雅抑篇奏格無言商頌烈祖
篇屋漏室西北隅之名奏格詩作鬷假引詩易文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
附說 遠宗曰不顯周頌烈文篇予懷大雅皇矣篇皆頌

中庸說 卷五 圭

文王詩也德輶大雅烝民篇輶輕也倫比也上天
之載大雅文王篇載事也聖功即天事矣

中庸說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其門人章大來樓宅中朱樟陳佁及其姪文輝子遠宗編次而各附以已說皆與朱子章句互異大旨以愼獨爲主闡劉宗周之旨盖宗周奇齡之鄉人也奇齡博洽羣書其說經善於考證至於舍考證而談義理則逞才易務非其所長又以辨才濟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聖門釋非錄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釋非錄五卷》提要

西河合集

聖門釋非錄目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

也節不告也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何爲其莫知子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二何

當仁不讓于師

姓相與也習相遠也惟上

知與下愚不移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君子尊賢而容衆在末

天何言哉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小德出人可也

難與並爲仁矣

喪致乎哀而止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illegible]稿

[illegible]甥[illegible]較

聖門釋非錄 一 平湖陸邦烈又超氏輯

四書賸言曰儒者說經本欲衛經使聖賢言語瞭然作斯世法式而集註于夫子所言必拗曲揉直抄變其詞名曰補救而至于諸賢啓口則鍛情吹索一概掃蕩自有子孝弟子夏賢賢以後並無一許可者豈儒者所學原與夫子一門有異同歟抑亦儒者薄聖直接堯舜禹湯而于夫子以下多未當歟

孝經問王恬曰宋儒自矜所學直接堯舜因互相標榜原有微視先聖之意故于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皆議如劉貢父歐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于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即孔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削斷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講斥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朱與四賢接席而恬不知怪也嗟乎恐將來四賢亦不安此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邦烈曰集註痛抑聖門弟子初不過私存其說以稍

聖門釋非錄 卷一 十

寓微意實不料後此之直奉爲章程也故朱子平日自言論語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又曰論語集註爲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閒多所未穩舛誤看讀正所謂記一而遺百得粗而忘精者其自道如此自元仁宗朝創立八股用朱子書取士勸爲功令而明文皇帝一遵元式且造大全一書以曲護其說嗣此四書無本文且無舊註即宋儒別說亦槪從屛却以歸于一門而于是孔門諸賢無不反脣矣然元制八股其創立程式于後股原繼後原有結尾一項明朝所云

大結者許自出己意敷正傳註故崇禎壬午癸未嘗科場終年尚有浙墨君子務本二句題其結尾謂孝弟是仁本仁不是孝弟本而癸未房書黃淳耀文于管仲非仁者章結言子糾是兄小白是弟朱子錯而孔子不錯稍爲聖門辨寃今則結尾旣廢而高頭講章復曲體集註刻魂鏤象使毫髮不失于是大中論孟有傳而無經有儒說而無聖賢之說如入齊者知孟嘗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但聞有太后穰侯高陵涇陽而不聞有西秦之王初猶臚奸繼則明竄孔氏一堂將何存濟 因稍斯先生所言與他書倂錄可引據者彙成一卷名曰釋非以爲聖門口語各有精義或未可盡非焉爾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集註爲仁猶言行仁孝弟爲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西河講錄曰仁義禮三字肇于易文言而孟子始增智字爲四德是仁義禮智根于心實始孟子乃孟子明言孝弟是仁本未嘗言仁是孝弟本觀其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實即是本又曰親親仁也親親實生仁是創言四德者明曰仁本孝弟曰孝弟生仁而幾其說者茫然不知其說所自始而槪從反之曰仁不本孝弟且不唯反之又從而決絕其說曰人性曷嘗有孝弟是倂其良知良能孩提親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諸所言皆一切叛盭而論語開卷即立此說豈孔氏一門與有子孟子皆非與須補救與

論語稽求篇曰有子原文反覆跌蕩踊躍抃掉而爲是言定知聖人言仁只在孝弟其警醒後學提撕聾瞶何等急切及一閒儒說而索然矣有子有知不且

自哂其多事哉
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
本二字
後漢杜篤傳口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末雖煩蔚致
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
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爲仁不是行仁爾雅爲作也本字亦不是始字字書
本者根也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而字
書亂矣然猶幸本文必不可解本文兩本字一義孝

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或曰始原非本字然與本爲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
末與事有終始卽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
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是始反貼末卒
反貼本何以解之 已上俱講錄
西河先生傳曰及入塾太翁以先生善誦使盡讀論
語註勿賸字至其爲人也孝弟章請于塾師曰願勿
盡讀曰何故曰人性祇仁耳無孝弟此言不忍聞
巧言令色鮮矣仁
邦烈曰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夫鮮只訓少豈有絕無

而尚是鮮者此補救夫子語也
講錄曰巧言令色不是仁惟恐祇言鮮則絕之不嚴
終有流弊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言令色左丘明
恥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
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論誣罔抄變陰鷙二三諸習弊
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言
自口已耳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曩
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左傳師
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
而目爲巧言向使說有流弊則詩禮春秋其弊將不

可勝言六經皆可廢矣詎聖人之書而於六經相發
明處亦宜斷然安得抄變聖人之言險就已訖乎
毛克有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卽令色
也難並爲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
朱鹿田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並不訓無況絕無
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聖
言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何爲
邦烈曰吾日三省章引謝氏語諸子之學皆出于
聖門其後愈久而愈失其眞實借曾子以推抑諸
賢者弟子本文無可議處耳其誤認忠信見四書

贅言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講錄曰五者非條非件亦全亦偏似斷倫脊然聖人立言比之雲霞在天隨意卷舒與後人修辭但取湊習者有別此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祇治事治人二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斯二者已約畧盡之矣乃復參舉三大政一在約信如傳別禮命質劑要會皆是也（不虛言民信）一在節用如九貢九式歛弛均節皆是也一在時使如力政徒役師田簡稽皆是也此亦有何流弊而集註又以爲其言淺

近引程氏諸說謂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夫未有行政而不先存心亦未有行政而祇存心者夫所云敬事即存心也且猶是五者何以行之只淺近存心便深遠且此時存心不是學問究將見諸行事者不知存心而已將終及爲政抑不及爲政又不知存心幾何時可及爲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者然且曲爲補救不但不及爲政并引程氏不及禮樂刑政以微示夫子淺近之意夫節用時使謂不及禮樂刑則有之未爲不及政也且敬事何事禮本兼樂而禮職刑職則止敬事中之一事是夫子之言無所不該僃者認事字不明反以至淺至近四字目之雖力爲挽回亦何必然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註引吳氏謂子夏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必至于廢學

講錄曰此吳氏即吳棫字才老者呂東萊同時便云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而意有偏主謂偏于記誦也然則吳氏此言在當時已如其隱矣朱子引之或亦祀誦之學有偏主與

論語稽求篇曰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

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是明言不學尚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節廢其有廢學之弊則愛親敬長必不容在博習先與

毛述齋曰行是學中事學不是記誦中事雖曰未學徒謂其未能記誦耳其于學中之事已得之矣故子夏急以必謂之學救正之謂此正是學學本如是已耳

王百朋曰謂之學謂此即是學非謂此是學過者其云謂之已學與必其務學之至皆補救語子夏之言

並不如是
邦烈曰子游子夏問孝諸章集註謂子游能養而
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此實冤
誣語天下無千百年後覵千百年上人而能見其
顏色者若謂夫子所告必因病發藥則子貢問士
而告以使四方子張問成人而告以卞莊子之勇
將添症候矣凡此皆概不引辨覽者審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講錄曰不知是不知知不知是知此明白了義並無
流弊而集註又補救恐其安于不知必補曰由此求

聖門釋非錄　卷一　八

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則首鼠矣凡言必有要雖子
路强所不知則子所告者要在不强不知不要在求
知此非一打一搓挪可補救者稍一搓挪則言失肯
綮聽者遺廻不如不告之爲愈矣且天下原有必不
可求知者講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
矣且六合之外不知者衆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闊
公閼六服不必識西旅講越雉也況天下有求在知
有求不在知者辨菽麥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有
嘉餚不食不知其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未入口
而强求知味求亦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

足教然後知困苟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爲有弊
矣何補救爲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集註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耒邦
烈曰此微詞也
講錄嘉興陶書嚴問曰夫子仕魯但誅少正卯不先
正禮樂誅季氏得毋有佚罰乎曰此儒者無學不細
考經傳而誤爲是言毋論王者闢治禮樂後興夫子
仕魯無幾賤必不暇及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
之者夫子爲三家小司空始進司寇頎尚未秉政與

聖門釋非錄　卷一　九

命卿上大夫有間向使季氏可受誅則當桓子受女
樂時夫子得禁而斥之不致祈殺便行矣其註經當
知經八佾之僭不始季氏也季氏與三家同僭八佾
亦同僭雍徹然其僭之之故由祭桓廟桓廟之僭由
祭太廟太廟之僭由祭周廟周廟卽出王廟以魯爲宗國
嘗祭文王爲宗子所自出之王故舞佾歌雍因雍詩
有文考文母本爲祭文王所作詩也乃周公宗子宜
配出王故同用斯禮而其後羣公遂起而僭之此因宗子
祭所自出而後竟以祭出之故僭及大禘况皆由此必正禮樂將必追先公宗
伯如夏父弗忌躋而誅之季氏不受戮也凡讀書當

論世聠公欲逐季平子而身反出亡當時列國問者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欲逐季氏而仍蹈前轍然而終春秋之世齊晉分裂而魯獨無恙此亦其時處勢者宜然矣。況聖賢行事與宋儒所說毫不相合。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假使孔子正禮何難拘獵較者而誅之乃其所先者在正祭器未嘗誅一齊人也宋儒好責人並不責已夫宋儒何嘗不仕宋胡安國與秦檜之同朝不惟不誅檜之且從爲之而其子胡寅胡宏則又爲檜之所薦而掄然不辭夫二程不誅王介甫三蘇不誅秦檜之而謂夫子當討

陳恒誅季氏僭也君子不道也

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王草堂曰天以形言帝以主宰言故書言上帝者三十有九詩言上帝者二十有四易言上帝者二禮記言上帝者十四四書言上帝者五而皆指天言是天即上帝但言形而主宰在其中並無有指作理者朱子不知何據解天爲理殊不可解越陰辨語云從來論天者皆指蒼蒼言之朱子謂天即是理可以破千古之謬補聖言之所不及則理生德于予理將以夫子爲木鐸知我者其理乎理喪予理厭之可逆乎理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其子之賢不肖皆理也可逆乎此必不可通者見天人實有相通之際註者不識耳呂東萊云三代時語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便昧此矣魏伯卿云天者上帝也惟上帝可畏若解作理則于對越森嚴處反不見得此爲至言

孫敍曰講錄謂集註祀竈之禮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祭後迎尸而祭于奧皆朱子自造禮文從來行祭總無在家室中者不惟祭祖宗在廟即祭五祀室神亦無不在家廟之中何曾祭于其所況祖宗

祭廟奧若五祀則惟戶中霤亦祭廟奧而門竈與行則皆祭之門旁西房之奧何曾是廟室常尊之所此皆數百年各變變者故奧竈不以祭五祀言講錄辨之甚悉也但此非補救聖言之詮故不必及耳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集註楊氏曰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講錄曰仁與惡對待仁惡即善惡以仁者存之長也聖學所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

于樂記爲西漢儒人之言俯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恐其有弊以未必無過舉爲之補救夫過卽惡也吾不知所云過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摐擲究不明了將夫子提撕警省直捷痛快之語忽從而撓擾其間豈不可惜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邢烈曰此決言必無用力不足之人以杜學者之疑未見卽上文未見不足無有二也乃曰原有用力而

力不足者但我偶未之見耳則明明有用力不足之人與子說相反非補救矣

講錄曰向曾以此問先仲兄先仲兄曰朱子是說必誤認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一語謂此明明有力不足一等人故云然也不知此須認清力道有不足力仁無不足力道如文王望道未見顏淵欲從末由此道字是力仁已成之候如中庸天道人道顯有明誠致曲所未到處故有不足若仁則人心也善也意之誠者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安有用力不足者此是力仁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是力道豈可仁道二字認不清而反悖聖言如此

毛述齋曰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亦是行道有不足處與子告冉有語合

觀過斯知仁矣

集註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補不仁字論語稱求爲曰但曰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邊卽程子以厚薄愛忍並言皆非也大抵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言則黨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于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知禮則于君臣一類孫性私賂民錢市衣進父則于

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于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集註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　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講錄曰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疑此際頗遜謚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

于一貫並無明証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
離一徃鶻突殊不知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串之
道只在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
道亦無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
語二十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徃與先仲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即是聖學本體與
功夫總無兩樣及在當陽受賀婺嶽先生之教而體
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
本體亦在此即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
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

學為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
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
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
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即恕也
于是成已成物盡已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
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
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
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
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
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兩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
而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
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則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
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
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
夫子告之者祗一恕字且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八字質之以為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遂久有
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
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
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為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
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然後可進于道也然則
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剗
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
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捉西觸曰立志曰
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緒終
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
指出及驟聞一貫而彼我茫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
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
瞿然矣乃猶錮蔽之久翻疑為借端之目夫明指本

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難矣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即無忠做恕不出六字以恩觀之當是無恕做忠不出夫即一偶然之語而的的相反顏習齋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也

一貫須實解出二字名義一是一件物事貫是持此一件物事貫穿將去字書以絲穿錢曰貫是也孔本文有以字若一是一貫是貫則以字何解

忠非盡已之謂廣韻忠無私也國語忠非親禮莊厚也曲禮不竭人之忠謂欲人厚已惟毛晃南渡後作增韻始用程伊川解以發已自盡爲忠非古訓也若恕則說文仁也詩正義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總謂心之無私而善于人者與大學誠意正是一義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秋晴稿
陳佑自曾　朱樟鹿田　校

聖門釋非錄二　平湖陸邦烈又適氏輯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邦烈曰此亦補救語

講錄先仲兄曰子產于四者外尚多溢美夫子舉其大者稱之耳即其治鄭二十六年能使晉楚爭鄭者皆無所利較之孔明治蜀隨手喪失者相去何等儒者喜于稱孔明而必不甘于稱子產亦不可解

王草堂曰子產治鄭自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而外尚有輕晉幣焚載書慎守藏弗許請禜勿毀鄉校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儲價門不夜關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于君子之道有計數所不盡者乃反曰臧文仲所善者多而子產翻有未至是文仲之居蔡竊位不仁不知者反當褒而子產之政治如彼稱許又如此者乃反貶何

其顛倒悖謬之甚耶

李白山曰數事而責必多善則殺人于市數其罪而誅之者皆善人矣若數事而稱必多不善則凡君子三畏君子三樂皆可皆譏恐論語論人之例必不如是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講錄曰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割如梓材之未斲美錦之未製故曰斐然曰章曰裁明明白白今乃曰恐其陷于異端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章但有成形而無同異異端

可斥絕而必不可以裁成此在夫子口中與夫子意中並無有此而忽挽此語此則竊伺聖門之尤甚者也

王草堂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賜之過商之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

講錄先仲氏曰宋儒之學實本老氏皆華山道士所授而北南二宋皆宗之故南宋洪邁爲史官而儒者皆句邁作陳希夷先生及周元公諸大傳且載太極圖說于傳中以太極圖說本道書太上無極尊經中所出書也

王草堂曰朱晦庵訴陸子靜從初亦學佛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而子靜答晦庵書云如老兄所謂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方所迥出尋常超然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是朱以陸爲禪而陸又以朱爲禪不能辨也

又曰程子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不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呂微仲之學入于禪談那和叔晚游乎佛程伊川自涪歸嘆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子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益究禪理蓋其家學相傳如此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是朱儒自供多陷異端遂疑聖門亦如此

此緣生平不曾識得恕字親切故云然耳

毛述齋曰孟子不成章不達以正途進造爲言

有顏回者好學

集註引程氏說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熾而性鑿矣覺之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講錄曰好學嘗實指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爲善去不善而

無貳過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至善中事乃鋪張門面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妄論此本俗儒常談人所易曉即不傳之蘊在聖門弟子未易聞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況此實二氏之說如黃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林寺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直置不道可也

毛述齋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怒則不遷怒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再行則不貳過

犁牛之子騂且角

王草堂曰仲弓之父行誼全不可考唯史記有父賤之文而家語加以不肖然未嘗丟惡也集註曰父賤而行惡則太甚矣以數千年後而能數千年以前之人必求實據原不可增損一字即有增損寧恕毋苛今舊文明可引據而忽改不肖爲惡不惟不恕且從苛之此其意何居或曰不肖即惡也偶改此字何必督過殊不知不肖祇不類字書曰不似先人並不是惡故中庸不肖者不及正對謂不肖勝愚是也且不祀乎王制脩不肖以絀惡惟兩有不同故不肖祇簡飭已耳惡則屏棄之矣則是典制罪狀明分兩等況仲弓之父其名字行誼並無明文誠何所據而深惡痛絕使先賢之父必枉受極罪如此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講錄曰或日一至或月一至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矣天下除却木偶陳死人外即盜賊叛亂亦並有一月之間不起一良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不違之後可乎三月三字在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曰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顛倒便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善爲我辭焉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曾數人而已　楊氏曰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　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爲季氏附益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講錄曰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即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爲委吏爲乘田者而概以事犬彘訴之似過輕薄雖挽回聖人則可一語亦

何益乎儒者不明理并不讀書閔子幾曾好名隱恥事叛亂如王蠋之謝燕師龔勝之拒新莽祇以費本墟邑而其先又經權臣竊據實欲難任故辭之願堅觀其即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遽要絰從政則非仲尼之門必不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爵亦知季氏何以使閔子騫乎夫子爲司寇使仲由墮三都而費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叛此地與郈郈相脣齒必得一仁厚者爲宰故使及子騫及子騫不從而然後子路以己意使子羔爲之則子騫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聖門必恥仕季

氏也況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毀聖躬顯詆諸賢已可怪矣乃諸賢爲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爲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騫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大號予嘗曰使証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爲季宰是爲蔑經既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蔑經與侮聖惟擇處之

毛述齋因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行之將廢聽於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僞造僞書也若季氏再名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何嘗以臣事大號失先鑒之知爲冉求恥且儒者好責人亦應責已春秋策書載冉求于淸之戰爲魯師立功吾不知楊中立仕宋非無非之日曾克亂否朱子嘗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又云今則分明是投番了是顯然其學朱子何故又引其說入註中耶

回也不改其樂

王草堂曰孔安國註顏淵樂道邢昺云惟回也不改其樂道之志然是明白今朱子引程氏語謂所樂何

事而語類且云若說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則禪和子矣元王若虛有云周茂叔令人尋孔顏樂處且云所樂何事是禪子下句曰什麼是受用處吾門中並無此等語

女爲君子儒 無爲小人儒

講錄曰孔安國原註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此從二儒字作解原不差誤集註引上蔡謝氏說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己自便有害天理者皆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曾夫子語子夏而或出于此或曰子夏好利夫子此言是對

病發藥語觀其告宰莒問政有曰毋見小利可驗也
不知子夏好利從來無據即其告宰莒問政亦大概
論政不必即對病發藥見論各有義此時論儒總據
他時論政者以爲說令失論例且即以對病發藥言
子夏之病在何豈徧淡規模愜隘夫人而知之也故
王草堂云此大小當以度量規模言此較之孔安國
註尤爲明白若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則
是世俗無賴一小人可六儒乎曾賢如子夏而可以
害天理三字橫加之乎朱子驟聞謝說亦知難通有
云聖人爲萬世立法豈專爲子夏設則朱子亦早以

其言爲無理矣及作註而又特引其語爲科律吾不
知其用意所在何以二三其說前後矛盾又如此

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

集註質之勝文則甘可受和白可受采文勝而至于
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

講錄曰質是質樸文是文飾如商尚質亦只尚此質
樸周尚文亦只尚此文飾已耳但文飾質樸不可偏
勝故夫子以野史互勘之而乃曰與史寧野則與夫
子所言明相牴牾然且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二語

爲証夫甘可受和白可受采此質地之質與文質之
質毫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爲
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爲胚子故從來儒者洪解文
質有以祭之誠敬喪之哀戚爲質者此無理之極誠
敬哀戚是喪祭行禮之本故夫子答林放問禮本即
以哀戚當之文質與禮本大相懸絕向使質即是本
則質爲凡行禮者必不可略少之數安得但較相勝
且亦安得與文對即汙樽抔飲易以簠簋瓦棺堲周
易以棺槨亦不得以汙抔瓦堲爲質簠簋棺槨爲文
汙抔瓦堲本諸禮器所自來原即是本且依形造器

亦是胚子若謂此即是質則當易簠簋時汙抔盡亡
既改棺槨絕無瓦堲質已喪矣何有乎勝故汙抔瓦
堲不關文質必求文質當即于簠簋棺槨中求之如
簠簋用杞梓不用金玉即是質既加刻琢復用丹黃
便是文屬棺不用皮井槨不用石即是質棺加三衽
復用牆翣槨加四阿復用帳布便是文其所云勝者
亦約略增多所謂彬彬者亦大概均稱決不如儒說
比較分寸蓋此處無從下權量布尺度也且儒說有
大不通者讀書當考經亦當論世今儒于經義全然
乖反罔無望矣乃于古今時勢又一切貿貿夫子未

特不重文也郁郁從周纔見口語惟棘子成有去文之說蓋稍激乎周末之過文而言之然世有先時質而後漸文者夫子先進之論是也有先時文而後反質者夫子麻儉之嘆是也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舊制遺裝頗似頗重至今而盡爲簡易襲時儀注猶近周緻及今而盡成朴略姑毋論其他即文字一項六經典瑰今出以但嗟兩京博瓌今出以答疎故謝交正見商彝嘆古制淪亡而先仲見嚳潞王舊琴摁其鏤梓坎滌玉碾金的而嘐爲嘆息以爲美醜之分殊古今之升降繫焉矣今試觀當世有何禮文有何

儀飾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名類象數服物采章曾無絲毫見于世士君子苟有志當發憤尚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而反曰寧野毋史嗟乎君父已幽死絕塞而攤經者尚謂國不可黷武以秦皇漢武爲戒不可痛乎

王百朋曰儒說以忠信爲質皆本于誤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夫忠信爲禮本豈可相勝且俗儒每云三分文七分質豈行禮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文質只在禮字中猶味之醲淡只在和字中紛之華朴只在采字中忠信與甘白皆質地

勿誤認也

毛述齋曰文質不是本末若是本末則商尚本周尚末必無是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邪烈曰此又回護知好一語以補救之講錄曰知之者語並是首鼠語學者言語最忌首鼠縱一首鼠則彼我勾進兩下躊躇無進步處矣故曰天下惟一打一搓挪最是害事此不可不察者如此知好樂三字即知行得三字行必先知得必先行此

爲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便了一行輒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知行一語以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可不行行之可不得則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至行不是得譬之如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飽然方食不即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况聖人立言自有輕重縱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如回則回之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見意者曰吾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則其言大悖不惟補救決當改正然使其人曰吾固知貴

不如賤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貧旋正曰必須富則其人立言之意已掃蕩無餘蘊矣豈注書者而宜有此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章

講錄曰博施濟衆不是仁之用亦不是子貢馳騖高遠此即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遂聖則必從强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顏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已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騖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已必至成物論語修已必

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聖道未成亦必先力雖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樊遲問知章

李自山曰此洗告以知仁之道而集註又曰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豈亦別有據耶

子行三軍則誰與

集註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

王草堂曰行三軍非細事況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而後行軍皆聖帝明王之所不免何論卑之有且夫子曰不與曰必也正明告以行軍之法何嘗卑之李恕谷曰子之所愼一曰戰又曰我戰則克亦卑乎易于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亦卑乎宋人諱言戰而社稷日促乃不自知其失而以聖門賢者爲卑皆矣

章泰占曰夫子祇夾谷一命尚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況二宋南北神州陸沉縱使秦皇漢武黷兵宜戒亦

不當出自宋人之口何則救溺須習泅救焚須識敵亦思當時君父如何受辱生民如何擘殺即手足毛髮皆作兵甲猶恨不給禮經所謂不反兵之義若何而乃論史則禁斥用兵棄若蔑穢論經則以行三軍爲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錢是不惟不讀經并亦不知有人理者矣不聞夏官司馬以射人司士掌朝位等級有趨于六卿諸職者乎大禹宅百揆反使之帥師征苗何則重兵政也是以呂尚善行兵武王尊之爲帥郤縠敦詩書而晉臣推轂未嘗不以行三軍爲尚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戈則如後漢羌何冠

朧右而刺史宋梟必欲重教化輕師武請寫孝經以退敵雖長史蓋勲讓其不急靖難取笑朝廷而宄竟不從卒至喪身辱國爲世譏訕此明鑒也但其義綱蔽已久大須微省後之讀論語者遇軍旅未學皆知其有爲而發不是輕兵遇足食足兵當思其正告爲政不是迂遠則於斯世庶有賴矣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講錄曰善人舊註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剔覩子張問善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

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願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卽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民者也卽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不學者況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爲善可欲卽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不學之謂善也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在傳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司錄者輙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爲嘗舉坐皆齊聲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閒也善惡何不可言皆熙熙而能歸與先仲兄道及仲兄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爲儒者竄換而一概牖然偶然觸及反驚怪爲馬厩背此亦一也姑不具舉卽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道盛德至善而中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學知之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一生好學只是性善且卽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

一部尚書皆政治之書祇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主善爲師傅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字正爲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改之夫春秋以前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欲對至河間獻王博士組輯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作對待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之辭初不意聖學綱蔽乃至如此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講錄曰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補

救之夫可與不可我得主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
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
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着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
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儒者動輒言理乃曰民
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
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
之使行理者作如何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
聞唐虞三代有使民行理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
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即周官九職任民之民
其事即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

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閒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
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
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
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
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即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
施教任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之行事而不
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祇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
焉教昏事者祇使教昏儀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
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綏行
既而以疑慮礙行焉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
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非四
朝三哉質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四書賸言曰往常聽講師唐虞之際二句謂唐虞才
盛于周則于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必須添降而
夏商皆不能及八字然後可接輒大憤懣天下有聖
賢措詞如是齟落必需作傍者添條補苴而後能達
意豈可爲訓且此章前後亦斷難明既貶周才忽揚
周德斷流絶港故集註亦自知周章欲以三分天下
一節另作一章而不知經之難通全在添出兩句誤

解聖言無他故也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
謂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
至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
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言於斯爲美於
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
合必添出八字而後可接下句於文例亦不合且世
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例亦不合若謂聖有優
劣兩不如一則先聖後聖並無低仰孟子定道統既
以禹與皋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望散宜生
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召畢散諸大聖而忽

與禹稷皐陶分優劣者此直小人之腹與論語並言之大旨又大不合何必如此

子路使門人爲臣

講錄曰夫子爲司寇門人多爲夫子臣者即臣于他大夫非主友之分然在夫子從政時諸子皆見爲屬大夫其同時統係具在也況夫子去官非見擯者則以卿禮葬大夫而門人爲臣比之主友漢儒所云君臣禮葬者亦無不可特此時無有一如近代在籍官喪葬之例非見任者故夫子不許要之子路非誕罔也其曰詐曰欺亦祇從有無二字責之原非矯詐欺

蔽有害天理而詎以不能致知誠意重訴子路夫致知誠意爲聖門下手第一層工夫曾子路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親爲品題者而重訴至此豈聖言定有漏聖門必不肖耶何也

西河合集

聖門釋非錄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稿

平湖陸邦烈又超氏輯　　將光朝延輪 章度表劉 校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以附益之

章泰古曰季氏富于周公此已然事冉有附益不過自爲主友之義而詎謂心術不明一似曖昧叵測有害本心之小人則失實矣然且責其急仕不能反身夫由賜之臣季氏皆在夫子仕魯之時夫子未必不知之觀其失位將之荊即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復召冉求即期以大用是夫子爲冉有急仕反過于其身而乃謂其不能反身此正相悖謬

子畏于匡章

集註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于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講錄曰子畏于匡章極不可解向在廬毀謝堂施愚

山少叅以畏匡命講坐客啣啣皆以胡詮告天子方
伯赴闕殉死爲非是唯廬陵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
王岱謂胡詮且置若赴闕殉死恐未可盡非者而宜
城高阮懷曰不然赴闕必按實顏淵子身拳闘耶抑
以兵闘耶且一手一足即有兵亦並無闘理豈有聖
賢肯自擲其軀者暴虎憑河顏淵定與聞也若謂師
死則弟必殉之明知赴闕必死且死亦無益然不惧
棄擲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即忠臣殉君亦必期有
益于君如比干諫諍甯俞蒙僎類若君死亦死則自
徒人費子車氏而外亦罕有聞者若曰復讎則天子

不爲匹夫復讎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固誕妄不經之
極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
匡人讎陽貨陽貨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匡人
爲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與師問罪則匡人有辭
即殺陽虎亦無罪況誤傷夫子則無罪之中又且減
等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句逐字皆有着
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遊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
在而不闘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闘而返而子已不
在則將仍返故處闘耶抑已之耶四座皆愕然且各
起詰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愚

山以問孚孚曰舉[illegible]阮懷說解陽湖鄉然亦久錮于
儒說實于此際未會理會趣山遂約同坐于次日講
次各陳已見以共析其義乎于是晚飲大忽有會越
山大喜遂名司錄者錄之次日示座客其說約畧見
後
此一聖一賢皆言必不可死者故各以不死爲言惟
恐誤死以貽誤天下後世而朱儒反言必死則直背
經矣大凡解經須從首句解起子何以畏匡以匡人
欲殺夫子也匡人何以欲殺夫子以陽虎曾暴匡匡
人以夫子貌類陽貨故欲殺也然則夫子可不死矣

桓魋宜欲殺夫子夫子且微服避之豈有匡人欲殺
陽貨而我肯俯首就戮爲虎代死揩生人最重者身
不獲已而死必得死所如死君父死社稷死軍國重
事大患大難未有無名而死者無名而死即謂之死
于非命等之夫婦之死溝壑大爲學者所戒况此須
識一畏字此是典禮中字有一死即獲罪過者並畏
者怖也謂怖死也既怖死即當懸力解脫以求一免
死之道不幸而死則爲世揶斥不哭不弔而不齒于
衆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第一曰畏而鄭康成即註曰
畏如子畏于匡之畏謂從言畏匡便有萬不可死者

故前儒解長有三一不解說而死謂不自白曰我非虎也一計無所出而死謂不欲服求逝避也一很很亡命犯觸而死謂不自量而鬬也三者皆與朱儒之說相反則悖義害理使先王禮意與一聖一賢問答精義皆掃無復存然且張大其說至于告天子告方伯彼此往復欲求聖道之不淪亡得乎

顏淵後子唯恐其誤死而剔皆其至故曰以汝爲死謂懼汝不察而死也子在者子不死也古稱不死曰在如父在父母在三國志使法孝直在是也故曰吾固知子必不死子見在也回則何敢草草以死此死可自至故特下一敢字不然世有敢死並無有敢不死者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且改死字爲先字此亦有疑于經文而反自坐改誤者宋人那得作疏便妄下一鬬字至胡註則不可問矣

宋儒皆不能讀經胡安國作春秋傳人知有胡氏而不知夫子則宜于春秋事實必了了矣今竊稱胡氏不知是安國抑是其子然總屬荒昧即此長匡亦並不知在何處莊子謂宋地史記謂衛地朱子謂陳地實是鄭地即定六年傳稱陽貨帥師侵鄭取匡一事而彼此錯誤且此時天王雖在然並無告處春秋唯桓王曾伐鄭然反爲鄭莊所敗未有敢王致伐鄭討匡人者況春秋無方伯齊晉雖更霸而晉襄以後齊且臣晉至是時則齊景衛靈魯定各皆叛晉晉午在本國已將顛不暇淵欲告方伯將以告誰吾不意胡氏春秋家乃忽猶不識如此

至胡氏所引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爲十六字此本國語欒共子之言彼以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而共子爲國君死難故作是言質則師比于友與君父降等其曰如一亦大概言之且共子之父欒賓曾爲曲沃桓叔師傅故特重其詞所以酬庭致死引檀弓服勤至死爲解不是身死則與下文報生以死相悖固不必然然死必有所必期有濟或庸難奔救生死未可知若師旣死則無有隨之而死者欒共子死君非死師也

若復讎之禮則諸經所載各有定分據曲禮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共國師與友一類則言交游而師在其中然不共國與不反兵分作兩等若檀弓云兄弟之讎仕不同國則與交游不共國無分別矣乃周禮調人之職則直曰兄弟之讎不同國師長之

雖親兄弟則爲師長復讐名正當比兄弟一等雖身皆備兵而但不同國與君父之不共戴天者有別卽旣成爲讐亦尙須量度時地無草草赴敵之則盜復讐期死敵不期死于敵者若在必死則曲禮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淵之父顏路見在豈有輕身赴敵漫不知進退如此儒者無學問不善解經不知先聖先王典禮事實且又不知道理如此皆其于報生復讐死畏諸典禮固全然不慘然于夫子宜死不宜死顏淵宜鬪不宜鬪宜告不宜告與能鬪不能鬪能告不能告道理一概憂憂然則證經何事矣

韓退之改死字爲先字則文氣稍順先與後對子以淵爲先行而不知在後故淵以子在不敢先答之然何以知子在且在字不得抵先字況奔逃先後有何厚緊而記者記之此終是無識不能解經者

王百朋曰記論語者不曰子厄于匡如孟子厄于陳蔡之厄而兩記畏字則大禮大義卽在此一字中矣乃不意千餘年後始得明白嗟乎聖言豈終晦與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集證子路等所見者小　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

王草堂曰旣言安見非邦而乃曰治國爲孔子不取旣曰赤也爲小孰能爲大而乃曰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何也故朱伯豐云三子在夫子無貶詞則皆許之矣而程子云夫子不與似相牴牾

李恕谷曰夫子原問事爲而註謂規規于事爲之末原取三子而註謂不取然且謂子路等所見者小何其傷聖言且輕于詆毀先賢若此

邢烈曰聖門所問如司馬牛問仁類皆于諸賢歷有微詞王草堂補證旁言之今不能遍及觀者但從此類推可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註引胡氏云子夏四海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若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于愛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王草堂曰夫子曰敬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子夏之言正出自夫子而謂意圓而語滯且謂聖人無此病此猶瞽父強言事謂日必西出而日正在東亦可已矣乃猶憎其蔽于愛而昧于理夫宋人動輒言理吾不知夫子千里兄弟之言果蔽愛於理與

否但就經論經祇解牛變不得又牽他日喪明之事
以并責之朱子自云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
節又云龜山解經常有牽纏的病卻離而不秀就
牽引援苗其于本旨無所發明都外去生此議論又
門人問惟恐有間因舉子路數事以明之朱子便云
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若
牽二三說不知尊意要從此處學子路還只要求子
路不是處其言之淺陋如此个但論四海兄弟而忽
及喪明是曲求子夏不是也是不考究本文也是枝
節也吾不意責人蔽愛而自坐蔽溺又如此

又曰漢王克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卽朱王伯厚明
方正學輩亦有辨其未確者

大猶質也節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
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均失之矣
講錄曰質不是本文不是末並無輕重等殺自楊時
誤解質文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爲証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作質
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
質又不當勝禮相勝且不可何況相去奚子既引楊
說于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誤而此竟
直稱質爲本文爲末此猶誤認逢丑父爲齊頃公此
造次間耳乃竟稱丑父爲齊侯則直自坐誣罔之極
而反背子貢爲失本末亡輕重聖門之冤屈轉沉溺
從此不可解矣
朱彪田曰文猶質節在註多添補語實俱不必文猶
質質猶文不必添不可去三字以相等則自不得相
去不待補也若去文存質一語則卽在虎豹之鞹中
見之不必在虎豹何上文添一諸虎豹而鞹則與犬
羊鞹何異煞是明白

章泰占曰以皮爲質以毛爲文則毛生于皮疑此質
字是本質之質不如非也皮與毛只是質文其本質
之質全于虎豹犬羊四字內見之如朝廟之禮其本
質是虎豹草野之禮其本質是犬羊與皮毛無涉
又曰註中君子小人以在位言正指虎豹犬羊其所
云辨亦正辨在此若云君子是文小人是質則必以
毛屬君子以皮屬小人大無理矣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故告以此
毛述齋曰此本言爲政之道如是而動訴先賢則于

告爲政本意反慮郄矣且子張何至無誠心者勿輕訴也

王草堂曰聖人答問必因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人作答則告顏淵放鄭聲遠佞人豈淵曾喜淫且好佞耶益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不必舜曾有淫佚也況居心行事正爲政要務而必爲因病發藥之言自程氏議其無誠心後趙山便云難能則難織范祖禹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子又謂做到下梢無殺合不幾議之太過乎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節

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王草堂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可謂切實爲已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近利語類云鄙俗粗暴何爲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曾請學稼故云則邢昺云遲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謝上蔡云遲學稼圃將以爲民非役志于自殖財貨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稱爲小人而疑之則朱子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則又在于雙峰文懿諸徒知依傍門戶闡發朱子而不于樊遲生平略加稽覈反經叛理饒有論議亦何爲哉

李恕谷曰樊遲留心仁知必不俗鄙清之役樊遲爲右冉有謂其用命且遲請三刻而踰之必不粗暴況義利者君子小人分途苟可以近利妄加之聖門諸賢耶且遲佐冉有以入齊師左氏載夫子之語明曰義也則義利之分在夫子有定鑒矣又何譏之過哉

請益曰無倦

王草堂曰集註謂子路始勤終怠不能持久故救其勇躁之失則夫子何不早告之以無倦必待其請益而始教之也倘子路不請益則其失又何從而救之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集註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　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夫子爲政必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名正矣子路不喩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講錄曰此又誤責子路矣衛君未嘗不父其父也又未嘗拒父也夫子之言正名又並未嘗正此祖孫父子之名也從來立君之法一依昭穆必不得已而偶有移易則七廟五廟皆所遷入而稱名不易如太甲繼成湯爲君則已越太丁一代矣然仍父太丁而祖成湯商書稱祗見厥祖是也桓王繼平王爲君則已越太子洩父一代矣然仍父洩父而祖平王名南稱平王之孫以王姬卽桓王女弟是也則不父其父本不讀書之言若其云禰祖則以七廟五廟不爲君者不得入禰廟無太丁而祗有成湯則湯固當在禰廟

經學三門 群非錄 十一

然而禰不是父禰者親也商書作祀不過四親之稱已耳故國君出疆與軍興辭廟雖必載禰主以行而實則禰用祧主不用父主以祖禰混稱原無分別且亦正惟禰廟之禰不定是父故此廟雖是父廟而但以禰字混之如必以禰祖爲嫌則世有以叔禰姪兄禰弟者祖父之名何由得正故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八字係儒者臆說並非禮文也且正名者正名實非正名分也三代有正名一大政事肇于黃帝而流行于春秋戰國之間如所稱名家書名家者流在鄧析尹文子鬻子荀卿皆言之夫子或鑒于近代稱名

失實之故且亦有箴于衛君拒父之名思一雪其義而子路不察反謂之迂若正名分則祗一宗伯宗有司之事幾有國君待之爲政者而僅出于此至于拒父則更不讀書之言大非學者所宜道也衛靈與齊景魯定恨晉之凌蹴三國覘爲臣屬故同盟叛晉而蒯聵以得罪國母奔事晉鞅與父爲讎反助之攻齊衛以致衛靈身死屍尚未葬而晉鞅與師襲衛納蒯聵則以讎師襲國加之伐喪雖有父在軍亦所必拒乃衛君未嘗一拒聽其入戚至次年之春齊景公遣師拒晉而後衛遣師從之故夫子春秋大書齊國夏

經學三門 群非錄 十二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然且以齊師爲主一如援兵在他國者不惟不拒父卽晉亦何嘗得拒而首從緩急書法昭然夫子未嘗不惡晉之惡蒯聵之逆而傷衛君之不幸也乃不讀書者並不知衛晉興師所爲何事而洵口狂言又欲上告天王下請方伯立公子郢以正名分夫春秋無方伯初以齊爲伯主既又以晉爲伯主而晉襄以後則立齊魯衛朝貢之式既作僞國故齊衛與魯發憤叛晉而衛靈卽以是役身死則從請告晉侯以立子郢而其所告者正衛靈所累伐累戰之晉午趙鞅昏頭鼎腦吾不意講

道論世詮經立教者而一至于此若夫仕衛食輒粟
屬非義則夫子何難一言沮之師弟肯告誠未聞旁
觀袖手一任孺子入井者見孔子于衛靈爲際可之
仕于衛輒爲公養之仕是待子爲政則子未嘗不仕
也陋儒何足以知之
朱鹿田曰衛君惟不拒父故終及孔悝之亂若子路
爲孔氏臣原非仕輒但不幸而亂出自孔氏耳要之
子路大義凜然即其死夫子何嘗不惜之

樊遲請學稼章

集註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學稼圃焉志則陋

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于其
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之學疑不及
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
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講錄曰聖門最苦是樊遲纔一啟口非受詆罵即被
譏訕而究其罵之訕之者仍自坐不能解經原誣聖
賢如此樊遲之請既罵以志陋夾當斥斷又謂夫子
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直向老農老圃而就
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爲下愚木石無人理者矣
亦思如此陋志且將辭聖門而入田舍則遲身爲民
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已
者然且不止從已既三告以民不敢不又申之曰四
方之民亦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近招遠來
不使一民不歸已者如此而不慚猛省豁然悟則眞
下愚木石所謂不以三隅反者不在樊遲在已身矣
且遲請學稼非用稼也夫子曰焉用又一似四方民
至但用彼而不用此者苟非陋志則即此一字亦當
有三隅之反見遲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即孟孫
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疑不及此又謂遲不
能問歷呼其名而詆罵之又譏訕之此何說乎漢儒

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蓋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治
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
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大
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陋儒不解也
小人即農人尚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
宗少居民間曰爰曁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
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爲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啟戰
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其所繫大矣
既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
自三農外原有園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當

時任地力務開樂節地衆民有不重畏畝而專任五
土與五物者故又及此

無欲速無見小利

邦烈曰子夏欲速見小利不見經傳不知何故云藥
子夏之病王草堂引胡明仲說謂此本天下後世爲
政之法況言治道斯爲得之

今之從政者何如

王草堂曰集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警之豈子
貢此問意欲爲今之從政者抑何視子貢之卑也若
斗筲警子貢則瑚璉之許夫子爲失言矣

邦烈曰集註謂子貢將欲爲皎皎之行聞于人者故
夫子告之以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鑿
相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
得之上此不特不藥子貢之病反于子貢有說其所
長而加勉之意聖言具在三復便曉也乃謂欲裁其
皎皎之行則孝弟忠信皆非皎皎者耶已得耶斗筲
是皎皎耶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初晴稿
徐東旻倩
田易易堂 較

聖門釋非錄四　平湖陸邦烈又超氏輯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

王草堂曰原思之在聖門亦表表者集註謂憲之狷
介其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大全謂其小廉曲
謹濟得甚事語類謂其只是一个喫菜根的人一事
也做不得則以思爲無用之人小看極矣不知夫子
當日何以使之爲宰豈夫子如漆雕開之可使子羔
之不可使而獨不如思且又不如朱子何以便如其
一事做不得然且大全又謂其學未足以有爲不免
于素餐之媿則夫子當日何以與粟九百不聽其辭
強迫之素餐而思則又預知千五百年後必有譏其
素餐者而寧喫菜根必辭九百眞不可解　昔汪信民
云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一語胡文定賞之詞
馬溫公述之朱子又採入小學善行篇而獨于思則
雖咬菜根亦做事不得且長謗極抑聖門而于此節
則原情者多如范淳夫謂原思不受非分之祿能事
斯語故以告之尹和靖謂原思甘貧守道可以語此

尚皆和平然則朱子刻薄矣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集註引胡氏說謂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講錄曰此聖賢尚事功重材幹與子貢問士章之重使四方子路問仁章之獨許管仲一例故此將謂信自守之士將抑一段曰今之成人與問士章之將抑言行信果者爲硜硜小人問仁章之將抑致身殉死者爲匹夫匹婦亦是一例蓋聖賢最忌是自了漢明德不新民成巳不成物獨善不兼善非聖道即非聖

學故徐仲山曰子貢硜硜小人節而疑之及讀今之成人節而又疑之至讀匹夫匹婦節始豁然然猶疑曰何以孟子獨恥言管仲至讀功烈如彼其卑句則又快然曰聖賢重事功孟子之薄管仲過于夫子之尊管仲以爲事功甚重不當止此也今通解論語並通解大中孟子而于此節仍徘徊瞻顧首鼠不決而胡氏且故以今之成人爲子路所言此在前儒並無此說引此已自無理然且借子路以脅侵夫子謂爲此言者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向使此言果出子路在冠者亦屬疑義並不宜輕[illegible]肯譽況明是子言則直訴夫子矣苟稍知聖道知聖學亦必不至此

邢烈曰觀此節則宋儒譏由求急仕薄諸賢言志兵農禮樂爲所見者小皆與聖學殊相背處不可不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節

集註程氏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國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

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毋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可謂害于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講錄曰此直面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意是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爲懷以家國天下爲已任聖學在此聖道亦在此而陋儒無學竄蓋四書經文並不知聖賢指趣之何在斯亦已矣乃復不揆于夫子之說特變亂其事謂可何以許管仲因桓公是兄子糾是

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必不可有君臣兄可繼國弟必不可以繼國其爲說固已難通然且桓公實是弟子糾實是兄正相顛倒而乃曰設使桓是弟糾是兄則夫子此言毋乃害義之甚故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啟亂者夫子也開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禍者夫子也夫子自此不容于天地間矣

春秋傳齊小白入于齊杜氏註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也

公羊傳曰齊小白入于齊篡也穀梁傳曰不讓也以

糾兄白弟故也

史記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

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

又曰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因小白幼而賤故也

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

荀子桓公殺兄以返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

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

越絕書外傳管子臣于桓公兄公子糾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漢書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齊桓殺兄以返國一句改兄字爲弟字韋昭註曰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

自春秋至漢無言白兄糾弟者唯薄昭改一字而証又明白晉不知朱儒所據是此一字否夫明明改字明明見之本書之証而但見此一字不識荀子不識韋昭之註是謂鹵莽不讀書旣讀之而故據此改字

以大詬夫子是謂狎聖人侮聖人之言

四書賸言曰投鼠當忌器即夫子言稍有礙亦當耐之不應盡情一氣作里巷詬誶失儒者從容氣象況已實無理實不讀書不識桓糾長次顛倒人倫序而乃以若使桓弟而糾兄一氣作六十三字詬厲夫子越千百年無問者不亦悲乎

況其以管名是非定唐王魏之得失又大無理者管仲鮑叔各輔一公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此與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臣事太宗正相比例此時唐高祖未嘗命二臣各事一主作君臣也先入爲君

何讎之有若荀息之死則奚齊卓子君也息奉而立之臣也此又未可與糾忽同年語者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集註程氏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爲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講錄曰此又借左氏之言以責夫子更爲可怪夫左傳有哀公問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則公問強弱自當以強弱之形告之未有國君俯首商酌而但曰義義不爲正對者且審強弱計多寡知彼知己正聖人廟堂制勝一大經濟所當極力講求者若祗義字則在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八字上已備見之不然隣國弑逆夫子無討賊責也至于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則論語凡三見有三可笑者一則顏淵復匡人之讎而告之此則顏淵不直當坐誣告何則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嘗暴匡人而匡人讎之卽殺陽虎虎不得而讎匡人况夫子爲虎誤死是死于長者畏則夫子且有罪何言讎也一則夫子將正名黜蒯聵公輒立公子郢而告之則必將殺公輒逐公子郢罪夫子而立蒯聵何則晉定公以方伯遣趙鞅帥師納蒯聵于衞之戚邑而齊衞共拒之鞅不得入衞聵不得爲衞君正抱兆兆而夫子此請不幾乎內衞國君臣入虎口乎且晉衞世讎自衞靈一叛晉而晉之伐衞終定哀之世無虛日爲夫子此一請不惟害衞君臣卽從此亡衞國未可知也何喪心病狂作此語也一則爲討陳恆而告之夫恆之弑君在哀十四年

前一年吳已長晉爲諸侯之伯周王稱伯父魯君稱吳伯是方伯者吳夫差也宋儒最薄吳子主會謂蠻夷而主中國之會爲非禮侃侃然引漢宣位單于在諸侯王上之失策以折夫差而今乃南奔而請告之是自坐非禮且失策也又况吳伯還國旋被越寇夫子此告未必能應若轉而告晉則齊魯叛晉已久朝貢之絕將踰十年萬一伯主興師不討逆而先討叛將何禦之是三告方伯實狂獗稚子之言而儼載傳末聖經之恥也然且胡氏父子論經論史而于此事竟責夫子以先發後聞妙論春秋弑君不一在他國

討賊並無此例而抑以人事度之夫子以致仕之老且七十餘歲手無寸鐵家無術糧門弟子亦必在側即在側亦豈衣博帶不可爲兵焉能先發遐閒胡氏父子當南渡之時若責大義則君父之讎有甚于隣國之弑君者且父子俱仕王朝與權臣秦會之相薦引願有聲援何不與一旅之師先發後聞以伸大義于天下若謂敵國叵測不可猝往則以義不以力安言勝負請自審之

何爲其莫知子也

王草堂曰夫子要示子貢便明白與說何必發嘆以啟其問若惜子貢未達則宋儒去聖門久遠何由知之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王草堂曰子貢悅不若已者雖出自家語說苑然此處並無此意尊賢求友是爲仁取資之要事何必又以此責之

當仁不讓于師

集註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又兪氏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講錄曰當仁有二解一是相值謂適相遇也一是相承謂擔當也未有人心而適相值者且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此當者事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也遇行仁之事或擔當其事則雖師不讓以其急也今日人所自有日在己則仁字且不認清爲得補救況善名在外不知在外之善名是何物請解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集註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一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惛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講錄曰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祗因儒者認性不清但恐相近與孟子性善有礙故將此性字推降一等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然相去不遠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

近儒有言無氣質之性者如沈蛟門云氣是氣質是質焉可謂氣質之性此在宋儒原不明白或問朱子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于程張某以爲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是朱子亦惝突但見程張有此語而程張則勦襲前人所言不著所始因之附程張者以爲功而反程張者即以爲過總是盲瞎不知此

在經有之春秋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而通論有云人同五方之風氣以成性此氣性也禮器禮釋回增美質註質即是性人有美性惟禮能增益之而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則是性近之性即性惡之性家語所云形于一謂之性而上知下愚不移始指氣質之性言即王制所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者蓋介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墳衍原隰豐庳中庸南北方强弱以及春秋楚越椒晉揚食我之始生而即知其淪

滅者總是氣質特是氣質亦尚有可移之處而獨此氣質中又得其最清而最濁者則不可移易此正如公都子所謂以堯爲君而有象一類乃程子又復以習當之謂下愚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又是習矣習可相遠焉得不移且移者以習移之也若習是上知下愚則此移之者又是何物

乃宋儒脉于言性反言孔孟言性未備孔子只言氣質之性孟子只言本性皆須補救嘗謂孟子自解性善有二一以舜我比較正指相近而且以有爲若是授其權于習一以善爲情不善爲才明分善不善而直以求得舍失至倍蓰無算爲習之相遠則是性善二字竟包性相近習相遠六字爲言孔孟一轍何曾未備然且孟子既闢食色之性生之爲性而又自增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生性食色之性何異蓋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之性生于內即有耳目口鼻之性生于外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特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耳故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即氣質之性心知即生性謂知覺運動也而少儀以懺倔者爲直性子產以數勇爲小人之性是以王制司徒必脩六禮以節

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其解性善亦只舍不善以求其善而儒者無學自性善外不敢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名教而性脉矣吾但以君子不謂性概之祗存一本性而諸凡性字則就其所見而各予以名如生與食色則尚書惟天生民有欲易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雖曰性之欲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質之性所云知愚不移者然究是氣也質也可不謂性也至于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直效求得舍失之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究習也即不謂性

貫也非性也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疑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王草堂曰子貢昔言語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言語觀聖人出自何書
天何言哉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王草堂曰子貢聞而夫子答極其明白子貢焉有不喻之理不知集註何以知其終不喻而且惜之君子名之必可言註云子路終不喻上好禮註云樊遲終不喻俱未必然蔡虛齋云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

君子尊賢而容衆至末
集註子夏之言迫狹故子張譏之但其言亦有過高之弊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章泰占曰此亦首鼠語大凡立言有旨子張之旨以賢不賢爲斷未有賢而不擇友者亦未有不賢而反可招損友者此固不必又搓挪也惟子夏過峻故子張廣之若仍然首鼠既云尊賢而容衆又云不可者拒之既云如之何拒人又云不可者拒之則子夏之說亦不必譏而門人特記子張之言反多事矣註經者不能達言者之旨而勁嘅吹索亦何必爾爾
小德出入可也
王草堂曰說文云德者升也徐氏註內得于心而升聞于外曰德既曰小德則非未盡合理之謂矣子夏豈不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猶爲是言亦曰德自合理既不踰閑則雖有出入未嘗不在閑之中故曰可也集註引吳棫之說而謂其有弊亦苛刻之言
李恕谷曰註疏小德大德以人言此本孟子小德役大德語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集註程氏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講錄曰宋儒從二氏授受篡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士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質于聖學虧功如何下手聖道究竟如何歸結所云忠恕一貫者全然不曉

如此章灑埽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灑埽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躐矣故子夏告以先後區別不可誣罔自非聖人未有本末兼到者其言極淺近極明白然且聖道聖學要認淸楚聖道由誠意正心而至成己成物以忠恕爲一貫而聖學則祇在誠意二字以止善去私行強恕而馴致于道其所云本則祇大學之始事也大學所謂物有本末是也所云末則又童學中始事也鄭康成少儀註所謂小學之支流餘裔是也故以大學言之則誠

正是本治平是末祇以學言之則誠正是本灑埽是末至于聖道則但在大學之中而灑埽應對進退絕無與焉

蓋灑埽是童學並非小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是虎門之學太師教以六書而民間俊秀皆不得與故小學並無灑埽應對進退以天子之子諸侯公卿大夫之適子俱不埽地不將命不侍坐長者故也乃朱子不識聖學首功是誠意妄以格物爲始事而二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爲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强坐灑埽應對爲小學謂古人自小學中于灑埽應對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在灑埽時即純熟堅定孩提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即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即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辭皆多事矣豈兩賢俱不是聖門弟子並無一知學者與

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子之說有異朱子尚云灑埽應對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埽應對即是形上即是精義入神即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

本末無大小則祇一灑埽應對而明德新民治平絜矩中和位育至誠至聖皆具焉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夫所謂一貫者非謂灑埽可貫誠正也謂誠意正心成己成物由聖學以至聖道本一串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謂明善誠身參天贊地從聖道以溯聖學無容兩分也若灑埽應對則明明與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況立言須有着落謂灑埽應對即是形而上者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爲形者即物也灑埽不是物固

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為形上安所為道若應對則
并形亦無之何有上下然且直進之為精義入神吾
不知執箕帚行何神義卽灑而埽之其得進于義
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
其然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埽則其理不
過灑埽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理不過侍賓長執
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求之間
況其然所以然在六經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言卽使
儒者創說亦當彼此畫一此言灑埽應對當下便得
所以然精義入神而夫子四十不惑但知事物所當

然必又加十年至五十而始知其所以然何矛盾也
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
便當知樂本人心況既知當然則必先知其所以然
何則士與民不同欲教孝弟則必先申之以孝弟之
義非若民可使行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亦卽在當
然之中無界限也十年知性而不知性本于天十年
知天而不知天命之有不已則其所謂知當然者仍
是未知所云不惑者仍大惑也況事理二字亦創自
儒說然總自認不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為用
以隱為體又以費為事之當然隱為理之所以然使
隱是體耶則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言夫婦費而聖
人隱不可也以隱為理之所以然耶則當然之事應
屬行所以然之理應屬知謂聖人不知所以然之理
固難通謂聖人不能所以然之理尤不可通也至于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由是行其理之所當然知卽
知其理之所以然知行俱是理大胥亂矣
更可怪者其云灑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卽二氏所
云埻塊皆道理已怪極矣乃其論太極又謂一陰一
陽是形下之器則直黑白反背首踵倒置與灑掃屬
形上者又適相反若云天地間事物皆是形器必別

有所以然在形器之外則一陰一陽正天地之所以
然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卽天地所由立
也若云陰陽又有所以然則鬼又做鬼神又立神昔
有云臧三耳雞三足者謂兩耳兩足外一耳所以聽
一足所以行也今聽又所以聽行又所以行則四耳
四足不至千百不止矣況形器與道並不是其然所
以然之謂器之未形必有所以生物而為之道者道
之既形必有所以成物而為之器者此以易生八卦
推言之故崔懸以圓蓍方眕者屬器以蓍始責生者
屬道正以陰陽之道與天地之器自相上下卽朱子

亦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明云陰陽生萬物而然後成形及論太極乃云使陰陽是道則所謂形而下者更是何物則直以陰陽爲形下直以陰陽爲非道將夫子所謂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一語塲盡何說之變幻百出一至于此

喪致乎哀而止

集註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李恕谷曰孔安國云此言毀不滅性謂治喪者過盡哀即止過此即滅性矣其所云止是止哀非止禮文也集註以爲哀不尚文飾而坐子游之失何以孔門諸賢無過而必加以過如此

難與並爲仁矣

毛述齋曰並爲仁與輔仁不同輔仁則資之而已並爲仁有同造作一施仁之事而子張夸大難近故難與共事不然天下無有求仁在身而可兩人共爲之者堂堂亦不是容貌之飾說見論語稽求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老晴稿
王崇炳虎文
唐彪翼脩 較

聖門釋非錄五

平湖陸邦烈又超氏輯

傳不習乎

集註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

講錄曰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按之皆爲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註謂以我之所學傳之于人得無非素所服習者乎與上文爲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子恐其有流弊于爲人謀與朋友交絕不註一字但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而于傳習則一反舊註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其用心補救可謂密矣殊不知曾子三省正一貫忠恕之學與大學絜矩中庸成物子貢能近取譬孟子强恕而行互相發明總只去自私自利之念使人己之間了無間隔此真聖道聖學四書開手一大領要而讀其書而不能覺則亦已矣乃又曲爲救弊祇摘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竟忘却忠字上

有爲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有與朋友交而不六字殊爲可怪然且痛貶聖門特引謝顯道語謂學愈失與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三人以誣言其餘而看書不明錯引顯道語以倒戈攻已天顯道之所謂傳者謂傳之于人即子思孟子是也此舊註也朱子旣以傳爲受之師習爲熟之已一反舊註而乃引一傳子思孟子之一本舊註者以爲之証是看人文字全不明白即自戕亦不得知而以之註經可乎

信近于義節

集註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致恭而中其節

則能遠耻辱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講錄曰此正言信恭因人之無弊以勸學者而註者反慮其有自失之悔于以補救一似有子所言必與註反孝弟必不是仁本信恭因人必不當遮詐其近義近禮與不失其親是必反言以救其弊背人謂有若之言似夫子殊不似矣不知註書當讀書文且亦當讀書本文曰信則近義以其言之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耻辱之遠也因則不害其可親以其亦可爲宗主也是本文明順何曾有弊白一反其言而轉覺

弊生夫恭信美德也惟誦美德故恭非禮而近禮信非義而近義若救弊則必曰合義曰中禮何得云近近者幾及之詞誦美則有餘救弊即不足也且信者踐言之名也信惟踐言故近義未有信近義而始可以復言者從來非義之信言亦可復尾生踐言者也如謂非義復言即是不可則又義可復非言可復矣至于恭近禮而耻辱始遠則尤不驗之言夫所謂恭不近禮非謂其不恭也謂過恭也足恭者耻之已耳辱于何有辱者侮也不曰恭則不侮乎況足恭之耻亦君子覩之則然若以恒論則但一恭字不聞其足

與不足而總無耻辱夫子所云恭以遠耻是也幾見過恭而耻辱且齊至者乃于此而讀他書則禮記坊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直言恭信美德近情近禮與本文正同是有子此言原述子語不止似夫子而猶欲救弊聖經皆弊詞矣幼時聞註解疑其拘曲後讀孟子盡其心註又疑其顚倒從來者也詞倒皆以心字作仰煞之詞何至顚倒拘曲如此後勿讀經傳欲求如此倒並不一見試與有學者證之

賜也何如

集註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

陳自會曰此與上子賤章竝無干涉記者偶竝列之
耳邢昺疏集解疑公冶南容子賤三章竝列而忽及
此節謂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于己故問之
此可笑之甚者聖門雖猥陋必不至此此又何所見
而單承子賤却去二賢試亦解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集註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孔
子欲以於己取之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講錄曰施濟非高遠卽大學親民中庸成物孟子萬
物皆備中事取譬非借境卽大學絜矩中庸不願勿

施孟子強恕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
身行實地指出子貢之繼曾子而聞道全在此也朱
子于忠恕一貫則曰借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而
于此則又引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
濟求仁爲兩截事又謂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則視
施濟近取爲各一邊事然且自爲說曰能近取譬如
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
恁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
是乎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未曉也宜
乎以施濟爲高遠也

聖學防微云朱元晦解能近取譬既引圓覺經修多
羅教如標月指曰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昔有朋話于一僧僧指花曰是
甚麽其人曰花也僧曰吾無隱乎爾此不是阤無見
處但說得來粗了此是何行徑是何解說豈能近取
譬又如佛家所云無處非佛者耶豈夫子說粗必藉
僞說救正之耶

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

集註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
知

四書集註補曰楊氏以兩次再問爲牛之易言非也
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既能問而又直窮到底正
切問明辨烏可少之子路問君子兩問如斯而已乎
亦易言耶

必也使無訟乎

集註楊氏曰子路片言可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
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王草堂曰片言宿諾原是一章故連類記及此節何
與子路坐乎夫子稱之甚至如曰由也果於從
政何有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賦故四科之列直以

政事許之若其治衛則覈驗有無訟之意如日繫敬
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此于無訟何減而乃以一時率爾之對
稍失淺薄遽定其終身耶
而犯之
集註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勿欺爲難故夫子告以
先勿欺而後犯之
講錄曰子路生平以不欺見稱故小邾射以句繹奔
魯尚欲要路一言以爲信豈有事君而反出于欺者
此不過正告以事君之道而註者必曰對病發藥理

門無完行矣且勿欺而犯有何先後第以勿欺爲主
而可犯卽犯此豈有期限而以先後指定之
以直報怨
集註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
直也
講錄曰以直報怨與表記以怨報怨不同直者不受
曲之謂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言乃集註以愛憎
取舍又爲補救而理反難通旣曰於其所怨則怨
有淺深怨亦何止於憎若取舍則偏屬此事夫所謂
取舍者謂境界物二者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

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豈報怨
當取其人不報怨卽舍其人耶
時文有云怨有必報者君父之讎不與共戴是也怨
有不必報者睚眦之隙一笑釋之是也所謂直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佛肸召子欲往
集註程子曰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此
公山章註後佛肸章引張氏說並同
講錄曰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又何以知不能改且

過何改法將改叛者使不叛耶則夫子不往而陽虎
與公山氏早已釋季氏而盟之未見不可改也若改
惡從善則未親其人而逆料不改必無是理讀書須
識事夫子欲往必有眞欲往者按公山之畔與陽虎
共執桓子正當昭公薨晉之後強臣專竊至是已極
乃一旦縣反其局雖非來名亦未有不欣覩其變者
若佛肸之畔則趙鞅久橫前爲魯衛齊鄭四國叛晉
夫子平齊拒鞅且合鄭衛以徼范中行者已非一日
至是夫子去魯佛肸爲趙氏中牟宰臣乃反從范氏
而畔趙氏則此一變端尤有心斯世者所拂衣而起

惜以暴易暴總非其人耳故子之欲往是必至之情其不往則自然之理乃以有爲改過事外推求及推求不得則又以竿木隨身借佛家游戲之說以力爲抵飾又何必然

聖學防微云朱元晦問李延平云夫子欲往公山氏莫是竿木隨身之意否延平斥之云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求一指歸處方是

佛書唐僧隱峰辭開元道一道云什麼處去隱云石頭去道云石頭路滑隱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行

予欲無言

王草堂曰朱元晦問李文靖云予欲無言明道却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

按前後際斷言語不著見于楞嚴維摩及金光明諸經其所謂前後際即前後時也斷者絕也猶云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也言語不著則語言俱斷也猶云一念不生無名并無法也則是四時之行早已阻斷萬物之生一概寂滅天即不言而斷頭已久以此解經此真以佛氏邪說褻仁義也然且儒者存口便學惡僧陋習作支那樣子當時陸子靜答詩元晦老兄莫是學佛今競以禪學訴子靜恐子靜集中如此者反少耳

當灑掃應對進退

集註程氏曰灑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　又程氏謂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講錄曰此不過以佛氏聖凡一致不設階級謂子游不識本末子夏階級分明究落聖門妙論灑掃應對必不便到聖人幾見應對是默然者古者以應對爲言語之選既言語便與默然處不合也

聖學防微曰佛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乃至無有語言真不二法門也程氏引以証灑掃應對不惟無理且惑世殊甚朱子及曲護之謂此亦爲世之習乎彼者言之信者竊儒釋之歸實無二致不信者直詆爲竊釋氏之妙以佐吾學之高其失維均則尤爲可怪夫所云爲習乎彼者言之謂代佛家說佛話也如作浮圖梵刹語錄等序記及名僧行僧諸誌狀可引佛家事証佛家說何則爲習乎彼者言也習乎彼者固佛徒也今明明辨論謂而曰爲習乎彼

者言之將謂夫子即彼乎子游子夏即佛徒乎抑亦
今世儒者皆習佛者乎東萊子辨呂氏大學解云呂氏
家學近正但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辨張氏中
庸解云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
世之耳目則凡醜類二氏者猶必指出今明據佛說
而反曲護之何也且灑掃應對果是經學詰之歟然
否也此何解也

子亦來見我乎

集註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
身之罪大矣

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絶驩或驩故以禮遇之未可遽
絶原非失身何至罪大正義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備
也此爲得之

盧子遠曰餔啜二字當時必有優遅可憑藉者呂
東萊謂驩本佞倖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或從
見其師而務分未充未免依附特不知其不可耳

可以取可以無取節

集註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
之是傷惠也子路死于衛是傷勇也

王草堂曰子華使齊五秉之受乃是其母林氏謂粟
子子可笑孰甚不意復有從而和之者以爲子華不
能諭親於道何倘無稽之說而責先賢之過也

毛充有曰子華爲師使齊冉有爲宰時爲師向司冦
請粟雖稍過情然無大失也若子路宜死衛者故夫
子哀哭之此歷見先生贈言講錄諸書

毛遊齋曰孟子與聖門何怨必發此三端以蠱責聖
門之賢可怪甚矣金仁山云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
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荊聶之
類故孟子爲當時戒耳此庶乎情之言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集註程氏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

講錄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
指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
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
故爲說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尚莫知
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
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集註引此是救正孔孟
二子之失故當時曾有一公案隱刺聖賢語范淳夫
女一日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
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此正造事以實心豈有

出入五字者夫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惟心有出入故書曰人心惟危危者兀臬不定之謂亦惟出入不一故書又曰惟精惟一曰一哉王心一者專一不離異之謂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而出之入之而乃曰無出入不惟不識孟子全不識心使范女果有此言則是一愚婦錯認此心爲血肉塊者使出自程子則直是違背孔孟之學而朱子且和之云雖操存舍亡亦不得恁地快豈此二則字又當綴鄉如明則誠耶抑果孔子妄言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集註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講錄曰此皆補救孟子流弊以曲伸巳說者也據此則求放心但爲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則學問義理始昭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心而註者謂必者義理孟子一生只存心養性而註者謂必發明學問是背馳也此不過因改大學格物爲窮致物理以學問加之正心誠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盡心知性俱顚倒立說名爲補救而實所以曲護巳意故解此節甚觕矣一似求放心所以學問一似求放心又須學問因又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不知孟子歷言盡其心存其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心豈無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心不若人人心亦皆有害其言心不一並不曾有學問二字況此求放心從仁人心也來心卽仁也仁不是智有何昭著有何發明有何昏昧不昏昧且註轉須識義理須識上下文

須識字句凡經文而已矣皆兼指之詞謂祗在此也令反曰不止放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毋論他經卽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巳自難通卽有無他二字照應上下互見如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巳矣得毋善推其所爲須大過人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章

集註盡心則知至之謂知性則物格之謂　首節智之盡卽知也次節仁之至卽行也末節厥將不貳承

知天言修身俟死承事天言

四書賸言曰盡心爲知則心無容知從來聖賢論道節知心法也且盡字亦無所作知者大易盡性中庸俱盡其性俱非知也即孟子亦有盡心焉耳矣盡心力而爲之曾有云知心者吾知謂知性是物格則倍爲無理盡其乾矣慨即西來意耶攜其故不過改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乃又補救此書以監就巳說實則知性是格物不特大學無此說孟子無此說凡古書聖賢所言何曾有此

心性天一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溯而得之未嘗逆而出之也蓋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論語知天命不止知識是行而有契之謂即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問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于此也若脩身俟死則屬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使不須耳

毛遜齋曰先生講及此曰某看書竊不喜分差等然此實有之蓋心知性是第一等人存養即次之脩身忘殀壽則又次之此實孔孟論學層次如或生而知之三層生而知之者三層如有博施三層孟子萬物皆備三層並無兩項一脚一進一層且以末節分項前節如朱子註中庸法請善讀書者一詳考之

殀壽不貳即修身俟死總只脩身二字安有分別

由堯舜至于湯章

集註程頤卒弟頤述其墓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孟子後一人而已

講錄曰此程伊川題明道墓文而朱註引之以直接堯湯之統亦大言矣特周程所受實陳搏之學今又稱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夫堯湯之學顯在人間有何不傳亦顯見之六經中尚安見遺經在六經外則其果接堯湯與否吾不得知特其言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則視孔孟無聖道者孟軻死聖人之學不著則并孔孟所傳斯世所學者而亦亡之然且以道屬治在堯湯則治而不儒以學屬儒在孔孟則儒而不治其分別升降可謂極密而不知其大謬者亦無所爲道學之分儒治之辨也從來有治術必有學術未嘗

含儒以爲道修儒行即修治行亦未有含治而可云
學者大學雖是學然而明德新民即謂之道中庸雖
言道然而成己成物實本于學是以堯湯道學曰道
心曰恒性一與大學正心中庸率性相先後而孔孟
則直揭之曰忠恕曰反身强恕使下學始事克己愼
獨先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夫然後尚事功崇施濟合
人已內外而通貫之自誠正修齊以進于平治天下
位天地育萬物而統歸于道故以聖學言正心誠意
者忠也由好惡以進于絜矩者恕也儒術即治術也
以聖道言率性修道忠也由不願勿施以進于盡人

性盡物性即恕也治行即儒行也是以千聖相傳祇
此心法而徹上徹下守乎先以待乎後謂之一貫參
學是一貫吾道夫子之道亦是一貫顯顯明白而乃
曰不傳曰得之遺經分道學儒治而判爲兩事而至
于忠恕一貫則茫然不知曰借境曰如標月指是于
孔孟道學全未夢見而謂千四百年後可直接堯舜
之統恐未然也若予所言則直見之六經四書共聞
共見者世多學人亦第就經書考驗之而又何疑焉

聖門釋非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邦烈編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毛奇齡之門人也是書因朱子四書集註頗有疑諸賢之說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齡門人子姪諸說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記稱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共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於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即孔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刱新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因稍輯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據者彙爲一卷名曰釋非以爲聖門口語各有精義或未可盡非云云考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論誠所不免至坐以詆誣聖賢則未免深文且朱子集註補苴舊說原恐後學之誤會亦非主於排斥孔門邦烈此書雖無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舊題奇齡自撰今考究始末實邦烈所爲其中如謂本字書不訓始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案陳

彭年邱雍等重修廣韻在大中祥符間其時程子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說如斯之類似非奇齡所宜有又朱子與張栻劉共父書謂二程遺書乃胡安國所改而此序作劉共父所改亦誤故改題邦烈從其實焉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四卷

〔清〕李塨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雍正間刻顏李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一卷》提要

論語傳注序

論語傳注成作而嘆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師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莫可易矣而其爲後世坊又何知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講性談天爲事者謬矣其論誦詩也曰雖多亦奚以爲則知專以誦讀爲學者左矣且存心養性並不之及惟教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灑掃應對進退之末爲始以本爲卒是不惟上達不繫傳即下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末與本立而末自來之說皆過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務謹信長則禮

論語傳注序　一

樂不斯須去身求志以此達道以此不務高遠不徒佔畢禮樂何由亡躬行何由衰異端何由昌熾民物何由沉淪而學術道傳何以日岐而日巔也哉大學中庸則論語之義疏也論語言則親之道已具而劃然臚列其先後則在大學孔子始於下學終以一貫始於志學能立不惑終以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學者原有達天之候但躐等求之必作寱語賺他塗故聖人愼焉至子思時性天之說蜂起不實指之橫議戕世何所折衷故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而中實以子臣弟友禮儀威儀使知高遠必自卑邇上達不離下學皆庸常非隱怪而聖道上下盡矣無可益矣由此即異端矣塨承先孝慤命遊顏習齋先生之門教以從事下學今忽忽老矣乃見聖道如此故妄言

亦以俟後之學者傳者謂有所受也自孔門傳論聖道後儆考
考先儒而躬承於父師也注註也果聖道不入岐路則因文詁
釋如水之注地霈然而相通也
康熙五十七年冬十月巳酉蠡吾後學李塨頓首拜撰

凡例

一去聖遠而道術晦漢唐註疏詳於訓詁畧於體要宋明儒者
又各尋入門之路率牽聖言以就其說而道多岐轍矣故不得
已而有此註

一學不明則經旨不明論語曰學詩學禮內則曰學樂學禮學
書計學射御經文昭然也若後儒以讀書爲學則經文所無且
以誦詩徒多爲戒矣程子亦謂玩物喪志矣以講性天爲學則
經明有不語罕言之防矣以力行爲學則學原以爲行也但各
有其功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中庸言學而知之行而成
功不可溷併以滔寘行詳辯具顏先生存學編及拙註大學辨
業聖經學規內

一道至周孔而盡其敎人之言亦盡後儒或言發往聖所未發
誤也往聖尚有不知與知其當誨而不盡言何以爲聖矣出往
聖者必異端之敎也經言所無者莫由學其庶乎

一聖經專以訓士如論語首言學朋來人知大學言明親中庸
言位育皆士之職也以下皆然不及農工商者待士治也卽在
士之兵農禮樂中也後儒敎人四民齊施則一視士與齊民等
儕自好而止一不知民不可使知亦學術錯誤之一證也

一窮經將以致用也體國經野禮樂制度地考官名皆致用之
大者不可空言理而遺其實也茲註雖非專書大義則必載

一孔子曰辭達又曰旨遠言文後人梵語鄉談一概入註則蕪
穢聖經矣不文何以能遠是註盡洗之

一註惟道是視不敢盡附舊說然道若大路人可知行矜新好異非所云也塨註時論而不辨惟在好學深思者領解耳

一用舊註而微易其辭者皆有至理非敢漫更

一訂修則倬阜閻校閱則方鐵臺張韡六士宗洙及馮辰弟培謹志不忘

己亥仲夏塨識

蠡吾　李塨　稿

論語

孔門弟子論譔孔子之語以傳後世故曰論語注疏分二十篇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子孔子宋孔父嘉之後氏孔不書者聖德著聞人所共知也邢疏亦有書孔子者記者隨筆不爲例也古禮大夫稱子因之尊師曰子公羊傳子沈子是也或當時共傳稱之後人亦因而稱之孟子稱顏子曾子是也若面言論語於同儕稱子孟子於門人亦稱子則男子通稱也馮說學效於人子貢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也即自學詩書禮樂亦效法古人也習重也即易習坎之習學而又學也說即悅不亦乎歎其必有此妙也皇氏侃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三日中時學記君子之於學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習也同門曰朋包不知不知其有學也慍怒也學本以應人知而春秋以降或不知矣亦無慍焉所性定也君子詣德可君國子民也詩疏後遂以爲有德之通稱詩於天子亦稱君子

論語於學士曰君子是也時習學而不厭也朋來誨人不倦
也不知不慍不怨天不尤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學之
準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孝順父母弟盡弟道犯干犯也上
分在已上者務事事也人能孝弟即少犯上不作亂是仁本
孝弟之象矣故承之而斷其爲仁之本以見孝弟不可不務
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至道曰仁仁即生德也孝報我所
生也弟愛吾同生也施之生意油然及於民物矣語曰孝爲
百行之源本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其言令善其色剛毅木訥之反也發露多則存蓄少工
飾多則眞醇少故鮮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曾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省察也忠盡心也信言必
實也傳師傳也此曾子忠恕之學也人身當省不止三者曾
子此時從游聖門除傳習之外則樂羣謀議耳故日省如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左傳昭公五年薳啓彊論晉車
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一縣
一百乘也縣方十六里中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
毛河布說古封國不計山川附庸故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所
謂方百里者就井地言則萬井當出三四千乘惟言千乘者
言任戰不言備也如天子千里爲百里者百止言萬乘可見
敬小心也事禮樂兵農之事人衆臣民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
弟子童年之通稱也謹愼信實汎廣親加厚也仁謂仁人餘
力未盡之力文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也朱註言弟子之職行與
學皆宜力也出跟入孝自膝下出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弟子卜商衛人易輕也賢賢重其德也易色輕其色也
此敎夫婦之別也邢子昆說致如致仕之致委身與君也雖曰必
謂設解而深贊之言盡倫必自學問入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不端重則無威嚴而學亦不堅固故君子以重爲貴而忠信
其主也益友其輔也改過其功也忠實心也信言必行也友
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無毋通憚畏也朱註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喪盡哀禮祭盡誠敬疏計君子篤厚於親之德也民化之德亦
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
子禽弟子陳亢陳人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衛人溫和厚良
易直恭莊敬儉節制讓謙遜朱註五者夫子之盛德接乎人者
也時君感之自以政來質是夫子自操得之之權也非邦君
有心而與豈夫子有意以求即或曰求亦求以溫良恭儉讓
耳與人之屈節者天淵矣諸與皆語辭春秋稱大夫皆曰夫
子孔子曾爲大夫故有此稱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觀人子之法也父在不得自專但觀其志父没乃觀其行
之善惡然没而子三年在喪孔解於父之道可姑行者不忍改
之斯謂之孝不然親前没而變更是有死其親之意矣所行
即善而心亦薄矣豈孝也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和和樂也先王之道即禮也斯指和也小曲禮大經禮由之
由和也知和而和亦不可行者如稽康阮籍之流放誕嬉戲
以爲高致終至喪亡是也言禮貴和而和又不可流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信約信復踐言恭致敬禮節文近依也合也因緣也就也宗
主也所因不失可親之人亦可以宗主之也言人之言行交
際皆謹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將不勝其自失之悔矣朱註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好不在是也敏速也事學之事也爲學之人恒
多言故又愼之有道有道德者正正其所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可猶言亦可也貧而樂顏淵也富而好禮睿聖衛武公也子
貢以貧富有守爲美聞子言未若遂知義理無窮學問莫足
故引衛風淇澳之詩如切而又如磋如琢而又如磨以證之
是告往而知來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人不已知無損於已何患不知人則窮無與交達無所舉故
患之人況言下論以能應人知則指操知遇之權者言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正人之不正也德行道而有得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
其所不移也而衆星拱向即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言爲

政本於身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此言可蓋全詩者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史記）發乎情止乎義理（子夏詩序）無邪思也況於大雅以歌王政三頌以形祖德愈無邪矣此詩教也（王氏道說）或謂桑中溱洧非邪思歟曰作歌以刺其事使天下萬世共醜焉是無邪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引導政法制禁令齊一之也免者不敢爲惡以苟免刑罰也齊禮者立冠婚喪祭之儀定五倫相接之度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也格至也民恥於無德無禮且至於有德有禮也較之徒尚政刑者淳漓大有間矣故申韓之術可以苟定反側不可以常享太平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古十五而入大學志者念茲在茲也學習大學明親之道而不厭也立學之固也不惑學無所疑也天命天之元亨利貞之德也知者下學而上達也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不思而得也矩爲方之器隨心所欲而不踰於方不勉而中也（朱註）

此孔子之年譜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孟僖子之子樊遲弟子樊須齊人僖子卒時詔懿子學禮於孔子故懿子問孝而子以無違於親告之使其順親之指以學禮也（毛河右說）然而從親學禮順親之一事而已豈遂盡孝不知孝親卽有禮焉生事葬祭不可過分是也恐懿子未解故語樊遲以發之（舊註作無違於禮則聖人作廋辭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魯大夫懿子之子名彘武謚言當謹疾以慰親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吳人言但以能養口體爲孝則雖不常供者至於犬馬皆能有之芻豢以養父母（黃裳說）但不敬親則無別於今人矣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正與此同故唐馬氏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言犬馬養親無作人養犬馬者何註誤也又包咸舊註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如事君在右就養有方言服侍也）蓋漢魏間皆以犬馬養人比人子養親其說亦通故人臣亦因用之汲黯曰臣嘗有狗馬病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

爲孝乎

先生老者稱饌飲食也馬解曾猶乃也祭統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色不可強而服勞奉養尚可勉爲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無辨難也黙而識之故如愚省夫子省察之也私者退請業請益之所而自處也足發者智足以發明之力足以發行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用也所用行也焉安廋匿也疏註小人掩其爲之不善視之

而善不善分矣行善而意之所由來者未善猶恐匿也諦觀之而善不善又分矣由善而其安心樂意之所或不在是焉猶恐匿也詳察之而安於善與不安於善又分矣尚安匿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故學者溫習之新學者日知之學而不厭也卽可以誨人矣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全體皆具非一器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能言恐其言先於行也故語以從於行之後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比偏黨皆與人親厚而周公比私君子小人分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加審慮則昏而無得思而不考成法則危而不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非人道之常而別爲一端如今佛老是也明太祖曰攻如攻伐已止也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弟子姓仲字子路卞人子路粗率或有認不知以爲知者故子誨以知之之道如此不然本不知之而誤托於知心之蔽孰甚焉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其爲學也意求祿矣子曰祿非學外物也而不必干也亦善吾言行而已多聞則言有物聞而疑者闕之則無妄言其餘不疑者又愼言之則無放言人責少矣多見則行有準見而殆者闕之則無誤行其餘不殆者又愼行之則無肆行已悔鮮矣祿在中言不求而自至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魯君謚定公之子錯置也包解諸語辭用舍合民心則服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敎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卿名肥康謚孝孝親慈慈民忠者民盡心於上也

勸者勸於爲善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奚何也爲政居位以正人也書周書君陳篇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包氏解此同潘岳閒居賦王列貞漢晉唐人皆如此讀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閻百詩說文與者不同者孔孟引書有小異取是別道不在章句也友愛也施行也言行於孝友有正人之道註疏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其指居位也史記定公初年季氏廢立陽虎作亂孔子不仕而不便明言故以此謝或人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領者小車駟馬車兵車田車乘車也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註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朱註問十世可知者欲前知十世之事也禮制度文爲也天道相繼以理世皆因時而錯行如因春而夏因夏而秋因秋而冬是也帝王相繼以持世必因禮而損益如夏尚忠殷因之而尚質殷尚質周因之而尚文是也自此以後如秦法過嚴漢高因之而用寬劉璋過寬諸葛因之而用嚴天道人事之自然也故曰百世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媚求福也鄭解如春秋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欲祀夏相甯武子止之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是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謂私謂也魯論凡無曰字者皆私謂如子謂子產子謂子賤之類也有曰字者皆面謂如子謂顏淵曰子謂仲弓曰之類也王草堂說佾舞列也春秋隱公五年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何休謂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則六六

三十六人四則四四十六人二則二二四人服虔謂六八四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十六人王草堂曰春秋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是古人舞列不論貴賤皆以八人服說是也季氏僭分至此尚可容忍孰不可容忍者邢疏傷當時君之無權也古廟有室在戶牖之內其前爲堂在戶牖之外堂前有階階下爲庭歌在堂上故雍徹曰於堂舞在堂下故佾舞曰於庭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篇名徹祭後而收其俎也相助辟公諸侯穆穆敬也爾雅二句雍詩之辭三家之堂主祭者大夫助祭者家臣歌此何取不惟僭竊亦屬愚謬可嘆也按

三家之堂卽郊特牲所謂三桓之公廟也三家出於桓公故
立其廟蓋古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郊特牲后
稷始封有國周人立爲始祖廟歌功誦德祇及姜嫄並不及
稷父帝嚳以其爲天子也及文武有天下周公乃制五年一
禘公羊傳謂殷祭是也尊帝嚳爲自出之帝祭於始祖后稷之廟而始
祖配之國語祭法大傳喪服小記而並不別立帝嚳廟乃以周公有
大勳勞賜魯重祭明堂位祭統謂魯用天子禘儀而無祭文王於周公廟配以周公文王趙伯循謂[illegible]
摽於是魯有郊禘然郊惟於啓蟄祈穀見之春秋書郊皆在四月五月非
年所謂啓蟄而郊也配后稷亦以祈穀故冬至大郊特非襄公七年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所放用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以是以不同家語定公問孔子曰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魯無冬至大郊冬禘
惟在周公廟不及羣廟閟宮詩曰白牡騂剛謂周公廟用白色之牲比於宋用天子禮樂不敢並

時王也羣廟用騂色以用侯禮則無嫌其儀皆以天子禮樂行之所謂變禮之
禮也史記所謂不敢以臣待周公也乃魯因爲文王立廟名
周廟見左傳襄公十二年其後非祈穀如成公十七年九月用郊群廟
亦用禘如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illegible]
宗曰用天子禮樂白牲犧尊夾於玉戚如禘故曰禘非羣廟祀所自出也則僭越矣故禮運孔
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之三家出於桓公而
季友爲莊公母弟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桓之季文姜
之愛子是也慶父叔牙雖長而庶出故友爲別子爲宗卿莫
後亦立公廟爲三家之堂而八佾雍徹紛然並作夫子所以
深斥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卽嘆三家之流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
林放魯人鄭註見周末文勝而疑非禮之本也故問禮始諸飲
食汙尊抔飲其本儉而已重席列鼎曰趨曰奢末矣卽如喪
禮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本哀而已棺槨明器曰趨曰易末矣
與其趨彼無寧返此易熟治也禮又畢舉喪者哀本天性較
之儀文本末昭然猶爲易曉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諸夏中國包解夷狄且有君長不似諸夏僭亂反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註曰旅陳也陳
其祭事以祈也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季氏
祭之僭矣冉有弟子名求魯人時仕於季氏故夫子使救止
之言神不享非禮林放尚問禮本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
而誣而祭之欲季氏知其無益而不旅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讀而升下讀而飲其爭也君
子
君子不欲多上人何爭求其爭其惟射以祈爵乎然儀禮大
射云耦進上射居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
其物物謂射時所立處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升、

下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
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
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
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揖讓也始
終揖讓如此則射亦君子之爭而非若小人之角厲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
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巧笑二句見衛風碩人篇無素絢一句蓋逸詩也倩笑貌盼
動目貌註倩素面貌瑩潔也絢飾也繪事上衣下裳畫繪之事
也後素者考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
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間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漬汙

也起予言我意未之及而能起發之詩本言面色皎白倩盼
如畫卽爲美飾不必復飾矣美之也子夏疑素非飾也何得
爲飾子以繪事明之素采後施是素亦爲飾天生自然之美
後以拭濯而耀然也無疑也子夏一聞後素之言而瞭然也
曰人之素質非飾也而乃以美其貌以妍其容爲後來之飾
矣則夫禮者本於天地具於性情原非後起之飾也而乃若
臣父子非禮無文朝廟邦家非禮不華其釋回增美也亦在
後者乎虞廷典禮周室禮明樂備孔門學禮皆後起之功不
可已者也猶後素也何大子深賞之後毛河右說舊註謂繪事後於素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書言畫五采於上衣未聞朝於廟黻[illegible]絺也且禮屬後起亦非聖賢重禮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後宋殷後徵證也文典籍獻賢人朱註言我能言夏殷之
禮而二國文獻不足以證吾言使其有文有獻則我能
言而取以證之矣夏殷之禮淪謝而忠質不可返豈非世道
之憂乎故夫子反覆嘆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祭有三一大禘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
五年合食之殷祭也一吉禘春秋吉
禘卽儀禮吉祭喪畢升新主於廟則合羣廟祧廟之主合食
於太廟也一時祭王制祭統云春礿夏禘郊特牲與祭義云
春禘總時祭名也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年十四年間未遭吉

禘而大禘爲魯重祭非時祭比此嘆者蓋大禘也灌者郊特
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魯之君臣此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以後則浸懈
怠而無足觀矣或謂嘆魯僭禘則祭始終皆僭卽灌之鬱尊黃目王瓚大圭非僭乎不待既灌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

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追遠報本至禘極矣未
可易爲或人道也而魯僭行禘之失又所當諱故答以不
知而言如知其說則天下之事當前皆徹如指示掌中之物
言易了也時子仲一掌以手指之故記者記曰斯者掌也邢疏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祭先也神如五祀諸神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而又引其言以證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昵也室西南隅爲奧室中最尊之地祀神之所也然幽寂而其神無定五祀皆祭於奧迎尸寂則似無靈神無定則無專主竈五祀之一雖僕婢爨老婦之祭其祀頗卑然炎熱而司飲食炎熱則氣燄盛司飲食則禍福有權與其媚彼無寧媚此賈引時言以喻奉虛位之君不如媚得權之臣諷孔子也子折之曰予不知上之有天乎其尊無有並者人唯守道而行不獲罪於天而已如其獲罪何所禱而免乎非惟竈不可媚與亦非所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二代夏商也言周初制禮監而損益之郁郁乎文采哉吾舍周何適矣郁郁文章貌邢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周公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魯得用天子禮樂以祭周公明備繁重故夫子仕將入而助祭每事問焉或譏其不知禮孔子言敬謹之至乃禮之意豈敢自謂予知哉孔子父叔梁紇嘗爲魯鄹邑大夫故稱鄹人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主皮者專主穫無侯張獸皮射之[illegible]在位行禮射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亦賓射類張侯射之比於禮樂庶民無射禮習射則獸皮張射專主於穫賈公彥說故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illegible]復有遺賢焉退而以禮鄉射衆來聚觀因詢五物三曰主皮詢問德行與藝主皮問能射否也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與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謂禮射觀德二次三次仍三次比樂以射主皮則詢藝之別以鄉射及一射中者再射不中者去之不再三射此異也故禮射不主皮古者禮樂[illegible]不[illegible]之道也今則雖行禮文互有爭心而此道[illegible]力[illegible]役之事也設上中下三科註如[illegible]人[illegible]上下[illegible]公伺用三日[illegible]任

也者家三人中地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古者力役之征借勞愛民之道也今則徭役繁重不分上下而此道亡矣十競[illegible]大[illegible]所以歎也朱註謂不主皮是不主於貫革悅也貫革穿甲也澤宮習武所用[illegible]而射之也周禮司弓矢考工[illegible]有明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周禮大史頒正朔於邦國諸侯[illegible]月朔以腥羊作獻告祖廟而受行之謂之告朔[illegible]乃[illegible]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去孔子此時將及百年而有司猶供此羊是告朔之禮一綫未亡者也何忍以費而去之子貢或屬憤激而夫子之意深遠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如孔子之拜下盡禮也而泰者不悅以為諂故慨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魯君諡襄公子昭公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國風后妃所作關關雎鳩者喻淑女之和諧而摯而有別也廣求淑女以佐君子供祭祀寤寐反側哀賢才之未進也而在已一無嫉妬傷善之心又求衆庶和好嫉妬全消而各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序所謂憂在進賢無傷善之心是也琴瑟鐘鼓樂賢才之得[illegible]不為婬寵以自淫其色亦求衆庶各自淑善不淫泆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序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也周之壼內聖賢會聚貞潔和順共承天事溥於下國此時之乾坤為何如者宜定制以為樂章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弟子名予魯人乃以社名答其義焉謂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古者[illegible]以為名夏后氏樹松曰松社殷人樹柏曰柏社周人樹栗曰栗社毛河有說後人[illegible]枌榆社櫟社木此乃其義即在乎此如周名[illegible]以古者戮人於社義取戰栗以見人君不可不示威也然而棄德用威其道未善辱君悍刑徒取誣厲言之左矣遂事詢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孔子言其駟不及舌不必責咎正深責之然則社義如何報土功重民食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孔子志為東周[illegible]周室一如管仲之為但不假而誠不私而公不[illegible]博厚高明悠久以成大業則大小迥殊矣故[illegible]管仲之功而惜其器小也或乃疑器小為儉子言其奢費不儉為知禮子指其僭仲之器小亦畧可見矣三歸娶三姓女見戰國策韓非子班固食貨志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樹屏塞蔽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與鄰國好會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間禮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阼階上拜賓答拜管仲卿大夫而僭之不知禮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師樂官名時魯音樂漸微故子語以作樂之法始作樂初合也翕如人聲八音相比而起也從之則大作矣純如清濁高下遞接團轉如五味之相劑也皦如抗隊曲止倨句為言

爲永分明也繹如繹抽絲也纍纍乎貫珠之象也以成樂一
終也簫韶九成大武六成是也聖經言樂皆以聲音無算數者後人以計律數爲樂誤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
儀蓋衛邑封人如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典封疆之官
也註疏君子謂往來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言其平日不見絕於
有道而求以自通也。朱註從者孔子弟子隨行者通使得見也
喪謂失位去國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月令奮木鐸
以令兆民是也言亂極當治天將使夫子明制作法度以號
令天下萬世也註疏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韶繼也史記言能繼堯之德也武武王樂名言其伐
紂救民有武功也盡美謂歌舞之聲舞蹈之容悅聽足觀也
韶又盡善者聲容之內九功惟叙揖遜德讓如天之無不幬
地之無不載也武未盡善者聲容之內病不得衆恐不逮事
發揚蹈厲夾振駟伐其象危惕而猛趨不如韶樂之融容和
平也韶武之時爲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冒人者也故以寬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二十五家也而有仁厚之俗智者擇居必於是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常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
仁心德也心德全則隨遇而貞久約濫久樂淫以不仁耳利
順利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人無私故能好惡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語辭但也如也苟志於仁但之義也楊子非苟知之亦訓但苟有用
我如之義也但志仁卽無惡見仁不可不志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不以其道得謂不當得而得富貴則不處貧賤則相安者恐
去仁也故君子不違仁之功存存無間焉其功卽大學之正
心脩身以明明德也惡乎猶於何也邢疏終食一飯之頃無終
食之間違仁卽終身不違仁也造次急遽之時顚沛傾覆之
際而一無違焉則不去仁矣言不去仁而必徵之富貴貧賤
者驗其實也以此坊民而後世猶有講學論道自詡主敬明
理而苟且於富貴貧賤者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
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

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仁則視聽言動必以禮視天下之物無上之者惡不仁則
視聽言動必不使非禮加於吾身是不違仁矣而未見其人
也得無力之不足乎夫好惡巳之力也仁巳之德也巳好巳
之德巳惡巳之失德力安有用之不足者卽或有之我未之
見又作疑詞以深决其不然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指有因而過之過黨黨類也卽倫類也毛河右說如禮記父黨
毋黨之類也行路之人無爲之受過者無他疏之也五倫之
內毋有因之受過者無他親之也如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畔
于路有姊喪可除弗除皆不忍於兄弟之倫類而過也不忍

仁也故觀過卽知其仁表記子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
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卽此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嘆曾子之唯庶
克當之方不徒死亦不虛生故曰可矣王草堂說道猶路也有原
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
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此章與原壤
章老而不死爲賊宜對觀不循道彌長年而祇爲賊能聞道
則朝聞而夕死亦可然則世之冥冥昏昏而欲長生久視何
爲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專務衣食者凡民也恥惡衣食者陋品也士而如此則志道
不篤矣何足與議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左傳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朱註言君子
之應事無成心而精於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懷惠
小人細人懷刑行法以俟命也重耳懷安敗名殷民安土重
遷皆懷土也韓信以捐地會兵陳豨將爲多金賂皆懷惠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孔解卽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之放言梁木爲衆
木所依也此戒專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行禮而有恭敬退遜之實心也有之則禮可以爲國無
之則禮亦不能行何有何有其難言易也邢疏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巳知求爲可知也
知與位分言則朋友知而從我邦家知而信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
忠恕一也盡心以推巳及人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
恕也一貫之道也巳所不欲勿施於人學者之忠恕違道不
遠也一言可終身行也聖人上達其妙故務之大賢勉强有
得故可與言之其餘學未至焉故疑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曉也義者宜也五常五倫宜行之事也利富貴利達也此君子小人之關界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求與等之內自省恐亦蹈之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微諫卽內則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不敢更適西欲親知所在而無憂召則必至而無失也朱註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年高可喜則可懼愛日之孝尚能緩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身之所行必及其言則言自不輕出矣言古者以嘆今之無恥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約束收歛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欲遲行欲疾欲者心之所注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爲達德豈有孤者必有同居之鄰人何不求德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促逼也何註速也又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是也言事君交友宜以禮進也邢疏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冶長弟子姓公冶名長孔解字子長魯人家語縲黑索也紲攣也以拘罪人言其素賢雖有此無害於可妻也南容史記作南宮括括适同字子容家語作南宮縚鄭註檀弓南宮敬叔云卽南宮縚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又作說則縚也括也閱也容也敬叔也總爲一人孟懿子之弟左傳昭公十一年泉丘人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而何忌爲父後諡懿稱子說爲大夫諡敬稱叔可知南宮爲弟同事仲尼學禮者也然南宮以所居爲氏而南容去宮稱南不似一人漢書古今人表南容在上下等南宮敬叔在中上等則二人矣有道見用無道見容以其三復白圭謹於言行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弟子姓宓名不齊魯人若人若此人也又言魯若更無君子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註疏以見子

賤之得爲君子由於取善擇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璉殷曰瑚明堂位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貴重而華美者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欲居敬行簡者故或以爲仁而不佞禦人抵當人口給隨口取足而無情實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弟子漆雕姓開名又字子開魯人使仕者夫子爲司寇時有使仕之權也四書纂言斯指仕之具也未能信未能確然信其仕而優也說悅其虛心篤志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編竹木爲之馬解爾雅謂之舫今筏也此夫子嘆世之寓言也謂道不得行安能鬱鬱居此其乘桴浮海罷理亂於不聞乎顧誰無室家波臣難就携手同行其惟由與子路聞之以爲夫子許其可共險難也故喜子復寓言以曉之曰由也履險如夷勇過我矣但大海蕩蕩弱木難浮桴材無所取耳鄭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三子日月至仁夫子知之矣而曰不知者以武伯學淺觀問孝答以憂疾可見不可輕與言仁所謂罕言也各舉其才以語之者若曰子大夫薦賢爲國但當問其長不必究其微也賦井里所出之戎馬兵車也司馬法曰井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治賦即治兵也千室大邑也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食采地者曰采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朱註赤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愈勝也聞一知十謂聞一事知十事也左雄說聞一知二聞一

事知二事也夫子接子貢不敢望回之言而引之曰汝言弗如也吾之許汝即在汝言弗如也蓋能自知則難苟居能自屈則無憍念進可量耶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弟子字子我魯人雕刻畫也杇鏝也與語辭誅責也改是改聽言信行也宰我素言勤學而晝寢故又言以深責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行健夫之剛也自強不息君子之剛也有慾則不剛矣棖魯人包說蓋家語弟子申續字周鄭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即夫子所教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而曰無加則去之盡而行之純矣仁者安仁矣故夫子抑而進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詩書禮樂也夫子雅言之性者繼善之所成天道乾元亨利貞也夫子僅於贊易言之而不輕語人所謂罕言命也以此坊民而後儒猶有日講性天以爲學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狀子路之勇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即仲叔圉也謚法勤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名僑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故稱公孫僑行己行於身者也恭恭謹也如所言思其始而成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是也事上事君也惠如訓子弟殖田疇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姓平謚名嬰齊大夫人交久則敬衰久而敬所以爲善程說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蔡大龜出蔡地者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漢書食貨志曰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居猶藏也以櫝藏之也文仲有此是僭諸侯之禮矣梲梁上短柱也節同楶短柱頭也山節刻鏤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梲畫短柱爲藻文也明堂位曰天子之廟飾也文仲有此是僭天子之禮矣人以智稱之是何如之智乎左傳孔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作虛器謂有其器而無其位正指此二事也稽求編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崔子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齊君莊公名光違去也子文公爾忘私故許以忠文子潔身去亂故許以清而至於仁則心德也無終食可違二子未可知也焉得遽許以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數起於一而重以再三則又重而三才之數備矣故反覆致念者皆以三概之三思三復是也文子自謂備豫不虞過求何害子則聞之而曰不思者世

事昏業過愚者避無斷其失均也愚而至再斯可行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命衛大夫武諡邦有道謂衛成公在位無事之時也邦無道謂晉文公伐衛國人出成公以說於晉武子從公使元咺奉弟叔武攝國武訴於公曰立叔武矣公殺元咺子角元咺不廢命晉復公前驅殺叔武元咺奔晉訟於晉衛侯歸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後釋衛侯復國是邦無道也有道之時盡職宜猷才識著見其智也猶可及也無道之時韜晦深藏故作顓蒙不與強諸之覇主忿慾之訟臣相抵抗而潛用搏抗

身全君復是其愚也不可及也彼當艱險之秋而矜才恃智者安有濟哉夫子所以表甯子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史記在陳思歸在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周流列國志期行道知其不遂也乃思歸魯而傳道門人以及來世是以嘆也狂簡志大言大而畧於事斐文貌章如九章十二章之章謂成材具也裁割正也不得中行故思割正狂士以造於中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孟子稱夷齊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惡惡至矣然惡者能改卽不惡之未嘗追念其舊故少為人所怨也淸而無私意無固執故曰聖之淸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辟素以直名醯酢也人來乞醯無則應無可矣乃乞鄰而與曲意狥物掠美市恩朱註焉得為直夫子譏之惡假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充也益也謂致敬於人而巧其言善其色以加益其恭是脅肩諂笑病於夏畦者也匿怨而友是內藏怨懟外結親厚者也左丘明魯大史著左傳者見孔安國說及史記漢書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平在尊側曰侍盍何不也輕裘裘以輕為美也憾恨伐誇施張大之意勞有功於人也懷保也子路重義輕財顏淵虛懷集善夫子則志於萬物各得其所天德王道備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嘆終不得見也內自訟者見其過而內自刻責如訟者之抶人隱慝以求必勝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忠信篤實也禮器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然有忠信之質者

頗多而學古不厭者甚少故子以身示之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臨民之位仲弓欲臨下以簡者故可使之然仲弓又不欲如子桑伯子之大簡也故問以辨之說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蓋老莊之流也但夫子論人先取其長簡則不繁苛瑣碎日不暇給故亦以可許之居敬修己以敬也敬事也行簡施行政事崇大體去繁文也居簡身心簡畧也如是而行簡勢必大綱細目皆簡畧矣曰可曰大

簡正從可也簡之言而辨之也此於夫子僅可之意雖未盡喻而論簡之得失確矣故子深然之按漢後言治道有三一王道堯舜周孔之所傳是也一清淨蓋公曹參所傳黃老之學是也一刑名申韓是也清淨勝於繁苛啓亂如王莽者然獘必廢弛死解刑名勝於寬縱養奸如徐偃王梁武帝者然獘必酷烈土崩論語民免無恥毋乃大簡二章兩陳其獘矣王道則當清淨亦清淨所謂臨下以簡寧失不經也當刑名亦刑名所謂威克厥愛允濟也但如漢武尊儒術而但知服色改正朔孝元重儒術而但在經義文辭至於道德居敬之君極選舉教養之王政未之有聞則雖曰儒術未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怒不移過不復則學實驗於行而好之也至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使爲孔子使也朱註左傳昭公三年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是釜六斗四升也聘禮記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藪音逾即庾是庾十六斗秉十六斛五秉八十斛也急窮迫也原思弟子名憲魯人孔子爲魯司寇以憲爲家邑宰包解九百九百斗也孔解辭言常

祿不當辭也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鄉大夫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冉有施厚原思受廉夫子皆不許者裁之以義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雜文騂赤也周人尚赤角角周正中犧牲也何解用用以祭此與仲弓言舉賢才之道不當拘世類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至到也至而不去即不違也顏習齋先生嘗與塨求仁曰仁合內外之道也內欽而明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妥當乃可曰心不違仁以此自省不惟三月不違難及即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亦豈易及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
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
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從君爲政也果果敢決斷達達於物理藝多才能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
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弟子名損魯人復我重召也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
入齊在齊南魯北言入齊則不能召也按家語閔子曾爲費
宰此時必有不可仕者其後可仕乃仕故仲弓與閔子同列
德行亦爲季氏宰非季氏竟不可宰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弟子冉耕魯人疾而嘆其亡者疾篤也自牖執其手者
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戶東牖西蓋疾後室穢不敢以延
師故自牖執手以永訣也伯牛有德行列子云伯牛靖無欲
孔子節小物必以伯牛侍曰吾以自厲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圓曰簞方曰笥瓢瓠也言在陋巷惟有一簞飯一瓠
瓢飲也樂樂道也註疏巷街之曲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畫

畫畫地而不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成己成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君子儒也言必信行必果
硜硜然自無遠大之猷者小人儒也勉子夏以遠大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
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爲政莫先於得人故子問之不由徑則率履正
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不至則自守嚴而無枉己徇
人之私可見公事如鄉飲鄉射月吉讀法之類澹臺姓滅明
名字子羽武城人蓋此後始從游孔子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

也
反孟氏族名側字反魯大夫左傳哀公十一年齊伐我及清
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及齊師戰於郊左
師入齊師右師奔齊人從之反後入以爲殿是右師奔而不
致大北者反殿後之功也乃策馬自掩如此可謂不伐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衛大夫字子魚佞口才也左傳曰寡人不佞服虔曰佞
才也朝宋公子美美色此喻言以慨世也言無有隨機應變
之捷才而徒有皎然潔素之美質如居鄉不能左右周旋而
徒方潔居官不能上下彌縫而徒孤清今不以爲迂則以爲
怪眾謗群疾難乎免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莫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質樸文文采皆指行禮之威儀言辭言也野野人史史官史不闕文故多文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包解言文質錯綜而可觀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孩提而愛親稍長而敬兄赤子入井而惻隱嘑蹴與之而羞惡直也罔如微子殷罔不大小好草竊姦宄之罔無也言不直也則生理無矣乃不死者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此論學之淺深也樂之樂道也后儒以樂道爲粗中禪悅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以上以下姿學也上上達之道也人下而强語以上妄臆臆等必陷異端是誣之也故不可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猶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爲而於郊社禘嘗敬而不瀆所見明矣非智而何欽明以存仁於內立達以行仁於外皆難也先其所難後自得仁非仁而何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想智仁之妙也水形如智故智者樂之山體如仁故仁者樂之變動不居動也安土敦仁靜也樂天知命樂也德立不朽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春秋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功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但衰微而廢墜矣道文武之道也齊一變其澆風可至於魯則人存政舉亦可至道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儀禮特牲饋食日用三爵二觚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若觴與觥亦皆五升盞觚器古多用角故從角三代始範金爲之其形本方故名曰觚通俗文曰木四方爲稜八稜爲觚其足之四稜漢

宮鳳闕取以爲角隅故西都賦曰上觚稜而棲金爵後變爲圜史記酷吏傳曰破觚爲圜是也如博古圖所傳合孫祖丁觚四山饕餮觚形圜而尚名觚則觚不觚矣天下之實失其名如君不君臣不臣之類可於此觀矣能無歎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仁人墜井仁者從之以喻惻隱同人者雖闇難而捐軀不辭也子則曰身在井上則可救從之入井則先陷己身而井中之仁無以救矣何爲其然哉仁者卽君子也無墜井者而曰墜墜井猶事之所有可欺之使往視也從井救人則理之所無不可誣罔以陷之也文王因於羑里閎夭救之以奇怪獸

紂未嘗赴囚子畏於匡顏淵從之未嘗先死仁以智行以義
決何爲不學而愚哉以此坊民而異端猶摩頂放踵以利天
下捨身喂虎割肉啖鷹以爲慈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慈曰君子於詩書六藝一一講習博學也乃將所博者
實見於視聽言動皆約束之以節文之禮則可不背於道矣
埰謂此萬世之學準也博文卽明教之文約禮卽四教之行
忠信也博文卽大學之格物致知約禮卽大學之誠意正心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博文卽周禮三物之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約禮卽三物之六德六行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
任卹也外此而復有術業焉非異端則曲學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朱註子路以爲靈公不
用而淫亂之夫人又迫之使見道之否塞甚矣故不悅矢陳
也詩矢音是也直也書出矢言是也夫子指天以直陳之曰
予之否而不泰者韓愈說乃天厭吾道也欒肇說於人乎何慍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臣弟友庸也行之無過不及中也以達德行達道中庸之
爲德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至聖至誠也故曰其至矣乎民
猶人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仁生德也而布生德於人卽以己之生生者及之今曠然遐
思曰博施濟衆也則必如晢言乃聖乃神爲四海君庶幾能
之然堯舜聖也而遂自信曰吾於民無一之不痌衆無一之
不濟乎未也則大仁有蓋有道矣己欲植立卽以立人己欲
通達卽以達人隨分隨地痌瘝一體如斯而已而或未能也
則有強恕而行之方在近取諸己譬之他人不欲勿施欲則
必施求仁莫近於此何事於仁言何必事此而爲仁也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自堯舜以至三代作者大備矣孔子誦詩讀書習禮正樂皆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又言商賢大夫有老彭者大戴禮已然
況今日乎我庶竊比之云爾竊私竊比附也埰謂五經論語
誠無道不具矣乃後儒自立學術何哉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識不言而存諸心卽易默而成之也何者有於我自省而
自勉之辭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脩如脩我墻屋之脩飭治也徙遷也有所得必脩之乃善已
學矣必講之乃明聖人憂之所謂繇道而未之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燕安居處之時申申舒長貌夭夭潤好貌如也形容之
詞常人燕居放肆而已賢者嬌之必過矜持中和自然惟聖
人有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欲行周公之道屢夢見之至老而道不行氣血向
衰不復作是夢矣嘆之者猶不能忘情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也不可不由當專其志
德行而有所得也得不可復失當堅所據仁人之安宅也須
不違以依之藝六藝也須學習以游之作聖之全功也周禮
保氏掌教國子以六藝一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二曰六樂雲

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
井儀四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曰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六曰九數方田粟布差
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游即學記息焉游焉之
游如涉水者之浮游行路者之游行以循習乎藝也程石閒
曰游者終身涵泳於藝中如魚之在水而不可斯須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十脡脯也束脩之問不出境引禮行禮之薄者以上謂至
玉帛之屬註疏聖人自言樂於誨人以引人之來學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急求通悱者口急欲吐啓開其意發達其辭物之有

四隅者擧一可知其三反返以相證也此勉學者當自用力
以爲受敎之地也朱註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必哀故食不飽餘哀未忘故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行藏有具用舍隨時顏子大賢乃與聖人合德矣若子路之
果亦有用行之一長夫子許其治賦正與行三軍也然見其
行行自負恐恃勇而不得其死故抑之而告以行軍之道焉
暴虎徒手搏虎馮夌也馮河徒步夌波而渡臨事而懼則敬

勝好謀則多算而成則要終不敢用行皆以此而兵法亦莫
精於此矣周禮五州爲鄕萬二千五百家出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穀梁傳天子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不可求有命也所好即好古敏求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
趨辟趨而辟行人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
男則二人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之士職之賤者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將祭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也正義故
愼之皆陳曰戰左傳兵凶戰危民命至重故愼之敬身安體若
偶嬰疾病則愼其藥餌以調之夫子何在不愼此其大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舜樂陳舜之後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故齊有韶而子學之三月史記不知肉味專也斯者指韶之盡美盡善也不圖不意也甚嘆其盛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子貢問衛君而乃問夷齊以夫子居衛不便對衆明言不爲也春秋定公十四年衛太子蒯聵以夫人南子淫亂將殺之謀洩出奔宋衛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及哀公二年靈公卒夫人曰立郢君命也郢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六月晉趙鞅

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衛地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六年孔子自楚反陳十年至衛見史記衛世家及年表出公輒欲得子爲政故子路有爲政之問子告以正名子貢有爲衛君之問出言不爲十一年返魯十六年蒯聵與其姊伯姬盟脅自戚入衛姬迫其子孔悝立之子路時爲悝臣死焉出公輒奔魯及莊公蒯聵見弑後輒自齊返國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卒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之叔齊亦不肯立而逃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商夷齊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餓而死夫以子拒父何難斷其爲非乃衛人羣爲之賢如冉有子貢疑而未決子路雖聞正名之訓終不聽而死是何以故穀梁傳曰不受父之命尊王父也公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於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立君是王事讓父是家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言輒受國於王父即受國於天王王父有命則子當尊天王有法則臣當尊國典不得逆命而爭輒亦不得狗私而讓也拒聵是拒逆非拒父也而不知以此爲名不正甚矣輒未嘗受命於王父也靈公命郢猶屬私命何嘗命輒即使靈公親以禮命輒而輒不可以拒聵何者聵即得罪於先君而輒稱之仍名曰父不得名曰此王父之逆子也不得曰晉方脅衛我以國事爲重而拒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無父則不得名之曰子而何得名之曰君使必以國事爲重則伯夷應繼國統不可以讓使必以王

父命爲重則叔齊見有父命不可以讓乃二人讓國夫子曰賢則輒爭國不賢矣且果親不敵王家不廢國則夷齊高節而去而其後念國事之或失托不能不悵然怨悔則輒以國事爲詞猶可原也而子乃曰夷齊求仁得仁德慊心安則輒之不仁愈明矣尚有助之者哉然則輒當如何曰南子援立之時力辭以父亡在外不可繼統任其別擇賢焉可也既失於前而父聵兵臨即迎聵而入退居子位亦可也是仁也是賢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疏食麤飯也肱臂也夫子棲棲欲見用於世而乃視不義富

而浮雲樂自在中者蓋聖賢之心憂世樂天並行不悖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年將五十上達天命而欲晩而學易也乃曰我其加功數年乎斯禮五十始衰漸不親學而吾何能已於易哉庶五十以學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進退有宜剛柔迭用即未遽能從心不踰而大過可以無也蓋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易道也後儒以玩弄灑落爲易非易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註未雅言與罕言相反者也詩以興行脩辭書以考政辨事禮執守之以持己接人皆下學之切務故常言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沈諸梁爲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亦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答也子聞之曰我有何難言而女何不言嗜學而忘食樂道以忘憂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華之已遒如斯而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當時以生知稱孔子故辭之好古敏求即信而好古發憤忘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力威力制縛人也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說詳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行共一我也善不善皆我師言學者當隨在得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言天生我以學不厭敎不倦之德也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乃言此以安之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及門善學鄉黨篇皆敎也何隱之有與猶示也

子以四敎文行忠信

文詩書六藝也行躬行也修齊治平也忠實心信實事誠意正心也博約學準也四敎敎準也一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聖人如伏羲堯舜是也君子如伊尹太公是也善人如仲弓閔子騫天姿近道者也有恒如曾子忠信不移者也恒常亡無虛中虛約窮縮泰大也難乎有恒言强爲虛大者必不能常而不變也聖門如子張之堂堂或不免此況其下者乎宜子又言之而深思有恒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以竿繫鉤而取魚也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也弋繳射也謂弓用矰矢弩用茀矢皆以生絲爲繩繫矢而射飛鳥也

周禮司弓矢宿梜鳥也祀聖人取物之仁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此戒無所知而妄作事者也天下之道備於聞見若多聞於耳而擇其善者以行多見於目而記之不忘卽不及生知而亦知之次矣何爲不知而作哉而我敢有是哉多聞曰從多見曰識互文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鄉名鄉人難與言善而一童子乃來求見夫子夫子見之門人疑焉謂其習於舊俗雖見聖人旣退而往將仍爲不善矣子貺之曰吾之不拒者許其進而求見耳非許其退而爲不善也爾等獨於此童子瑣瑣刻責何其甚乎且其進也卽其潔已也此時之潔可與則與之耳何能保其往去之所爲哉鄭註二三子曰從吾遊而有初鮮終獨其惕惕乃於童子一見遂必定其終身而乃快乎甚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命於天具於心者也依之則賢者亦難何者聯息有違皆不純也欲之則應念卽至何者吾心之物非外求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司敗卽司寇官名昭公魯君名稠昭謚習於儀有知禮稱周禮同姓不昏魯吳皆姬姓昭公娶吳女爲夫人諱之曰孟子子宋姓也故春秋哀公十二年書曰孟子卒而國人醜之稱曰吳孟子易其姓而綴其國以見其失禮也孔穎達說司敗知其事故以知禮問孔子從衆論以答之若不知有孟子之事者然尊君也爲國諱惡也左氏曰諱國惡禮也隨卽退者避其面譏也追司敗背譏爲黨而孔子不辨也任過而已并不及孟子之事也聖人處事立言盡善如此苟但也巫馬姓名施弟子魯人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與人共歌而人之歌也善必使復歌者欲審其妙也而後和歌者欲肖爲一也此見聖人之好學樂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歌者比於琴瑟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不也不吾猶人言猶人也如詩不顯言顯孟子不惴言惴後世將無同言同莫須有言有也躬行君子躬行道德之君子也對行言文則文以辭令有文言此重躬行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神明不測曰聖心德渾全曰仁時以此稱夫子故子辭之爲爲聖仁之道也誨以聖人之道誨人也云爾猶如此也已矣

無他也邢疏然不厭不倦非已聖仁者不能如此至誠無息也
故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禱久矣
病疾甚也誄說文作讄累也累其功德之事以求佑此引禱
篇之文以對也註禱久言素行合於神明即已禱矣不必今
日始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不孫僭上也如管氏者而三歸官事不攝僭諸侯之制是也
固陋也如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是也春秋之末
文勝而僭故夫子矯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坦然蕩蕩心廣體泮也曰長戚戚患得
患失也坦蕩居敬之效也若入門自求道逸自在異端矣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賢者以下氣質皆有偏勝唯孔子陰陽合德剛柔迭用故其
體貌中和自然如此厲嚴厲威有威可畏恭莊敬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康成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太王見季歷
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借仲
雍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
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史記三讓也其讓
也讓國也而周漸盛商向衰文德必受命實以天下讓也然
讓而泯其迹人但知其去而不返而不知其讓即或知其讓
國而不知其讓天下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
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葸畏懼絞急切無禮不以禮節之也親一本九族故舊素有
情義勳勞者偷薄也上言無禮之弊下言厚德之效也註疏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手足者命門人開衾而視之見其無毀傷也詩小雅小旻

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今後免者言死
而一生事畢無毀傷之虞矣呼小子使之聽也此曾子守身
之學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也大學正心脩身中庸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必慎其獨於曾子見之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敬子魯大夫仲孫捷孟武伯之子鳥畏死故鳴哀人窮返本
故言善曾子謙言以啓敬子之聽也君子有位者事上莊下
之道大端有三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吏辭氣邢疏不可以不
慎而細事非所務也正顏色而近信言非色莊也倍背同背

埋也註宋釋器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實
宗祭祀享燕之禮器也邢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此矣
問不能問寡取善無窮也若無若虛虛懷若谷也不校寬仁
有容也校報也友顏淵也馬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先君託之也六尺十五歲鄭註百里之命大國之命也大節
謂危疑生死之大關節也人與人也反覆以深贊之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大毅強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民鮮克擧之是任重也故
任之須以弘終身不遑是道遠也故行之須以毅推其極則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弘乃至如四時之錯行日月
之代明毅乃至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之爲義有興而感觸有比而肖似有賦而直陳有風而曲
寫人情有雅而正陳道義有頌而形容功德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學之而振奮之心
之進之行油然興矣是興於詩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
旋禮之文也朝廟家庭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冠昏喪祭禮之
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史記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
執可行無所搖奪是立於禮論倫無患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樂之
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官主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地之
命中和之紀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
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記是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顏習齋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
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綱
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
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後儒聖學失傳乃謂不能使
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尋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壞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言亂端不一有小人自作之亂有君子惡惡太甚逼成之亂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周公多才多藝故曰才美驕驕其長也吝吝其長不以與人
也雖有他善不足觀如周公之才者且然況不如周公乎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學入大學也學記比年入學謂每年皆有入學之人也中年
考校謂間一年而考校其道藝也是三年矣學古入官之念
於茲動矣乃心專在於學並不至於穀祿此其人豈易得哉
至猶到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爲信古人而學不厭固守終身而善其道善者無過不及也
如是則學行兼優矣故治亂咸宜如此不然是無學行者也
可恥孰甚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戒侵官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魯太師名亂樂之卒章離騷之終曰亂曰是也儀禮燕與鄉飲酒奏樂先升歌三終次笙入三終次間歌三終皆別有詩終合樂三終乃歌關雎是亂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洋洋美盛之狀盈耳滿耳而可聽也蓋夫

子返魯正樂適師摯始仕朱註聽用翕純皦繹之訓史記語太師樂即在正樂特其盛如此夫子所以思而嘆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隨同於人無能者也愿謹厚也悾悾心無所知也狂大之人必直率無能之人必謹厚無知之人必信實今反之是何人哉而能知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如不及幷力而前也猶恐失怵其已後也好學之至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堯舜禹皆當時通稱之號說見孟子史記尚書虞謨錄與如射義與爲人後之與同預圖度其位也舜禹以匹夫而堯舜舉之使之攝政終遜帝位人於此謂天下爲已有亦有圖度之心矣乃舜禹於堯舜之在也惟知攝政堯舜之崩也避位不居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一無圖度天位之心何其德之巍巍也孟子謂舜飯糗茹草若終身爲天子若固有與此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天無不覆萬物資始大之至矣而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一則效乎天焉蕩蕩廣遠民何能名言以盡之其有成功也懷山治水教稼明倫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何其高大也其有文章也三禮寅清八音諧和二典三謨光垂萬古何其顯

耀也大哉堯之爲君與天同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孔氏亂治也治亂之臣也泰誓文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馬氏解武王之妃邑姜也劉氏說孔子尚論周初而嘆其才復表其德記者因記二則爲案也才難成語天地生中才易生聖賢難然是其言也堯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書傳虞舜氏因爲有天下之號蔡氏說於接連之辭斯指周也言自唐虞交會之際以至於周兩時人才最爲盛多而周之十人尚有一婦

人其貢九八而已可不謂難乎三分有二者禹貢九州雍梁
荆豫徐揚被文王之德而從之紂尚有青兗冀也鄭說而文乃
商之叛國以事紂是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有隙可議也菲薄致孝鬼神享祀豐潔也惡粗黻蔽膝也
鄭康成曰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
異韠各從裳色黻色皆赤以淺深爲尊卑天子純朱諸侯黃
朱大夫赤冕上有延也上覆後仰前俯俱有旒周禮司服有衮
冕鷩冕等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
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註曰溝洫去水害也卽虞書禹所
言濬畎澮距川也言以飮食則薄於已而豐腆於天祖以
衣服則粗於已而華美於朝廟以宮室則卑於已而盡力溝
洫使四隩旣宅以奠民居儉約服御勤勞神人尚何間然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義之和也然人專務利則損人利已而適以害義命者
天之命也然懸揣天命反輕忽人事而適以褻天仁者心之
德也然恐寂守其心而不從事克已復禮將適以害心故子
皆鮮言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名無所成名言其學博不可以一藝名正言其大也
子欲名六藝之卑者聞人美已承之以謙也鄭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
違衆吾從下
麻冕卽顧命麻冕用緇布爲之布三十升升八十縷鄭註共二
千四百縷細密難成純絲也絲易成故儉燕禮覲禮皆臣堂
下再拜稽首然後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今直拜於堂上是驕
泰也聖人不若衆之從衆者以君臣大義不可犯也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絶卽無也毋無通意意見必決定固執滯我自異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何意時乘六龍惟變所適何必過而不留何固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我此寫夫子之聖神也聖大而化神
不可知四者有一不化矣可知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畏戒備也卽孟子聞戒而脩兵備也匡鄭邑毛河右曰春秋
定公六年公侵鄭取匡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
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今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
侵鄭時匡本鄭之鄙邑必欲爲晉代取而匡城適缺虎與僕

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纂採至十五年夫子去衛適陳過匡適
顏剋為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而夫子又貌
似陽虎匡人圍焉拘之五日益急弟子懼故孔子言此以曉
之沒史文詩書禮樂也後死者後文王而死孔子自謂也言自
文王以來詩書禮樂之傳在我是天不欲喪斯文而特生我
矣匡人豈能違天害我哉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太宰大夫官名孔解鄭康成曰吳太宰嚭也以哀公時有吳伐
子貢屢與嚭語也然當時陳亦有太宰嚭孔子居陳久關疑

上論傳注　卅六

可也多能謂釣弋射御委吏乘田識防風骨辨肅慎砮之類
太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則曰夫子之聖乃天縱之以知
至行盡而為大聖以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多能又其兼及
者也夫子聞之不欲居聖而又恐人驚於多能將小物克勸
而大德不立故自明其多能之故而以君子不多正之言君
子自有明德親民之正務不尚多能也將即郯風亦孔之將
註疏曰大也牢弟子琴牢字子開一字張衛人不試不見用
也蓋牢聽夫子少賤之言而言子平日亦有此語也按此所
言藝與游於藝不同游藝並道德仁言則禮樂射御書數所
必當學者此因多能鄙事言則指曲技細務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illegible]竭焉

叩發動也兩端始終也註疏盲即有鄙陋之人來問亦必發其
問之始終而盡告之人遂以我為無不知其實問者皆自具
兩端之義我知其義以答之耳何知之有空空無學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虞書曰鳳凰來儀易繫辭傳曰河出圖蓋伏羲時出皆聖君
之瑞應也春秋時無此聖道已止不行可知矣能無嘆乎孔
安國曰河圖八卦是也蓋河圖歷代傳為寶器故顧命曰在
東序至周幽王時犬戎取周賂去遂失萬季野說漢儒皆意想言
之今更妄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上論傳注　卅七

齊衰周親之喪服也冕而上衣下裳貴者也三者雖少子見
之坐則必作行則必趨哀有喪尊在位矜不成人也註疏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喟然嘆貌彌益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仰彌高夫子之
首出庶物也鑽彌堅洗心退藏於密也瞻在前忽在後神無
方而易無體也然而其道必自文禮入矣夫子循循善誘將
以文約以禮顏子從事其間悅之而欲止不能不惰而既竭
吾才始升堂而入室矣故如見夫子之道為高堅為神化者
卓爾而立可取可携然身欲大而化之不可強也雖欲從其

何由顏子造道之深如此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使門人為臣以夫子曾為大夫使門人代為家臣治喪也間少差也子路之信見重於小邾而乃曰行詐久者深責之辭也無臣去位也而為有臣是欺矣行詐矣不可也無寧寧也馬解大葬君臣禮葬臣葬君何多門人非師何歎又不必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匵匱沽賣馬解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故善

價宜待不宜求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種馬解欲居者悼詐夏也何陋謂君子所居則化亦姑以應或人非必謂其地可往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而敘遺終年六十八周之禮樂盡在魯然而借竊雜亂矣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歸而正之雅頌之樂章乃各得其所焉如左傳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宴之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拜問焉曰以為肄業及之非賜陪臣也湛露王宴諸侯也彤弓諸侯敵王所愾王賜之以覺報宴也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享之金奏肆夏之三肆夏韶夏納夏不拜工歌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綿又不拜歌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拜晉人問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故不敢拜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四牡勞使臣也皇皇者華教使臣也敢不重拜是春秋時雅頌入樂多不得其所矣故夫子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勉勉於盡哀盡禮也何者有於我亦自省而自勉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往也與適之同爾雅郎流行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天行物生晝夜一無止息皆如斯水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焉程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嘆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包解言學者垂成而廢則前功盡棄苟能日新則積少成多其罪其功皆在於我更以誘誰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謂顏淵與顏淵言也惜其亡者不知何人蓋伯牛之流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
穀成粒曰實苗而不秀中塗而止也秀而不實垂成而廢也

故君子必要其成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年富力强安知其將來成就不如今日之期許乎言當及時自勉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法度之言巽者婉而導之繹尋思也法則人無可辯故從巽則無所乖迕故說然不改則面從而背違不繹則不思而見於行尚何術以引之末無也何註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士大夫以上有妾媵庶人但夫婦相匹配故曰匹夫可奪何以謂之志哉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縕枲著也謂舊絮雜枲麻以著袍也孔註然且敝焉乃與衣狐貉者立而坦然自如其心胸俊偉爲何如者夫恥己之無而恨人之有則忮恥己之無而羨人之有則求天下祗此兩類矣而苟不之何所爲而不善耶風雄雉之篇可爲子路美也子路聞之自堅其守故欲終身誦然旣升堂宜入室不忮不求高守之道耳豈足盡天下之善乎宜夫子復進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學者不可不周於德謝說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於世故故不惑安宅是居故不憂氣配道義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可與共爲此事也權變也公羊傳曰權者反乎經者也又暫也故攝官曰權言過不得已之事如伊尹放君周公居攝淮南子溺則捽父祝則名君皆暫時權變之道非通神達化不能善也故共學則同術適道則履正立則不拔而必終之以權然後張弛常變無往不宜而學全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註疏承上子言權之反經與今詩咏華反室遠斷曰此未思反經之故耳反經乃以合道何遠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昌平鄉黨闕黨孔子所居也史記劉向新序恂恂溫恭貌王註便便辯也但不放耳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宗廟朝廷禮法政事

之所出故言貌不同如此朱註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
也與與如也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在庫門外周禮朝士掌之治朝在
路門外司士掌之玉藻謂之內朝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
朝也蓋較外朝謂之內文王世子謂之外朝所謂其外朝則
以官司士爲之蓋較內朝謂之外內朝在路門內朝於路寢
之庭亦曰燕朝太僕掌之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孔曰踧踖
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疏按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
夫五人夫子爲司寇雖亦得卿而非執政之卿也故與下大
夫言其位稍卑和樂以與之上大夫執政爵位尊與之言中
正以陳不敢和樂也邢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
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如變色也躩足盤辟貌註疏敬
其事也襜整貌朱註手動而身不動故衣整也翼如張拱端好
如鳥舒翼也註疏按諸侯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
介主副曰擯介從其命數賓若公九介侯伯以下降殺以兩
主君若公則擯五人用命數之半謙也賓公來至門外直
當闑西去門九十步下車當軹軹轂末北向而立九介立在君
北邐迤西北並東向而立主公出直門東南西向立擯在君
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向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
六尺列擯介竟主人就擯求辭問賓來意上擯遞傳至末末擯傳
末介遞傳至賓賓答辭又介擯遞傳至主主乃迎賓而進以上
皆邢疏約大行人司儀及聘禮文及賓出主君送至門請賓升車三請三進
欲遠送也再拜賓三還三辭去不復約司儀文擯告君曰賓不顧矣以
紓君敬也若諸侯使卿大夫來聘各下其君二等邢疏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
也
公門君門也天子五門曰皐門曰庫門門內左右爲宗廟社
稷曰雉門設兩觀周禮謂之中門曰應門爾雅謂之正門曰

路門書謂畢門南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鞠曲
斂也躬身也中門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
之門楔棖闑之中君所出入也士大夫出入由闑右出以西
爲右入以東爲右皆拂闑行不當中則立亦不當中也閾門
限不履之敬也位宁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諸侯內屏門
內屏外宁立聽治之外朝也過之容變者如君在也齊裳下
緝也曲禮兩手摳衣裳亦稱衣去齊尺恐升階躡之也堂者內朝
拜下畢升成拜也屏藏息氣息也出出堂等階級逞舒解怡
怡和悅也沒盡也註疏趨進趨往其位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
之位郭璞曰羣臣之列位也復其位者以待事畢而退朝也
踧踖如者不懈敬於終也

瀌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
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使
聘而執圭者以爲信也鞠躬如不勝者曲禮所謂執主器執
輕如不克也揖周禮司儀之天揖也曲禮執國君之器平衡
故上不過如揖下不過如授戰戰慄蹜蹜促狹如有循言舉
前曳踵如有所緣也此執圭行聘之容也既聘而享用圭璧
有廷實禮聘容色所謂發氣爲盈容減戰慄之色而以和奸
以遂主君享獻之情也既享乃又私奉束帛以請覿又加和
悅情意益浹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
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
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飾緣領袖也紺說文云帛深青揚赤色齊服之飾緅淺絳色
卽爾雅一染謂之縓檀弓所謂練衣黃裏縓緣也常服以此
飾則疑於齊喪矣故不之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皆不正
且近婦人女子之服褻居不用則公會之服愈不用矣袗單
也葛精曰絺粗曰綌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謂見體而褻然
常人燕服則多有之惟聖人私居雖服單葛亦必表而出爲
蓋古人或裘或葛皆加裼衣表卽加裼衣也出不掩全葛仍
出之表衣以掩體出絺綌以通凉卽鄘詩以展衣蒙縐絺之

類也羔裘黑羊裘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麑鹿子色白視朔
之服狐裘臘祭先祖五祀以息民之服玉藻云羔裘豹飾緇
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illegible]狐裘黃衣以
裼之取裘衣之色相稱也家居裘長主溫也袂袪袖也右短
便作事也寢衣被也說文被寢衣名有[illegible]十有三年之
有又也長一身而又半之適體也褻裘寢衣或長或短各有
義也厚毛深溫厚也古之君子必佩玉皆有組綬孔子佩象
環衛佩佩觿佩韘皆佩也朝祭之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
而旁無殺縫其餘則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是殺也喪主素
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弔吉月月朔也小雅二月初吉周禮
正月之吉皆朔也禮諸侯日一視朝而月吉爲大玄冕以特

羊告朔於大廟出而皮弁聽朔卒朔然後玄冠緇衣素裳視
朝於路寢門外之內朝退視路寢聽政臣服皆從之玉藻魯自
文公六年以閏月不告朔十六年以疾不視朔至襄公十二
年三桓三分公室昭公五年又四分公室魯君不惟怠於告
朔聽朔抑且守府而無政可聽勢且君臣廢禮朔日君不視
朝臣不往朝比有然矣夫子則不論君視朝與否至月之朔
必朝服而朝尊典禮正君臣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將祭而齊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以布爲之所以明潔其體
也變食齊戒葷物孔解謂如葱韭薤蒜生食而有臭氣者又變
常食而精細以助思力如周禮王日一舉齊則三舉是也殺

牲盛饌曰舉遷坐易常處不接人專致其心以交神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
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
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
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
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曰膾精細其美也飲食之
人固獲矯强之人厭飫皆非中也不厭則不必求在其中矣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餒肉爛也敗臭壞也郭璞說臭氣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
之節也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

物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又
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又如膾春用葱秋用
芥之類毛西河說割不正者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
也見儀禮王草堂說醬有所宜抑且相制如內則濡魚卵醬魚膾芥
醬濡雞濡鱉麋腥醢醬也食饐以下恐傷人也不時已下以
非禮也且時與得醬亦養道也肉不多於食酒不及於亂中
節也亦養道也沽酒市脯恐不精潔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
不撤食無貪心故不多朱註助祭所得牲體歸卽頒賜不留神
惠也私家祭肉分賜不過三日恐褻鬼神之餘也註疏語論也
說文寢食而言語非時亦恐傷人也祭卽曲禮主人延客祭之
祭食時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玉藻

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薄物致祭儀如致齊無所不
敬也顏習齋所行刻齊是也
席不正不坐
席卽周禮司几筵莞蒲次繅熊五席之類天子之席五重諸
侯三重大夫再重皆設以正不正則與聖心違故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杖者老人也王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
人飲酒而夫子與焉必尊老者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所
謂鄉黨莫如齒也儺者月令季冬命有司大儺謂下及士庶
皆得儺故鄉人爲夫子儺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
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朝服而

立阼階者郊特牲曰存室神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衣
以依廟神古堂前兩階一阼階主升之一西階賓升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
再拜使者使其將之以達友人也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
未達藥物不敢嘗謹也必告之直也楊說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退朝聞焚而卽問也時但問人其馬則司廐者自來告矣聖
人造次之際重輕一系不紊記者善觀而敍以末句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
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

行矣
正席先嘗敬君惠也嘗畢乃頒賜矣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
也言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君祭則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
同客禮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病臥不能著衣束
帶又不可以褻衣見君故加朝服於身而引大帶於上玉藻
君子寢恒東首東首速下言也不俟駕行急君命也車乃駕
而追之疏註
入大廟每事問
愼祭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於我殯者與之爲喪主也重友誼也饋祭肉拜者尊其神惠

也雖車馬不拜者朋友有通財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
寢必欹屈不臥而布展手足如死人也疏註不容不矜持也申
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
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狎親習也必變變容也褻燕見也貌禮貌也凶服凡有喪服
者負版執邦國人民之圖籍者邦之本也式者車上橫木男
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作起也玉藻曰疾風迅雷甚雨
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怒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正立執綏敬其事也不內顧即曲禮顧
不過轂也回顧至內則疑察私急疾而言則駭聽親有所指
則惑視賈子曰立乘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
作
此鄉黨篇之結也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舉可以去而
去也回翔審視而後下止可以處而處也梁橋也山梁棲雌
雉翔而後集也子路共而向之徵於色也三嗅其聲而作斯
舉也王草堂說宜夫子之嘆以時哉時哉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
也其取諸此矣

論語傳注

蠡吾 李塨 稿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文武成康時也後進春秋時禮樂指宗廟朝廷冠婚喪祭所用而言野人君子皆後進時之論以昔爲質樸今爲彬雅而尚文也知時人之論者以下文子曰吾從先進則不從先進者自時人也用之用之以爲治也邢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史記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楚人聘孔子將往陳蔡大夫相與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及後數年而相從患難之人或仕或歸或死故夫子思之而嘆也德行得於心行於身記者記此以見諸賢之可思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如子夏之起予問詩而悟禮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聖人言弟子皆稱名此曰孝哉閔子騫者蓋即人言也於其父母兄弟之信其孝無間異也此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容一日三復之謹言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椁外棺也舉鯉以況回者非惟止其請車即敎其愛子以義當薄葬也從大夫後言雖致仕而曾從大夫後也徒步也左傳步兵曰徒考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在孔子五十九歲家語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在孔子六十一歲又考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亓官氏

又一年生伯魚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卒當在孔子六十九歲是淵卒先於鯉矣聖人不應豫凶至此毛河右曰考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子路慍見子貢求貶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孔子六十一歲淵實未死也史記弟子列傳少孔子三十當是四十之誤則鯉卒先淵二年故孔子云然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斯文無傳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過哀也爲道而慟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
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顏淵之門人疏邢貧而厚葬不循禮也門人不聽故言不
如葬鯉得宜以責之子慟回而不厚葬愛以道不愛以私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
敬以事人知生而不答以事鬼神與死者不言神與天道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行行剛強貌皆天下之英才也故子樂然過剛則折又戒由
者樂之故慮之遠也上屬記者末句屬聖言則以字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改作也仍因貫事鄭解如之何言未
嘗不可也改作則勞民矣不言不輕發也深贊其中理以警
魯人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
家語子路鼓瑟有殺伐之聲夫子斥之抑其勇也然子路已
造高明正大之域但未入精微之奧耳朱註如之何弗敬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
言愈皆勝也師過如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是過也商不及
如子戒以無爲小人儒是不及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聚斂孟子謂賦粟倍他日蓋求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
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然季氏尚可益乎故子深斥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柴弟子字子羔衛人魯遲鈍也辟同闢闢大也謂堂堂於外
而內不足也喭粗俗也朱註語之使善變也按四子稱名必夫
子言而無子曰者記者隨筆記之不必拘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庶近屢數空窮匱也不受命不願受天命也殖蕃息億意度
中言而中也言回近道又能安貧賜不如回之安貧然其明
能料事亦可近道也朱註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張好爲難能而問善人蓋返而近實之思也夫子又恐其
淺善自安遂舉善人之道以告之曰其善也得於天質不必
踐行前迹而自能也但不有學焉以深之亦不能入大道之
精奧學者可以此自安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但論其貌之篤實而是取之未必非色莊於外者言不可徒
以貌取人也揮皐問說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聞善事可行者言父兄令其稟命也兼人一人之力兼二人也記聖人因材之教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次閒而出相失在後也以女為死恐闔而決死也淵言子若陷難則回必報讎而死子在則回自善全而不敢死顏子之處生死明審而能自主如此而師弟一體之情亦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

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問之孔異異人也具僅有材具也以道二句正言季氏不道由求不能正不能去也許其不從弒逆又斥季氏有弒逆之心也聖言之厲如此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檀弓成人兄死而不為衰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之衰有學德可以厭人者子路使為季氏費宰以此也然學古入官子羔學未成熟而使以政學則害之矣子路言有民人社稷正所謂以政學也乃詆夫子之重學曰讀書似夫子專事佔畢也者是藥人以口給矣故責以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見聖門以用世為學為志也皙弟子曾參父名點論語記諸賢無定例後人以為序齒則顏淵季路侍路不必少於淵以為序德則言語宰我子貢貢不必絀於我王草堂說勿以我長而難言誘之言也居不居知知過以有具以見用也千乘大國攝夾脅也饑穀不熟饉蔬不熟方義方哂微笑此子路之志在治賦也六七十五六十伯子男之國此冉有之志在富民也非曰能而願學以求歸禮樂於君子故承之謙也宗廟

之事諸侯率親也時見曰會不以常期見也衆類曰同王十
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也(周禮)諸侯覲君也端玄端其衣正
幅染之玄色(邢疏)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
貌(郊特牲)皆以緇布爲之言衣禮服以相禮[illegible]小相者謙不居
卿之上攝大夫之承擯而爲士之紹擯[illegible]之上介大夫
之次介而爲士之末介此子華之志在[illegible]於時夫子聽
之應知之心殷然動矣希間歇也鏗爾[illegible]作起撰具暮
春夏正三月春服單袷之衣浴濯沂水出[illegible]下邳入
泗(邢疏)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龍見而雩使[illegible]男女舞之因謂
其處爲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休息也夫子聞三子之志恨不
卽見之而點乃志在因時爲樂蕭然自得不覺喟然而嘆以

爲有待者不如無待者之可自主也曰吾與點也曾晳不知
以爲夫子許己故獨後而問三子子皆許之又問哂由子答
以哂其言之急率非哂其志也若志爲邦則其學所優爲矣
豈但由志爲邦卽求與赤亦非爲邦乎而言謙矣(顏先生說)夫三子
志在用世正應何以之問乃聖門之學也故子曰隱居以求
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焉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德在天爲元在人爲仁生生之德也生生則有事矣視聽
言動其事也禮則事之軌物也束身循禮而仁全矣克己約
身也(馬解)一日成功之一日也一部周禮盡行天下有不歸仁
者乎(許西山說)曲禮視瞻勿回立視五巂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
非此則勿視曲禮勿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
擇言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邢疏)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則視聽言動不懈恕則視聽言動不私邦國中家門內言
仁在敬恕也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邢疏)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
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弟子名犁牛多言故敎以訒(史記)訒難也(孔解)爲卽視聽
言動以禮也爲仁不易言自不易非強捫其舌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疚病也不疚者有以處己有以處人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獨亡憂其喪亡也其後哀公十四年桓魋卒以寵害於公公
討之出奔言命天者謂當順受不必憂也敬復無失恭且有
禮則四海可感况於同氣如舜之化象是也又勉以自盡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毀人也浸潤如水之浸潤漸漬而不驟令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愬愬已之寃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令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也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書曰視遠惟明朱註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足食井里裕足兵武備修民信之矣謂上以信敎民而民亦與於信無攜貳矣此政之全也無可去也然而有常有變時

勢倉卒三者難兼如韓信驅市人以戰非素拊循士卒是謂去兵時勢窮促食信不可並得如張巡枵腹致死而守睢陽是謂去食蓋食足信孚雖空拳持挺可使撻堅君民一心雖羅雀掘鼠可與圖存如其無信則子棄其父臣倍其君喪無日矣何立之有聖人論政圖安則無危盡常則弭變至於安危常變而皆有道以處之非子貢之智何以發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衛大夫鄭註君子有位者言有位之人皆當尚質朴不必用文彩也夫當時文勝固非而矯枉過直欲有位君子皆同鄙野亦過矣故子貢惜之謂其說君子之徒質立言一失駟馬難追夫朝廟之君子尚文鄉鄙之野人尚質所從來矣今將使君子之文猶野人之質野人之質猶君子之文則有位君子與田夫野叟何以分別譬之虎豹與犬羊異者以其毛之文彩也若皆去毛存皮則虎豹同於犬羊矣豈可哉毛去皮曰鞟疏註猶似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徹取也見趙岐註周人制田有貢有助貢則什分稅一助則藉耕公田其徹取於民皆什一也而名之曰徹雖周禮載師稱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然要

以什一爲斷自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貢則十分稅二助則公田之外又私田稅一祇計足國不慮匱民不知君民一體足寒傷心民貧病國行徹而什一則百姓足耕耘必力收入必厚供納必易餘一餘三豐凶皆備賦役無缺君孰與不足徹廢而什二則百姓不足耕耘鹵莽收入薄歉供賦逋脫豐亦瘠苦凶更流亡君孰與足有若所言乃經濟實策非寬厚習談惜哀公不悟不惟稅畝是仍而且田賦以加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主忠信則本立遷義則日新朱註誠詩作成小雅我行其野之篇刺淫昏之俗惡舊姻之貧攺新昏之富成事亦未足以得

富適自異於人道耳鄭引之以證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名杵臼怠於政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大夫陳氏厚施
要民故夫子語以此景公善之而不行卒陷於亂所謂知之
非艱行之惟艱也後儒乃重知曰不能行祇是不能知何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片言半言也又訛其急於踐言以見忠信明決服人有素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無訟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居於身行之布於政王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同前而無君子二字言欲弗畔於道非由此途不可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存心既有厚薄之殊
好尚又有善惡之異故相反如此朱註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對康子如對君稱孔子對曰以其說政也乃問使民敬忠以
勸則但書子曰想其時桓子尚在未執政也故語以孝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上箴其不正此箴其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
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
刑以佐政不可即以為政也上加偃仆毓註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
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自人言虛聲及之也達自己言實行通之也質而不華直
而不枉則德端動好合義則行善察言觀色則精審慮以下
人則謙讓誠能動物神以察來邦家何一不可達耶色取行

違乃語語善人色色君子居之一無疑忌如微生之與醯人
推其周濟胡廣之中庸人樂其圓和聞亦必矣然而誠偽分
途不可不辨也惲皋聞曰義近嚴仁近寬故偽者必取仁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德有得於道也然不為胡獲如先於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從
事焉則自能一日克己復禮矣慝惡也攻如攻城之攻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
者遠矣
此言知以成仁也從來如天之仁必以如神之智迎之不然
從井救人未有能仁者也錯廢置也逆之求遠意謂知人則
知其枉者必不愛之是知妨仁也舉賢退不肖則不肖亦化
而爲賢是知不惟不妨仁且以成仁也然逆之未達稍滯胸
次未嘗請問而夫子神明即從知人而申言之其實知人舉
錯二語一連言皆接問知而答之也故逆又以爲專言知則
能使枉直似與知無涉迨子夏舉舜湯選舉已事而言舉賢
則天下羣化於仁是愛人也仁也而逆可豁然矣知人與舉
錯連言乃記者嵌入樊遲未達子曰六字此記述之文法也

徵此六字至今不知子言謂何矣富包者廣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友所以相成故盡心以告之善辭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
不可則止不止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見取友之亟也仁雖由己規勸漸摩必須有人故以友輔
之友不徒來敬業樂羣必有其事故以詩書六藝之文會之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之指政而言教民之政以身先之養民之政以身勞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
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宰家宰也其下有有司先分任之而後責其成至於有司之
小過則勿刻而又舉賢才以補有司之乏是宰之政也焉知
而舉欲徧知而徧舉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
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名見爲衛君章時輒即位拒父已八年夫子尚欲正名故
子路以爲迂而不知父子之名不正則不可言不可行而事

皆無成如之何爲政事不成則秩序紊乖戾行故禮樂不興
於是不中不和故刑罰不中名者所以命其實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馬解周禮註曰樹果蓏曰圃圃其樊也）小人細民也
上在位者古分士農工商四民農工商皆細民士則仕也居
上未仕而學也亦學居上者禮義信之事非業細民業矣情
誠實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博物志）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爲

詩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邢疏而風以諷諭雅以正言
頌以形容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不然徒誦何爲今治詩
并不計及政言而反盛詆序之美刺時政爲險薄異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本兄弟國今政之衰如之可慨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左傳居室理家也苟聊且粗畧之意朱註始有未
必合而曰聊且合少有未必完而曰聊且完富有未必美而
曰聊且美無侈泰無貪求無欲速居室可謂善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

僕御車庶衆也之指庶富言之制田里薄稅歛朱註敎之立學
校明倫禮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周一年之月也謂可者政敎行也成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此感於民習殘暴上專刑殺而思善人之治也百年相繼而
久也朱註誠哉是言謂古語可信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三十年曰世孔解仁如唐虞比戶可封成周太和在宇宙間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言輔政以正人亦當先正身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

朝季氏之朝國語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季氏之朝議國政亦無不可但議之時久必政之有關者而
並不與衆大夫通知惟私謀之一二陪臣其專竊可惡矣故
夫子問其晏而以事諷之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高閭
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以用也蓋古禮固有大政
雖致仕之老必與聞焉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
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言邦之興喪由於敬肆也若是指一言幾近也王解言一言至
微不可以是而即必其近於興喪也然知爲君之難則敬天
命畏民嚴用賢圖治可近於興矣唯樂言出莫違則諂諛日
進忠讜日退政之善否莫敢誰何近於喪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能邇則說柔遠則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下邑鄭說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
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是無欲速也魯有齊寇郊麥
將熟季氏恐資敵謀縱民收麥宓子賤曰不可齊得麥禍小
若使民無麥而有麥民必常幸有寇矣其患必數世不息乃
止是無見小利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吾黨猶今言敝鄉也直躬直身而行有因而盜曰攘周解父必
教以義方而爲子隱子必進以幾諫而爲父隱親親也親親

仁也仁則心安理順故曰直在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三者合則肅容以存心小心以辨非立誠以接人而更無頃
刻之離仁其純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
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行己有恥有不爲也使不辱命能有爲也德才兼者也孝弟
雖不知能擧應否而本立矣故次之言必信行必果雖硜硜
狹小而守堅矣故又次之噫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
容斗二升註疏蓋量粟盛飯之具也今之從政皆飲食之人耳
本旣不立守亦不堅何論德才不足數也子貢蓋不滿於今
之從政者故問士而歷及之聖賢砭俗立教之意嚴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
也
中行中道而行狂者有志知進而不知退邢疏狷者有守知退
而不知進邢疏雖皆有偏然因其志而引之以行道因其守而
勉之以守道皆任道之器也許衡曰中行如堯舜周孔不
可再矣三代而下指持宇宙建功立業如三傑二十八將皆
狂也衛道立教如漢宋傳經自守之儒皆狷也宇宙惟此二
種安得孔子而裁之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醫一術耳無恒不可作則無事可作矣故引恒卦九三爻
辭以明之或承之羞言進之羞辱者衆也占卜祝詞也言不
占玩無恒之不可故至此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同寅協恭故和惟道是視故不同相阿相附故同各有私心
故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必各以類爲好惡也故善者

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
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朱註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
焉
君子曲引人材故易事動必以正故難說小人苟刻繩人故
難事可動以私故易悅器之隨器用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驕小人矜己
傲物惟恐失尊何其驕侈而安得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屬天德毅能遠道木樸則不馳騖訥鈍則有存審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懇到偲偲詳勉怡怡和悅胡說如也摠其性情容貌有如
此也是中和雅士之行也故接朋友則切偲形以其學也處
兄弟則怡怡見以親愛也行之中節又如是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敎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親其
上死其長故七年亦可卽戎朱註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民心不附武備不鍊是以民與敵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憲原思名論語記門人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南宮适
問孔子陳亢問伯魚宰子晝寢求也聚歛及此皆是也穀祿
也孔解邦有道無道皆無所建立而惟知食祿可恥也憲問之
以爲貪祿者欲也遂舉欲之類如克之好勝伐之自矜怨之
忿恨以及貪欲四者皆能制之不行不亦仁乎子則謂四者
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卽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
仁則克己復禮內有存養心性如承賓祭之功外有萬物一
體立人達人之事不但中心遏欲而已也宋儒專以心中無

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溷之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農工商懷居可也士懷居則非矣聖人立言皆謂士也農工商待士治故不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厲也卽高峻也孫順也言有禍而遜者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
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有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朱註仁
者集義所生至大至剛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羿有窮國君善射篡夏位夏后相依斟灌斟鄩其相寒浞
殺羿因其室而生奡多力能陸地行舟滅后相后緡方娠逃
歸有仍生少康又奔有虞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乃布
德兆謀滅浞復位左傳禹盡力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解馬逆
意以羿奡比當時權力而以禹稷比孔子故孔子不答然适
之言可謂君子而尚德者矣故於其出而贊之然語辭疏邢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志仁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不仁也朱註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愛子也誨語君以道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

命使四國之辭也草創草藁創作討治治而論之也脩飾損
益也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所居因以爲號疏邢左傳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子太叔叔即世美秀而文公孫揮羽子能知
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裨諶能謀
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則子產與裨諶乘以適野即此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春秋卿賢大夫惟日務於會盟朝聘征伐諸政鮮見留心民
事者此封建之弊也惟子產左傳載及教養之政史記志其
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不豫
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喪令不期而治及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故子以惠人稱之
子西鄭大夫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先後秉政且伐陳改
晉皆嘗同事故或人連類問之舊作楚公子申毛與三日楚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
鄉荊楚驕遠焉得連類況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徵相傳可加論隣楚中後夫子死安能及之彼猶他也彼
哉彼哉無足稱之辭人也謂當代之人物也其人能使有采
之大夫君奪其邑以與之被奪終貧一無怨言非功德大有
服人者何以臻此伯氏齊大夫駢邑名孔解三百三百社荀卿
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也司馬貞云古二
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書其社之姓名於籍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王法乾曰此思善處貧富者也無即不也貧則日用維艱人
毎怨其難富則隨取立辦人毎驕其易而乃不然可謂善處
境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註何爲老優以不欲可
坐鎭也爲大夫不可以才短難綜理也滕薛且不可則魯可
知矣後儒重廉靜輕材能材能焉可輕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
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天生人而人壞之是謂不成成者偉然樹立也勇多力敢爲

也藝多能也文潤色之也文之以禮而中文之以樂而和不使其美質流於偏曲也可以爲成人曰亦者跟若字言言不必生而中和備美也若四子者各有一端之美質而能文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舉當前之人以爲成人之像也然又思必有此絶質而乃可學以成人將質之不見美者遂不可成乎故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若臧武仲等云云哉但大節立人亦成矣見利思義則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則臨難無苟免久要不忘則忠信可貫金石大節不亦成歟久要舊約也孔解平生平日莊子魯卞邑大夫朱註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王草堂說未註以爲公孫枝則見左傳乃秦大夫夫子指文子不言不笑不取矯情詭異之人也故子疑之賈以爲時言樂笑義取而人不厭原過傳之由也然爲時中之君子矣故子又不輕許爲人品辨眞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左傳武仲阿季武子廢長公鉏而立悼子公鉏與孟氏謀孟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孫命攻臧氏武仲奔邾自邾如防使臧爲以其家所居大蔡納請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夫曰立後辟邑是變然曰不立後則紇將據邑以叛矣非要挾其君而何防武仲故邑孔解爲後立後以承其爵祿使修先祀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溫之會欲挾天子以制諸國因召王狩於河陽則譎於朝廷城濮之戰恐齊秦之不借也使宋舍晉而賂齊秦借之告楚使解宋圍而執曹君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使楚愛曹衛而不許齊秦以激之戰及楚告以復曹衛而釋兵也乃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之而假退以餌之況執曹執衛皆報舊怨即鄭伯者明從於會而復援秦兵圍之以洩夙憾迨秦師貳之反爲鄭戍晉文無如之何假詞擊秦不義而去欲恨以卒至於子孫世與秦尋讐不休皆晉文詭譎釀之也則譎於鄰國齊桓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洮之盟定王位葵

丘之會申王禁其於朝廷無譎也宋背謀之鄭叛伐之服則與會即伐楚也服則已焉至於不聽子華之奸以亂鄭不幸慶父之難以覆魯反魯侵地命燕貢周皆堂堂正正覇王之略也二公之優劣見而管仲與舅犯等之優劣亦見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不忍人之謂仁而仲忍於子糾之難而不死故子路疑其未仁子則謂不忍於一人者小不忍於天下者大合會合也九九次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傳曰以平宋亂蓋宋萬弒閔公國人立桓公必尚有未平者故會諸侯以平之十四年會鄄傳曰宋人背北杏之會齊請師於周單伯來會伐之取成於

宋而還十五年又會鄄傳曰齊始霸也十六年會盟於幽傳
日十五年諸侯爲宋伐其附庸郳以叛也鄭人乃間之而使
宋故伐鄭鄭成故同盟於幽二十有七年又會盟於幽傳曰
陳鄭服也僖元年會檉傳曰謀救鄭也以楚伐鄭故二年盟
貫傳曰服江黃也楚之與國三年會陽穀以江黃遠故又會
以固之於是四年遂合諸侯以伐楚焉五年諸侯會王世子
於首止傳曰謀寧周也時周襄王爲世子惠王欲廢之而立
王子帶故齊桓會以定之七年會寗母傳曰首止之會鄭伯
聽惠王言逃歸不盟六年桓公會諸侯伐之七年春齊又伐
之秋盟寗母以謀鄭鄭殺其大夫申侯以說於齊而使世子
華來聽命于華乃暗通於齊請齊去其國之執政三族而求

爲內臣管子以爲子奸父命不許鄭伯德之故八年盟洮鄭
伯乞盟傳曰盟洮謀王室也蓋時惠王崩襄王處子帶之難
不敢發喪而告於齊齊桓爲此會以定之乃發喪九年會葵
丘葵固王位也故王賜齊桓胙十有三年會於鹹傳曰淮夷
病杞且謀王室也十有五年會盟於牡丘傳曰徐受楚伐救
之十六年會淮傳曰謀鄫以[illegible]爲淮夷所病也共十五會言
九者蓋北杏之會平宋亂十四年鄄之會會伐宋盟洮謀王
室會鹹謀杞牡丘救徐會淮謀鄫皆有兵車除此六會則不
以兵車者九也與舊註考究少異夫會合諸侯則尊王守禁而天下
安不以兵車則征賦不煩干戈不興而民生遂迨春秋既降
晉楚爭霸悉索敝賦而四國無寧日矣下及戰國日尋鋒刃

而下民無生氣矣如其仁如其仁按左傳史記魯莊公八年
齊襄公立無常公子小白杜註僖公庶子傳鮑叔牙奉之出奔莒亂
作公子糾杜註小白庶兄傳管仲召忽奉之奔魯襄公被弒九年公
伐齊納子糾齊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管仲別將兵遮莒道
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遲
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發兵拒魯敗魯師鮑叔帥師來言曰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
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
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霸即伯也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屬於天子之老
二人曰二伯天子特命之或諸侯有特自樹立者天子亦從
而命之如齊桓晉文是也匡正微無衽衣衿諒信註疏經縊朱註
管仲相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救邢却狄戍周却狄則遠人
懷北修燕政南服江黃宋鄭懷德皆歸和好遷邢城衛邢遷
如歸衛國忘亡則中國安上正天王之位下贍貧窮錄賢能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使君臣父子之倫尊主庇民之命昭然
號布於會盟間天下洒然改觀而易行其匡天下爲何如者
至於孔子之時百有六七十年矣而黎民安堵猶受其賜向
無管仲則楚橫於南狄侵於北王室內亂諸侯紛拏中華不

知所底矣子貢以相桓公爲非仁不知爲相正其仁之所在
也何必以匹夫匹婦之小信從死而責之哉匹夫匹婦指無
能庶民言不指召忽蓋子貢未問及召忽故夫子亦不及之
說苑弑孔子答子路曰召忽者人臣之材死之則名聞天下
管仲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何爲
死之哉毛河右曰史記齊世家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管
子大匡篇首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荀卿
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莊子盜跖篇云昔者齊桓殺兄入嫂而
管仲爲臣韓非子曰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越絕
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說苑曰桓公殺兄而立故春
秋書齊小白入於齊公羊曰篡穀梁曰不讓又書齊人取子

糾殺之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
糾而存之皆以糾兄白弟之故而程子獨云桓公兄宜立子
糾弟不宜立故管仲可無死唐王珪魏徵不死君難而從其
弟則罪不可贖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
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不知薄昭因有忌諱以漢文
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見之漢
書與淮南本傳韋昭之註甚明而故誤襲之以顛倒古人之
兄弟何其誣也管仲鮑叔各傳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
未嘗爲君臣也此與唐之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
同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皆其臣也王魏受
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非臣事高祖之比今若不以高祖

爲其主而欲各死於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藩
府則鬩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據此則二公之傳受君命傳
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爲君何讐之有若夫荀息則又
有異奚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況獻公死二子
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弒而荀息爲殉齊則傳未嘗以糾爲
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何殉之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
矣

臣大夫卿大夫陪貳之稱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
大夫謀左傳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訪於申豐杜註曰申豐季
氏屬大夫家大夫屬大夫邑臣大夫邑陪臣也毛河右說公公朝

諸於也文子薦之於衛君而同升也註疏可以爲文者嘉其心
事光偉不介嫌不爲私薦賢華國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
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言保國在於用才也靈公無道仲叔圉三人未必君子而用
當其才遂可以保國信乎尊賢用才爲人君之要務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自謂能爲然虛憍者吾見其難也有爲其況殺乎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
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沐浴齊也禮齊必沐浴重討賊也三子三家退而有言者傳
君辱也面語三子者若曰我致仕之大夫尚告以討賊汝身
秉國政乃不討賊乎警其與賊通同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齊
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忠以事君而過君有過則犯顏以爭臣道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通也往也君子造於聖神上達也小人流於禽獸下達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學詩書禮樂也同一學而今古分焉爲己者履而行之爲
人者徒能言之孔說爲己欲得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說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顔習齋先生與王法乾及塨月再會學課日記每見書過多
則喜書過少則責曰必自治疎故不覺耳塨亦嘗曰聖人無
過君子有過小人無過蓋愈省察愈攻治則愈見過精詳以
無一念一刻之放也使者曰欲寡其過而未能則伯玉念念
省躬時時克己朝乾夕惕之功宛然見矣伯玉衛大夫蘧瑗
使人者以舊好來問也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未
七十時尚覺有踰矩矣蓋聖賢之過細庸人之過粗如當四
言也三言過五言亦過即踰矩也非如蕩檢踰閑乃爲過也
聖心如此而況伯玉使者能言之豈常人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註疏兩段合爲一章曾子因孔子之言而引子之贊艮卦者
以證之與太宰章牢曰段相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則恥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
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謂夫子言君子之道即自言也上論先知此先仁各

時所言其道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比方人也孔解則學以爲人而爲己之功疎矣故子討
其自治有餘而以己之不暇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能吾斯之能信也不能而望人知以用我何爲者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億未見而意之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
抑轉語辭言不逆不億而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毋乃爲佞乎孔子曰非
敢爲佞也疾固也

微生姓畝名隱士註疏栖栖依依也爲佞爲口給以悅人也疾
固也固執而不通也聖人自明亦以攙隱士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調良也註疏此爲人之重力輕德者言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德恩惠也註何直者或報之或忘之或尚可取之以直行之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不得於天不怨不合於
人不尤一無求暴也下學好古敏求也上達知天命而從心
不踰所謂口代天言手代天持足代天履身代天事也與天

合德故知我惟天而人又何得知之語子貢以上達之妙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
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魯人子服景伯魯大夫夫子指季孫惑志疑心也自
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憫説夫子歸
之命者固非景伯安子路亦警伯寮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如伯夷太公辟居海濱也辟地如百里奚去虞之秦也
辟色如衛靈公顧蜚鴻孔子去之也辟言如齊景公言不能
用孔子行也天地閉賢人隱隨遇不同如此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見幾而作也如長沮桀溺之流包解今已有七人矣賢才
何背以亡去哀哉按漢貢禹上災異疏有云伏見巴郡黃鐵
漢陽任棠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
不反同夫作者皆以作爲高舉遠引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者與
太平寰宇記古魯城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蓋孔子轍
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觀家抵城而門已閉故宿於門外次
日夙興伺入門啓門者訝其太蚤曰汝從何來曰自孔氏不
知答長沮之並通名者以孔子爲魯人舉其氏輒可識也晨

門曰孔子在外栖栖皇皇蓋欲有爲也然彼亦知其不可矣
即此人與識之也閻百詩説晨門掌晨昏開閉者邢疏蓋隱士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
哉末之難矣
蕢草器有心有心於天下也已止言世莫知已斯止而已矣
不讀衛風匏有苦葉之什乎深則以衣涉水淺則揭衣而過
包解涉水者尚知深淺之宜入世而乃不知深淺之宜乎何硜
硜然不變也子聞之曰是敎我果於忘世也夫果於忘世亦
自何難但我不忍耳孫炎曰衣涉濡褌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巳以聽於冢宰三年
書云見說命無逸二篇諒書作亮即梁也楣謂之梁陰即闇
廬也毛河右日闇即菴盝翦屏柱楣居喪於倚廬也鄭解古之人謂商
以前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七日康王即位冕服出命令誥
諸侯則周公定禮巳酌時變制故曰古人皆然也周制天子
死曰崩諸侯曰薨言君薨或商以前崩薨同稱或天子諸侯
禮同故也總巳百官總理巳職也冢宰天官卿掌邦治者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尊卑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巳以敬曰如斯而巳乎曰脩巳以安人曰
如斯而巳乎曰脩巳以安百姓脩巳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巳以敬正心以脩身也以者用也安人安百姓則齊家治
國平天下矣以者即脩巳以推及也人對巳言百姓有二一
指有功德而賜姓者如虞書百姓昭明是也故下復言黎民
一指姓氏分衍盡天下之人言即民也夫盡天下之人而安
之雖堯舜在上保無一夫有祁寒暑雨之咨者乎故猶病也
甚言脩巳以敬可盡君子而不得以爲少也按以敬即脩巳
之功安人安百姓皆脩巳中事皆以敬所謂行篤敬執事敬
也後儒離脩巳安人安百姓而但言主敬又名曰主靜效佛
氏蒲團靜坐爲敬以直內而陽儒陰釋異端害道之禍烈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
杖叩其脛

魯原壤孔子故人引柳夷踞俟待中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註疏
幼而不遜順弟恭長而無可稱述雖壽老而祇敗常亂俗以
害世耳叩擊也脛脚脛孔解擊之責之也不謙故脊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
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魯黨名劉向新序云孔子[illegible]於闕黨闕黨之子
弟化之童子從學之稚子也傳賓主之辭出入曰將命益進
益也禮童子隅坐今若正位少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今與
先生並行是不遜不敬欲速成一尊長豈求益哉故使供使
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以教之也朱註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衛靈無道而夫人淫亂世子出奔亂在彈指矣乃不知以禮
定國方且通晉叛臣與晉搆難宜問陳而孔子不答也不諾非用
兵非果未果也言問禮者猶啓之也而靈公不問故明日遂行去衛
入陳在魯哀公二年是年靈公即卒後往蔡如葉又返蔡在
陳楚聞孔子在陳蔡間使人聘陳蔡大夫恐孔子用於楚剌
譏陳蔡用事大夫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從者皆
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
後免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阻之孔子自楚反陳是

葴爲哀公六年史記固窮謂君子固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耳何註俎豆禮器也軍旅陳設行列曰陳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多學而識也然在十五志學則然迨至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一以貫之無事多學而識矣聖門顏子而外省身者首推曾子達者首推子貢故以上語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非己有德不能知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舜德盛化神而又紹堯之後得九官四岳十二牧以任衆職故無爲而治惟見其敬德之容而已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行利有攸往也忠言本於心也信言有其物也篤敦厚敬戒謹其指忠信篤敬參如曲禮勿徃參焉之參衡軛也包解紳大帶之垂者立與在輿不必卽有言行而忠信篤敬如在當前卽大學之正心中庸之齊明也而言之忠信行之篤敬不待言矣焉有不行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衛大夫名鰌如矢直也卷收懷藏仕止合宜是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人則不失人亦不失言與言上而商國是下而傳學術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生德也然時當授命求生而奄奄卽死赴死而千載猶生卽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大夫之賢日事以國有飲射讀法役政喪紀大夫理政學士皆與執事是事之也士仁日友以敬業樂群切磋規勸是友之也得此而仁以爲如工有利器而事以善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爲邦卽治天下也周禮均邦國治邦國是也漢陳寵曰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春秋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益子月雖一陽生丑月雖二陽生而嚴發栗冽民方隩居謂之歲首春和時不甚正惟斗柄建寅之月三陽應令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可以耕耤田布農功於氣數爲得天於民事爲順人行之

而帝王政教。順天道以肆布者。胥準諸此矣。明堂位曰大輅
殷輅也鄭註曰木輅也禮器曰大輅素而越席此以素爲貴
也孔疏曰殷祭天車也蓋古人祭祀朝會征伐皆乘車其爲
用大而欲其任重致遠飾以金玉則過侈易敗殷純用木而
大輅之下有先輅次輅等威亦辨此尚質而得其中者也。乘
之而凡政之崇質者視此矣。鄭康成註弁師云天子袞冕以
五采繅前後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斿毳
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玄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
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
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
斿斿有三采玉五孤卿巳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禮器曰此以

文爲貴也包咸曰周之禮冠文而備以重元首也。服之而凡
政之尚文者視此矣史記曰禹爲舜與九招之樂蓋取六府
三事以九功爲九歌而形容之也樂舞以此而功成德就。必
以堯舜爲法矣。至於亂邦有二其一淫蕩燕樂。其一信讒好
佞。故淫靡者鄭樂之聲調也。則放斥之覆邦家者佞口之小
人也則屏遠之顏子好學巳久。其於教養諸政。必素諳矣。故
特以損益禮樂滌濤好惡之大端告焉。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但顧目前則不能顧目前矣

子曰巳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謂盜竊高位惟恐有賢人起而奪之也文仲備卿可以
引賢如其不知斯亦巳矣知而不與同立於朝非竊位而何
惠謚也氏展名獲字禽食邑柳下註疏臧文仲魯之有聞者也
但以不薦柳下惠孔子遂以爲竊位。其惡蔽賢也。如是蓋聖
人胞與者民物關心者賢才以民物與吾一體也而賢才民
物之主也春秋賢才首推柳下惠管仲子產然仲產尚見用
柳下惠則半升半沉掩抑終身故論語累記而三嘆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爲責巳輕而責人重者發故以怨惕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巳矣

如之何如之何熟思而審處之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言不及義放辟邪侈也好行小慧機械變詐也難矣哉言無
成而立敗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以義爲質體則當行當止者定矣而動合節文以行之氣勿
躁亢以出之至誠不息以成之君子處事之道備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巳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好脩者之所同也若沒世而名不稱必
無實矣焉得不疾惲皐聞曰沒世則可否眞僞久而定矣

子曰君子求諸巳小人求諸人

求責也註君子脩德立業專以責巳卽行有不得亦返求巳
而巳。小人顚外僥倖專以責人至行有不逮惟歸咎人而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易至爭君子莊嚴自持而無乖戾矜之善也群易至黨君
子和平偕物而無阿比羣之善也易之所謂得中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佞人來以人廢言則嘉言伏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巳所不
欲勿施於人
此告子貢以一貫之乘葺也不欲勿施絜矩也從心不踰矩
則一以貫矣然學者必自絜矩始絜矩恕也恕則仁仁則貫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毁壞其行也譽加以美也試卽虞書試可之試民卽人也言
吾之於人於誰毁於誰譽如有所取而譽之其必有所試而
知之非虛譽也誠以此人也卽三代進賢退不肖以直道而
行之者也註疏吾今亦猶行古之道耳而毁譽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巳夫
闕文不詳則闕如春秋書突入櫟不書入鄭之類也古禮問
大夫之富數馬以對問士之富以車數對有馬者指士大夫
借乘非偶借一乘也如晏嬰父之黨無徒行者之類是也今
史不闕文則粉飾附會善惡失眞而榮於華衮戚於鈇鉞之
權去人心無勸懲矣馬不借人則封殖自私堅肥自耀而睦
戚恤友洽比賢豪之舉無人倚日頹陋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德者得道之正也徒持善口以文其說夫亦何辭而不可則
亂德矣大謀將以建天下萬世之利也乃有一絲之昵以牽
之一朝之忿以洩之則亂大謀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惟衆則公同無私亦惟衆則庸衆無識也故必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者三綱五常也五常誰具之三綱誰立之人也具之立之
而造端夫婦察乎天地則弘道矣人之能矣而人亦弘矣若

道者路之名也人不由則路爲虛位安能弘人也哉老莊家
乃謂道能生天運人妄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改則復於無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後儒於古人文以禮樂之學漫不考習而徒强探力索或曰
從容玩味其不入於空虛者幾何聖人叅前知其弊故以身
示敎焉然聖人之徒思僅無益以思在禮樂名物句觀不可如見學
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思則有害以入於測性猜天將躐等
而陷異端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

道大學之道也謀道卽學也食卽事術育之資不謀者專力於謀道也且食不必謀也餬身求餐而時有餒學非干祿而常得祿君子惟憂不得乎道而已豈有營營焉憂貧者哉按三代道德行藝下學上舉故祿在中今以時文取士修道考藝與祿無涉苟不學農習事勤儉立家勢必緣門持鉢枉道壞品矣故許衡曰學莫先於治生此今古之判也可嘆哉然而食可謀貧不可憂謀食不過少分謀道之力而無失於道也憂貧則與樂天知命相反而大傷乎道矣故斷不可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論臨民之道也疏註之指民言知能照臨天下而無仁恩以固結之民雖得而必失矣知及仁守而大觀在上不如神明之莊嚴民雖歸之而不敬矣知及仁守莊涖而變動乎民者未有以禮陶而樂淑猶底定之近治非雍熙之上理矣顏先生說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小知錢穀刑名一長一技也大受輔世長民托孤寄命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無水火害人之身不仁則身心俱喪是仁之切乞甚於水火也況水火尚有害而仁無害不爲仁者何哉按殺身成仁則亦有蹈仁而死者然君子遇變者鮮況其死乃生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讓之有朱註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朱註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所授之職也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不可教者則已苟有以教之則人皆可造因材而成不必論其世類之貴賤種類之賢愚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一適燕一走越豈可相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達達意也禮云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辭勝豈嘉事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樂人盲者名冕孔辭相導也古瞽必有相夫子待師如化工賦物而曰固相師之道者以爲平常自然如此也然則聖人接天地萬物莫不有道焉亦祇平常自然耳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顓臾伏羲之後風姓魯之附庸也孔解春秋諸侯兼並已犯王章季氏大夫乃欲取本國之附庸貪妄極矣冉有子路亦知其不可也故以告孔子孔子獨責求者以季氏有事皆與求謀也主東蒙祭是先王之建國也在魯地七百里中是魯國之邦域也爲魯社稷之臣是本國之屬封也季氏伐之何也追求委過季氏則以臣主相君無可委之義責之追求言季氏爲子孫憂則言其患寡患貧本爲貪欲乃舍之不言而嫁言顓臾之憂子孫夫子孫憂者憂傾也今之所爲不均不和不安正足致傾子孫覆亡之憂何在顓臾即在蕭墻以深警之而由求可曉矣季氏聞之亦可止矣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周任古良史陳布列位止退而不仕也危持顛扶相瞽之事喻言也以上皆周任言柙檻也出柙毁櫝典守者之過也固城郭甲兵固也費季氏邑寡民少也註疏均各得其分也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朱註正解所聞也遠人泛指鄰國而顓臾亦在內蓋自邦域中言之曰邦域對蕭墻言之曰遠人文德禮樂訓辭也來招徠也均和安如是故來遠人安遠人而不勤兵也朱註臣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干楯戈戟孔解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故謂之蕭墻鄭解蕭墻之憂如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

輒叔仲志五人因陽虎戒都車謀去三桓之類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諸侯出禮樂征伐十世少不失者如晉文公主霸至頃公十世而衰微是也陪重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其家臣爲陪臣註疏變言執國命者假大夫以執諸侯之權愈與天子之禮樂征伐相遠也政與禮樂征伐亦微不同一國之政事也天子諸侯各主其國故獨言政不在大夫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文武成康之周室也在春秋前者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政在

大夫陪臣執命則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也天下無道
如此故孔子懼作春秋議如中庸議禮之議不議定於一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
此言大夫權政五世必失之事也祿去公室謂爵祿不從君
出也鄭解五世者宣成襄昭定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宋樂祁曰
政在季氏三世矣三十二年史墨曰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時季文子爲正卿此之遂專國政
於此君也四公矣孔子言五世在定公時言也大夫四世者
文武平桓也樂祁言三世者在季平子時言也毛河右曰不討悼子者悼
子先武卒未爲卿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
古人便殿便坐取便安便利之意便辟安於潤大也善柔善
於柔媚也便佞便利尚口也友直則得聞過友諒則進於誠
友多聞則進於明朱註故益友便辟則染於放肆友善柔則陷
於驕亢或習於熟軟友便佞則爲所熒惑或相尚口舌故損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喜好也朱註節謂務中禮樂之節而無過不及也樂道人之
善必其好善誠矣驕樂侈滿行樂也佚遊怠佚遊觀也宴樂
宴安戲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
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邢疏金聲曰侍於君子乃有三
愆若與庸衆聒對惟見己是矣信乎君子不可不侍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
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日暮途窮計及子孫故多貪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
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天之命也何註君子畏之日鑒在
茲也大人卽易乾卦九二九五之大人有德有位者也畏之
尊爲師表也聖言易與詩書也畏之凜若蓍蔡也故終日乾
乾夕惕若也小人無知以爲天網恢疏而不畏也何註且視大
人如尋常而狎處之指聖言爲迂濶而戲侮之其愚妄如此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生知上也學而知困而學雖非上亦一次再次不爲下惟困
而不學斯爲下耳人何遂不學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心官思思得之註九思則放求官立後儒泛思與頓悟皆非
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探熱湯必去之速見不善而去之速亦如之註疏蘊於內爲志布於外爲道此蓋慨想伊尹太公之流而發嘆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改作得非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景公富而死即無稱夷齊餓而至今尙稱所謂以德爲稱者非與斯指德言註疏無子曰與柴也愚章同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伯魚孔子之子名鯉異聞異於人之聞也伯魚過庭乃訓詩禮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君子之遠其子也邢疏父子有親而不褻近教子之善方也按學詩學歌詩也春秋士大夫會必歌詩賦詩昭公元年鄭享會號大夫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蓋子皮自陳不爲楚誘而趙孟答之謂兄弟共濟可無外侮也學詩之言對類如此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是時嫡庶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孔解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小童謙言小弱之童稱也夫人對君爲小稱君於異邦曰寡君故夫人曰寡小君也邢疏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或以孔子可引共事不則欲借之爲重也孔子不往見者欲見而不來見授意往見非禮也且虎雖有才而好亂之人非靖亂之器不可共事故始終不見焉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貨瞰孔子之亡饋蒸豚孔子亦瞰其亡而往拜之瞰亡不誠而孔子亦爲之者不墮小人之術也權也追遇諸塗而不得不見矣然藹然一語見猶不見矣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曰字皆是貨自爲問答以斷其事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語漢高祖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賢人墓表賢者閭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語即此文法故後以孔子曰別之郝敬論懷寶懷治安之寶也亟數也迷邦失時在貨必稍有所指以刺

聖人之心也歲不我與言已往不追後當急仕也吾將仕者
應以仕也然曰將則不可仕仍不仕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疏原一章）
宋人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以孟子所言者義理之性
故皆善孔子所言者兼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但相近耳（有善有惡大相近矣）不
非也夫天生人卽生人之氣質也易所謂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大生廣生也而聚精於心謂之性故性從心生
心之生生之道也元亨利貞天之氣也而卽天之道也仁義
禮智人之氣所爲也而卽人之道也道卽義理也烏可分爲
二而且有善不善之分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卽道也氣其物也道其名也）孟
子曰形色天性也才情爲善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言人之形

才淸濁厚薄偏全純駁萬有不齊而皆可爲善是相近也是
性善也孔孟之言一也至於善不善相去天淵乃後起之習
爲之而非性也人可不愼所習乎（顏先生說）而聖人復恐後人執
一偏以謬其說乃又曰性亦偶有不相近者如伏羲畫卦上
知也不能移而爲愚如終身不辨菽麥所謂天痴者下愚也
難以移而作聖此則非習所移然古今來幾人哉非性習之
常也論其常則性本相近習必當愼不可易也按論語言心
性惟此及回也心不違仁二言至於存心養性并不之及惟
敎言忠信行篤敬則存養在其中矣聖敎卑邇如此（一爲百說）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
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周禮三物敎民春誦夏絃故武城有琴瑟歌聲而子聞之割
雞云者言治小邑何須大道喜極而戲之也迨子游以正對
而子是其言且令二三子聽之欲共共起而以道易天下也
道卽禮樂也愛人者君子習禮樂則易直而慈良也易使者
小人習禮樂則分定而心和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
弗擾左傳作不狃爲季氏費宰定公五年謂陽虎逐仲梁懷
虎囚季桓子而逐之是以費畔也（詳）孔子欲往者欲乘此機以

正三桓之僭竊也故曰召我不徒然也如有能用我者吾其
出而輔助東周以復文武成康之盛乎（蔡說）周自平王遷於東
都故曰東周爲助也敎公山等正三桓復魯政因輔魯以合
諸侯朝周室是爲東周也不詳言而但曰爲東周不便明言
也終不往者料弗擾等之不可共事也之適已止（孔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
足以使人
恭寬信敏惠仁之分名也能行於天下而不侮得衆人任有
功使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道盡矣任倚使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
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其中牟宰佛肸畔來召
孔子蓋時六卿專晉無所統一也如之何言如前言何也磷
薄也涅水中黑土可染皂緇黑色註疏匏瓜苦瓜徒繫而不可
食王草堂說聖人欲有用於世豈象此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
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
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

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邢疏六言皆美德也而不好學遂各
有其蔽學之不可已也如是夫愚如從井救人也蕩鼎等高
遠而無所止也賊害也害已害人也如尾生抱橋柱而死是
也絞急切也狂躁妄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莫不也興志意感發也觀考驗得失也羣羣而不忿怨怨而
不亂如戎子賦青蠅而退范宣子辭謝是可以怨也事父如
蓼莪白華事君如天保卷阿識記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墻面而立也與

爲學之而爲其事也周南召南言文王夫婦正人倫厚賢才
與朝廷治而化行於南國也對墻以面而立喻障塞而不可
行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主於敬樂主於和專事儀器豈禮樂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端莊之貌也荏柔弱也見利則動見害則懼也穿
穿壁窬踰墻孔解言其色莊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同愿謹厚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則亂忠信廉潔矣
喪己德亂人德故曰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才入於耳卽出於口輕浮淺露非自棄其德而何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鄙陋也惟知有富貴利達也患得患不能得無所不至者
吮癰舐痔弑父殺君皆可爲也依違之則壞品明貳之則危
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
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
矣
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

乎矣直謂徑行自遂朱註詐則設用術詭矣氣質本偏而並其
偏之眞而喪之可慨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赤色紫赤黑閒色邢疏艷冶眩目故奪朱雅正也雅樂如韶
武是也鄭聲鄭國奏樂之聲如衛師涓寫紂靡靡之樂國語
謂之新聲是也朱子以鄭詩當鄭聲誤矣淫哇悅耳故亂雅樂利口之人
以正爲邪以邪爲正非而似是易惑君心故覆邦家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日用周旋皆可述也何待言哉此爲尊以言求聖者發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欲見孔子而誠或未至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
疾以敎之後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足徵悲能自立而
孔子之善敎也王草堂說將命者孔門傳辭之人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
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
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
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鑽木出火謂之燧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楡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
火馬解三年不食稻喪禮無明文而孔子言之者以孔子北人
陸田少稻故以爲旨而不食也懷抱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
已
孟子曰逸居無敎則近於禽獸故曰難矣哉博局戲奕圍棋
非可爲者而爲之猶勝於止而自朽甚言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之不可也已止也邢疏乃方外以閒止爲高異端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抑子路之好勇也上卽尚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
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居下流卑污也上學德在其上也劉彝章說窒不通也稱人惡者
刻薄訕上者暴惡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曰夫子謂
也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朱註訐攻發人之陰私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小人謂婢侍官官之流不可近不可遠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有心之咎也四十曰強過此則衰乃猶有惡者見不終於
惡乎深警之也倬阜閣說

徵子第十八

徵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徵箕圻內釆地詩正義　徵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註疏

周武王東伐紂至盟津而歸紂益淫亂不止徵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箕子少師比干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視其心箕子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本紀　書徵子篇箕子語徵子曰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言徵子與紂同爲先王之子不出亡而存宗祀則宗祀遂顚墜也又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言已與比干各靖其志各求無愧於先王不必與徵子之去一轍也是一不忍於宗社之淪亡一不忍明之遂息明夷爻辭而佯狂以有待一不忍於君之沉酗而以死諫皆仁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典獄之官惠三黜不去孟子所謂與鄉人處油油然不忍去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也和也而必直不枉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也介也然視天下無一不惡直喜枉無一可與共事者其見甚明而亦有不恭之意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孔解　景公謀待孔子已非誠意而又曰吾老不能用尚何留焉故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犂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適衛三日不朝謂君不臨朝臣不往朝以理政事卽世家所謂三日不聽政也孔子托於膰肉不至行而曰受女樂行不曰魯君受而曰季桓子受皆錄其實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楚人以昭王時政令無常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註疏　鳳比孔子也鳳有道則見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今孔子值世亂而周流求仕是德衰也已止殆危而語辭註疏　欲與之言者知其賢也趨辟者士各有志無相苦也史記世家載此事在孔子如楚將去時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
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
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以沮而不出為長也桀溺以沉而不返為傑也疑記者
不知其姓名而加之也耦耕古人以二人并二耜而耕謂之
耦津濟渡之處鄭解孔子執輿者將子路為御既使問津孔子
代執轡也邢疏是知津者言孔子數數周流必知渡處不須問
也馬解滔滔水流不返喻世日趨於亂也天下皆是謂此人此

事天下一概也誰以易之謂誰用汝變亂為治也辟人之士
謂孔子辟世之士沮溺自謂而汝也指子路耰覆種也不輟
者不復言津事也鄭解憮然失意貌邢疏言斯人之徒吾同類也
不相與之而誰與若離人遯世則入山棲木與異已之鳥獸
同群矣豈其可哉且某正為天下無道滔滔東下故欲挽狂
瀾於既倒耳若其有道某亦坐享太平之福矣又何須周流
以求易乎而惜二賢之不我知也按沮溺言辭高簡且滔滔
二句讀之令人下淚宜吾夫子之憮然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
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從而後相失在後也丈人老人包解蓧說文作莜芸田器正義不
勤不分言我不勤四體而芸則五穀草萊不分安知穰穰而
往者誰為汝之夫子乎丁注乾說故植杖以蓧而芸芸除草也孔解
拱而立者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故敬之行行之勇有禮如
是於是丈人感焉止之宿供之食見其二子賓主成禮而行
是丈人者何嘗不知孔門師弟之賢而以隱為潔其趣不同
也故子路反見而丈人行以辟之子路乃述夫子之意語其
二子使告於丈人而復命焉孟子言人倫曰君臣有義以臣

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義也可行可止居尊居卑亦義
也但決於不仕則廢義即廢倫也故即世不我用而欲仕之
心不可已不專為行道也示以君臣之倫而先言長幼之倫
者以丈人見其二子明於長幼也按此與上章合觀而聖人
出處之道乃盡上言斯人不可不與以君民吾同類也此言
君臣之義不可廢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又按子路問隱
士二事史記在如楚前自葉返蔡時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
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同佚孟子所謂遺佚也或隱而未仕或行而未成皆逸民也虞仲朱註曰卽仲雍則仲雍之玄孫曰仲武王封於虞曰虞仲不應未封虞以前仲雍先稱虞仲也史記吳世家稱仲雍是也周本紀稱虞仲則誤耳或曰逸民卽封虞之虞仲想其先隱後封也又不然孔子明言虞仲隱居又曰廢若仲雍君吳虞仲封虞何得言隱言廢以爲先隱後封則伊尹太公亦可曰逸民耶吾聞商均爲虞因爲虞氏則氏虞行仲別自一人闕之可也王草堂說夷逸亦無考朱張王弼曰字仲弓見荀子少連東夷人見雜記不降志辱身孟子所謂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也降志辱身所謂不羞汚君不卑小官也中倫中乎倫理無擇言也中慮中乎人心無遺行也其斯而已者

言二人言行斯而已非躬行有降辱也放言佯狂其言也佯狂則廢矣而遇變行權不可非也無可無不可孟子所謂仕止久速各隨其時也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史記果認昭穆專指一世晉世家改云太王之子則伯仲俱吳君無以引起下何愛於虞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記殷紂之所以亡也摯等八人皆紂樂官漢書古今人表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前可見也禮樂志云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曰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亦指此事至於齊楚諸地皆古名非周始有晉語曰文王諏於蔡原商頌曰奮伐荊楚則殷時卽有蔡地楚國故史記周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成王封熊繹於楚銘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有地名而後封之文也若河若漢若海又禹貢舊名矣入卽適也憚皐聞曰後儒以摯一人與魯樂師同名遂指爲魯事則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白虎通魯安得有四飯且并以襄爲孔子所從學琴者則衛之師襄不應爲魯擊磬矣毛河右曰果春秋魯國樂官一空亦大變矣左傳修魯史細事畢登不應於此獨遺也鼓擊鼓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還自擊註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

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謂魯公者武王封周公於魯周公留佐王食采於周使其元子伯禽就封故謂之也施同弛放遺也親諸父昆弟也以用也故舊舊有勳勞者大故惡逆也親親敬大臣厚故舊廣賢才治國之大端具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春秋繁露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故書曰周有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自鄉大夫以下皆可曰士邢疏已語辭其可者言可爲士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不弘則少得自足不篤則浮藥終移焉能爲有無言不足爲
輕重子張堂堂而貴弘篤學其進乎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
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
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交交接也子夏所言拒原有不可概施者或拒或不惡而嚴
或和好而遜而概之以拒未免少過子張所言尊賢嘉善郎
可者與之也若容衆矜不能則汎愛衆之道至於不可之中
有小人焉豈無嘗拒者而云何所不容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九流醫卜陰陽之屬致遠謂治國平天下也夫子戒
子夏曰無爲小人儒晩年進德其免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未學者所能已學者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
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朱註 後儒問辨太極則
問不切思入風雲則思不近去仁遠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言致道以學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辨民器謂之百工肆

謂官府造作之所 正義 學對肆而言鄉學國學也言百工處肆
其力不紛以成其事猶君子專心致志於學中以致其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以爲文過則可飾矣孰知愈見其爲小人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君子非有變也望之即之聽之見其不同則有三變矣儼然
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溫者顏色溫和厲者辭嚴義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己之德見信於君民也厲猶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以人言與孟子所謂大德小德同閑闌也所以止
物出入者正義曰上賢所行皆不踰於法則次賢之人不能
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守法而入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此論觀人之法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
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
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
洒掃應對進退小學之事也故曰末大學誠意正心是本也
朱註 過失言也君子教人之道孰厚之先而急於傳孰薄之後
而安於倦學者分量不同如草木大小各自區分君子教人

之道先端蒙養焉可以小爲大而誣之夫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子按聖門不輕言上達固也卽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愼獨正心乃後儒敎人先講心性誣人誣世甚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優閒而不學則考習有遺學優長而不仕則行義有缺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言人居父母之喪致極戚哀卽可止矣不可過毁以滅性也此喪禮也（疏註）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欲能人之所不能好高遠也然而切己之德未摯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大貌兵書曰無擊堂堂之陳謂子張好濶大也好濶大則不親切故不能與友互相切劘以成其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於他事卽用心而未必盡其極也求自盡其極而不容已者必也於親喪乎苟有不然尚曰人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賢大夫也莊子不改其臣與政則能繼志而述事矣故較之其他事葬之孝爲尤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包解）民散者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朱注）故易犯法得其情者得犯法之實情士師聽獄之職也然民何由而犯法乎則實上之無養無敎致之而非士師之所能挽也哀之憐之且不暇而喜乎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居下流卽惡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言不諱過而改過者之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馬解）仲尼焉學驚其學博安從受之也道卽在玆之文謂禮樂謨烈也（朱注）識記也聖人爲學榜樣如是論語言學不一無教讀書者後儒乃專以讀書爲學隘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賢勝也宮墻宮外環墻也七尺曰仞窺包夫子之云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毀訾之以為可傷之也不知日月高高在上人即欲自絕於
日月而毀之焉能傷日月哉祇見其不知已之分量耳古多
祇同音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
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
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階陛級也立之立民也道引綏安來歸附也言夫子為政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正言其不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堯命舜辭書不載大禹謨舜命禹辭同此咨嗟嘆聲曆數言
天立君之列次猶曆之節序先後也允信也中即洪範所謂
皇極也極中也屋中脊㯽也困窮者不執中以仁民則四海
困窮也永終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即詩言俾爾彌爾性茀祿
爾常也言四海若困窮則天祿其永終乎戒之辭也頫先生說與
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語正同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予小子以下書湯誥文湯既代桀而告天下也履湯名殷牲
尚白玄牡未變夏禮也皇皇大也后帝上帝也孔解有罪謂桀
帝臣謂上帝所生之賢臣蔽隱蔽也所以不赦不蔽者以有
罪帝臣皆簡閱在上帝之心也朱注君有罪無與於臣民臣民
有罪則責君君道也此湯之繼堯舜禹而執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賚予也大賚即武成克商後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於四海也而功臣善士尤加富厚即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
人也雖有周親四句泰誓文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多仁人
言任而必克也百姓有過一己之責言必當正商也權量因
於度度本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黍
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為五度量
本於黃鐘之容黃鐘既度之一黍一分十三黍三分黍之一
而滿一分九十分當一千二百實其龠兩龠為合十合為升
十升為斗十斗為斛為五量權本於黃鐘之重龠容一千二
百黍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
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為五權律歷志所以出納天下財物使平
者也法度禮樂制度也官司權量法度之政者也謹之審之

而脩其官之廢者以行之則政布於四方矣先帝王如堯舜夏商之後其國滅者則興之見有國而世絶者求其旁枝之賢者繼之才德放棄者如箕子商容則舉之天下之民歸心矣所重句武成文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皆民之要務故武王尤重焉此武之繼湯而執中也

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合言之曰執中分言之則一曰寛如天之溥博也一曰信如四時之不爽也一曰敏如風雷之震畜也一曰公如天地無私覆載日月無私照臨也此總論帝王之治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傳帝王之道者孔子故以論政繼焉因民所利而利之井里樹畜之政也擇可勞而勞兵役之政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欲仁得仁生生之德也無衆寡小大無敢慢脩已以敬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莊以涖之也五美宜尊者也不教而殺謂無禮樂以教民而遽殺不執也不戒視成謂有所興作不三令五申而遽考成功也慢令致期謂徵取號召慢其令於前尅其期於後也出納之吝謂財物之當用者不出之豁達也四惡宜去者也欲仁則非貪欲矣敬則人事各理泰矣而何驕賊害也有司莞財而不得自專者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然則上而疑命內而立禮外而知人不可不亟也赫赫在上者天命也知之而兢兢業業矣不然何以有九德六德三德而爲君子脩已治人之準禮也知之而約我以禮爲圓以禮矣不然而於何立人之邪正長短不能掩者言也知之而人才入吾洞照矣不然而何以知之而取之用之此聖聖相傳

之要道也按鄉黨記孔子衣食坐臥皆具而不及刪詩書作春秋餘十九篇皆不之及益聖人之道以生德於予斯文在茲爲重不在著書節及門推聖人亦以宗廟美百官富博我文約我禮而不在著書也且子貢宮牆日月猶屬虛喻至答子禽歸於得邦家末篇歷叙帝王相傳而結以從政知命二章更見聖人之道主於用世乃後儒專以著書爲傳聖道去之遠矣可以返矣

傍注

蠡吾 李塨 稿

大學

大音泰大學先王教士之所也周禮教之物有三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學記稱四術曰詩書禮樂孔門弟子恐世傳習其學而不識其道也故著其道爲大學篇郷阜閒日獲內所謂格物卽此三物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十五成童也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言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蹍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蹍大節業大道內則曰子六年敎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

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后長者始敎之讓九年敎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敎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十五以後則大學之學也與小學同此道藝但使之從小入大耳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卽在大學作書者之時大學敎法尚在不必言也惟恐時之學者浮游其物而體用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明親之道今學何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今釋其文曰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欲平天下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者先致知致知在學則瞭然矣

脩齊條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亦以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俱在無事詳言故專言其道之先後相需以示學者所趨也若不解此而於近者古法耗斁之時徒讀大學一篇以爲學敎實法蓋是則又誤矣譬之言成衣然成衣之道在成單衣在成縕袍在單衣縕袍皆成之甚佳以識其綱又衣有領有褎有身有齋領欲圓褎欲便利身欲正齋欲齊以列其目而尚非成衣之實事也實事則用剪用鍼

用綫之類也師以是敎弟以是學也朱晦庵曰大學是一腔子須塡實此言得之

王草堂二經彙刻曰自程明道移易大學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之學遞傳於朱子朱子遞傳以至王柏乃朱子再爲移易分原文一篇者爲十章曰一經九傳而又補一傳王柏又刪補傳移知止至則近道矣於後合聽訟節爲釋格致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蔡淸季本葛寅亮豐坊弇州後渠皆有改本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恪遵原文焉有異同況原文載在註疏其板歷藏國學非一時一家之書今改本變亂無所底止自當復原文以止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道路也言大學之路在於成己成物也德者性之仁義禮智
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卽下文日新又新學脩恂慄
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明明德之象也
親如保赤子也養也敎也止者至於是而不遷也至善中也
如佛老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雜覇之權術以爲治平非善
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

接止至善而明其始於知知止而后定靜安慮明親可得所
止焉定事定於一也靜無妄動也安居之安也慮思慮詳愼
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
以禮末也事其物事也知始也得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註疏如書所言光被四
表是也脩身卽下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用視聽食息之
事皆脩之使無愆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聲
容靜口容止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皆脩身也心身之主也
正卽下文心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
敬以直內則有以檢其身而後身可脩也意心所之也欲爲
脩齊治平之事也誠者欲爲脩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
爲不脩齊治平也則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
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而后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
極也知脩齊治平何爲至善何爲非至善明其當止之處而
后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之物如三物四術修齊治平之
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
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后
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

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此列明親之目而見其先後之序
如此意誠以下遞有所得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脩身卽該正心也明明德也脩身爲齊
治平之本卽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
者卽見先後內 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厚矣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又言厚
家爲國與天下之本愈見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惲皐聞說

本末不可倒如此
則知本在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
脩身則不混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誤於雜霸此謂知之
至也壹說文云專壹也壹是專是也如孟子志壹則動氣穀
梁傳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是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
自此以下皆覆明上文明德親民先後之序也格物以致知
卽大學共習之事孔門時所共知不必覆明誠意以下則作
大學者特列明親之目故遞釋之而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特
釋之心所欲爲之事曰意君子旣入學以格物致知矣則意

在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然以此爲善而非如好好
色以誠於爲以不如此爲惡而非如惡惡臭以誠於去是意
不誠也自有此意而自二三之是自欺也何以自慊足於心
乎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地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如鬼
神在旁不敢以自欺則意必誠矣 意亦心之發而有不同
心有感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情喜怒哀樂有過不及非必
分善不善也有雜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
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
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摒雜者一妄者息矣若此誠意之
意則有事焉而欲爲之也卽欲爲大學之事也故曰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故後文小人亦曰爲不善先儒有以意爲主意

者愚謂意不必訓主意而誠之則主意定矣自此心可正身
可脩而明親之事在所必爲矣外此又有爲惡之意則下文
小人之意非大學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
之意也故曰不自欺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
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
謂不誠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卽獨也厭然消阻閉藏也言小人不能慎獨以至惡見
於外而不可揜君子之所戒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嚴畏敬也承上而引曾子之言言慎獨者之慎如十目視之
十手指之如此其嚴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大也鄭註其嚴如此則誠意而身心俱攝可正可脩有德矣
故心以廣體以胖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
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承上有德而言明明德之事詩衛風淇澳篇美武公也切磋

治骨角者琢磨治玉石者瑟如瑟紘之密也僴嚴毅赫明盛喧宣著諠忘也恂嚴恂慄戰慄疏邢謂心意也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謂身也切磋言學格物致知也說黄氏琢磨言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瑟僴赫喧覆言誠正脩之狀也道言也誠意者誠於明親止善也故以下通釋之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承上德盛而民不忘而言親民之事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辭前王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賢其賢用前王所培之賢也親其親庶前王所建之親也顏先生說樂其樂享前王太平之樂也利其利業前王田宅之利也小人後民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康誥周書大甲商書帝典堯典虞書顧常目在之也諟是也天之明命即天命之德峻大也承上言古聖如文如湯如堯皆明明德如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盤承盥水者銘刻戒其上也鄭註作新振作以新之也詩大雅文王篇周岐周命天命之爲天子也承上言古聖新德以新民而至於新命則明德親民皆用其極也極即至善也故下接言止至善之事惲皐聞曰自新新民而至於新命天人上下煥然一新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以民有所止喩事物有所止詩商頌玄鳥篇按顏師古云周鎬京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共得方百里者百是邦畿千里也閻百詩云殷都河南者三一南亳在宋州穀熟縣一滎陽在鄭州滎澤縣郎敖地一亳邑在洛州偃師縣都河北者四一故殷城在相州内黄縣一耿城在絳州龍門縣一邢國在邢州一朝歌在衛州計南亳在東耿城在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而實不止千里商邦畿若是其大也

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

言人當知止也詩小雅緡蠻篇緡蠻鳥聲丘隅山角王草堂說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如詩咏文王則能止至善者穆穆敬也爾雅緝繼續熙光明敬止小心翼翼而明親各得所止也詩大雅文王篇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承上文信國人而見明德爲親民之本皆由於誠意也情誠實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釋子言無訟民之意誠也大畏民志釋子言使無訟上自嚴則下皆畏君之意誠也前言脩身

爲本誠意則心可正身可脩以及於民此其本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忿懥怒也四者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后留固於身倒見之文也毛河右說身有所四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主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夫心何以在則易之敬以直內也論語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中庸之齊明孟子之存養也即前文顧諟也恂慄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辟僻同偏著也敖游放惰不疎敬言待之簡慢也親愛五者即好惡也好惡之辟身之不脩也而家之不齊立見矣故齊必先以脩舐犢眯目貪夫詈苗辟狀之可笑如是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家之孝親弟兄慈幼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無二道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弟慈出於天性之誠故立教於家即成教於國言慈以例孝弟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仁讓即孝弟慈一言二句古語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承上文一人定國言齊家而治國本於脩身也仁該讓有仁於己而后求人之仁無暴於己而后非人之暴是藏身者恕也不然民必不從

故治國在齊其家

一求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其爲父爲子爲兄弟之道足爲人法言齊家之事足爲國人之法也桃夭周南篇名宜兄小雅蓼蕭篇其儀曹風鳲鳩篇

此訓治國在齊其家

引詩斷章取義以咏歎之而又束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周以前天下皆諸侯分治之天子祇自治其國禮樂刑政與民相接皆在王畿其平天下之政不過巡狩朝會如脩禮同律等事以慶讓諸侯而已故此下專言治國之事惟有國者辟則為天下僇二語言國與天下相須之義謂國不治則天下不服羣然傾畔而不平也上行而民效是上下之好惡原同也矩也絜度也度之而好民好惡民惡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上下四旁絜之以矩其象如此言惡好可例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如小雅南山有臺之詩言則絜矩所能親民者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如節南山之刺尹氏則辟而不能絜矩以親民者節截然高大貌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師衆儀宜得國即上帝之峻命也好惡如民得衆也辟失衆也束上文也詩大雅文王篇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然有國之不能絜矩者大抵以務財用累之不知但能正心脩身慎德以端絜矩之源則人土財用自有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不然以財為內則誨民爭奪矣民且散矣財亦不得聚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有人土財用得命也民散貨出失命也慎德善也外本內末

不善也又束上文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欲絜矩以行政必先絜矩以用人如楚書舅犯所言則皆知好善人者也仁親本言仁愛父母引之以例愛賢言仁愛其當親者也楚書楚語亡人晉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專確之思休休靜也廣也美也聖通明也有
技有才者彥聖有德者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
能惡人
放流不能容者乃能用有容者是愛惡順人之性絜矩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如非仁人則君子是惟小人易呢其好惡拂乎人性之公而
不絜矩矣故明見爲賢而不舉即舉而不速命以爵位明見
不善而不退即退而不遠迸以過謫之顏先生說能容之臣賢也

不能容之臣不善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忠盡心也信實行也忠信則開誠布公好惡順人之性而絜
矩之道以得驕泰則矜已傲物好惡拂人之性而絜矩之道
以失又東上文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
足矣
此下復申言德財之得失而欲有國者斥言利之小人也生
財有大道則財恒足謂不必內末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
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況有仁德者生財而散於下則身尊則財無悖出固可決者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
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也
上仁而下義終事守財是取民之利非利而取民之義乃利
也孟獻子魯大夫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伐冰之家卿大
夫喪祭用冰者朱註百乘之家采地之大者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
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
爲利也
然而長國家乃知取利不知取義必小人導之也君以小人

爲善而小人能使其君災害並至善類束手利何在焉嗟乎
君嗜利則宵小進小人來則利說開小人可用哉

蠡吾 李塨 編

中庸

中庸二字見於論語子思取以名篇而明道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周以立教惟言孝弟忠信篤敬詩書禮樂而罕言性天謂上達非下學可躐也然三代文明既久士子必索高深必趨繁辭遁會則然故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莊天藏三耳諸家子思恐道之岐也不得已作中庸明性天之正以杜塞妄見堯舜以來所傳之中用中不外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三重九經庸常之道無須怪異是子思之旨也子思名伋孔子之孫 中一在中也不覩不聞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戒

愼恐懼齊明其功也一時中也獨之隱微身與家國天下之見顯皆有一中道爲愼獨行達德達道三重九經當隨時處中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天以元亨利貞之德命之人而爲仁義禮智是之謂性人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之謂道聖人愼修五典而制爲禮樂政刑是之謂教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爲仁禮陰德爲義智凝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卽性之仁敬長卽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脩道之教也性卽後文三達德道卽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而皆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其由之道矣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間寂然不發已心一無所覩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陸道威說然此須臾之未發性之本體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

本隕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功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已之所不覩不聞念所不在易忘也人之所不覩不聞事莫人知易飾也然而不可也莫曰隱匿莫曰細微人之所見尚屬揣度已之自知莫可掩飾是莫見莫顯於此矣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地不以昭昭信節不以冥冥惰行而必日明日且以愼其獨則發皆中節而天下之達道行矣此敬事之功也 按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卽大學之正心而微不同大學正心統動靜言也此之其所不覩不聞則專指靜言至致中則該動靜矣愼獨與大學愼獨同而意不同大學之愼獨謂

愼則不敢欺以誠意也此之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以致和
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愷惻及
物即仁有節文即禮有斷制即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
而哀樂即智凡願爲者皆喜之類也不願爲者怒之類也快
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
中訓未發也天下之道皆從中出是天下之大本也和訓中
節也天下之所共由猶大路然是天下之達道也故中和不
可以不推致而致之即通於天地萬物焉戒愼不覩恐懼不

聞以至於共覩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
應是致中也愼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事
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已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
胥乎品彙咸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愛養政事之
位育也脩道之極也致中即論語造次顚沛心不違仁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
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上文中庸之道大端已盡而未指言中庸故引仲尼之言以
明中庸之所以名篇而歸之君子也君子即下舜回文武周
公至聖至誠小人即後文的然日亡之小人鄉愿華士也蓋
君子之外有三類一賢智而流於異端素隱行怪過於中庸
者也一愚不肖自暴自棄不及中庸者也猶易辨也一小人
在彼自以爲中庸孟子所謂自以爲是也故曰小人之中庸
而實與中庸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故曰小人反中
庸似道非道爲道之賊故並立而首辨之時中無忌憚子思
疏孔子之言也時中戒懼愼獨而隨時處中也無忌憚者色
取行違闇然媚於世正戒懼愼獨之反也　通篇十九述孔
子之言以成文而此與祖述節獨書聖字者前以見中庸之
道發於仲尼後以見中庸之道備於仲尼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者無過不及至善也民即下智愚賢不肖上斥小人此又
歎民也子思引論語而去德字者明道也道正則德正矣蓋

一能字者以起下文不可能聖者能果能此道至聖至誠爲
能與非聖孰能知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
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
味也
此正言民鮮能之故以起下文也知愚背不知故道不行賢
不肖皆不行故道不明日在道中日出道外其如飮食之人
何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嘆道不行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行也好問好察邇言取

善於人也隱惡揚善啓人之來告也執執而度之兩端謂善
言有輕重厚薄之不同者用中於民知其中而行之也斯通
指上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
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歎人知道而不能守必如回之能守而乃爲知道也自謂
知足料事而卒罹禍不可言料事自謂知足見道而卒失守
不可言見道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卽行也動必以禮謂之
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期月周年也失放失也賢過者他
遷質不及者中輟也拳拳守之堅也孔疏曰罟網也擭機檻

也陷阱穿地陷獸也服猶著也膺胸也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之後尚或
有違較之不能期月守何如曰三月後之違對至誠無息言僴一間耳其功細不能期月守卽失也其功粗不可同論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
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
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
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嘆中庸不可能必如君子之強而後能知能行也均天下
國家大業也辭爵祿高行也蹈白刃殺身也亦皆中庸所有
然才足幹濟氣能奮激尚可取辦一時若中庸則履之平常
詣之精粹無息可進無地可間非全體性命自強不息不可

能也和處衆也中立自處也有道無道應世也不流不倚不
變強也後文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夫焉有倚中立而不
倚之至也知智守仁強勇卽後三達德也寬柔以教以寬柔
率人也君子氣質含容之人非不流不倚之君子也強者氣
質剛果之人非強哉矯之強也而汝也汝之所當強也衽藉
兵革如衽席也鄭註不變塞不變未達之所守也矯強貌詩曰
矯矯虎臣朱註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
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
能之
此接上文而一束也素隱行怪過也遵道而廢不及也依乎

中庸遯世不悔知仁勇也聖人所知所行情不過喜怒哀樂
倫不過子臣弟友事不過禮樂文物而下學上達超出儔類
直與天游智愚賢不肖皆不見知而中以行願樂在其中安
有悔哉孔子弗爲弗已是能中庸矣而歸之聖者言聖者能
而吾願學焉自謙以勉人也鄭註曰素讀爲攻城攻其所傃
之傃向也正義曰攻其所傃司馬法文言向隱僻之處求索而行怪異之
行也述傳述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
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
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

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以下詳論君子之中庸也費卽體隱不離費之費隱卽體語以費爲隱之隱言君子所由之路於當行者盡其材力以措用於身世何其費也而於不當言者則隱而不宣不暴怪之門焉是何故也以婦言之夫婦之愚皆可與有知豈遂由知而及其至以至無不知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知以行言之夫婦之不肖皆可能有由行若由行而及其至以至無不能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能所處所也夫聖人窮於知矣窮於能矣能無隱乎豈惟聖人卽大至天地而人尚有所憾是天地知能亦有所窮矣故使君子而語大則天地何依何附天下尚有能載之者乎使君子而語小則一塵一漠至微

至賾天下尙有能破之者乎破剖分也如蠕衍察陰陽消息先驗小物推至無垠天地未生莫可考原環海之外人所不覩此與庶物何與人倫何關不可知不可能啓異端亂庸行而藏成誑語是以君子隱之也不誦詩乎大雅旱麓有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語其上天下地爲飛爲躍昭然明著可知可能者也是以君子之道履端於夫婦飲食男女於是起禮樂賓師於是生遂由夫婦而及其至一陰一陽天地昭著而事天明事地察齊政授時分州畫井而昭察乎天地焉皆可知可能者也君子之費竭其學問德行以爲之者也若不可知不可能者則隱之矣莊周尚知存而不論況君子哉　中庸非言道者言共由之路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之不行者知之矣是也違人言者言其人之所由也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是也舊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愚不肖曰可知可能則賢知包在內矣聖人曰亦不知不能則尋常不待言矣有械曰猶語大語小曰故皆承聖人不知不能而言訓隱而曰語大語小者言語大語小則莫載莫破歸於無用所以當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況六合之外纖塵之內言之何據言之何爲爾雅曰察審也淸也卽著明也造端夫婦起下子臣弟友也察乎天地起下鬼神天命郊社禘嘗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

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不知不能君子隱之者以道在子臣弟友原不遠於人也若爲道者而遠人以求則是不可知不可能者矣尚謂之道哉伐柯豳風篇名引以況道而言尚不如道之不遠以君子之治人卽以其人治之非求道於人之外也欲盡道必盡以行恕則道近矣盡心於恕卽忠也如所求乎子不願其不孝則事父當孝是也故子臣弟友四者行則庸德言則庸言

君子不遠人之道也孔子豈未能而曰未者正忠恕之心也試觀君子於行不待察乎天地而費也其行庸德惟恐有不足而勉費其力言不但於不可知能者而隱也其謹庸言惟恐有餘而不敢隱亦不敢盡何其慥慥乎慥慥守實言行相顧之貌鄭註 按道訓路孔子言適道由道中庸言達道書言王道蕩平皆指人所由行而言即易推明形上至於一陰一陽亦指天地所由人物所出之路從未有以不可知不可能爲道者自莊老家有道可道非常道道立天地之先等語后儒遂爲所惑直云道通天地有形外何不於中庸此節一三復乎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道即子臣弟友而人乃不行者皆願外累之也在上則陵下在下則援上徼幸苟得行險不顧不知天下事惟有反求己身可以自主曰外則有命矣天天主之人人主之豈可求者乃以願生怨上怨下尤觸處荆棘試觀君子何其自得也向其所居之位而行其當行之事孔疏無論富貴順境即貧賤諸逆境夷齊之餓箕子比干之幽戮聖賢居之皆青天白日坦易之境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有何怨尤有何不自得若有或失則惟自反曰此己之不正也此不素位而行也豈有射失正鵠而怨人勝己者哉孔疏曰素同傃向也向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懾也鄭註曰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前後之過文也子臣弟友素位而行卑邇也鬼神來格大德受命創基制度以定大業高遠也然試觀一家之中妻子好合兄弟翕樂而父母順何其太和推之太和在宇宙間神格鬼饗天人交通禮明樂備德業肆達不過人人親親長長

無他道也故下文接言之翕合也耽樂甚也帑子孫也宜爾二句承上四句引詩以起父母順也小雅棠棣篇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易曰精氣爲物言神也游魂爲變言鬼也禮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古聖制禮以天之神爲神地之神爲祇人之神爲鬼在天地之中人物之外無形可見無聲可聞而實體物不遺故曰鬼神之爲德盛矣乎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肸蠁

之至如神之言使人敬祀明其體物也引詩神之格不可度
不可斁證其體物也夫不見不聞微也而體物不遺又何顯
不可揜乎以其誠也天地間實有鬼神非假設者烏可揜
哉朱註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
以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格來思語助辭大雅抑篇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聖德則合鬼神而通天者也因引子言舜孝德以顯之位以

尊之富以養之宗廟爲親饗前子孫爲親裕後皆大孝也而
其實皆大德也則位祿名壽如操左券矣是何者以天主於
因栽則必培人在能受德自有祿大德必受天命非異也中
庸之道也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
蟜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觀孟子以天下養句可見天祖
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子孫如虞思陳
胡公之屬篤厚也即栽者培之也憲憲興盛之貌鄭註保安佑
助申重詩大雅假樂篇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
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
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
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
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
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文王父作子述而無憂武王纘前緒而有天下周公成文武
之德而制禮所謂時中也壹戎衣見武成言一著戎衣而遂
定商言易也或曰壹同殪殷轉衣即康誥殪戎殷斯禮謂祀
禮天子諸侯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無期喪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
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

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
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
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承上言武周而又引子言以申之見武周之志事即文王之
志事善繼善述至孝通達以已通親即通於親之祖考而敬
其所尊通於親之子孫臣庶而愛其所親其位其禮其樂今
日爲之儼如文王之生存者爲之且上通天下通地遠通自
出之帝皆至孝所達所謂隨時以酌中也所謂贊而察天地
也春秋兼夏冬脩掃拚糞埽也宗器先世所藏重器若周之
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

羞豚膳膏香之類朱註裳衣先祖之遺衣服設之以授尸也鄭註
此皆歡其所尊也宗廟昭一穆一之體卽所以序我子孫爲
何王之昭何王之穆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酆郇文之昭也則祭時特從文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祭
時特從武廟如虞仲爲大王之三世孫其次當爲穆而官之
奇與泰伯並稱曰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言大王之子孫世
世相傳皆大王之昭也若祫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焉親
親也異姓以爵爲位貴貴也事謂薦羞也序次所供之事若
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孔疏
此統同異姓而言賢賢也祭末飲酒實弟子兄弟之子各舉
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

使亦得以伸其敬朱註㓜幼也祭畢歸賓徂則異姓告退又留
同姓於私寢而燕之鄭康成說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乃
卽昭穆之中而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燕毛也老老也此皆
愛其所親也踐升也位天子主祭之位前言人此言其皆指
文王郊祭天社祭土示上帝天地之主也嘗時祭禘天子五
年大祭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以下毀廟不毀
廟之主皆合食焉禮必以義斷之互文也明見天地遠祖而
治國尚有不明者乎故曰如示諸掌言如指示於掌中易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
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

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
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
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
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
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旣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
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
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

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
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
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帝王之道大端見矣故復引孔子之言政者以折衷焉哀公
問政意但在治人治天下國家耳而忘其身卽不忘其身亦
且自諉愚柔孔子則以爲政無難求也文武成法俱在其效
其事昭然臚列祇須有人舉之何以舉之必如文武明强之

人舉之而人將曰文武生知安行者也我愚我柔何能企及
不知達道達德我與文武同具惟誠以行之豫以立之學問
思辨以擇善篤行以固執卽可化愚柔爲明强學利困勉與
生安一致而文武之人存矣而九經之政舉矣方版也策簡
也鄭註樹殖生也蒲盧爾雅曰螺蠃也今之細腰土蜂也許疏家
語曰蒲盧也待化而成言政以化民其易猶螺蠃之祝螟蛉
七日而化也卽下士報民勸之類也其人接文武言指君也
而有君必有臣故曰爲政在取人取人在君身以道卽五達
道以仁卽三達德專言仁者知勇義禮皆統於仁也天行健
一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陰一陽流轉生物無一
刻之息人得之而爲形色生意油然而不容已故曰仁者人

也許西山讀尊賢卽朋友之倫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不
脩身脩身以道道莫大於親親故脩身不可不事親脩道以
仁仁者人也故事親不可不知人人之仁達德也得於天者
也故知人不可不知天卽起下文達道達德也一者誠也知
道行道姿質不同而皆可一者以知仁勇之德本達也故知
好學力行知恥三者則可近之而德以行道道以脩身人存
而政可舉矣九經政也而復首以脩身者總見政非人無以
舉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也道立謂道可爲民表書言皇建其有極是也朱註賢坐論故
不惑大臣主斷大政故不眩明季宰輔權輕臺諫皆白面書
生羣聒亂哄疑難塞胸是眩也官盛任使謂其屬官衆盛足

任使令蓋大臣不親細事所以一其心盡其才也忠信待之
誠也旣讀爲餼餼稟稍食也如稾人職曰乘也許其事考其弓
弩以上下其食也鄭註遠人非奉使則觀光往則爲之符節以
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諸侯朝也聘使大夫來聘王
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燕賜厚而
納貢薄也朱註豫先也謂欲人存政舉先有擇善固執之功
也跲躓也鄭註疚病也在下位節借之爲豫立之像也誠實也
克也孟子所謂返身而萬物皆備于我也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
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思而從容
中道之聖人也盡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
行以固執而誠者也者語助辭有弗學 如學兵者不學農而

學兵戎至於能不措置也顏光生說柔遠人懷諸侯平天下也尊
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治國也事親親親齊家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誠意正心脩身也明善致知也學問思
辨格物也即大學之道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承上文誠身而反覆言君子中庸盡於一誠以見的然之小
人不可冒中庸爲後世僞道學之防也誠者天德王道備矣
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脩道之謂教也而性教可中明矣
而明善誠身可合徵矣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
性誠如湯誥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也明如泰誓
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德也自上脩明其道以使人誠

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人倫也誠如詩所言民之質
矣徧爲爾德也是王道也蓋天之命我實理中涵自能照物
誠則明矣故曰誠則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則形著明是也
惟明明后禮明樂備民歸一德明則誠矣故曰明誠立學校
門明訓多士則學問思辨以誠身議禮制度考文明示庶民
以範圍則受覆載成而從道是也下皆接此發之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
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言誠者誠之者之一也天下至誠謂天下莫能加即生而
誠者也盡其性盡其誠明之性也人物之性與我同受化育
於天地而有偏全靈蠢能盡之謂知明處當使各得遂生樂
性也即帝王之教明而誠之事也贊助也天地化育人物而
不能盡人物之性至誠能之是助天地也參與天地並立而
爲三也其次即誠之者也曲一灣也謂氣質即居於次而誠
德必有灣曲發見者致即其善端而推極之也擇善固執
之功也曲無不致則復其性之誠矣形著則以表著動變化
以及物皆可能矣夫至於能化是黎民於變時雍盡人物之
性不是過矣是亦唯天下至誠矣朱註曰形者積中發外著
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鄭註曰動動人心
也變改惡爲善也化則習慣如自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

至誠性之者也而性之誠則明可驗矣禎祥者福之兆妖孽
者禍之萌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
類朱註神能前知至誠處處前知故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
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又言誠之成已而成物以見明誠之教之不容已也誠者
自成就之義也誠行而爲道自由行之義也何者凡物之始

以誠始物之終以誠終不然則無所始無所終何以成而爲物故君子必盡自道之功而誠之爲貴焉於以知誠之自成非但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而爲明誠之教者即在其中矣元善渾然無虧仁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知也仁知乃誠明之性所具之德也是合外之成物於內之成已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盡其道而時措咸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

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承上而詳言成已成物盡於一誠也至誠之德無止息不息則久長久長則徵驗於事業而漸仁摩義而悠而必世百年而遠而東漸西被而博而浹肌淪髓而厚而巍乎成功而高而煥乎文章而明已成而成物其覆載成直與天地配矣無疆合天地言然此豈作意而致之哉誠之成物不[illegible][illegible]而天

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見而章也不動而變化也無作爲而天下成治也觀天地之道則可知矣天地爲物不貳即至誠之誠也生物不測即至誠之成物也博厚高明悠久一如至誠也山水生物不測皆天地生物不測也然天之生物總歸不貳至誠所徵之業總歸一誠詩言命之不已非天之所以爲天乎文王之德之純非聖人之所以爲聖乎天下有雜焉則已有間焉則已純又何已天與至誠二而一者也後文言見而民莫不敬論語言動之斯和爲政以德則至誠亦當有見有動有爲而乃不見云云者孟子言君子有過化存神二事此但言存神以見至誠之妙也鄭註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王草堂曰華嶽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鎭曰華雍州山

鎭曰嶽爾雅釋山曰河南曰華河西曰嶽昭昭之多言少也猶今言權少曰祇一升多也左傳日月之會爲辰山所蘊之寶無窮故謂寶藏殖生也穆美也爾雅不顯借詩言用之幽深之義也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上文至誠之道已明乃贊其大而歸之禮以見崇禮之爲亟也盧忠節公說聖人即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故前言武周王道之成不過一禮後文議禮制度考文居

上君下皆不越一禮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illegible]
萬物即覆載成也峻極於天即配天也道若是其優優乎[illegible]
足有餘者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所流行也何其大也然
而行道必凝道凝者成聚於吾身也非有效法聖人之君子
聿脩厥德何以凝之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也道
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
研幾也極高明者巍煥高明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也溫故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知新者若等百王損益
因心也敦以敦篤肫厚全其至誠而崇乎三百三千之禮以
宰制萬物栽成天地焉朱註以洋洋三句爲道大無外優優
三句爲道小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

屈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
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由是至德以凝至道居上爲下有道無道無往而不宜矣故
下文接而申之與謂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
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
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
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申爲下不倍也非天下以下子思言也朱註車同軌莫敢制
度也書同文莫敢考文也行同倫莫敢議禮也三者皆統以
禮樂亦在禮內故下但曰學禮孔子正有德而無位者故從
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
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
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
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申居上不驕也三重即上議禮制度考文也呂氏說寡過上
有道揆下有法守也上焉者謂如夏殷之禮雖善而不可考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也朱註君子王天下者也道即施
行三重也本身有德也徵庶民驗其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
而參於彼也質正也孔疏鬼神分對於天地者也君子至德擬
道直通帝載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故所制之禮如郊社宗廟
鬼神亦分尊卑司山嶽川鬼神亦供使役而適如鬼神之情
狀天地清明山河劾順一無所疑也三十年爲一世如此指
詩辭無惡無射即動行言爲民道法則也詩周頌振鷺篇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
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illegible]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乃中庸之道爨於仲尼矣仲尼之德以堯舜爲祖而述之以文武爲法而章明之陽闢陰闔上之於天時則律呂之相和也流行安敦下之於水土則衣被之相襲也取而辟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天地之無不覆載乎仁義迭用剛柔無息其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乎且卽所辟者觀之天覆地載之𨑢四時行日月運萬物並育於中而不相害物各有道並行而不相悖是皆天地之德爲之也小德則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大德則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朱註天地之大如此仲尼辟之亦如此矣德一也無大小以其川流

謂之小以其敦化謂之大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小德川流也論語曰予一以貫之大德敦化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申小德川流也至聖至誠一也詮川流故言至聖詮敦化故言至誠聖無所不通也川流之源周流廣博則如天淵深泉蓄則如淵其中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之德一一因時而流流而見則民莫不敬流而言則民莫不信流而行則民莫不悅且至中國流至蠻貊莫不尊親是爲小德川流睿者思之深入也耳聰目明心思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吳亭心如止水寒潭幻影無實用此淵泉時出正反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申大德敦化也經者理其緒而分之如橘仰梓俯是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慈孝相成是也經常也天下大經五倫也天下大本性也經綸者明倫振德禮明樂備也立本者存心養性先立其大也知天地化育者五十而知天命也是皆

至誠純篤綢繆凝合兩天通地自然而然豈倚於物而後能哉經綸卽其仁立本卽其淵知化育卽其天肫肫淵淵浩浩所以形容其仁無盡其淵莫測其天無疆也此大德敦化也易上文睿以聖者思作睿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溫柔仁德發强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理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卽此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言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中庸通篇之結也中庸以道起言人所當共由也以德結
言人所當自具也君子則行道而有德者即其道也無一系
表暴矜張惟從身心之近之自之微闇幽操存雖人所不見
而內省之嚴上帝臨汝雖不動不言而敬信常存釋茲在茲
以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篤恭矣不顯
惟德矣如此則神洞默成從容中道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爲一而民自勸矣自威矣位育肆達天下平矣所謂闇然而

日章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也人特患不知耳知之則
從事近自微而德可入矣若小人者的然表露惟恐文之不
著於遠於風於顯嘔嘔甘臨繁禮多儀故爲色厲或用格外
之賞意外之怒以求平天下至不見不動不言之時即以爲
人所不知不必用力萬民之前色莊獨處之地負愧疚之無
本何枝無源何流誠者日滋偽者雖纖過甘易壞文理淺疎
民於何勸於何威於何平的然而日亡矣此之謂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詩衛風碩人篇尚絅作褧衣加單衣也近自微
即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也但對遠言爲近對風被於外言爲
自對顯言爲微謂遠由於近風由於自微必至顯也志心之
所期也志在無疚而有疚則惡於志矣人所不見而內省慎

獨也於潛伏致力也詩小雅正月篇孔甚也鄭註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也屋漏不愧也詩大
雅抑之篇屋漏室西北隅商雅奏進假感格神明朱註無爭無爭
競失禮也詩商頌烈祖篇篤恭篤厚其敬即不顯惟德也刑
法詩周頌烈文篇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篤恭而天下平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陽城一善士耳猶薰
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況有堯舜德位此固宜矣篤恭天下
平則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已至故末三引詩以明其上達性
天非又有進也予懷詩大雅皇矣篇言上帝懷文王也大聲
以色非的然也微色發聲而後喻大聲色也即戰戰兢兢啓
手啓足亦大聲色也惟不思不勉退藏於密則無聲無臭至

聖至誠而德至矣詩大雅烝民篇輶輕也言德之微妙也載
事臭氣也詩大雅文王篇言詩詠不大聲色似不顯矣而猶
有聲色德微如毛似不顯矣而猶有比類言至無聲無臭則
誠所謂不顯篤恭者矣至矣與前中庸至矣相應中庸至道
篤恭至德也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皆寫
其闇脩也楊墨佛老遠人行怪自屬異端華士鄉愿的然色
取亦爲假術惟從古堯舜文武周孔實實闇脩用力近微則
忠恕違道不遠矣自古聖人原皆存心養性盡人達天其存
也順帝之則其沒也三后在天詩皆著配天格天之訓古人
制配帝配天之禮非虛文也但非下學所可輕言故孔門惟
以孝弟禮樂爲教而性天不可得聞然亦時露其義曰知我

其天曰予一以貫子思以爲不盡發之恐後世反竊一二微
言甚入空虛故畢抉示人以爲此中庸之道也非怪異也而
聖賢憂世立教之意盡矣

題辭
乾坤日月山川人物自在也見不必拜當同意非出於刺謬惟
曰江漢朝宗於海而已矣請觀傳注問辨非周孔之正傳而何
哉
康熙壬寅正月毋極後學張棐書拜撰

傳注問　蠡吾李塨剛主稱

愚註論語諸經論而不辯意謂閑聖衛道凡有心目者可知
非樂一一與先儒辯也既而思宋註異同漢唐其時覩者尠
如今又異同宋註駭者必多須明辯之使其心始况先儒論
道原屬大公偶有謬誤必樂反正辯亦何傷語馮樞天曰諸
子當有說樞天曰唯特拙弱難驟成經隨註隨有人叔觀問
者應之無暇錄記既而又思雖訓詁發明後此無窮而當前
主客何爲隨言隨湮也乃問錄之後衡水王宗洙曰傳注有
所質已而面談豁然歸一宗洙曰非詳說人未必盡解也所
如朱子或問逐章剖之因不得已陸續爲傳注問與子端月

論語傳注問　上

學而一

馮樞天曰集註學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爲乃
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今
不之用必宜詳說曰集註以爲訓學無所不該然但空囊旁浸
而於聖經言學之正途未註明乃聖學之所以岐也且無論他
經即以論語言數章下即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
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耶與詩立禮成樂文以禮
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聖門論學確
有指實而不之及何也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下
學也顯等矣即學兼知行亦未清楚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
其言尚是　蓋學有可即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靜之類是也有不
可即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猷是也且即日用
之禮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顏之類可即學即行如孺悲學士喪
禮於孔子則但爲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爲行不可即以學爲
行故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
性天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尚
書教胄子周禮禮記記學法昭然可考獨置之若遺以致處無
學術出無政事世道民命無所托賴豈小失哉然朱子註學文
曰詩書六藝註斯文曰禮樂制度何其明切而首一章乃籠統
作辯蓋蒼猝衆說積誤已久故也使今日尚在而一質當逌然
矣

李文長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撝

其謙意視人知甚輕矣如此自不必慍非而字轉文義也聖學
視人知甚重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本以應人知也乃不知焉
宜乎慍矣然廣土衆民之欲定四海民之樂即不得遂而所性
不移一無慍怒非德成何以幾此

問程子謂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以子稱然乎曰
此想當然之言而不必也先進篇稱閔子胡氏又以爲閔氏門
人所記豈論語又有非有子曾子門人所成者乎子路篇稱冉
有又稱冉子豈此篇屬冉有門人與他人雜成之乎且孟子載
公孫丑列聖門諸賢稱閔子冉子豈丑亦子騫之門人乎或者
曾子傳一貫有若似聖人子騫純孝時人原有子稱如子路人
稱季路冉有亦稱冉子故論語書子路亦書季路書冉求冉有

亦書丹子皆以其原有是稱無他故也況孟子稱顏子又稱顏
淵顏回則子不必定師稱矣
趙漸逵問曰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爲始以
孝弟爲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
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即言仁民愛物也不必牽及性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言愛曰使枉者直未嘗盡及心性也程子必訓仁爲
性則孝弟難以言爲性之本遂訓本爲始且因而誣諆詞曰性
中祇有仁義禮知而已何嘗有孝弟不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
學而能相反而率天下之人而禍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
問朱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不用之何也曰後儒改聖門不言
性天之矩日以理氣爲談柄而究無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爲

二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
是氣太極生兩儀爲理生氣則道家道生天地之說矣不知聖
經言道皆屬虛字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
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則道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
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
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
玉有脉理亦虛字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
於心命出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
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即如愛之理自幼觀之以爲愛之道理
云爾虛字也及覩朱子自訓乃滋之惑曰理是根愛是苗猶糖

之甜醋之酸夫糖甜醋酸即其性即此物非糖醋爲根酸甜爲
苗也亦非酸甜爲根糖醋爲苗也仁性即愛非別有一理爲根
而愛爲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即仁也即愛也即不忍也即性即情也
必以愛爲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問集註巧令務以悅人人欲肆何以不用曰此脅肩諂笑病於
夏畦之小人也未有小人而仁尚與之較鮮不鮮哉鮮少也非
亡葢此章爲學者戒雖堂堂之張亦或不免於巧令也
謂張肆六曰集註三省以忠信爲傳習之本誤也忠專就爲人
謀言信專就交友言非主忠信之謂也如註則三省可爲一事
矣至云三者爲學之本亦誤傳而習之即學也敬業樂群商榷

今古皆學事也葢專以讀書爲學故以省身爲本耳肆六曰帖
括時藝倒重穿挿枝外生枝皆其流弊也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等但論所存未及爲政請問事非政事
乎曰非但此也即朱註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細事亦具矣曰
事則本末畢舉矣顏習齋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爲
政先儒斷不冬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惺覺畢事功不知不覺遂
爲此語也
樞天曰信於民亦未盡信即接事言謂無事不信也曰然大學
與國人交止於信春秋交鄰曰講信非僅號令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
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適抽言之猶誦謂爲此事

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乃離事以言敬非聖學矣且爲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故曰小心翼翼如翼之飛四翼而前也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

問中庸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有二一其所不覩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未來須臾之頃故曰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晦宴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純乃如此非卻事以爲敬也

問何以見離事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適謝氏言常

惺惺法尹氏言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由是以誠正脩齊治平是敬先事後非離事言敬歟且其持敬之功曰半日靜坐何嘗著事歟四明潘用微曰必有事之謂敬非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心法乎

語押敦夫曰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之訓也蓋自太極圖說以主靜立人極標此岔路其後不惟楊龜山李延平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譏其似坐禪入定也即程子與游楊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門人候之雪深尺餘乃醒試思從古聖賢有此否耶

語張無息曰弟子對尊長之稱舊解有父稱子有兄稱弟執矣孔門七十二賢皆稱弟子豈皆有父兄者乎楓天曰謹謹愼也

行有常訓恆非訓謹也

又曰文詩書六藝也朱子加之文二字恐人仍以書策所載即爲學矣故去之然朱子此註甚有功於聖道耶既已訓文爲文學矣頗朱註有此踪跡可與學者共證實學是其功也註游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其明今有宋班史謂六藝即六經者非也朱註明列詩書於六藝外其見高於班氏文人多矣

學規纂曰事親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禮樂兵農委身盡瘁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朱子奚氏皆以誦讀爲學故謂子夏言學在敦倫且反譏子夏之言與子路何必讀書同其言有弊何耶

或問子夏恐人專以記誦辭章爲學故曰敦倫謂學舊解自是曰非也專以記誦辭章爲學宋明來則然春秋時尚無此弊孔子學在識大識小孔文子好學而能治賓客子產有學曰博物是無論君子小人皆學禮樂名物非若今人但頫首吾伊以爲學也子夏何爲饑此且敦倫行也好學力行孔子分二事矣故可曰行自學入不可曰行即爲學行即爲學是曰無學是曰寘行如子路所謂治民人守社稷非事君致身之事乎然書曰學古入官不學牆面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子路乃使子羔以政爲學未習操刀而使割賊子羔矣今吾子又執敦倫爲學其受賊者豈止子羔耶

問賢賢易色從邢氏說何也曰舊註謂好賢人不即下文交友

[illegible]乎易訓變謂變好色之心以好賢則但一色字何以添出好
色之心中庸曰去讒遠色豈曰遠其好色之心乎君子之道造
端夫婦邢氏說似有關也
問用集註盛德光輝接於人句而去光輝二字何也曰光輝朱
子專以容言竊謂溫良恭儉讓性情容貌行事皆然而性情感
人猶遠行事感人猶實非專容貌也集註之佳必用其不用或
胸之藏之皆具意義非敢輕爲塗乙學者深思自可得之不必
[illegible]及
語習仁曰和如春風和氣之和集註訓從容不殆已覺不切然
以嚴對和以節劑和尚未爲錯也至語録又言人心同然不假
安排爲和歸有光時文遂以和爲天理自然人心不得不然則

知天理自然而天理自然知人心不得不然而不得不然尚非
節乎尚不可行乎難通矣
問集註以安處善樂循理解富而好禮不用何也曰好禮如衛
武公內而威儀話言外而告命戎兵微而爾室屋漏顯而洒掃
友朋行之有具動必以禮日求做戒覩但無驕者大進矣若安
處善樂循理貧而樂者獨不然乎何以分焉且禮實字理虛字
避實擊虛則易流於空虛矣
問尹氏謂知人之是非邪正何以不從曰上句已知專指知己
之是與正下句知人則兼知是非邪正文義不順故不從也
爲政二
問集註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傳注去於心二字何也曰去於
心二字則得於身得於心皆具矣若禮記所言德者得也禮樂
皆得謂之有德誠古聖流傳之言或以爲朱子做之則但指以
得訓德耳
問改集註居其所不動也作不移何也曰北辰隨天而轉何嘗
不動但不移其所耳如人君一日二日萬幾何嘗無爲但不出
廟堂而即可及天下耳不動則無爲之說也聖言爲政今言無
爲可乎
四書集註補曰無爲乃老莊宗旨自包咸何晏誤引作解程門
師弟轉相祖述朱子遂入集註而語類將以字作有字解且以
身率爲語粗不是要民歸我則孔子所謂復禮而天下歸仁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所謂以善養人能服天下皆非矣

或問不用集註使人得其性情之正何也曰聖人明言詩三百
思無邪今乃謂詩亦有邪而用在使讀詩者無邪不反聖言乎
朱子認鄭衛詩淫故謂詩有邪不惟與序不合即以春秋行事
觀之子太叔賦褰裳矣子游賦風雨矣子旗賦有女同車矣子
柳賦蘀兮矣子展賦將仲子矣子太叔又曾賦野有蔓草矣同
時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斥曰牀第之言不踰閾非使臣之所
得聞也夫刺淫之詩尚以爲牀第之言不可聞則數詩朱子謂
之淫詩也乃可名卿賦之名卿聞之入於燕會以干聘問大典
乎其非淫詩明矣
集註補曰程子謂吾十有五章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然
則孔子誑語乎

或問無違從毛河右說似難解曰懿子以親命從夫子學禮則
告以無違於親即告以無違於學禮也但懿子不詳問事親之
禮恐其泛以學禮即爲悅親矣故舉事親以禮示之無難解也
張南士曰儗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曰養親不敬與養云云無
異而可以矢口者乎何晏之說謬也
論劉挺生曰先生老者之稱言有事年幼者奔走有酒食與老
者食遂爲孝乎漢儒馬氏訓先生兼兄言則上下文皆言孝中
忽及事兄非文法也且事親而有兄則事親者在其兄而弟從
之矣豈有兄與父母並踞飲食但令其弟奉持於下者乎
問集註察其所安則亦僞句不用何也曰外行雖善而由來之
意非善是僞也由善則無僞矣但恐其非安心樂意而涉於強
爲或有變耳故又察之
問温故知新不從集註何也曰朱子云温故不知新只記硬本
子聞見雖富記誦雖勤口耳文字之外畧無意義則其所謂温
故者祇在讀書而知新者即其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非古人採
輟雜服教孫時敏之謂也況子夏言月無忘所能温故也日知
所無知新也明分二事且中庸朱註故新亦分二事何必於此
而合之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爲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即禪
旨不特在頓也程朱好誦讀重惺覺故悟欲漸陸王輕誦讀專
惺覺故悟欲頓益視程朱又甚耳淵用敬曰悟者從未有是景
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爲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

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大事頓悟天淵有分也
問周比用集註而辭又少易何也曰周公比私如陰陽相反矣
而曰皆與人親厚但周公而比私耳但耳二字似所分者無多
矣意是而辭未安也
問攻乎異端何不用集註曰集註亦佳但攻去異端則害可已
原係任昉孫奭等前儒相傳舊解而明太祖商老覺更爽也
問程子言佛氏彌近理而大亂真何如曰佛氏顯則滅人倫微
則逆心性內外皆與吾道背馳近理安在益理學內地惺惺幾
同佛氏之明心見性故謂其近理耳然幸程朱以異端目佛故
今讀註者尚知佛屬邪教不然舉世皆爲所陷矣
問集註是知無自欺之蔽不用何也曰自欺不誠也孔子以子
路不明而教之明非以其不誠而教之誠也子路忠信見重於
鄰國安有自欺但恐其兼人無前誤認不知爲知以自蔽耳
問集註學博擇精守約三柱不用之何也曰聞見多自有疑必
待擇乎孟子以脩身爲守約又以自反而縮爲守約今屬慎言
行似套語矣
問張氏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以爲無計功謀利之心
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皆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
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語具春秋繁露本自可通班史誤易急
爲計宋儒遂酷遵此一語爲學術以爲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
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思得親
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事不求可將任其不可

乎功不求成將任其不成乎陳龍川曰世有持弓挾矢而甘心於空返者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祈秋報皆爲與利貪得之禮矣康子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耳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勸於爲善安用上爲

問以孝乎惟孝作句何也曰此古訓也凡經引詩書皆詩云書云斷句無下連他字者如此以書云孝乎作句則乎字不可解必添字曰書不云孝乎或曰子亦思書之言孝者乎非本文矣

問百世可知不用馬註何也曰前兩可知服損益後一可知變質因革文法不順且三綱五常百世不變似亦人所共知不必聖人發揮也蓋因字乃帝王相傳曆數之大訣孔子發之以爲世法耳

習仁問因曰帝王經世因而已矣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仁政祇一因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變是兵法祇一因也因暑爲之製葛因寒爲之製裘是調燮陰陽祇一因也因人恭敬之心而爲之制禮因人豫動之心而爲之制樂因民股腫而爲之制舞是聖道祇一因也禹之治水行所無事因而已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問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易之則非其鬼然乎曰朱子蓋偶不思而爲此論也古天神地祇人鬼確然有分即今世亦并無稱天爲天鬼地爲地鬼者鬼者歸也人死曰歸乃祀之天地山川五祀亘古如斯未見其有所歸也且非歸後始神而祀之也

八佾三

謂惲康夫曰魯有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似維持君臣之倫而實未盡人情天理之至也觀之書可見矣二帝於臣拜而不稽首周王於諸侯惟有天拜土拜時拜乃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獨拜手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明矣不敢以臣禮待之明矣孔子刪書存之固以爲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不與此正同哉而奈何非之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不敢以臣子待者太甲成王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於臣則堯舜竟以天子與臣舜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

問伊周德如舜禹何不即爲天子而終以臣子自居曰此在孟子有定論矣繼世而賢則伊周力臣君位繼世而不賢則舜禹可受帝禪總以順乎天心民情之公而已無與也故或禪或放皆視其志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後世亂臣賊子烏得以借口哉

問集註下而飲作句不從之何也曰禮升而飲豈下而飲乎況集註亦分升下飲爲三節而以揖讓貫之則揖讓而升句下而飲句誤矣

程啓生問素絢章不用集註請詳示之曰一以其誤引考工記

也考工記後素功素采色也非素地也施粉采在後也非素在
先而繪在後也素即繪之一色也况素地古所未聞古鐵非昔
今之畫白絲白壁者尚瞽考工皆指上衣山龍華蟲作繪爲言
孔疏云祭服玄纁爲之故詩稱玄袞未聞白素作朝祭服也一
以非經文也後素素在後也今云素地在先須改云後於素矣
一以禮後於忠信非教也聖門教人以禮爲要曰克己復禮約
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如莊老言禮義忠信之薄乎
蓋詩言素以爲絢謂國色素艷拭之瑩然濯之皎然是爲絢飾
即唐詩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也子夏之疑則謂
素乃天成非絢飾也子謂以絢非言繪事後加素采則素即名
爲絢飾亦何不可夫解素之可爲絢而曰後則天生之素見於

後之拭濯不可以衆不察猶性出之禮而周公制之孔門學之
皆有後起之功釋回增美不可已也夫子言後素未嘗忽及此
故贊以起予爲榷天問曰集註引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白非指素地歟曰註疏有明訓矣謂甘亦一味而能受
他味之和白亦一色而能受他色之采忠信乃禮之實其之體
始不能非自爲素地也亦非忠信與禮爲二物而忠信在先禮
在後也
問集註竈衛將用事不用之何也曰權臣竈事乃其常也豈與其
媚與二語事以夏言祭竈時皆然當主又問天即理也何以不
用曰天上天也對與竈言特以理訓天則與竈獨非理乎朝獲
媚竈同是媚獲罪於天亦獲罪於理言之雖有矣

擇皋陶謨云集註以主皮爲貫革固錯而以皮爲的亦誤也主
皮者張皮而射之與侯的無與也周禮儀禮鄭註甚明予曰朱
札甚是愚註亦以皮爲的者因馬季長朱晦庵註同故不復他
考今考之鄭註果長何者侯有數等正鵠亦分所以别天子諸
侯大夫士之等殺也則庶民不敢僭可知矣然則鄉民平素習
射將用何物賈公彥以主皮當之則無他文他物可易其說者
一也主皮見鄉射禮記又見周禮鄉大夫賓興賢能訖退而以
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蓋恐有遺賢行鄉射禮延賓
行射庶民必來聚觀因問其有嫻於德行與藝者共有五事主
皮則問射之一事能否也若曰能則延使射張獸皮射之以其
素習射藝原用皮也中則錄之使再射不中退去不用禮射之

侯者以明分且禮射如大射賓射燕射鄉射比禮比樂所以觀
成德詢民則問其已成未成故有分也故記曰禮射不主皮言
詢民乃以禮射及之非禮射也况詢民曰主皮禮射曰不主皮
明相反季長以詢民當禮射誤矣二也即如來論改正快甚至
爲力不同科來書未及則從季長作力役說與不主皮爲二事
同爲古道似是若作解射則古四矢如樹乃主貫皮與集註反
也且謂禮射貴德不貴力則詢民之射將問其賢而賓興之也
乃專主力乎河右又有解謂與力射不同等則力字上添一與
字下添一射字亦屬强增
問關雎朱註以爲宮人思樂后妃得其性情之正不從之何也
曰詩不可但以理論也朱子每以理論詩則此註於理有數矣

宮人誰之宮人耶文王文定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宮人以逑
后妃若曰王季宮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爲之思娶至
於寤寐反側且宮人者非宦寺則宮女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
可爲者乃謂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宮女矣王業基
之宦寺宮女矣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宦寺宮女爲法
矣有此事乎理乎序謂后妃思進窈窕之衆賢未得而憂旣得
共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爲新說也
問管仲器小不用集註致主王道何何也曰聖賢之道隨時轉
移孔子時周德未改如有用我不過輔諸侯以尊周如管仲所
爲特大小不同而已故許管仲之仁孟子時則周澤已盡時當
興王故勸齊梁以王而鄙管仲霸功君子時中之道也馮氏乃

謂孟子尊王賤霸即孔子意則其所謂不行王道者見仍未晰
而辨之詞費故已之
問三歸不作臺辨何也曰三歸即三娶婦人適夫家曰歸食貨
志公孫弘鮑彪包咸其說皆同而朱子乃獨據說苑則毛河右
王草堂皆以爲說苑引戰國策而誤也按國策言宋君奪民時
以爲臺子罕爲司徒以掩之齊桓公宮中有女市女閭管仲爲
三歸之家以掩之說苑移用誤因上文云築三歸之臺君之非
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以爲障乙也且歸字無辨從
人以民歸爲說算法爲說强辨矣王草堂曰三歸具官樹門反
坫皆僭也但樹門反坫不可言奢三歸具官則可言奢耳
問木鐸集註曰得位設教又曰失位行教皆不用而用註疏何

也曰得位設教則不驗失位行教則未盡蓋封人一見夫子即
知其非一身一時之人而天委以天下萬世之重者必將脩明
禮樂表章倫物以詔無窮是已定其爲後世斯文之宗矣故曰
爲木鐸故曰何患於喪此誠知天知人之巨識也孔子夢坐於
兩楹之間亦先自知正同
問集註善者美之實不用之何也曰朱子曰美指聲容之盛美
之實指寓於聲容之內者善乃美之所以然若是則武之未盡
善乃有美而無實乎無美之所以然乎難以辨矣愚謂美善皆
於聲容見之音諧律呂舞有文章美也韶武所同也韶之聲容
九功叙九德歌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又盡善也武之聲容病不
得衆恐不逮事蹈厲盛威未盡善也韶武之異也

里仁四
黃宗羲問好仁章集註分三層首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
者之未見末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如何曰好仁惡不仁
即用力也無尚不使加即用力而力足也末一節姑爲一疑以
決力不足者之無其人首尾一氣呼吸安分三者
問集註人過該君子小人何如曰觀過斯知仁而改云斯知仁
不仁非聖言矣
問懷德章初用集註而何又更之曰初用集註以懷土懷惠爲
私欲小人旣思康誥曰土物愛厥心臧細民何嘗不教之懷土
孔子曰惠則足以使人若人皆不懷惠聖賢亦無可使矣蓋小
人對大人君子言即可小知之小人非背小也朱子又言懷刑

之君子次於懷德恐亦未安刑即法也行法俟命孟子言湯武
而謂其次於懷德乎
問集註一貫何如曰言借學者忠恕以明聖人一理渾然又曰
曾子借忠恕是將一貫放下說呂文輔曰曾子言忠恕而已此
乃言忠恕而未已也
公冶長五
問集註南宮敬叔爲孟懿子之兄今以爲弟何也曰左傳敘孟
氏之生先懿子次敬叔懿子以長爲父後而敬叔稱叔其兄弟
之分本自瞭然集註不知何見豈以昭公七年孟僖子將死曰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先言說遂以爲兄乎不知僖子之言蓋
以說爲庶子北面杏壇猶爲常事何忌將爲卿恐不自屈故屬

其大夫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曰定其位重在何忌之詞也及下文序事則曰孟懿子與南宮
敬叔師事仲尼仍先懿子可見矣其他集註如公叔文子爲秦
大夫公孫枝夏璉指爲瑚璉說苑載伯子不衣冠以爲家語則
皆誤耳
問集註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何如曰子賤
之許子貢之問各自爲章誰見同一時耶胡氏等多有此說今
竟有將論語章章頂續立議殊爲穿鑿然知其非者又謂鄉黨
章亦非類舉堯曰篇亦散見非統論帝王則又因噎而廢食矣
問雍斯能信與集註異何也曰斯承使仕言自指仕之具所謂
如或知爾則何以也信謂自信已有其具也集註以理訓斯則

落空虛矣信訓真知無疑則訓知非訓信矣蓋以心頭惺覺講
謂明理爲主遂遷經就己不自知耳
問集註材裁通用不從之何也曰稽求編曰材裁古不通周易
財成天地漢書財絜財擇並非材字即欲强通而裁處之處并
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今譏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
可得通處取難混見矣
問即始見終何不用之曰始終一事也若如此解則聞一知二
乃知二事聞一知十但知一事而反遜賜矣
問吳氏論子產是否曰行己事上養民使民盡人臣之事矣子
產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人也乃吳械刻責之
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

而子產未合君子之道乎宋註如樊遲粗鄙近利子貢欲爲廢
廢之行問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
看來好支離陸子謂有若爲人老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
聖賢無一可尊信矣豈誠分道揚鑣者耶
問張橫渠解居蔡是爲室藏龜何不用之曰古櫝以藏龜無脩
宮室以藏之者文仲即不知不應至此朱子從而說曰刻山於
節以象龜之靜畫藻於梲以象龜之索似文仲特設此象者豈
忘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乎天子又何象乎
雍也六
或問子謂仲弓曰朱註謂非與仲弓言王草堂謂與仲弓言孰
是曰論語皆謂者無曰字如子謂子產孔子謂季氏而謂者有

曰宰如子謂顏淵曰子謂子貢曰現有成例矣王五公曰聖人
無對子而斥其父者泛論也
顏先生曰聖門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身分俱高
愚每學之愧未能也集註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
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且曰諸賢仁在外仁爲賓過哉
周煥釆問程子等言不宰季氏何如曰非也家語閔子曾爲費
宰矣此時必有不可仕者耳若曰視季氏不啻犬豕不肯事之
則孔子曰出則事公卿曾爲季氏吏仲弓亦爲季氏宰何大聖
與德行之賢固事犬豕乎冉有聚斂自是其失不在臣季氏也
子路不得其死非臣於季氏也
問集註伯牛使夫子南面視君道尊師也何如曰王草堂曰伯
牛尊師夫子自處固無此非分之禮也觀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可見矣
國公玉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顏之樂聖經有明訓矣魯
論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
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入孝
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守先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
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
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若說樂道便粗加樂天知命
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靜曰未知博學箇甚麽審問箇甚
麽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得那物事方能時習又曰

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箇性善作甚麽一派禪悅玄超
藏鉤設謎乃附孔顏之樂學者不可不辨也
問祝鮀之佞章不從集註何也曰註有難講者經云而有宋朝
之美今改云不有宋朝之美一也好美色者人情也若色不美
則平常置之矣今曰難免是億萬人中僅有一宋朝得免其餘
平常姿貌皆爲人所憎惡所傷害雖衰世無此人情也二也
問井有仁不改作人何也曰經可解何必改竄以啓荒經蔑古
之端乎
問夫子矢之何不作誓曰子云丘之禱久矣有何不可白而向
門弟子發誓乎
問集註立達仁者之心也何如曰以己及人雖分大小各有其
事專以心言恐入空虛矣
述而七
問集註何有於我不敢當之詞何不用曰孔子自謂不厭不倦
可謂云爾今乃云我不敢當不應出語相背如此也
問集註游藝爲小物爲末爲輕何如曰庚子冬如江南適鄭魚
門江寧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請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
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藝但道爲本藝爲末恐人捨本而趨
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
以射御爲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爲學道是以禮樂
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違仁是德
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恐

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藝集註道藝分本末誤也自古有以禮樂爲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漢唐重師承即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註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註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懼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與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曷爲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耳宋人之輕去武備又可見矣此所以成一代消弱之乾坤也

張潛士問孔子未聞有戰事門人何以記其愼曰孔子曰我戰則克想必嘗言戰事故門人記之且郟萊兵亦戰也若如范仲淹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則以戰爲非名教矣當避而去之矣尚庸愼乎

問五十不作卒何也曰五十與卒字何涉而劉氏遂改經乎朱子又以史記爲證謂子言在幾七十時不知史家立言前後錯綜前已學易而類記之贊易之時原無礙也若呆讀之以爲七十前並未學易則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則全易在胸中矣尚未學乎且年幾七十已作彖象傳矣乃期許學易彬彬於數年之後則聖人何以不知而遂輕作乎

問不知而作章集註何如曰凡義理之誤非故爲誤以學術爲人誤也然亦有不關學術而爲隨筆之誤者或見不定而爲游

移之辭者如此章云孔子自云未嘗妄作蓋亦謙詞夫不妄作非謙詞也又云雖未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夫不實知其理而何以爲知之次乎但此無甚關者槪置不論即義理或已見前或彼此可以互證亦多遺而不論自上論後半即然爲不得已而辯道道苟可明非樂爲齗齗也

泰伯八

或問集註泰伯不從太王翦商何以不用曰毛河右謂宋儒好講故事如舜不立祖父廟武王封衛周公留洛七年等說不一而足即如此則從古未聞允若其說是泰伯爲至德而大王爲逆臣也且勁坐曰事見春秋傳則傳曰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乃言其出亡不從於家以承嗣並未言不從翦商也況朱子他日或問泰伯不從是何事不從曰去古遠不知何事是朱子素原未嘗以不從爲不從翦商也今乃勁坐之乎至於太王翦商出於魯頌而後儒力辯其無又誤也今人一官半職祖父在前已有豫卜其興者況天下大器至誠前知而謂太王知商之將燼周之將興遂爲異乎名昌名發皆無意乎周書武王曰文考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周公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奉厥命此與詩言皆太王文王之子孫且躬有聖德而又皆經孔子刪訂者也其子孫不以取商爲諱至聖不以取商爲非而後儒力辯太王文王必無此念則後儒之見過於武王周公孔子耶其愛太王文王過於其聖子神孫及從周之聖人耶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爲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主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法惟有正月朔日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斂之且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即以教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祗在庠序學校王制論民之不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焉是也無專聚農工商而教之者教之則諭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勿觀以勸蠶事之類無專聚民而與之空講道理者故驅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諭一事聚衆講說且提醒忠孝之所以然

乃道學講學之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解醒智者啓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聚夕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集註則天以德言成功文章以可見言不從之何也曰鹿忠節曰帝王之功業即德也孟子答齊王以保民爲德可見今分德與功業爲二則德乃空虛之物矣愚按以巍巍乎贊成功煥乎贊文章極其推崇今曰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則重德而輕功業與聖言不類矣

語四弟陵曰唐虞二句言周才之盛下轉婦人二句言才之難本自恍燒今集註謂唐虞人才盛於周則於下有羈而已四字不可轉矣乃添一夏商不及周以見其盛非節外生枝乎

子罕九

問集註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何如曰無所成名猶言民莫能名正贊其大也若曰惜之則與大哉一贊自相背矣

問子絕四註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八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

謂習智曰仰之彌高四語朱註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大也無方體化也其解甚是蓋如見卓爾之後辭下則追叙其從入以文禮也乃後又引胡氏謂仰鑽瞻忽未領其要則誤矣

鄉黨十

問集註與下大夫言剛直與上大夫言和悅而靜何如曰集註亦有義但古註與下大夫言和樂以與之與上大夫言中正以

陳不敢和樂其義更精故用之

問寢衣不從集註何也曰人軀七尺而作一丈五寸之衣立既不可著卧又不可起聖人有此迂而不通之事乎至更入齊必有明衣下則改經習氣矣

問山梁節集註謂有缺文而先生不闕疑何也曰以山梁雌雉應翔集以共作應色舉而中以時哉雙綰上下而又綴於山梁句內變化錯綜不可方物周易所謂物相雜曰文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也解此則視之朗若列眉矣非有缺也

論語傳注問下

先進十一

張顧門問如用之䓁指用之爲治言何也曰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若如明代會壘有將用之以治身心語則是孔子身心從未範以禮樂而今乃發願矣

問集註范氏曰學而後入政道在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是讀書卽學矣曰果學在讀書子路乃言學不必在讀書是顯然背論矣何名爲佞佞者似有理而實强辯也

問集註贊曾點胷次與天地聖人同而以三子爲規規事爲之末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然乎曰夫子本問應知豈夫子已規規事爲之末乎子曰安見五六十六七十而

非邦亦爲小孰爲大而乃曰不取明反聖言何也宋儒棄事功樂虛曠故深取曾點而斥三子不知夫子與點明書喟然則嘆道不得行隨境尚可自主耳非與其以春風沂水終也

顏淵十二

問集註以私欲訓己不用之何也曰己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卽曰爲仁由己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聖門專重學禮曰約之以禮宋儒專重去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亦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翦除六賊之說得以相雜始以私欲爲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爲賊而攻伐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其害可勝道哉顏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集註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存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爲之難之字指仁言難卽仁者先難之難言爲仁難言自訒何其明切加一存心於爲事先豈聖言尚待添補耶

鄭義門曰有人解死生二句朱註論司馬牛安命非也二句過文也言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若兄弟則非命天所能制當盡敬恭以轉移之于曰商聞之矣領起死生二句何其鄭重若以爲過文與上鄭重之詞不倫矣不論理而專執集註者固傷

偏蔽而近如此等異註之解無關大道好新奇亦穿鑿又不可也

問棘子成章與集註異何也曰惜其駟不及舌而乃以君子贊其言自相矛盾矣文猶質二句解爲文質當並重則下文不可接矣添入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方可轉下豈經言有不從順乎且以誤解經文反詆子貢過矣　文猶質四句從上說君子也而申之謂夫子必說君子之文同小人之質則小人之質同君子之文是凡皮同鞟無以辨矣

問徹從趙邠卿註訓取不從集註訓通何也曰以詩徹田爲糧徹彼桑土證之則徹本訓取不訓通且集註訓通而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憑空撰一王制殊可異也如此則九百

畝爲一處耳秋成分糧始分九分耳詩何以分公田私田孟子何以言公事畢然後治私何以言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國穀梁傳何以言公田不善則責農私田不善則責吏處處與經傳相反而遂特造一論乎

子路十三

語王帯存曰集註以禰祖爲名不正誤也輙名不正在於拒父若禰祖則從古有之商大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必入禰廟未聞新祔之君有空禰廟而登祖廟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入禰廟以不入禰廟則廟中并無一弟廟侄廟可入也嘗讀春秋矣魯文公二年祔父僖公時閔公先在禰廟則此時當遷閔公於祖廟而祔

僖公於禰而文公欲尊其父閔禰不動以僖爲兄爲大竟遷祖廟主躋僖於祖時遂謂之逆祀孔子後改正之名曰從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閔居禰廟久僖即其子也公羊傳曰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謂僖宜禰者而先之閔爲祖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無祖也謂閔宜遷昭而仍禰廟在穆僖當祔穆而躋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曾祖禰四廟以次遞遷祧必在昭祔必在穆新祔者不論其世次爲父爲祖爲兄弟爲侄爲孫而皆祔之禰廟乃廟次一定之禮且去者舊爲君而新君曾爲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祔祖於禰而何祔矣

謂蔡璘生曰程子討陳恒之策曰上告天子下請方伯胡氏正衛輙之策又以此是時列國紛奪天子有一置是非者乎而告之也晉霸已衰方伯爲誰乎

憲問十四

問成人章不用集註何也曰集註云兼四子之長夫爲學可勉也兼他人之氣質不可勉也以子路之行行而欲兼冉有之多能細事恐亦難矣況人有稟質弱者而必兼卞莊子稟質鈍者而必兼臧武仲能乎毋論不可勉即勉之亦非因員爲璧遇方成圭之敎也一也云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雖聖人不過如此而又云亦之爲言非其至者二也今之成人者不必文以禮樂非聖人敎人語也三也

顏先生曰道學不樂言智勇即言智必歸窮理言勇必主勝私而於儘明之知則以爲宵小强武之勇則以爲粗夫視孔子之取臧武仲卞莊子者大有異矣

訓黃成憲曰孔子許管仲曰如其仁而集註曰未得爲仁不相反乎子路言未仁以有愧於心理也而集註謂夫子許仁專以功言非論心理則兩不相對矣何以服子路蓋管仲奉君命而傅其子其子爲別子所爭害皆君之子不得以爲讐也苟有一子見用使齊功加諸侯德及天下則心安而理慊矣何愧之有古季棠問集註上達何如曰程子言習而不察不能上達則逹祇訓通達非一步一步逹而上之盡性至命如神配天也

衛靈公十五

問知及之何以不用集註曰一迹之字相屬讀乃上之字指理莅之動之又指民文不從順矣且莊莅動禮帝王禮樂淑治平天下之大猷也而曰小節無怪後世學者置君國之經濟於不問豈以爲小而不屑務耶又曰訓知不思處事祇以爲明理訓仁不思愛人祇以爲制私故上下列質如此

問樂註後其食與後獲之後同何如曰大不同矣後獲無其字後有所獲也此有其字於食置之在後也

季氏十六

習仁問曰季孫憂在蕭墻註踈指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而藏東披曰不然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是時年十八不能相季氏也伐顓臾當在陽虎出奔以後季

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離而不能守朱子取之故註曰其後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王草堂亦取其說大人何不取而宗古註曰古人三十有室四十强仕之禮至春秋後漸變甘羅相秦子奇仕齊皆在童年史記載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嘗爲司職吏由是爲司空考武子之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八歲則弱冠前後即已入仕冉子年十八不必不相季氏也若以康子伐邾致吳兵爲遠人不服則季氏桑邾非邾不服吳爲蠻夷大國又非可以服可以來者又以公孫宿叛成爲邦分離則成叛係孟武伯狂虐所致與季氏無涉何爲責季且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之而不能遂如越而卒是哀公祇以自病未能憂及季氏也所引皆不甚切矣況孔子言三桓子孫微在桓子時則再恐季孫之憂是預料其有變尚在旣微以前必乎子末年桓子初年之辭可知若陽虎公山作亂以後則憂在蕭墻塗人皆知不勞聖人之先覺矣

問三友三樂集註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將文使偶也聖人立言豈爲瑣瑣比偶哉況以註文觀之飾威儀似不諒何以反直工媚說似不直何以反諒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尚知節乎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驕樂者尚欲聞善乎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驕樂佚遊者不狎小人乎

問畏天命不從集註何也曰以詩書所言天命證之率指吉凶

之命則何註爲長

陽貨十七

問繫而不食何不用集註曰世有賣匏瓜以飲食者哉而何鄙其繫而不飲食也

問見惡不從集註何也曰詩云肆不殄厥愠君子而見惡於人者多矣皐問以惡爲善惡之惡爲是

微子十八

問集註五穀不分何如曰丈人與子路萍水相逢何由知其不識五穀乎況註云不辨菽麥是天痴也子路何以至是

子張十九

問大德小德何不以節言曰大德小德自指人非若大節小節

就事言也乃認爲一而反譏子夏之言有弊誤矣

謂三弟曰朱子云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爲一物矣理虛字也可爲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爲理乎且聖道祗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道學專重所以然故曰不見那物事不能時習與異端窮窮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宛同一旨乎

問集註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何不用曰經言仕優則學學優則仕註乃謂仕優後學學優後仕矣

堯曰二十

問天祿永終不從集註何也曰永終吉辭古無作永絕解者書曰惟永終是圖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班彪王命論曰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

大學傳注問

鄭魚門曰大學從古讀泰學不從朱註大人之學何也曰經言大人小人以位言則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也以德言則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小體爲小人是也蔣方山曰經無以年長爲大人年少爲小人者有之乃鄉俗之談用以註經謂八歲以上曰小人十五曰大人恐不可矣

習中問道訓路不訓法何也曰明德親民大學所由之路也詩書禮樂由其路之法也訓道爲方是以明親爲大學之法而竟忘古人以何者明之親之遂使明親有虛念而無實事矣

問朱註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耳豈吾儒盡性之學哉

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即心也今何分心性爲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即在氣質無二物也異端截去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爲心已心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閻樞臣問明明德於天下不用朱註何也曰予著大學辨業時謂朱註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是愚夫愚婦皆使之欽明正心矣雖堯舜爲君湯武爲臣以治之亦不能不如注既章明其德於天下爲是然以爲辯之不勝辯但用注疏而朱註不論今思之程子改親民爲新民朱子訓使民皆明明德此亦學術治術之大關鍵不可不辨也親民者井田學校富之教之

皆傑亦子使民視菽粟如水火冇無相通慈孝義讓所謂必世
而後仁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也此王道之止至善也若曰使
民皆明明德以新之是以教士者一概教民非古人士之子恒
爲士農工商之子恒爲農工商之法矣且可言不可行講王道
而必出於無用豈小誤哉

方鐵壺問格物必作三物何也曰物者學中之物即明親之事
也明親之事有外於六德六行六藝者乎蓋六德即仁義禮智
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藝即禮樂兵農也此外無道矣自朱
子認爲凡天下之物而草木並進龍蛇雜陳學入泛濫茫無把
持矯而一變遂爲姚江歸於禪定聖門之博文約禮者幾亡矣

馮樞天問心意之分曰心統言之也意心所注之事也心之物

一而心之境萬動靜語默常變生死或念及或意外隨其所值
而心即至焉若意則吾生欲爲何如人何等事而欲專赴之也
故心之所之曰意意之所結曰志志意一定則終身之事決矣
終身誠此一意矣蓋君子庸人小人皆有心而分正不正意則
至庸之人無之君子意在爲善小人意在爲惡此其分也

謂方鐵壺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道學把柄然一往有誤主一
無適乃主靜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真實無妄乃
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
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爲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爲也意定
然後可正修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爲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
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註以意爲心之
發則心統動靜誠意即屬正心功矣何以經曰欲正其心先誠
其意分爲二事也況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
正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爲正心則異端之元
牝白業又非聖學矣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
此其是矣

評三弟曰誠意歸之愼獨者言獨中既有此爲道之意則當兢
兢然如盟之天地誓之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註以審易愼以
幾易獨非經文矣且審幾者何也以爲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
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后之意亦何至期於爲惡若如時解
爲欺慊之幾則意在爲善去惡而即誠於爲善去惡如好色惡
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爲姑勿去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

無爲幾善惡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
周子乃世專詆陽明何也

語習仁曰大學首段言道已盡而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二句括其本亂數語而結之以見修身爲齊治平之本知本則
知先後知所止而知乃至也後申明誠意而又結曰此謂知本
者蓋毋自欺段言誠意而即接以瞻彼淇澳前王不忘二節言
誠意則德可明民可親至善可止而乃引克明以及穆穆文王
諸古事以証之末引子言無訟以見上誠意則民意亦畏之而
誠是上誠意則德潤身而身修也故再結知本其下則申明正
修齊治平之必有先後也章法呼應之妙如此程朱乃謂此謂
知本句爲衍文此謂知之至句釋格致後此謂知本段釋本末

將經文割手添足似不可矣

中庸傳注問

陳處安問性道朱註皆統人物言傳注專言人何也曰註意照下天地萬物而非道矣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佛教狗子如來齊進猪狗皆可成佛固異端之說矣若犬牛各率其性而爲道則犬率其性而食矣是何道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盥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性道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與愼獨道學板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覩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覩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怨者君子必不怨而愼之則見顯之愼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覩不聞推至其覩其聞無時不存其

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覩聞之時人所易忘因屬肯綮而其覩聞之時如兩軍鬬戰殺人如麻庸人於此而無人色心飛膽戰而天君湛然神清氣定豈屬易易火熄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曰向聞朱註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覩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

謂馮恒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待之先立其大即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

操必須省察而即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照似
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摶所
誤以主靜爲存養遂板分曰靜存動察矣又曰世有存養而廢
省察者佛老真空元虛之存養非吾儒之存養也省察而不存
養者雜霸機變色取之省察非吾儒之省察也
張顏門問朱註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
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回守而道明
則回之爲人節自亟行何以又亟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真知
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圓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
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
字而其所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真知自然行不能行祗是不能知又反書
言矣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乃爲程朱者何以亦明知其近禪
乎
古季棨問費隱節何不用朱註曰註謂道者莫能載莫能破不
能知不能行是無用之道矣何以辭費爲用之廣乎聖人不知
不能尚爲君子之道乎豈君子又賢於聖人乎如註是道遠人
矣與下聖言背矣而朱註下節曰道者人之所共知共能何以
頃刻兩論乎
謂吳穎長曰朱註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真字出二氏無妄無虛
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反身而萬物皆備於
我四德克萬善集故曰善信克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光

輝日新其德中庸疏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豈僅民之質矣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
有眚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宋人如王安石司馬光一進
新法一變新法兩皆愿誠過激而致敗朱晦菴於陸象山各不
相平朱之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激懟遺禍士類凶於家
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誠哉
劉邦司問曰朱註君子之學不爲則已夫君子而有不爲學者
乎顏先生改有弗學學之作句亦未安蓋君子於正學亦有不
能兼者如學祭禮且弗學喪禮冉有學足民自言未嫺禮樂皆
有弗學也曰得之此亦顏先生所習講也
劉士宜問自誠明節不用朱註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修

道一名兩解殊爲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註曰由教而入是當
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問季白問朱註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
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
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
且故至誠無息緊頂上文成己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
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即帝王不過如此而果歸勉然之人文義
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冰閱中庸傳註批曰大旨不差第闡提徑朱子曰
提徑一以閒靡然世爭趨搢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臼則
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提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
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譏之曰支離陸重
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提徑以其斥去聞見直指性天爲頓悟爲
提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雜服以孫以摩操
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慎月勵未能遽成路甚不提矣海內是此
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爲提非
洵口之言乎
傳注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藏三
耳是也批曰中庸隱怪是知賢之過
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爲隱怪乎請與翁平氣一商程子教
人靜坐探命性天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

横渠日思夫地之理有所得即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
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聰目明
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爲耳有所以耳者爲三耳之說
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爲過乎
傳注曰性即三達德批曰性乃五性兼三達理氣該又曰性不
止三達
曰性乃五性必本朱子太極圖辭者此七百年爲異端所紿也
辨註易已辨太極圖之非矣茲復畧言之太極圖說曰無極而
太極夫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大衍也謂大衍之
五十不分者爲太極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則生兩儀矣非謂有
物爲生天生地也自莊老教與道德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緯鉤命訣曰天地未分之先有太極乾坤鑿度曰太極成乾
坤行漢律歷志有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謂太極包子丑寅三辰
而歸於一元即天地人三才也則天地之先實有一物能生天
生地已屬鉤索異論乃又加無極於其上老子知其雄曰知白
守黑復歸於無極莊子在宥曰游無極之野道家遂造太極先
天圖載之庋人妙品真元妙經諸卷內傳至陳摶周敦頤有圖
說云自無極而爲太極朱子改之曰無極而太極則又有一無
極在太極之先能爲太極變虛罔象愈莫可究詰矣陸子靜王山史毛西河王草堂各有駁辨可觀圖說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而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胡衡齋曰太極
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何爲耶若果有未動則當曰靜矣是先

靜而生陰也何以曰動而生陽乃曰靜而生陰也且曰動極復
靜靜極復動當其時兩儀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爲動
之極也幾何時而爲靜之極也易言天尊地卑詩言上天之載
中庸言爲物不貳概未言鴻蒙之先有若是之次第也毛竟山
曰動靜有常指天地言未聞陰陽未生天地未立而先有動靜
者圖說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又
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
物朱子曰五性者水火木金土之德也按洪範水火木金土曰
五行謂流行人間之物也禹謨連穀言曰六府謂貨財之所藏
也故春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明
以五行爲材物爲民之所用兵即其一物也史墨曰天有三辰地

有五行又明以五行爲在地之物叔向曰天有五材而用之力盡而敝之明言天用五行之物其物力盡則敝此誠聖賢相傳明且清之言也自鄒衍推五德相禪漢宋人遂以五行與陰陽並列謂其生人生物成形成性則聖經所無矣且即以木言人能植木而謂木能生人乎偵矣羅文莊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乃宋人又有一五性說周子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朱子解云氣稟之性不出五者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二而四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夫不善非才之罪陷溺之過也乃歸惡於性乎氣稟乎且二而四有兩善兩惡加一中以爲五

行豈四象爲二善二惡乎五行乃二善二惡一中乎豈四端亦二善二惡乎中乃後加之乎此何語哉今翁言五性兼三達性不止三達皆困誤語誤易言四德中庸言三達孟子言四端一也生生之德性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而仁之裁制即義節文即禮辨別即知強力即勇易言四德而後乃專曰仁以行之是也聖賢之言融會貫通不似後儒章句偶排如櫛也乃曰性不止三達豈聖言達德有遺漏乎理氣該語亦有病天下之物必有專理而無氣者有專氣而無理者而此乃曰理氣該也而獨有之且理字聖經罕見惟易窮理中庸文理孟子理也三言務指道之條理餘皆言道自宋儒以理爲談柄而道字反輕傳至今日智愚皆言理而罕言道矣竊謂即以理代道字而氣外無

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謂陰陽之氣即道也中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即以通行五倫爲道也孟子道性善曰道一而已即以同稟之仁義禮智爲道也未有陰陽之外仁義之先而別有一物爲道者有之是莊老之說非周孔之道也乃朱子終身總理氣爲二曰陰陽是氣太極是理曰氣有不存而理却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又曰氣強理弱理管他不得其言大有游移大可疑愕覽者亦當一思矣

傳注云性出爲道道立爲教皆道也豈可須臾離哉批曰道不必兼教

曰自治爲道治人即非道乎道不兼教則教時可離道矣世儒

好靜坐畏動作高誦讀畢事功其弊至於戶庭之外遂同胡越禮樂刑政並懱童視故視修道之教在道外也

傳注云不覩不聞僅須臾耳而念即旋生批曰亦不止須臾

曰翁於內地或未用力但隨衆爲言耳王陽明曰人心少有無念時陸桴亭曰嘗於夜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一時強制使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問或一時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何但而先儒教人爲之且不幾入於學禪者耶久之始知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概過抑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拔憑影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予思所謂須臾也據嘗體驗靜時心易起念以心未有念也動時易無雜念以心有一念也故擬存心之

道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總持一槪是戒懼也　異端形如
槁木心如死灰則不止須臾矣然此乃異端功力非未發境界
也無戒愼恐懼也
批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思量祇是讀書
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
曰翁前批曰掃記誦村學究之窠臼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
爲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始知後儒雖講聖說
賢猜天測地而本領功業只是日讀幾千遍白面書生伎倆千
萬口强無能遮飾諺云三句不離本行是也况以氣質駁歸之
讀書粗亦不甚然古帝命夔敎胄子直而温寬而栗氣質可謂
粗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文如廉勇藝以禮樂未嘗言如

何吾伊繙閱也而帝廷孔門氣象中和千古爲昭宋明以來儒
者各立門戶一開異己之言輒盛氣相加以伐黨修怨害於
家凶於國其氣質之駁爲何如者豈讀書不細之過耶陸稼書
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
相合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噶爾且撫院將命
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子昆子昆答書云此
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
付之丙丁則僕之甚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闢陸王
蹶等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即駁程朱者也乃一主而
一奴此尚歸之讀書不細耶抑有所蔽遂不自知耶
批云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淺甚
曰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爲知行怪爲賢亦自
可通然朱註分配有不妥者四書賸言曰幼時聞先教諭兄講
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
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註天地位跟致中萬物育
跟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
而不育有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
功用出於自然朱註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日見天日
動難以解矣
傳注云費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批曰泛言道體是中庸之
總無極之眞非見聞所及非君子隱之也

曰如翁批豈以費而隱爲有而無乎王山史辯太極圖曰無理
而理無道而道此何語也胡朏明曰自無極而爲太極道家之
說有生於無也無極而太極佛家之說空即色也今翁又以爲
有而無則色即是空道而無道矣
批素字註曰不如見在妥貼
曰素從無訓見在者且見在其位而行句法不甚穩必如朱註
上加一因字中其字變爲之字曰因見在之位而行乃可成文
則如論語因民之所利重在因字中庸安有此而添之
傳注云體如體群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
神非物體也而肸蠁之至如體之批曰不如訓幹事爲妥貼
曰朱註體物猶易所言幹事言鬼神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

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非經文矣其
見抱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
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
神天爲神地爲鬼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潮
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即神耳目口鼻爲魄
魄即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嗚
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一
人半神而半鬼不大可愕怪乎人靜而默即指之曰鬼則宋儒
半日靜坐是半日學鬼矣而可通乎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
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
之人即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即鬼神則鬼神可度矣不

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間周禮大
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詩禮論語曰禱於上下神祇則鬼神又
分二禮即有時地亦稱神人鬼亦稱神而天神地示無稱鬼者
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即神也如
天地物也而有天地之神門竈物也而有門竈之神又曰游魂
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蕩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
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
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
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則專
指祖考之鬼神即游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
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此其爲例也則先王制圜丘方澤

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
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明如日星豈爲徒設
故祭祀一節實指鬼神之盛非如後儒解指鬼神內之一端也
蓋凡鬼神聖人皆有祭禮莫定之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有之
必今世異端所謂三官菩薩之妄誕者豈鬼神之正哉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即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
下學而上達之定塗躐等而求性天而實下學上達一失兩墮
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
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越陰精語曰謂天即理則論
語可曰理生德於予理之將喪斯文理厭之理厭之乎孟子可
曰理之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侯理乎今言鬼神又如此

恍忽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強探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
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注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蟜牛瞽瞍共
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
是宗廟饗之也批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
曰曾見翁批禮記宗吾梁王氏等說删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
不可學者今復曰祭法不是則國語亦云有虞氏禘黃帝祖顓
頊將國語又不是乎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源即在監門傭卒
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傭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
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
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

內也尚書廣聽録曰蔡氏註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紊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皆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註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謂堯廟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嚳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嚳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

而蔡氏以宗堯謂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爲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韶九成觀之則禹爲舜典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死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註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辭不知爲誰祖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崢按五帝首黃帝黃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祖廟舜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聞義可以豁然

傳法云仁者人也得於天者也故知人須知天批曰知天不若朱註雙承爲是

曰經言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而顧曰思知人思事親不可不知天是乎

傳注云曲一灣也批曰一偏奚不妥貼必釋云灣

曰曲亦微有偏意但不如訓灣爲妥何者曲禮三千言其細微灣曲各有規矩不可曰偏禮三千也即曲節曲藝若曰偏節偏藝曲徑曲水若曰偏徑偏水亦不合

傳注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批曰無發明

曰愚註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辭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蓋以爲必如朱註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乃能有以察其機爲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爲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

訓誠曰無私僞論學問曰去私存理論治道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去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即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去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去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爲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向衆淑存心養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撥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況異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尚何利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去聲色屏六賊專專制私而爲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盡之乎

批崇禮爲函曰不然

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即約所博之文也則聖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晉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傳注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批曰用古不拘

曰孟子云誦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相反蓋塨之學出於顏元務以實用為主故於程朱之講習陸王之證悟凡不切立身經世者一槩謂之空談而於心性之學排擊尤甚其解四書亦即此旨中惟孟子註未成今傳者論語大學中庸耳論語多用古義亦兼取毛奇齡之說如以無所取材從鄭康成作桴材偏其反而從何晏作反經合道之譬則不免故相違迕有意異同大學用古本讀大為泰及親民之親讀本字皆仍舊說其以格物之物為周禮司徒之鄉三物則塨自申其學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說一切歸於實際證以人事在三書之中較為完密傳註問則仿朱子或問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詞氣多不和平徒以氣相勝而已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

〔清〕李顒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提要

序

理學與世遞相表裏肇自堯舜開道統之傳至我夫子
而集大成刪述六經垂教萬世若日月之經天江河
之行地而斯道賴以常存迨戰國異端並興孟子辭
而闢之論者至謂其功不在禹下秦漢以來千有四
百餘年乘之以佛氏亂之以非老泯沒於風雲月露
之詞廢墜於干戈搶攘之際而斯道或幾乎息有宋
賢君繼作世際雍熙大儒乘運而起濂溪倡之於前
二程張朱推挽於後發明絕學內外同歸斯亦三代

以還文明再覩之一時矣自是承流嗣響代不乏人
而關中接橫渠之緒名賢接踵而起五百年間凡三
十餘人嗚呼盛已迄明末造風會中蝕而關學獨以
醇正稱於天下恭遇我
國家治化翔洽講道崇儒中孚李先生崛起盩厔其
言以躬行實踐爲基反本窮源爲要嘉惠後學闡導
迷津闢往聖之心源於浸昌浸熾之會斯眞可與并
山鳴鳥同朋
世之光華顧以家世食貧養親不遑痡自刻責絕意

功名槩埀室獨處耶人罕接其面尤矢志謙退不欲
以著述自居四方學者每從問荅之餘輒其所聞各
自成帙其高弟王心敬朝夕侍側敬從口授集爲反
身錄一書先生舉以授余余反覆卒讀大要以士人
童而習之襲其糟粕而不悟其指歸欲學者反身循
理致知力行其指約其趨端其論說質實而不涉於
高遠橫渠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先生是書之謂乎余學臣
也亦與有斯文之責竊慕學校爲教化之源選士爲

儲材之本
煌煌功令務先德行而後文藝乃士子徒工呫嗶以
與王司一日之知海㮣春華都無實際聖賢之精意
久已湮沒誠使是書布之學宫士子從身心研究之
餘有得於明體達用之學于以宣猷宏化黼黻休和
登斯世於唐虞豈曰小補是則余剞劂授梓之意也
夫
康熙二十有九年歲次丙寅清和月三秦視學使者
洮水許孫荃題於上郡考院

序四書反身錄

今何時耶上游朱文公適在五百昌期矣上溯孔
先師稱王正南面之時九百六十年子輿氏所謂千
歲之日至者是
皇上甲子東巡御勒萬世師表乙丑廷試策問天人理
數是聖道倡明當在茲時也謹是以首溯道原自天
蓋因
上既以聖學引其端吾儕何可不進天原竟其業此二
千年待發之程景運當昌表章責在後學試思伏羲

一晝虞廷一中[illegible]一貫命是何原耶曾子得道聖
門識者在大學作明德章觀破顧諟天之明命一語
上接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十一大聖人之
傳下啓子思作中庸以天命性教開宗還以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收章其中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
經無限道教總全天命是謂誕登道岸明明表示千
古亦又何疑或曰理學肇自有朱所云大極通書西
銘易傳啓蒙皇極性理諸集各有得力益已發先聖
所未發尚何表章之與有肅曰否否昌期必五百年

者何日至必千歲者而
皇朝運而生道待將而明後學雖生明備之餘有不得
讀其書者往歲讀　中孚明德解悔過說皆篤信下
學之淵泉切高山之仰今覽反身錄知從天之所以
與我發論且曰終日欽凜對越上帝自無一介一事
可以縱逸是聽得周文謨前之易實將存誠主敬窮
理致知之種種而脈一切收攝助破道原又進數籌
愈增佩服恭聖賢嘉言懿行日新月盛原處不盡之
數離邦復初二字言知言能徇而着落　不敢自外

三十年從程子儒教本天周子聖希天邵子凡事順
天理而行造化在我于此入首于焉得力方知忠恕
天理恕順人情灑掃進退應對即末即本矣孝有周
心又値家生洲提鐸斯文在關中聖道千城有賴同
學千里如咫願大家振奮各驗所至以輔翼
皇上開天明道之盛運
康熙丙寅夏孟中天同學弟許三禮識

四書反身錄引

四書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而陸沉於讀者之口
耳其來久矣　二曲先生起而拯之力擂道驗合說
之陋以寔反諸身爲天下後世倡其反身錄一書凡
進修之要性命之微明體適用之大全內聖外王之
實際靡不一一開關啓鑰合盤托出益欲讀者深體
力踐爲一己樹眞品爲　國家樹眞才爲千古扶綱
常翊世運識者謂有天地則不可無四書以淑天下
之人心有四書則不可無朱註以釋四書之凝義有

朱註則不可無斯錄以挽天下之人心斯錄未出四
書雖家傳戶誦無異告朔之羊名存而實亡斯錄一
出則四書誦不徒誦人知所奮可謂取日虞淵揭之
中天中興四書之功將於始初表章夫固有不可得
而泯者矣足發凝神三復不忍釋手歷閱從前諸大
儒闡道覺世之書實未有明快透徹豁人心目一至
於斯者昔季札請觀六代之樂至韶則喟然歎曰至
矣盡矣無以復加矣雖有他樂不願觀也今足發於
斯錄亦云故讀先生斯錄如見先生之心見先生之

心如見孔曾思孟之心心心心相印若合符節地非所
論時非所論學者當日用常行之際語默動靜識是
體是遵舊染汚習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方不負吾先
生反身之教方是善讀四書

河汾李足發沐手謹書

弁言

自二曲夫子倡明絕學士始知詞章記誦之外原自
有學相與嚮往二曲猶百川之趨海夫子雖啓迪不
倦然未嘗標宗旨立門戶惟就各人所讀之四書令
其切己自反實體力詣一言一動稍有不合則惕然
自責不汨訓詁不尚辯說務期以身發明迨癸丑閉
關以來宴息土室即骨肉至戚罕覩其面近年獨爾
緝王子朝夕起居得侍左右蓋以其英齡志道棄功
名如敝屣穎悟絕倫操履純篤故特容入侍有問必
答王子隨聆隨記名曰四書反身錄語語斬迷破惑
如拯溺救焚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使孔曾思
孟淑世覺人之初意賴以復振有補於世教匪尠穢
土焚香靜對慚悚汗下追思夙昔四書之讀不堪自
問因觀興感人同此心斯錄一出觀者既廣則感者
自衆必有憬然悟爽然失勃然奮者迴狂瀾於既倒
障百川而東之端在斯矣

同州門人馬稶土沐手謹識

識言

四書反身錄者錄二曲先生敎人讀四書反身實踐之語也先生嘗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程朱相繼發明表章四書非徒令人口耳也蓋欲讀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也　國家頒四書於學宮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徵行期得實體力踐德充道明有體有用之彥有補於世也而讀之者果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乎否則誦讀雖勤闡發雖精而入耳出口假途以干進無體無用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　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於是感慨救弊力障狂瀾君恒敎人一以反身實踐爲事　小子恭侍函丈特蒙提誨尤諄日復聞所未聞退卽隨手劄記自夏至冬不覺成帙然遺忘不及記者甚多特存什一於千百鋟梓弦奉以自勖弁爲同讀四書者勖

鄠縣受業門人王心敬頓首百拜識

四書反身錄序

關中徵君李二曲先生昌明正學爲　國朝巨儒康熙癸丑制府鄂公上書丁提
天子特旨徵先生先生稱疾不就杜門著述日于四書考究聖賢精意切己自反以身發明久之門人王子心敬輯其前後問荅之語遂成一書名曰四書反身錄今歲丁卯特爲郵寄恭霞與先生有通家好故以見示也明崇禎末督師汪公喬年討賊至襄先王父以軍門贊畫與先生先子忠武將軍同佐汪公城守同與難而先大人暨諸父又與先生爲昆弟交庚戌冬先生過襄招父魂以歸時主于予家拜予王母于堂上如家人禮大人爲經紀其歸事劃地營宅兆起丘壠復樹豐碑表于道題曰義林霞時尚少大人命之出拜嘗侍立左右云先生旣去歲以成著書種種見寄大人亦以所學相酬荅雖千里聯屬而音書不絕歷數年以爲常洎大人捐館霞亦稍長知向學而季父與先生共昌道學因得復讀先生所著書今者以四書反身錄示下益所以訓誨者深矣霞受而卒

叉復不忍釋手因竊嘆四子之書為孔曾思孟內
聖外王之具明體達用之學而古今常存人心不悉
者特有此也以故 國家設科取士特重輝書蓋欲
世之學者實踐力行而體用備具之儒得以羅而貢
之大庭是則聖賢之所以垂教萬世與 國家之所
以儲養真儒惟篤行是尚而不在乎詞章句讀語言
文字間也然而四書之在今日固已家傳戶誦未之
有異矣而求其紹聖賢之學以慰 國家之望者抑
何寡也耶豈非以窮年誦讀者僅視為口耳之具進

身之階哉噫此先生反身錄之所由作也人而不知
反身雖讀四書終屬皮毛迨斯錄一出世之學者庶
不從事呫嗶則聖賢立言之旨曉然于世而得蓋學
為名臣窮不失已達則兼善之儒吾知其將拔萃而
起矣其有功于聖賢有裨于 國家夫豈微哉遲求
四山許公視學三秦讀而好之為授梓傳布屬予雖
固陋從事理學頗久承先生之教誼不容以無言故
為序之以告世之讀四書者其各反身焉可也

中州後學劉詩霞齋[illegible][illegible]頓首敬撰

重梓四書反身錄序

四書之行於天下後世也較重於五經世之儒者莫
不家傳而戶誦之矣近代制科取士先四書而後五
經五經分而四書合蓋未嘗不以聖賢之道明體達
用可以善身可以善世故欲使常明常行於天下意
甚善也無如學者多誦其章句詳其訓詁第借為釣
獵名位之階實未能得諸心而措諸行一於吾身從
事者其於聖賢之道不啻雲泥之不相涉此人心之
所以日漓世道之所以不古而有心者不能無隱憂

焉余兄中孚先生閉戶潛修涵濡於性道歷有年所
間有從遊之士偶拈四書相究論先生即以聖賢踐
履之實親切指示或直抉其旨或旁通其意使人人
知道為人所自具非由外求一歸於身體力行以務
完夫性命本體遠接孔曾思孟之正脉近紹周程張
朱之真傳舉凡訓詁泮習滌除殆盡斯其心得口授
非即我孔子循循善誘無隱不倦之意也與鄠杜王
子心敬集其所記名為四書反身錄督學許公深契
其有裨於名教捐俸梓行遍布於黌宮可謂不辜斯

文之責而克襄
盛世誕敷文德之治者也厥功豈小補云爾哉余蒞
肇慶自佐郡以至遷守將及十載每思與力學之士
發明四書大義勗以立身行已之道奈學識鮮淺躬
行不逮不足以啓迪人心恐徒滋章句訓詁之流獘
而反見罪於聖賢其誣道也孰甚幸藉是錄梓而流
之無論通邑大都山陬海澨使凡有身者咸知有反
身之功夫惟反身乃不負身不負身斯不負道不負
道斯不負聖賢不負聖賢斯不負四書

康熙壬申初夏肇慶府知府關中李彥瑁識

二曲先生讀四書說

四書傳心之書也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而人多
昧理以疚心聖賢爲之立言啓迪相繼發明嘗適
迷途乎獲南車宜循所指斯邁斯征乃跬步未移
徒資口吻終日讀所指講所指摹繪其辭闡所指
而心與指違行輒背馳欲肆而理泯而心之爲心
愈不可問自負其心而并負聖賢立言啓迪之苦
心意弊也久矣

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讀矣只是上
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
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
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
用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
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矻矻終日誦讀惓惓
只爲身家營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
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
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
士仔細思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

所宜猛省

一士問四書疑義先生謂之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誇精闢與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脩吾曹試切已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脩身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于臣弟友盡道於日用之際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於時學習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

乎果存理克欲視聽言動之復禮乎言果一一忠信行果一一篤敬三畏九思之咸事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求放心吾曹試反已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放心果收乎不擇純駁惟貪見聞恐非知言之謂也不懲忿窒慾集義自反恐非養氣之謂也纔辨方甲即以獵榮綳譽為務多材多藝祗以增其勝心日鑿日喪放猶不足言也四書之說果欲吾曹之若是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能惟其言之是踐雖欲不謂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千里從師師悉出經書期在盡授甫講一語其士即稽首請退浹月弗至問之對曰未盡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可謂善讀始可謂實踐

一人肯反身實踐則人欲化為天理身心平康人人肯反身實踐則人人皆為君子世可虞唐此致治之本也區區於讀四書者不能不拭目以望

四書反身錄叙

反身錄何錄二曲徵君李夫子之所恒言者也其以四子書何非疏四子也於其言之有合於四子或時感於四子之言而偶有所發其諸門人小子筆而存焉以為可以示家塾告遠近也云爾夫世之號為讀書知古者斷擬齟倫之流無論已吾徒章甫逢掖閒或賢豪自命至雄辯也而明師慈父之所誨聖君良相之所求童而習之迄於白首試一自問果皆孝子弟友於兄弟乎忠於君信於朋友乎不妄語不實行

不私妻子不懷詐偽財毋苟得難毋苟免絕弃競飛十謂不辱親負國為武夫臧獲所羞稱乎今夫子之為此書也約畧易簡如良醫知疾直達腠理鍼之熨之髓骨皆痛人人有身即人人宜反勿矜訓詁勿尚詞說亦如虢太子之遇越人蹷蘇而起斯可耳不然則利祿而已矣名譽而已矣備服賈行穿窬而已矣侮聖人之言而已矣

戊辰上元學後學河山康乃心敬撰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淝水許孫荃四山　甫全校

大學

大學孔門授受之教典全體大用之成規也兩程表章朱子闡繹真文忠公衍之於前邱文莊公補之於後其於全體大用之實發明無餘蘊矣吾人無志於學則已苟志於學則當依其次第循序而進

亦猶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自然德成材達有體有用頂天立地為世完人

吾人自讀大學以來亦知大學一書為明體適用之書大學之學乃明體適用之學當其讀時非不終日講體講用然口講而衷離初曷嘗實期明體實期適用不過藉以進取而已矣是以體終不明用終不適無惑乎滋昧一生學鮮實際

明體適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學而不如此則失其所以為學便失其所以為人矣

朱註謂大學者大人之學則知學而不如此便是小
人之學清夜一思於心甘乎甘則爲之否則不容
不及時振奮以全其性分之當然
明體而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於明體便
是覇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汨沒於辭章記誦
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語於大學也
吾人既往溺於習俗雖讀大學徒資口耳今須勇猛
振奮自拔習俗務爲體用之學澄心返觀深造默
成以立體通達治理酌古準今以致用體用兼該

斯不愧鬚眉
問體用曰明德是體明明德是明體親民是用明明
德於天下作新民是適用格致誠正脩乃明之之
實齊治均平乃新之之實純乎天理而弗雜方是
止於至善
明德卽心心本至靈不昧其靈便是明明德心本與
萬物爲一體不自分彼此便是親民心本至善不
自有其善便是止至善
明德之在人本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顧自有生
以來爲形氣所使物欲所蔽習染所汚遂昧其原
來本體率意冥行隨俗馳逐貪嗜欲求富貴慕聲
名務別學如醉如夢如狂如癡卽自以爲聰明學
智才識超世而律之以固有之良悉屬昏昧故須
明之以復其初親師取友啓沃心要顯證默悟一
意本原將平日種種嗜好貪著種種凡心習氣一
切屏息令胸次纖翳弗存自然淨極復明徹骨徹
髓表裏昭瑩日用尋常悉在覺中
昔聞仲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

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
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一番卽一番清明
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好
今吾人平日多是逐物未嘗加意剝落口談明明
心原不曾明明雖欲不昏得乎當時時提醒勿令
昏昧日充月著久自清明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萬善自裕無俟擬議
問明德良知有分別否曰無分別徒知而不行是明

而不德不得謂之良徒行而不知是德而不明不
得謂之知就其知是知非一念炯炯不學不慮而
言是謂良知就其著是去非不昧所知以返不學
不慮而言是謂明德曰明德曰良知一而二二而
一也
心之爲體本虛本明本定本靜祇緣不知所止遂不
能止其所止隨境轉遷意見橫生以致不虛不明
不定不靜未嘗安所當安是以不能慮所當慮須
是真參實悟知其所止而止止則情忘識泯虛明

不動如鏡中象視聽言動渾是天機
知止不難實止爲難吾人終日講學講來講去其於
所止非全不知然志向未嘗精專世緣未嘗屏息
初未嘗實止其所止心何由常寂而常定至靜而
無欲安安而不遷百慮而致之一乎此心既未定
貼寧靜安固不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思慮紛擾
天君弗泰學無下落無結果學問之謂何
學問之要全在定心學問得力全在心定心一定靜
而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猶

鏡之照不迎不隨此之謂能慮此之謂得其所止
靜中靜易動中靜難動時能靜則靜時能靜可知矣
是故金革百萬之中甲科烜赫之榮文繡峻彤之
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白刃顛沛之際
一無所動於中方是真靜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驚恐危險未嘗少動自歷陽過
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面有溺死者而
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
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

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故學問得力
與不得力臨時便見此公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
物可以動之乎吾人居恒談定談靜試切己自反
此心果定果靜臨境不動如此公否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
盡已分內事
古人以天下爲一家億兆爲一身故欲明明德於天
下今則一身一家之外便分彼此明明德於一鄉
一邑猶不敢望況明明德於一國明明德於天下

乎

古人爲學之初便有大志願大期許故學成德就事業光明俊偉是以謂之大人今之有大志願大期許者不過尊榮極人世之盛其有欲善於此者亦不過硜硜自律以期令聞廣譽於天下而已世道生民究無所賴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雖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德性作用與氣魄作用不同然志在世道生民與吾人志在一身一家者自不可同日而語

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卽欲卽仁此欲何可一日無吾人非無所欲然不過欲己富欲己貴欲己壽考欲己不朽卽欲卽私此欲何可一日有

吾人立志發願須是砥德礪行爲斯世扶綱常立人極使此身爲天下大關係之身庶生不虛生死不徒死

格物乃聖學入門第一義入門一差則無所不差毫釐千里不可以不愼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脩齊治平之則大學本文分明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用工先後之序層次原自井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與物有本末是一滚說後儒不察遂昧却物有本末之物將格物物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竟成古今未了公案今只遵聖經依本文認定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從而格之循序漸進方獲近道格物二字卽中庸之擇善論語之博文虞廷之惟精博文

原以約禮惟精原以執中格物原以明善大人之學原在止至善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之所以與我者卽身心意知之則而家國天下之所以待理者也本純粹中正本廣大高明涵而爲四德發而爲四端達而爲五常見之於日用則忠信篤敬九思九容以至三千三百莫非則也如此是善不如此是惡明乎此便是知致知致則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惡所在自不能掩爲善去惡自然不肯姑息此便是意誠以此正心則心正以此脩

身則身脩以此治國則國治以此平天下則天下平卽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舍卻至善之善不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不窮而冒昧從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紜轇轕墮於支離此是博物非是格物卽以身心意知家國天下言之亦自有序不先究其身心意知而驟及於家國天下之理猶是緩本急末昧其先後尚不能近道況外此乎今須反其所習舍去舊見除四書五經之外再勿泛涉惟取近思錄讀書錄高景逸節要王門宗旨近溪語要沉潛涵泳久自有得方悟天之所以與我者止此一知知之所以爲則者止此至善虛靈不昧日用云爲之際逐事精察研是非之機晰義利之介在在處處體認天理則誠正之本立矣夫然後由內而外遞及於脩齊之法治平之略如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經濟類書呂氏實政錄及會典律令凡經世大猷時務要着一一深究細考酌古準今務盡機宜可措諸行庶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夫是之謂大人

之學夫是之謂格物否則誤以博物爲格物縱博盡羲皇以來所有之書格盡宇宙以內所有之物總之是鶩外逐末昔人謂自笑從前顚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此類是也喪志愈甚去道愈遠亦祗見其可哀也已

問身心意家國天下可以言物而知亦言物乎曰古詩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由斯以觀則知非物而何有此物而後能物物亦猶乾坤雖與六子並列而其所以爲尊者固自在也

格物下學也格物而格得此物下學而上達矣此物未格則主人正寐借格物以醒主此物既格則主人已醒由主人以格物

識得格物者是誰便是洞本徹原學見其大果返觀默識洞徹大原始信我之所以爲我惟是此知天賦本面一朝頓豁此聖胎也戒愼恐懼保而勿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德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知與不知乃一生迷悟所關知則中恆炯炯理欲弗淆視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萬善皆是物也否則昏惑寘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泛乎無以自持卽所行或善非義襲卽踐迹是行仁義非由仁義此誠正脩所以必先致知也致知而致得此知方是復還舊物克全固有之良知聞見知識之知終屬螟蛉

知爲一身之本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能脩身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在上則政化起於身不動而敬不令

而從在下則教化起於身遠邇歸仁風應響隨

脩身立本斯一貫百實空言虛悟濟得甚事世固有頓悟度越前哲而究竟不免爲常人者知而不行未嘗見諸躬行故也

聖如成湯猶銘盤致警檢身若不及日新又新無瞬息悠悠吾人多是悠悠度日姑息自棄聖之所以聖愚之所以愚病正坐此

而有垢衣有汚則必思所以洗之乃身心有垢有汚不思所以洗之何哉

脩身當自悔過自新始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改其前非斷其後續使人欲化爲天理斯身心皎潔

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一毫不能自掩知善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若知善而不肯實行其善知惡而不肯實去其惡自知而自昧之非自欺而何

學問之要只在不自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初則勉然而然久則自然而然

自欺與不自欺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卽人鬼之所由分也不自欺便是君子便是出鬼關入人關自欺便是小人便是出人關入鬼關吾人試默自檢點居恒心事果俯仰無怍出鬼關入人關乎抑俯仰有怍出人關入鬼關終日在鬼窟裏作活計耶人鬼之分不在死後生前日用可知

大庭廣衆則砥躬礪行閒居獨處卽偷惰恣縱迹然而心不然瞞昧本心支吾外面斯乃小人之尤身未死而心先死矣雖然衣冠言動其實是行尸走

肉

縱心於幽獨自謂無人見聞不思人卽不見不聞而天之必見必聞未嘗不洞若觀火故一念之萌上帝汝臨一動之非難逃天鑒人惟忽天昧天不知天是以欺己欺人無忌憚誠知上天之降鑒不爽則凜然日愼返觀內省之弗暇又何至中節昭昭墮衍冥冥

爲善不密多由名譽起見故爲名譽而爲善是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聞望隆

重聲稱洋溢擧世之所羨正神明之所眞也此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人之小人明有人非天之小人陰有天譴總之皆心勞日拙自貽伊戚

念及自貽伊戚獨知不可不愼若慮情移境奪理欲迭乘不妨祈監於天每旦爇香叩天卽矢今日之內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動一日之內務要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爇香默繹此日心思言動有無僞妄有則[illegible]自罰[illegible]然立改無則振奮策勵繼續弗已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凜對越上帝自無一念一事可以縱逸今日俯仰無作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屬纊之時檢點平生無不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順沒寧何慊如之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擧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今吾人讀大學不爲不久不審亦有所得否亦灑然有以自樂心廣而體舒否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有意必固我之私則心爲所累不免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偏便不得其正

如鑑照物如谷應聲行乎無事不隨不迎若未至而先迎既至而不化前後塵相積鑑暗谷窒其爲心害不淺

心體本虛物物而不物於物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則雖酬酢萬變而此中寂然瑩然未嘗與之俱馳卽此便是心正便是先立其大否則物交物隨物而馳馳於彼則不在於此有所在斯有所不在

薛文清公每晚將就枕時必自呼曰主人翁在室否
此可謂善存心者
敬是心法能敬則心常惺惺自無不在
持身須是嚴整而渾厚簡易而精明
視聽端凝言動不苟久自粹面盎背四體泰然
九容以脩其外九思以脩其內內外交脩身斯脩矣
脩其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擔當世道
之身主持名教之身方不孤負其身方是善脩其
身

身爲型家之本身若不脩則家無所準雖欲齊烏乎
齊昔曹月川先生居家言動不苟諸子侍立左右
恪肅不怠則是子孫化也夫人高年恭謁必跪則
是室家化也兄愛弟恭和順親睦則是兄弟化也
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窺中庭出入必
蔽其面則是婦女化也鈴下蒼頭皆知廉恥趨事
赴工不大聲色則是僕隷化也此豈聲音笑貌爲
之哉由是觀之吾人亦可以知所勵矣
居家果言有物而行有恒無親愛賤惡等辟家人自
心悅誠服一一聽命惟謹
居家事父母須感格妻子同心盡孝冬温夏凊晨昏
定省怡怡祇奉務承其歡待兄弟宜以父母之心
爲心友愛篤至中間有賢有愚賢者是敬是依愚
者多方化誨即或冥頑難化亦須處之有方斷勿
忿疾以致決裂
易云閑有家悔亡故必事事律之以義維之以情使
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謹若一身方是好家道
父母不順兄弟不睦子孫不肖婢僕不共費用不節

莫不起於妻家之興敗全係乎妻能齊其妻方是
能齊其家斯家無不齊
居家教子第一在擇端方道誼之師教以嘉言善行
俾習聞習見庶立身行已一軌於正
陸賀治家有法晨昏伏臘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
安莊而舒薄而均子九齡繹先志著儀節品式名
曰家制行焉使傳者不敢踰厲朴者有所依據順
弟之風被於鄉閭而聞於天下子九部又以訓誡
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

朔誦使列聽之其家教如此吾人誠倣其意取司馬温公家訓及曹月川家規撮其要每朔望集家衆宣讀以教其家務齊其家爲勤儉禮義之家清白仁厚之家自然福壽綿遠此之謂是善齊家

治國平天下必須純一無僞赤心未失之大人率其固有之良躬行孝弟仁慈端治本於上民躬無良自感格蒸蒸興孝興弟不倍風動於下上下協和俗用丕變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此也此至德要道於治國乎何有

問後世在上者亦有孝弟仁慈之人而俗不丕變國不大治者何也曰後世在上者雖間有孝弟慈之人未免從名色上打點若果天性眞孝眞弟眞慈則愛敬根於中和順達於外一擧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涖事臨民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而國有不治者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絜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云者視民如子生之養之所好如己之欲務思所以聚之所惡如己之憎務思所以去之惟恐一事失宜一民失所罔心出治至誠惻怛宰一邑則一邑之民戴之如父母牧一郡則一郡之民戴之如父母撫一省則一省之民戴之如父母君天下則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山川草木亦藉以生色矣

平天下平其好惡而已不作好不作惡好惡一出於公則政平政平而天下平矣

好惡不公由君心不清君心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聲色宴飲珍奇禽獸宮室燮侈遊[illegible]之[illegible]若以二帝三

王自期以度越後世爲志自奮以建極作則治登上理爲事自無此等嗜好而心清心淸斯好惡公好惡一公則理財用人事事皆公與天下同其好惡而合乎天下人之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之謂天下平

問財聚則民散固矣然國家正供所入有限安能以有限之財散之百姓曰只不使掊尅之人在位搆歛正供之外不求羨餘不剔巧取鰥寡孤獨顚連

無告之人將加存䘏水旱饑疫流離失所之民亟
圖賑救不事虛文務求實效卽此便得民心民豈
有不聚乎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相則佐君用人以平天下者
也相得其人則相所引用之人俱得其人故必極
天下之選擇天下第一人而相之以端揆於上休
休有容好賢若渴拔茅連茹衆正盈朝爲斯民造
無窮之福子孫尚賴其餘澤相苟不得其人妨賢
妬能蠹政害民釀宗社無窮之禍子孫尚受其餘

殃唐之李林甫盧杞便是覆車然則置相可不愼
乎
無他技非全無技也若全無技何以識人之技也惟
其有技而自忘其技若無若虛以天下之技爲技
悉心採訪人物凡一材一藝之長必貯之夾袋公
論僉同則矢公矢愼極力推轂務在得人爲國不
樹私門裵李卽此便是宰相大技
周公爲相下白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尚已其
在後世若諸葛武侯之相蜀開誠布公體國如家

日孜孜以人才爲事微長必錄雖讐不廢下此如
崔祐甫爲相推引薦拔無虛日作相二百日除官
八百人李吉甫入相咨於裴垍曰報國惟在進賢
吉甫流落江湖一旦入相人才多所未諳垍乃取
筆疏二十餘人數月之間所用略盡王旦薦人人
未嘗知此雖與古一德大臣不可同日而語然能
汲進人才較之貪權固位止知有己而不知有人
者猶爲彼善於此
見賢而不能舉蓋未見而浮慕其名高旣見而心厭

其不阿往往目爲迂闊不復省錄如漢孝武之於
董子申公宋寧理之於晦菴西山始則溫旨招致
隨卽棄置散地其所眷注不衰者公孫宏桑宏羊
韓侂胄史彌遠一班逢迎容悅之臣而已好尚如
此致治奚由
問必如何而後謂之賢曰道明德立學貫天人是謂
道德之賢識時達務才堪匡世是謂經濟之賢道
德之賢上則舉之置諸左右俾專講明古聖帝明
王脩己治人大經大法朝夕啓沃隨機匡正次則

學之俾掌國學督學政師範多士造就人才經濟之賢上則舉之委以機務俾秉國成獻可替否黙平章奏次則舉之隨其器能任之以事分理庶務其有職業不脩者退之以儆素餐蠹政病民者罪之以竄百僚元惡大憝則依四凶之例以雪蒼生之憤舉措當好惡公方不拂人之性

平天下者以義爲利則惟義是好上倡下效大義浹於人心人心既附則元氣自固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此也以利爲利則惟利是好剝民自奉人心不附元氣不固則國祚不永前五代後五季是也

問平天下若全不言利則經費不足亦何以平天下

曰三代亦此天下三代以後之天下亦此天下三代之天下經費何以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何以每患其不足亦可以思其故矣蓋三代之天下經費儉儉則恒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奢奢則不足今且勿論三代姑以漢之天下言之漢初尚儉鹽茶征榷之入文景又屢下寬卹之詔蠲民租稅而經費不患不足者露臺惜百金之費不輕營造後宮無錦繡之飾凡百有節是以財貨充積貫朽粟紅故有天下者能以文景爲法經費亦何患不足耶

問紀綱制度禮樂兵刑皆治平所關乃平天下傳略不之及何也曰有了本不愁末平天下傳言先愼乎德言理財用人以義爲利以端出治之本本立則綱紀禮樂制度兵刑因事自見若本之不立縱紀綱制度禮樂兵刑一一詳備徒粉飾太平耳宇文泰之於周唐太宗之於唐治具非不粲然可觀而治化果何如哉貞觀之政雖幾致刑措然本源不正既無天德又安有王道此正所謂五霸假之乃有識者之所羞道也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泚水許孫荃四山　甫仝校

中庸

中庸聖學之統宗吾人盡性至命之指南也學不盡性學非其學不覩說天命學無原本盡性至命與不學不慮之良有一毫過不及便非中與愚夫愚婦之知能有一毫異同便非庸不離日用平常惟

依本分而行本分之內不少愧歉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此之謂中庸

自堯舜以執中授受人遂認爲聖賢絶詣非常人所可幾殊不知常人一念妥貼處與堯舜同即此便是中能常常保此一念而不失即此便是允執厥中人心上過不去即堯舜心上過不去者然則中豈外於日用平常乎惟其不外日用平常方是天下達道

天生吾人厥有恒性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目視而明耳聽而聰口言而從心思而睿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不思不勉自然而然本無不率其或方然而忽不然有率有不率情移境奪習使然也能愼其所習而先立乎其大不移不奪動靜云爲惟依良知良能自無不善即此便是率性火燃泉達日充月著即此便是盡性斯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負天之所命而克副天心

吾人一生凡事皆小性命爲大學問喫緊全在念切性命乎日非不談性說命然多是隨文解義伴口

度日其實自有性命而自己不知性不重命自私用智自違天則性遂不成性而命靡常厥命與言及此可爲骨慄誠知人生惟此大事一意凝此萬慮俱寂炯炯而常覺空空而無適知見泯而民彝物則秩然矩度之中毫不參一有我之私成善斯成性成性斯凝命矣此之謂安身立命

問識性方能率性若不先有以識之雖欲率何從率

曰識得識是誰識便知率是誰率識得良知便是性依良知而行不昧良知便是率性便是道知良

知之在人未嘗須臾離則知道原未嘗須臾離形雖有不覩不聞之時而良知未嘗因不覩不聞而少離所以戒慎恐懼者不使良知因不覩不聞而少昧也迹雖有隱有微而良知昭昭於心目之間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自省自惕自察其知斯不愧天知

天與我此性虛靈不昧無須臾之少離天昭鑒我此性凜凜在上無須臾之或離雖欲不懼其可得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眞無一

時一刻而可忽

戒慎恐懼正是顧諟天之明命惟恐心思念慮少有縱逸不合天心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小心翼翼時顧天命何敢悠悠自忽幾微

君命親命師命尚不可忽况天命爲吾性之所自出天鑒不爽天威莫測敢不畏乎敢不兢業祇敕是崇是律乎隨時隨處無在敢忽閑思妄念何自而萌

問中庸以何爲要曰慎獨爲要因詩示慎之之功曰子且勿求知慎先要知獨獨明而後慎可得而言矣曰試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曰不要引訓詁須反己實實體認凡有對便非獨獨則無對卽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天之所以與我者與之以此也此爲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作主慎之云者朝乾夕惕時時畏敬不使一毫牽於情感滯於名義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順逆造次顛沛生死患

難咸湛湛澄澄內外洞徹而不爲所轉夫是之謂慎

中和只是好性情

學者全要涵養性情若無涵養必輕喜輕怒哀樂失節

喜怒哀樂未發時性本湛然虛明猶風恬浪靜水面無波何等平易已發氣象一如未發氣象便是太和元氣

常令心地虛靜便是未發氣象便是中便是立天下

之大本

平日工夫若實實在未發前培養培養得果純自不爲喜怒哀樂所移

未發時此心無倚無着虛明寧定此卽人生本面不落有無不墮方所無聲無臭渾然太極延平之默坐體認體認乎此也象山之先立其大先立乎此也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出卽端倪也未識此須靜以察此既識此須靜以養此靜極而動動以體此應事接物臨境驗此此苟不失學方得力猶水

有源木有根有源則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有根則枝葉暢茂條達而不已此之謂立天下之大本

然靜不失此易動不失此難昔倪潤從薛中離講學夜深中離令潤去睡五更試靜坐後再講次日中離問坐時何如曰初坐頗覺清明既而舟子來報風順請登舟遂移向聽話上去從此便亂今吾人此心一向爲事物紛拏靜時少動時多而欲常不失此得乎須屏緣息慮一意靜養靜而能純方保動而不失方得動靜如一

每日雞鳴平旦須整衣危坐無思無慮澄心反觀令此心湛然瑩然了無一物唯一念炯炯清明廣大得此頭緒收攝繼續日間應事庶不散亂古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此乃吾人用工最緊要處但此緒凝之甚難散之甚易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宜仍坐一番以凝之迨晚默坐返觀日間果內外瑩徹脫灑不擾否務日日體驗時時收攝久而自熟打成一片寂而能照應而恒寂藏之不能昧擾之不能亂已發恒若未發矣

靜而如此便是未發之中動而如此便是中節之和一時如此便是一時中和一日如此便是一日中和終其身常常如此則全是中和性學至是成矣

性情中和便是好性情性情好的人到處可行故爲天下之達道性情不好的人雖處一家一鄉動輒乖戾況一國況天下乎

位育乃性情實效愼勿空作想象性情中和的人見之施爲無不中和以之齊家則一家默化一家太和以之處鄉則鄉熙乎化一鄉太和以之治國乎

天下則經綸參贊一本德性化理翔洽風動時雍
兩間之戾氣消風雨順人無夭札物無疵癘鳥獸
魚鼈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乾坤清泰世運太
和或處而在下無經世之責即以經世者覺世德
性所感人咸悅服率循其教翕然丕變人欲化爲
天理小人化爲君子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命默
贊天地氣化默佐朝廷治化是亦參贊位育也

問如何方爲時中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
綱常倫理盡道辭受取與咸宜仕止久速當可不

參意見不涉擬議無妄念無執着方爲時中若以
此爲庸常無奇而弁髦之高語圓通薄視矩度不
兢業敬慎從庸上做起非無忌憚之小人而何

良能人人咸具民何以鮮能不知故也知則日用乎
常不慮而能夫豈鮮能特外徇物内忘己自能而
自不依其能是以鮮能

民苟自依自己良能而行是自率其性任天而動便
是天民此外縱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至能否則
自棄其天自囿於凡便是凡民縱事事咸能適以
喪其良能總是鮮能

舜之所以爲舜全在好問好察吾人不能好問好察
其病有二一則安於凡陋未嘗以遠大自期一則
貢高自大恥於屈己下人二病若除自然好問好
察

脩身明道不容不問不察不問不察則脩身明道之
宜無由聞所未聞知所未知經世宰物不容不問
不察不問不察則經世宰物之宜無由聞所未聞
知所未知

能好問好察斯無遺善能隱惡揚善人孰不樂告以
善聚衆人之智以爲已智則其智也大矣

知好問好察用中於民是大智則知不問不察師心
自用是大愚

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念不除皆自納於罟擭陷阱
之中而莫之辟也溺於文義知見纏繞蔽惑令自
已心光不得透露其爲罟擭陷阱尤甚吾黨戒諸

平常心是道中庸不可能只是炫奇好異不平常也
若平平常常信心而行爲其所當爲何不可能之

有
才猷足以匡持定世節義足以藐富貴輕死生此人
所難也然難者猶有其人中庸率自日用此人所
易也而易者世反罕覯良由人多事事而不事心
好奇而不好平故也若事功節義一一出之至性
率自平常而胸中絕無事功節義之見方是真事
功真節義真中庸誰謂中庸必離事功節義而後
見耶有此事功節義方足以維名教振頹風若誤
以迂庸爲中庸則中爲執一無權之中庸爲碌碌

無能之庸人人皆可能人人皆中庸矣何云不可
能也能者雖多何補於世
離事功節義求中庸固不可以事功節義求中庸亦
不可或出或處只要平常心果平常無所不可
自勝之謂強能自勝其私而矯之以正方是真強君
子之所以爲君子只是自強不息
易流易倚易變者俗人也矯其易流易倚易變之私
不流不倚不變方是君子
吾人身處末俗須是鐵骨金筋痛自矯強纔得不流

不倚不變立身方有本末前輩謂寧爲矯強君子
勿爲自然小人有味乎其言之也敬揭以自儆并
以示夫及門
遇易流易倚易變之際固當矯乎日獨無所矯乎須
黙自檢點已偏隨偏隨矯躁則矯之以靜浮則矯
之以定妄則矯之以誠貪則矯之以廉傲則矯之
以謙暴則矯之以恐慢則矯之以儆怠則矯之以
勤奢則矯之以儉競則矯之以讓薾則矯之以處
始則矯強久斯自然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良知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良能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不過先得愚夫愚
婦之所同然全其知能之良而勿喪耳非於此良
之外有所增加也
夫婦雖可以與知而不常知者乍起乍滅自具良知
而自昧良知也夫婦雖可以能行而不常行者情
移境奪自具良能而不率良能也聖人與不肖之
分分於此而已然則學人苟欲希聖亦惟自率其
知能之良務合乎愚夫愚婦之所同然火燃泉達

日充月著自然優入聖域免於愚不肖之歸若外
良知而別求知縱知聖人之所不能知亦是無知
外良能而別求能縱能聖人之所不能亦是無能
以其忘本逐末舍血脈而求皮毛無關於作聖之
功也

識此則當下便是鳶魚飛躍於前昧此則動念即乖
桎梏牿亡於後

夫婦知能便是道之發端即從夫婦居室上做起便
是造端若此處忽略則自壞其端便是不能慎獨

閨門床笫之際莫非上天昭鑒之所處閨門如處大
庭心思言動毫不自苟不愧其妻斯不愧天地刑
於寡妻便可御於家邦

夫妻相敬如賓則夫妻盡道處夫妻而能盡道則處
父子兄弟君臣上下斯能盡道

日用常行之謂道子臣弟友之克盡其分是也吾人
終日談道試自反平生果一一克盡而無歉乎苟
此分未盡便是性分未盡而猶高談性命不知何
者謂之性命倫常有虧他美莫贖

居恒念及此便有多少愧心多少憾心

平日講中庸亦知心要平常然平常不平常不在言
說臨境便見能素位而行便是平常一或願外心
便失常心一失常平常安在

處富貴如無與處貧賤如無欲處患難如無事隨遇
而安悠然自得方見學力否則胸次擾擾心為境
轉其造詣可知

學問不能隨境鍊心不能無入而不自得算不得學
問

夫子贊鬼神之德之盛分明說體物而不遺乃後儒
動言無鬼神啓人無忌憚之心而為不善於幽獨
者必此之言夫

知鬼神體物不遺則知無處無鬼神無時無鬼神人
心甫動鬼神即覺存心之功真無一時一刻而可
忽故必質諸鬼神而無疑方可以言學

孝為百行之首脩身立德為盡孝之首舜之大孝在
德為聖人故人子思孝其親不可不砥礪其德德
為聖人則親為聖人之親德為賢人則親為賢人

之親若祿祿虛度德業無聞身爲庸人則親爲庸
人之親甚至寡廉鮮恥爲小人匹夫之身則親爲
小人匹夫之親虧體辱親莫大乎是縱日奉五鼎
之養亦總是大不孝
問大德之人必得祿位名壽孔無德乎何爲老於窮
途顏無德乎夫何三十二而亡曰孔雖老於窮途
然窮於一時實不窮於萬世受天之祐與天無疆
顏雖三十二而亡而有不亡者存一念萬年是也
區區形骸脩短當非所論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

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詩云文王在上於昭
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
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知此則知顏子矣
知顏子斯知天之所以酬德矣或酬於生前或酬
於身後龍潭老人所謂此翁無急性却有記性斯
眞知天者若謂形亡神滅則詩誥及周公不若旦
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語皆誑語矣曾謂聖人而
誑語乎哉必不然也
善固執是爲學實下手處善非書語成迹之善善

而執之義襲於外乃吾人天然固有之良也博學
而不學此便是廢學審問而不問此便是泛問慎
思而不思此便是游思明辨而不辨此便是徒辨
篤行而不行此便是冥行
此非一路可入或考諸古訓或證諸先覺或靜坐澄
源或主敬集義或隨處體認內外交詣不靠一路
故曰博既學而此良與理或未能湊泊脗合或動
與靜殊未能一致自不容不問如張子患定性未
能不動就程子質問程子告以定性之旨廓然大

公物來順應是也思者聖功之本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晝夜默參力到功深豁然頓契辯之於友
以證所契務期至當歸一庶不毫釐千里夫然後
沛然見之於行步步腳踏實地斯步步眞非天良
與空言虛悟對塔談相輪者自不可同日而語
已有性而不能自率自由自蔽其性已有覺而不能
以其所覺覺人以蔽人之性悠悠度日不能實亮
天工默贊化育頂天立地貫徹三才做塲人虛生
浪死與草木何異

問致曲曰曲是委曲吾人良知良能之發豈無一念
一言一事之善只是隨發隨已不能委曲推致與
不學何異所貴乎學者正要在此處察識此處著
力如一念而善卽推而致之以擴其念一言之善
卽推而致之以踐其言一事之善卽推而致之令
事事皆然纖悉委曲無一不致猶水之必東雖遇
灣曲轉折不能爲之障礙纔得達海
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辭受取予應事接物務依眞知
而行委曲善處不失其眞便是致

曲禮三千皆所以致曲也纖微不忽善斯成性不務
細行終累大德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不可出
入此方是致曲如此致曲則所以收斂身心者愈
細愈密久之道德積於中器宇自別人孰無良觀
德心醉善心自興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問尊德性曰尊對卑而言天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
以爲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
皆其所屬以供役使者也本是尊的本廣大精微
高明中庸而有德故謂之德性只因主不做主不

能鈐束所屬以致隨其所好反以役主靈臺假擾
天君弗泰尊遂失其爲尊不容不問學以尊此尊
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若問學而不以德
性爲事縱向博雅人問盡古今疑義學盡古今典
籍制作可侔姬公刪述不讓孔子總是爲耳目所
役不惟於德性毫無干涉適以累其德性須是一
掃支離蔽錮之習逐日逐時逐念逐事在德性上
參究體驗克去有我之私而析義於毫芒以復其
廣大精微愈精微愈廣大不溺於聲色貨利之汚

而一循乎中庸以復其高明中庸愈中庸愈高明
德性本吾故物一意涵養德性而濬其靈源悟門
旣闢見地自新謹節文矜細行不就空守寂斯踐
諸平實夫如是德豈有不至道豈有不凝乎
邦無道默固足以有容若不韜光晦迹終爲人所物
色須是無名可名方免繒繳
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
不免禍何也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
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孫味道之模稜揚雄之

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是能保其身既明
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此處要見之眞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
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彝一死重於泰
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此正保其
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錯
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
夫楊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
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言及王天下三重本諸身章遂太息曰豈惟三重之
道必本諸身凡講學著書經世宰物皆當如此講
學著書若不本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則學不成學書不成書經世宰物若不本
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經濟
不成經濟事業不成事業
經綸天下之大經由於立天下之大本本者何即心

原缺第十八葉

能之
內省不疚方是眞愼獨無惡於志則愼獨方得力
若止無惡於人即非鄉原之諸佫亦不過是迹上打
點動關愆尤必無惡於志斯心事光明不愧衾影
不愧屋漏便是天德有了天德不患無王道
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所以愼獨率性以復天命之本
然也本然處原淡原簡原溫原近原微即此便是
本體能淡能簡能溫能謹近謹自謹微即此便是
工夫由工夫以復本體即本體以爲工夫斯盡性

至命天人一貫矣若少有一毫夾雜少有一毫滲
漏少有一毫安排少有一毫未化便涉聲臭終非
不覩不聞天命原初之本體
於穆不已之眞純無聲臭故必化而又化聲臭俱無
即之若無而體之則有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心欲
緣而慮亡則幾矣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仝校
泌水許孫荃四山

上論語

學而篇

論語一書夫子之語錄也開卷第一義首標學字以為天下萬世倡出是學以之明塞以之通不可以之賢猶魚之於水無一時一刻而可以離焉者也

離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不可以為人矣

夫學始於人心關乎世運治亂否泰咸由於茲蓋明善復初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天理處也有守出也有為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為辭章名利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人欲處也無守出也無為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是一心理欲消長之所川分即生民休戚世道安危之所由分也

果孜孜明善復初力到功深天機舒暢不期悅而自悅方以類聚學應氣求研理則共相闡發行誼交為切磋進脩既賴以不孤塤吹篪和為斯世扶綱常轉相導引為萬古存幾希學脈又賴以光大悠悠天壤何樂如之人之知不知於此樂原無加損夫何慍慍則便是名根未斷人欲猶種為己為人之分正在於此故近名終喪己無欲自通神

因一士講學而時習一章太息曰學非辭章記誦之謂也所以存心復性以盡乎人道之當然也其用工之實在證諸先覺考諸古訓尊所聞行所知而

進脩之序敬以為之本靜以為之基戒愼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澄神定志致審於方發之際察非幾之萌動炳理欲之相乘懲忿窒慾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其見之外也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蟻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為宵有得動靜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養其內也內外交養打成一片始也勉強久則自然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綱常倫理不虧辨

受取與不苟造次顛沛一致得失毀譽不動生死患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如是則心存性復不愧乎人道之宜始可言學

高彙旃云譓子謂效先覺之所爲說爲便不落空曰學覺也覺以覺乎其固有非覺先覺之固有也然不效先覺之所爲則覺亦未易言也先覺所爲如堯之執中舜之精一禹之祗承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不識亦式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勝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顏之愚曾之魯元

公之主靜二程之主敬朱子之窮理致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甘泉之隨處體認皆是也學者誠效其所爲就資之所近而時習焉則覺矣始也效先覺之所爲而求覺終也覺吾心之固有而爲已之所當爲若自始至終事事效先覺之所爲是義襲於外也是行仁義非由仁義也所爲雖善終屬外入又安能左右逢原以稱自得哉

孔門論學惟務求仁而仁莫先於孝弟此處不敦便是不能盡人道即非所以爲人有子此言崇本尚實提出人無限良心消却人無限妄念求仁莫過爲禮記稱有若平日之言似夫子觀此可見

孝經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體何閎深用何廣大而原本始於孝弟又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即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與

巧言令色不務本也故鮮仁

容貌辭氣德之符也苟非根心便是作僞作僞則心

色荒見於應接巧言則不止應接凡著書立言苟不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縱闡盡道妙可法可傳俱是巧言俱是鸚鵡

曾子之三省亦惟就日用應感易忽者日一檢點耳若謂整日念念省此則是念念止繫於此此外無復用心矣恐不其然

賢如曾子猶日三省若在吾人資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萬綻其所當省者豈止於此故必每[illegible]

不論有事無事自省此中能空淨不染乎安閒恬定乎脫洒無滯乎視聽言動能復禮乎喜怒哀樂能中節乎綱常倫理能不虧乎辭受取予能當可乎飲食男女能不苟乎富貴貧賤能一視乎得失毀譽能不動乎造次顛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懼乎習氣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審務要無入而不自得纔是學問實際否則便是自欺

入孝出弟謹信愛衆親近好人此人道之要立身行已之本弟子日用職分而教弟子者之先務也今

之教者不過督以口耳章句屬對作文朝夕之所啓迪而鼓舞者惟是博名媒利之技蒙養弗端童習而長安之以致固有之良日封日閉名利之念漸萌漸熾誦讀之勤文藝之工適足以長傲遂非率意恣情今須力反其弊教子弟務遵此章從事輔以孝經小學童蒙須知四禮翼令其出入言動是則是傚以盡其節目之詳大本既立夫然後辨習詩書藝業則教不夌躐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

以敦倫也倫苟弗敦縱背誦五車文工一世祇騰口耳之虛談紙上之贅疣在流俗雖曰有學吾必謂之未學倫紀誠敦實行過人在流俗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問學在敦倫固矣然敦倫可遂不學乎曰學以學夫敦倫而敦倫乃所以爲學也舍倫而言學則其學爲口耳章句之學富貴利達之學失其所以學敦倫而不學雖或至性過人未必情文兼至盡善盡美是故好賢而不學則無知人之明所好未必賢

而眞賢未必好即所好果賢而無學以濟之色亦未易識破心地未易廓清未必篤緇衣之好[illegible]齊之勇事親而不學無由知力之當竭即知竭力而無學以濟之唯竭力以養其口體未必先意承志根心生色假令怡怡祗奉愛敬無歉而不竭其力於聖賢德業行道顯親亦未得爲能竭事君而不學無由知身之當致即知致身而無學以濟之則不學無術不足以匡君定國康濟時艱雖鞠躬盡瘁致效奉公臨難殉節不有其身然而無補於

[illegible][illegible]安危亦未得爲能致交友而不學則昧於愼
擇易蹈比匪之傷即所交得人而無學以濟之亦
未必言其所當言而信其所當信甚矣學之不可
已也學之如何亦惟兢兢於數者之間以求至乎
其極表裏克盡巨細罔歉而已曰如是則吳氏之
言亦不爲無見曰吳氏固爲有見而以之致疑子
夏實未達子夏口氣蓋抑揚其語正所以折衷學
問之實令人知學之所以爲學在此而不在彼所
重在此所學即在此自此說出而天下後世人人

曉然知所從事不至誤以口耳辭章之末了生平
其有補於綱常名教非尠眞學者之淸夜鐘也何
流弊之可言亦何至於廢學

自後世豪傑不興正學弗明學者終身皇皇亦知敍
事亦知愼言亦知隆師親友志非不篤功非不容
用心非不專且虛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道者其
所從事者非君子之學也以其爲安與飽計也故
吾人今日之學先要淸楚此念辦箇必爲君子之
志此志誠立而後所敏爲君子之敏原是敏吾性
命不容已之事而初非有要於功利愼爲君子之
愼原是愼吾樞機躬恐不逮之言而要非有心於
三緘就有道而正原是正吾學術不容不辨之實
而初非有意於聲氣夫然而所學始爲道誼之學
所好始爲正大之好其人始爲君子之人

惟志不在安飽其品格始定志不在安飽於道誼始
專處不爲安飽之圖則出必不爲肥家之計如此
方爲君子否則便是小人

宋王曾鄉會試弁殿試皆居首賀者謂曰士子連登

三元一生吃著不盡曾正色答曰曾生平志不在
溫飽其後立朝不苟事業卓然今人生平志在溫
飽是以居官多苟事業無聞甚至播惡遺臭子孫
蒙羞諱言不敢認以爲祖故人品定於所志事業
本乎生平

吾人學非爲人人之知不知原於己無損故不以此
爲患惟是人不易知知人實難我若不能窮理知
人則鑑衡昏昧賢否莫辨是非混淆交人則不能
親賢而遠佞用人則不能進賢而屛奸在一己關

原缺第九葉後半葉

乎學術在朝廷關乎治亂雖欲不患得乎

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難知蓋正直君子光明洞達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見邪曲小人則文詐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難覺若張趙諸公之於秦檜是已張趙初以張邦昌之僭位檜不附會及與同朝共事又見其事事克辦交稱其賢以爲才似文若以致階以進用卒之禍天下而賊生靈貽害無窮諸公實不得辭其責由此觀之人固未易知而知人實不易也故不審不患患則講究有素患則

爲政篇

爲政以德者是以實心行實政如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是也夫豈高拱深宮民自化哉註內無爲而治要善看

清心寡欲以正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無爲而天下歸之也

思無邪之旨非孔子拈出以示人不幾使三百篇之詩將與後世徐庾沈宋之詩同類而并觀也哉

知一部詩經只一思無邪則知六經皆所以存天理

也

六經皆古聖賢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無非爲後人身心性命而設今人只當文字讀去不體認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窮經而究無益於自己身心性命也即如詩之爲教原是教人法其所宜法而戒其所宜戒爲善去惡思不至於有邪耳故曰詩以道性情若徒誦其篇章之多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則是養性情者反有以累性情矣

學問全在心上用工非止[illegible][illegible]學焉而不在心上用

工便失之浮泛用工而不在矩上操存便無所持循心不踰矩雖在力到功深之後而其志期於不踰矩實在命意發端之初譬之射然學射之初固不能中的若志不在的亦將何憑發矢惟其志期中的則習射之久庶幾一一中的夫子十五志學即志此不踰矩之學三十而立是大立小不奪是非無以搖也四十而不惑是吾心固有之理見之透而無復有疑也五十知天命乃心與理融洞然於心所自出之原也六十耳順則聲入心通入之

言語物之鳴音接於耳者無不觸其機而豁然契於心也七十從心不踰矩任心而動自不越乎範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絕無意必固我之私心即矩而矩即心義精仁熟學成而志遂矣

人人有是心心心有是矩夫子不過先得人心之同然耳然人雖同有是心而人多不肯志學即覯爲有志於學者又多舍心言學稍知求心者又往往舍矩言心惑也久矣

此章眞夫子一生年譜也自叙進學次第絕口不及官閥履歷事業則述可見聖人一生所重惟在於學所學惟在於心他非所與焉蓋內重則外自輕所性不存故也由斯以觀吾人亦可以知所從事矣事業係乎所遇量而後入著述生於明倫之後無煩再贅夫何容心焉

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憂子心已不堪自問若不能自謹而或有以致疾則不孝之罪愈無以自解矣故居恒須體父母之心節飲食寡嗜慾愼起居凡百自愛必不使不謹不謂上貽親憂

父母所憂不僅在饑寒勞役之失調凡德不加進業不加修遠正狎邪交非其人踈於檢身言行有玷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謹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愧孝子否則縱身不夭札而辱身失行播惡遺臭不幾貽父母之大憂哉

人子不能謹身修行以貽父母憂是必病狂喪心之人不然獨非人子寧獨無心何忍縱欲敗度喪身辱宗重戾父母之心耶

爲人父母者惟子疾是憂吾不知今之爲人子者亦

曾憂父母之疾如父母之憂巳者乎

不敬非必形之聲色言辭只一念不誠便是不孝處

乎親恩罔極爲子者竭終身之心力而報之尚恐

其多遺憾亦何忍以一時之不謹致自陷於養父

母如養犬馬蹈此不孝之大罪也耶吾人須謹之

又謹

于於父母無所解於其心者也誰無明發之懷孰無

劬勞之報然或敬養兼隆而乏怡怡婉順之實致

父母心弗安而意弗愉承歡之謂何古今咸稱老

萊之孝以其愛親肫摯情見乎色常得父母之懽

心故也今吾人雖不可襲其迹不可不心其心有

其心斯有其色吾父母自心安意愉夫是之謂承

歡膝下夫是之謂根心眞孝

服勞奉養古人尚不以爲孝若并服勞奉養而有遺

憾罪通於天矣

問孝四章乃事親金鏡吾人欲盡子職宜大書侍右

觸目警心仍不時向執饋之婦宣說使知所戒

大凡聰明自用者必不足以入道顏子唯其如愚所

以能於仁不違

聰明似愚愚而不愚小聰明不愚不愚而愚大聰

明黜聰墮明知解盡忘本心既空受教有其地小

聰明矜聰恃明知解糾纏心體未空入道無其機

回之如愚正回之聰明絶人受教有地入道有機

處夫子不容不喜不容不言言之不容不久乃可

以言而言也言苟當可雖千言不爲多言未當可

即一言亦爲多此夫子所以於回終日言於賜欲

無言也蓋回之聽言而悟超語言文字之外賜之

聽言而識囿言語文字之中悟超言外因言可以

悟道識囿言中則因言反有以障道

在無言處方知道在心賜若悟此則亦默識心融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便是亦足以發又何患

小子無述

顏如愚所以具體夫子之道曾惟魯所以卒傳夫子

之道吾人如果有志於道須希顏之愚爲曾之魯

庶有入機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庶幾顏子

吾人生於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顏子玩不違如愚
一語恍若覩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然
後知平日之所以喋喋論辯孜孜發明者特淺夫
小慧道聽塗說視顏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
肖之相去何啻天淵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在當日爲子貢頂門鍼在今日
爲吾人對症藥也猛然一省請事斯語
知得先行後言是君子則知能言而行不逮者爲小
人矣

一友詢及君子周而不比章因告之曰君子視萬物
猶一體故愛無不溥無所爲而爲也即將而有好
有惡而好惡一出於公好善固是愛惡惡亦是愛
蓋使明擿記無非欲其並生於天地間而不至長
爲棄人也小人非無所愛而所愛惟徇一己之私
有所爲而爲也同己則狎昵親密綢繆汲引異己
則秦越相視陰肆排詆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是
故有君子之愛則福及群生人人得所而朝野有
頌有小人之愛則朋比作祟黨同伐異而禍延人

國漢唐宋明君子小人之周比其已然之效彰彰可
見矣君子小人遠而在上如此其在下也亦然君
子居鄉則愛溥一鄉而一鄉蒙其庥小人居鄉則
阿其所好而一鄉被其毒有爲無爲公私異同始
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不可不研幾而
致審也否則昧天理之公而流於人欲之私處人
接物將有愧於君子同於小人而不自覺者矣
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師無異指學無異術無希高
遼絶位妙可喜之論滑汨其間咸有以全乎知能

之良而循夫綱常彝紀之分民協於中世登上理
三代之衰道術不一學始多岐賊德敗義漸以成
俗孔子惕然有感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所
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者至矣雖未明指其開端之
人然而惡鄉原之亂德三致意焉是孔子同時異
端蓋即鄉原也戰國異端則告子許行莊周鄒衍
鄧析公孫龍子之屬紛紛籍籍所在爭鳴而楊朱
墨翟爲我兼愛之說尤爲世所宗尚孟子目擊其
弊以爲生心害政烈於洪水辭而闢之其說始熄

[illegible]以來異端托老氏以行世若魏伯陽之仙術張道陵之符籙皆足以蠱人心志而釋氏五宗雲布禪風盛興卑者惑於罪福高者醉於機鋒率天下之人棄實崇虛波靡失中其爲害何可勝言程朱從而闢之人始曉然於是非邪正之歸今其說雖未盡熄要之不至生心害政其生心害政惟吾儒中之異端爲然蓋吾儒之學其端肇自孔子思孟庚繹程朱表章載之四書者備矣無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成已成物濟世而安民也吾人讀之

果是體是遵全其固有之良乎果人已兼成康濟民生乎否則止以榮肥爲計其發端起念迥異乎此與四書所識判然不同非吾儒中之異端而何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程子以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余亦云儒外異端之害淺而易闢儒中異端之害深而難距噫吾未如之何也已

溺心於詞章名利明悖四書固自異於吾儒之實[illegible]有覺其非而志恥同乎流俗反經興行究心理學者所在亦不乏人曰理者人心固有之天理即愚夫愚婦一念之良也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亦不過率其與愚夫愚婦同然之良而已此中庸平常之道也乃世之究心理學者多舍日用平常而窮依極賾索之無何有之鄉謂之反經而實異於經謂之興行而實不同於日用平常之行其發端起念固卓出流俗詞章之上而流蕩失中殆異於四書平實之旨是亦理學中之異端也故學焉

而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

子路勇於爲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無所謂知然不過聞見擇識外來填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夫子誨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獨覺之良指出本面令其自識家珍此知既明則知其所知固是此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蓋資於聞見者有知有不知而此知則無不知乃吾人一念夢覺關也既覺則無復夢矣

千聖相傳只是此知吾人之所以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者惟求此知此知未明終是冥行此知既明纔
算到家此知未明學問無主此知既明學有主人
此知未明藉聞見以求入門此知既明則本性靈
以主聞見此知未明終日幇補襞合於外七八月
之間雨集溝澮非不皆盈然而無本終是易涸此
知既明猶水之有本源泉混混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

耳目手足之所以作主者此知也虛靈不昧肆應無

窮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清水明鑑不足以喻其明人人本來如是而人人
不自知其如是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

子張學干祿非必如後人之營營於富貴利達習于
時之策奏治平之略僕僕自售也蓋亦多聞多見
以精業謹言慎行以立德與鄉舉里推以見用於
時試其所學耳夫子以其有所為而為恐其外馳
教以闕疑闕殆寡尤寡悔無所為而為一味務實
實至祿隨天爵脩而人爵自從不待於干後世則
自童子時所志即在利祿所務惟是辭章於謹言
慎行脩身立德之道咸以為迂絕口不一語及凡
性鑑衍義切要有關之書未嘗略一寓目惟恐有
妨於舉業即本經亦在所忽惟取近年中選之文
諷誦摹倣以希科第投牒自薦奔競成習古人脩
之家者猶往往壞之天子之庭況未嘗脩之家而
欲其出而不壞難矣

人之立身言與行而已言慎則不招尤行慎則不招

悔無尤無悔品始不羞一有玷闕他長莫贖易曰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脩身須先謹言心者身之主宰口者心之藩籬藩籬
不守主宰罕存故守口乃所以守心

凡言不但無補於身心者當慎即有補身心而躬所
未逮亦當羞澁其口而致慎即躬行心得之餘借
言以明道淑人而所遇非可言之人亦當慎而又
慎或不得已而言言貴有節

人苟好惡公用舍當爲君則兆民服焉大臣則同列

服處一鄉則鄉人服居一家則家人服

舉錯當與不當關國家治亂世運否泰當則君子進

而小人退衆正盈朝撥亂返治世運自泰否則小

人進而君子退群小用事釀治爲亂世運日否諸

葛武侯有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言言痛切可

作此章翼註人君當揭座右

人之於信猶水火金木之於土水火金木無土則無

由生人而無信則無以立

千慮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

人信矣

八佾篇

世人多事多起於爭文人爭名細人爭利勇夫爭功

藝人爭能強者爭勝無往不爭則無往非病君子

學不近名居不謀利謙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

爭惟是見義爭爲見不善爭改君子之爲君子如

斯而已故世有君子而天下享和平之福矣若徒

以血氣相尚直小人耳即不然而猶有未化之客

氣時或動於一念之微亦豈得爲有道之君子

問夏殷之亡久矣夫子何故致意其禮曰國可亡史

不可亡況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制度雖時異勢殊

非所以施於昭代而其大經大法豈可令其泯滅

而失傳夏殷之禮夫子恭於殘編斷簡之中因流

窮源由微知著能言其槩嘗欲參攷互證筆之於

書以存二代經世之典使後世議禮制度者有所

攷鏡折衷惜乎既無成籍可據又併老於典故者

相質無徵不信故不禁流連而三歎也大抵上古

與後世不同後世書皆印本凡朝廷典章制度刑

[illegible]流演一旦改革其書散藏人士之家雖久不至

燼亡上古則蝌斗漆寫藏之廟堂人士鮮於抄傳
一經改兹兵燹之餘存者幾希年代既久者咸剝
謝子孫又多微弱不振流播之餘於先典不惟不
追收藏亦且不知收藏此文獻所以不足也其流
行於人士之家類非典禮儀制所關而書史文籍
之不至泯絶者在夏則僅僅禹貢夏小正五子之
歌允征數篇在殷則湯誥太甲說命盤庚微子數
篇而已惜哉
方策尚存故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獻不足致禹湯

之道湮而失傳不但聖心缺然實爲千古遺憾
洛陽年少通達國體皆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吏事
猶然况帝王經世之大乎雖曰自有歷代章程然
考古正所以稗今
沛公入關諸將爭取財物金帛蕭何獨收圖籍沛公
由是具悉天下阨塞戶口強弱即斯一節觀之則
知文獻所關之重矣故在天下則關係天下在一
省則關係一省在一邑則關係一邑在一家則關
係一家遡往昭來爲鑑匪渺若子孫於先世遺籍

及誌狀譜牒以其非關日用之急視爲故紙而忽
之任其散逸漫不珍藏則賢不肖可知矣繼述之
謂何
君當敬也而一有媚心便難以對天况媚權臣乎王
孫賈以媚君得權又欲孔子媚已以取位小人肆
無忌憚適不知頭上有天矣夫子以天折之不特
自全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惕省權奸之心
古來權奸憑藉寵靈勢位已極又患無名每以美職
厚祿牢籠正人君子以爲名高而不知正人君子

惟恐不義富貴浼其生平超然遠引若屬鄰于伊
豈彼所得而牢籠之哉孔子之於彌子瑕王孫賈
固不待言下此如謝上蔡邵伯溫陳師道之於時
相亦皆避遠權勢素履罔玷上蔡初仕時人勸其
謁執政則節職可得上蔡笑曰他安能陶鑄我自
有命在章惇皆受學於伯溫父康節先生及惇爲
相伯溫入京惟恐爲惇所薦先謁選而後會惇惇
竟不獲用其力師道以布衣寓京師惇慕其名再
三托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此皆誦法孔子而無

忝者也故學者於此處須愼之又愼所謂風急天
寒夜纔看當門定脚人若此處一錯一失脚便成
千古憾矣
人生眞實有命窮達得喪戚本天定須是安分循理
一聽於天若附熱躁進於定命無秋毫之益于名
節有泰山之損
孔子以上聖之資道全德備言動純乎天理猶恐獲
罪於天余資本下愚生平千彼萬紛違天理而獲
罪於天者何限寘寘之中逐日鑒記其罪而陰有

以加譴者何限念及骨慄夫何所逃惟有痛自淬
礪亦堅末路息天怒於萬一是所願也頹行年如
許未必再如許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竊恐所得
不補所失凜乎日以憂懼恭莫知所以自免余滋
戚矣曰先生猶如此小子將何如曰後生雖可畏
勉之在青陽愼勿玩愒因循虛抛歲月當以余之
覆轍爲鑒戒可也
天生夫子以啓人心覺世夢爲天下萬古存幾希也
而一時從游之士以其所至不過遂恩道之不行

乃一封疆小吏獨具隻眼邂逅一言足成定評見
地卓越千載下猶令人起敬起仰
從古聖人明明德於天下皆倚勢位而後得以有爲
獨夫子明明德於天下一無所倚此夫子之所以
爲夫子而非他聖之所能及也
學洙泗木鐸一方也周流道人木鐸列邦也立言
垂訓木鐸萬世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贊化
育於無窮與元會而相終始者端在於斯宋人謂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亦有見於斯與

里仁篇

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尚廉恥縱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無忌憚而資質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養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智固足以有成即伶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故人或未有定居擇里而不居於是者其爲無識不待言即或已有定居而其鄉實無仁風却貪戀苟安不能舍互鄉而入康莊亦爲駑馬戀棧豆智不能舍也故古今推孟母之三遷其智爲千古之獨絕與

擇里而不處仁則不智擇交不親仁則不智擇術而不求仁則不智

未處之先須擇仁里既處之後尤須和里待人接物恂恂謙謹中間有善良人固當傾心相與即有一二橫暴人尤當宛轉化誨婚喪相助有無相通禮義相交情誼相關務藹若穆若熙熙如一家即此便是太和景象

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只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纔離正位便是泛濫無閑將來諂諛卑屈苟且放僻之事未必不根於此故吾人處困而學安仁未可驟幾須先學習者利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他日必不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墦穿窬也吳康齋遇困窮無聊便誦明道先生行狀以自寬其庶幾知者利仁歟吾儕所宜師法

伊尹一介弗取千駟弗顧夫子疏水曲肱而樂不義之富貴如浮雲顏子之樂不以簞瓢改柳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古之聖賢未有不審富貴安貧賤以清其源而能正其流者而況於中材下士乎

不處不去幾見操持於此而一苟則人品可知造次顛沛方驗學力於此而少懈則存養可知

金遇滲金石而程色自現貧賤富貴造次顛沛亦吾人之滲金石也

富貴貧賤一視造次顛沛如常鳶飛魚躍其機在我夫是之謂君子

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所好
在仁故無以尚之白沙云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
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窮夫惟無窮故微塵六
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又何暇銖軒冕
而塵金玉耶
世間惟鄉愿無過良由用心於外專在形迹上打點
是以無非無刺君子則任眞而行直遂己心世人
往往以迹觀人故君子不得不冒有過之迹抑豈
知因迹正可以見君子之心乎諺云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其仁乃可知也此觀過所
以知仁也
子路縕袍不恥夫子嘉其用臧顔子簞瓢不改夫子
歎其賢乎他若管幼安之帽張子韶之簟皆久敝
補用歷廿載而不厭一則望重一代曾屢徵不出
一則登科殿元嘗仕至八座皆不以惡衣惡食爲
恥蓋用心於內自不以此爲意近代焦弱侯受學
於耿天臺先生之門天臺以其根器遠衆時與淡
談年餘未嘗及道久之弱侯請問天臺訝曰吾輩
渾是俗骨而言道乎夫以弱侯之涤心大力猶不
驟以語及況其下焉者乎故學道者須先掃淸俗
念而後可以言此若天理人欲幷行未有能濟者
也
君子喩於義故其心常蕩蕩小人喩於利故其心常
戚戚
君子以忠信仁義爲利
義利之辨乃吾人學問大關頭然其機甚微須是辨
得一一分明然後趨向不差若析義不精鮮不認

利作義象山先生白鹿講義發明義利之辨警發
明快宜揭之於壁時一寓目
易曰幹父之蠱又曰有子考無咎厲諫之謂也然迹
得其事已形而後諫則事迹昭彰考有咎厲非所
以善幹也易謂幾者動之微通書所謂介於有無
之間者幾也誠察其微而預挽之潛消默化於將
萌如是則既不彰親之咎又無進諫之名善之善
者也
曹月川因父好佛作夜行燭旁徵曲喩務納親於善

而引之於正道吾有取焉顧夜行燭二字施之於
親似非所宜安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與之更忠哉
往而不返者親之年也儘朝夕承歡左右就養尙恐
桑榆晚景來日無多若復悠忽泄視漫無關懷則
其子職可知矣

古者言不過行有恥故也

古人尙行故羞澁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尙言故饒
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學務躬脩自然沉潛靜
默愼而又愼到訥訥然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否

則縱議論高妙超世總是頑不知恥總是沒學問
沒涵養

公冶篇

士君子立身行已固不可取媚於世爲浮沉苟免之
計然亦不可戾世取禍須權衡於身世之間旣不
失身又不戾世始爲無弊南宮适謹於言行能處
治亂而咸宜此正儒者持身善世之蓍蔡

放言往行在下則觸嫌招忌在位則買怨益讐此謝
疊山李卓吾所以爲世大戮而卒不免也

成德固不可專靠師友然能自己立志又益之良朋
明師將愈嚴憚切磋以成其德故昔人謂孤居而

無與共証獨處而無與共商士之悲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苟立志進德尚且借鑒於不
賢況日與賢人君子處乎此古人所以尋師訪友
不論貴賤遠近也

不必深詞詭辯而後爲佞只心口二一不相應正人君
子早已窺其中之不誠而惡之矣徒取快於一時
而遂見惡於君子亦何爲也哉

聖門高弟如顏之愚曾之魯雍之簡俱是渾厚醇樸
氣象蓋其平日皆斂華就實收其微之容貌辭氣

之問者無非有道之符吾人有志斯道第一先要
恭默
學不信心終非實學仕不信心經綸無本成己而後
能成物自治而後可治人開於斯自謂未能信此
正是審己量力不自欺處後世仕者未嘗成己而
便言成物未嘗自治而輒思治人既無天德烏覩
所謂王道
問成己自治有素可謂信乎曰即眞能成己自治有
餘而治體果盡諳乎時務果盡識乎經濟大業果

一一蘊之有素中窾中會動協機宜乎於此稍信
不及打不過又豈可冒昧以從事乎故必量而後
入庶寡過若入而後量則取辱多矣曰斯字先儒
咸解作道者如斯夫之斯蓋指妙道精義而言今
乃直指脩己治人言何也曰妙道精義不外脩己
治人離了脩己治人何處更見妙道精義况夫子
方使開仕開若令却可仕不可仕不言而忽旁及
其他此後世儱侗啞謎野狐禪所爲曾謂敦謹如
開而乃爾乎夫惟於脩己治人之道自謂未信自

覺心上打不過所以超於天下後世昧於自知而
惟以得位爲榮者正在於此使天下後世人人如
開之自審自量則處不徒處出不徒出而世道生
民咸有賴矣
斯道非穎悟過人則不足以承受在昔聖門固不乏
學務躬脩行誼淳篤之士然聰明特達可以大授
者顏回而外實莫如賜故夫子屬望特殷恐其恃
聰明而不能自反徒聞見而昧於自得多學而識
之之語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又舉如

愚之回以相質蓋欲其鞭辟着裏黜聰墮明而務
有以自得也賜乃區區較量於所知之多寡徒在
聞見上比方抑末矣顧人多苦不自知賜既瞿然
有以自知歛然遜其弗如即此一念虛心便是入
道之機夫子是以迎其機而進之曰弗如也吾與
女弗如也殆與非也一貫之語同一啓迪此正夫
子循循善誘處
賜之折伏回徒折伏其知解豈知回之所以爲回非
徒知解也潛心性命學敦大原一徹證徹故明無

不照踐則能事問見學涉大原其聞一知二乃聰
明用事推測之知與悟後之知自不可同日而語
不但聞一知二弗如回卽聞一知百知千總是門
外之見終不切已亦豈得如回也耶是故學惟敦
本之爲要敦本則知解盡忘心如太虛無知而無
不知一以貫之矣

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謂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
伸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
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繫戀不能割

絕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撓心術旣不光明遇事
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卽素負血
氣之強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
者必無慾慾則必不剛一毫假借不得

人惟有慾則不剛不剛則不能直內而方外故聖賢
之學以無慾爲主以寡慾爲功能惟有慾則爲人
制人惟有慾則爲物屈古人不以三公易其介是
爲眞剛

聖雖學作今所貴者貴剛則英毅振迅入道有其資
否則志氣易於散漫工夫作輟無常

德非剛則不能進已非剛則不能克品非剛則不能
樹名節非剛則不能全擔當世道非剛則不能任
頂天立地事業非剛則不能做做亦不成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故必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始爲庶幾

文章性道本一非二文章所以闡性道性道所以爲
文章若文章無關於性道是後世雕蟲末技之語
浮說夫豈夫子之文章性道不見之文章則性道

無由闡明不可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故夫子之
文章卽夫子闡明性道之言言言皆文則言言皆
道日用平常莫非性天特學人資有遲悟自生分
別遲則文章是文章性道是性道悟則文章卽性
道性道卽文章一而二二而一也然則子貢之說
非耶曰子貢蓋至是而有悟矣此悟後反言以歎
美亦猶高堅前後之喟也

未行而恐有聞子路急行之心眞是惟日不足所以
得到升堂地位吾人平日非無所聞往往徒聞而

未嘗見諸行即行而未必如是之急玩愒因循辜
負時日讀至此不覺忸怩
子路喜聞過固學人百世之師而其勇於行尤學人
百世之師也惜乎躬行有餘而終欠眞知是以言
動出處多有遺憾故知行不可偏廢若理有未窮
知有未至往往以冥行當躬行則賊德害義多矣
此又不可不知也

雍也篇

居敬則終日戰兢自持小心嚴翼湛然純一惺惺不
昧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見之於行自精明整暇凝
重不苟事事有定裁却事事不瑣槃不操切敎大
成裕端拱致治居簡則率意任質漫無檢束內外
脫略身心俱荒一身且不能治况治民乎綱頹目
弛械事事積臨一邑則悞一邑臨一郡則悞一郡
臨一省則悞一省臨天下則悞天下五子之歌曰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
弗敬故居敬居簡乃聖狂之所由分即生民休戚
世道治亂之所由分也

學所以約情而復性也後世則以記誦聞見爲學以
誦習勤聞見博爲好學若然則孔子承哀公之問
便當以博學篤志之子夏多聞多識之子貢對夫
何舍二子而推靜默如愚之顏氏爲耶即推顏氏
何不推其誦習如何勤聞見如何淵博而乃以
不遷不貳爲好學之實可見學苟不在性情上用
功則學非其學性情上苟不得力縱夙夜孜孜博

極群籍多材多藝兼有衆長終不可謂之好學

顏孟而後學能涵養本原性情得力莫如明道先生盎資秉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其言曰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薛敬軒亦云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吳康齋所著日錄則專以戒怒懲忿爲言有曰去歲童子失鴨不覺怒甚今歲復失

鴨雖當下不能無怒然較之去歲則微旋即忘懷此必又透一關矣謝上蔡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程子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上蔡曰愼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以上四先生皆實實在性情上用功此方是學此方是好學雖中間用工有難易得力有淺深而好其所當好學其所當學則一也

顏子克復之後俯仰無怍故胸次悠然有以自樂不因貧改少改其常此天趣也周子每令二程尋孔顏之樂尋此趣也善乎王心齋之歌有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

問學者固貴有以自樂然家貧親老甘旨無供亦豈能樂曰貧莫貧於簞瓢陋巷夫不有顏路在耶而顏子無營無欲恬然安之所謂以善養不以祿養也

道乃人生日用當由之道夫子不過爲之指迷嘶破

示人以知所嚮往耳非舉已所獨有而強人以所本無也蓋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心不昧理是謂明道動不違理是謂行道則道之爲道反已自足欲之即至非從外獲又何力之可言求也不察誤認爲夫子之道故諉以力之不足若知原是自具原是日用之所不容已則力豈有不足又豈逡廵委靡以自畫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況求諸已耶

君子儒大而通小人儒狗而滯子夏硜硜自律規摸

姝欠宏遠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君子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古繼絶學爲

萬世開太平小人儒則反是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儒也今之學者爲人小人儒也

君子儒喻於義小人儒喻於利

君子儒實心實行小人儒色取行違

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道德爲人所需則式

其儀範振聾覺聵郎人心之長夜經濟爲人所需

則賴其匡定拯溺亨屯翊世運於熙隆二者爲宇

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

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

而遠於事情經濟而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

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譬之身然或

頭目具而乏四肢或四肢具而缺頭目尚得爲完

人乎故必頭目四肢備而後爲完人道德經濟備

而後爲全儒如是則窮可儀表人群達則兼善天

下或窮或達均有補於世道爲斯人所必需夫是

之謂儒夫是之謂君子

儻有禪宗有應付道有全眞有應付儒有理學有應

付咸一門而兩分之內外之分也噫讀儒書冠儒

冠置身於儒林旣以儒自命乃甘以應付儒結局

生平乎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孔子對哀公儒服

之問儒行篇載之詳矣誠自振自奮自拔於流俗

而允蹈之便是眞儒大儒君子儒否則終是俗儒

應付儒小人儒而猶居之不疑自以爲儒儒豈如

是耶亦足羞矣

滅明行不由徑步趨不苟則居恆持身端方事事不

苟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尤見其守身之嚴宜其

起邑宰之敬而見推於聖門也故士人平日須絶

迹公庭即遇公事苟非萬不容已亦不可輕往宰

使訝其不來勿使厭之不去品斯立矣品立而後

可以言學也

滅明之賢惟子游識得得此一人尊禮推重獎一勵

百以端一方之風化此致治之機也昔陸象山至

臨川訪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象山曰監司

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

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祟是敬陋巷茅茨
之間有忠信篤敬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愛
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姚善守蘇州聞郡人王
賓狷介有守敦延不至乃屏騶從微服造見賓次
日詣府望大門致謝而去終不進大門善又聞韓
奕名欲因賓致奕奕終不往一日善詢知奕在楞
伽山丞往訪之奕遽泛小舟入太湖去善歎曰韓
先生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馮異戰勝有功他將皆爭自言功異獨屏身樹下寂

無所言曹彬平江南得一國境土闢地數千里使
在他將必露布以聞盛敘戰績彬惟進奏通報於
朝曰奉勅勾當江南公事回此皆不自矜伐與之
反可謂異世而同風矣彼武夫且然矧學者乎故
道德經濟文章氣節或四者有一或兼有其長而
胸中道德文章經濟氣節之見苟一毫消鎔未盡
便是伐伐則有累湛然虛明之體其爲心害不淺
上蔡先生省克數年去得一矜字程子稱其切問
近思之學者此也

人由道則盡人道不出則失其所以爲人之實醉生
夢死與物奚異
當下便是無煩擬議自然而然非出勉強所謂直也
乍見而怵惕視觳而生泚良知良能隨感而應非
直而何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如斯而已矣本
分之外不加毫末一有安排便失其直展轉曲撓
厚自誣罔是自喪本面自梏生機雖生猶死可哀
孰甚
上是甚麼能知其所謂上斯上矣

向上一着自非頓悟絕倫力到功深則未易承當驟
而語之沉厚者反以滋惑使爽者適以滋狂故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夫子答樊遲之問切中天下後世人心之通病務義
後獲之語乃知者仁者之實功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有玷缺便非士觚哉觚哉

述而篇

閻夫子以生民來未有之至聖何不立法創制自我作古而乃信古述舊何也曰惟其不師心自用而信古不立法創制而述舊此夫子所以爲至聖也後世紛紛多事正坐在上者自恃聰明不率由舊章而輕改祖宗法度在下者自逞己見不則古稱先而弁髦聖賢遺訓立異好奇雄視百代高據其心不在本位此天下所以不治而真儒所以不多見也

書稱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今學者敝精神於無用之虛文其於當代章程尚多茫然況往古之典則乎譬猶正墻面而立一無所見匪見胡獲匪獲胡成學無實用世乏良材蓋有由矣

以夫子天亶聰明猶不輕作乃後世書生動輒著作日新月盛未有紀極豈皆發夫子所未發補夫子所未備如日月菽粟之不可一日無耶可以覘世變矣

六經四書而外如濂洛關閩河會姚涇東林少墟諸儒先講學明道之書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非汲汲以著述爲事者也其言純粹精切足以羽翼六經四書開來學於無窮吾人幸生其後當享其現成實體而力踐之無煩著述昔有人問章楓山先生以無著述先生曰前人之言多矣刪其繁可也而陳白沙先生亦曰千聖遺編皆剩語小生何敢復云云其言深可味也

聖賢著述原爲明道常人著述不過博名

聖賢著述是扶綱常立人極紹往古開群蒙常人則借以表見於天下後世以圖不朽而已天理人欲之分莫大於此故著述愈多則喪心愈甚去道愈遠矣

默識是入道第一義默則不尚言說識則體認本面認得本面原無聲無臭原於穆不已自然無容擬議自然終日乾乾操存罔懈何厭之有以此自勵即以此勵人視人猶己何倦之有此方是鞭辟着裏證性至命之聖學若徒以識爲誌記終日誌記

所聞則反已自認之實安在縱如癡如迷忘食忘
寢不厭不倦亦只是口耳末習記誦俗學以此自
勵是內不識已便是誤已以此勵人是外不識人
便是誤人誤已誤人夫子豈然
夫子之所謂默識卽大學之所謂顧諟明命也如猫
覷鼠心無雜用意不他適一念凝此萬慮俱寂如
是則本體淸明不至昏昧日用尋常無不在此覺
中
默而識之謂沉潛自認識得天命本體自已眞面卽

天然一念不由人力安排湛定澄寂能爲形體主
宰者是也識得此便是先立其大便是識仁孔門
之學以仁爲宗及門諸子終日孜孜惟務求仁程
伯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卽
學而不厭也羅豫章令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氣象而延平教學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陳
白沙亦言靜中養出端倪皆本於此乃聖學眞脉
也
問學所以求識本體既識本體則當下便是如何還

說學還說不厭曰識得本體若不繼之以操存則
本體自本體夫惟繼之學斯緝熙無已所謂識得
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纔不失本體夫是之
謂仁
朱濟道力贊文王象山謂之曰文王不可輕贊須識
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
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至哉言乎可謂八字
打開當機說體分明直指矣今人所以支離葛藤
於語言文字之末而求諸外原自已不識自己也

誠識已之所以爲已本自高明本自廣大與天地
合德而日月合明聖非有餘已非不足自然自成
自道豈肯自暴自棄
問識謂識本體非徒誌記所聞固已然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誨人不倦豈盡望人以識本體耶曰本
體人人固未易盡識而求識本體之工夫未嘗不
人人盡誨博約之誘克已篤敬之說所以示人以
從入者未嘗不諄懇夫何倦耶
學之所以爲學只是脩德德若不脩則學非其學講

學正講明脩德之方也不講則人德無由從義所
以崇德也不徙則崇德無藉改不善所以進德也
不改則無步可進安得不憂故爲己而憂是自視
欿然爲人而憂是視人猶已
自己不知學不可不尋人講講則自心賴以維持自
己知學不可不與人共講講則人心賴以維持所
在講學學術愈明則世道賴以維持
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天下不治學術不明則
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務莫先於講明學術以提醒

天下之人心嚴義利振綱常戒空談敦實行一人
如是則身心平康人人如是則世可虞唐此撥亂
反治匡時定世之大根本大肯綮也全在有立人
達人之志者刻意倡率隨處覺導
學之不講固可憂講而不行尤可憂蓋講學本爲躬
行如欲往長安不容不講明路程若口講路程而
身不起程自欺欺人其病更甚於不講豈不尤爲
可憂
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而後末由內而及外
方體用兼該華實并茂今人所志惟在於藝業而
依之以畢生平逐末遺本騖外遺內不但體無其
體抑且用不成用華而不實可恥孰甚
古人以道爲先是以知道者多今人以藝爲先是以
知道者少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審乎內外輕重之
分可與言志矣
志道則爲道德之士志藝則爲技藝之人故志不可
不慎也是以學莫先於辨志必也道成而方及藝
則朝夕游衍莫非攝心之助巨細精粗一以貫之

矣
古之所謂藝如禮樂射御書數皆日用而不可缺者
然古人不以是爲志必體立而後用行今之所謂
藝詩文字畫而已究何關於日用耶或問楓山何
不爲詩文楓山笑曰末技耳予弗暇也莊渠先生
答唐應德書曰閉關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掛
一事誰始爲舉業作俑不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
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說纔斬絕之猶恐牽纏死可
以惹乎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

一厄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願應偏身
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攖心若謂此是叢次是指
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按先生此書言言警切辨
志者不可不知
用之則行可以仕則仕舍之則藏可以止則止行藏
惟道是徇進退不失其正道苟見用則進而行道
以濟時進非希榮道若不用即退而抱道以守身
萬鍾有所不顧焉顏子才堪經邦學能知幾簞瓢
泰然心無係累故夫子以是許之

能知幾則臨時自小心兢業敬慎無忽計慮周詳不
萬全不輕發識微識彰能柔能剛涉世用兵[illegible]
不咸宜德性作用與血氣作用自是不同深潛[illegible]
容與孟浪勇敢得失何啻天淵
臨事懼好謀成豈惟爲將之道當然爲君爲相及凡
百有位以至士之立身行已莫不各有當臨之事
當成之謀事無大小莫不當然故君而能然則萬
幾理相而能然則百官治百執事能然則職業舉
士能然則品詣端

富者所求人人皆富矣人不皆富非命而何即求之
而得齊景千駟之馬何如夷齊西山之薇一則死
之日民無得而稱一則民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君子終不舍此以慕彼況求無益於得
又豈可隨俗馳逐徇人而喪己耶故學者第一要
安命守義不可妄求
問夫子所好曰夫子之好秉彝之好也好民彝物則
好性分懿德也是以好學好古敏以求之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今人或好聲色

貨利或好詩酒博奕非不各有所好然好而不得
其正流蕩忘返適足以自誤生平
樂亦在中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富貴本如浮雲況不
義之富貴乎其爲心體之累終身之玷亦猶浮雲
之障太虛掃而去之則萬里清徹光風霽月其快
無涯
古今人士本來皎潔之品其爲不義富貴所障者何
限苟得一時遺臭千古清夜捫心樂乎不樂乎當
[illegible]有辨之者

子雅言詩書禮者原欲學者雅關其說心繹神會以
之理性情謹節文練政事而達諸用也吾人生乎
千百世之後雖不獲親炙子側而聆其所雅言而
其所雅言者未嘗不口誦而心維果以之理性情
謹節文練政事而達諸用乎若徒假其言以爲富
貴利達之資無惑乎莊生譏儒以詩禮發冢李卓
吾目爲衣冠大盜也每一念及曷勝慚赧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而
異於常人處若常人亦能如是尚何聖人之不可

企及曰常人非全無發憤時當其發憤亦或忘食
非全無所樂當其樂時亦能忘憂但聖人之憤憂
全爲明道脩德道有未明德有未脩安得不憂安
得不發憤道明德脩不容不樂樂則何憂之有置
身世情緣於度外并死生亦忘學至於忘憂忘死
生則身與道爲一矣常人之發憤不過爲功名富
貴而已未得則發憤以圖既得則意遂而樂憤樂
無異而所以憤樂則異能於所以處自審自拔甚
庶乎

夫子以行示範而門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無隱之
實以警之與天何言哉之意同所以迪及門以返
躬尚行者至矣
師之於及門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固所以教其行然
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尤深夫子而後若曾子
之於公明宣亦其次也公明宣及曾子之門見曾
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說之而學
見曾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說之而學見曾
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說之而學故不言

之教不從耳入而從心受根於心斯見於行矣一
問世有夫子之道德而後諸及門得以景行行止相
觀而化有曾子之篤行而後公明宣得以奉爲楷
模是則是效其如經師易遇人師難逢何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其所從游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有一
善即師其一善可也即一無所逢而孔顏思孟周
程張朱及薛陳王呂并先輩高賢眞儒之行實具
在一室靜對目擊而道存莫非我師莫非無隱之
教在亦之意而已

知不知而作作字曰作動作也動於心爲思動於口爲言動於身爲行而知爲主知則淸明在躬理欲不淆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行是謂動無不善不知則昏惑冥昧理欲莫辨心多妄思口多妄言身多妄行此之謂無知妄作

多聞善言多見善行藉聞見以爲知亦可以助我之鑑衡而動作不至於妄然去眞知則有間矣故曰知之次也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則知眞知矣眞知非從外來人所自具寂而能照感而遂通廓然

大公物來順應心思言動莫非天則未嘗自私用智雖作非作

夫所謂眞知非他卽吾心一念靈明是也天之所以與我與之以此也耳非此無以聞目非此無以見所聞所見非此無以擇無以識此實聞見擇識之主而司乎聞見擇識者也卽多聞多見擇之識之亦惟藉以致此非便以多聞多見擇之識之爲主也知此則知眞知眞則動不妄卽妄亦易覺所貴乎知者在知其不善之動而已此作聖之眞脉也

天之生人未嘗不與之以善人之受生未嘗不共有是善互鄉之人乃獨不善此非其生來如是亦習俗使然也顧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化之人特患無機可乘耳以互鄉之童子而知慕夫子不囿流俗之非笑毅然請見可見秉彝好德之良原非習俗所得而泯卽此便是可乘之機迎其機而進之安知其不可與爲善也童子一善將來可以善一家善一鄉變化之漸安知其不基於此乎夫子之見程子以爲待物之弘余竊以爲成物之殷

也故君子之於惡俗當思轉移勿輕鄙棄

問君子坦蕩蕩曰能俯仰無愧便是坦蕩蕩能持敬謹獨方能俯仰無愧問持敬以謹其獨固致坦之要而獨之當謹者其詳亦可聞乎曰獨之當謹者非一而名利之念尤爲喫緊千病萬病咸從此起只不爲名牽不爲利役便俯仰無愧便坦蕩自得小人不爲名牽便爲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便是長戚戚

泰伯篇

泰伯遯身遐荒毀傷髮膚以絕太王王季之覬覦國
不居泯然無迹並讓之之名不屑此所以為至德
也今人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淺亦甚矣諺云滿瓶
不響豈其然乎

為善不近名方是眞善否則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
有為之為君子弗貴以其非眞也

或曰人只要力行好事一時雖不求人知天下後世
終有知之者曰力行好事亦惟行其心之所安當

然而然耳後世之知與不知非所望也若謂天下
後世終必知之而力行終是有為而為非當然而
然也而身後之名果足以潤枯骨乎

泰伯惟行其心之所安是以不存形迹其後季札化
之避位辭封安於延陵高風偉節儀表千古淵源
遠矣

曾子臨終啓手足而知免由於平日之脩其身而無
歉吾人平日多歉臨終將何以自免今日尚求免
消沮閉藏於世上異日必不免抱悔含羞於地下

念及於斯曷勝跼蹐

孝以保身為本身體髮膚受于父母不敢毀傷故曾
子啓手足以免於毀傷為幸然脩身乃所以保身
手不舉非義足不蹈非禮循理盡道方是不毀傷
之實平日戰兢恪守固是不毀傷卽不幸而遇大
難臨大節如伯奇孝己伯邑考申生死於孝關龍
逢文天祥之身首異處比干剖心孫揆鋸身方孝
孺鐵鉉景清黃子澄練子寧諸公寸寸磔裂死於
忠亦是保身不毀傷若舍脩身而言不毀傷則孔

光胡廣蘊味道之模稜取容褚淵馮道及明末諸
臣之臨難苟免亦可謂保身矣旣體辱親其為毀
傷孰大於是

保身全在脩身而脩身須是存心終日凜凜戰兢自
持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為之著愼而又愼無所
容乎人欲之私而務全其天理之正如是則脩德
無作生順而死安矣

曾子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以告及
門此千古作聖之基也念念如此則念念皆天理

事事如此則事事皆天理一日如此則一日皆天
理終其身常常如此則終其身常常純乎天理矣
故存心不如此則非所以慎獨臨事不如此則非
所以敬事涉世不如此則非所以涉世經世不如
此則非所以經世故絕大經綸出於絕小一心
心小則心存心存則不亂臨大事而不亂方足以任
大事臨生死而不亂方足以了生死
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聖愚同然古今一揆只
要平日心事無歉便是臨終了死善着

一生戰戰兢兢此心常存不放到頭檢點平生超然
無累而逝方是好結果好散場蓋善始乃能善終
善生乃能善死
吾人自今以前既往之縱逸放心蕩檢業已悔恨無
及自今以後儘戰兢自持猶歲月有限來日無多
若復悠忽縱逸臨終檢點平生雖欲少延時日痛
自繩束砥礪何可得耶
顏子以能問不能若無若虛與物無競非其心同大
虛安能如是在顏子實不自知而曾子以是稱之
則曾子所養可知矣今學者居恒動言人當學顏
子之所學試切己自反果若無若虛物我無間惟
善是咨怡然不校乎否則其所養可知
有大學問大識力大氣骨方足以當大任應大變託
孤而克副所託寄命而不負所寄遇禍亂而忠貞
益著處末路而大義愈明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
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後主是已荀息節固無虧然
才非勝任卒負所託霍光雖不負託而寡學鮮識
大節爲妻所奪范質王溥同受周世祖顧命陳橋

之變臨難懼死以宰相而反北面點檢高拱張居
正同受明穆宗顧命拱才踈識寡居正以計擠去
恃才擅權則又荀霍之罪人也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遇重大關節無以別
操守居恒談節義論成敗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
害神移色沮頓其生平者多矣惟遺大投艱百折
不回既濟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優之君子其
孰能之
心之與立身之卓德器之成由於詩禮樂今樂雖

士不肆習而詩與禮未嘗不家傳而戶誦興者立
者果有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夫古之肄詩原[illegible]
其善惡以淑心今則惟諷誦其章句講明先儒之
所發明以爲舉業之資而已古之肄禮原準其儀
節以律身今則惟裁取可爲科試題目以爲應試
之備而已是肄習之始便以弋名媒利爲事而欲
善心之興律身之卓何可得耶然則屏舉業不事
專心致志肄詩肄禮惟藉以淑心律身可乎曰亦
顧其人何如耳苟志在興善即以之興善志在律

身即以之律身終日肄詩肄禮與人同而所以肄
詩肄禮與人異即其所肄而一一反之於心見之
於行由是出而應制以其躬行心得之餘發之舉
業方爲有本之舉業而善心之興律身之卓益以
舉業而遂諸用舉業即德業矣曰其肄之之方可
得聞乎曰別無方肯實反之身心便是方仍於肄
詩之餘擇先儒所吟有關於身心性命綱常名教
痛快警切者每日午後精神倦散之時朗誦數首
以鼓昏惰擇曲禮少儀之有切於日用之急及居

新吾四禮翼佩服勿斁坐立言動整肅威儀期望
則設先師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孫諸先哲之位
行禮時操琴音養其性情其庶幾乎
大才忘才小才恃才恃則驕驕則吝
驕吝由於不知學蓋知學則知道理無窮恆若已無
一長知德業難盡恆若已無一善自然威儀收斂
雖遇儕劣亦謙和可挹汪汪有千頃之度不知學
則理道不明德器無成薄有技能輒沾沾自喜旁
若無人

謝上蔡別程子數年去得一矜字知學故也
學不志穀方是實學方爲有志
實學道德自不志於功名實爲身心性命自不急汲
於富貴利達
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穀之日揣摸帖括刻意雕繪
殫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爲穀而然此外無志故
此外無學夫惟此外無志是以脩己務實之儒世
不多見以致脩己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日卑
士風日壞病正坐此可勝歎哉

問列國之時邦域各別遇邦危固可以不入邦亂可
以不居若在一統之世際危亂奈何曰小而郡縣
大而省直亦邦也中間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故處
猶而羅𤨏李巨游之往禍足鑒避遯而獲免管幼
安之見幾可欽

有道則見必才足以有爲見庶不徒見無道則隱須
剷彩韜光隱方是眞隱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尺璧非寶
寸陰是惜作聖君子及時努力

爲身心性命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君子自強
不息之心也爲富貴利達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同行異情人品霄壤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所性不存故也
人若見得透時則知有天下原不足與天下尚然況
區區尋常所有乎一或縈懷便爲心累夫惟淡忘
斯胸次灑然道思過半矣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世師濟盈廷而天下不治
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曰五人德爲天德才爲王
佐視天下猶一家萬物猶一體王事猶家事各効
其長同心共濟於上其所引用布於中外者莫非
賢能舜又以聖明臨之故世登上理俗躋雍熙後
世既無五人之德之才又多自私自利之心其朋
汲引賢者不用用者不賢舉措失宜人無勸懲雖
師濟濟盈庭究竟無補於治間有彼善於此不過
僅臻小休而已

學者居處食用儉約方好禹之無間然處只是菲飲
食惡衣服卑宮室功在萬世君臨天下者且然況

常人乎滋養德當自儉始

近代章楓山先生官至八座致仕在家僅小屋三間
前面待客後面自居蔬食粗衣人所不堪先生處
之裕如門人化之莫敢華侈

子罕篇

罕言利所以定學者之趨也蓋天下事出乎義便入乎利儘言義人猶趨利若言利流弊何所底止學者誠體夫子罕言之意於此處先要清楚惟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則立身方有本末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義之所在君子不言命仁固學人切務然求仁之工夫可言而仁之本體則不可以輕言二者日用之間惟盡其所當然而其所以然之實果力到功深夫固有不言而喻者矣

帝堯之大蕩蕩乎民無能名孔子之大博學而無所成名蓋至德難名故無名可名黨人惜其無所成名此正鄉人之識世俗之見烏足以知孔子乎余因是而竊有感焉夫學之所以爲學原盡其性分之當然職分之所不容已耳亦猶饑之於食當食而食非欲成食之名而後食也寒之於衣當衣而衣非欲成衣之名而後衣也自成名之說出而天下後世之人類多惟名是圖爲性分職分而學者百無一二爲博名成名而學者蓋千人而千百人而萬也於是學尋章摘句以科第成名學詩學文以風雅成名學多材多藝成名於天下學者著書立言成名於後世地無南北人無窮達莫不各勉所學各圖成名而正以性分職分當務之急終其身反多茫然憒弊也久矣

問子絶四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物來順應猶鏡之照不迎不隨何意何必何固何我聖人自然而然絶此賢人勉然而然毋此衆人則冥然惘然滯此一有所滯便爲心累昔人謂莫戕心

病最難醫此正心病之難醫者也

四者之累咸本於意所謂意慮微起天地懸隔是也意若不起三累自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聖人之所以爲聖蓋以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以其多材多藝而無所不能也若以無所不能爲聖則古來無所不能者不少豈皆聖乎夫子之聖固是天縱然天之生人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則亦未嘗不人人而縱之也顧人人縱之而人人不能循理以全心是以聖益聖愚益愚

以聖爲絕德爲天縱斯謂自誣誣天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分明謂君子之爲君子原不在多能心能循理即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君子否則縱事事皆能究無當於君子

元人謂宋徽宗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君耳今愈明人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人耳能爲人則惟理是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俯仰無愧不負乎爲人之實詩文字畫愈以人重苟爲不然詩文字畫縱極其精妙亦不過爲詩人

文人工於蹄池而已

夫子自謂無知此正知識盡捐心同太虛處有叩斯竭如谷應聲未叩不先起念既竭依舊忘知雖曰誨人不倦總是物來順應

問空空如也先儒有作夫子說者有作鄙夫說者果孰是而孰非曰夫子空空亦何待言此則專就鄙夫說蓋匹夫惟其空空絫無意見橫於胸中斯傾懷惟夫子之言是聽若先有所見必不向夫子問即問亦必自以與夫子所見不合必不能虛懷以受曰若謂夫子亦空空識者以爲近禪何也曰言夫子空空而便疑其近禪則是鄙夫胸無意見爾夫子反有意見多聞多識物而不化與後世書生之學富二酉胸記五車何異夫子惟其空空是以大而能化心同太虛後儒見不及此因釋氏談空遂諱言空并論語之明明言及於空者亦必曲爲訓解以避其嫌是釋能空其五蘊而儒不能空其所知釋能上達而儒僅下學也本以闢釋而反尊釋崇儒而反卑儒弗思甚矣夫空字之出於釋者

固可避而出於夫子之口者則不可避空若空幻眞空無相空無所空之說可闢而空空之說不可闢彼釋氏空其心而并空其理吾儒則空其心而未嘗空其理釋氏綱紀倫常一切皆空吾儒則綱紀倫常一切皆實得失判若霄壤豈可因噎廢食乎

吾人學無歸宿正坐不能空其所知比之鄙夫反多了一番知識反增了一番心障以致下不能如鄙夫是以上不能希往聖

[illegible]蓋顏子學夫子之道術仰鑽瞻忽歎其高堅
前後之難入今學者旣無顏子之穎悟而欲學夫
子其難尤將何如耶曰謂顏子從夫子學道則可
謂爲學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幷不知顏子矣夫
道爲人人當由之道存心盡性之謂也顏子存已
心盡已性而由已所當由之道由之而初未得其
方不是過便是不及出入無將莫知其鄉潛天而
天潛地而地是以有高堅前後之疑若謂學夫子
之道是舍已而學人乃後世徇迹摹倣者之所爲

即一學而成不高不堅不前不後亦與自已心性
有何干涉而循循之誘則是夫子誘其博文約禮
以學夫子他日顏子問仁夫子答以爲仁由已言
顏子之請事不待請事四勿惟直請事夫子何爲
仁矣顏子幸親炙夫子得以學夫子而夫子之前
未有夫子夫子之後再無夫子學者抑將學誰耶
曰顏子非學夫子胡爲而依依夫子耶曰依依失
子正所以親承指點入道之方博文約禮是也
問博我以文說者以爲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歟曰
以博文爲知古今達事變則稍知讀書者皆可能
顏子乃反見不及此必待夫子之誘而始知從事
於此何以爲顏子夫博文而止於知古今通事變
亦何關於身心性命之急乃欲罷不能博之約之
而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耶然則所謂文者果何所
指必何如而後爲博文爲約禮耶曰身心性命之
道燦然見於語默動作人倫日用之常及先覺之
所發明皆文也莫不有當然之則焉皆禮也從而
潛心默會一一嘶其當然之謂博隨所博而反躬

實踐之謂約博即虞廷之惟精大學之格物約即
虞廷之惟一大學之誠正脩知行幷進無非在身
心性命上做工夫豈區區知古今達事變者所可
同日而語耶
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正顏子悟後之語亦猶餌所
以誘魚非便以餌爲魚也知此則知性矣
顏子惟其知性是以藉博約工夫盡性分之當然進
不能自已用力之久至於聰明才智俱無可用不
覺恍然有會躍如在前實非吽援欣羨之私所可

擬議雖欲從之果何所從有從則有二矣有二便非道

陳白沙先生亦謂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水之有源委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今吾人為學自書冊之外多玩惕因循實未嘗鞭辟着裏竭才以進而欲其有所見難矣即或自謂有見亦無異漢武帝之見李夫人非誠卽妄

士患立身有瑕不是美玉果是美玉售與不售於玉何損求則成沽藏亦有心待價二字夫子特為求昔下鍼砭耳其實待亦無心有心以待固遠勝於銜玉求售然一有待心便非囂囂用舍安於所遇行藏一出無心斯善矣伊尹太公耕莘釣渭咸囂囂自得初曷嘗有心待賈而成湯西伯卉重賈以售其次若孔明之高臥隆中不求聞達康齋之身世兩忘惟道是賫一則三顧躬邀一則行人敦迎王仲淹生乎漢晉聖道陵夷之後毅然以周孔自任豈非一時之傑潤世之玉乎乃詣闕自衒遂成大瑕其他隨時奔競之徒本不自玉本自無價故人亦不以玉待之多不言賈昔人謂周之士貴士自貴也秦之士賤士自賤也士亦奈何不自玉而甘自賤也哉

問逝者如斯夫曰達人觀化知無停機君子體道自強不息涵養省察有須臾之息便是心之不存心一不存則造化生機之在我者自我而息便與造化不相屬矣故必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乾乾惕勵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方是不息方是與造化為徒

逝者固無息心體亦無息蓋心之為心本虛靈不昧昭著於視聽言動之間無晝無夜未嘗一時一刻而或息即深夜熟寐一呼便覺是寐者其身而本體之不昧不息者自若也知此則知心矣知心體之不息務戒懼謹獨存其所不息夫是之謂道體不息逝者如斯

謝上蔡以子見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過趨坐作無兩

心其純亦不已便是逝者如斯可謂知言學者須
無貴無賤無顯無微咸如此存心無或少忽始也
自強不息久則純亦不已

末如之何悼之也惜之也非絕之也夫法語巽語所
以陳善納誨委曲化導之者至矣若悅而知繹從
而知改斯身脩而德立何患不及古人其如不繹
不改何自棄自暴雖聖人亦且奈何哉聖人此言
固有感而然其實一部論語正言處皆是法語婉
導處皆是巽語即六經學庸孟子先儒語錄千言

萬說莫非法語巽語讀之者非全無所悅然果繹
之於心而見之於行乎果力改舊習維新是圖乎
否則長爲棄人負聖賢立言之苦心其可惜爲何
如耶

匹夫有志匹夫而豪傑也臨境不奪豪傑而聖賢矣
人惟無志故隨俗浮沉若眞實有志自中立不移至
意既定九死靡移如水必東百折不回此之謂乾
坤正氣人中鐵漢凜烈一時彪炳千載

立志須做天下第一等事爲天下第一等人志不如
此便是無志志遜於此便不成志

問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事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如何是天下第
一等人曰能如此便是第一等人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是不奪

志於道德者潛心性命惟期道明德立功名不足以
奪其志志於功名者究心經濟惟期功成名就富
貴不足以奪其志若志在貪圖富貴則心雕蠹蝕
意進取輒自以爲有志人亦以有志目之及所圖

既遂便以爲有志者事竟成其實止成得一個患
得患失之鄙夫耳烏覩所謂志哉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境臨即奪安往不可故學莫先於辨志亦惟
辨之於三者之間而已

問歲寒然後知松栢固矣當其未寒時亦可以先知
其爲松栢乎曰居鄉不苟同流俗立朝則清正不
阿亭亭物表者是也知而重之培之可賴其用若
必待歲寒然後知之亦惟知其不彫之節而已不
究於用雖知何益

上窮然後見節義國亂然後顯忠臣在士與臣則得
矣其如世道何
漢唐宋明之末非無松栢正人在野則遯遺而不知
收用致其老於窮途在朝則建白不採多所擯斥
及値變故徒成就了忠臣義士之節至此雖知其
也義其也忠亦已晩矣嗟何及矣故士而以節義
見臣而以忠烈顯非有國者之幸也與言及此於
焉三歎
問權曰且先學立能立而後可以言權也問立曰道

明而後能立然必平日學無他岐惟道是適務使
心之所存念之所發一言一動必合乎道造次顛
沛不變所守始也勉強久則自然富貴貧賤一視
生死患難如常便是立學至於能立斯意定理明
而可與權矣蓋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而無一定
不易之事惟意定理明之人始能就事審幾惟理
是從孟子謂權然後知輕重夫輕重靡定從而權
之則必有極重者吾從其極重者之謂權是權之
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易傳序謂隨時變易以從道

中庸謂君子而時中皆能權之謂也則權非義精
仁熟者不能彼藉口識時達變而行權者皆小人
而無忌憚者也喪心失身莫此爲甚可惜也夫可
戒也夫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
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我者此心是也心果
遠乎心本不遠而自以爲遠者舍心而言道道在
邇而求諸遠故也試反而思之即此一思便是心
在心一在而身有主視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自備萬善自絕百非
問思固聖功之基顧太思又易憧憧未免朋從爾思
曰思其所當思。思是惺惺。思其所不當思。思便憧
憧。惺惺與憧憧。愼與不愼之間而已。故學須愼思
然身既有主則百體從令亦何憧憧之有

居鄉須溫恭淳謹勿立崖岸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此便是居鄉的樣子

孔子居鄉猶舜之居深山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居鄉如此纔是善居鄉若言動稍異於人便不近人情人思遠之矣

不善居鄉是不善立身不善立身便是不能脩身

居鄉而或以賢知先人或以門閥先人或以富貴先人或以族大先人或以事業聞望先人或以學問

文章先人有一於斯其人可知

聖如孔子居鄉恭謹固無論矣下此如漢之張湛宣至太守歸鄉必望里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當盡禮豈爲自輕哉明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或曰公官召八座年逾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公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徒行未嘗乘轎往衬港章侍郎及竹簡潘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松江張莊簡公與莊懿公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間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祝釐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櫛工之稱也兩公與朱爲老隣即賤必肅章服拜之櫛工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此皆居鄉而不以名位先人者也

居鄉豈惟事事不可先人平日尤當曲盡處鄉之道蓋既廬舍相比須情誼相關聯絡則休戚與同渙散則緩急無恃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天下即鄉里之積也全要養得此太和元氣在閭巷阡陌之間纔是人情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纔是處鄉有道若僅恭默自持無補於鄉不是鄉愿便是獨善此又不可不知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蓋在家望君之所在而朝非趨朝而朝也夫君親一也遇朔望亦宜肅衣冠以拜親

瓜勿作必是以瓜致祭亦所以獻新也子孫之於祖父凡遇時節新物皆當[illegible]時其一耳

席不正不坐今人亦有遇不正之席而務之正者使正心若正席斯善矣

傷人乎不問馬蓋倉卒之間以人爲急偶未遑問馬耳非眞賤畜置馬於度外以爲不足恤而不問也畜固賤物然亦有性命聖人仁民愛物無所不至見一物之摧傷猶惻然傷慼况馬乎必不然也學者愼勿泥貴人賤畜之句遂輕視物命而不慈夫物必物物咸慈而後心無不仁庶不輕傷物命

時哉時哉即經所謂鳥獸咸若也子路一共遂三嗅

而作鳥固知幾緣人機動人無機心鳥則自若可見人心一動斯邪正誠僞終難自掩鳥微物且然况人至愚而神乎物猶不可欺人豈可欺乎是故君子愼動動而無妄可以孚人物感幽明一以貫之矣

論語二十篇其十九篇記聖人之言此篇則記其行也行狀之妙莫妙於此先儒謂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只是精神命脉未曾畫得出夫精神命脉在內不可得而見豈可得而畫耶然精神命脉固不可得而見見其進退周旋動靜語默亦可因而知其精神命脉矣蓋有諸內自形諸外觀其外便可以知其內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水惟有本故溥博時出聖惟有本故肆應曲當

問本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此其本也此即所謂精神命脉也善學聖人者就精神命脉大本之所在而深體之果辨自洞豁胸無纖塵自誠中形外經曲咸宜若徒景行盛德之著、於外者而襲其迹即一一畢肖亦優孟之學孫叔

敖耳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泚水許孫荃四山　甫仝校

下論語

先進篇

禮樂為範世之具教化之原上非此無以淑風俗下非此無以淑身心無日可離無時不用顧所用何如耳崇真尚儉則風淳俗厚喜浮好繁則風靡俗

澆士君子既已生當末季欲力振頹風返淳還厚寧質而野無華而文

問在今日必如何方是從先進曰只不隨時套便是從先進

夫子陳蔡之阨諸賢相與追隨弗懈事師之誠嗜學之篤并足千古否則鮮不退心

四科之記皆一時從難之人在諸賢固足不朽實因此而益彰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撲鼻香

孔門以德行為本文學為末後世則專以文學為要可以觀世變矣

自後世專重文學上以此律下下以此應上父師以此為教子弟以此為學朋友以此切磋當事以此觀風身非此無以發家非此無以肥咸知藉此梯榮誰知道德為重或偶語及便目為迂根本由此壞矣根本既壞縱下筆立就千篇字字清新警拔徒增口耳之虛談稱上之贅疣究何益於身心何補於世道耶然則文不可學乎曰亦看是何等之

文夫開來繼往非文不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宏道統立人極非文不振若斯之文何可以不學顧學之自有先後必本立而後可從事也否則即文古如班馬詩高如李杜亦不過為文人詩人而已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為文人斯無足觀有味乎其言之也

閔子處人倫之變李以孝著與舜之克諧以孝何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閔子惟至誠惻怛是以其母感化此心易感人不幸

而遭際後母能以閔子爲法毋非鐵石安在其不
可感動乎萬一性與人殊終不可化亦當安命盡
道孝敬如前家貧固顯孝子家變尤顯孝子

南容三復白圭觸目警心藉以謹言言猶慮玷況行
乎家語稱其獨居思仁惟其思仁所以謹言然則
人之肆於言者由其心無所存故也使心有所存
則言不期謹而自謹言一謹而行自顧其言矣何
玷之有

昔人謂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惟見夫

輕人妄人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敗者也故默之
一藥能療言之萬病

幽明一理能盡人道則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以之事
鬼事神自然來格來歆

問先儒謂生死乃氣之聚散氣聚而生一死便都散
了無復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然歟曰氣一散
而便都與之俱散者草木是也蓋草木本無知覺
故氣散而與之俱散人爲萬物之靈若一死而亦
與之俱散是人與草木無殊靈隨氣滅無鬼無神
則季路事鬼神之問夫子宜答以無鬼何以[illegible]
能事鬼而古今郊社之禮六宗之禋五祀之修王
者之禘祫士庶之蒸嘗一切崇德報功之典追遠
之舉皆虛費矣作爲不經於幽者當無所忌矣

生死一理知生則知死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造物之所終故生之必有
死猶晝之必有夜自古及今無一獲免而所以生
所以死之實則不因生死爲存亾不隨氣機爲聚
散也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形有生死性無加損知此則知
生知死學至於知生知死學其至矣夫

誠知性無加損則知所以盡性終日乾乾攝情歸
湛定純一不隨境遷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自[illegible]
死亦如此矣一念萬年死猶不死此堯舜孔孟及
歷代盡性至命者知生知死之實際也苟爲不然
徒知何益

問斯說蓋就性功純一者言若在未嘗從事性功之
人其知生知死奈何曰此在各人心術何如耳誠

知人之生也本直生而不罔斯死而無歉生能俯仰無愧死則浩然天壤生時正大光明於天下死自正大光明於後世若關壯繆司馬光文天祥海剛峯諸人是也

問此就心術正大行履無咎者言下此則奈何曰下此則貿貿而生昧昧而死生而泯然死而悄然生既不能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屬纊之時撿點生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不順而沒不寧何痛如之蚤知如此何至於此此季路之所

以問死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知也蓋知終方肯善始知死方肯善生知死期不可豫定則必兢兢思所以自治惟恐今日心思言動違理而無以善始善生便非他日所以善終而善死生時慎了又慎免得死時悔了又悔昔人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余則謂生時不努力死時徒傷悲

問屢空果室之空匱耶抑心之空虛也曰簞瓢陋巷室之空匱何待言屢空還是說心之空虛心惟空虛是以近道惟其近道故不以空匱動其心亦惟

屢空而未至於常空如夫子之空空是以未達一間若以屢空為空匱不但同門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歌聲若金石原憲之踵決子夏之肘露可以稱屢空稱庶乎後世狷介之士亦有名無卓錐食無隔宿而恬坦自若者亦可以稱屢空稱庶乎矣先儒所以解空為空匱深駁空虛無物之說者蓋恐學人墮於禪寂不得不為之防誠能明物察倫深造自得空諸其心內外兩忘而惺惺不昧有體有用不至操失其柄體用俱空庶不負先儒防微

苦心

夫子空空絕四顏子屢空其庶乎

古人務實平居不望人知如或知之即有以副其知今人務名平居多望人知及其知之不過知其章句文藝耳若求實用則何以哉束手而已雖未必人人如是而習俗移人蓋亦多矣吾人可不勉哉

孔門諸賢兵農禮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以自信今吾人平居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農耶禮樂耶二者咸蔑耶僅有其一耶抑超然於世務

之外瀟灑自得志在石隱耶如志非石隱便應講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用一旦見知於世庶有以自效使斯世見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澤方不枉讀書一場若只尋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修廢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一登仕途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無惑乎國家不得收養士之效生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也

三子學有實際故其實效無不可以預信後世自章句之外就無實際故見之於用多鮮實效平居觀三子若不足心服及一當事任則胥壞不作然後知空疎之習無當於實用也多矣

經世之業平居儘學之有素及一當事任猶多不能中窾中會盡協機宜苟未嘗學之有素而欲望其臨時有所建樹不亦謬乎殷浩以蒼生自負房琯以將畧知名一出猶成敗何况平居諳練不及二人乎故當盤錯應猝全在平居所學有素非區區恃聰明旋安排者之所能幾也然明體方能適

用未有體未立而可以驟及夫用者體未立而驟及用世之業猶未立而先學走鮮有不仆故必先自治而後治人能治心方能治天下國家

曾點素位而行不作未來之想悠然自得心上何等乾淨氣象何等從容有曾點之胸次而兼三子之長德與才始全斯出與處無往不可而後天下之事無不可為

顏淵篇

問克復之旨曰解者已無剩義只要實克實復不必再涉言詮人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是以天理之公卒不能勝夫人欲之私須是將心上種種嗜好種種繫戀及名心勝心人我心自利心一一省察克治如猛將克敵誓不兩立必滅此而後朝食不麼不休謝上蔡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者克將去而薛文清亦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决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此皆前輩折肱之言

可爲克己之鑑

動靜云爲任意而無以自檢便是己。不任意而任理。一動一靜務有以自檢便是克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在斯乎。

人心易放。天理難純。不有以隄防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隄防之實若憚其煩苦而樂於自便是自决其隄防也隄防一决何所不至

天之生物有物有則禮即吾人生來自有之則也以其自有而自循之故曰復心無意必固我動靜悉協天則即心即矩即心即仁

未視未聽未言未動之先主敬以立其本將視將聽將言將動之際戒愼以審其幾於視於聽於言於動之時守禮以勿其非非禮之視勿視非禮之聽勿聽非禮之言勿言非禮之動勿動如是則無動無靜無內無外莫非天理夫是之謂仁仁者人也人而仁始成其爲人

王心齋初讀論語至四勿節歎曰此孔門作聖之功

非徒令人口耳也遂製一手板務書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其上朝夕執持出入不替常目在之須臾無忽亦可謂實用功者

內省不疚則俯仰無愧無入而不自得所存乎己者旣重區區外慮自不足以累其胸次何憂何懼之有若內省有歉則俯仰不能無愧雖欲不憂不懼得乎余生平多疚而冥然莫知自省終日意氣自若自謂無憂無慮後稍知所向每一內省輒懸汗無以自容時憂時懼食息不寧夢魂之間未嘗不

惕然如有所失甚矣無憂無懼之難也省之不遂
以至於此噬臍何及願我同人鑒我覆車及早內
省猝勵身心不至有疚夫何憂何懼
問爲政莫先於足食其足之之道柰何曰先儒謂制
其田里薄其賦歛使民有常產則倉廩實而食足
矣此在先王畫井分[illegible]授田後世
則田非井授地各有主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苦無
立錐雖欲制田無田可制無產亦丁亦何從而得
有常產乎惟有清覈豪覇隱占之田俵給就近貧

民募墾荒田量給牛種許爲永業其有田之家勤
惰不一宜倣前代勸農之制分道勸農每春耕秋
耘之際掌印官屏騶從按視田畝省耕省斂其農
多力勤禾茂地闢者量加旌別以示鼓舞遊手好
閒不務生理之人不時稽查勸令業農既溝洫修
陂堰以通水利田內穿井井畔種桑道旁廣栽雜
植及有用果木婦女則督之織紡以爲足食之源
官爲聽其徭役免其火耗又於婚姻喪制及宅舍
[illegible]爲定則不得踰分姿費奢侈耗財禁止末
作及建廟賽神演戲雜劇皆所以節食之流其庶
幾乎
問足兵之道柰何曰先儒謂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
勇而知方古者因井制賦因賦制軍不出比閭族
黨鄰里鄉鄙州縣鄉遂之民而伍兩卒旅軍師寓
焉故得以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居足以相守而無
虞出足以相戰而無敵用則毒天下而民從民即
爲兵不用則歛而藏之兵即爲民後世兵民相分
民不習戰雖欲比其什伍而無什伍可比雖欲時

其簡教而無從以施簡教惟就見在所養官兵選
其精壯汰其老弱勤操練嚴節制貴精不貴多其
無兵之區則簡閱丁壯團練鄉勇招徠教師教以
諸般技藝每冬一月三次比試立爲賞罰以示勸
懲其比試之法先箭後刀次鎗次銃及一應火器
就簡其伎勇出衆者以爲隊長衆隊之中擇尤過
人者頒以千把總名色俾統之有事則人自爲戰
保障鄉曲無事則肆力耕桑不廢農業無養兵之
費而有捍禦之用練無爲有轉弱爲強斯亦足兵

之一着也

兵食固爲政先圖而固結人心尤經濟要務葢民心乃國脈所繫國所恃以立者也必平日深得民心上下相信斯有事民咸急公不忍離貳未亂可保不亂既亂可保復治否則人心一失餘何足恃雖有粟烏得而食諸兵雖多適足以階亂隋洛口倉唐瓊林庫財貨充盈米積如山戰將林立甲騎雲屯不免國亡家破者人心不屬故也善爲政者尚念之哉

日古皆有死乃貪生怕死之徒往往臨難苟免雖偷生得幾日生則抱慚氣短究竟終歸於死死則遺臭無窮何如死孝死忠死節死義死而無愧照耀千古之爲得耶等死耳而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此也

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撥亂返治之大機救時定世之急着也葢上不欲則源清本源一清斯流無不清在在皆清則在在不復妄取獄骨以簡之風既息波斂矧漿之民獲蘇各安其居誰復思亂

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近代幸復元亦云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三復二說易勝太息岳武穆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矣確哉言乎圖治者尚其鑒於斯

子張以聞爲達志在聲聞動人遠邇俱孚無往不利此務外徇名者之所爲夫子因其病而藥之一補一消此病豈惟子張爲然吾人殆有甚焉吾人自幼至長所讀者雖鞭辟近裏之書所習者皆務外

徇名之業葢自志學之初便已種下務名種子畢精竭力惟名是務存恒讀至子張問達章其於聞與達之分辨之不爲不晰未嘗不以子張爲務外講及色取行違未嘗不斥其僞而痛抵力排而自已心思言動偏色取務外偏行違不疑偏欲聲聞動人遠邇俱孚果惕然知返斂華就實否忠誠朴慤而質直否樂學不厭惟義是好否處人察言觀色因人以返諸己否涉世卑以自牧內不忽而外不元否行皆由衷不事矯飾時疑時省不自以爲是

否苟爲不然縱秖節礪行時切氷兢而因名起見
有爲而爲藉以立名名譽雖播而本心已失回視
子張之務外徇名其相去何能以寸
忠信可孚豚魚兒人乎實行苟茂人自傾服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樊遲崇德之問仁知之問皆切問也夫子所答之語
内焉而聖外焉而王道德經濟之實統於是矣
書稱在知人在安民孫惟知人方能安民故惟知人
方能愛人若明不足以知人而所用之人一有不

當本欲澤民而反以殘民則其愛也適以成害即
不殘不害而才不勝任曠官廢事不能承流宣化
民不被澤亦何以溥其愛乎舜惟明足以知人故
於衆人之中識拔皐陶湯惟明足以知人故於衆
人之中識拔伊尹舉伊既賢其轉相汲引之人列
於庶位者莫不皆賢衆正盈朝殘民害衆之徒不
惟無以逞其殘而且革心易慮咸與維新猶倨肆
之人一入神廟而肅然起敬無復雜念是用一仁
人而衆無不仁仁豈有不覆天下乎漢唐宋明諸

君中間雖有英賢稱知人之難任然其所知所任不
過隨世以就功名之人其右賢大良如皐陶伊尹
時固未有其人即有亦非所能知故一時所與共
事者忠佞相參治雜王霸而欲仁覆黔黎世躋雍
熙難矣

將愛人固在知人而知人亦有道乎曰體明則妍媸
莫爽理明則賢否自悉故知人先務不外於格物
窮理理明而心公廣詢博訪協以己見其庶乎

問君子以文會友可見古人會友亦必以文舍文則

無以會友曰文乃斯文之文在茲之文布帛菽粟
之文非古文之文時文之文雕蟲藻麗之文以斯
文會友所講者莫非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常行之
宜所講在此所存即在此方是以友輔仁以文藝
會友所講者莫非尋章摘句之技博名梯榮之圖
所講在此所存即在此乃是以友輔欲會友之名
雖同而會友之實則異一在天理上打點一在人
欲中揣摸一是求放心一是使心放

爲仁固由己而輔仁則不可無良友若燕朋昵友與

之褻言則惰情俗氣不知不覺入吾肺腑害仁不
淺
獨居則游思易乘易作易輟群居則交發互礪以引
以翼縱不能晨夕相聚亦須時一會晤彼此切磋
斯闇所未聞訂證綿密斯癖惰不生
會友以收攝身心此學人第一切務前代理學諸儒
莫不立會聯友以資麗澤之益近代先輩則所在
有會每年春秋仲月月凡三舉為大會大會之外
退而又各就近集三五同志每月三六九相與摩

切為小會提撕打點身心非是求通聲氣六十年
來斯事寥寥可勝嘆哉
學人不為身心性命則已如為身心性命則不可不
會友會則不可無會約先儒會約雖多唯顧涇陽
先生東林會約醇正儆切吾有取焉每一晤對不覺
心形俱肅會友者酌奪古人之宜做而行之可也

子路篇

問先之勞之者何曰教化為政之首務也言教不若
身教之得於觀感者為易生養政事之急圖也口
督不若身督之得於率作者尤深一二親倡於上
民自風動於下視民如子惟恐失教失養自然終
始一心何倦之有世非無才敏練勤於政治之
人而簿書之外其於教養多不加意即有加意者
或為名而為為利而為祈未嘗有視民如子之心
以故勤多其始勤終怠昔清河太守房景伯力

行教化務以身先有婦人告其子不孝景伯召婦
人侍其母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己供食甫上食
親捧饌拜母食畢然後退食未旬日其子悔過求
還景伯以為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不聽凡二十日
其子叩頭流血婦人亦涕泣求還然後許之卒以
孝聞呂新吾知襄垣縣躬親講勸專務德化政暇
即單騎巡行阡陌督耕課農樹藝桑麻疏渠鑿井
纖悉靡忽視縣事若家事視民產若己產率作興
事不憚勞瘁自作縣守府以至分巡濟南布政按

右巡撫山西所在皆然使爲政者先之勞之盡若
二公教化何患不行生養何患不遂哉
罰仲弓爲季氏宰季氏僚屬衆多各有所司宰總統
群僚故得以先有司僚屬之中偶有誤失宰得而
寬宥僚屬之中有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宰得而
推舉今宰邑者旣無僚屬是無有司可先何從赦
過縱有賢才亦無爲舉之權曰邑丞司糧邑尉司
捕邑博司教亦宰之有司也俾各辦所司而責其
成陸象山知荊門軍遇事則延僚佐公議虛己以

聽擇其所長而用之以養其獨公之意能如是是
亦先有司也臨下寬簡不苛察是亦赦小過也至
於境內賢才累月旦推重衆論僉同知之旣審宜
先造廬式閭累賢累才小則尊禮以示優異大則
申聞當道以備薦剡使賢才不至埋沒宰之職也
宰邑者如是則邑治守郡者如是則郡治治天下
者如是則天下治
鮑叔以廉條而推舉所知之管仲吳公守河南而推
舉所知之賈誼以至徐元直之於諸葛狄仁傑之
於張東之咸舉得其人薦剡有光
人人各有所知人人各舉所知則野無遺賢世躋雍
熙
各舉所知不難各舉所知無所爲而爲爲難否則適
足以開狥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此須嚴立賞罰
之格得人則特加旌異非人則罰治有差其或爲
舉所私或受所安舉及知賢蔽賢事發一體連坐
如是則人知所畏不敢妄亦不敢蔽
士君子志業當以振綱常扶名教爲己任達而在上

則表正人倫於上窮而在下則表正人倫於下所
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若區區從稼從圃而無
補於世道人心豈能爲有焉能爲無
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親稼圃自得不願乎外
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關懷次也若志
不在世道人心又不從事稼圃此其人爲何如人
與其奔走他營何若取給稼圃之爲得邪
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躬耕南陽此未仕而稼圃者也
海剛峯令淳安時愛民如子視錢如讐攜蒼頭二

人耕田鑿疏一毫無取於民此已仕而祿圖者也
御史陳茂烈告歸養親身自治畦泰然自足此致
仕而祿圖者也卉風高千古祿圖何害在遲固不
可徒祿徒圖在吾人則不可不祿不圖背祿背圖
斯安分全節無求於人慎無借口夫子斥遲之言
以自誤其生平
誦經讀書見聞淵博而闇於政事短於辭令此章何
腐儒之常猶無足怪惟是藉經書以行私假聖言
以文奸政事明斂辭令泉湧適足以助惡而遂非

其爲害有甚於腐儒乃經學之賊世道之蠹也若
此者可勝道哉
公子荆以世家豪胄居室不求華美其居心平淡可
知眞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世有甫入仕而宅舍
一新宦遊歸而土木未已以視子荆其賢不肖爲
何如耶
人於居室足以蔽身足矣乃輪奐其居甲第連雲以
鳴得意噫以此爲得意其人可知
人無百年不壞之身世無數百年不壞之屋轉盼成

空究竟何有昔之畫閣樓臺今爲荒邱礫墟者何
限當其金碧輝煌未嘗不左顧右盼暢然自快而
今竟安在哉千古如斯良足慨矣
古今來往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近世一顯宦致仕
家居大興土木躬自督工椎基砌壁務極其堅一
椎工未力即震呵不已其工且椎且對曰邑中某
宦所修其宅皆小人充役當時只嫌不堅今雖堅
完如故而宅已三易其主雖堅亦徒然耳其宦聞
之心灰意沮遂寢其工

人若見得透形骸尚可以自外況區區形骸以外之
物乎若謂貽厥孫謀與其貽之以豐業何如貽之
以積善之爲得耶即以貽業論蕭何爲屋不治垣
置田不求膏腴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
所奪故貽業而見及此始可謂善貽
爲政欲速非善政爲學欲速非善學
王道無近功聖學無捷效
宰一邑與宰天下特患無求治之心耳如果有心求
治不妨從容料理斲輪老人謂不疾不徐之爲得

妙存焉豈惟讀書宜然爲政亦然若求治太急興利除害爲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僨事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濶規模自別寧教大成毋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操存之要也獨居一有不恭便是心之不存遇事一有不敬便是心之不存與人一有不忠便是心之不存不論有事無事恒惺惺無欺斯心無放逸

終日欽凜對越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敢不恭乎敢不敬乎敢不忠乎否則此心一懈即無以對天心便非所以尊德性

容貌要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坐如尸立如齋遇事要如執玉如捧盈無大無小無敢或忽視聽言動勿其非禮日用之間如此做工夫斯表裏咸謹動靜合一而心有不存焉者鮮矣

行已有恥則行已不苟立身方有本末

士人有廉恥斯天下有風俗風俗之所以日趨日下其原起於士人之寡廉鮮恥

有恥則砥德礪行顧惜名節一切非禮非義之事自羞而不爲惟恐有玷乎生平若恥心一失放僻邪侈何所不至居鄉而鄉行有玷居官而官常有虧名節不足人所羞齒雖有他長亦何足贖

論士於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蓋有恥方有守也

論學於今日不專在窮深極微高談性命只要全其羞惡之良不失此一點恥心耳不失此恥心斯心爲眞心人爲眞人學爲眞學道德經濟咸本於心

一眞自無所不眞猶水有源木有根恥心若失則心非眞心心一不眞則人爲假人學爲假學道德經濟不本於心一假自無所不假猶水無源木無根

此點恥心人人本有與生俱生只因情移境奪遂致失其固有誠肯自反自認日用之間凡一言一動俱從此一點恥心發出則議論文章事業方爲有本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生來剛毅木訥固近仁即生來不剛不毅不木不訥

而一旦知非自奮矯其所偏能剛能毅能木能訥
亦未嘗不近仁故曰學問大益全在變化氣質
懦靡變爲剛強巧令變爲朴鈍日振日奮愈新愈厲
惺惺不昧仁在其中矣

憲問篇

士君子出身貴有補於世世治則乘時建明世亂則
救時旋轉斯出不徒出學爲有用世治而不能有
所建明世亂而不能撥亂返治則是才不足以有
爲經濟非其所長已爲可恥若不引身以退却乃
尸位素餐無爲無守可恥孰甚

經濟介節缺一不可一有不具士之恥也
旣無經濟又乏介節徒竊升斗以自潤以之誇閭里
而驕妻妾可也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

克伐怨欲之不行猶禦寇然寇之竊發多由主人昏
寐主人若醒寇自不發何待於禦

克伐怨欲皆人欲之私主人誠醒則静存動察念念
純是天理那得更有人欲盡不待強制而自不萌
非萌而遏之不行也

學問要識本體然後好做工夫原憲不識仁體而好
言工夫用力雖勞終屬安排治病於標本體何在
周本體曰爲克伐怨欲者誰乎識此斯識本體矣

昔羅近溪先生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

不動心顏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非制
欲安能體仁顏曰予不覩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
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
直截予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失棄天性之息也
先生時如大寐得醒此方是識仁

原憲直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固不是然憲雖不識
仁體猶能力做工夫能制其伐怨欲於不行吾人
當其或克或伐或怨或欲時亦能痛懲力窒制其
不行乎程子云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吾人心體之累惟克伐
怨欲爲甚若能於克伐怨欲時一覺即化使心體
無累其於仁思過半矣未可借口不行爲非仁而
缺却制之之工夫也

大凡人之好勝由心不虛誠虛以處己自與物無競
矜伐多由器小器大則萬善皆忘何伐之有怨生
於不知命知命則安命聽天欲生於不知足知足
則淡然無欲

所貴乎士者以其瀟洒擺脫胸無俗念也士而懷居
則次可知俗念未融何足爲士

士若在身心上打點世道上留心自不屑區區執懷
於居處一有繫戀則心爲所累害道匪淺

居天下之廣居則隨遇而安必不縈念於居處以至
飲食衣服之類凡常人意所便安處舉無以動其
中斯胸無一點塵不愧爲士

言及羿奡俱不得其死則往往借力者不覺骨悚心
灰豈惟羿奡不得其死歷觀前代權奸如漢之竇
憲董卓唐之李輔國元載宋之賈似道韓侂胄明

之石亨嚴嵩當其權力方張作威作福勢焰非不
薰灼一時趨附者從風而靡稱功頌德舉國如狂
其有安分自守者鮮不目爲迂迫禍機一發終歸
夷滅奸黨之誅株連不已即或倖脫人所羞齒回
視平日安分自守者果孰得孰失孰榮而孰辱哉
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圖目前要慮及日後結局
之善不善全在平日好尚之善不善耳尚德尚力
試自擇於斯二者

古之學者爲己闇然而日章今之學者爲人的然而

目以

爲己則潛體密詣兢兢焉惟恐己心未澄己性未明

己身未修己德未成己以外自不馳騖迫身修德

成己立己達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立人達人莫

非爲己其心在爲人則反是不但攻記誦組詞翰

是爲人即談道德行仁義亦無非爲人故理學俗

學君子儒小人儒上達下達之所由分分於一念

之微而已

學不着裏易生怨尤着裏則一味正己循理樂天凡

吉凶禍福順逆得喪之在外者舉無一動其中何

怨何尤之有

學不上達學非其至含學求達學非其學蓋上達即

在下學之中含下學而求上達此後世希高慕遠

姿意神化尚頓悟墮野狐禪所爲自誤誤人所關

匪淺

問下學之實曰涵養省察改過遷善五常百行無一

或忽即事即理即粗即精不離日用常行內實造

先天未畫前

公伯寮愬子路使之不獲安於其位自謂得計却

不知妒賢嫉能自墮於小人之歸萬世而下子路

不失爲賢人伯寮不失爲小人此所謂小人枉做

了小人也

自古小人讒致君子豈惟伯寮爲然若孔文仲范致

虛之於伊川蔡確沈繼祖之於晦翁咸包藏禍

惡組織誣謗無所不用其極究於兩先生何損徒

自遺臭無窮耳

景伯欲肆諸市朝可謂秉正疾邪獨抱公憤此憤在

被讒者不可有在旁觀者不可無無則乾坤無正

氣宇宙無正人讒夫高張愈無忌憚矣

士君子能以道之行廢歸諸命則中心泰然自無怨

尤故知命之謂知道

范忠宣公罹章惇之讒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

渡江舟覆跟蹌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爲之

哉君子以爲知命

人於一紡一衣一器之壞尚縈神圖修乃自己身心

反多因循任其壞而不修重其所輕而輕其

所重是自誤自己

修己以敬此堯舜以來所傳心法千聖不易之宗旨也六經四子精義總不外此舍此而言修修非眞修舍此而言學學非正學

惺惺不昧以修心九容九思以修身身心內外無一或忽斯身心內外純是天理自聰明睿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強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密察際之安人安百姓誠無徃而不格事無往而不治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篤恭而天下平非虛也

衛靈篇

以孔子之聖猶戹窮絕糧況吾人乎饑寒困苦是其本色夫何怨

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是反常也士窮然後見節義士不固窮是無節義也反常殞節何以自立袁安大雪僵臥不肯干人吳康齋躬親耕作艱難是甘其自敘有云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饑寒死不敢易初心也此皆是安貧固窮樣子吾人所當取法

子貢聰明博識而學昧本原故夫子借己開發使之反博歸約務敦本原本原誠虛靈純粹終始無間自然四端萬善溥博淵泉而時出肆應不窮無徃不貫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夫一斯貫矣問一曰即人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常知則常一常一則事有萬變理本一致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
聰明博識足以窮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非
所以體道若欲心與理融打成片段事與道凝左
右逢原須黜聰墮明將平日種種聞見種種記憶
盡情舍却盡情瞥脫令中心空空洞洞了無一翳
斯乾乾淨淨方有入機否則憧憧往來障道不淺
博識以養心猶飲食以養身多飲多食物而不化養
身者反有以害身多聞多識物而不化養心者反
有以害心飲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識能化愈博愈

妙蓄并包無遺方有以貫苟所識非博雖欲貫無
由貫劉文靖謂邱文莊博而寡要嘗言邱仲深雖
有散錢惜無錢繩貫錢文莊聞而笑曰劉子賢雖
有錢繩却無散錢可貫斯言固戲切中學人徒博
而不約及空疎而不博之通弊
人生豈塊然獨處不能不有所行其或行去行不去
不待徵諸人要在反諸已自已果言行誠敬到處
人自領乎此非可以襲取偽爲必存於心而念念
誠敬坐作寢行一啓口一舉步參前倚衡無時無
處而不然如是則誠無不格無往不可
行步要脚踏實地愼勿憑虛蹈空若低視言行而高
談性命便是憑空蹈虛究非實際
許敬菴篤志理學一先輩謂之曰聞子留心斯道老
夫甚喜第聖賢之道不在佐虛只論語言忠信行
篤敬二句終身行之不盡敬菴初易其說以爲道
僅如斯而已乎迨經歷既久然後始嘆道果不外
於斯然則吾人今日立身行己請事斯語足矣
須臾之間念念誠敬言言誠敬事事誠敬表裏肫摯

行履無歉神猶欽仰況人乎自然居鄉鄉孚居邦
邦孚
事賢友仁原藉以陶淑身心夾輔德業苟非賢而事
涅卷送課以圖知過非仁而友詩酒作緣以濟靡
氣則其人品可知
義以爲質則利欲之私不設於身渾身是義其行義
也中窾中會動協節文謙謹婉順退讓不居其名
至誠惻怛一本於中心之所不容已無所爲而爲
不欲不忘負荷綱常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而吾

人所宜取法也
惟君子方義以爲質若小人則利以爲質矣利以爲
質則本質盡喪私欲篡其心位而爲主於內耳目
手足悉供其役動静云爲惟其所令卽有時而所
執或義節文咸協辭氣雍遜信實不欺亦總是有
爲而爲實義主利名此實彼事成功就聲望赫烜
延悅遠学翕然推爲君子君子乎哉吾不知之矣
不以言舉人則徒言者不得倖進不以人廢言庶言
路不至壅塞此致治之機也

以言舉人則人皆尚言以行舉人則人皆尚行上之
所好下卽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風俗之淳漓
世道之升沉係之矣
三代舉人一本於德兩漢舉人意猶近古自隋季好
文始專以言辭舉人相沿不改遂成定制雖其間
不無道德經濟之彥隨時表見若以爲制之盡善
則未也是在圖治者隨時調停焉
聖如夫子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沉思義理而力學
以從事在吾人尤當何如耶若玩愒因循便成蹉

闕
問象山謂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知及之仁不
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
未易讀也然則所及所守之實可得聞乎曰知及
者識已心悟已性洞見本體炯炯不昧是也知及
此便是本領便是得守者守此而已若理欲淆雜
仁不能守則得者復失雖仁守而不涖不禮則守
之之功未至終爲滲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本諸
身徵諸庶民內外交盡斯知不徒知

讓美德也不讓則非所以崇德然有可讓有不可讓
萬事皆宜先人而後已不可不讓唯自己身心性
命之詣及綱常名教所關自宜直任勇承一力擔
當雖師亦不可讓况其他乎師若是尋常章句文
藝之師不讓何足貴此師乃修身明道爲聖爲賢
擔荷世道主持名教風所師法之人有爲者亦若
是何讓之有讓則是不敢以第一流自任甘以不
肖自處矣此之謂無志
辭所以達意或闡揚道德或敷陳經濟貴明不貴艱

貴簡不貴繁若務爲藻繪以騁才華故爲濫聽以
誇淵與滾滾不竭以厭辯博以此達意意可知矣
知道者言自簡辭無枝葉易云君子修辭以立其誠
辭苟枝葉便非立誠便是心放心既放矣縱其辭
典麗欽妙高出千古不過辭人之辭耳豈君子之
所貴乎
有片言而達者有千萬言而不達者知道與不知道
異也闡道之辭簡門莫如周子通書數陳之辭條
暢莫如伊訓說命及前後出師表此皆發自肺腑

不事雕飾可爲千萬世修辭之準近代弇洲四部
稿辭非不典贍高古趙儕老一見謂其中無一字
性靈語即散與村嫗作冊子由斯以觀修辭者亦
可以知所從矣

季氏篇

人生不可無友交友不可不擇友直諒多聞則時時
得聞己過聞所未聞長善救失開拓心胸德業學
問日進於高明若與便辟柔佞之人處則依阿逢
迎善莫予責自足自滿長傲遂非德業學問日墮
於匪僻爲益爲損所關匪細交友可不愼乎
直諒多聞三者俱不可無而爽輔匡正得力尤在於
直昔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侯
無可能攻人之過若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其過矣

禮以謹儀節樂以養性情此日用而不可離者所樂
在此斯循繩履矩身心成淑聞人之善喜談樂道
愛慕流連即此便是已善或道德遵衆或經濟擅
長以至直諒多聞忠孝廉節有一於斯便是賢友
交一賢友則得一友之益所交愈多則取益愈廣
驕奢佚情憮晏樂是躭者烏足以語此昔人謂晏
安鴆毒劇於病臥又云安於逸樂如蹈水火故君
子所其無逸
君子有三戒能戒則爲君子不戒便是小人戒與不

戒只在一念之頃而已堅忍一時快樵終身一念之差終身莫贖人可不慎此一念乎

遇色能不亂懲忿無求勝臨財無苟得於此一一清楚方是好操持好立脚否則跟脚一差有玷生平後雖愧悔夫何所及

吾人有生之初天以義理賦畀有生之後天以吉凶禍福順逆窮通降鑒提撕天威不違咫尺敢不畏乎小心翼翼時顧天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檢身循理務期對越天心其有道德隆重齒爵俱尊之

大人是崇是式罔敢或忽聖人之言無非修身明道存心養性事天指南是禮是尊罔敢少悖否則便是自暴自棄自絕於天非無知之小人而何

讀聖人之書而不能實體諸躬見諸行徒講說論撰假途干榮皆侮聖言也

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此之字果何所指曰知之只是知本性本性之外再無知若於此外更求知何異乘驢更覓驢

生知學知困知及民斯為下等雖有四知止一知知之在人猶月之在天豈有兩乎月本常明其有明有不明者雲翳有聚散也雲散則月無不明有知有不知者氣質有清濁也氣澄則知無不知學也者所以變化氣質以求此知也上次又次及民下人自爲之耳

思雖有九所以思則一一者何心也心存則一念惺惺動靜檢點視自思明聽自思聰色自思溫貌自思恭言自思忠事自思敬疑自思問忿自思難得自思義此修身率性踐形之實定靜安慮之驗也

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曰心之官則思思曰得之思作睿睿作聖

隱居求志斯隱不徒隱行義達道斯出不徒出若隱居志不在道則出必無道可達縱有建樹不過詭遇君子不貴也

脫迹紛囂潛心道德經濟萬物一體念切世道生民此方是隱居求志不出此徒工文翰以自負悠優林壑以遣日無體無用於世道無所關係以此爲隱隱可知矣

莘野傅岩磻溪隆中當其隱居之日志未嘗不在天下國家經世事宜成體究有素故一出而撥亂返治如運諸掌後世非無隱居修潔之士顧志既與古人異是以成就與古人殊

景公夷齊一則歿無聞一則垂芳無窮公道自在人心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噫一時之浮榮易過千載之影樣難移是故君子貴知所以自立

陽貨篇

孔子之於陽貨不詘不忤此千古待權奸之法其受饋往拜彼時體局自應如此後人所處體局既與孔子異則辭受往拜自不得與之同薛文清微時參議欲請見而不往及爲御史內閣求識面而不得時太監王振權傾至尊各官皆行跪禮先生獨不爲之屈振欲藉先生爲重遣使致饋先生卻之其僕曰君何驟方而只千金求階於吾公不可得反卻饋耶禍且至吾危君不聽饋至再終固辭不

受可謂善學孔子他若陳師道之於章惇陳淡宗之於王振亦皆不惡而嚴不悖孔子家法學人所宜取鏡

性因習遠誠反其所習而習善相遠者可使之復近習之不已相近者可使之如初是習能移性亦能復性書曰習與性成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其然乎

習字則字成習文則文成以至百工技藝莫不由習而成況善爲吾性所本有豈有習之而不成者乎

成善斯成性成性斯成人矣

問習之之實曰親善人讀善書講善增薰陶漸染惟善是資存善念言善言行善行動靜食息惟善是依始也勉強久則自然

上知明善誠身之外靡他下愚名利是耽死而後已非不移而何然上知之人不肯移而之下固無論已下愚之人苟一旦自反改弦易轍豈不可移而之上無奈自暴自棄流蕩忘返卒爲下愚之歸若是者又豈少哉悲夫

遲鈍人能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雖遲鈍亦是上知明敏人若心術不正行事不端不肯做好人即則敏亦是下愚

聖人道德高厚過化存神無所往而不可何礙何滯若德非聖人不擇而往未有不磷不緇者楊龜山出應蔡京之薦朱子謂其做人苟且吳康齋持守謹嚴世味一毫不染石亨慕而薦之朝遣行人聘入京聞知石氏非端人恥入其黨辭官歸里士大夫有候之者問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全性命而已未幾亨等敗誅凡交與者悉被重譴獨先生翛然不涉故君子出處不可以不慎

仁知信直勇剛六者莫非懿德惟不好學諸病隨生好處反成不好甚矣人不可以不學也學之如何亦惟窮理以致其知而已理明知致而後施無不當夫何蔽若誤以辭章記誦爲學不惟不能袪蔽反有以滋蔽

好仁知信直勇剛而不濟之以學固易蔽然天資未

鑿猶有此好今則求其能好而易蔽者亦不可得盖能有此好即臨境易蔽而本原不差亦是易蔽之好人好學可以救藥若無此好藥將何施

聖門之教詩居其首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道於是乎資今之學者童而受讀垂老不廢學則學矣吾不知其於興觀群怨人倫物則果何如也買櫝還珠吾黨戒諸

道聽塗說乃書生通病若余則殆有甚焉讀聖賢遺書嘉言善行非不飫聞然不過講習討論伴口度

月而已矣何嘗實體諸心潛修密詣以見之行耶
每讀論語至此慚悚踧踖不覺汗下同人當鑒余
覆轍務以深造默成爲吃緊以騰諸口說爲至戒
愼毋入耳出口如流言潽則幸矣
修德斷當自默始凡行有未至不可徒說即所行已
至又何待說故善行爲善言之證不在說上
苟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當
爲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登仕版自靖
共爾位以道事君若爲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

之術及登仕版止知躭榮固寵患得患失不依河
即逢迎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術不可不愼也
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使人[illegible]
眞正學道以心而不以辯以行而不以言而子[illegible][illegible]
不悟反求之於言區區惟言語文字是躭是以又
示之以天道不言之妙所以警之者至矣時行物
生眞機透露魚躍鳶飛現在目前學人誠神明默
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四端萬善隨感而應道即
在是夫何所言一落言詮便涉聲臭去道遠矣陸

象山有云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而
鄒南皐亦云寄語芸窗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
合二詩觀之吾曹得無惕然乎
高宗恭默思道顏子如愚亦足以發必如此方是體
道忘言之實否則終屬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吳康齋讀論語至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覺
潸然太息曰與弼今年四十二矣其見惡於人者
何限而今而後敢不勉力少見惡於人斯可矣夫
康齋年未弱冠即砥德礪行至是益行成德尊猶

自刻責如此况余因循虛度行履多錯宜見惡於
人者何可勝言人即不盡見惡時時反之於心未
嘗不自愧自恨自惡於志其所以痛自刻責者尤
當何如耶

微子篇

箕子囚奴比干剖心忠節凜烈天地爲昭微子之去迹同後世全身遠禍者所爲而夫子并許其仁者原其心也以其心乎㒺非私乎身宗祀爲重迹爲輕也葢微子本帝乙之元子紂之親兄與箕子比干不同有可去之義故箕子詔王子出迪不使紂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宗祀可延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即其心之所安是以同謂之仁後世若德非微子亦爲臣僕主昏不能極諫國亾不

能徇節跳身遠去俛首異姓斯乃名教之罪人不仁之大者公論自在人心口誅筆伐播諸青史一時輕去千載難逃夫何原

微國名子爵也啓雖封有爵土而身常在朝同箕子比干諸人輔政至是見紂惡日甚不可以輔乃去紂而還其所封之國轉遯於野潛跡滅踪非去紂而入周也若去紂而入周又何以爲微子昭烈之圍成都也許靖謀踰城出降昭烈以是鄙其爲人使微子而亦然豈不見鄙於武王乎至左傳引微子[illegible][illegible]迎降之言斯葢後世臣人者借口賢如微子必不其然武王尚式商容之閭微子之賢在所素悉夫何致其恇震以至於此亦必不然然則微子之在彼時果何以自處而武王之於微子亦果何以爲處也曰天命既改微子不容不順天俟命武王奉天伐暴誅止一夫其餘子姓之有爵土者俱仍其封不失舊物况微子乎既而崇德象賢改封於宋進爵爲公俾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斯微子之所以自處而武王之所以處微子也夫豈同後

世牽羊御璧解縛焚櫬者之所爲也

問後世德非微子固不可以俛首異姓若果德如微子便可借口宗祀俛首異姓乎曰亦顧其所遇何如耳苟遇非武王只當如北地王劉諶之死社稷爲正葢時有不同古今異勢故也否則不惟不能存宗祀反有以辱宗祀矣

沮溺之耕丈人之耘棲遲農畝肆志烟霞較之爵物一體念切救世者固偏較之單懷名利奔走世路者則高一頭鳳翔千仞一則蛾逐夜燈孰是孰非

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不論有道無道宜以綱常名教爲已任撥亂返治爲已責若自已德非聖人才不足以撥亂返治只宜遵聖人家法有道則見以行義無道則隱以守身寧跡同沮溺丈人之偏愼無蹈昧於知止之轍

子張篇

執德是持守堅定宏則擴所未擴信道是心孚意契篤則始終如一既宏且篤方足以任重致遠做天地間大補益之事爲天地間有關繫之人若不宏不毅則至道不凝碌碌一生無補於世世有此人如九牛增一毛不見其益世無此人如九牛去一毛不見其損何足爲輕重乎

每讀論語至焉能爲有焉能爲亾中心不勝慚愧不勝悵恨慚平生見道未明德業未就恨平生凡庸罔似於世無補虛度待死與草木何異猛然一醒

痛自振奮少自別於草木庶不負此一生

小道集註謂農圃醫卜之屬似未盡然夫農圃所以資生醫以寄生死卜以决嫌疑定猶豫未可目爲小道亦且不可言觀在當時不知果何所指在今日詩文字畫皆是也爲之而工觀者心悅神怡躍然擊節其實內無補於身心外無補於世道致遠恐泥是以知道君子不爲也然則詩文可全不爲乎曰豈可全不爲顧爲須先爲大道大道誠深造

根深未自茂即不戕亦不害其爲大也伊傅周召
何嘗攻詩文致遠耶問大道曰内足以明心盡性
外足以經綸參贊有體有用方是大道方是致遠
其餘種種技藝縱精工可觀皆不足以致遠皆小
道也皆不足爲爲小則妨大所關非細故爲不可
不慎也
道理無窮德業亦無窮日日返觀内省知某道未盡
某理未明某德未立某業未成誠一一如其所言
斯不安於以務求所以盡之立之明之成之即已

盡已明已立已成亦必日新又新緝熙弗懈勉強
不已久則自然如此方是好學若不在道理上潛
心德業上操存舍本逐末區區致察於名物訓詁
以爲學縱博覽強記日知所未知月能所未能謂
之好古則可謂之好學則未也
友人有以日知爲學者每日凡有見聞必隨手劄記
考據頗稱精詳余嘗謂之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
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片合知自
已身心切務不先求知而惟致察乎名物訓詁之

末豈所謂急先務乎假令考盡古今名物辨盡古
今疑誤究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誠欲日知須日
知乎内外本末之分先内而後外由本以及末則
得矣
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曰亦看各人
所學所志若何耳若爲明道存心而學篤志不變
自然所問所思莫非明道存心之實如是則道明
心存存仁在其中矣若止爲博物宏通而學志在
問無不知自然所問所思惟以博物宏通爲事問

既浮泛不切思又閒雜憧憧如是則道晦而心放
雖欲仁焉得仁昔謝上蔡別程子一年程子問近
日作何工夫對曰惟去得一矜字程子謂人曰此
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今吾曹非不學非無志
亦常問亦常思但恐所學所志所問所思非爲明
道非爲存心耳果實實落落省察克治如上蔡之
消磨氣習實去其疵乎此處須切已自勘惧勿徒
作一番講說已也
過誤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必疚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小人之過也必文此其所以爲小人與吾人果立心欲爲君子斷當自知非改過始若甘心願爲小人則文過飾非可也

庸鄙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聰明有才之小人肆無忌憚之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慕名竊義僞作君子之小人蓋若恒不肯檢身及有過又恐壞名以故多方巧飾惟務欺人然人卒不可欺徒自欺耳果何益哉

論人與自處不同觀人當觀其大節大節苟可取小差在所畧自處則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豈可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細行不謹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自棄也

謹言愼行克勤小物戰兢自持毫無可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安得有出入乎

仕學相資學不失志經綸一登仕途則所學非所用是後世詞章記誦之學非有體有用之學仕不輔之以學簿書期會之外漫無用心是後世富貴利達之仕非晰世長民之仕論仕學次第學在先仕在後而子夏先言仕後言學者良以學人一入仕多不復學故先言仕以見既仕比之未仕所關尤重尤不可以不學蓋未仕則耳目心思不雜即有愆尤易覺易更一行作吏事務糾纏苟警策無間未免情移境奪日異而月不同以至顚喪生平者多矣學則心有所養不至汩沒况天下之事變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學則耳目日新心思益開合天下之長以爲巳長集天下之善以爲巳善注措

精密規模凡俗吏自是不同陶石簣平日汲汲講學不倦及釋仕赴京或問子今入仕途講學否石簣笑曰在仕途更急要學使用豈可不講焉少墟先生起官頗行同志祖之郊外問曰子此行仍講學否先生答云講學如穿衣喫飯然離道在家穿衣做官不穿衣在家喫飯做官不喫飯聞者憮然由斯觀之則知已仕者不可離學而未仕者亦不可以不知所學也

讀[illegible]子上失其道數語不覺太息蓋士[illegible]

之道以致民多儀爽切身上平日失教民之道以致民無理義雖心則犯法罹罪勢所必至讞獄而誠得其情正當閉閣思咎惻然興悲若自幸明察善斷物無遁情乃後世法家俗吏所爲豈是仁人君子用心

仲尼學無常師此仲尼所以爲聖也人人能惟善是師隨在取益則人人仲尼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究竟何損於仲尼徒得罪名教受惡名於萬世適足以自損耳余因是而竊有感焉

聖如仲尼不免叔孫武叔之毀賢如程朱陽明不免孔文仲范致虛胡宏沈繼祖桂萼諸人之毀一時洶洶爭相排擊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何聖賢之不見容於群小如此耶古不云乎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故不見容於群小方足以見聖賢學者或不幸罹此第當堅其志強其骨卓然有以自信外侮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之助則烈火猛炎有補金色不淺矣

堯曰篇

記者彙次夫子所記之語而以堯曰終篇蓋因夫子居恒祖述二帝執中授受三王經世大法而附錄之見夫子心二帝三王之心承二帝三王之傳以開天下萬世之道統以成天下萬世之治統也學者讀其書誠法其得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達而在上使二帝三王之治被於世窮而在下使二帝三王之術明於世不墮一偏方是眞儒作用方是讀論語有得方不愧孔氏門墻

問堯舜允執其中與中庸未發之中同異曰中只是廓然大公無偏無黨不論已發未發應事接物政治施爲只要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允者眞實無妄之謂心體如此則心得其中治體如此則治得其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人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窮彼四海之所以困窮者只緣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總緣存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於心法王道之所以必本於天德也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苟民生不遂四海若窮則立君
之爲何負天甚矣天命豈有不去天祿豈有不終
乎自三代以至秦漢以降莫不然然則有天下
者可不敬天勤民乎
萬方有罪引咎責已此三代之所以上理也萬方有
罪歸罪萬方此後世之所以下衰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方見子愛元元撫綏地方之實
後世若漢文之蠲租賜粟帛於高年宋祖之遣使
賑貸諸州祓兵百姓存問鰥寡孤獨亦庶幾此意

故其興也勃然
爲政者果寬信敏公民豈有不治乎此君天下者萬
古不易之道也豈惟君天下者宜然凡治一省一
府一州一縣莫不宜然有民社之責者尚其念諸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眞正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
是否則卽明知其可以利民亦若罔聞若是者豈
勝道哉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以其知命也知命斯窮通得喪
一一聽之於天而安命仁義禮智一一修之於己

而立命窮理盡性自強不息而凝命必不行險僥
倖付之偷來而逆命否則何以爲君子
君子之所以別於小人人類之所以別於禽獸吾儒
之所以別於異端者禮也知禮斯律身有藉動不
違則不然便泛無所措何以自立
昔張子以禮爲教使人日用之間知所持循最爲吃
緊故學者須從此入德方有據依若高談性命卑
視矩矱樂舒放而憚檢束非狂卽妄
禮爲立身之準日用切務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
可忽內則弟子職及呂氏四禮翼當揭之楣間出

入則儆庶率履不迷久自成德
問人有是非邪正言則隨乎其人因言固可以知人
然世有人非言是人邪言正又何以辨曰致飾之
言與根心之言猶剪綵之花與樹生之花眞僞自
是不同吾人只要理明理明則言無遁情鑑明則
貌無遁照
命禮言雖三而知則一知致則中恒炯炯覺體不昧
此凝命立身察人之本也本苟不昧三者洞然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沘水許孫荃四山　甫仝校

孟子上

梁惠王

孟子聖賢而豪傑也學孔於百家並興之日倡道於干戈殺伐之世氣魄作用挺特宏毅過人欲於橫流援天下於既溺論者謂功不在禹下吾無間然

七篇之書言言痛快警人心目君相由之足以撥亂返治旋乾轉坤事事由之足以壁立萬仞守先待後當時目為迂闊當時所以不治後世誦而弗由何異買櫝還珠

當時功利成風人皆隨風而靡此風不革則致治無由孟子目擊斯弊故一承梁王之問即極口力闢急先務也

此風要自上革上不好利則源清源頭一清流無不清上下俱清自然民安國泰世躋雍熙若利源不清此風不革而欲民安國泰世躋雍熙是猶卻步而求前也善乎汲黯之對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汲黯之言豈惟深中漢武之病實中天下後世學人之通病當其志學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君子然大半趨做趨假多做不成只緣利心未淸而內多欲也雖嘗顧名思義黽勉為義而實義主利終是有為而為為術愈工則為病愈深饒是遮蓋周密到要緊時候不覺本態發露大喪生平隱微之

所自以為利者究竟反成大不利

利之一字毒埒於酖酖一入口便喪命利一熏心便喪[illegible]

論學於今日不必談佐說妙只革去利心便是眞學絕利一源方是眞品否則徒飾皮毛病根終在

集證謂孟子拔本塞源以救弊誠哉是言也繼孟子而為拔本塞源之論者莫暢於姚江王子其言最為痛切讀之眞堪墮淚吾人宜揭之座右觸目警心

事者皆不利只患人不仁義耳天子仁義則天下
欽仰天下欽仰斯天下隆昌卿大夫仁義則朝野
欽仰朝野欽仰斯爵位隆昌士庶人仁義則鄉縣
欽仰鄉縣欽仰斯身家隆昌但覩惟利是競品汚
望輕人所羞齒者果孰利而孰不利耶
梁王以制勝雪恥爲問孟子荅以脩其孝弟忠信可
使執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不惟當時乍聆之以
爲迂在後世縣讀之亦未有不以爲迂者然而非
迂也人心爲制勝之本人倫脩明忠義自奮情所

必然無足疑者天啓初遼事告急遠邇震恐馮少
墟先生時爲副院慨然曰此學術不明之禍也於
是限日率同志士紳立會講學千言萬語總之不
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及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
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六言當人心崩潰之餘
賴此提撕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
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
衝亦孟子脩孝弟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

也或曰此何時也而猶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
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
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著也或又謂
方今兵餉不足不講兵餉而講學何也先生笑曰
試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餉不足乎抑人心不固
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餉徒藉寇兵齎盜糧
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欲要提省此忠義之
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禦敵要著由
先生斯說觀之益知孟子之言非迂而人倫之脩
在所不容緩矣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行本於所學幼而學的
是仁義則壯而所行無非仁義幼而學的是功利
則壯而所行無非功利猶種稻生稻種稗生稗未
有所種是稗而出土發苗得以成稻者卽或仁義
性成不溺功利而學昧通方謀竭心思或學詩辭
或學文翰或學字書或學濟慮正以脩己治人之
道經世宰物之務反漠不之究一當事任心長才
短空疎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

可恥孰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爲有用之學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此方是幼學壯行不虛此生

禮賢下士人君之美臧倉不能成君之美詆孟子以沮君究竟何損孟子徒貽萬世唾罵耳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

諺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況遇合乎故遇與不遇此中大有機緣不可強也君子亦唯安命聽天而已

夫何容心於其間哉

公孫丑

論事功則子路不及管仲論品地則管仲不及子路然事功係乎所遇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足縱功蓋天下終是無本之經濟君子弗貴也

一匡九合經濟非不可觀功烈非不卓然而曾晳卑之者以其不從心地做出經濟無本故也王霸之分分於此

曾西艴然於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羞稱五霸氣象士君子須有此識趣方不隨俗馳逐汨沒紅塵

學以不動心爲王學未至於不動心是學未得力算不得學集義養氣乃不動心工夫從此而入方可馴致

言語動作一有失宜便非義便非所以養氣便足以動其心

心本虛明一言一動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不慊於心安得不餒須是依心而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是則俯仰無愧氣自浩心自慊何動之有

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吾人日讀孔
子之書而不能以孔子爲法買櫝還珠寔是自棄
近世來瞿塘先生讀書之初即書願學孔子四字
於儕吾人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
敢當上慨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先
儒謂守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箇
箇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願共勉旃
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儕試反已自察每日應
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

人而非人名人實禽念及於此凛然寒心
四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奪乍
起乍滅故也不爲情移不爲境奪纔算是人
乍起乍滅皆緣本體昏昧日用不知知則中恒炯炯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應隨應隨覺隨覺隨
擴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雖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
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吾人尤當何如
禹拜善言尚矣姑以近代儒先言之近溪先生位尊

德劭猶叅訪不倦片語足取雖隸卒下賤無不稽
首以謝即此一念虛冲造詣安得不深所以爲世
大儒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輒自以爲足不復求
益視先生爲何如耶
伯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學其清而不同流合污
雖隘亦不害其爲賢若因孟子說隘立身之初便
先從不隘處做去鮮不流於鄉愿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此二語說盡保障
之要致勝之機此兵法之本也古今許多兵書得

此可以總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操撥亂返
治以輔世惠鮮懷保以長民士君子不可無此德
業苟處而不能忘情富貴出而無補世道生民無
志無德碌碌庸人而已何足爲世有無也
不可召之臣伊呂而後唯諸葛武侯庶幾此風故士
必自重而後爲人所重
受饋一節生平大閑所關孟子於列國之餽或受或
不受惟義所在若義不當受而受一爵苟得生平

掃地可不慎乎
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與登
壟斷何異陷其身爲賤丈夫而不知悲夫

滕文公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聖如堯舜亦不過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非於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爲堯舜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心發現處良心卽善也非由學而然非擬議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聖之統明矣所以開萬世之蒙而定萬世論性之準者端在於斯周程張朱相繼闡繹願涇陽小心齋劄記馮少墟辨學錄拳拳申明至當歸一確不可易學人誠潛心從事然後知告子無善無不善及荀楊韓一偏之見俱屬夢說

夫道一而已矣豈有二乎聖愚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堯舜爲不可企及是以已性爲不可企及可乎然道雖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則不一不高之而虛寂卽卑之而支離非不各自以爲道而道其所道非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協而同之務歸中正

不離日用即性即道使道脉一而率由罔是在有
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覸節宜大書座右出入觀省以鼓昏惰
滕文公當喪禮久廢之餘獨盡大事定為三年之喪
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沮之而弗聽可謂賢矣可
見親喪在所自盡徇不得流俗豈止親喪凡百皆
然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自漢文不學
臨終遺令短喪以日易月後世相沿遂成故事晉

武雖復而未純復唯魏孝文毅然不顧盈廷之議
一如古制與滕君可謂異世同揆余每讀其批答
廷臣之言未嘗不為之墮淚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後世喪制往往以日
易月獨不思父母當時鞠育顧復懷抱提攜之恩
亦嘗以日易月否
禮三年之喪三年之內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不御內
不露齒不群立不旅行不飲酒茹葷恒處苫茨後
世士庶名為居三年之喪然多不過衣白三年而
已矣夫居喪而止於衣白即三十年不離猶三年
乎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
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立身行已之道濟世安民
之務夢想所不及即章句文藝之末習登堂請教
之故事亦寥寥無聞士不皆才豈士之罪與言及
此可為太息
致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政本於師儒是師
儒為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探本至論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當詞藝成風之際獨以明
禮適用為倡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達材可為
世用曹月川為霍庠學正以躬行為教提誨終日
寒暑弗輟言動步趨皆有準繩海剛峰教諭南平
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
所由造世運所由理自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為
貧而仕當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
士習壞而吏治偷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厥

詠程勤訓迪士習丕變張綠汀署論華陰教法嚴
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
酒肆不得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伎妝攝坊戒纖
細必備士風爲之改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
庠序方不徒設明倫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
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原以爲民也故民事不可不急
而民事之急莫急於制民之産顧今時非同古昔
田各有主難以井授雖欲區畫其道無由救廢書

生慕古而不知變通好執迂闊之見動言井田可
復亦只可私下弄筆復之紙上隔壁開聽而已若
實見之施行地方從此多事其禍更甚於王荆公
之行新法要在順時定制相勢酌行除漢人限田
法稍可通融及導民開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
逐一清均以正其經界爲可盡心益窮人産去稅
存豪猾隱糧減籍或詭寄親隣佃僕混賴推那細
入寄糧於有力之家以避差徭債書受賂飛灑貽
民賠賍致貧者益貧　别釐之法莫詳於呂新吾民

務做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誠得公
明廉幹之人以任其事奸猾方無以容其詭豪右
不敢撓其法否則無從實際徒滋煩擾

孟子云逸居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余亦云逸居而不
學則近於禽獸

有風化之責者誠講理學以淑士講鄉約以淑民勞
來匡直輔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礪操民不興行吾
不信也

陳代枉尺直尋之喻亦猶流俗暫且從權之見却不

知出處一苟大節便虧廉恥掃地直尋何補

士人礪名節國家方有好風俗國家無好風俗皆緣
士不礪名節

士人有眞操守自然有眞事業若操守不眞則其事
業可知伊傅呂葛一出而事業卓越不群良由未
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廣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
見之於行則見大心泰區區富貴貧賤威武自不
足以動其中

須是眞不爲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
丈夫好男子否則男子而妾婦有愧鬚眉程子詩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當時吟之以
自勵

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衆行之者廣旣有
裨於當時正人一脈綿綿不替又有裨於後世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
太平事功之大孰大於此若以此爲迂則其所不
迂者可知矣

聖賢辨學全爲正人心

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正生心害政烈於洪水猛獸
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正所以正學術以正人心

戰國時人心之害在楊墨故孟子從而闢之漢唐以
來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從而辨之至象山先
生則云孟子闢楊墨吾闢時文而辛復元先生亦
云正人心須從人心之壞處救方是竈底抽薪而
今救亂不必辨楊墨斥佛老惟是記誦詞章富貴
利達爲之祟從此淸理可得治平上策按盩辛此
說亦所以因時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
不知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沇水許孫荃四山　仝校

孟子下

離婁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可見人主有志平治天下須是力行仁政如果力行仁政要在取法先王凡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咸宜確可通行者奉以爲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妨斟酌損益期適時務規模旣定蚤作夜思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政勵精圖治終始不變如是而民不被澤世不雍熙吾不信也

後世人主言及法二帝三王輒逡巡畏縮不敢企及不思二帝三王亦不過一人耳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顏氏子以閭巷微布衣尚不肯讓舜况人主居二帝三王之位御二帝三王所御之天下反不能法二帝三王所行之仁政登寶山而空回之微布衣不若於心甘乎

法二帝三王端治本以立大綱漢唐宋明經國之制亦不妨節取其長隨時補偏救弊以詳致治之目綱目具舉萃歷代之美以爲己美其於平治天下也何有

法非膠柱鼓瑟如新莽之王田效古荆公之新法動依周禮也神而明之與時消息中窾中會務協機宜方爲善法

行有不得果肯一味反求諸己德業何患不進人品何患不及古人

事親不及曾子是不孝其親守身不若曾子亦非所以孝其親

養志養口體缺一非孝若余則生而單寒不惟缺於養志並口體亦缺焉無以爲養無論酒肉非所敢望即穀食亦不能常得致吾親備極人世之艱危未嘗一日溫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此子路有負粟之痛而不孝如余不敢以之自

問者也凡我同人幸有親存者當鑒予覆車及時
盡養不至如余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幸
之幸也
聞譽而欣聞毀而戚欣戚由於毀譽乃好名者所爲
也不欣不戚方是眞實爲已
毀譽乃吾人生平一大關過得此關纔見學力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則小人者由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未雜情識純是天眞大人之所以與天地

合德只是全此天眞不爲情識所雜不失赤子之
初而已吾人自能食能言以來情識日雜天眞日
鑿記誦之勤見聞之廣不惟未嘗以之祛情識而
愈以滋情識不惟未嘗以之全天眞而愈以鑿天
眞騁私智長巧僞軌功利鶩聲名借津仁義色取
行違而赤子固有之良本然之心失而又失愈不
可問耳目口鼻雖與大人同念慮言動迥與大人
異非小人而何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吾人千

講萬講亦無非求不失赤子之心故必屏緣息慮
一切放下內不牽於情感外不紛於物誘泯知見
忘人我令胸中空空洞洞了無一塵良知良能一
如赤子有生之初返本還原纔算造詣
學須自得自得則如掘井及泉時出而無窮若專靠
聞見擇識以爲得縱日日得所未得得盡古今義
理總是從外而入得之他人非由內而出得之自
己雨集溝盈涸可立待
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道非他方法之謂乃

率性之謂也深造而不從心性上用功不從心性
入微處着力做盡功夫終是門外輥踢盡精力終
是資空鑽究何有得耶
斯道非悠忽玩愒者所可幾須是動作食息念茲在
茲如鷄抱卵如龍養珠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靜存
動察勤念交屛不爲情遷不隨境移力到功深豁
然頓契惺靈虛明洞徹言動悉協天則此方是左
右逢原此方是深造自得
識自方能自得務敦大原方能左右逢原若舍自而

義襲於外昧原而惟流是趨硜硜成規徇迹摹倣土木衣冠血脈安在

學問能約不能約只看爲學之初所博若何耳是故爲身心性命而博則詳說可以歸約爲增廣知識而博縱詳說何關於約

肯爲身心性命而博即有補於身心性命之人無不恡即有補於身心性命之書無不綜核惟恐墮於一偏不能洞徹身心性命之全故四通八達不執一闢之見循言互證諄懇詳說務期至當歸一

漸用功方有着落身心性命方有歸宿若止欲廣見聞以儲詩文材料知人之所不知以資談柄此是雜學非博學其說雖詳徒掉唇舌北轅南轍大於陷阱而無歸宿可哀也已

問約曰說在無說處方知道在心非約而何

無聲無臭此本體之約也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此工夫之約也知其約而約之以求諸乎其實斯博不徒博說不徒說

人人有幾希庶民何以去之不學故也君子知學故存之以爲庶民表率在一鄉則淑一鄉在一國則淑一國在天下則淑天下以已之存以存庶民之去自淑淑人而後世道人心有所賴

問君子存之不過自存安能存人之去曰在上則勞來匡直多方鼓舞以存其去在下則倡導講學多方誘掖以存其去若使自存獨善而不能善世世亦何貴有君子

倡道講學使人人回心易慮以存一世之幾希後先相承學脉不斷以存萬古之幾希

名節至大守身當如白玉一有玷污舉生平而盡棄之何異西子之蒙不潔慎之慎之

人貴自新惡人肯自新惡人可爲善人小人肯自新小人可爲君子蚤迷而晚悟昨非而今是孰能禦之

人性本來無事知人性本來無事方是知性能行乎其所無事方是率性靜而無事不起爐作竈廓然太公動而無事不擬議安排物來順應如是則事不累心心不累事恒若太虛毫無沾滯即此是性

即此是聖

學道原爲了心之一事繫心心便不了心苟無事之一了百了

趙德淵篤志性學一日與同門徐良甫早飯忽恍然驚曰異哉良甫問狀知其有覺既而楊敬仲見德淵德淵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吾人亦能如德淵之都無一事則幾矣

人有涵養後涵養居恒無所見唯意外遭逢横逆之來果能動心忍性一味自反坦不與校方算有涵養

人生遭際不同意外之侮莫非假煉身心之助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

君子惟其有終身之憂是以砥德礪行德成品立終身有結果吾人非無所憂然所憂不過目前家計及一時遭際初爲嘗念及終身以故不砥德不礪行悠悠度日終身無結果若肯念及終身雖欲不憂得乎憂之何如上之從不能如舜次亦不失爲正人君子必不肯悠悠虛度碌碌無成以終其身

伊尹躬耕惟道是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眞樂道吾人居恒非不談道非不自謂樂道不知胸中果超然無欲皭然無滓於凡非道之物略無少動乎取嚴一介不肯少苟乎若此處不愼而曰樂道道可知矣信哉少墟先生之詩有云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問先覺所覺者何道曰覺其所固有乃降衷之實秉彝之良也覺則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號呼世夢共登覺路共覺其固有全其固有不失降衷之實不愧爲人之名而後先覺之責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故先覺之覺後覺實代天宣化寅亮天工若自覺而置斯世斯民於度外不以之覺人便是曠天工

問天工固不可曠然必有伊尹之遇而後得以斯道覺斯民否則不尊不信民弗從自只患不覺

果能自覺覺人過不過非所論也汪心齋一遍于
耳偶有悟於聖賢之學即以先覺自任挺身號召
隨機開導萬衆咸集人人意滿雖皂隷臧獲莫不
欣若大夢之得醒初爲嘗藉名位羅近溪生平刻
意覺人孜孜若不及晩年猶攜及門走安成下劍
江趨兩浙游金陵所在提撕竭脣吻而不倦老將
至而不知亦爲嘗有伊尹之過耶

古者一夫百畝外有公田以急公不按畝輸稅故汪
一農夫可食九人後世一夫縱有百畝供稅雜徭役

門戸冗耗之餘能食幾何

農一也而有上中下之分勤惰之分也然勤惰雖在
民而所以鼓勤警惰則在牧民之人牧民者誠懇
牧民職業加意小民生計勞來勸相則下者未始
不可中而中者未始不可上何常之有蓋古者鄉
設鄰長趨人赴功教之稼穡歲時誠令重本務也
自農官不設農政不講地利人工始不能盡須是
倣會典老人勤督之意每鄉擇老成勤力精於農
事者立爲農長俾專督農牧民者仍按時躬親省
耕以驗勤惰以申鼓舞種植之道雖各有所宜大
約不出糞多苗稀熟耕勤耨壅本有法去冗無差
四語此人所盡知若夫因時制宜曲盡其法則未
必人人盡知也其詳莫備於農政全書撮其簡易
易行同水利書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鄉社揭之
通衢令人人共見共聞庶知所從事地無遺利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誦其詩讀其書徒
知其人可乎知古人所處之不同即思以身設處
其地能如古人隨遇以盡其道乎否則徒知人論

世論之而一二允當亦不過史家評斷之常究與
自己日用何補

告子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弗同者理義同也若舍理義而言心則心爲無矩之心不是狂率恣肆便是昏冥虛無故聖狂之分吾儒異端之分全在於此必也循理蹈義而不爲欲所蔽斯俯仰無怍而中心悅無涯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聖我不循聖心之所同然而爲愚同然而乃不然此之謂自棄

吾人居恒窮理義講理義當其窮之而透講之而明亦豈無悅心之時然不過隨悅隨已非實體於心而以之養心猶芻豢實入于口而以之養口耳義理自義理吾心自吾心你東我西仍舊只是箇常人

理義吾心所自有非從語言文字而得日用平常心上安處便是格物格此也博文博此也約禮約此也惟精精此也惟一一此也一而不失便是允執厥中

理義固所自有要在中心自盡戒欺求慊內省無惡方得快活方是真悅若只要體面上好看共見共聞處不差此是有爲而然非當然而然的然而然非闇然而然終不是自心安然算不得千古同然須是自信自樂可對上帝

牛山之木因近郊而被伐以故若彼濯濯學人苟欲脩身養心宜先離俗遠囂若果養得十分凝定然後說得居塵不染

居恒讀孟子至牛山之木章不覺太息慨吾人從幼

知誘物化其爲斧斤何限弱冠以後知識日增則思慮日紛不計利便籌名且旦旦而伐之重以旦晝所爲固有之良愈不可問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牿之反覆心已死矣縱所營皆遂亦不過是鬼窟裏作活計自絕於天何足道也倘能清夜捫心忽爾猛省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豈不快哉

問操則存然則操之之法何如曰其敬乎敬則中恒惺惺即此便是心存

學者苟真實用力操存久則自覺身心爽泰嘗其未

與物接必有湛然虛明時即從此收攝保任勿致
汩昧馴至常虛常明則浩然無涯所謂夜深人復靜
此境共誰言樂莫樂於此孔曰樂在其中顏曰不
改其樂皆是此等景況也

知所欲有甚於生者而不苟生千古如生知所惡有
甚於死者而不怕死死猶不死

乞人不屑此是乞人一時浩氣一時之不失本心處
吾人辭受取予能如乞人此際心則何下氣喪心
之有

學問二字人多誤認往往以聞見記誦爲學問以聞
見博記誦廣爲有學問故有聞見甚博記誦甚廣
而仁義弗由德業未成者求諸耳目而不求諸心
故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學問斷案
千古學問指南也故學問而不如此學問之謂何

放心不一放於名放於利放於聲色放於詩酒放於
博奕放於閒談放於驕矜固是放即數者無一焉
而內多游思外多惰氣虛明寂定之體一有昏昧
滲漏亦是放雖清濁不同其爲放則一

問求之之要曰要在識得眞心能識眞心自然不放
即放亦易覺曰如何方是眞心曰惺惺不昧天然
一念是也

一切放下方是不放雜念不起則正念自存存則居
仁由義動無不臧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
密操縱如意允執厥中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吾儕試捫心自
想平居恒果何所從從大體耶從小體耶若中心不

能自主動輒惟小體是從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
之所言鼻之所嗅心即隨之而不思自檢從欲惟
危自墮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然則必何如而後
可免於小人之歸曰在乎常所從而已誠時省時
愼惟大體是從耳不妄聽目不妄視口不妄言鼻
不妄嗅自奮自振自作主宰以神君形以大統小
役耳目口鼻而不爲耳目口鼻所役何引何奪之
有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孟子喫緊爲人

示以敦大原立大本處象山先生生平自勵勵人得力全在於此此學問眞血脉也當時有議先生者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無本領先生笑應曰誠然

時時喚醒此心務要虛明寂定渾然瑩然內不着一物外不隨物轉方是敦大原立大本先立乎其大者能先立乎其大學問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領若舍本趨末靠耳目外索支離葛藤惟訓詁是耽學無所本便是無本領卽自謂學尙實踐非托空言

然實踐而不先乎其大者則其踐爲踐迹爲義襲譬諸土木被文繡血脉安在

孟子以脩天爵要人爵爲惑之甚今則幷脩天爵以要人爵者亦不可多得愈趨愈下言之愈令人太息

脩天爵以要人爵有爲而爲固君子之所深恥然中人以下果肯有爲而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立身猶畧有本末既得人爵必瞻前慮後畧顧名義不至十分決裂猶勝於起初便不脩天爵多矣昔人所謂好名而勉於爲善豈不勝於不好名而肆於爲惡乎然則孟子謂亦終必亡者何曰謂夫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利令智昏變其故態人怒鬼嗔不亡何待卽僥倖克終不亡於其身亦必傾覆於其子孫

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衆人若識則亦衆人而已又何以爲君子乎故吾人平日立身行已惟求信心循理若義爲其所當爲斯已耳衆人識與不識非所計也

勞苦饑寒空乏拂亂一切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之遇莫非砥礪增益之助歷觀古來學道脩德之士未有不如此而能有成者也今夫美珠摷於海底良玉鑿自深山凡至貴之物俱從艱險而得況道德爲貴中之尤貴者乎故艱難成德殷憂啓聖所從來矣有志者決不於此錯過

盡心

不著不察祗欠一覺覺則即行即著即習即察日用尋常率性而行莫非天良莫非道妙不覺則行爲冥行習爲胃習終身雖由無異魚游江湖不知腹中旅即是江湖水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善乎吳幼清之言曰夫所謂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氣血之主宰舍此而他求雖行如司馬文正才如諸葛

武侯亦不免行不著習不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説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而踵其後者乃如此可歎已

吾人果以道義爲重自然惟道義是樂囂囂自得人知與不知窮達自不介意窮則善身自不失義達則善世自不離道然説時易尤蹈難反而自思平生果道義是重囂囂自得否果窮不失已達不失望否

[illegible]已介然有守者猶能達不失望非才足有爲者不能殷浩未達時人擬之管葛咸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厥後深源既出其如蒼生何甚矣民不失望之難也故學貴實際

有待而興已是凡民待猶不興民斯爲下

豪傑豈是天生不過一念自奮能奮則凡民即爲豪傑

世有文王則當奮然思齊世無文王不妨自我作古聖賢雖往而聖賢遺書未嘗不流布天壤乃束書不

觀觀亦不奮是凡民不若矣想是性與人殊天原未嘗賦以知覺以故漠同木石

[illegible]得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自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所性豈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即生死亦然

不學不慮之良乃人生本面學焉而悟此猶水有源樹有根人有脈學焉而昧此猶水無源樹無根人無脈孟子論學言言痛切而良知二字尤爲單傳直指作聖眞脉先知能行言後知愛知敬單言知

而不言能者葢知爲本體能乃本體作用猶知瘧
知州知縣尙眞知之則能在其中矣後陽明先生
以此明宗當士習支離蔽錮之餘得此提唱聖學
眞脉復大明於世人如知鞭辟着裏反之一念之
隱自識性靈自見本面日用之間炯然渙然無不
快然自以爲得到也求之千萬里之隔至是反諸
已而裕如矣鳳麓姚公遇友以陽明爲訴病公曰
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
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

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祠病
其友豁然有省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爲之點破
陽明先生不過從而申明之耳若以良知爲偏爲
非是以孟子爲偏爲非自己性靈爲偏爲非矣自
已不認自已惑也甚矣
問學須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中正無弊单致良知
恐有滲漏曰識得良知則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
有着落調理脉息保養元氣其與治病於標者自

不可同日而語否則主敬是誰主敬窮理是誰窮
理存甚養甚誰省誰察
自性本體原無爲原無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
不欲復其原來本體纔算工夫
居恒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是眞聖學
道德在此人品在此何用他求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誠哉是言也然疢疾
固不止於病疾而病疾之嬰亦莫非進德之機入
道之緣蔣道林先生名信嘗抱羸疾及病甚嘔血

危矣乃謝却舉業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廬
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
之間而沉疴已霍然去體矣嘗曰信初讀魯論及
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
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
與戀老母的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
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間
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
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叅之六經無處不合自

[illegible]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只是箇光景這要學虛
處豈能容易信得必須是自得又嘗自謂生平
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率性而行便是踐形行不率性便被形踐踐形則目
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天性用事動不違則形踐
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形色用事動輒違則
問必何如而後可以踐形曰在識性識性方能率性
大立則小不能奪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施於四體
四體不言而喻動容周旋即性即天

學以養心為本養心以寡欲為要以無欲為至欲不
止於聲色臭味安佚凡人情逆順世路險夷以及
窮通得喪毀譽壽夭一有所動皆欲也皆足以累
心累寡則心存累盡則心清心清則虛明公溥耳
目口鼻雖與人同而視聽言動渾是天理安身立
命超凡入聖之實其在斯乎
戰國時邪說勝而正道微孟子救之之策不過曰君
子反經而已矣在今日虛文勝而實事衰其救之
之策亦只在反經而已矣先反之一念之隱以澄
其源次反之四端以濬其流視聽言動務反而復
禮綱常倫理務反而盡道出處進退務反而當可
辭受取予務反而合宜使萬古不易之常經不虧
則大經立矣出而在上以之經綸天下一以實行
率人鼓舞獎勸多方振德人自感化興起咸知實
行為榮不實行為辱如是則道德可一而風俗可
同處而在下一以實行倡人轉相開導漸濡薰陶
人漸知所嚮往漸思敦本尚實恥事虛文如是則
學術可正而風氣可淳此今日救弊之第一着也

四書乃萬古不易之常經日用常行而不可違焉者
也吾人口誦而身違書自書我自我是謂叛經講
了又講解了又解徒誇精鬬奧藉以標名是謂侮
經士為庶民之首經先不正庶民何由而興乎先
自作慝何望他人之無邪慝耶然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從今淬礪維新是圖反之於身日用常
行以為庶民榜樣民賓有心難道不是欽是慕觀
感興起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人之所以為人止是一心七篇之書反覆開導無非

欲人求心孟氏而後學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簡易直截令人當下直得心要可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傳不能無弊往往略工夫而談本體舍下學而務上達不失之空疎杜撰荒實用則失之恍忽虛寂雜於禪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約之為主敬窮理以軌一學者使人知行并進深得孔門博約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體事現在而忘源頭卑者沒溺於文義葛藤於論說辨門戶同異而

已吾人生乎其後當鑒偏救弊舍短取長以孔子為宗以孟氏為導以程朱陸王為輔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體居敬窮理涵養省察以做工夫既不失之支離又不墮於空寂內外兼詣下學上達一以貫之矣

學術之有程朱有陸王猶車之有左輪有右輪缺一不可尊一闢一皆偏也

反身錄舊梓於　學憲泥水許公當時以　許公急欲以反身之旨風示士林使知讀書不徒在口耳之末故不待其錄之完而遽以授梓甚盛心也然二孟缺然尚非完書海內同志惜之茲芳藻等僭不自量校讐二孟續錄之條附梓其後共成八卷以公同好於戲自聖學不明學者誦讀六經孔孟之言不過為資聞見博富貴之階梯論者以為經不燬於秦火而燬於後儒之誦言忘味得　先生反身之說而孔孟窮經致用之旨始明則是有六經孔孟之言必不可

無　先生之是說若曰反身二字不過理學先生家之常談芳藻等竊不敢許為知言

康熙壬午歲二月朔日韓城門人賈緒芳 程伊蘇 頓首拜誌

反身錄刊布問世矣兹錄二孟之所待增者爲一册
葢在昔丙寅之歲敬錄此書草稿初具而 學憲涇
水許公柰 先生未有之書將即以此請教葢意關
就正云耳不意 許公見而悅謂自孟子揭求放心
之旨而千古學問之大要明今 先生以反身之旨
揭諸書綱領其功上繼孟子可以無媿遂不謀而授
梓行世意良美矣顧原本原爲敬叅訂未詳之書中
間未符 先生原意者實多又二孟錄尚未覚抑尤
有待增補而未及增補爲可惜耳寒士貧生重翻無
力徒付慨歎暇日乃錄二孟令入之條另爲一帙藏
之篋笥自今當節口縮腹集量聚微貲他日鳩工而
續梓焉乃若全錄待正之刻則自分終身徒抱豐抑
而已外又有年來書答一册亦手錄成册以待他日
編入全集云

門生王心敬百拜識

四書反身錄二孟續補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　錄
韓城門人賈緒芳 程伊蘭　叅訂
蒲城門人張　正校梓

孟子上

梁惠王

自孟子此章剖析仁義與利利害後復以義利分別
舜蹠利非所尚而仁義非迂學者類能言之顧義
利公私之關爲端既微而人心淪衆之久出義入
利勢又甚便自非有格物致知之功實造乎意誠
心正之地將有利心乘於不自覺而仁義牽於不
能自勝者故清源拔本之要在乎日實下居敬窮
理之功然非有真師友真識見則或有毫釐之差
而流害或至千里之謬故欲居敬窮理又必以講
學取友爲急也此理之相因斷不可易者乃今之
學者或以爲學不必講甚者以講學爲詬病噫其
亦不思而已

親移民移粟之術不足以致民多則知吾輩制補於泊之學不足以明明德學不務本而以德之不明歸咎氣質是猶王道之不行民不加多而罪歲也孟子曰王無罪歲則天下之民至余亦曰學無咎氣質則德明矣

惠王盡心於移民移粟在當時亦費許多構撫安捕之術孟子尚不許其盡心後世爲民父母行政乎曰既無先事預防之圖而臨荒又坐視其死而莫之救甚者或益之以暴征橫斂從而迫之死亡益

賦之塗吾不知淸夜之間果何以自安也耶此又梁惠王之罪人矣

荒政無奇策皆不過權宜補救於什一耳所行之盡善僅足以救民之死而不足以躋民之生故聖賢言治皆以平日力行王道爲要但在今日時異勢殊與古昔作用必不能盡同如孟子言王道之始在重農事明禁戒王道之成在制田里教樹畜興學校今欲力行王道唯重農興學二事今昔不異其餘則不免於今昔異宜古法旣不能盡行而王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畧而成吾人讀書論世正須從此反身實究出一段不乖於時不悖於古的大經大法使他日得位行道不必盡襲成跡而亦足使民養生喪死如古時不必盡摹古法而亦足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如古時然後爲通時變善讀書也不然不達其意而徒古法之泥縱於前人之言解得明說得當究成何濟

問古法旣不可盡復王道又不可粗畧苟且而成今欲行之何施而可曰擇吏重農輕斂禁暴其始乎

明禮正學興賢其成乎得其人則法行非其人則法廢責實效愼保舉此擇吏之要也農者國之本民之命勸相有術而後地無遺利審其土宜通其有無如水利其最要矣次如種樹種蔬種藥之法必詳必備則生衆而民富國足矣此重農之要也稅斂無藝則吏緣爲奸宄之上之所入無幾而民之受害無窮非時不征額外有禁則民力寬然有餘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輕斂之要也汚吏溷民豪强兼并奸胥網利有一於此皆爲民蠹此禁

暴之要也夫如是則吾民養生喪死無憾矣養生
喪死無憾此王道之始也禮不明則體統陵體統
陵則民志惑民志惑者僭奢之端禍亂之原也自
君后以至庶人自祭享以至日用飲食宮室以
至車服器用貴賤有章隆殺有等崇樸尚雅禁浮
奢靡如是則上下志定而用度節約民有餘財國
無乏之用而天災人害可無虞矣此明禮之要也學
術者人心風尚所關人才所由出也無所統一斯
小辨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義距異端之邪說

無使分門戶以壞吾道之大全無徒狗皮膚以戕
聖學之血脉可大可久無黨無偏此正學之要也
有治人無治法治以賢始仍以賢終然無所待而
興者其惟聖人乎其餘則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
矣而興學校其首也其法則禮記之說詳而前朝
王文成之說更為精明可用慎師儒其次也其法
則宋明道先生上神宗之說為扼要而可行精選
[illegible]嚴考成又其次也其說則周禮與戴記之言備
矣以至宗族勲戚之學必嚴武弁侍衛之教必詳

則大學衍義補之所條陳可斟酌而採取矣教化
明則學術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則人才蒸蒸然出
而不窮人才衆而天下有不久安長治者乎此興
賢之要也如是則頒白不負戴而黎民不饑寒此
王道之成也人君誠以是道實心行之公卿大夫
誠以是道實心奉行之吾見三代之治可復見今
日也若夫井田封建之宜與宜廢則存乎時與人
區區執一偏之說以為必宜復必不可復者皆非
至當之論也

觀仁民在先去其害民可見養心在先去其害心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其同類相殘也吾輩同師堯舜
同學孔孟或以意氣不合而排擠心生或以學術
不契而譏貶妄加又或不論學脉之眞僞偏全迎
合時好假衛道之公名為趨時邀名之藉詆斥正
學訓譏先賢此眞以人食人也心忍於率獸食人
矣吾黨戒之
砥仁章不為孫吳出奇制勝之術而實為强國禦侮
之大本大本乃之謂經後世言兵者不比之論而

徒以孫吳權謀變詐之術爲經失其旨矣故今之
七書謂爲兵家權謀術數可也不可以爲經
或問孟子受梁惠王卑禮厚幣之聘久處於梁何以
一見新君而愬然卽去先生曰敬者德之聚言者
心之表襄王初政任大投艱見賓師而容貌辭氣
慢易粗率如此則其他可知[illegible][illegible]此其不足以
有爲可知矣不足有爲而久留是干澤也焉有君
子而干澤者乎此與不受齊萬鍾百鎰同義未可
議也言畢因顧心敬曰容貌辭氣豈細故哉詩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王道本於不忍聖學本於無欲外不忍而言治是雜
霸之道而非王道也外無欲而言學是支離之學
而非聖學也
民有恒產然後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將欲興學校
以敎民必先有以制民之產所以然者衣食足然
後可望其知禮義也後世言治者動曰興學校[illegible]
全不講爲民制恒產不知恒產不制而責民以恒
心是猶役餓夫負重驅羸馬致遠縱勉強一時究

之半途而廢耳此卽以古先聖王敎民之法叙之
尚不可望其一道德而同風俗况以後世苟且具
文嘗試而可望其治禮義哉王道既湮不待後世
無行先王之道者卽求一知治本者與之言先王
之道亦不可得可歎也夫
莊暴
以小事大爲畏天以大事小爲樂天今之學者一無
所知能而傲然自大於先生長者之前其悖天甚
矣

樂天者保天下學者亦須有此襟度然後可云萬物
一體之學
或問如何養此大勇曰明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
而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則集義而生矣
或問古者什一而取國用而外如何得有留餘以當
施補助之仁曰古人凡事皆爲民起見公田之入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故三年必有一
年之餘九年必有三年之餘詩曰我取其陳食我
農人言節以制用大田之入寄留陳以食農民也

曰今之社倉得古之意否曰古以貢之官者賜之民社倉以責之民者俵之民古者食民則併其本而給之社倉則不惟收其本而並斂其利其濟已與春秋補助取陳食農之義天地懸隔矣且其散之無法則困賜糜虛而遇凶無以用主之非人則姦猾邀利而貧民無實惠又豈得與古者取陳補不足助不給之美意良法同乎曰常平何如曰其意善矣然非得賢者主之適成聚斂病民耳爲今之計古法既不能遽復必也社倉而兼濟以常平

以常平備儲畜而使豐凶有備以社倉歲賑貸而使農耕有藉更爲之愼擇有司嚴立條格以杜胥吏舞文浸漁富豪乘時射利姦猾冒名妄食之弊如是則民有實惠而國家亦可賴以無水旱之憂雖不能無愧於古亦庶乎善於今之法矣

講至從流下而忘反四句先生愀然而嘆曰今之學者不講於敦本務實之學而役役於辭賦詩文之場甚者馳逐乎富貴聲華之域窮年卒歲弊精疲神而不知反吾不知謂之何小子戒之

好貨好色齊王以爲病孟子不惟不以爲病而且進之於王蓋王道初不外乎人情七情之發卽聖人不能無但在得其正得其公耳同民則得其正而公矣其於好也何病後世儒者不達此義却遷就其說謂孟子欲行其道姑借此引進將君爲信用之機密如是是枉道而徇人矣尚何道之行哉大抵後世游談無根之說多類此

五官百體倫物日用此吾輩之四境也一有不治卽爲負天地生我之意與受托而負友受任而負君

同罪吾輩戒諸

用賢固在用察然用察亦非易事鑑必先明而後妍媸無能逃其鑑不然將有以賢爲不賢以不賢爲賢者矣故人君以居敬窮理稽古親賢爲本務

爲室必求大木琢玉必使玉人爲治而不務求賢爲學而不務得師愚亦甚矣

爲政不在地之大小爲學豈限於資之敏鈍行仁則百里可王力行則愚柔強明安燕所以安天下之兵息機所以靜吾心之妄貫串一理學者能於此

反身而體驗之其於學也思過半矣

公孫丑

聖學明於求而先於明其在今日可謂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矣有志者誠能遵而由之當不待窮搜苦索而會極歸極信所謂事半功倍也吾輩當自奮無自棄

告子有志心學只爲不達心體故差入硬把捉一途去今之學者茫不知心爲何物見先達言主靜亦主靜至有輕視一切倫理爲繁文瑣節而冥目跏坐於壙室屋漏之中以爲道卽在是者不知此與

告子何異

至大至剛孟子分明將浩然之氣形容矣而先曰難言蓋難言非謙辭也卽其言者特於不可形容中姑强形容之耳然則吾輩讀古人書須默會於意言之表然後見古人立言之心

養氣以集義爲功須要明得何者爲義如何爲集然後可望其生浩然之氣今之言集義者吾見其義襲而取耳所以資談柄則有餘當大任則不足

工夫不離本體識得本體然後可言工夫今人不識

本體開口言勿忘勿助不知早已入助忘也以病
爲藥宜其服藥而病轉增也
助忘與病而同根此等病從標末上偏救之終於撲
東生西須用拔本塞源之劑
問如何謂之善言德行曰青齊之士善言海秦蜀之
人善言山凡夫閲歷身處之久者其言之也倍親
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顔閔有德之人其言德行
也不啻數家珍辨一二白一一於血脉上說得親
切的當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問孟子願學孔子先生何所願曰願竊比於我孟子
而已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學者必有此識見然後可以論
世知人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非精義入神者不能今人無
精義入神之功而好以成跡雌黄古人多見其不
知量也
仁榮不必大國之長然後見其榮即其問心而俯仰
無愧榮也何如不仁之辱不必受侮而後見其辱

即其自反而怍心汗背其辱也何如
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生孺子豈必親於我哉
吾心生機之發於此自不能已耳夫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今人於骨肉之間往往視如路人或至視
如讐敵其爲戕絶天性自梏生機甚矣
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謂之自賊謂其君不能謂之賊
君今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與堯舜同與
孔孟同與周程張朱同而往往謂堯舜不可至孔
孟不可學周程張朱不可企吾不知人將謂我何

其亦不思而已
恥之一字人品心術善惡生死之關孟子曰不恥不
若人何若人有爲人君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堯舜
恥不爲堯舜則必爲堯舜矣爲人臣而有恥則必
恥不爲禹稷皋夔恥不爲禹稷皋夔則必學禹稷
皋夔矣爲學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孔孟周程恥不
爲孔孟周程則必爲孔孟周程矣故有恥則爲賢
爲聖而無不足一無恥則爲愚爲凶爲小人可有
餘恥之所關大矣哉

天時

古之學者君就則見君召則不往見非是自高其身分道固如是耳今之仕進者因官跳足求進乎有司之門以僥倖於不可必之知遇嗚乎其視古之學者抑何不相侔也

士必有恥而後可望其服道德建功業故古之時在上者遇士以禮以作興其羞惡之心士亦以道自重以無虧其羞惡之實是以居上有功業在下有禮義後世場屋待士之法上之所以求之者既非

所以重之下之所以自獻者亦不知所以自重習以成風皆莫知反嗚乎若生于國不在厥初生士之始進如此則其平日之服習乎道德可知矣既不知道德尚何望其建功立勳以無負於朝廷之任使哉噫弊也甚矣

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者始可謂財上分明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辭受者立身之大節學者談仁義服道德必須有此操守然後學爲眞學品爲眞品

孟子論周公之過不諱其過而却於其中指出無過之實如孟子者纔可謂之論世知人纔可謂之觀過知仁今人論人不原其心而惟迹之泥往往於無過中推毛求疵其亦異於孟子矣

古人論人往往於有過中求無過今人論人往往於無過中求有過古人好成人之美今人好成人之惡今古人品心術之懸絶如此可歎可歎

改過是美事人却不喜爲文過是不美事人却喜爲之眞是不知好歹

人性皆善善者之性卽堯舜之性故曰道一而已有爲亦若是曰堯舜可爲此實理實事今人卻以爲寓言故意引進人爲善非眞人皆可爲堯舜也此等議論見識不惟不信聖賢自小其身分亦且甚壞人心術學問某見此等必深辨而痛闢之

井田之行古今紛如聚訟有一輩人謂必可復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夫大冬之可爲大夏萌芽之可爲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復於後世然大冬之不能遽爲大夏萌芽之不能遽爲合抱亦安在井田之能遽行於今日兩家各執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牴牾而不合也卽如三代而後授田之制唐爲近古然實是緣周隋遺制而緣飾之以成其制今謂井田之必不可復何以於王制久湮之後而唐獨能行之今爲井田之可以遽復何以於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終未能行大率古法無必可復亦無必不可復亦視乎其時與人耳學者論古不時之患而區區執可不可以爲說者是皆游談無

根之說非定論也

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必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乃爲大人之事否則終不免於小人之歸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 錄
韓城門人 賈緒芳 程伊藻 參訂
蒲城門人張 正校梓

孟子下

離婁

堯舜必藉仁政以平治天下而究其所爲政者皆自一念不忍之心推而達之則是仁政者治天下之

規矩六律而仁心者又仁政之規矩六律也心得其養仁政自沛然而出康誥所謂保赤誠求而不中不遠者也故王者必以正心爲第一義而人臣事君必以陳善閉邪爲恭敬

講王城郭不完節先生曰湯武行仁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其季也皆以富有天下而亡以至漢唐宋莫不皆然可見聖賢之言信而有徵讀孟子此言者竊毋以爲迂而忽之

城郭甲兵之不完不多田野貨財之不闢不治此皮膚之病無禮無學而賊民興則病在膏肓矣聖醫論事如秦越人治病直洞徹人五臟故其論治不憂其標末而特探其本原區區摸擬古方者何足以知之

責難陳善不特事君宜爾即事師交友亦然

不以堯舜自期者是謂薄於自待不以堯舜望君者是謂薄於待君然究之薄待君者正其薄於自待故孟子處處以堯舜三代望時君正其以唐虞三代人物自處也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余亦曰欲爲人盡人道亦法孔孟而已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民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賊君者也余亦曰不以孔孟之所以修身者自修自賊者也循此則聖賢悖此則狂愚出此入彼一念罔克之間而已吾輩須自奮自立

道無中立之處非仁則不仁似若易辨然學術不明之日久矣非真有體認天理之功以造乎識仁定

性之域恐亦未易辨於毫釐疑似之間故程門以
體認天理爲要訣也
祖父之惡非子孫之孝慈所能改則知子孫之善亦
非祖父之不善所能掩鯀圮族而禹不失爲聖仲
弓父賤行惡而不失爲賢人固在自立何如耳
孔孟千萬世宗爲達禮樂之原者孔子論禮樂在玉
帛鐘鼓之表孟子論禮樂在事親從兄之間則禮
樂之意可知矣後世論禮樂者屈置於節文度數
之末竟厭黍粒之餘眞是癡人說夢

一日講至先聖後聖揆一先生曰豈特聖人同一揆
吾輩此心此理亦與先聖同也又豈特吾輩卽凡
民知能之良亦與先聖同特吾輩不自信不能自
成自道自失其權度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則上不費而及人廣故君子但平
其政使民皆自爲利而不必其出於已是所謂不
費之惠也方今旱災爲虐救時之急務莫如勸農
民急興水利此伊尹救旱之政也竊聞當事者皇
皇論所以賑恤之策而未知使之興自然之水利

以自爲利嗚呼惠則惠矣及人能幾何哉
學問有本原則源泉混混放乎四海苟爲無本澗可
立待可見爲學當先立乎其大者庶民去之庶民
自去之也君子存之君子自存之也若其所以去
者存者則初不因庶民君子而爲去存知此則知
時有今古人有智愚而此道未嘗不流行天地之
間
由仁義是從性上起用行仁義則情識用事矣此誠
僞之分非安勉之別後世學術大率皆是情識用
事其與凡民恣情縱欲者雖有淸濁之分其爲害

道而戕性一也
知之眞自然行之當舜有明物察倫之眞識故能爲
由仁義行之實行今時學者無致知之功其有志
者不過摸倣其近似者以緣飾於爲爲之末初非
有眞識見安得有眞踐履故終其身在仁義之中
而終其身在仁義之外此大學之序先於致知而
中庸之要在於明善也雖然學絕道喪之餘非有
眞師友相與講切縱日鑽研探頤亦終歸於妄見

而已故少墟先生以講學爲學者第一務也

文王惠鮮懷保尚視民如傷其在後世更當何如誕登道岸尚望道未見其在我輩更當何如視民如傷如文王然後可謂眞愛民望道未見如文王然後可謂眞望道無文王之心之志而曰我愛民我望道吾不信也

端人取友必端此自是實理然以唐堯之時而驩兜列朝伊川之賢而邢恕爲友人之所遇亦有幸不幸耳必執此以論亦恐有無邊受屈人矣

孟子論自反以舜法天下傳後世而我不能爲可[illegible]此蓋是較量於舜我之間舜如彼爲聖人而我乃如此爲鄉人有不容不愧且憂耳非是爲不能法天下傳後世而憂也此是爲己爲人之辨不可不知

鄉愿人皆稱爲原人而孟子獨惡之匡章人稱其不孝而孟子不失其禮貌聖賢取人眞如伯樂相馬獨鑒於牝牡驪黃之外後世學者貴耳賤目如史斷史評之類往往隨人口吻雌黃古今人物不[illegible]

屈了多少人心我輩論人要當以聖賢爲法

萬章

一介不苟之守萬物皆備之量此伊尹之所以爲聖
也周子所謂志伊尹之志者此志而已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則區區
循迹倣象者不足以幾此

古人友德今人友富貴利達而已可歎可歎

告子

自義外之說倡不特覇術假借之弊由於此即佛老
虛寂之弊亦由於此其在今日不特佛老矣即吾
儒循跡摸象之學亦由於此憂在彼者孟子力辨
之憂在此者責不在吾輩而誰責

仁義非由外鑠孟子分明爲人指破近世乃有號爲
大儒而其學不免枝枝葉葉尋諸外其顛倒甚矣
抱璧而索諸塗則人必以爲愚仁義禮智自有而自
外之可憐也夫

心之理義凡民與聖人同而凡民甘心遜美於聖人
者只是不知吾心眞理義之所在耳然則象山先
生指示本心陽明倡明良知是直將箇箇人心地
尼還各人眞於人有起死回生之功而陋儒徒以
影響近似之疑猜摘不已眞自賊其心者也

象山先生每教人皆誦旅獒及牛山之木以下數章
此言深有味

非則精郎種樹學奕可悟學道

心者身之主有心則有身無心則無身人莫不知愛

其身而不知愛其心眞所謂不知類也故善愛身者護心如護眼使纖毫塵渣不得入其中而爲淸明之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矣

當此學術不明之日世人如何便辯得辨體之大小貴賤須是得有志者共講明心性之學以指迷導惑乃可

良貴有無味之味只是逐馳聲利人精神馳鶩不知嘗耳

三子不同道而趨歸於仁可見聖賢立身行己自有一段眞血脈流貫其間區區形跡皮毛之間不足以盡之必以形跡論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自爲則必歸於義襲而不足以成己

爲學而矜才能較勝負計效驗論多寡是亦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之類吾輩須切己自反

艱難拂鬱天之所以成我古之聖賢豪傑莫不從此成德達材吾輩遇逆難境界非怨天尤人則頹倫苟且豈不負上天玉我之意

處困而怨天尤人固不可偷安苟且亦不可須是從

這裏尋條正路八字着脚平坦坦行將來直巍巍打出去纔是大丈夫眞豪傑

盡心

盡心由於知性知性乃能知天今人誰解知性旣不知性如何能盡心知天故必須是有學問思辨行之功而又得眞師友乃可

殀壽不二是直將生死夭壽浮雲同視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能陽明先生以爲此困勉之事下學之功失之矣

誠身之樂孔孟而後宋明三五人耳他人紛紛之說總如射覆

反身而誠則行著習察矣

民窮如何謂之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曰以佚道使民謂以所以佚之者使之以生道殺民謂以所以生之者殺之卽如而今吾省大旱當事者能教之開渠穿井與水利以灌麥豆是卽以佚道使民也其或不率則嚴刑以懲是卽以生道殺民也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過化存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居深山與木石鹿豕游處而無惛無惡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而莫能禦由前爲無物由後爲無我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卦彖意非舜莫能當之

學者能辨三樂王天下不存之義則孔顏之樂可指推矣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不曰盡性而曰踐形見得人卽道德到聖人田地亦只成無虧此七尺之軀耳可見未至於聖人者不免負天地生身之義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說惟知大學先後本末之義

者知之世之以名物象數爲學者不足以語此孟子後象山先生深達其旨故其論學常發此義

秦漢而後民爲貴之義將君世主罕知其理故往往濫用其民而不足以祈天永命也

講至見知聞知先生顧心敬而命之曰道統之在天地猶脈理之在人身脈調而身泰脈滯而身病主持世道敎正人心者責不在聖君賢相卽在吾儒顧而乎此者經訓雜於異說學術淆於意見自非上智之姿竭終身探討之功未易與精一之會

傳方今六籍大明學術歸一前有孔孟爲之宗盟後有宋明諸儒爲之羽翼其視古昔時易而近直不啻萬萬其勢吾輩苟奮然自立雖去聖云遠見知無從而由其著述可以會其精神緣其行履可以得其心性直所謂適康莊而由坦途一指頭而會極歸極矣願濁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吾輩賴天之靈得爲男子且知向學爲儒者須頂天立地做一場乃不愧生天誕界之意悠悠天壤誰當負荷小子勉之

一曲先生讀書立德直達性天故能剖破朱陸藩籬而上接鄒魯之統其說書也切近精實純正縝密有雍容自得之味無駭遠張皇之氣學者尊其言而一一反之於身焉其亦可以不差矣

中州後學潛谷張開宗書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顒撰顒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
鴻詞以老不能赴京而罷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
召顒入見時顒以衰老遣子慎言詣
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錄奏進
上特賜御書操志高潔以獎之是書本題曰二曲先生口
授鄠縣門人王心敬錄二曲者顒之別號水曲曰
盩山曲曰厔盩厔當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稱之
是此書成於心敬之手顒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
月則是書之成顒猶及見非身後追錄之比實仍
顒所自定也顒之學本於姚江書中所載如大學
格物之物為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即物有本
末之物又謂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
即知善與不善知善即實行其善知惡即實去其
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說皆仍本王守仁
又書中所引呂原明渡橋輿人墜水有溺死者原
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謂未嘗動心顒稱
其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夫死生不
變固足徵學者之得力然必如顒說則孔子之微
服過宋孟子不立巖墻皆為動心矣且廄焚必先
問傷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輿夫
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動此乃原明平時強制其心
而流為谿刻之過顒顧稱之為不動則於告子之
不動心何異乎是亦主持太過而流於偏駁者矣

太學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

〔清〕楊名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江陰葉廷甲水心草堂刻楊氏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提要

太學講義跋

今上初元先君子奉　召入覲首被輔導　皇子教育人材之　命先君子以太學爲教化之本蒙養爲作聖之基慨然以輔弼　聖嗣引掖後進爲己任於是戴星入直薄暮方退五日一至彝倫堂講解經書振綱挈領示人以爲學之要劄記講語共相傳觀大學一書至致知之知數條爲二月二十日講語誠意章以下二條爲三月十五日講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七條爲四月六日講語誠意之後三條爲十一日講語所謂平天下二條爲十五日講語天地之性人爲貴至末則皆三月以後講語因中庸論語之解不便雜入大學中故列於後未幾而先君子竟以積勞膺疾矣將疾之晨尙徧臨六堂敦勉多士馴至大故猶傳諭六館以窮經砥行不可怠廢爲屬其誨人不倦之懷蓋將造就有用之材以爲邦家光也天不假年賫志以沒而講語遂止於此謹詮次如右以與學者共明之

乾隆乙未歲冬至前三日子應詢謹識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經筵講官　賜太子太傅諡文定楊名時譔

太學講義

大學一書爲初學入德之門乃夫子述三代教人之成法以詔後世者是書之義必講之極明見之至確而後不爲異說所淆岐途所惑也明德新民在止至善其事盡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年十五而入大學即當知明明德必以聖人爲宗新民必以王道爲準如射之有的常懸於目前而專心致志以向之所謂知之而有定向也此爲入大學之第一義觀下文以黄鳥喩人中當知止之義可見知止不可遽說深也若太說深覺志有定向處難安放又人太學之始立志居敬爲知行根柢一段工夫反致遺然且說效太急恐非教人先難後獲之指朱注物格知至則知所止非定解也

志既有定由是居敬以持之心無營擾而能靜身不馳逐而能安乃可以殫窮理之功而能慮務篤行之功而能得矣止朱子論學所謂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也注中以處事精詳訓慮亦未定之解物有本末之物即下格物之物本即身中包心意知末即家國天下也事則治物之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事也治平爲事之終誠正脩齊爲事之始而格致則尤始之始也知物之本事之始爲所當先者而先之物之末事之終爲所當後者而後之則於大學之道幾矣古人知之故天下國家歸之身平治齊歸之脩而脩身先正心必先誠意而導意者知察意者亦知尤以致知爲最先而自格物始也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善即格物之事注云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極如太極皇極乃理之至極謂根柢樞紐也物格則知至知至而意誠將內而心身近而一家遠之國與天下咸得其理矣誠意而意誠以至心正身脩而收齊治平之效是所謂能得也而由於物格知至所謂慮而后能得也欲格物以致知可不以身爲本而

知所先乎以身爲本而知所先則明乎萬物之理不外乎反躬體驗之際察乎萬事之要悉該於責己自脩之中並不可謂知之至乎不然舍本圖末遺近騖遠自謂知無不徧其去古人之學遠矣知曰知脩身爲本天下之物未知者尚多不可遽謂知之至然三代以下上鮮反躬罪己之主下咸相怨一方之習能知脩身爲本者果易見其人乎若人人知反身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古本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喫緊提撕即論語中庸反覆丁寧欲人反求自責之指至爲明切補格致傳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巳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學者格物原應如此用力方爲盡量但此境難到須是積久方成難謂至此而後志有定向也學者讀朱子之書當傳朱子之意此章知止節當用朱子平日所論爲學之方以解之則能得聖經之指而初入大學者有徑可循矣 學者先須立志所謂立志以端其本也志不立則無根種矣必懔然思人禽之辨不甘爲凡民如孟子所稱成覵顏淵公明儀之言勃然

奮迅飲食寤寐企仰古人此之謂知恥近勇何遠道之不可赴邪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志於道興於詩詩可以興能知恥有志而興者卽聖人之徒也否則凡民自待雖明明有居敬持志精義集義工夫肯以之自任而日就月將乎 補傳所謂至乎其極者根柢之極非邊際之極但表裏精粗無不到此等地位儘難人之應事接物固有當下講求明析卽可斷然行之內無慊於身心外可措之家國天下者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一時俱到雖有次第而無待於遲久未可執一說爲定也總之學以知本爲要知本卽爲

知至不易之論也

致知之知卽明德之明天命之性體中自有之眞覺也人倫日用閒時有發見之端致者因其端而推極之卽明之用力所由始終身無一日閒者也夫子老猶發憤忘食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非謂知至之後遂無格物工夫也八條目皆然下章愼獨之獨注訓獨知卽自有之明覺理脈一線意者好善惡惡之意秉彝之良也不可混作念字說念有善惡誠者善必爲而惡必去有以實其好善惡惡之意而不至於虛此意也能實其意則其發之眞而無僞不待言若以發之眞爲誠意尚未滿誠字分量也意誠則明德復其初矣觀誠意章富潤屋節可見

誠意章特提誠意見力行之功全係乎此卽中庸所謂誠身之總腦也心之正身之脩視乎意之誠曰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視乎意之誠曰注中知爲善以去惡知字不必定是致知之後方知也人性皆善無不好善惡惡卽無不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者知善當好惡當惡則當實用其力以決去而必爲之乃不肯實用其力盡去惡爲善之量是自虛其好善惡惡之意矣豈非自揜其本心之明乎故曰自欺實其意者勿自揜其本心之明而已禁絕自欺之弊惡必去善必爲務以自快足其本心曰夫意之實與不實

本心之明獨知之君子於心所獨知必加謹焉戒其
欺而求其慊而意無不誠矣愼者不少放過之謂小
人爲不善而揜著是自欺之甚而至於欺人也卒之
惡不可揜善不可著是不能實有善於中者必不能
揜飾於外矣如見肺肝則十目十手皆得而視之指
之何不知畏而甘爲無益之事也能自慊者積之久
而德成則心廣而得其正體胖而身亦脩矣誠意之
功效何其大哉至此則明德明而至善之止得聖學
王道莫要於愼獨也　愼兼省察克治愼由敬來敬
愼二字相連中庸先說戒愼恐懼方說愼獨大學只

言愼獨而不及戒愼恐懼者蓋愼獨愼字原根敬字
出來與中庸之義一也自入大學則居敬持志之功
無時可閒所謂能靜能安是也至用力以爲善去惡
尤加愼焉目
詩云瞻彼淇澳至民之不能忘也榕村古本說云申
上節誠中形外之意而見明德新民止善之統於誠
者如此也學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自脩者
愼獨之事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
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能忘則齊治均平之機誠意
之應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榕村古本
說云承上文而究言及民之事也蓋誠之感於人有
化之者有處之者誠以化之則德及人而人不忘誠
以處之則澤及人而人豈不忘也
榕村古本說云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承上文
淇澳之詩一節而申明明德之義也湯之盤銘至無
所不用其極承上文烈文之詩一節而申新民之義
也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承上文盛德至善而申
止於至善及知止一節之義也　引元鳥之詩明至
善之當止也引緡蠻之詩明止之不可不知必知之

乃有定向也引文王之詩明能靜能安則能慮而得
也文王敬德之容穆穆深遠靜安之極也學者志有
定向之後必居敬以持之身心能靜而安乃有以爲
明善行善之基文王之心緝續光明無待於思慮而
自明學者靜安之後則必由思慮以明善也文王無
不敬而安所止學者靜安能慮之後乃能隨時致愼
而各得所止也聖人者學之標準不於聖取法而於
何法乎聖人以靜安主敬立知行之極學者可不靜
安持敬以造知行之極乎歷衆君臣父子與人交之
止至善言之有志於盡性達天之學者亦惟於人倫

切近之地懋敬止之功求復其本然之善而已　得
止意誠以下之事舉君臣父子與人交數大端已統
乎脩齊治平之全矣
無訟民德之新之驗也由於上能自明其德百姓畏
之而不敢自欺以盡其無實之辭是感於上之誠而
誠以應上也夫意誠爲王道之本非知本孰能與於
此此節本誠意章結語結歸知本見務本由於知本
而先致其知之義益曉然矣
致知者本心之明能分別善惡是非必推極其量使
之無不盡也誠意者吾心好善惡惡之意根於本心

之明務在善必爲之惡必去之使好善惡惡之本意
無不實而不至於虛也存省克治之功深則能有德
而心廣體胖收正且脩之效矣下舉心不正而用情
之失於身心感應關驗之以見心與身之相因舉身
不脩而任情之偏於身家酬接關驗之以見身與家
之相關人當隨時隨處加檢此皆是誠意細密工夫
由家而國而天下不外謹其所好惡而已
誠意之後又有正心之功者爲善去惡雖無不實而吾
心喜怒憂樂之情之發又必隨時隨處加檢察之功
乃無過差一不加檢則心不正而身之辭氣容色亦

因之以失其正而不脩矣其不能檢察其情者由心
之不存故也心一不存則視聽飲食皆不見不聞不
知其味又何能使用情之各當乎上節言不能省察
而失義之當然下節言由於不能存養而失敬之本
體正心之道亦惟謹密其直內之養以精其方外之
用而已矣　心本無不正然有人心道心之分生於
人心如忿懥等須加檢察乃得其正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家國一理得其理則教化之行
易易也在家之孝卽在國之所以事君在家之弟卽
在國之所以事長在家之慈卽在國之所以使衆保

民如保赤子心誠求而民情可得是使衆之道不外
乎慈幼之道也治國不專是公侯凡卿大夫士佐君
治國者其事君事長使衆皆治國之事而使衆之事
尤多故於慈之所以使衆特詳言之家國既一理相
通故君子於家盡孝弟慈之道而能仁能讓則一國
俱興仁興讓不待教令而化戊矣及其率之以教令
一本孝弟慈之道以教之有善而後求人之善無惡
而後非人之惡所謂推己及人之恕也先言家國一
理因言能教家則國自觀感而化由是本身而推以
及人凡其教令人自順從而化治國之道何以加於

此乎後三引詩以申其義宜家人宜兄弟爲父子兄弟足法所謂有覩感之具有推行之本也教國人民法之所謂令之而從不令而行者也

所謂平天下至此之謂絜矩之道榕村古本說云老老長長恤孤以其施於國者言也治國者養者老則民知孝尙齒讓則民知弟收孤弱則民歸厚以是心之同推之則雖遠如天下無不同者所以君子推以度物自邇而遠莫不各有以與其善心而得其分願則天下無不平矣謂之絜矩之道者矩之爲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以治國之一隅得平天下之全理亦

猶是也復以上下前後左右之方形明絜矩之義蓋就其身之所處而推而準之使無不各得其分者此君子待物之常由之以平天下無二道也詩云樂只君子至失衆則失國實言絜矩之事在乎同民之所好惡也辟者好惡之偏也是故君子先愼乎德至仁親以爲寶以財用之聚散明同民好惡之實也秦誓曰至驕泰以失之又以用人之得失明同民好惡之實也忠信則賢人附驕泰則士心離而謏謟面諛之人至矣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復申明財用之道而以用人結之蓋天下治亂存乎民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存乎君心義利之閒而已易稱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正此意也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

明明德之功在乎敬愼能持敬而愼獨於身心家國天下之閒好惡無所不愼明明德無餘事矣有德則善在我衆之所歸命之所集也蓋惟仁者忠信以任賢而朝廷淸明故能務義以公利而萬民康樂自非知本而設誠致行何以致此有志於大學之教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物亦莫不得是理以生故聖人盡性而人物之性兼盡也脩道照後脩道以仁之解言人之脩飭其道乃聖人之教也與脩身脩德之義同

次節注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字解道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此句脈絡最喫緊起心之不可不存意無物不有言性之德無不有無時不然言理具於心而流行不息見無時可暫離也不常存敬畏敬貼戒愼畏貼恐懼雖不見聞亦不敢忽而懈於所見而警惕解於所聞而怵惕固其常也卽至於己所不睹不聞之須臾亦不因而少閒言敬畏之密也可見主敬不專在靜處著力乃自動處用功而收斂

旨至此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此主敬存誠之學第三節注云隱暗處也微細事也心曲中萌芽處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
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此句最要緊人雖不知而
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
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常者無時不戒懼也而於此尤加謹焉
於敬中加愼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
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此謹幾愼獨之學上節敬以直內此節義以方
外省察屬精義克治屬集義以吾心之義應天下之事物而無不方矣敬義分內外不分動靜第四
節注云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未發爲仁義禮
智之性已發爲喜怒哀樂之情喜屬仁怒屬義哀屬智樂屬禮性情之中與和人人有之也而欲全其中

和則在主敬存誠以完養之謹幾愼獨以省治之第五節注云自戒懼而約
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戒懼之功由動
而約之以至於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
謬而無適不然愼獨之功由內以達於外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
心亦正體立之效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用行之效也
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
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能戒懼則必能愼獨敬與愼不相離也故
合而言之歸於一敬
學而時習一冊皆務本之意學所以明善復性非有加
於本分之外注中提出學字面目則全書之大指已

洞然矣時習者不已之功說者日新之機不已而日
新聖學傳心之要也朋皆時習而說則學及於人而
業廣矣人不知而無改乎說且樂則學成於己而德
全矣此該人己徹始終希聖達天不能外者故爲一
篇之冠次章則言學以求仁而根本在孝弟知天性
爲道所從生則務外之妨於心德可知曾子日省是
存心無終食之違一息之間也觀其省察之嚴而操
存之密克治之勇擧可見矣時習之時日省之日須
著眼天行之健無一時一日而不周流君子法之亦
無一時一日而不惕厲自强不息其斯之謂歟爲學

爲治無二術道國首言敬信擧其本也禮貴儉度貴
謹節者敬愼所形用其大者仁之所發爲愛舍愛人
烏有政耶時使尤養民之大者也務孝弟謹信必自
爲弟子始親仁謂親賢取善也六藝終身服習先習
於幼時則後可究其理而資其用矣好賢誠篤孝親
忠君信友學之大端卽學之本務重威以制其外忠
信以培其內友勝己勇改過學之全功罔不衆矣愼
終追遠孝之事於此盡與仁善俗之要道也故特擧
而言之子貢之稱夫子有文章性道及焉不學美富
日月外天等章而示人學聖之要變化氣質之道未

宥先於闇政章者首揭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使人觀而仰之則而象之有不覺暴戾驕慢之潛消者溫者春乎良者春而夏乎恭其土德之居中乎儉其秋之肅而讓其冬之斂藏於寂若乎無行不與於此顯示其眞學聖者舍此奚從焉三年無改發孝子之心於是爲至蓋渥於天性之愛而不違乎禮義之則其志行之深厚純篤異於尋常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擧有子論禮之和而有節大中之矩可識矣約信致恭與人相因常行之事也近義近禮不失其親可勉而能也而進德之基於此而立焉取善之識由此而精

焉好學者志專力勤惟有道之爲依歸所謂宗而主之也此篇於師友之義特詳學無師友直冥行目造詣有淺深由有志有守而進於身心實有所得夷險約樂無非進學之地也子貢悟學問之無窮而擧詩相質夫子許以告往知來示人讀詩之法已盡於此故言禮而樂之教可推言詩而書之理可得擧一反三存乎其人末以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結見君子之學無非爲己人倫名教之地所恃以進德脩業者惟此本心之明照以收益於親賢取善之際而已矣諸章大指若此後可類推焉

學而時習之朱注人性皆善性卽所謂明德覺明之也明善謂格物致知復初則誠意正心脩身也時習所學則心理相洽自有滋生之趣日新之機其油然而不可已者由中出非自外鑠也旣有得於己因推及於人合志同道之朋皆得以共明其性共復其初學之所及者廣何快如之凡此成己成物之事總以自慊其性量而已學求在我無與於人人之不知於我何有荅其始本無近名之心故其終克蹐成德之域也此章合成己成物造端要歸言之故冠於篇首

夫子之五德以四時配之溫春也良夏也恭土德寄旺

四季而宅於中也儉秋也讓冬也有而不居寂然退藏而無迹也觀聖德者以此求之而得其渾備學聖人者由此探之而知其有原唯其存之肫肫而仁故發見而爲溫也仁之中燦然有禮故由溫而暢達其見其爲良也誠卽信德之主於中者無時而或閒斯敬之發於外者無往而不周故見爲恭焉義有節制而不過故言語威儀之適當其則者爲儉德之美焉智藏密而不露乃四德之根故沖然不爭虛受若谷讓之見於處己接物尤有不期然而然者五者循環皆生理所貫徹則仍渾然常覺其溫而已子溫而厲威而不猛厲威

秋金肅清之氣不猛則仍有溫意茶而安九見沖和邃穆之神動與天游也　心如穀種聖
人培厥美種而至於暢茂條達自萌芽抽苗數華成
實無非誠心實意之布濩充周亦惟曰仁焉爾矣異氏
心如明鏡得秋清之氣而不能生物正與穀種反　苟非穀種而爲寒涼燥烈
物受之而不摧傷枯槁者幾希是故偏於用義尙智
者多失之刻薄寡恩職是故也弟子蒙養教以孔愛
親仁君子必厚重而威嚴威由厚重中出親愛溫厚
皆仁之屬也仁能統義義不能統仁學術偏全當審
所尙也　溫良恭儉讓此夫子之容貌顏色辭氣也
曾子所稱三貴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荅隨時隨處存

心檢察求庶幾乎此也顏子從事四勿於視聽言動
克己以復於禮好問虛受忿怒不校與夫子氣象不
相遠分之爲三爲四合之總歸於威儀此聖人無行
不與之教學者欲法聖以變化氣質舍是奚先焉故
述子貢之稱聖以此爲首而紀顏曾之傳道亦不外
此以爲依據也抑之詩反覆於威儀舉主敬謹幾之
心法無不總攝於此李文貞公著詩所成復訂正此
篇之解而絕筆焉傳其學者朝問夕睨可也所望於
服膺弗失者
傳聖人之道者顏曾曾子有疾五章記曾子語而舉其

稱述顏子者則希賢以希聖之塗徑在茲矣首記曾
子臨歿所示戰兢危懼之旨次及疾革所舉容貌顏
色辭氣之重所謂戰兢危懼者即在此三貴摒而已
籩豆之事凡涉於文具法制之末者皆其類也此即
君子不多之旨孟子諸侯之禮未學班爵祿之類祇
闕其略不害爲傳道之大賢也虛受者進學之不已
忿慾者己私之淨盡驗之於日用容止之際察之於
性情度量之間而所謂於聖道庶乎者可得矣輔主
庇民扶危定傾之業豈有外於此耶是皆一敬之所
操存涵養使無虧其天德之純者非以仁爲己任者

能之乎約之於方寸者此仁布之於民物者亦此仁
與靜虛寂滅能敬而無義者懸殊矣死而後已而全
而受者至此乃全而歸矣故學之節次知恥近勇補立
志　其始也莊敬日強其中也存順沒寧其終也是在
善法曾子者抑論君子者定之於託孤寄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之時而其平日所從事乃在於去暴慢消
鄙倍根心生色不驕不爭有以養而成之雖欲頃刻
之不戰兢惕厲而可得乎暴慢鄙倍不信之盡謂驕
吝忿爭之盡去則於夫子之溫良恭儉讓者幾矣故
序子貢之稱夫子以是爲之首示學者以準極焉

士人遠赴京師志期顯揚科名仕進人情所同然唯在求之於己而已夫子敎子張言博學貴於精擇既擇歸於約守將不言祿而祿自至諸士亦務潛心闇修明經砥行勉於爲己之實學可也

講義第二　　楊氏全書十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學庸講義序

有宋理學之傳始於濂洛而大盛於閩嗣是以降閩中時多閩人而毘陵錫山之間龜山先生所嘗講學之地流風餘韻千載景行然學者從事科舉摘句尋章誦言忘味聲希響斷漸不可追我　朝安溪李文貞公尋不傳之閩學於遺經向有大學古本中庸章段暨餘論一編風行海內而楊文定公起家暨陽少遊文貞之門號爲入室所撰學庸講義志堅思苦沈潛理窟味衆人之所不味如辨學庸兩愼獨同異之類皆發明奧義辨析介於毫芒大約即文貞之薪傳而賡續之又反覆推闡附以己意其書檃括衆理極其瑩粹先生脫稿後嘗是正於文貞公公爲之澄汰一二跋其尾曰圓融潔淨枝蔓去而根本呈至今讀之如見其師友講習勇猛精進之樂往先生在滇南仁聲善敎入人最深體用一源之說隨人提撕因培所飫見而飽聞今嗣君應詢出手蹟遺編受而卒讀乃知先生晚年講論雖較精微透脫而其根極道要仍不外曩昔師傳所及文貞之道得先生而益明非夫仔肩聖學者烏能識其妙哉乃序而歸之

乾隆二十四年歲在己卯閏六月晉寧後學李因培拜書於暨陽官舍之不繫舟中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教習庶常　贈太子太傅謚文定楊名時撰

大學講義

明德之說或問釋之詳矣明德以在人者言不兼物說
蓋天之所命於人而人得之以爲性者卽所謂善也
無極之眞超然不涉形氣而生生之理渾然全具由
是生陰生陽而五行備精氣凝聚而人物生入於其
中獨得其秀而最靈故有以全乎至善之理而炯然
不可昧焉發於人倫日用之閒則所謂仁敬孝慈信
也性雖人物所同得然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
理亦昭明呈露此明德明命之云不可施於物也人
共有此明德而氣拘物蔽有時而昏故須有以明之
明之者在誠意正心脩身以復其固有之善而已而
非先明乎善必無以復乎善此大學以格物致知爲
首務也

知止則物格之後有以知至善之所在矣志豈有他
岐之惑乎既無他岐則心自無紛擾之累矣既無紛
擾則心自無陷溺之危矣如此則當事物之來自能
精詳以察之豈不有以得其當然之理而止之乎至
於能得則實體至善於身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

三百七五　楊十一　一

國平天下之事無不盡矣

知止之知深知所先後之知較淺是始入大學者知
得本始是工夫之所先末終是工夫之所後而如此
以從事也所字是著力字非徒知其爲先爲後而已
故曰則近道矣

注訓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理字不空說泛爲萬物
之理皆備於性分之中性不外仁義禮智信五者而
見之人倫卽所謂仁敬孝慈信也天下之物無非我
所當格不獨存於身心者必究其天命民彝之本卽
散於人物者亦必窮其與我同然之實是則所謂於
其極處無不到而明善之要也固非以用心於瑣屑
不急誇多鬬靡爲能於極處無不到若不得程朱本
意而以泛而不切者爲理則所謂致知者既差而何
足以爲誠身之功所託始乎

誠意之誠注訓爲實謂心所發爲善去惡之意一一求
必得務決去而有以不虛其所發也人知善之當爲
而發爲善之意乃又起一念謂善亦可以不爲是自
欺其本心而爲善之意虛而不實矣人知惡之當去
而發去惡之意乃又起一念謂惡亦可以不去是自
欺其本心而去惡之意虛而不實矣誠字反而對虛

三百七二　楊十一　二

字言不對僞字矣字言蓋僞者外然而心不然之謂矣則全然虛假之謂僞矣是欺人虛而不實是自欺人固有言行之間未至於僞矣以欺人而於所發爲善去惡之意尚未免有不實而自欺者矣然自欺必至於欺人能不自欺則其不至於欺人又不待言矣誠意章注云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言不可徒致飾於言行之間人所及知之處也徇外爲人尚未是爲不善無所不至之小人下文小人則直是僞矣欺人者矣　意之實不實皆己所獨知禁止其自欺卽自愼其獨注解自慊處云不可徇外爲人已矣下

愼獨矣下然其實與不實然字特欲轉解文義非另深一層意與志微有別志字較闊意則隨時隨事而發者也故注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又云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此知字不必定說是致知之後凡人莫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既知善當爲而惡當去則心之所發必有爲善去惡之意矣下文心之所發句帶上句知字來以欲爲善去惡之意言非有善有惡之意也　大學所謂愼獨卽中庸之愼獨但大學愼獨內已包得戒愼恐懼蓋爲善去惡者其實功而存誠主敬則所以爲之基本者

也　或以發念誠實爲誠意而不以爲善去惡力行之事言之則是誠意之時尚未有實功傳文何以云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乎人固有發念誠實而於進德脩業之功未加者或可謂之立志豈可遂謂之能誠其意乎注所云實其心之所發又云實用其力語意當細體認也

作新民或以作新二字相連屬在上者說注以新字屬民說案書意似謂是新遷之民此處引述應貼合書意言一番更始則民有自新之機爲上者宜有以鼓舞振起之不必以民皆能自新將新民爲民之通號

也

大學之誠意卽中庸之戒懼愼獨大學之正心卽中庸之致中和也致中非有外於戒懼但自戒懼而加密耳致和非有外於愼獨但自愼獨而益精耳正心非有外於誠意但自誠意而加熟耳正心云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心之體也不偏倚而中則心之體正矣發皆中節心之用也無乖戾而和則心之用正矣大學釋正心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言之此卽省察乎心之用也故注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曰心不在焉云

云此卽存養乎心之體也故注云心有不存則無以
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
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誠意之功豈有外於存養省察
二端如謂忿懥諸情之失無害其爲意誠不知所謂
誠意者離身心性情更何所用其力如謂心之不存
無害其爲意誠不知心既放逸大本已失所謂誠意
者更以何者爲基址也故能誠之又誠則心自無不
正非別有正心工夫脩身章所謂好惡之辟亦是意
不誠之故特舉其與人相接處言之耳治國之恕平
天下之絜矩亦只是誠意中事故程子日天德王道

其要只在愼獨

正心章首節言省察乎心之用也次節言存養乎心之
體也人心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本無不正發而爲情
始有不能中節而本體因之不得其正者矣故曰有
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也知心因情之
所發而易於失正如此可不加以省察之功乎時解以不
正病痛歸在有所二字上非是夫心者身之所主也必常存此心使
之爲主於內然後一身之間日用動靜皆得所檢苟
任其放逸則中無主宰此身之視聽飲食尚皆茫然
何論其大心不存之病如此可不察乎此而亟事於

主敬之功乎次節注中必察乎此察字帶說此是本注之意於本文
文義至爲安穩明白一體一用敬義夾持工夫無所
掛漏時講兩節說作一片以心不在頂不得其正專
指用一邊說夫舉用可以見體於理亦無所礙但不
如前解完全而於本文及注意亦頗未協也若欲兩
節聯絡說下當仍以上節屬察下節屬存言人心有
忿懥等情而不能察至使用之所行累其本體之正
是惟心不在焉之故耳蓋人必此心常存乃有以爲
應事接物之本苟此心放逸而不存則雖視聽飲食
且茫然無所省記又安能致察於處事應物而使之

各得其理乎忿懥好樂等皆施於物者非憑虛而動
於此而失其本心之正則身不脩可知而其根本却
在於心之存不存也或問兩節雖似串說中間義理
自成兩段細尋可知獨所謂得其正而無不在焉者
似根上文爲說不知用之所存而心因以不得其正
非以不得其正專屬用說也得其正而無不在焉只
是泛論心體耳觀其以心之體用及人所以完其心
之體用處說起可見必動靜寂感各止其所然後爲
得其正下面却就本文上下節分收兩意自明白
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時解專以君子貼人君故於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須委曲添補說謂我之孝卽國人所以事君之理也我之弟卽國人所以事長之理也我之慈卽國人所以使衆之理也唯其理之同故君子盡孝弟慈以教於家而教國人之事君事長使衆者已成於此矣此解於文義頗爲迂曲不知治國平天下之道凡入大學者皆當知之如必天子然後當知平天下諸侯當知治國則卿大夫士可不講於治平之道而所謂八條目者諸侯僅有其七卿大夫僅有其六也且謂我之孝卽國人所以事君夫我能盡孝國人必先效我之孝而後移孝以作忠未可徑

謂我之孝卽國人所以事君而若是徑略其詞也葢此君子只泛言之不必專貼人君言孝弟慈固我之脩身而教於家者而卽我之在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而教國人忠讓治民之道者也脩身敎家之道非卽教國之道乎是以康誥云保民如保赤子葢保赤子者唯其誠故能得小民之情不必講於治民之術而後可臨民也可見在家之慈卽在國之所以使衆者孝之卽所以事君弟之卽所以事長亦若是而已故身誠仁而使一家觀感而仁則一國興仁矣身誠讓而使一家觀感而讓則一國興讓矣如一人貪戾

則一家亦必效之而一國作亂矣此則以其機言之而著教成於國之效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帥字兼觀感勸迪二意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句領起通章所言絜矩同好惡皆治國之事觀所謂得國失國及結處此謂國可見

君子先愼乎德先字不必謂欲愼好惡先當愼德葢同民好惡亦愼德中事先字對人土財用而言

講義弟三　楊氏全書十一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學庸講義跋

江陰楊文定公究心實學自弱冠以及易賛五經四書周程張朱文集未嘗一日去手於經書名目條理分別貫通之處無不有以辨晰其微苡探索其奥窔所著指要一編示學者切實體驗使知所依據不爲異端眩惑念大學之言明德中庸之言天命道理本是一貫後人每多支離詭怪之說故於二書尤用力之久而討論之精此冊皆先生手書與安溪相公講求至當而無一毫差謬者也屈指 本朝實學純一不雜者唯先生與平湖陸清獻公兩賢皆先文貞公丙午辛未主試時所得

士迪忝列通門旣生也晚不識清獻少有知識先生亦去朝未得拜見宦遊所至又去先生墳墓地甚遠竟不得親承指訓每以爲恨今讀先生遺書得少窺見先生學問高深之萬一不勝欣慕云京口後學張迪拜手謹識

余不及見楊文定公比來暨陽得交其嗣君蒼巖先生所居卽舊第庭戸樸素類聞靜者之所棲公歷事 三朝宦蹟烜赫而澹泊寧靜不改儒者之素此
世宗憲皇帝所以有清操夙著之褒也公少時卽遺棄俗學於性理特究心康熙辛未李文貞公主禮部試以此發策獨賞公對爲粹然一出於正是年成進士居文貞門下爲高第弟子此冊乃公讀大學中庸有所得手疏之以質諸文貞者文貞少加潤色而評其後曰圓融潔淨枝蔓去而根本呈其師弟間相契若此此亦可見當時士大夫相深以學問相漸以義理爲一時盛事惜余皆不及見然一朝得見兩大賢遺墨所言又皆聖賢之精義抑豈可不謂幸焉公嘗揭經書言學指要示學者其功在敬與義其歸在於盡誠而達天此以問政章知人知天謂知人之所以爲人與天之所以命人者智以開仁之先明善爲誠身之本公之於學不專守章句

而獨得其要領與朱子平日之言正相符合豈詹詹治經生家言者之所能彷彿也哉姚江後學盧文弨謹跋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教習庶吉士　贈太子太傅諡文定楊名時撰

中庸講義

道也者一節言存心之事注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心者理之本心存則理存矣具於心三字最緊要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心字正頂具於心心字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君子之戒懼固無時不然而不睹聞之須臾乃寂然不動之頃正萬事萬化之根使存心之功不能貫徹至此則天命便有不流行之時而根本墮矣雖字亦字對須臾字下詞若輕而理則重也　有謂不睹不聞人終日間本無此時候睹聞與視聽不同人有不視之時無不睹之時有不聽之時無不聞之時不睹不聞特設言之以明君子之無時不敬耳不知人一日內未嘗無此時但其時甚不多故曰須臾如人閉眼及夜時燈火未上即是目無所睹之時偶爾音籟寂然即是耳無所聞之時不因無睹無聞而少自放逸此君子存心之密也

莫見乎隱節言謹幾之事慎字工夫時時俱有不可與戒懼分時候說或以爲敬之功貫動靜慎則專在動之端所謂獨處用力過此到發見處又只用敬此說非也夫應事接物之時時時省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得謂方動之初謂之省察而用力於其見其聞之地者不謂之省察耶　注云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於此尤加謹焉兩此字非以時候言乃指事之判於公私義利者言也

戒慎恐懼至慎獨程子作一意解之朱子分爲二意玩本文語意不睹不聞正應轉須臾獨字正應轉隱微脈理各有所屬上節是故君子云云下節故君子云云文體對說難以渾爲一意又其所不睹不聞其所字以己所不睹不聞言獨則己所獨知乃人所不睹不聞也下言致中致和明有兩般工夫非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本然何以全未發之中非慎獨以遏人欲於將萌何以中當然之節朱子之解於文義既精密而於聖學敬義夾持存誠謹幾之要具舉矣戒慎恐懼敬以直內也慎獨義以方外也兼精義集義在內或疑慎獨難以言方外不知喜怒哀樂之中節全在慎獨義在心而發於事爲之閑慎獨非義以方外而何或又疑在精義是致知慎獨是誠意何以此處兼精義在內不知慎獨之省察克治省察即精義也朱子言中節則須是窮理之功可見慎獨之兼精義矣或言首章只言敬而不及知行至後言三達德方及知行則首章所謂中節行達道者義理工夫皆無歸著矣戒慎恐懼存心之功所以立大本慎獨謹幾之功

所以行達道今順兩節文義解之自明中庸謂[illegible]
周於事物而實統於吾心其流行之體初無少閒離
須臾之頃亦不可有所放逸而離之若其可離則非
道矣（不可須臾離是言人不可須臾離道 謂人雖欲須臾離道而不可得非是）是故君子
因己有所睹聞而戒慎恐懼固不待言即己所不睹
不聞之須臾尤以爲明命之存亾絕續實係於此必
惕然而戒慎恐懼焉所以存心體之本然者如此（但言不睹不聞并無思 無慮亦該在內）然道之具於心而應於事物者又
有幾焉先動於念慮之閒而後達於事爲之著彼隱
暗之處天下之著見莫有過於此者微細之事天下

之明顯莫有過於此者此際之是非善惡一有不慎
則去道漸遠矣故君子於人所共知之地如發言行
事無一不慎固不待言而於己所獨知尤以爲理之
是非於此而辨事之善惡由此而分必加慎焉以致
其省察克治之功也（時講以上節爲靜而敬下節爲 動而敬不知省察克治固必以 敬爲基非敬固無以施省察克治之功而指省察克 治爲敬則未可也其弊將有略知顯畏而窮理不務 於精去私不務於盡而自謂能慎獨者矣言固有此 於理近似而實足爲學術人心之患者此類是也）
兩節工夫一體一用雖有表裏之分然心無時而不
存幾亦無時而不謹唯心存而後可以謹幾亦唯謹
幾而後所存之心實有所用而非虛體也（此時心存 此時便能 謹幾如以上節屬靜下節屬動分作兩時則道理既 不完全工夫亦不得力語類雖有未定之說然善體 認者自能得 其要旨也）若心有一息之不存則此息必有不及
檢之幾若幾有所不檢則此心之存者亦祇爲離事
却物以自全而不免蹈於空虛寂滅之弊矣人自朝
及夕自獨居以至接人何處不有當謹之幾近而一
身之容體與夫人倫之節事物之變皆是也必清明
在躬氣志如神然後可用此心以檢察之此存心所
以爲謹幾之本雖二者循環無先後而不得不以存
心爲先也　大學所謂慎獨大學
所謂慎獨者謂有爲善去惡之意而平時念慮雜發

以爲善可以不爲惡可以不去臨事遂至棄善從惡
（此是 自欺）則爲善去惡之意虛而不實（此是 不誠）意是爲自欺
而意不誠有爲善去惡之意而除去雜念善必爲惡
必去務自快足於己是謂自慊而意誠其欺而不實
慊而實皆非他人所及知而己獨知之（自欺自慊處 即獨有以獨）
（爲意及謂獨在 意之先者非是）故君子必審欺慊之幾於獨知之地
而慎之使不自欺而自慊也中庸所謂慎獨者謂平
時念慮之或善或惡及臨事之從善從惡皆幾之動
而己所獨知也君子於己所獨知之地必除去惡念
汰去惡事以謹其幾焉注曰隱暗處也指心曲之念

慮言微細事也指事爲之細微言皆動之微而所謂幾也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人皆知善當爲而惡當去卽皆有爲善去惡之意其用力處只在除惡念去惡事且兩處愼獨只是一樣

君子之體道所以必事於戒懼愼獨者亦以吾性之仁義禮智發而爲情則爲喜怒哀樂方其未發渾然至善本無不中及其發也必皆中其節乃可謂之和大中者天下之大本苟非戒愼恐懼何以立其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苟非愼獨何以行其道哉蓋首節言率性之謂道已含性發爲情意在內至此指出喜怒哀樂以見性之乘於人心而動分理欲善惡之幾者正在於此誠能約情復性則大本彌固達道以行而與天地萬物呼吸感通卽在於此此中庸善言性情之理而示人以用力之要爲至深切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是由外而約於內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由心而達於事也戒懼之心多因有所睹聞而起古人之箴銘諷誦皆所以警惕其心須自此而約之以至於不睹不聞之中亦無少偏倚焉念慮之萌固已與事物相緣感而至於應物之際則尤其顯見者也須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皆無所乖戾焉注意是由睹聞以至不睹聞由隱微以至見顯分作四層說大全史氏伯璿解固爲失之虛齋解似矣然恐未得其本意也

謹於人所及知者未可謂之謹幾幾是動之微乃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獨知也事有義利公私得失是非本自判然分明十目共視幾則是念慮之發於幽暗事爲之屬於細微人不及知而已獨知者平日動念之善惡雖未卽見於事然念在於善則事必善念在於惡則事必惡是念慮實爲事之幾也偶然一言一行之善惡似乎至細然衆言衆事之善惡皆從此起而積小至於成大是細事實大事之幾也是皆己所獨知而人不及知者也十目十手指視之地而一一致謹固是謹於顯見然非從此方謹起也若至此方謹則有所不及謹亦不得謂之能謹矣凡君子之謹於顯見莫不由謹幾而及此故注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言君子不專在應物處致謹乃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此也未接物時之念慮與接物時之念慮皆是獨注應物之處則指人所共見處言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正見戒懼工夫不專於靜中用也

人能致中和便有位育實事

或問謂一身之天地萬物及一家一國皆然以一身言天君凝然百體從令是天地位也萬事得其理是萬物育也以一家言父子兄弟各止其所是天地位人物之安和生遂是萬物育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揭出以中庸名書之意
君子而時中君子謂立心誠篤有入道之基址者故注云有君子之德隨時處中謂能戒愼恐懼而不失乎中之體愼獨而不謬乎中之用也（時中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小人是不能立志者無忌憚正與戒懼愼獨相反時講以君子小人作資稟說是天下有生而爲君子小人者也注中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猶云戒懼愼獨無時不中云爾覩下肆欲以心言妄行以事言可見蒙引以戒愼恐懼屬君子二字內與無時不中分存發言之存疑謂戒愼恐懼在君子二字之下時中之上亦以時中單屬事說俱未安　戒懼愼獨卽時中也肆欲妄行卽無忌憚也

君子中庸能盡性者而後能盡道也小人反中庸民鮮能中庸非至德則道不凝也自道之不行以下至强哉矯則承上言中庸所以鮮能者以知者愚者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全其天命之智而所知有過於道不及於道之失由其不明道所以不行也又以賢者不肖者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全其天命之仁而所行有過於道不及於道之失由其不行道所以不明也故下章引夫子之歎道不行以見其由於不明而遂引夫子之稱舜知以見道之所由行引夫子之歎予知者之不能守以見道之所以益不明而遂引夫子之稱顏子之仁（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三月不違仁也）以見道之所由明又引夫子之言中庸不可能以見明道行道之貴於勇而遂引夫子所言君子之强以見道之所由明行也此一大段言三達德皆申明天命之謂性一句蓋性者道所從出必體達德而後可以行達道故首發明之吾性之內萬理具足唯舜能眞知之則知之德無所虧矣唯顏子能隨得而隨守之則仁之德無不復矣唯君子能始終不變不至於智極精仁極熟而不已則勇之德無所缺矣舜之知顏子之仁君子之勇卽夫子所謂能中庸之君子也

素隱以下至鬼神章皆言中庸之道以申首章率性之謂道句素隱行怪及半塗而廢或過或不及乎中庸之道也（隱怪亦賢知者過之之事遵道者雖非愚不肖然其爲不及則均也）聖者之依中庸遯世不悔無過無不及立乎中庸之極也此章承上達德起下達道費而隱至胡不慥慥爾對隱怪者言言道之不外乎夫婦而聖如夫子猶恍恍於子臣弟友之道而未能也君子素其位章對半塗而廢者言言君子唯務盡道而無願外之心凡誘慕於

外物爲境遇所奪者皆願外也陵下援上怨天尤人
則違道之心於是乎息矣正己不求則無所誘慕於
外因有失而反求則能以境遇事物爲進德脩業之
助推之聖人之依中庸遯世不悔卽是心而已矣如
行遠并下鬼神章則所以總發其意以見求道者固
不可不上達乎高遠微妙之域而實不外乎卑邇顯
見之閒也孝道雖大然止在於得父母之心能盡道
於妻子兄弟則順父母不外此矣鬼神雖幽然實與
物爲體使人能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矣
盎天地之神氣祖宗之精爽與我初無二體人得天地之理

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是天體物而不遺也人成形於父而得氣於祖百世可以呼吸通是祖宗與子孫爲一體而不可遺也故盡孝者必推之以至於祖又必推之以格於天然後爲能盡道之量夫至於能格天尊祖比之於順父母尤爲高遠矣而不過自仁孝之誠通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理也故下文遂言舜之大孝格天武周事帝祀先之事是皆實理之所爲也人能盡
其實心以格之則動於此而應於彼有捷於影響之
赴形響者齊明盛服及抑詩所云無射皆言敬也敬之至則誠也此中庸言道
必極於是而後爲至也自舜之大孝至武周之達孝
則舉聖人盡倫之至以立極以申首章脩道之謂教
一句意哀公問政章引夫子之論政以繼大舜文武
周公之緒所言達道達德九經則以結前半部知仁

勇中庸之道及聖人脩道之旨所言明善誠身則以
開後半部至誠至聖之端此一章乃全書之腹包括
道理無復遺餘是中庸一部之樞紐也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言道我知其不行矣彼知者聰穎過人必
視中庸之道爲不足知雖語以道之美彼未必反也
唯當大道之行知者身由於道之中將漸知中道之
不可過而所知不至失之過矣今世教旣衰大道不
行是以知者之知恆過於道也愚者識見卑闇知不
足以及乎道雖語以道之美不能曉也唯當大道之
行愚者日由於道之中則漸知中道之可至而所知

不至失之不及矣今世教旣衰大道不行是以愚者
之知恆不及於道也然則道之不行不觀於此而可
見乎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彼賢者材質過人必輕
中道爲不足行雖勉之使出於中彼未必從也唯當
斯道之明賢者日闇乎道之本不可過則所行不至
失之過矣今世教既衰大道不明是以賢者之行過
於道也不肖者材質薄劣行不足以及乎道雖鼓之
使赴於中彼猶憚其難也唯當斯道之明不肖者日
闇乎道之本非難行則所行不至失之不及矣今世
教既衰大道不明是以不肖者之行不及於道也然

則道之不明不觀於此而可見乎此說主世敎言仍用民鮮能久矣注以解此章義亦足與本注相備也鮮能知味只就過不及者歎其行不著習不察不必作推深一層解　民鮮能注云世敎衰民不興行道之不行章注則云生稟之異而失其中畢生稟之失卽可以見世敎之衰使敎化隆盛則民自皆變化氣質而協於中矣

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無道至死不變難於國有道不變塞然人必能與人同而不流方能與人異而終無所倚（中立謂特立獨行也）必能處有道而不變所守方

能臨險難而不變所守未有平時同流合汙諂肆敗德而處艱難變故之際能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節者素富貴節及論語富與貴章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自易以及難也

君子依乎中庸節注雖以依乎中庸對素隱行怪以遯世不悔對半塗而廢但尋文義兩句俱當兼承兩節蓋素隱行怪者固反乎中庸卽遵道而行者亦未能依乎中庸也唯君子則依乎中庸後世有述者固有欺世盜名之心卽半塗而廢者亦易乎世而變其所守唯君子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君子率性之道徧滿於日用彌綸於天下古今其用至費也而其爲體則隱矣是所謂隱者卽在費中非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斯道也雖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及其至則廣浩無窮雖聖人亦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之處豈唯聖人卽以天地之大於覆載之職生成之事猶不能使人無憾故君子之道語其大則天地聖人不能盡其大無外而天下莫能載焉語其小則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其小無內而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道之察於上下也蓋道無不在雖一鳶一魚皆具此

道故觀其飛而在上躍而在下而道之昭察不可揜者於此可見焉是則君子率性之道造端於夫婦知能之地至切近也及其至則昭察於天地之間無非民彝物則之所布濩充塞何廣遠如之道之費而不可離如此而所謂隱者卽寓於其中矣何必離費以求隱哉朱子之說意蓋如此　費謂道無所不在以下文觀之自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及所遇之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莫不有道以至於天地之高深鬼神禮樂之幽顯亦莫非道也此朱子解費字本意

君子之道不外人倫日用之間無有所謂隱也卽謂

道有隱亦卽在費之中自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於道盖人同此性各有良知良能之發見則皆可以與知與能也若盡此道之量而言雖聖人之神明尚有知之未至行之未盡之處如周公之爲弟而不能知管蔡之叛堯舜之爲君而病博施爲父而不能化朱均湯武之爲臣而不能格桀紂之暴之類是也是聖人終身汲汲於道之中猶若不及外是豈別有所爲神明也且以天地之大神化無窮尚有生成偶失其正未免於人之憾者是天地亦終古不已於道之中猶若不給外是亦豈別有所爲神化也道之卽費而隱存者如此是則道誠無所謂隱也以聖人天地所不

能盡者而語於高遠大猶高遠也固充塞乎天地之大而天下莫能載焉若以夫婦所與知能者而語其卑邇小猶卑邇也則周浹於日用之細而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魚特一物之至微而道未嘗不在是小莫能破也而道之盈滿充塞於上下者觀此已昭然著察於心目閒矣是大莫能載也洵乎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之知能而及其至則昭察於天地之閒而不可揜也是故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道果無費外之隱而求道於隱者過矣費而隱隱字與素隱隱字正相對異端於費外求隱君子之道則費外別無隱也夫

婦之所知能蒙引專以男女居室之事言存疑謂居室之事通於陰陽奇偶之義尚說得太大此所謂與知與能特指瑣碎之事言之如所謂井竈杵臼之類又從前解聖人所不知不能謂至字若作精微之至言則是聖人於義理精微有所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故須說入散碎不緊要處方說得通但如此說則夫婦知能聖人所不知能皆非人倫之要於成己成物之達道俱不關切矣今以下道不遠人章總注觀之所云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則知此處與知與能不知不能正指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而言況哀公問政章明云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則知中庸凡所謂道者皆指達道而言卽其餘瑣細之道亦無一不管攝於此五達道之內如所謂井竈杵臼之屬問禮問官之類原不出於五達道之中性中仁義禮智發用於五倫之閒至爲眞切若父子主仁君臣主義夫婦主別長幼主禮朋友主信皆根於人性而非人爲之所設者故夫婦之愚不肖皆足以與知與能之聖人不知不能者是言道之盡量處如夫子好古敏求終身不厭以學之不講爲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皆是實見得此道之難知故自謂事公卿事父兄之未能

曰德之不脩見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皆是實見得此道之難能故曰天地之有憾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生長者仁收藏者義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皆在於此是天地之職也推其所以如此者曰天地以生生爲性也乃有時於生成之事開有所缺是天地於職分性量猶有未盡此人之所以不能無憾也語意猶云夫婦之愚不肖所與知能行者及其至卽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也非謂聖人天地不能盡道止見聖人天地之所爲者亦不外乎此曰夫使聖人之於道果見爲無不知無不能則聖人亦不必惟日孶孶於此矣使天地之道非所以平萬物之憾則終古不已者何爲哉唯

五百七　楊十二　圭

中庸之道之至故聖人惟日孶孶如此也推而極之天地亦終古不已如此也夫聖人天地人疑其功用造化必高深而有隱豈知卽此中庸之道夫婦所與知能行者乎然則道之隱者固已莫隱於費矣又安有所謂隱哉夫婦之愚至天地有憾是由小說到大上君子語大二句則由大仍說到小也上下察察乎天地正以破除隱字聖人所不知注云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注云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講家多認此等皆是道之瑣碎無關係處若是道之重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無以爲聖人不知官禮亦治身經世之務所謂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皆得謂之無足輕重孔子不得位無以獲上治民堯舜病博施一夫不獲亦君道之缺均不得謂之無關係也又解注中夫婦居室之

事亦不以人倫上言而說入瑣碎皆於注意失之遠矣

引詩言鳶飛魚躍以見道之上下察不可以飛躍爲道也飛躍是氣若卽以此爲道則是認氣爲理陷於以知覺運動爲性之失中庸蓋以無物不有性卽無物不有道不以鳶魚之小而有不在也故卽其飛躍之際道已昭然呈露於目前而可以見其充塞流行之妙若虎狼蜂蟻豺獺雎鳩之類於仁義禮智之性各有所至明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各有所至篤與人性之發用於五倫無異所謂道也非其飛走飲食可謂之道也但其篤於父子君臣之類之性亦卽於飛

四百七五　楊十二　末

走飲食之時而可見若離飛走飲食其性亦無處發見此道之徧滿上下者卽於鳶魚之飛躍處見之也

或問謂鳶必戾天魚必躍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定位而不亂云者此特舉理之一隅而言至論虎狼蜂蟻之類有得於恆性而道無乎不在其說已詳於論首章率性處矣朱子之言有互相發者未可泥於一處一言而失其旨也謝上蔡所記程子論鳶飛魚躍語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止是弄精神程子蓋謂子思指鳶飛魚躍以示人蓋言天命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昭著於心目間者活潑潑地欲人識得此意而存存不息正與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必有事焉道體無時而不流行心

體亦當無時而不操存也勿正心流行不息者乃道體之自然無所容其力也必有事焉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勿正心如盈科而後進人若舍行時則知道之無物不有而反之吾身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眞覺活潑潑地會不得則如釋家以作用爲性其所謂飛躍者乃是簸弄精神耳

注夫婦居室之間指愛親敬長之類而言造端乎夫婦謂見端乎夫婦日用之間卽愛親敬長之類是也或以造端夫婦專指夫婦一倫說上文夫婦與知與能通爲五倫之道然夫婦人倫之首其實一也　一說造端乎夫婦及其至察乎天地以工夫言蓋夫婦人倫之首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牀第之間暗室之內於此能謹則萬事萬化由此起

不謹則萬事萬化由此墮故此章首言之而下章乃及子臣弟友之事堯之試舜必先釐降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序益如此卽此造端夫婦之道充極其量可以光於四海通於神明所謂及其至察乎天地也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語意益云卽此夫婦與知與能之道而極其量便是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者則道眞昭察乎天地之間而無所爲隱矣若云道察乎天地故聖人天地不能盡則將道說入散漫無歸著處矣

人之道卽在人之身君子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但使得其所以爲人者而已以子之道治子但欲其改不子而爲子則已耳以臣之道治臣但欲其改不臣而爲臣則已耳己亦人也此句雖言治人實兼自治治人在內以人治人欲人之自得其本心卽下文忠恕是也若以此二句爲恕之事便非本旨　蓋所謂道者不外乎人之心能盡己而忠推己而恕則得乎心之則而與道不遠矣然則道不遠人亦不遠於人之心耳此句言人心之不遠道正申明道不遠人兩不遠字正相應　人施諸己而不願者我以此施人人亦不願是人同此心也勿以施於人則恕盡而道在是矣上節以人治人就一人之身言則之不遠也此節卽申明上節意但以人己對觀而見則之不遠也　夫己所不願勿施於人則必以己之

所願者施於人此君子之道也君子以所責乎子之事我者事其父所求乎子以事父句絕謂以所責乎子者事其父乃君子之道也　我未能也君子以所責乎臣之事我者事其君我未能也君子以所責乎弟之事我者事其兄我未能也君子以所責乎朋友之施我者先施之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句絕　我未能也此言以人施於己而願者施之於人與上節反正說但上人己相對言之至此一節則以己對人分作二層看益可證則之不遠也自伐柯至此皆一意　君子於子臣弟友之庸德則行之於子臣弟友之庸言則謹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爲子不至於極孝爲臣不至於極忠是於道之分量有所不足也或以行之不及言爲不足照下行顧言說　言有所有餘不敢盡言過於道是有餘也或以言有

餘於行照下言顧行說　是則言顧其行行顧其言君子豈不慥慥而篤實矣乎此君子能盡忠恕之道而我之所願學也　庸德之行以下貼君子說爲子臣弟友之事是庸德以子臣弟友教人及凡見之議論者是庸言鬼神章注云前三章以費之小者而言後三章以費之大者而言所謂庸德庸言只就日用平常事上說若大舜文武周公之事亦只是盡其庸行然巳屬於大者玩本文語意切實且不必說及遠大處　忠恕意每句中俱可見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是盡己推己之事也庸言之謹不敢盡亦盡己推己之事也慥慥之存諸心則謂之忠慥慥之見於事則謂之恕

無入不自得照下不怨尤看幷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內蓋自得者自得其性分也非但自適之謂

不怨不尤居易俟命正所謂遯世不悔者

事父母之道至大不外和妻子兄弟而致之可見高遠之卽在卑邇矣又引子之贊鬼神以申其意盛卽顯字意使天下之人使字不必作鬼神使人說只作苟字意言苟人能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鬼神便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夫一致敬則神在則神之來不可度也何可以不敬邪是鬼神之微而實顯者一誠實之理之不可揜而已上章言高遠之在卑邇此章言微而實顯意脉相承又君子之道費而隱與鬼神之德微而顯首尾語意正翻轉說總以明道之隱微者實至顯著也鬼神與妻子兄弟一例看皆是道之所在不可以鬼神爲道　不言鬼神則道之昭察乎天地者不見故中庸言道之費必舉鬼神之不可揜以明之

德爲聖人與尊富饗保皆是大孝之目如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皆舜德之所以爲聖人不單以孝言德至於聖則眞能無忝所生而孝莫大矣此是舜孝之本尊富饗保亦皆孝之事如下言子述而舉尊富饗保追

王上祀及孟子言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大抵經傳中稱大孝者多兼福位上說此節德福平說至大德節方歸重德上見舜之大孝乃其大德爲之也孝者百行之首而德之本德固不止於孝然德至聖人不過自孝而充之則德亦適以完吾孝而已　大舜武周格天配命之業止以盡子職之常正上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證文王無憂節特以起武周子述之事注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雖分劃說然血脉

自相貫

追王上祀正是成文武孝德處古人稱孝以尊祖配天爲大至推廣孝德以治天下意又是推開一層說然合之皆孝之事

善繼善述即在下文敬尊愛親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見蓋祖考者先王之所尊子孫臣庶者先王之所親此即先王志與事之所在也注舉纘緒成德爲繼述之大者特論其理如此非謂夫子意中以纘緒成德爲繼述之大也下文乃以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講家誤認通于上下爲上章達乎諸侯大夫

及士庶人不知春秋宗廟之禮亦可通行於諸侯以下不必謂下文爲指上章斯禮也以下也夫子上章言無憂此章言達孝中間明有子曰二字分章則其非一時之言可知何得以兩章之言攙混語脈也

天子宗廟之禮不可盡考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亘今說宗廟之禮一節多各據己見無一定之說

春秋宗廟之禮雖通于上下然意則主武周故踐其位等語即承上而極贊武周之孝以結達孝之意

孝之至也已結上達孝郊社宗廟又推開說亦孝之事也此宗廟之禮所該者廣禘大祭當四時之祭舉

此足以該其餘矣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二句乃一章樞要此仁字乃專言之仁該義禮知俱在內下承此句而中言之人性之仁義猶天道之陰陽陽之舒爲春是生意之發而向於外也陰之肅爲秋是生意之斂而向於內也立天地之大分只此二者夏則發舒之極而生意全露於外矣冬則收斂之極而生意全歸於內矣冬夏所以終始乎春秋也人性之仁能通天下之情義能盡天下之分一舒一斂性中亦止此二者禮則燦然有文如夏之暢茂條達智則寂然爲主於內如冬之潛藏深固禮智所以終始乎仁義也下文知人知天之知即性之智也謂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凡道皆不能離仁以行而道之在親親者則以仁爲大蓋親親雖有不專用仁之時如親有過則幾諫之類是亦用義也而大約以仁爲重

也此仁字乃偏言之仁下文父子夫婦昆弟皆以天合者皆屬親親或疑夫婦雖以天合言不知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夫婦者天合之首也或專以事父母爲親親亦可父子主恩是親親以仁爲大也孝弟爲爲仁之本是仁以親親爲大也二義其歸一也仁以親親爲大即是親親以仁爲大如云仁之於父子也云父子之於仁只是一意義者所以安事物之理者也凡道皆不能離義以行而道之在尊賢者則以義爲大蓋尊賢雖有不專用義之時而大約以義爲重也下文君臣朋友皆以人合者皆屬尊賢不獨朋友及人君親師取友是尊賢事人君以賢治不肖而下皆敬之是凡尊賢之大者親親固以仁爲大然有殺焉有尊以仁勝者亦有用仁而漸向於義者如父子主恩至昆弟夫婦則以次向於義也尊賢固以義爲大然有等焉有專以義勝者亦有用義而

漸之於仁者如君臣專主義朋友則雖以義合而有情意之通矣就朋友一倫言之師嚴友
親亦有等也是皆吾性之禮所生之節文也禮卽仁義中之條理亦吾
性所固有者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莫先於
事親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孝爲百行之首而道之至要者故特舉而
言之蓋能事父母則五達道由此脩矣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故思事親
不可不知所以爲人之理此人字卽下文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字蓋仁義禮統
之皆仁也仁卽誠也所以爲人之理也既思知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則
不可不知天之所以爲天之理天卽誠者天之道天字天者人
所自生而道之大原也知之則明於性命之故而盡
仁以脩道者自不容已矣知人所以爲人之道知天所以命人之理卽董子所

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也知人知天則其知爲眞知此智之德也知人知天智也智
卽吾性之炯然有覺以開仁義禮之先者如貞之起元而卽開
乎亨利冬之起春而卽開乎夏秋也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
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是也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則知生生之理爲天之所以
立命而我獨得其全故竝生於萬物之中而超然獨
貴此智之能開仁之端也義則仁之裁制知仁則知
義矣禮則仁義之條理知仁義則重禮節矣仁義禮
性也知性之智卽性也智本生理中自然之覺非有
外於仁也冬雖生意潛藏然實生理之凝固而將萌者故春足統四時仁足統四德

父子主仁君臣主義兄弟長幼主禮朋友主信唯夫
婦則主別而屬智所謂知人知天謂其明於天性知
自貴於物也夫人之異於禽獸其最先者莫過於知
男女之別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
弟長幼有兄弟長幼然後有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
措此智所以開仁義禮之端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
乎夫婦也　仁統乎智而實根於智故父子之親必
由於夫婦之別夫婦者生生之道莫有先焉故爲人
倫之首論親之殺則夫婦視父子兄弟爲輕論人道之本則夫婦視父子兄弟爲先無夫
婦則生理息而五倫廢此智之德雖於五達道無所

不有而於夫婦之別其所屬之數爲較多也釋氏絕
夫婦而五倫俱絕其原皆起於不知天之以生生爲
性而人各得其生生之性以爲性目仁統乎智智先乎仁乃五常循
環互根之妙此一條與上一條皆本文外意然理不可不知仁義禮統言之管於
一仁而知則所以開其始勇則所以成其終也所以
行之者一謂所以行三達德者在乎有實心而已蓋
實心者進德之基也達道是實理達德是實性行之者一以實心盡實性也此句或
解作達德所以行道者一也理只一樣蓋達德原不外達道上發用但語意則須云所以行達德者一爲
順曰仁以體此勇以強此合之則曰誠身而已先明善
而後可以誠身則智先於仁之謂也然明善但所以

起誠身之端故下惟言誠以該之　天命之謂性性
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率性之謂道道有五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脩道之謂教則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是也篇首三句其義備於夫子告哀公之言
矣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此言性之仁義者宜也禮所
生也此言性之義與禮義者仁之裁制禮者仁之節
文皆可以仁字該之如夏秋之統於春　惟智之爲德則所以
開乎仁之始如子丑月之肇乎春故又推極於知人知天之智
以起脩道之端也信則貫徹於四德之閒言誠則信
在其中矣今講此段文義若以知人爲尊賢以知天

爲知禮之節文則智德卽在義禮之中不見得智之
開乎仁先亦與後所謂明善爲誠身之端者不相合
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處須知事親內已該尊賢
等殺其尊言事親者於脩道中舉其大以該其餘也而另推出知人知天之
智方見得智開乎仁與下文明善以誠其身正爲一
意蓋欲盡脩道之仁仁者人也節皆言脩道以仁之事不可以不知
人知天是智先乎仁而誠身之必先明善也勇所以要仁智
之成仁勇皆誠身之事子思曰明則誠矣正以申明此意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行之謂行
智仁勇一者實心也言所以行智仁勇者在乎立實

心而已蓋天命之性誠實無妄而智仁勇之德具焉
故君子必立心誠實無虛妄之意夾雜閒斷以此心
明善而智之德行矣以此心誠身而仁勇之德行矣
如此則天命之理渾然無虧是始之終之者唯此實
心也若云達德所以行達道者必出於誠實方無虛假語意顚謬德有虛假已不得謂之德矣或
疑智卽下所謂明善仁卽下所謂誠身誠字已在仁
字內今謂行達德以誠爲本無乃有頭上安頭之病
邪不知人之性誠而已非先誠此心何以爲明道行
道之基及明行之功既至則仍歸於誠目是學之以
誠爲本者乃欲復其性而卒以誠爲歸者也夫子之

告曾子子貢皆曰一以貫之卽是此行之者一之一
及所云主忠信默而識之德之不脩皆謂此也周子
之言誠程子之言敬亦皆謂此也故言知仁勇而曰
所以行之者一蓋謂有是實心而後可以明乎善以
誠其身也且夫人之立志持敬乃貫乎知行而爲學
之始終不容一日離者夫子所謂知恥近勇卽立志
之事齊明盛服卽持敬之事程子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齊明整思
慮也盛服動容貌也　非禮勿動此句內兼明以察幾健以致決上文所謂知仁勇俱該於此必能敬然
後能察非禮之幾而決去之也而下皆云所以行之者一則是立志
持敬皆歸於一實心而後志爲眞志敬爲眞敬是以

爲致知力行之地也然則誠一之道洵莫有先焉者
子思曰誠則明矣蓋以申明此意也
三達德天命之同然生安學利困勉乃氣質之殊異
好學力行知恥則教人以變化氣質而復性之事也
爲學之道必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
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且志與敬固所以成始亦
所以成終也知恥卽立志之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則敬以脩己之事然總皆云行之者一則又終始一
誠而已聖學之要此章盡之矣
凡事豫則立注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又云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蓋上文兩言所以
行之者一是達道達德九經皆本乎誠也故夫子欲
君先立乎此注是會兩節之意總說非正解凡事豫
則立一句豫字正面只泛說不須補豫立乎誠如下
文所推是也指在下位節非指言前定四句言前定
四句亦止是泛說當豫意下節遞推出誠身方見當
先立乎誠蓋自治民至順親節節當豫而總歸於誠
也人多不察注意將言前定四句俱解作前定乎誠
不知本文只申明當豫意不必先將誠字牽入下文
方就在下位推出誠字語自有次第也　言達德曰

所以行之者一言九經曰所以行之者一謂必立實
心以行道德九經也凡事豫則立以下但以明功之
不可不豫如治民須獲上獲上須信友節節皆是豫
意不是直推到誠身然後謂之豫也所謂明善誠身
只對得前文智仁字對不得一字見有以本文誠身
爲前文一字正解則未是　道前定不必虛包言行
事說蓋謂學問之事平日講貫精熟思索通透則足
以應物而不窮如溫故知新足以爲師之類是也
治民獲上必先信友猶前所云爲政必先得人也信
友必先順親猶前所謂取人必在脩身以道也順親
必先誠身猶前云脩道必以仁而務盡乎仁義禮也
誠身必先明善猶前言欲脩道以仁而盡乎仁義禮
必先智足以知人知天也但此是反言其失故不就
君身上言之而借在下位者以明之此聖人言不迫
處實則在下位與人君無二理此節正以申明前意
而提出豫字語意更極深切
自誠明自明誠朱子分聖賢兩等配天道人道一解不
分兩等人看說本程子張子自誠明立乎誠以明乎
善也自明誠明乎善以誠乎身也始之終之曰誠而
已矣自唯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言誠之事至誠盡

性及致曲者皆以至誠而致極盛之功用前知則至誠心體之妙也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言誠爲道之本能始終不息於誠則己物兼成上下與天地同流遂引文王之德之純以結之所以發明首章致中以立大本之意不息而純正所謂不離道於須臾也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蚤有譽於天下言明之事大哉聖人之道三節對前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節至誠以心德之純而言也聖人以明理之至而言也聖字本訓通明以其明理之至故曰聖人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是也洋洋乎兩節言聖道無大不屆而無微不周以起下尊

德性不可不道問學意待其人而後行其人謂至誠言聖道待至誠而行至誠至聖一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惟道以德凝故道問學之本在於尊德性也故君子尊德性節對前其次致曲節德性即所謂性之德尊德性以存誠而言道問學則言明善之事此處語意歸重問學上致廣大極高明以立志體驗極親切溫故敦厚以持敬體驗極親切皆存誠之事也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皆擇善固執之事然能擇善固執則有以知吾性所固有而復之而德性全矣問學非有加於德性之外也存疑以明善誠身爲始學之事尊德性道問學爲成德之事不知幼學之教以敬謹即德性事也教以詩書禮樂即所以起問學之端也入大學而從事於格物誠意是由明善以誠身也非存誠無以爲明善之本非明善亦無以進於能誠之歸豈以始學成德有異功哉居上不驕節對前至誠前知節前言至誠自然之明此言窮理之功既至而能隨所處而當理也下舉孔子之學周禮以立問學之極猶前舉文王以立存誠之極議禮制度考文即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王天下至弗從言周制之盡善無過非如夏商之過時及在下位者之不爲民所信從蓋道隨時而在民不信從即非道之宜矣君子之道君子謂夫子徵諸庶民謂觀庶民所信從者而從之民從周則夫子亦從周是也考諸三王而不繆

謂子雖從周實三王之道而折衷於盡善也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所謂龜蓍協從天神格人鬼饗之類克當乎鬼神之心也若以屈伸往來爲鬼神則仍是建諸天地事矣此四句極言君子問學之功貫徹乎三才古今者如此猶前言誠而極於不息也知天知人即前所謂知天知人窮理之精而能知性知命也爲天下世道世法世則至有譽於天下言夫子問學之至爲萬世極也此皆所以發明首章致和而行達道之事下乃以仲尼之誠明合德於天地者總而言之

小德川流以散殊者言在人則性之達於道者也大
德敦化以一本者言在人則道之原於性者也至聖
章申言小德故以容執敬別分析言之五行以水爲
終始四時以冬爲終始五常以智爲終始聰明睿知
智德之存於心以始衆德者也文理密察智德之見
於事以終衆德者也時出即首章所謂發而皆中節
也莫不敬信說即所謂世道世法世則聲名洋溢即
所謂有譽於天下至誠章申言大德經綸以心言大
本性也化育命也無倚即首章所謂中也肫肫其仁
三句言至誠之心體其仁其淵其天即所謂天德天

德即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聰明聖知即上章
至聖之事固者誠實之謂固聰明聖知達天德此句
已合至誠至聖言之前段先言至誠而後言聖人此
二章先言至聖而後言至誠見中庸之道不過歸於
一誠而已

自誠明謂之性謂吾心極誠無妄而萬物皆備其明可
無所不燭乃性之體然也自明誠謂之教謂人氣質
不齊不明善則無由以復性故使之先明乎善以誠
其身乃教之事然也此正申言首章性教二字兩自
字勿著工夫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方承上言人能

誠實此心則可以明天下之理矣人能明天下之理
則可以復其性而誠矣此二句乃言人之爲學必存
誠以爲窮理之本而明善以致誠身之功也譬之五
穀之種生意完具於顆粒之中以之種於土中滋培
深厚乃能抽芽發葉及其成實則仍是初種蓋枝葉
初非種外生出乃生理之自具也若非灌潤枝葉固
無由而成實然自初種以及生枝發葉之後無時不
以培養根本爲務根本固則枝葉暢茂而其實自堅
好繁多是自始至終皆根本生意之流行亦皆根本
生理之貫徹也人得性於天眞實無妄具有萬善猶

五穀之美種也自幼培養德性變化氣質堅爲善之
志而敬以守之猶種之於土而培其根本也由此窮
理而務於眞知反躬而務於實踐猶枝葉漸繁花穎
漸茂而成佳實也然而義精仁熟德崇業廣乃適以
復還其初而非於本性之外毫末有加焉猶果之既
成而與初種無少異也以此利及天下傳之無窮猶
一種之可爲萬種而生生不息也不特始之立本終
之成就一誠之外無他而其閒窮理力行之事亦無
非一誠之所貫猶穀之自始至終皆以培養根本爲
務也蓋其誠之存存不息終身焉而已矣子思此章

發明夫子告哀公之旨至爲深切著明後文尊德性而道問學卽誠明交致之事也　人必先明乎善而後有以實其善所以必先明善者乃欲其有以復乎誠而已此敎之本意如此　誠則明之誠是誠存於心明則誠之誠是誠立諸事實事所以完其實心而已明則誠之誠卽誠則明之誠也

誠者自成也前三章言至誠能盡人物之性致變化之功具知來之哲是誠立而道自行也此以下至純亦不已乃言誠之始終不息以致極盛之功用以申不可須臾離道之意蓋人之實心乃其所以自成者不可虧也注中誠字明指心言或泛指理說非是　人倫日用之道則人之所當自行者無可缺也然誠外無道誠者天下之物之終始也物者道之所寓如君臣則有義父子則有親長幼則有序夫婦則有別之類苟不誠則無物矣無實心又安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道是人心之誠有不容以一息間者故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能誠而有以自成則道之在我者無不行而有以成己卽有以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焉我盡仁敬孝慈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無不取則也何也道之成己者卽克己復禮之仁也成己非不用智而屬於仁之事爲多道之成物者卽知明處當之知也成物非不用仁而屬於智之事爲多仁知皆誠也吾性中之實德也雖成己之道在

內成物之道在外然皆出於性之德則是合內外而爲一致之道也故人特不能盡性而誠苟能盡性而誠則見於事而爲道者時措之於己與物而無不宜也此節只重誠字見誠則不但足以成己兼足以成物若口氣歸重成物則失之矣　誠者物之終始與故至誠無息至純亦不已是一段故至誠無息故字亦難作一章起語若以至誠必爲天道則其次致曲節分明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是其次卽至誠矣下文至誠前知至誠無息俱是就成功者言不必皆推高屬天道說

悠遠博厚高明注云以其驗於外者言之蓋就一身發見處說所謂盛德之光輝也如其次致曲節所云形著明皆就一身言之講家多說入政治風俗上以井田學校禮樂文章塡實說殊覺語無倫次至講博厚所以載物節覺所以二字難通便云博厚卽其載物處也於文義亦欠妥穩不知以下文天地對照觀之爲物不貳對至誠無息是一層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之徵是一層生物對至誠之覆物載物成物是一層節次本是分明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乃由不貳而發見者如此唯其博厚高明悠久故有生物之

功天地之覆載成物乃是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驗也博厚高明悠久與載物覆物成物堯舜孔子皆然不必專以有天下爲天子者說其先言悠遠而後博厚高明者至誠不息故驗於外有悠遠之象悠遠故積之廣博而深厚博厚故發之高峻而光明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則宜先言高明而後言博厚乃先博厚於高明者蓋高以卑爲基凡誠之形於外必先覺其有與物同體氣象是博厚也於博厚中又覺其超乎萬物之上是高明也不見而章言不事表暴而彪䏴之仁自流被於宇宙而不可揜也不動而變言不煩振作而黎民丕變如風鼓物而不知其然也

發育峻極是道之著於物理者禮儀威儀是道之見於人事者人事得其宜則萬物得其理矣禮儀威儀所以經緯乎萬物者也故下文議禮制度考文專言禮儀威儀之事 洋洋優優二節皆言聖道上節引起下節不必以上節屬德性說

尊德性道問學者性具於心必時時提撕收攝此心吾性之本然者乃不至昏蔽喪失又必體察於事物之間眞知理之當然而力踐之以復性中之所當備者是問學亦歸於德性而已 涵泳已知敦篤已能不獨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爲德性之知能凡由問學而知能者亦莫非德性之知能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學皆所以復其德性所固有已知已能卽爲吾德性中物矣未知未能則有藉於問學

有臨不必專以有天下者言凡以上臨下皆臨也聲名洋溢莫不尊親堯舜孔子皆然

末章首自立心誠篤言之承上章至誠之極致而言存誠爲下學入德之基也惡文之著是合下便存誠篤之心是立志持敬事闇然日章則收斂含蓄之久自然著見所謂敬德之光是也闇然日章只重闇然意或云注中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衣錦是實處故須重

日章說不知衣錦如人有道德學問之美尙絅則如人之脩德進學皆務爲己而不求人知是所謂實心者正於尙絅二字見之也人患有美在中而不能闇然自藏苟若無美在中本不足言玩本文意原不重在有美在中也唯其立心誠篤故至淡素而其味不厭 不厭以己言之人不厭意帶說 至簡樸而有至文至溫厚而條理不紊有此心故能察事理之幾知遠之由於近風之由於自微之必爲顯而從事於近自微也 爲己方能知幾爲己又不可以不知幾 知幾則能謹幾故下節言謹獨之事知幾謹幾合之卽首章之愼獨也自闇然爲己處已有戒

愼恐懼之功所謂敬以成始至能謹幾則其功益熟故雖不動不言而敬信無間非首章先持敬而後謹幾此章先謹幾而後持敬工夫互異也不賞不怒而民化則誠敬之及人篤恭而天下平則誠敬所及愈廣矣此敬以成終之事遂引詩而贊之立心爲己者闇然簡淡本無聲色可喜無臭味可悅至於德盛化神亦由此心充之而已本分之外豈有毫末增益乎故不大之云不足以擬之如毛之喻亦未足以形容之也唯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爲足以贊其至自盡天命之性極誠無妄至於不顯篤恭則有以復其本然一無聲無臭之實體而已無聲無臭者誠之謂也雜之以隱怪之好功利之貪凡有聲色臭味之可娛者皆非誠也中庸以誠立教故以是終焉

圓融潔淨庶幾枝蔓去而根本呈矣　安溪李光地評

講義弟四　楊氏全書十二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辟雍講義乃乾隆元年名時兼管國子監時所著大學中庸講義則因其劄記之說而暢之耳

大學中庸本義三卷

〔清〕王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刻積書巖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提要

大學中庸本義自序

澍幼苦窶艱無力從師問業十歲後[illegible][illegible]授徒[illegible][illegible]以行先子酷愛程朱凡程朱談四子書之說一字一句必手自鈔錄曰此古聖賢人之心也大學中庸二書尤喜鑽研朱子集注或問語類文集必鹹與俱曰朱子平生于玆煞費辛苦吾曹幸生理明義備之後可不知所遵守乎故凡明儒之說稍不合于程朱者一字不闕于口若口弊期期不能出語輒手疏問難及澍自授徒一本先子教法每有所見輒條疏令其自答更詰難之務令理明義諡無所含糊乃止每見塾師說書師徒展卷環坐口誦講章及其卒也學徒坐睡師亦惝然深以爲悵故每說書獨去本子與學徒抵掌立談間以笑樂無不心花怒開多有心得故于困學錄外復有本文及全本二種以盡大學中庸文義之變以爲說書不兼論文則義不顯不得古人用意之奧今合此三種統名曰本義以見此三種皆曾子子思本旨爲朱子義所自有且本諸庭訓非敢以私智鑿也曩在京師新建友人裘魯青見而是之及今歸安遂爲余板以行世而書其大指于上乾隆二年春正月二日良常王澍書

[illegible]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朗誦數十過使知挽身三代以上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

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

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敎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敎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敎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朱子文字本出南豐而此篇尤酷似其新序目錄序○渾灝流傳使人讀之彷彿周浹意思深暢不忍舍去此由其義理充于中而溢于外故自然流出便能感動人意正爲南豐又有此筆無此理○讀此序天地之心人性之善聖人之敎三代之降世道之變無不歷歷目前熟玩數十過而不感發興起者不信也

傳首章

[illegible]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下四章皆引經傳以釋經文之義假借以明使人咏嘆淫佚得聖賢引而不發之妙及細細尋討觸類一一[illegible]中源流本末工夫次第無不畢具且脉絡無不分明[illegible]無不詳密可謂簡倒○如此章康誥只大凡帝典皆言其究竟獨以太甲顧諟兩字點出個明之根子而緊以自明拈點之以爲疎而實密以爲近而又遠使人研味不盡○朱子於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此語爲讀大學要法其所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者今已將其各章首尾言者詳之

自新接上明德用極起下止善

末句作下章起[illegible]

傳二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釋新民從自新起而推到新命作不甚說新民而其所以新民者自慢然可想正不須多說矣○自新進上一層新命又透過一步只作新民三字是正文而此三字中新字又是進上一層只一個作字是正文四面翻盡一章只醉此一字要之全章精神都結聚此一字○無所不用其極此章結語即是下章提語故雖結新民而不其分實主當通下章一氣讀

傳三章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無起無結無斷絡○僩開引詩散散說去而次第條理自有嶺隔斷連之妙朱子云咏嘆淫泆其味深長當不惟末兩節爲然也○五段說詩五樣筆法

不說如何新民止于善只說後世不忘則當時新民之善不言可知透過一步使人遙想正是[illegible]

傳四章

知何謂畏民志此則自有個本在從末上推到極處文接到處今人說落自怯故斷以知本[illegible]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經言本末終始但釋本末不釋終始本末中事不勝舉但舉聽訟一端只欲令本末之義指點分明前言之已無不盡此正如郭忠恕作畫但于一角寫遠山數峰使自有曠如無天際如無地意象也○以上四傳釋經另是一樣筆法後六傳又另是一樣筆法爲釋文先畧後詳故十傳釋辭亦先畧後詳其體正與經相稱○前四傳第一第二章畧同後六傳第七第八章畧同

傳五章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簡括程子一十六條之義字字精細步步著實源流功效無不具舉雖不是大學一色筆墨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但欲理明不必規于筆墨之似此所以爲朱子○此朱子第一精精删文字然比之本經理則不減而文之今古判然矣此[illegible]

傳六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上分氣力都結聚在一個毋字上中間其嚴乎一點是中條與直令一毋字三故字三必字有破壁之勢凡稿文最不極精彩煥發得此一喚尤覺深透活也○誠意爲大學緊要關頭故一回警惕一回鼓舞說得極痛快真如耳提面命使人神悚要其提撕反覆無到中正極妍婉之至大學只此處

著力過此以往病痛一節小一節故語氣亦一節鬆一節○此處起好惡兩脉自此以後直到平天下節節不離此兩脉

傳七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說病不說藥使人幾得病仰便是藥正是著用藥○神氣緊切故拙而不板乃妙處

傳八章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文法與上章略同然上章從心不正直說到身不脩此但說身不脩家之不齊使人自思而得文意正是不同○上

以排得過此以後得韵風神亦别

傳九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

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

[illegible]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只是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一句反反覆覆說開多少段落生多少波瀾合來總盡得個而字真實道理都在裏面而字貫精神。自此以後每章皆歸本到身字正發明經文脩身爲本之意

傳十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illegible]底。此二條是[illegible]正文一章本義盡此一截

理財用人兩段反反覆覆[illegible]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

三段總結一重緊切一重到此真覺入人心坎去方爲透識
上文皆已說過此一段只是將是到此總說寔財用爲人情了此中最難分曉故特提說要知心與財輕重其意深在緊於作一層一意緊折一層緊切一層到底只把利字截斷而知非不是教人聚財和上沒殺古人深意若古人妙文身後事已到此不是說道財可輕而後說出義利其中明白不無前後照說此處須郁然有古人必無此以斂字

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帶上大道與生財起）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三句只二句如此以一句分作二句文法最奇）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又發上一層義利分寫義字）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一個絜矩在用上中而意誠心正身修其間一意領貫康品目會作由用六千千有字秀爲格字流作本章作其上若要與前截斷移以品目斷篇○一意一部作兩片四片之中自首至尾各自成一篇文字前作此變化章法參差合來又只是一片要總是發明絜矩之義理財用人只是點綴絜矩無夾雜前有得將本文及章句反覆玩味便見下落○須認說絜矩處處藏個身字在○自齊家後局面一步開闊一步語氣亦一步開闊一步故前章作兩重結此章作五重結

大學古本

金壇　王澍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平列綱領）在親民（安溪李氏云親程子改新當從之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乃親逆也）在止於至善（即承列處說境界）

李注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德即性也性本明而昏于氣蔽于物故當學以明之民亦同有是德而爲染汚俗故又當推吾之明德以新之也性之體純粹至善而其用見于人倫事物之間故修己治人必皆止于至善然後有以盡其性此又明德新民之標準大學教人之極致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承接止至善爲學知止而後定到此乎中見知本中之境有知此即所謂小致其知也）

李注承上止至善而言爲學之基也止於至善則至之矣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向往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意堅定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意誠以下之事也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立志存心爲本者蓋志立則心自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人大學者皆於小學之中涵養而啓發者素矣故其於身心而不悖于明善誠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後世蒙養無其而欲遽從事于大學則無所以爲之基者故程子朱子以敬字補其闕若以此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則大學無闕義矣

（點明次第下文知本之意已到此即所謂致知在格物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梁溪高氏云此教以知止之法○李注承上能慮能得而言入德之門也物即下文格物之物事即格物之事也物有本末之分事有終始之序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可力行以求至此所以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有下文致知格物之功中庸所謂可與入德者也故曰近道知所先後而近道即慮而後能得之謂也

[illegible]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illegible]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此謂知本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李注承上知所先後而言大學之條目也○華生半江云此總接上文而推知所先後之序齊治平新民也誠正脩明德也致知知止也誠正脩齊治平能得也致知是必先知彼本末終始先後也與上文緊相連屬○上從知止說到能得未曾說出知止以前工夫此從能得說入致知則知止又恍然可接矣而特於其間點透一層是下手工夫曰致知在格物則知止有來歷而所以止於至善者皆有著落此一句直是通體關節

[illegible]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梁溪高氏云此所謂知所先後○此申明知止能得之序以見所謂知所先後者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說所后正以逼緊知所先上條語勢直在下截此條語勢直在上截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總結八條目

逼入知本

[illegible]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illegible]

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總上八條目而歸於知本以見脩身爲大學之本而格物又脩身之本必始於格物而後爲其知所先後必物格而後爲知之至也○朱子所不滿於大學者以格物致知之無傳也朱子所不憾于天下後世者以補格物致知之傳也安溪李氏云與其補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於經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觀下文知其所止者可見也能定能靜能安者言操心也觀下文所謂敬止所謂恂慄者可見也能慮即格物致知之事能得即意誠以下之境也所謂明德新民者皆物所應格者也知止能得者皆格物中所當盡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格物致知之事業脩身正心誠意者皆格物致知之工夫也此以義理言者也若以文法言則開首說三綱領歸注止於至善下便高唱知止明所止之不可不知也下即指明次第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所先之不可不知也中庸言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則明善爲誠身之本而不可不先格物致知可見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節由平天下逆推到致知語勢已盡下文緊注一筆曰致知在格物則格物乃大學全體用力處而八條目之要尤在格物矣故不言先而言在鄭注獨以致知在格物一句爲一節亦得此意先言先次言後者以見八條目工夫必當始於致知格物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下文歸結到脩身爲本而不可不知本者意在格物致知曉然矣由此而言則格物致知工夫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即求之經文之中無所不盡朱子所謂即物窮理者特其中一小節而亦已該之矣廣大

精微經文盡之何耶遺求之經以外乎

毋自欺也四句一氣直注自慊所以下面言慎獨乃歸入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李注格物致知之義上文盡之此章直揭誠意爲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也人性皆善故其心之所止未有不好善而惡惡者物欲孳之然後雜于念慮之間牽制於事爲之際而所謂意者虛而不定然好惡之孳本心甚明至於虛而不定是自欺其本心之明也故曰自欺然虛定之間一念之動本心之明獨自知之故謂之獨慎獨者以本心之明察其欺本心者而克治以求其慊也慎獨即誠意其義一耳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半江注此極言自欺之弊也言雖小人尚且欺人不得況格物致知之君子而可自欺乎故下一府過檃更緊

此不沾君子小人說指點系統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半江注此承上兩節言慎獨之功雖只說獨之可畏而一念之發便有十目十手之指視則慎之已至而誠意之功盡矣故下文直透到正心脩身而曰心廣體胖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半江注此極言自慊之效也必誠其意正收入必慎其獨指點令人就見有個本在○誠意之義此已盡之淇澳以下並引經傳反覆申明見誠身之功統乎明德新民止至善而不可不知本也蓋全意都歸注知本上

以下數引詩書以引入和平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申明明德之義而見明明德之統於誠意有如此也學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脩者謹獨之事誠意之延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能忘則齊治均平之極誠意之應也玩兩道字五也字下文此以字皆謂此中有個本在不可不知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申新民之義而見新民之統於誠意有如此也蓋誠之及於人有感之者有化之者誠以化之則德及於民而不忘誠以感之則澤及於民而愈不能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

上二條釋明德新民之統於誠意義已詳盡矣此下又歷引經傳而反覆提撕皆就現成指點而不可不知本之義更深切著明矣 知本

皆自明也

此結上明明德之義指點入知本亦以起下文自新之意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上文申釋明明德三引經書由微而盛克明德言其大凡顧諟則言明明德之功至克明峻德則明明德之極所謂明明德用其極者也盤銘接上明明德而極言自新之功康誥言其大凡新命言其究竟則新民之極矣所謂新民用其極者也下文申釋止至善亦三引詩義亦如此邦畿千里言其大凡緡蠻黃鳥言知止之事穆穆文王則舉文王之得所止者以立止至善之極通下文使無訟一條而觀三綱領各三引經傳而各以一二語引入知本文法精嚴無一字躐等如此晁朱子更定本顛倒失序矣 知本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總上明德新民而歸注于止至善亦以引入知本之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申在止于至善之義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申知止之義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

此申能得之義故止一字皆指出個本來蓋大學之道以敬為本所謂慎獨者敬而已矣故歷引詩辭反覆詠歎而歸極于文之敬止敬以脩己則誠于格致誠正而德無不明敬以及物則誠于齊治均平而民無不新學脩者求知之事敬德之功也恂慄威儀者力行之事敬德之實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敬以化之者也賢親樂利沒世不忘敬以處之者也自明敬德之本也用極敬德之用也康誥之克明湯之自新勉強于敬者也文之[illegible]得思勉而自然純亦不已者也故歷引經傳語若錯雜而指歸一貫始于慎獨究于敬止所謂知本者此而已矣脩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也故程子曰格物之要其惟敬乎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論為學曰著緊用力居敬持志敬之一字大學之要徹始徹終更何事求之徑門外乎 知本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總結上文之義而歸極于知本以明新民之要歸于明德而不可不愼其獨也無訟者新民之止于至善也大畏民志者明明德之止于至善也使無訟者化之自我長民志者由己感人君民交通物我無間非能格物致知以知本者孰幾足乎○大學有兩知本前一知本是知格物致知爲脩身之本此一知本是知愼獨爲誠身之本其實皆脩己中事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一而已矣

朱子所以更定大學者有兩端一以格物致知之無傳一以誠意一節義理紛出而無序也愚謂聖賢之學必以明善誠身爲本格物致知明善之事誠意正心脩身誠身之事而格物尤爲明善之本誠意尤爲誠身之本故格物與誠意爲大學一篇之要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是也故篇首言格物無所謂致知在格物之文結處無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之語全力皆發明格物致知之義首揭三綱領即歸注止于至善明止之不可不知也故下文即繼以知止而後究于能得明得止之必由于知止而所止之不可不知也知止以前有格物致知之功得止以後有物格知至之效故下文即提撕格物致知次第曰物有本末言所格之物有本末也曰事有終始言格物之事有終始也學者能於格物中知本末終始之序則可以致知可以知至故曰近道下文即提起衆從新民說到明明德從能得說入知止而以致知在格物一句指出本之所在以下從此一氣流出見得知以物格爲本則知之至也故物格三節當合作一節看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明家國天下之皆本于身也所厚者薄二句言家之本于身也物格一節言誠正脩齊治平皆本于知至而知至則本于格物致知於一節緊緊挽結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終止于至善之義則全力皆發明格物知止之義首尾完密無所不盡故首尾更不須標列名目以見通體發明無非是理徹始終通本末而言非止一事一節之謂也所謂誠其意者則變文標

列誠意名目然前後不相牽引其體亦與衆目不同蓋誠意爲一篇之要故反覆申明全力發明愼獨而歸注知本與前格物致知一節末分而本合也首言無自欺接上物格知至來言凡人之好惡不實只是自昧而非自欺今旣物格知至矣而不肯實用其力是自欺也故誠身之功必無自欺而實用其好惡之力以求自慊乃是此三句通首誠身之事益自慊而無自欺誠也愼獨誠意也誠意之功愼獨盡之而誠之分於從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無一時一事可以間得故無自欺四句雖只完誠字之義而好惡兩脈直貫徹乎家國天下之間敬止則誠意之通徹內外表裏洞達者也獨而意愼獨即誠意必誠其意正言必愼其獨也誠意之義此處已盡淇澳以下俱是現成指點合看分看處處有個本在獨處提撕而頭頭是道下文知本之義恍然言下曰克明曰顧諟曰日新曰作新曰新命誠無所不用其極也引文王之敬止雖與上引書一例指點而誠意分數更大於此揮發本字實於此處歸以數爲本節是以誠爲本以愼獨爲本無二理也故以孔子接文王之後而隨舉新民中一細事言之以見如聽訟一節亦自有個本在則知所引經傳句句是喚醒人知本從首至尾只此一意故釋明明德凡三引書而以皆自明也引歸知本釋新民亦三引書而以無所不用其極引歸知本釋止至善亦三引書從新民結歸明德明誠意之爲本必先格物致知以知本也蓋通明德新民止至善以究極脩身爲本之義詞語雖繁首尾實是一線十分完密凡此皆本華生牛江語而融會出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孝注身有之身仍當依舊本蓋忿懥之只心之發乎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詞氣顏色亦因之不得其正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大學工夫爭關鍵全在格致誠意此處工夫已盡從此以後雖有病痛迹漸輕可來了所謂知官街上差了路也然病患雖輕而發之不可不密蓋誠意猶中庸之謹獨也正心猶中庸之戒懼恐懼也朱注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則知誠意之功雖盡猶不可不約之精之正心以後工夫亦約之精之云爾此處有分寸若從便有粹大學故朱子云有之而不知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之用不能不失其正又曰敬以直之能察乎其所發則心之用無不正能敬乎其所存則心之體無不存而心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由說到身不脩地界蓋有所則心不在心不在則身不脩病痛相因無所倚待故察之不可不密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用正結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自誠意中發好惡兩端直到治國平天下事事離他不得而於家發之尤切蓋家庭之間燕昵之地施始于所親而情易溺于故近苟或任情一往過不知反則家之用情也先而為偏也易故所謂辟者不必流蕩忘反但少過其則

便足為全體之累未能誠以化之則德之不修而觀感無本固不可謂之意誠未能誠以處之則施之不當是猶有蔽于私而撓于欲者亦未可謂之誠其意也豈惟意之不誠連格物致知工夫從頭都錯故辟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兩知字喚醒之此兩知字直從格物致知來非從誠意下過苦工夫必不能隨時隨事存心體察故結之曰天下鮮矣喚醒多少夢夢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引諺語以證好不知惡惡不知好之非如此蓋舉其最淺近者以喚醒人言用情一有偏辟雖極尋常人極淺近事亦昏昧顛倒至于如此况格物致知之君子而可不處處加察乎放倒在地難起慎慎十分醒覺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用反結節節倒所謂其本亂而末不可治者也身一不修雖欲齊家且不可而況國與天下乎此所以修身為本也

大學一書每目皆用正結獨至齊家在修身則用反結蓋修身一目上接格致誠正下徹修齊治平但一不修便從頭徹尾全身都錯故特用反筆深切提撕以及治國平天下皆從此推出去不可不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也

大學篇首言格物而歸注于知本義是正結交是暗結次言誠意先用正結次亦歸注于知本却用暗結所謂知本者修身為本也故正心修身一章正釋本義特用正結齊家章獨變文用反結非直文字變化正以深明修身為本為治國平天下兩章樞紐也治國章兩用正結雖結齊家實結修身也凡兩結者深明知本之義也平天下章獨用結全歸注知本不復明言在治其國而在治其國之要已瞭然言下矣中間特以先慎乎德作中權偏以知本之

義結在中間與本章三言得失緊相呼吸文法特變結末生財一段一意反覆而兩以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結之深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一章之中又無數結更不必言在治其國而所謂正結反結明結暗結者到此都化作烟雲渺瀰不可復尋其踪跡矣此只舉大學中一小節而言便極變化不可思議如此古人文字可以常理推測乎淺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即接上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一氣迸入家不可教謂我身不脩不可以教家也蓋探原知本從脩身爲本說入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過盡

李注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有兩義爲一則不出家而得其理也一則不出家而行其化也

一語直將治國之理本末工夫效驗無所不盡以後反覆推明總是此理平天下不過由此而舉而措之耳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李注此及下節皆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

自文王以敬止之理立人倫之極仁敬孝慈五者遂爲千古治國平天下之準此錯舉其三事以明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理蓋在家在國其分雖殊而本于脩身達于家國其理則一君子誠以脩身爲本而推己及人固可觀感興起由此舉而措之不難從身起化三所以中句句有個本在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即從慈幼一事說明心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李注引康誥專明使衆一義者於治國爲切也保赤子者慈也保民如保赤子是慈者所以使衆也保赤子者心誠求之推之于民亦然斯心加諸彼而已矣

上面孝弟慈蓋開舉脩身齊家三大節言之以明此心此理之同者如此此又隨舉慈幼一端以見心理之同無待勉强但須識其端而擴充之耳指點本心通身警活此間有個格物致知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入個一字逆追如此可知出一個根本來俱有怨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李注此與下節言不出家而行其化而此一節則兼感而化之事也

方說事理遂及效驗飛行絕跡其實上面心誠求之通貫正心誠意來此雖出乎人心之自然不待勉强苟非心理之同將有誠求而不應者故誠求必中乃見心理同然驗處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是有說得入身來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李注此一節順從而化之事也

此方極言不出家而成敎于國之事蓋君民之交感應之理如響斯應不爽絫黍苟非深明乎是非之際致謹乎念慮之萌而苟以自欺鮮有不所令反所好而至于欺人者是以君子必謹于其所以感人者而格物致知以淸好惡之原愼獨克己以謹好惡之發不使一念之微稍有不正而失于偏陂乎反求諸己不愧屋漏而果有果無無一毫不快不足之意而自慊然後推以及人自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人無不喩矣此所謂恕也故此章之義直探原于格物致知舉正乎正心誠意而貫徹乎治國平天下之全直將大學全體工夫一個恕字攝盡故孔子答子貢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問曰其恕乎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則是恕矣兩言之爲忠恕專言之則爲恕恕中便有忠在故朱子曰忠恕兩字猶形與影相離不得

故治國在齊其家 知本

雖結齊家實結脩身此所謂脩身爲本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三而后句句有個恕字在

李注宜其家人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其理之推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則其化之行也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大學每三引詩觀其終末節文法小變此條結恕字尤明快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再結知本

上文故治國在齊其家專結經文末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則又就詩詞吟研而益著其理詞句雖同語意自別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承上章齊家而言

上老老三句其義足抵上一章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所謂本身以敬家也興孝興弟不倍則心理之同而感化之事絜矩之道則因其同然之心而推行之使底于化也

上言興仁興讓機之迅速而不爽如此此興孝興弟不倍即所謂機也以其感應之速故興孝興弟捷于影響以其感之不爽故上老老而民即興孝上長長而民即興弟上恤孤而民即不倍感應如神此非理明義精意誠心正之君子其孰能之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上老老三句即所謂矩也君子絜之亦因其心理之同而推而暨之使無不如我之孝弟慈而已矣絜矩有兩義以其理之同故推而暨之使各遂其同然之心以其分之異故抱有差等使各如其分而得其心也要知絜矩之妙亟於分殊處見正惟萬有不齊而能以吾理明義精之學大公無我之心察其所以異者而極情盡愼以求其合則始雖萬有不齊及其成功無不各得其理而足其分此所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無不平也

閒絜矩之道既因其同然之心使各得分願而爲有不齊何也曰其同者理也其不同者分也天之正命非分數之所得拘而人之分量則有差等有定者操自天無定者盡之在我我得乎氣數之正而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天下固可轉亂爲治易危爲安我値乎氣數之偏雖人理可盡而天命不可强則亦聽之氣數之自然已矣然雖聽之氣數而天命之在我者固可自我而立如孔顏之聖未嘗不窮而在下而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其絜矩以平天下者功在萬世而非氣數所得而囿矣蓋天命之性雖不能不行乎氣數之中而正命自天立命自我在天者雖氣數之命而順而受之皆天也在我者雖義理之正而脩身俟之則亦命而已矣窮理盡心不媿屋漏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

順受其正所以立命也

絜矩兩字足盡

一卷西銘道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論出絜矩標字）

六個毋以分開看件件是絜合攏來才成個完全絜矩故絜矩之義必須四方八面均齊方正無有些子欠闕乃是

才有些子欠闕

便是全身欠闕

究竟絜矩之道亦何能使四方八面無所不到只是一事到來無不還心體察見之明處之當止合天理下順人情處公無我而無一毫私己之意與乎其閒

乃是仁至義盡處故絜矩之要須是無我

矩之爲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絜之就吾身之所處而推而準之使無不各得其分故絜矩之道須以吾身爲本吾身之所處無定分則須隨吾之分使盡乎分所應盡之理吾身之分無定位更須隨吾之位使盡乎位所應盡之宜此時中之聖所以能窮

神知化而善繼善述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詳絜矩之旨）

李注此實言絜矩之事

在乎同民之好惡也

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只如已

事惟其無已故能視民如已

不徇乎一己之偏至于辟則能

同民之好惡而爲民之父母矣

同民之好惡當如何曰好善卽如好好色惡惡卽如惡惡臭而已矣其要只在誠意故好惡兩念求端于慮之微而貫徹乎治國平天下之大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愼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絜矩以轉說詳絜矩之本）

只略有已

私便是辟

自誠意說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其要只在愼獨一不愼便不能脩身齊家其辟至于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者其尤甚者至于爲天下僇只自不能愼獨始是

故君子愼之爲要而不可不先愼乎德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大學凡引詩書例必三引至三而變其有同者只引其與二詩分疏明德新民故止十二以下又就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分疏之各三引詩書合之成九合九為一止至善獨四引書內孔子繼文王之後歸于知本治國之末亦三引詩而末條文法小變平天下之首亦三引詩平列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引文王之詩作腰結中間康誥四節獨四引書而以康誥作財貨一結腰結楚書舅犯二節又申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一節則以引起用人之端將財貨用人兩大節不分首尾合來總成一片衆此一偶非古聖人焉能變化至此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緊接得衆上二句

上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以見民心之得失繫乎君身此又推入一重以見君身之善惡繫乎君心先慎乎德一句直將全部大學一口吸盡以格物一節言所謂慎德者直探原于知本知至所謂脩身為本者也慎德即明明德也若從誠意一節言則慎德直從慎獨來必格物致知深明乎好惡之理慎獨克己致謹于好惡之原然後心正身脩而用好用惡不至狥乎己私而陷于辟然而必統歸致謹必至是有諸己皆無諸己然後推以及人此所謂恕也若以本章上條言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言先慎乎德蓋言好惡之施于民不可稍不加謹而失于辟而必當先慎乎德以謹好惡之原也以本章下條言能慎德則人土財用即此俱有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不可不先慎乎德也

自此至忠信驕泰方盡慎德之義

自誠意以後將痛一節輕一節工夫亦一節易一節直至平天下不過欲推此同然之心使上下四方各得其所而已故衆只節只平平說個同民好惡之理便絜矩之義已足下文有同者不可以不愼忽作危厲語只此一語通身

俱[illegible]從己身好惡之原民心好惡之用皆不可不致其謹此非窮理克己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其孰能之故下文即緊接先慎乎德横空立此一語以為全章之綱以後三言得失一重緊一重理不外此蓋絜矩在公好惡而公好惡之要只在慎德故知慎獨之功雖至平天下徹始徹終俱不可忽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李注此以下以財用之聚散明同民好惡之道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懸空喚醒知本不沾能慎與不慎說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外本內末以下與先慎乎德一節反對一節緊一節直說到無財用機任以見外本內末之不可以起下善則得不善則失之義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上文衆只一截絜矩之義已盡自先慎乎德以下則又推上一重而言所以能絜矩之本因就財用用人兩大端申

明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特歸本君身又更歸本君心以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得失皆出于君身之善與不善與君心之敬與肆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只結歸愼德更不結財用用人其旨斷可見矣

是上財用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大學之例引古凡三至三而變獨此四引書而以康誥一節結上財用秦誓一節起下用人楚書兩節申明不外本内末以足上財用一大節之義其實此兩節亦以起下用人與秦誓一例楚書惟善爲寶仁親節不云直耳而云舅犯其爲引起用人可知矣

此亦可見古人文字變化處

是下用人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娟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李注此又以用人之得失明同民好惡之實也

即帶上節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有技彥聖人所同好也我能好之是好民好而能絜矩者也苟或不然以人所同好而我反惡之則是惡人之所好而不能絜矩矣與下三節一例看但下三節則又因此生端而反覆申明之本非爲下文起本而下文却從此生去此古人文字之妙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三節亦一重緊一重直說到拂人之性與前外本内末三節遙對以起下驕泰失之之義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還是上節

善則得衆不善則失衆忠信則善驕泰則不善一重緊一重直通入人君心坎裏來歸迸明明德上以完先愼乎德之義

帶上

生財有大道

此又就上大道中抽出一件言之到此才是正說理財只爲此事人最難分曉故反覆言之到此處又重說一番可知前一段說話只是申明絜矩並非寔說財用古人必無此複沓文字

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下五節一意反覆一重緊一重言財不可聚而生之自有道要之仁者之意只務散財得民財之足不足總非所

討然散財得民即六無不足之理但君子之所以不務聚斂者只以義之不可而不爲非爲利之害而不能爲也而況專利之害又有不可勝言乎雖言理財到底只將利字截斷歸注絜矩本旨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承有因發二句以上傍分作三層直接發化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引獻子之言亦函三爲一至三而變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李注此復申明財用之道而以用人結之蓋天下治亂存乎民民心聚散在乎財理財之公私在乎人而取用之人則在乎君心義利之間而已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正此意也

結語不云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而云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重言以結之蓋絜矩之事莫大于財用後

世絜矩之雖亦莫甚于財用朱子謂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志正如此所以一番不已復反覆丁寧之蓋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義利之間公私之界君子之邪正于此焉分天命之從違于此焉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交只爭些子而可不謹乎大學以此二語約盡全篇直接堯舜危微精一之旨孟子開口便嚴義利具得曾思傳心之要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

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

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

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

新安朱熹序

格法與大學序略同而此更道厚

中庸

金壇王澍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起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二起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不疾不徐紆餘而入反覆跌宕開闔頓挫正妙在理密而體疎○此一截凡作五段五伏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起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四伏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

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

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

費隱一節是中庸備實處然其前面亦只閒閒點綴散散推排到此才[illegible]說下來[illegible]細讀之令觀之者臨之自服反覆玩味乃見其曲折斷續處有微徑相通全篇精神于此段振袂

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理字傳文徐徐引起）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貫上前行前脈）所以行之者一也（上爲首）（下二句發承）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

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一語節是轉語故自誠明以下傳誠接說開○第一節新餘而入動脉甚微第二節緊接開而令展拓乎調度以下振起精神煥揚者此一步緊切一步氣如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

對此節大略誠字分數併誠之之功本末

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孼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

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以上為

第三大節中庸之末章此節大盡矣○此以爲第四大節連引詩詠歎詠決使人理味而自得之悠地大文字如此收拾又纏綿又深長多少詩曰字無限波瀾都在節上○至此段段是提筆段段是綱閣不復可尋其蹤跡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自有天地以來第一篇大文字中間千頭萬緒拉扱鋪陳斷如復斷亂如復亂反覆沉味然頭緒了遍便覺意味

如貫端緒分明俯仰變化其如神能行空不可蹤跡矣學者但逐句逐節求其義理令一一見得分明然後觀其會通則不待煩言可以默而識之矣○易之乾坤書之堯典詩之關雎禮之中庸皆須貫次之大與天地之化聖人之心默相流通然後微觀密咏有以自得但句櫛字比不濟事○一卷中庸以天起以天結中間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即是此理以仲尼起以仲尼結中間曰惟聖者能之通前徹後只說此人○天地之化只是一闔一闢遂生生不窮如此篇每一順必作一逆凡作六番大順逆遂開出恁地大文字真如黃河之水來自天上每千里必作一曲一直所以奔流到海亙古今不可滅息也○此篇之妙前此蘊之所以又通作一篇看者中庸本是一篇文字一氣併前其起伏順逆錯綜鋪排綴密之妙乃見分之以觀其細合之以盡其大而一卷中庸不在紙上而在我矣

中庸

金壇王澍

第一章 一書總綱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為第一節，為下十章之綱，亦為全書之綱。首揭字而義理工夫效驗無所不盡，廣大精微兩大備地。中庸為明道而發，說性說教，本指只在道上，三個之謂總為道字視切指點，言所謂道者非他，天命人之性而人率之即是道，聖人之所脩以為教亦不外此。故下文緊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喝破本旨。此一喝為全書樞紐。脩偏中間戒懼慎獨節說工夫，猶只虛實其語意只注在道不可離上，故下文提轉到從天命之性說起，將道所以不可離之意說得究來詳盡，直打透位育根原，然後遙接上文，緊落致中和。此一句纔是實說不離道工夫，纔以終前戒懼慎獨之義，又即透過一步說到天地位萬物育，直從不可離處加筆，總以深明道不可離之意，欲學者盡其不離

一

道之功耳。看有多少段落，要其一氣呼吸，精神歸注，總只一綫。○起三句平置性道教，下以道也者單接道者，但將上兩疾注，而以教字輕帶出，便覺道也者一接神氣躍然，不煩詞費矣。○要之子思作中庸，先有道不可離，而後有天命之謂性三句。因有道不可離而推本其所以不可離者，曰天命之性；又推極聖人之所以教人不離者，曰脩道之教。總是道不可離中拔本塞源之論。○朱子云：此書之例皆支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亦不失全篇之指矣。此言為讀中庸要法，學者須以此求之。○古今文字之奇無過中庸，觀古今文字之離亦無過中庸。世之說者不得子思本意，又不能深觀朱子之說，但以世俗講章轉相傳習，往往首尾衝決，背膺相判，至于老死而不知悟，亦可悲矣。夫讀中庸與他書不同，他書一章自為一章，中庸則一書共為一章，須得胸襟大，眼孔闊，不以先入之說横據胸中，而隨其條理之自然以觀其意之所向，乃能渙然有得。若但句櫛字比，便死句下。余之論此書，意在為學究解縛，故一切講章陳言略而不論，獨取白文與朱子大小註反覆涵泳，互相証取，乃見一書條理脉然開解于心目之間，筆之所向，横行直走，動無隔閡。來者得此以觀朱子之說，當益有味。然非穿透朱子之說，則亦不許讀是書也已。癸未十月既望日批說盡，因書其所以如此。

篇義到此纔見○子思作中庸立本仲尼，觀其中間引言只用子曰常例，獨于起來兩喝仲尼，其意可見

第二章 兩句開一書之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為下八章引子，要是全書入脉處。○上章從君子之戒懼慎獨直說到中和位育，純然有一君子中庸在言下，故

二

起兩句庸領妙三也字神氣已到

再一提撕道不可離之意使人欲行語愈微而意愈切理愈近而神愈遠

開口突以一句譜楚然後徐徐申明之急以接上綴以生下一部中庸之局於此開矣○因說君子併及小人遂開兩脉下文不明不行乃兩脉中又開兩脉而一部中庸之局乃益縱開矣○看來中庸一書道不可離是主意君子中庸是題目惟是道不離故君子中庸首一章乃先題起義耳說性道說中和是個中庸說戒懼慎獨說致中和位育是個君子中庸如後世論體首章是冒君子中庸乃其入題也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以味嘆爲提撕意在筆前嚴而又婉○此下子思本意正欲申言君子時中却從小人側入又先用咏嘆語虛虛引起急脉緩受紆徐有態中庸其至脉從首章來民鮮能久脉從次章來

第四章 分開反字開出兩脉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文字前所以反

所以過不及之故只用人莫飲食提撕不盡

此方申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民所以鮮能之故劈開兩脉爲下文張本語雖質而神氣正虛○於劈開中又作交合引脉愈微下文開局乃愈闊○中庸前一截多用婉語微語反覆提撕無非欲人反已體察而得所以不行不明之故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是結脇處下文道其不行矣夫正緊接此而歎息之一路精神都在微處婉處來者但通前徹後一氣讀之自過便知分曉○不過五十言中有多少開次在小人何以反中庸爲是不明不行何以不行不明爲是有過不及何以過不及爲是人不察勢分中又作回互接遞中又作脫離乃生出多少煙波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緊接上鮮能知味歎想轉去文只一語意則兩端並慨仰思遠想大舜倜儻有味○此以下方承上文開說每以一章起一章一滲一濃相間而下有局有態秀作文法只是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一正一反互爲主客耳

有何因舜而想見其爲大知也來何因大知而益想見舜也皆未兩說舜都不係注大知行之兩句中舜與大知分際有多少曲折在兩何而後中庸其脉分緊訴有多少轉折往復之正不須添注一語其味自領

第六章 劈開有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illegible]

[illegible]

帶上大知[illegible]

突說舜大知不見其端但領上道其不行矣夫微一研探便曉然以解諸前諸後不須更著一字○此說知之事是道之所以行諸重說知意在行上與上章一呼一吸

第七章 氣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章質言之只是道其不明矣夫倒生出波瀾正在上段○前兩章皆用陡筆此兩章皆用順筆前兩章意緩此兩章意切筆法既異神氣便不同○此處正脉是承前面道之不明一段以起下章旁脉又承上章大知折下交互中

上三語與何儂所謂提者同一提捩
南北寬柔以教云云只大略形容不是實說却是實

中庸　五

又交互界畫中又聯絡弼奇甚獎

第八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緊接上章一撥轉而意便足語氣急直却正妙合上章精神氣自出。此說行之事是道之所以明而重說行意在知上與大知反對

第九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繳上辟能起下勇字語說不可意正說如何則可不是絕人正是引人語反而意正語直而意曲。也字有兩脈上言如必如舜而後道行仁必如回而後道明因復迴顧凡民爽然意失而覺中庸果不可能此一也字是繳上辟能語脈如不如舜道便不行仁不如回道便不明因仰與醒凡民急切襖辟以爲中庸不可易能此一也字是起下強字語脈章何承上章以起下章如此看方有力

第十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中庸一書若爲下學言故言仁知處只備言勇處便極痛快明切三大節中言勇處都如此。上言中庸不可能不說如何可能須是勇始得此但言君子之強不說如何能勇則以上有擇守工夫在也斷然中正彼此相足

中庸

第十一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爲上八章之結與君子中庸一章相應中庸第一大節止此。以上十章只是一意反覆大意不過謂惟君子爲能中庸小人反是所以然者由于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故道不明不行耳欲道之行必須知舜之知欲道之明必須如回之仁不然則中庸不可能不可不勇以補仁知之不逮也小人惟不知此故素隱行怪半塗而廢而反乎中庸君子如此故依而不悔而能體乎中庸也賓主相間首尾相足出沒變化不可方物分觀之一篇一奇合觀之則總成一大奇真有神能行空指爪織裂無不中規合矩之妙。須知中庸一書吃緊教人用力處全在一勇字中間三大節却歸併在勇上此一節從仁知說入勇字此一節從擇執說入百倍其功誠明二節從盡性前知說入

無息皆是此意上章之強毅已隱爲而倍其功起本此篇之依中庸而不悔蓋已隱爲至誠無息起本矣○自此以後置却小人反中庸單說君子中庸以後凡說多少君子皆是此個君子直至自誠明以下凡言人道處皆說君子凡言天道處皆說至誠至聖其說君子處君子中庸脈也其說至誠至聖處惟聖者能之脈也要之只完個君子中庸耳○惟聖者能之句在孔子語氣則爲不自滿足之辭在子思語氣要正點注入仲尼身上前以仲尼發脈後以仲尼結局中間曰惟聖者能之其意已所注脫然矣此一惟字引出後面多少雖字

細體[illegible]不特爲人矣[illegible]萬物[illegible]……化天地萬物[illegible]

第十二章

此述一章提綱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爲第二節爲下八章之綱極力形容道不可離是中庸一書點睛處○前十章說中庸直說至惟聖者能之將中庸之道說得高深了故此章再提起道不可離把道平鋪在地只就平實處說得充塞洋溢橫天亘地正使人皆見天理活潑潑地在吾心目之間欲其一步步從平實處下擇守工夫耳語雖更生一頭文意正相首尾反覆說來只

語大語小只就上文說[illegible]說出而[illegible]……活潑潑地已到言下

是個道不遠人故下章接口便一句道破○只一個費字生多少波瀾理則句句實語則句句空通身光味無一些不具鳶飛魚躍之趣人知點睛之妙在引詩數語却不知神龍全身出沒隱現妙處正在前段也○夫婦聖人就兩頭盡處形容鳶飛魚躍就中間闊處指點末條從頭起說到盡頭併鳶魚一齊收盡總是費字全神前段多用側筆至末條乃用正筆○此下九章是中庸之脈多少道理多少工夫都在此一段中說盡前一截只是引端下一截乃是就此而推其極故自誠明以下不復另生一頭即承二十章天道人道推說去

上文說費此處接口便說道不遠人道被費字包盡處此四字抵上一篇

第十三章

此承上文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下三章言費之小處就切近處說而此章先引其端故且就費處平直鋪開○要知三段亦有次序從治人說入

三段平鋪出不遠處來

三層一層赶一層直到[illegible]字……點睛慥慥則君子[illegible]了也

忠恕從忠恕說入責己都用逆局一步步收向裏來將許多道理都歸併入身上下章說素位而行亦將許多境遇都歸併入身上自邇自卑於此已透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下尚有一句反求諸其身在上章推一步說道向身裏來要其大分猶只是平鋪說此章又從正側還從處境直追到反求諸身又作一番推勘將自邇自卑說得十分透切以下更不煩言而解○前篇平淡此篇道切一嚴一緩兩自字精神逆出言下矣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自邇自卑下不更著語只引闡詩不合而神自合

拈一點頭而自子之意了然甚成說不盡亦不必盡說

玩上兩章語氣道邇高卑其次第已自了了矣此只用略一點醒更不須多著筆一譬喻一咏嘆令兩自字精神在隱約含吐之間趁點睛妙手○此一章點醒前文妥已爲後而說費之大張本矣中庸一書多少節目多少境界只此處點清線索使今哲次第無不了了○前章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已明示人自邇自卑之序此處說自邇自卑以夫婦兄弟明之而推及于顧父母下即緣此說大孝達孝直推到大德受命而郊社禘嘗又宛然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意矣餘非此處說不盡因即就造端夫婦生端從此逐漸推向上去來此一篇雖而極之便可橫天繫地出入神化如此可見道之費無所不在亦無所不貫人但從腳下一步步踏實走將去便無所不到無窮不升子思呼緊爲人之意蓋如此

第十六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兼費隱大小而言爲前後六章中細緒兼費隱要其意仍主說費只隱字道不可離點睛此章又爲費字點睛突說一段鬼神在其間無端後無委不得其指歸所在反覆玩味將中庸快讀三百遍微吟三百遍便恍然得其點睛之妙誠字亦爲中庸點出願了也○中庸說費隱前後六章都只平實到此忽說鬼神殊無頭緒或者不察

謂是借鬼神言道夫中庸明道義取乎常今乃言及幽遠者明之不反以驗道乎看來天下道理偏塞滿前耳聞目見都無非是其屈伸往來興滅不息者莫非鬼神自費隱以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洋洋洒洒說到遠邇高卑有不容自已之妙其見此理充塞洋溢于心目之間故不覺衝口而出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蓋正明指造化之妙以示人使人獨處見個天理至誠妙用顯行隨時隨處有以自得耳故下文即吃緊指點曰體物而不可遺其特舉祭祀以明之者鬼神之妙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獨著於祭祀是但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即引詩詠嘆之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說到此愈覺體物不遺之妙活潑潑地昭著流行有不可揜而揜者故即指其實而言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正見鬼神之德無非實理欲學者隨時隨處體心體察而得其所以不可離之實耳故朱子曰上下數章說忽插一段洋洋如在在道裏是說[illegible]多少分明快活○須知此章是為誠說鬼神不是為鬼神說誠了思之意蓋先有誠字而特以鬼神明之耳○按中庸一書除起末兩章外中間三大支非以此章為脊其上三章說費之小所以實前十章工夫蓋前十章說知仁勇只是現成說直到道不遠人三章方實示人下手處下三章說費之大所以起後十二章功效蓋後十二章說至誠至聖逐漸說開闊去此三章實引其端雖哀公問政之末著力說擇執工夫乃是回顧前要其大凡總是層層敘出去也○看來中庸一書若分四大節看則以天命費隱誠明衣錦為綱而此章亦是其中關腰領若分五大節看則天命起衣錦結中間以中庸費隱誠明為綱此一章亦恰是其中關腰領若分三大節看則天命起衣錦結中間都以此一章為綱其以前俱是說學者工夫其以後俱是說聖人功效橫豎分來此一章實為全書關紐故誠字于此處

點破

首非大孝也與一句突然而創出歸若推本大德此一句中已發個大孝在所後從容牽聯放出去為下文三故字五必字地不必案之文便已有多少斷折在妙在只是直敘不見曲折令人於字必字神氣在四個聯絡之會下文更兩勁脈乃全頓然行味

第十七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提掇大孝其領）。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亦妙）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二句接足）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下三章說費之大節第十五章所謂高遠也然皆從德推之則自邇自卑之序亦隨然可見[illegible]語為前後六章關紐○按此章說舜孝蓋遙接十五章說父母其順來因十五章說父母其順遂帶然念個舜孝故即就孝上推極其至以見自邇自卑之意章內三故字五必字正見兩自字精神首條立案下文推出其義似說舜又似不說舜語意在脫離之間要之子思本意總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指個樣子與人看意不在說舜下面文武周公都如此須于章言之外得其用意深處○大孝三章既接十五章自邇自卑之義則第十五章後即接舜其大孝有何不可中間又插鬼神之為德語脈何也蓋鬼神之為德一章說到天理至誠昭著而無非是實正見遠邇高卑皆天命之所發人心之不然自邇自卑皆誠所不容自已即登高行遠亦不過盡誠中本然之量欲學者皆他見個天理真實無妄一步步腳踏實地邇卑向上去故于前後六章之中特說鬼神之德之盛點破誠字以為後六章之綱十五章兩個自字此章三個故字五個必字得此方有下落此一句直有偷孫點睛之妙子思呼緊為

纘緒提起壹戎衣以下細說纘緒之事一句自爲一項多不相蒙

人處正在此○處□說箇武文
武周公正是君子中庸注腳

第十八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叙周公制禮參詳其詳□□

上章言故大孝必受命此下只平鋪開說文王無憂又承舜大孝說來看其所遇獨當其不幸因念文王上有賢父下有聖子其所遇之盛真是慨然嘆想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因說及武王周公而皆就孝德言之下章達孝則又承此章之意而贊嘆之也○此一章分作二章可與下章合作一章亦可者通大孝而言大孝尊德大孝推到受命是一截無憂達孝繼志述事是一截氣不斷直通達孝推到治國如掌意纔盡是一截

第十九章

中庸

因上章言祭故亦以祭明之意所而修潔

孝之至也既結住了又添此一段極力爲達孝加意然又須知其所祭祀之義不是達孝之盡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更爲鋪開比上章氣象尤闊大然又不離乎就孝說孝之事又說不離乎就祭祀說皆是隨手拈舉了無可名言處籍爲名言之辭與十五章言父母其順一樣筆意若隱其說孝是贊其之大祭祀又是孝之大則死在言下矣讀者能得其言中之意與言外之神幾是能讀中庸者○十五章朱子謂子思引詩及此詩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吾謂此三章亦是引大舜文武周公之孝以明費之大之意要之纔說個費便已無可名言說大說小都離著手自費而隱以下至此須看他轉折無端治然指點處又須看他因事生端變轉形容處忽然上說鬼感不可忽然又休倒是人天地忽然說鳶飛魚躍忽然又說鬼神可畏可愕若斷若續使人猝不可思議詳味熟玩使覺其意洋溢充塞天地還滿胸臆有吟風弄月情與點也之意其指點治譬之妙如此因前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說自

遡自界處即以夫婦生端從夫婦兄弟說到父母須因即以父母順生端因父母順而說舜孝因舜孝而及文王無憂因文王而及武王周公因說孝故說纘緒說成德說達孝說孝中又說祭祀說祭祀中又并及郊社禘嘗為此說不盡說孝孝又說不盡說祭祀就祭祀推到極處以明孝就孝推到極處以明費隱是轉轉相因文法則因一端又生出一端文意則興一端又獨衆一端若驟然一看不過是一片平直文字通篇徹後反復細推乃有無數層折無數波瀾藏在平淡縣闊裏面其婉轉形容用意之妙又如此自朱子後讀中庸者句櫛字比猶恐失之安得有此段開心靜眼為先聖賢照出不言妙處乎

第二十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右他前段千流萬派有多少脈絡而源流無不從滑由路入許由原入寶大節綴絲毫不亂

自脩身以道至知天先總提道為大旨

前面脩身以道二句是通提此一條總滿出連編脈絡大節

天下之達道五再提明示由前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節目亦只此細作提案到底則立以下方分許說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

前個一也只引下此方說數路例提上結處必明必強隱脈已伏

所以行之者一將政舉仍歸入人存然說○段仍說人存以起新段來盡之意

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禀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此言誠身應轉修身明善應轉知天兩一也字處步到此纔實說到然猶只是虛步

或從人的說入來或從人的說推下去纔是實落處看來全力遞到後入困勉上去

擇善固執纔詳明善誠身之目博學五者纔詳擇善固執之目……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此章亦兼費隱大小而言道承第十六章誠字之義中庸第二大節止此　此章所論極多最繁總有條理所論總是一章之綱其要只在一誠其功只在擇善固執其所以用力惟百倍其功而已文武兩條只輕引起人存政舉先聖個指要故爲政在人一句一氣緊遞從政說道入人存說人存又側入修身到身字纔側住然後提起修身說修道之要以道以仁立一句作通篇骨子然後相因說下知仁勇出來說仁說義說禮若廢若斷若連若亂總是逆斷斷續爲修道以仁等關係誠其意總欲挺出知天爲明善誠身張本耳所以下條仍復提起修身緊緊收拾上兩條之意逐層收盡直逼到知天纔住知天即所謂明善修身即所謂誠身下文知仁之理已到十分下矣故即提起修道以仁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獨被修道以仁之指此兩句直提起一段君臣也以下鋪開三五名目只平鋪說雖歸本于誠亦只虛引到或生而知之一條方接上天下之達道五兩句之意而言所以行之者有此數等然亦只是現成說到好學一條總攝困勉說求入德之事然亦只大界說語意未盡即制轉修身結歸人存由人存一順放出說盡政來而繫以所以行之一歸併入人存豫則立以下然後實說前而修身之事又且竟覓引入從凡事引到誠身從誠身推出明善幾見修身知天皆落處又從明善推出擇善從誠身推出固執從擇善固執又推出學問思辨五者要之猶是虛步層層併一層緊切一層直逼到百倍其功然後一筆掉結曰果能此道矣云云將全身精神一氣吸盡看有千巖萬壑實則一片元氣凝結所成游者但尋清從路曲折而入便可覓到窮頂了無隔閡也○誠字自上六章發端至此章始大暢其旨看來于此言道之費大小六章皆是即事指點於非強語推誠之一字是言費

全處于思只一意歸注此一字故說大說小因事生端而不爲鬪隨手指點而不爲亂只以此一字點注大小之關面因事生端及隨手指點處言言會合相爲消之費不外一誠則求道之功亦不外一誠故此章及後下節言言總歸併誠身上于思之道之費其本意只在此。此一章五攝盡全書精力前一截說知仁勇中一截說費隱大小後一截說天道人道凡其間義理工夫事業效驗無所不通而一歸其本于誠歸其功于誠身故曰誠者此篇之樞紐也。上三章說費之大文勢回旋開去與下面至誠至聖脈已脈通所以有此一章者回顧說知仁勇及道不遠人三章點是切己工夫要本只在的實下手處自此以後說誠說明又都放出去了故以此一章承住前文頓斷後脈作一遊局抽挈轉去協力將八德工夫說得十分精彩以爲全書作一整頓令前面工夫實有下落後面境界實有原委故十六章誠字將道理說得真實此章誠字將工夫說得真實以後聖賢誠都從此逼出去[illegible]

上達一以貫之者也此非有許大胸襟不能看出。首一節劈開明行兩翼蜿蜒而下至于費隱其脈便隱而不見下與知與能只帶作費字點染轉非正脈到此忽然浮出自修身知天隱脈發動仁知勇則起一峽矣知之一行之一則又起一峽矣明善誠身纔是大脈擇善固執則是開山直到百倍其功必明必強纔是結穴以後凡說誠說明皆是其涉水度行處也中庸之脈源遠流長即此一端便尋討不盡如此。擇善固執幾詳明善誠身之目博學五者纔詳擇善固執之目都是虛步直到有弗學一段纔極力說困勉工夫然猶只說當如此尚未說能如此猶是虛步直逼到果能此道矣纔是實落處前面三近之意到此纔盡知之一成功一到此纔見兩所以行之一到此纔實此三語是中庸一界前節前面多少言語都歸到此後面多少境界都從此流出大聲疾呼教人下手只此數語。前面雖截然獨於勇字津津贊嘆了不見他端緒到此說出善固執有倍其功直推到必明必強乃知前面論強則[illegible]

意中蓄已有必明必強在強哉矯真是贊嘆不盡後面說至誠無息十分盤桓也是強哉矯意思。又前說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究竟費之大小六章其說卑邇高遠只是寄意未見真實用功真實究竟處至此明善誠身乃是親切指示自卑自邇只是百倍其功到必明必強則是行遠登高處矣

第二十一章

□其大凡是承天道人道說誠分二則誠明是接明善誠身來性教是接天道人道來誠則明矣二句是接必明必強來

緊接上章說綱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數合

此爲第三節爲下十一章之綱。上章從天道人道說到誠明合一之意已了然言下矣此即接上提開不復更生一緒爲義理已盡于前此後只言倚說雖令一處也。此一大節可分作三節自誠明是一節[illegible]

聖人之道是一節仲尼祖述堯舜是一節前一節是說天人合一處後三節則是一人道一天道也

第二十二章

只一句盡以下都從此流出

分承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於此宛然可想一言以蔽只是下章一個化字。此後至誠至聖正是說惟聖者能之要其意總歸注仲尼身上言至誠言至聖總爲仲尼贊歎。據史氏伯璿說此下十一章章暗徹前兩大節之意盡

其次緊承上轉

只拗起至誠而與則誠者自在句下妙妙

性誠者之仁也致曲誠之者之仁也前知誠者之知也自
成誠之者之知也無息則勇之至矣此五章是發君子中
庸十章之義大哉聖人以下六章則發費隱九章之義大
哉言人道兼費隱之大小而言自用人道之費之小也三
重人道之費之大也仲尼言天道亦兼費之小大而言至
聖天道之費之小也至誠天道之費之大也蓋此一節貫
以收盡余
書之意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與上章一氣相承說先立個能化樣子而以致曲者與之
對照推拗曲能有誠一句便已拗透[illegible]
拿定誠字從其誠處逐步步推勘上去逐逐至於能化而
所謂曲能有誠者慨然矣故浩然遠想曰惟天下至誠爲
能化不忍復言其次矣說
到此直使人形神俱往

第二十四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
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前後恁地說到此忽說前知以後理會以上兩章例對看
則此章是言至誠時措之宜耳誠無不明故時措咸宜從
其時措咸宜中隨舉前知一項言之以見能誠之妙無所
不宜如此蓋亦誠明之一端也前知不可學誠則可學也

何以誠之爲貴[illegible]

故下文緊以自成接之○見神之德之盛不外一誠至誠
之前知亦不外一誠以說前知回想鬼神故以如神贊之

第二十五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起二語與其次致曲一例亦是緊承上轉言至誠雖不可
及誠則天命之實理本我之所以自成而其道則本我之
所當自行也蓋即取至誠之道向學者身上推勘從源及
流脚脚看分析看皆有不得辭者故下文又再提撕
曰誠者物之終始又再闡發曰誠者非自成已所以成物
以見至誠之道我本無所不具我但盡誠之之功則成已
此道乘而措之成物亦此道至于時措之宜則雖至誠亦
不以加此故此章首一句喝破曰誠者自成也○按誠字
自十六章始發之二十章但說誠之之功雖有誠者天之
道一句提闡而其義未盡故于此提破誠字源流說透誠
之分量推本誠者天之道也從天命之本然說到人事之
當然也將成已成物都歸本于誠以見天道人道雖有安
勉之殊而成已成物無非實理之自然初非有所勉强增
益至誠之道亦不過從此而造其極耳有此一番闡發乃
覺前後說誠其旨少工
未究竟都有著實處

第二十六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上文抽一層言誠只說……以見至誠無息之妙在其中耳

上文既極言形容了又就天地說出形容之頌者濟只說不息無息之妙故耳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前面許多言語都就用處形容至誠無息之妙此處回想轉出來只以闡明天道之以純亦不已四字見過本體更不著一字解使人神遠

天地猶形容不盡說天地中又添兩層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故至誠無息總上四節皆就用處說而道在其中又從由說到能化自成說到時措之宜兩人道亦一天道矣故上數節言其成而但以至誠無息言之但言天道之亦不復言人道之勇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久是成己之徵悠遠是成物之徵久則徵兩句只是一句久則悠遠耳拆一徵字破作兩句界清成己成物分限然後以徵則悠遠一句總提博厚高

明都是悠遠中境界覆物載物成物配地配天不見不動亦都是悠遠中功用總是就悠遠處解抽出從無階次中剔出層次來極言悠遠之妙有如此說悠遠之妙正見至誠無息之妙故悠遠兩字說在博厚高明前亦得說在博厚高明後亦得說悠遠亦得說悠久亦得總者總以至誠無息為根底悠遠為樞紐則零碎處顛倒處無不一片矣總之此章為至誠無息之妙難以言說故只就既用悠遠處形容又以未能寫盡更就天地反復形容至章末于本體只畧一點逗而至誠無息之妙意前筆後恍然可想矣會得此意則中間許多推積都覺有龍騰鳳翥之勢直是不存一字○以此章與上面對看無息盡己性也悠遠博厚高明盡人物性也載物覆物成物贊化育也配天配地無疆參天地也不見不動無為則所謂化所謂時措之宜也其條理之密如此○須如此章是咏歎前四節之意并以推盡前段問強及必明必強究竟處學者但放開胸襟播弄諸章將來熟讀本文三百遍便恍然得之矣說不

先著形容後說大小贊嘆不盡

此五句或逐前而多少工夫須知此是包羅語不是鋪張語舉知仁勇皆在其中矣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二句中贊不驕不倍之妙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本說人道郤仍上章贊嘆從天道說起再提道不可離之脉憑轉實之大小然後徐徐度入人道蓋前所說得開闊其勢已直趨出了故于此又掣轉來再一嘆慨然後再放出去自此以後不更說工夫文勢亦不復掣轉矣○此下三章本是一片文字故此章結處文意不了只斜斜引下後三章亦同○按中庸一書有兩幹脉其一脉是歸本仲尼自仲尼曰引起前一截說知仁勇折衷于仲尼中一截說大舜文武周公繼之以仲尼此一截說天道人道又以仲尼結住蓋以中庸之道至仲尼始集其成也此一大脉也其一脉是引進下學自君子戒慎恐懼起中間凡說知仁勇說自邇自卑說明善誠身說致曲自成或以小人儆動之或以聖賢䝉勸之總欲學者盡不離道之功以體乎中庸耳此又一大脉也其所以歸本仲尼者以爲下學之的其所以引進下學者則所謂聖人之道待其人而後行者也則此兩脉實一脉也自無息以上聖人與下學兩脉並行相間而下至此纔各自劈開大哉聖人之道三章收盡引進下學之脉仲尼祖述堯舜三章收盡歸本仲尼之脉兩脉分叢至末章單提引進下學之意從下學說起直推到聖人不顯篤恭之妙纔把兩脉合成一脉其以前說人道處雖已見天人合一意然猶是一天道一人道對待立文到末章乃以人道說歸天道則引進下學之意始盡而一部中庸之脉皆歸尼聞矣○此下六章應貫而隱一節中段除貫隱起鬼神鎖來分結前一章說費之小後三章說費之大此亦以前三章說人道後三章說天道文勢亦兩相準○中庸爲下學立言意正在天人合一上非到盡處偏截開何也曰若將六章界作兩片看則是截開若合起一片看則仍是從人道說合天道前段先天後人雖合而稍分此六章由人入天似分而實合末章正是即此六章之意而申結之以明其必然耳

一起一落生出精神在此兩節

第二十八章

承上不倍乎下又入倣上章明哲保身脉正相接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中庸至此方是平實鋪開說盡君子之道其立本不外尊德性道問學其致用不外不驕不倍尊德性道問學之功前而言之詳矣故上章只從簡括不驕不倍之義則前所未發故上章既引其端又詳切申明之而下學之所以體乎中庸者其道盡見矣

○嚴娩處俱見精神

第二十九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仲尼兩字句頂唱仲尼處皆仲尼曰相應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其神開拐其意況勁筆傲之間恍然有個不騎精神在發而環使人神倈○實說王天下有三重寡其過矣學如何便能有三重如何便能寡民過此則然實推詳上文皆有之而非其時下拐者有之而無其位無位民之不從固宜若有時有位而民不從則是德不足了故君子之有三重當以身為本此一句直推本尊德性道問學來是有之之本微諸庶民是有之之實然猶不敢自是又進過一步考諸三王又透過一步建諸天地從天地又進過一步質諸鬼神從三王又透過一步百世以俟聖人直到上合天理下盡人心纔端得個有三重分量纔可以寡民之過若有一毫不到即不足為有而民不從矣一氣旋折輾碎有千斤萬斤緊切正是輾碎不騎斤斤緊切○中庸引進下學之脉盡此

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此方纔歸仲尼而中贊之句頌上章結句一氣說便非何能似過正極贊嘆不盡之意○到此方知前面唯聖者能之其為仲尼實信矣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此四句直以仲尼爛盡中庸之緒那述憲章則前所引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歸于仲尼矣上律下襲則前所云中和位育知仁勇參天地贊化育配天配地其緒亦皆歸于仲尼矣合而言之總是個君子中庸此一句已先寫仲尼個影子○正文只四句便已無所不盡故下文只以譬喻引開更不收合若通下兩章讀則結處了而不了是處以下與大哉聖人之道章一例若截住此一章看則有結尾整整斜斜波瀾正在不盡處也○包羅盡下第三章尊德性五句包羅盡聖人體用是直述堯舜四句

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下兩章總是中贊仲尼之大蓋仲尼之大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故譬喻不已又特縱開從至聖至誠中說一番不盡又說一番直推到莫不尊親然後以配天贊之總轉前章兩譬如之意截斷者則神去矣且此處配天亦全沒來由○中庸文字每能于無層次中生出層次如此章只首二句理便盡了邦從微至著一意翻作五片欲令中邊皆盡備使讀者如不欲盡故步不重重愈者愈不盡

第三十二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上章推向上去此章推向裏來總是形容不盡之辭至誠經綸立本知化育不消說個無倚又說無倚又說肫肫淵淵浩浩不憚辭繁意複俱是于無可名言處強爲名言之從其經綸立本知化而指其實則曰夫焉有所倚從其無倚歎想至誠則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說到此眞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妙恍然在目可術而想不可術而言故只反掉仍以至聖添注而以孰能知結之所謂猶身項下金鈴聲者解得也於戲至矣○大哉聖人之道三章一意相引以彼例此宜亦同然此衡兩章一意至聖之末即以配天徵是而章而後以至誠贊歎之獨爲一節何也蓋誠者中庸之樞紐而聖人之本也前兩章說仲尼其體用之大功化之全真不可思議矣一言以蔽其本總是一誠故特重提之爲推說再舉前言以申贊之夫中庸之道歸本仲尼仲尼之道歸本于誠則誠爲一篇之樞紐可見而凡以前之言至誠者其俱以仲尼言亦因以曉然矣○中庸歸本仲尼之脈盡此○第三大節止此○按此六章中庸兩大脈至此盡矣則中庸至此亦可止矣然細思之獨于天人合一之脈有未盡者雖以前凡說人道之處亦已層層說合然畢竟未曾結聚得圓足故下章又特申明之

第三十三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爲第四大節倒應首章爲中庸一書之結○上章說聖神功化直推到肫肫淵淵浩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已恍然言下矣此又掣轉手從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至于聖神功化之極致正見中庸之道初非難事但能戒懼愼獨切實爲已便可上達天德蓋正據其無聲無臭地位指示個從入之方欲學者腳踏實地從下學做工夫耳此是一卷小中庸章內凡八引詩似脫又聯似虛又實詠歎淫佚使人人自領意味深長潛玩不盡○誠字是中庸樞紐要之誠字根柢何在第二十章已點破矣曰誠者天之道也故以天起以天結○自邇自卑脈至此纔盡必明必强脈亦至此纔盡下學爲已只是百倍其功篤恭而天下平亦只是明强之盡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正如此

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國朝王澍撰澍有禹貢譜已著錄是書取大學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爲批點大意欲因文法以闡書理然聖經雖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後人篇法句法求之世傳蘇洵評孟子謝枋得評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後人僞撰澍因仍其例實非先儒之舊法又既用朱子改本發揮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發揮妙處亦如之古本是則改本非改本是則古本非兩相尊奉不亦合之兩傷乎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

〔清〕王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刻積書巖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提要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前戶科掌印給[illegible]編修王澍

序

氣不盡清故不能皆知其性質不盡純故不能皆全其性然要知性之全體未嘗不在但須擇善而固執之積久純熟自有到處

惟格物致知然後能知其性惟誠意正心修身然後能全其性二者相須並進然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復乎善不先知之安能全之所以八條目以格物致知爲首

知其性全其性本是兩項工夫朱子又於其間下一而字蓋惟上知之資合下知得便能全得若常人則必先知之而後可以全之也故朱子曰知行二者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

天能命人而不能教人所以修道立教必有待於聖人聖人能立教而不能爲教所以教百姓必待司徒教冑子必待樂官是皆天命之所不容已非聖人有所勉強增益之也

所以教者無他不過使人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耳惟聖人能盡其性故能使人皆復其性苟非本於躬行心得之餘則施之無本安得使人皆從其教乎三代以下教人之法非不詳備而人終不率者只爲少此上一段事故也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則施之有本而有以興起其遷善改過之心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則因其固有而易以動其遷善改過之心此所以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自天降生民至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朗誦數十過便如置身三代以上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君師之位故設司徒之職典樂之官而其道行孔子不得君師之位故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而其道明

孔子之教事事皆實老佛之教處處皆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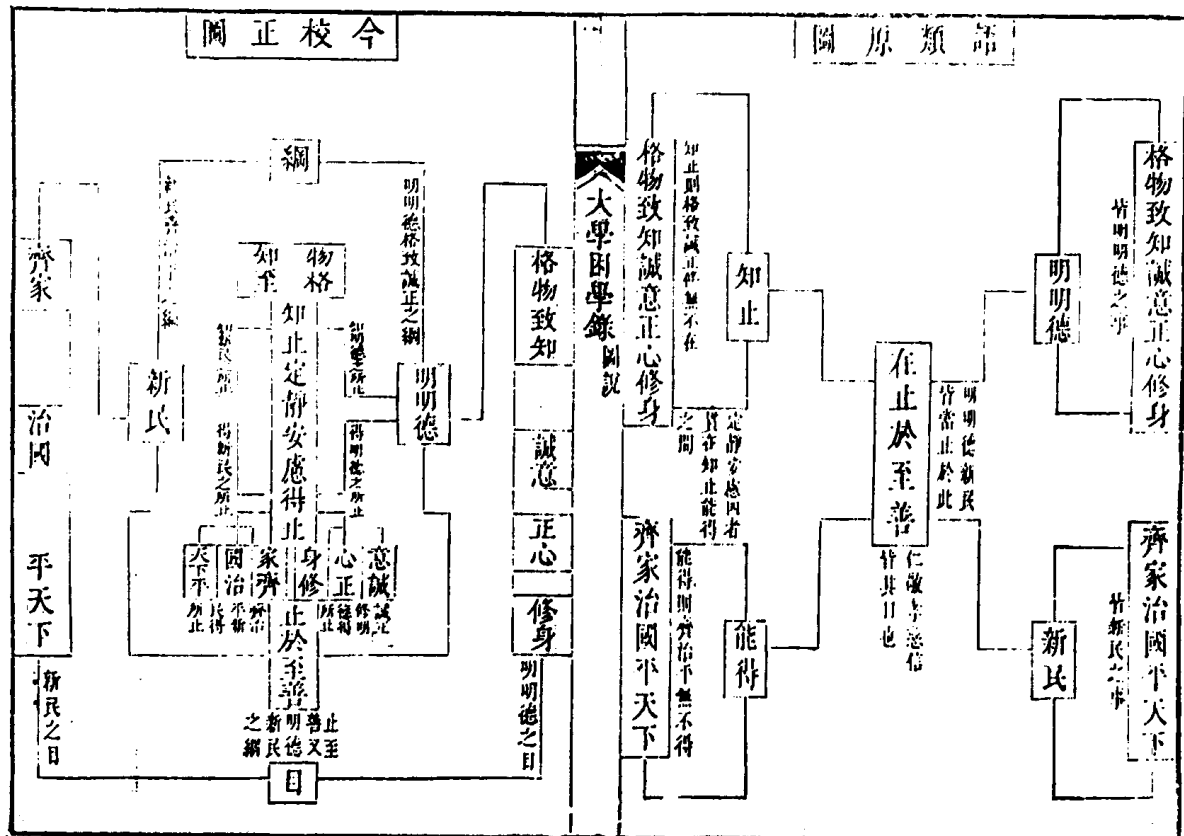
讀朱子大學序天地之心人性之善聖人之教三代之隆世道之

變無不歷歷在目熟玩數十過而不感發興起吾不信也

先王父澹御先生謂一卷大學只是忠恕兩字所見甚卓明明德

忠也新民恕也

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一以貫之明明德而已矣

聖經一章自是聖人之書十傳自是賢人之書細體味之自見

問語類所載大學圖其次第節目詳矣今復更定此圖何也曰原圖所載如格致誠正脩爲明明德之事齊治平爲新民之事等類按之經傳固無可議獨其所云知止則格致誠正修無不在能得則齊治平無不得六者與章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者不合則固不容以無辨也蓋物格知至是知止之由意誠心正身修是明明德之得所止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新民之得所止今乃以格致誠正修爲知止之事齊治平爲得止之事則是以知止爲明德能得爲新民是明德但有知新民但有行於理有所歉而不可通矣不知知止能得皆貫明德新民即物格知至亦匪獨明明德之事物無不格知無不至則身心之理固明而家國天下之理亦得此知止之所以貫乎明明德新民而非可但以爲明明德之事也曰朱子云定靜安慮得五者一知止自然相因而見非實有等級之相懸今圖於知止下能得上皆體黑畫以別之又似有節次何也

曰既知止則自得止相去固不甚遠其間四節只就一時並進中歷歷抽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此本非有所積漸而然但知止能得是此一節之綱定靜安慮四者皆知止能得中事是固不可無分別也曰安慮之間又體小畫以別之何也曰定靜安是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其節候不同又況慮之一節較定靜安三者尤緊要有力蓋到此是知止發用爲能得機關故朱子曰此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人多是到安處住了玩此則慮與定靜安固當微有分界也曰物格知至即是知止意誠以下六者即是能得今列物格知至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於能得之下不又成兩橛乎曰雖物格知至然後能知所止而意誠以下六者則皆得止中條目故不得不明列之也且列於上下而仍相聯屬雖微分界限而脈理自一立象示人其法固當如此曰知止至能得其在經文知至意誠之間乎曰是也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圖以物格知至列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列於能得之下實本此耳曰身修家齊之間獨體兩畫以別之何也曰此明德新民之界也曰以格物知至一節體之止於至善之上何也曰自物格至天下平皆是止至善中條目八者有一不盡或盡而不至皆不得爲止至善故列止至善於其下以見必八者無所不盡然後爲至也曰八條目各有界限獨於格物致知雖分界限而相聯屬何也曰格物致知雖爲兩目而實非兩事格物即是致知之功一物格即一知至程子所謂才明彼即曉此如形與影非有二也故經文不言先而言在以其有二名故分界限以其實非兩事故仍相聯屬也曰八條目相去皆均獨致知與誠意其間獨遠何也曰此知行之分界又以見格物致知之功雖屬明德而其用力直貫新民故與誠意正心修身稍示分別以見其意也曰右明德而左新民何也曰古人以右爲上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也曰終之以止至善何

也曰格致誠正修皆所以明明德齊治平皆所以新民而明德新民又皆當止於至善其右明德而左新民以見當先已而後人其上知止而下能得以見當先知而後行而要其歸皆止于至善以見止至善乃明德新民之標的知止能得之盡境故以止至善終焉曰朱子於大學直看到前人所不到處乃其爲圖亦復有失何也曰語類一書本當時門人所記朱子之語非出朱子手筆此圖蓋亦其門人聞朱子之言因本其意作爲此圖而于師說偶或有失耳故今復作此圖以正之雖異原圖之說而實一本朱子之旨觀者熟玩章句或問而以斯圖印之方知一點一畫皆非創入也

只爲今人少了小學一段工夫所以更做大學不成

或問開口便說個敬甚精密蓋今之學者旣闕了小學工夫若不主於敬更無立脚處必須收歛身心令整齊嚴肅方可下手做工夫

收其放心卽所以養其德性然又須有以養之始得蓋此心旣收歛得來便須涵養而保持之使之有常而不失且擴充而不窮若只似明似滅若存若亡濟得甚事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主一無適所以一其內整齊嚴肅所以一其外內外兩盡主敬工夫乃無滲漏若合而言之裏面主一無適外面自無不整齊嚴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外面整齊嚴肅則裏面自無不一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學者做工夫須是內外兩盡而必以內爲主

整齊嚴肅正是主一實下手處

須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則心地精明萬念瑩澈然後雜慮不作而能主一無適故上蔡又有常惺惺法

和靖其心收歛不容一物卽程子主一之意然其語氣微傷急迫

主敬工夫程子謝氏尹氏其說不同其歸則一學者但各隨其所從入處而致力焉充積久之到得力時便都貫得

謝氏常惺惺尹氏其心收歛不容一物皆是主一無適注脚然可見三先生各自有得力處

主一無適是通長說常惺惺法又更提起看常惺惺者所以密察此心之存否時加儆醒　則可以隨地隄防使此心不至放縱出入而主一之功由是嚴密　則可以常常喚醒使此心不至拘束枯槁而主一之功由是精明

明德兼統性情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

問明德是心是性曰明德是性心所以該載此德者也但明德與性其地頭又微別性者天命之實理此理爲我之所得故曰德以其本無不明故曰明德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明明德吃緊下手處錯過此幾卽復昏矣因字遂字最有力因則錯過不得遂則停待不得今學者多不從此處下手所以明德更無人明

善端一發便須致力稍一稽緩則習染至而牿亡矣此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明德之發動靜皆有平旦之氣靜中之發也乍見之萌動中之發也

何以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須是察識何以能復其初須是擴充格物致知察識之功誠意正心修身擴充之事

纔知道不明便是此心之天理發見處

介然之頃一有覺焉雖則是一念之動却正是全體呈露處須卽從此一隙執持而擴充之

一陽初動天地之復也善端初發人心之復也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是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聖賢立志之初合下便如此所以纔說明明德便說新民成已成物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大也

明明德成已之仁也新民成物之知也止至善時措之宜也

明明德則新民之本立新民則明德之用行

民與我一體皆同得天之明德者也民有未新卽是明明德之分量有所未盡合天地萬物而皆至於明德則已之明德達於天下矣此所以爲大學也

新民不是强人以本無又非分與以我有人人有此明德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新之耳

明德新民論其本原雖無彼此之殊論其工夫自有先後之別理一而分殊者也

明德新民成已成物當然之事理也止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無過不及方爲至善
止至善允執其中而已矣
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智所爲本自有個至當不易之則故止之者
亦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能止於至
善
至善天理自然之極也止至善人事當然之極也
問止至善章句謂盡夫天理之極語類云只是到恰好處二說不
同如何曰惟是恰好方是天理之極若稍有過不及便不能恰
好便是人欲私智之爲而非天理之極矣
問朱子答李敬子問云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在此說不得何也曰
言學者務在有以止之若說自然則止處無力蓋明新各有至
善天理之自然也明新各欲止於至善人事之當然也盡人事
之當然而無撼於天理之本然是謂止至善
問朱子曰民也要止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

可不如此似此說只是要民自家新到極處不是自已能新民
到極處是如何曰天命之性非有我所得私我要到至善處民
也要到至善處蓋明德之在人者其本體自然如此但無文王
猶興惟豪傑之士能然若凡民拘於氣稟囿於習俗勢須上之
人有以振作鼓舞之然後能感動興起而復其本然之善新雖
在民而新之者則在我新之雖在我而所以可新者則全在民
因其自然我無加損焉此所以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
問止至善以下八條目按之自須知行並重而獨重知止何也曰
天下事理惟見得到方能做得到故止至善雖知行並重然天
下儘有知明德新民而見地卑小不知至善之所在則雖欲做
到至善處其道無由故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此所以獨重知止也
問朱子言一知止則自得止無等級之相懸然則八條目工夫但
一物格知至而意誠以下卽無不一以貫之乎且誠意一節爲
大學緊要關頭豈亦竟可抹殺乎曰此一條緊接上止至善言
欲得所止必先知所止蓋極言知止之妙有如此所以引進學
者欲其從格物致知上實用其力蓋必明善然後可以誠身正
爲下格物致知一節起本也若得止中節目自意誠以下逐節
有工夫在其理又當別說此處之指只重說知止以見格物致
知之爲急耳此與中庸九經末言事先言效一般蓋皆所以歆
動下學使之不畏其難以致自暴棄聖人喫緊爲人之意如此
大抵觀書當先隨其理之所在以求其指之所向待此處既有
下落了然後可通徹前後以求其會通若不得本意而遽執前
後以求其合則四方八面都礙此不可不知也
問知止節五個而后與物格節同而朱子獨謂此處無等級之相
懸何也曰知止知字非泛泛之知蓋曾做盡格物致知之功而
已到物格知至地位者也此一知至其於至善之理始終本末
表裏精粗無所不盡到此自有定靜安境界不須求索亦無停

待但一知止自然一齊都到只逐層推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
此耳曰然則物格節七個而后獨有等級何也曰知止至能得
在物格一節中只是知至意誠中間交接處境界此後尚有意
誠以下許多節次在逐節皆有實在工夫不是一物格知至了
便一齊都不消用力故知止節五個而后一知止自然相因而
見物格節七個而后則須逐關開放也
慮者審其所止之處也
定靜安五者雖皆爲功效次第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尤是能得緊
要關頭蓋不知止則固不能得止然既知止了到得臨事時不
更詳悉體察則所止者雖善而未必其至也譬如行路人知止
是須先曉得所到地頭既見得真便好一心向那裏去故定心
既專一便不爲他途所亂故靜心既不亂便可從容行走故安
然雖能安到臨路時猶須逐處次第詳審方得脚下不差不成
便信足走將去故慮字一節尤緊要見得不真走差了病卻小

見得眞又走差了道便是眞個差爲害最大不能慮邇知止也
都枉然人多自恃見得眞到臨事便率意而行所以多錯故朱
子曰到此却是難進非顏子不能
定靜安是知止中之妙慮則是知止能得交接頭上事此處無大
工夫工夫全在知止上但到此略一停頓就其所已知處再一
詳細體察便得路數明明便好向前做去朱子所謂慮字一節
較難進者謂此是事機將發時不可不提撕省察耳不是更有
難做工夫也
問能得以本節理觀之是得其所止以下文八條目推之則又有
平日通處曰格致之功既盡則所以明德新民者莫不確見個
至善之所在則意便可得而誠心便可得而正從此便得坦然
向至善處做將去無所疑誤故曰得此得字尚是就知止處斷
之尚是知一邊境界下文章句則意可得而誠矣則心可得而
正矣分明點破得字與能得緊相照但云可得不云已得反觀
便是

知先後則進爲有序而無欲速之病用力專一而無躐進之失故
可以近道不是但知所先後便謂能近道也
究之無欲速之病則自無躐進之失人惟欲速故躐進故或問但
以進爲有序言之
知所先後不是教人泛泛然知得個先後正教人在所先處用力
而後可徐及其後耳就明德新民言則須先己而後人專就明
德言則須先知而後行步步縮入遞歸致知格物上總欲人從
此處下手耳
本末節固以結上亦以起下玉溪盧氏之說自是通脫等處無關
要害苟不得理自不妨並存其說大要說書之法凡前人成言
苟於理大有所害自是不可不辨若無關大義亦且聽之必欲
苦駁其非添出閒議論反增一重障蔽就使是求亦復何益況
求必盡是乎俗下講章有所以深惡之爲此耳

方遜志蔡介夫欲以知止節及聽訟一節作格物致
知傳殊未安知止節畢竟是止至善中語如何可作格物致知
還當以朱子爲正
明明德於天下一句見古人物我一致體用一原之學
纔發念時合下便欲明明德于天下此是何等胸次有此一段規
模自然條理精密工夫詳到不做到盡處不休今學者志氣卑
下動云我是何等樣人敢道如此只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
欲明明德於天下雖在匹夫亦不可無此志向
人人各明其明德而天下平矣然須己先明其明德而後可推以
及人故曰明明德于天下玩一於字全節精神隱然已具
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者新民原是明明德中事吾之
明德未能推以及人則於明明德分內事猶有欠闕必使天下
人人皆能明其明德然後明明德之事始盡可見明德新民二
綱領原非兩項事

明德人人所同特衆人不能自明要在爲上者去明之耳所謂平
天下者原不過使天下人人各明其明德並非有所勉强而增
益之也
齊治平俱兼化之處之說道之以德化之也齊之以禮處之也
心統性情兼體用正心工夫只在戒愼恐懼未發則敬以直內存
其本然之體已發則虛以應物全其當然之用常常存養不使
偏倚便是
意在性情之交
正心是統體用功誠意又是於其一念初動處實用其力使好惡
之發皆一於實耳畢竟正心該得誠意然無了誠意工夫則正
心便沒把身
誠意在動靜關頭上用力
中庸戒愼恐懼正心之功必愼其獨誠意之事

知不致則意之所發不知孰爲善孰爲惡雖欲誠意其道無由故必先致其知所謂致知者不是爲要誠意方去致知要知求覺察此意致知之功在於平日平日見理既精且熟則一念之發其善惡是非有不待撿而自明者誠得既眞然後誠意之功可盡不然則雖欲誠其意而苟不知善惡之分將有自以爲誠而實欺者又況天下道理至爲精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苟非眞知灼見而後行之則亦安能無失哉

八條目推到致知便盡格物卽是致知之功本無兩項致知在格物何只是致知注脚

在物之理卽吾心之知故致知在格物物之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知無不盡故物格而後知至

格物致知固是明明德始事然亦到平天下亦都貫此知止之功所以統乎明德新民也

物我之分雖有彼此之殊其理則一而已物未格知未致則一身

無以自照何有於天下國家若既物格知至了則于天下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盡天下國家又何間隔之有又況所謂物者卽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物而其所格者卽身心家國之事理故其爲功雖屬明明德之事而其爲用實統家國天下之全必其知直徹乎家國天下之故而無纖毫之蔽然後爲致知之盡知止之極

八條目逐件各有本分工夫在經文言欲如此必先如彼者亦是略分個次第輕重與人看教人以下手處耳不是齊頭做但於中各自有切要處不是一味趕重上一截細玩先字便知尚有後一而工夫在

大學八條目之序與堯典克明峻德之序同

虛齋謂八者兼備未足爲至善此語最精八條目須是事事造乎其極總是至善但云兼備猶粗在

八條目欲其如此必先如彼其序不可亂而既已如此又要如彼其功不可闕

以八條目一一事言之工夫做到九分纔有一分未到不可謂善合八條目而言七件俱做到十分只有一件未到可以謂之善而不可謂之至善須是逐事各造其極合來無一事不造其極方是止至善處

一事之理無一毫之不徹天下之理無一事之不窮到此乃爲知至

學可使天下之理或有不知不可使一物之理知之或有不盡物如何便是格知如何便是至只是知止於至善而已矣

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是明德新民條目物格而后知至一節是止至善條目

問物格知至一節何以不是順推效驗曰若說功效則一知至後便更不消費力八條目只消格物致知以下六條竟可廢矣必無是理此一節只是覆說上文之意而以七個而后鞭醒上文

六個先字以見八條目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耳

問八條目節節各有本分工夫不是一物格知至了以後更不須用力固矣然以知止一節與此相比對看一知止便能得止則自物格知至而知所止之後意誠以下便無工夫次第乎曰若論工夫固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之理況知至以後誠意一節爲善惡關頭尤是學者喫緊著力處豈有一知至了便竟能一直到底但此節文勢却是與上節一意相承而以七個而后字鞭醒上節六個先字一個在字之意以見其必然而不可易不重說工夫工夫已盡於上節故或問云此覆說上文之意況朱子既以知止一節爲知至意誠中間事以彼例此則此一節只是象其現成者以示人蓋以見功不可闕序不可亂耳工夫節目皆不復論也因章句云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下兩可得字又不盡似現成說曰此節雖不復說工夫然却不是效驗故朱子下可得兩字雖不說工夫其中自涵得工夫在此兩字間

酌虛實之間最爲精當說理既精而本文語勢亦得要之只自
能得句會得了總之以知止物格兩節對看一知止自然能得
然能得中却逐項自有工夫但既知止則從此便可得逐件做
去此節意誠以下雖逐件自有工夫然其語勢却是要其成功
之辭而非引人用力之語兩處語意正相滲合也

所謂修身爲本者是對家國天下而言格致誠正皆修身之事能
修其身則天下本既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裕如矣此
正是知所先後處

問朱子論八條目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然則八條目莫
重於格物誠意矣而經文重修身何也曰經重修身正見格致
誠正之爲要蓋謂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可推
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修身爲本一語直將八條目都攝盡而
本末輕重彷彿了然聖人之言辭約義盡如此

問庶人無天下國家之責是如何曰新民之事固非有天下國家

者不能爲之在庶人則雖無天下國家之責而固有明明德于
天下之分有其分則隨其分之不同即莫不各有其事又況大
學之教爲天子之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
者而設則將來固有天下國家之責新民自其分內事蓋其分
雖殊而其理則一理無不同故分不可不盡但各能從身起化
而推以及人使之亦明其明德便是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事初
不以貴賤尊卑而行殊也

曰天子以至于庶人貴賤之分雖殊而以已及人之理則一故皆
以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理雖未嘗不一而本末厚薄之分則殊
故本亂而末不可治

其所厚者薄以下又移下一步就末不治中抽出家來說言本一
不治雖至厚莫如家且不可得而齊而況國與天下乎蓋正以
甚言末之不可治而身之不可不修也移下一步正是櫽上一
步處

傳首章

受之氣非不清而非清之至質非不純而非純之至故雖不待十
分勉强亦不能無所修爲蓋在性反之間者則性之者也故於
文言克明德於堯言克明峻德

文與堯之明德其所從來雖有性反之殊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
皆曰克

明德明命總是一理以我之得於天者言謂之明德以天之賦于
我者言謂之明命蓋推明德之所由來使人知明德本天命所
固有而明之之功亦不過盡人道之當然以復其天命之本然
初非有所勉强而增益之也

忽言天命提撕深切使人神悚

所謂顧諟者非果有一物在此而常常顧之也只是此心常存提
撕儆覺不使昏昧常覺天之明命炯然於心目之間如無不明
行無不爲靜而必存動而必察無一事之欠闕無一息之間斷

則工夫密而明命明矣要而言之始終不離一個敬字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顧諟天之明命也
人能常存此心不使昏昧放佚便見得天下義理一一從本心中
流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如此纔是真個顧諟
若明若昧若存若亡濟得甚事

刻刻提撕此心令光明洞徹無一息昏昧無一息間斷則人欲滅
息天理常明而天之明命復明矣

常常顧諟則用志不分而有專靜純一之德天理常明而無昏昧
閉塞之病所以無時不明

戒懼慎獨顧諟之功勿忘勿助顧諟之法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靈不昧之德本然高大此固不以聖愚
而有加損者也但凡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不免卑狹了
堯則生知安行德性行事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强獨能全其所

爰于天之理而無少欠闕故曰峻德非有加也只是明到盡處
至于至善之地耳
堯之克明峻德明明德之至善也文王之其命維新新民之至善
也
堯之峻德與湯文一同湯文之明明德未嘗不止於至善然畢竟
堯之氣象自別則性反之所以分也
三聖之所以明其明德者或性或反分雖不同而為仁由己其歸
則一此個事別人替力不得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一息尚存
不容少懈傳者喫緊為人在一自字
如湯文之聖所以明其明德者猶然吃辛苦況其下乎
學者曉得明德是己所固有明明德是己分所當為須是豎起精
神猛力向前身體力行一息不懈纔是為己實事
皆自明也大聲疾呼教人看樣正見明明德之道本不必出於一
途但各隨其氣質之所近而盡其分之所當為務求自盡更不

旁貸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如堯與湯文其明徵也學者可不
勉哉
三引書自文而湯而堯逆推而上歷歷指數與人看以順推之則
從今及古以人推之則從反及性無不各有以自明其明德學
者可不以是為法而自勉哉此傳者喫緊為人之深意也
所謂自明者德本性分所固有明明德本我分所當為人能明之
而造乎其極要不過盡其職分所當為以全其性分之固有者
而已又況此事固由乎己不由乎人學者其可私意苟且以斁
自欺其分定之理當為之事哉
引三經不重性反只重自明傳者之意不是較量古人優劣只欲
令人猛省
固是不論性反然此義亦微有意蓋以見性之者固能明其明德
而反之者亦未嘗不能明其明德可知人無不可明其明德而
學者不可以質之不美力之不足而遽自暴自棄也

傳二章

苟日新三句一氣讀首句尚呼下兩句緊接精氣乃出
苟日新是一苟字驟然振起有如日初出氣象
苟日新非至明無以啓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
大凡天下事成敗機關只在起頭起頭處立志不堅用氣不銳少
間便自擱放了苟日新猛力振作其志甚堅其氣甚銳從前汙
染從此拔除以後工夫從此精進只此三字便有造次必于是
顛沛必于是氣力下面只就此接續去
苟日新不是一日豁然非今是之謂蓋直是自新工夫已做到
徹底乎舊染之汙盡滌無餘纔當得一苟字此一苟字直從其
霍然改轍之始以至舊染盡滌之日工夫境界全體具足者而
言須是煞吃辛苦破釜沉舟猛力向前方有到處此處不得力
則通身不得力矣故朱子曰而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
問苟字既是全體工夫以下二句又如何作進境曰正惟苟字中
有全體工夫所以須更加鞭策勉力向進若此處先已苟簡則

以後工夫皆不得力矣
問舊說謂日日新是接續于其繼又日新是振作于其終其說然
乎曰此說初看似是細思殊不然日日新何時有個盡處又待
其後重新振作來若有個盡處則就其盡處已間斷矣然後又
從而振作不已蹤乎不知日日新本是貫徹終身語除一日既
新外此後自新之功須是繩繩不已接續做去徹始徹終至死
無間於其中恐或有跡略怠緩處故又須時時提撕不使昏昧
方盡自新之量故日日新是統體工夫又日新只是就其中又
時加提撕耳即在日日新內分繼與終大是鬪
日日新又日新兩句緊相接續是無盡語又是緊括語蓋日新之
功既已振發于其始則從後接續有何了期除是死而後已一
息尚存安得少懈新處況不盡故但以日日新又日新總括之
學者莫說到又日新便了却

日日新是鎮常如此又日新是頻頻提撕不是一又日新便了不從苟字上著工夫則下二句更無入手處朱子所謂緊要在苟字是也然但能振作于其始而不能接續于其後則前之所新者間斷而舊染又將復作矣故下二句亦甚是難進處此惟自強不息者能之

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修身爲本之意可見矣

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者不是推本之辭或問云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此則所謂化之者也欲民之新而不能躬行以率之則民無所觀感興起終無由以進于善故自新甚要自新者化之也作新者處之也但作推本看尚隔一重在

先之以自新所謂道之以德也繼之以作新民所謂齊之以禮也兩者闕一不得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問釋新民而言自新先儒謂是推新民之本竊謂上章言自明卽自新也此又推本言之不且複沓耶曰此正緊接上章皆自明

也說起蓋新在民而使之新者在我新之者我而所以能新之者又在我能自新自新有一分不盡卽新民有一分不到必使明明德之量無一毫之不盡而新民之本乃立新民之事乃可推之而準故苟日新三句正是自新之極把自新之量推到極盡無餘然後人已交接處乃無毫釐之隔故曰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之理本人人所同有只是無以感發之遂安於舊染而不自知耳上能自新則旣有以感發其同然之心自然興起於善日卽於新不能自已又從而制其田里予以爲善之資立之學校導以爲善之路鼓舞作興使其新者日益進於新則人人皆有以自新而我之日新之功達乎天下矣是民本新而我復有以作之也

問新民似宜主教化說又云兼養如何曰有恒產然後有恒心正是新民第一緊要著子

問作新民書傳云作新斯民新字卽解爲新民之新此處章句云自新之民其義互異何也曰此正朱子看理活潑流動之妙紂之時商民皆染於舊俗不能自新在上之人有以新之故[illegible]云作新斯民此言自新之民者蓋接上自新來德本民所固有上之人旣能盡自新之功則有所觀感興起而作其自新之機故曰自新之民又以見我之新民非以我之所有者而分之民原能自新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鼓之耳所謂以人治人也

新命正是新民之極新民而不能新命必其新民分量猶有欠在直到和天命也新纔是新民之盡故曰用其極非謂人欲新命然後去新民也

新命固是新民之極然非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則起化無本安得到此故此一節實總承上兩節來章句能新其德接上自新以及于民接上新民惟能新其德則感化有非又推以及民則振興有法旣有以化之又有以處之則道德齊禮本末交養天下之民翕然丕變國運世運自有煥發氣象卽此便是天命之

新故或問以文王之詩爲自新新民之極

問末條無所不用其極章句但言自新新民不及新命何也曰新命一條正是個極是故二字緊接文王詩點透極字蓋自新必到能新民然後爲自新之盡新民必到能新命然後爲新民之盡僅足其分便是不足故文王詩乃是自新新民之極非謂自新新民以新命爲極正謂到此纔是自新新民之極耳無所不用其極實兼接新命言而自新新民自舉自新新民之外別無新命之功故章句但言自新新民也

從其盡處而言故曰極要之自一身以至天地萬物凡所云爲莫非分內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自帝王以至匹夫人人性分中共有此道理人人職分中共有此事業苟非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便於已分爲有歉故必造乎其極然後爲能滿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初非有所加也故曰其極

問此章釋新民而無所不用其極却平說自新新民不分賓主何也曰自新者所以躬行作則於上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也新民者所以推行政教于下使民有所鼓舞而感發也躬行處有一分不至則推行處有一分不周推行處有一分不周即民有一分不化一有不盡即自新新民兩者俱歉故自新而有以用其極然後新民之體立新民而行以用其極然後自新之用行兩者相為首尾而不可闕故皆當用其極惟自新能用其極然後可推以及人而新民能用其極也此正所以用新民之極也

問此章釋新民而新民本義反少何也曰新民一事既立其本復舉其法又推其極其於新民之義可謂終始本末彌天塞地無所不盡矣其餘條理在為之者舉而措之耳

問傳首章釋明明德其工夫境界已略備矣此章釋新民又必推本自新不與首章重複耶曰自新之義本即是明明德工夫所以又引盤銘不憚重複者上章言明明德雖工夫境界無所不

盡然猶是大概說到盤銘十條然後將自新分畫從其入手歷其極功直推到盡有此一段工夫乃覺自新處無毫釐欠闕而新民之事乃可推之而準故盤銘者乃自新之極也新命者新民之極也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此一句以本章言則是結自新新民若通上章而言則此句實為明德新民總結而已為止至善提綱故三章釋止至善更不別立義但反覆引詩咏嘆指點而止至善之義已中邊皆徹矣故無所不用其極句乃是三傳精神結聚處

傳三章

邦畿四方之極也至善萬理之極也

邦畿節是懸空說以見明德新民本有極至之則乃天理之自然而人之明之新之者亦本有當止之處乃人事之當然初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

維民所止玩一惟字以見至善之外更無別義明德新民必當求止於是又以見無事不有至善無人不可止於至善聽人之各自為止又以見止與不止皆在乎人欲明德新民者反求諸己也

首節只說個影子引而不發最有味

至善之理事事物物莫不有之而又不可執一故但引而不發使人隨處體察而各得其當然之極便是至善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與隔多少

得止關頭全在知止故提撕特深切

人不如鳥一語最婉而切不是貶責世人正是提醒世人要人隨事自省察耳大抵聖人無棄絕人語

緝熙敬止四字只是兩截敬是體止是用緝熙只是形容敬字自其敬之繼續不已者言故曰緝自其敬之光明不昧者言故曰熙惟其敬之純一如此所以施之於事無不知之明處之當而各得所止也

四字以敬為主敬在心止在事一敬字已足包舉緝熙兩字然必有緝熙兩字而後敬之分量始足在文王自無不敬敬無不緝熙學者形容文王之敬却必至是而始足也

嗚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德之純緝也不顯熙也

問講章謂敬在止之先然乎曰文王之敬徹始徹終無少間斷此心常自光明洞達無有一毫私欲之蔽無事時如此臨事時亦如此所謂至誠無息者也若云敬在止之先豈臨事時反不敬邪

有君臣父子便自有仁敬孝慈之理有仁敬孝慈便自有個極至之則是乃天理之自然而人事之所不容自已者唯文王無不敬而安所止者臣父子各隨其分因其所固有者而應之無過不及於滿其分而止故曰安所止

問敬止之止講章以爲全體之止下五止字以爲一事之止然乎曰從五事分看特止中之一事要知文王之敬徹始徹終無一念之不敬無一息之間斷間一事之止無不從廣大胸中自然流出莫非全體精神所注其事有偏聖人之所以止之者莫非全體也

仁敬孝慈信在學者分上則有分量等級在聖人分上則纔道著個仁敬孝慈信便是止於至善更無分量等級之可言

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理亦異故至善無定法然所止之理雖因位而殊而當止之則正因位而定故至善有定分因其無定之位以其分之一定者處之而各造乎其極是則聖人之所以事事得所止也

晚村謂五止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的道理此語意圓而語滯五止之理本天下人人所共有之理文王但自盡其所有之理而天下人人之理亦得人人能止於至善亦不過各自盡其所有之理而文王之理亦得故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極正謂人人性分中自各有文王之止在人人職分中自各有文王之所止者在在文王不過先得我心之所止而非有所加也

從五者之中各究其精微之蘊則五者之至善不在文王而在我矣從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有以究其精微之蘊而萬事萬物之至善亦皆在我矣然非於五者之中一一究其精微之蘊則亦無能推類以盡其餘也

兩個有斐君子微不同第一個有斐君子是從盛德之後歎美之而追想其所以致此之由第二個有斐君子則是據上學脩恂慄威儀而實贊之之辭

既切而復磋則學止於至善矣既琢而復磨則自修止於至善矣恂慄則中之所存止於至善矣威儀則外之所發止於至善矣學是求知所止自修是求得所止恂慄是得止於內威儀是得止於外盛德至善則是據其實而贊美之也

學修四段逐項各有一至善在然必四者兼到然後爲止至善全體若有一不至或至而未盡未嘗不善而非其至也

修者自修上之謂全在去人欲上用力去得人欲全得天理既已去然人欲換而去之使不得累吾之本體又恐未能盡去更存細磨礲必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全體精明無少繫累然後爲至

恂慄威儀皆是敬敬在中曰恂慄在外曰威儀根本固在學修然此處亦自有工夫在君子知行兼盡則此心純是天理怠惰放肆之念自然不作然又必守之以嚴密持之以武毅使其心體精明精力強固且不撓于外則又無以養其內故又必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使之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直至誠敬積于中而光輝發越于外根心生色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然後爲學修之盡而可以止於至善

恂慄威儀內外交相養也

恂慄威儀即是學修中精明強固之意

學修恂慄威儀工夫一節易一節氣象一節潤一節

學修工夫嚴密于內則爲恂慄是意誠而心正也學修工夫發見於外則有威儀是身修也必至內而恂慄外有威儀然後爲學修之盡然後爲盛德至善以恂慄威儀爲學修之驗者非也

問淇澳一節大旨還是重說工夫抑是指其得止之實也曰此節若逐項細論自有工夫在然以通章大段觀之則此節是明明德得所止所謂學修恂慄威儀不重說工夫止就現成說歷數其得止之實耳蓋經文之義一知止自能得止以彼例此則此章所重雖在知其所止一節文王以下三節俱說得其所止故

此一節學修恂慄威儀皆只就現成指點而工夫節目自具其
中曰然則學修恂慄威儀竟不說工夫耶曰論大段則自是據
現成說若逐節細論則自各有工夫在學修工夫一步細密一
步則裏面精神自一步精明一步外面氣象自一步充拓一步
所造境界亦一步自然一步由學修而恂慄由恂慄而威儀到
此明明德之功已至盡處而入盛德至善地位矣故下即指其
實而贊美之
要知恂慄處愈益精明則學修之功亦愈益精明威儀處愈益充
拓則學修之功亦愈充拓
以天之所付者言爲明德以學之所至者言爲盛德非有所加也
不過充滿其明德之量耳此正是至善處
以身之所造者言爲盛德以理之所極者言爲至善單說盛德猶
是大概必到至善然後盛德之至得止之極
問此不忘與下不忘何別曰明德本人人所同有懿德之好又人

心所同然今我既先得之而充實光輝止于至善又如此則有
以合其固有之理而發其同然之心自然民不能忘所謂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也此與下沒世不忘其不忘同其所以
不忘者自別
烈文一節本說新民止至善却不說前王如何新民只說民自不
能忘就對面看不說當時之民不忘却說後世不忘又透過一
步看夫新民之澤至使後世猶不能忘則當日新民之止至善
可知而其止於至善者又不必言矣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
者也
四其字若作前王言則賢親樂利皆前王所遺使後之君子賢之
親之後之小人樂之利之此是前王之新民止至善能使沒世
不忘者也若作後人言則後之君子自賢其賢而親其親後之
小人自樂其樂而利其利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誰之爲則其
不忘也愈至而其止至善亦愈神矣此非過化存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者其孰能之
一章釋止至善皆只就詩辭中咏歎出義理來而綱領條目工夫
效驗境界事理無所不見似無首尾却有次第反覆研味其趣
不窮朱子所謂咏歎淫佚其味深長正不獨末兩節爲然也
又此章五引詩不相連屬似覺散而無統若一下看破只是經文
知止而後能得一句盡之首節特懸空說個至善之理爲人人
所當止而欲得所止必由於知故第二節于知止特提撕警切
一章精神只在此處以下三節皆言得止只是現成鋪出以指
其實正以深見知止之妙而欲得止者不可不先知所止也故
此章節目雖多細玩其旨正與經文知止一節無毫釐差別極
詳盡正極直捷

傳四章

明德得於天而具於心本人人所同有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便失其本然之理而上之人又不能自明其明德以感化而作新之所以私僞日起利欲交攻而不能無訟也誠使爲上者誠意正心有以自明其明德則可以興起其同然之心由是而施之政教漸染薰陶潛孚默化則我之明德深入乎民自然觀感畏服而私僞不敢復作旣無無情之念安得復有無情之辭則是無訟在民而民之所以無訟者由上有以使之也此所謂德威勝乎刑威也

道之以德則有所觀感興起而發其固有之心齊之以禮則有所檢束執持而絕其爲惡之念故能使民無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有日月當天萬象回伏氣象聖人作而萬物覩于此可想

無情者二句論文義則不得盡其辭是民德之新大畏民志是已德之明非民自畏之我之德有以使民畏之也若論文法則此二句俱是說民德之新蓋從民德之新逆推而入直到盡處人已交接界上使人于言外想見已德之明便覺隱然有個本在此引而不發之妙

說末中隨舉聽訟一端必須明明德以新民然後能使民無訟則凡事莫不有本而本之當務從可見矣

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到此已是民德之新了曰是此一句直說到盡處大畏民志乃即此而推其所以然兩句語有淺深境無先後

此謂知本釋本末又釋脩身爲本所以但釋本末不及終始者固是古人釋經只取大略不欲脩脩排比然旣釋本末則終始亦可以例見且終始即是本末中之終始故經文先以本末終始對言而後但言修身爲本言本末則終始在其中矣立傳之法因一本經文之意也

此章特拈知本兩字以爲前後綱紐前三章明德新民止至善平列不分主從故此章特爲別示樞要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而明明德新民又必先知止而後可以得止使人知用力之次序後六章格致二傳正說知本工夫齊家以下步步俱從身推出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於修身使人知推行之有本前三後六傳此是十傳關紐

齊家以下三傳處處與本修身皆貫此章知本之義而釋經文修身爲本之意也

傳五章

朱子即物窮理四字最活最實亦最密蓋所謂格物者不是泛常去格亦不是但格一物隨其身之所在每遇一物便窮格到盡更不容易放過積累久之自有通脫處

心自有知物必有理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而物之理未窮則吾心之知不盡究之心之靈明未嘗滅息思欲格物便是此知之端倪呈露處但須乘此端倪用力推究使無毫髮之不明又更從此擴充使無一物之不盡纔滿得知之分量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語導引學者最爲緊切人之良知本所固有雖極昏昧亦必有個發見處其始也須是因其良知之發循端究委推而致之使無一毫之不盡朱子所謂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知萌露處只須因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子不知是也既有已格之物則此心便有已至之知其既也又須因其所已知者而推類以及其所未知使無一物之不知朱子所謂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自然貫通是也

事雖無窮理則可盡不妨有未格之物不可有不盡之理

學者欲下手做格物工夫先須認得個物字親切

問物者外物也物在外而欲一一窮之不且玩物喪志耶曰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遇事備物皆與吾心相通者由其理具于心故也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以在物之理致吾心之知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且物雖有大小而所具之理則無大小故程子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非是教人專去格一草一木也以物我之理一也陽明不察此指遂謂程朱教人專向草木上用力而有格竹子七日致病之云以意逆志豈其然乎

天下之物衆矣固不能物物格之但有物來吾前即竪起精神直窮到盡積累多後自然貫通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則如大筭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

問如此則未格之物將置之不格耶抑猶將格之也曰何物無理何一物不當格特物之爲數至多而吾人之力有限必有不與知得盡者但到面前者不令放過積累久之雖有未曾格者自可推類以通之矣

問格物當從何處起曰天下之物無窮而其格之也亦何有終始先後之序不論精粗大小但隨其身之所遇便與格他即是起處不須揀擇亦無停待譬如行遠起脚處便是現在之路但從此脚踏實地走將去自到遠處

問固當即物窮理然竟無輕重緩急之分耶曰事物之分雖殊而其理則一故當從其現在所接便與格之然物之理雖一而輕重緩急之分不能無殊故又當先其重者急者而後其輕者緩者若更不論精粗紛紛逐物以是爲格則爲玩物喪志矣曰然則物之輕者緩者便不須格耶曰物皆有理皆所當窮然必須先格其大者而後可以循序以及其餘序不可亂故當先其大功不可闕故又當盡其細也且萬物之理具于吾心而天下之物又同出一理大者既格則小者亦自不難於爲力矣

問何以格之曰循序致精勿忘勿助

問天下之物固當無所不格然不患其汗漫無歸耶曰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格得一件即知得一件朱子所謂格得一件物致得一分知是也蓋物雖在外而所以格之者非爲外也故與夫多聞務外爲人者自別又况萬事萬物同出一理當其初用力時逐件去格自是零碎事件件格到久後純熟便當一以貫之不患汗漫矣若猶覺汗漫畢竟是工夫未到未能貫穿更須逐件去格工夫久久自見有親切浹洽處曰貫通後固不患汗漫正恐用力時汗漫無歸耳曰但即目前所遇之物反身切已以體察其所當然又窮究其所以然深造自得勿忘勿助則所

見之物莫非切已所格之理莫非實得更何汗漫之患耶

問朱子論格物云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假如看書必反之於身實見得聖賢所說切已不知是否曰所謂從裏面理會者正說格物工夫須從大本大原處近裏著已理會外面底是物事不是不當理會然有本末之分則工夫便有輕重之別若不分賓主而內外並騖甚或本末倒置則所謂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朱子之意蓋如此若云把聖賢說話近裏著已又別是一理與朱子本旨無涉

問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通脫後固如是若未通脫亦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反求諸已自是格物親切近裏工夫徹始徹終都應如此但所云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似是物自物而我自我猶是二片蓋在物之理即是在心之知雖有物我之殊初無內外之別故纔明彼即便曉此若未通脫時且須隨心觀物各隨其分以窮其理到通脫時自然親切有味自然切

已若見物而遽反求諸已紛紜勞擾反為無益

問程子云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竊謂格得一物便致得一知便是覺處曰徹頭徹尾無所不知纔是個覺此非窮盡天下物理未易到此若但格得一物就此一物能見徹底雖亦未嘗不可謂之覺然以語於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之候猶有間也

問程子云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又云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累既多自當脫然有個覺處兩條似不相合曰若謂必窮盡天下之物如何窮格得盡若謂止窮得一理便到則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累既久自然貫通雖有未曾格者亦可類推以通之矣程子兩說雖若相反理正相足反覆潛玩其味無窮

問程子云格物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又云莫若察之于身尤切朱子以為互相發何也曰不察物理而專用力於性情則虛而不實然不察之於身則雖窮盡天下物理終亦汗漫而無所歸也然則程子之說豈不互相發乎

問物外無理格物所以窮理則格物窮理本是一事朱子謂格物工夫比窮理為實何也曰理者物之根本物者理之體質理無物則無所附麗猶太極無陰陽五行則虛而無寄也理無可窮必於物上窮究乃得分明的實舍却物更從何處說窮理來所以聖人不說窮理只說格物欲人向實處用力也

問初格物時道理不熟恐有差處如何曰但常存此心勿使放佚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以求至善之歸則義理自出不患于差誤矣即一時識見未到或有誤處積累久之彼此參互得失自見要在工夫無間斷耳

問物雖在外其理則具于吾心以吾心之理格之則物之理無不得矣是否曰物之理固無不具于吾心然一物自有一物之理若遽以吾之所見橫據胸中縱窮格得理來只是吾一已之私

見與物之理不相干涉惟不執已見隨物之分窮物之理因其淺深大小而各究乎其極則物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盡矣

格物自當以身心之事為主而外物亦不可遺遺却外物遺身心都無著實處內外相資本末兼到斯無憾矣

問讀書窮理到窮盡處思力既竭精神昏耗還當從此更窮究進去耶抑別窮一事也曰到昏亂處且須姑置了息心靜坐待神氣既清然後更提起來看便自見得若一下苦進則愈進愈昏無益若竟置不求別窮一事則前功既廢以後又須重新做起則又可惜耳

問無物無理皆所當格然亦有一種物不消格者抑將置之耶猶格之也曰不消格者雖未嘗無理而所關甚小縱格得來亦無益竟可置之如陽明之格竹子竹子何嘗無理然于身心無用故不須格

問所謂物格知至者不是窮盡天下之物而後如此正謂格物至于豁然貫通之日則吾心之知無不盡而物之理亦無不得矣若必欲窮盡天下之物何時窮得盡來曰物固窮格不盡然亦須盡吾力之所至一一窮到盡處若遽以爲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謂天下之物自此便不用格則是足已自用了豈復有長進處

問致格物工夫若能于一兩件大處攻得破則小者宜不待格而自明矣如何曰能于大處攻得破則小者不難用功然亦不可不盡其力物有大小理無大小皆當以全力格之不可忽也

問第一義格物須見得第一義者何也曰直須窮到至善處方是格物盡頭纔有分毫不盡猶是第二層見識在

問程子云纔明彼即曉此然天下亦有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之人奈何曰不以三隅反者畢竟此一隅猶未知得徹在若知得徹定是能反蓋在物之分雖殊在我之理則一既已明此則此理

已實得於吾心擴而充之觸類而長之自有可通之理曰然則格一物而萬理便通乎曰程子言格一物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所謂纔明彼即曉此者正謂格得一物之理便增得一物之知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知雖有內外實無彼此非謂格一物便物物皆通也

問程子云于一事上窮格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有不可類推者當如何曰物之理雖同而其分自別所謂格物者本當逐事逐物各隨其分窮到盡處雖其理可通亦須逐一窮格方見的實而況不可類推者乎

程子云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竊謂窮格不通正當反覆潛思以求必得如何却轉捨了後讀大學知止有定一節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序有此四者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第不俟衆難竊致知力行不容偏廢如何

一知止便能得止又況大學之教誠意一關最爲緊要若說一知止便相因都見不成後六條皆贅語耶再四思之殊不可解忽一日洗浴時偶思及物格知至節章句因將此節章句印証知止一節知止是物格知至時境界即所謂無不到無不盡是也能得包意誠以下六者而言即謂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是也朱子于此下可得二字正與能得相照應乃始悟所謂能得者蓋謂一知止則意便可得而誠心便可得而正循此而去工夫皆可做耳非是一知止則意便無事于誠心便無事于正也即此觀之乃知程子之言真是曾閱歷過來方敢如此說此不是教人遷延逃避正當與孟子勿忘勿助參看蓋于此一事上既窮格不得若急迫焦躁定要一時解得轉更昏了不如且暫置待雜慮消後提起一看便易見得或因他事觸發亦有逗著時但須常存此心提撕警覺不使放惰自能脫然有個悟處所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換一事者不是竟置了不思量亦不是

因此事格不出到格他物時心心念念只注在此但須是常常提撕此心使勿忘其所有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充積之多不意中自有因此通彼處

大學致知在格物即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心即致知知性即格物物雖在外其理則具于吾心物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理無不明而心無不盡矣但格物是從零碎處說知性是從大本處說格物說得實知性說得透其理一也

已知之理知字所該甚廣以人心言則虛靈不昧無一理之不具是吾所固有之良知也就物而言則本心之明因物有覺端倪之發亦是已知就一物而言則已嘗用其力略見其端未窮其委此所見者是吾之所已知也就衆物而言則于一事既究其精微之蘊又當推類以盡其餘其已窮者是吾之所已知也

問程朱格物之說最多其要領何在曰其本只在一敬其要則在循序而致精能居敬則所謂循序致精者日益密能循序致精

則所謂居敬者日益精二者互相發不居敬則昏雜而無本不
循序致精則泛濫而無歸不是異端便是曲學故缺一不得
問即物窮理固不患其汗漫然畢竟於身心上少親切之妙曰欲
得親切須是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物未至時須涵養此心不
使昏昧方格物時則須專一不雜勿忘勿助以求其至既格了
又須清心寡欲以養其知如此則本末相資動靜交養身心之
間自覺清切而有味矣
欲格物以致其知必須有以養其知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
此養知之法也故致知前有涵養工夫養其本然之知致知後
亦有涵養工夫養其已得之知所謂涵養者敬而已矣
戒愼恐懼居敬之功勿助勿忘養知之法
操存涵養不可不覺進學致知不可不緊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敬是窮理之本不敬則志氣不清心力不固
雖欲格物亦若存若亡無所貫得故當以敬爲本然能格物則

敬處愈精明此二事貫相首尾
問程子所謂立誠意以格之者豈格物時先須誠意耶曰誠者物
之終始一有不誠則無物矣雖格盡天下之物終不濟事故須
脚踏實地一步步以實心格將去所謂以實心體貫理也與經
文誠意義自别
問立誠居敬亦有别乎曰無時不敬便是涵養臨時能敬便是立
誠惟敬然後可養惟立誠然後能敬
朱子所謂學者致知吃緊要理會這箇心者只是戒謹恐懼使心
常惺惺不至昏昧則心體精明而格物易於爲力矣
寡欲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故可以養其知
問朱子曰涵養致知須當以涵養爲先又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
二說不同曰論本領涵養爲先論工夫致知爲要總之兩者不
可分先後
以敬爲本而致知以踐其實內外交相養也

問朱子云格物要閒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然則臨時竟不須理
會耶曰不是說臨時不須理會但到臨時然後去理會便更理
會不得須是閒時處處理會更不放過銖積寸累充積久之然
後臨時却易用力耳
程子論格物九條詳且盡矣學者潛玩而有得焉則格物之方無
以加矣
學者於程子九條亦不在多但隨其性之所近得其一說潛玩而
力行之於身用之不盡及其成功則亦無所不貫矣
程子九條遠至于天地之大而近則在吾一身大則始于人倫物
則之間而細不遺夫一草一木誠後學之津梁暗室之一炬也
細讀或問格物之說朱子所論可謂本末兼該內外無遺矣陽明
極詆其支離而比于洪水猛獸之禍不知萬理雖同出一原而
萬物則各具一理苟不隨吾身所接之事物一一究其所當然
又窮其所以然但欲空守其靈明之體以爲吾心既明外物自

照則亦終於恍惚彷彿而已譬之秤然欲稱物時分兩不差必
平日先識秤上兩數苟徒恃吾心之明以爲吾于稱物之際自
能識之未有不誤者也朱子教人即物窮理而併及于一草一
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正謂天下無物無理不可揀其大者而
遺其小者爾非謂格物之功專在一草一木上用力也陽明不
得其說乃因格其官舍之竹七日而致病夫一草一木固各有
理固所當察然天下之物亦有不必格不足格者執一草一木
以求其理不得而致病聖賢豈有此癡學問哉姚江門人于本
傳中直載其事蓋欲形朱子之陋而不知其適自陷于陋也梁
溪高先生謂文成之學初得于鐵柱宮道士及地藏洞異人龍
場一悟正其得力處非于致知有悟此語蓋得其實云
高梁溪謂象山陽明之學從致知入究竟象山陽明只是自致其
所知與孔曾之致知異其所謂致知只致得昭昭靈靈之知耳
孔曾之致知須從格物上脚踏實地窮究去不格物從何致其

知

象山陽明所學儘高只欠了格物二字所以全體差却

金伯玉論格物致知之義以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止與知所先後之知其意蓋欲正陽明格去物欲致吾良知之謬而不知其亦非也物有本末之物是明德新民格物之物則自天地之大以至於一草一木之細無所不在離其理不外于明德新民都不專指明德新民說正欲人于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窮究而後明德新民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致知之知以吾心之靈之全體大用而言蓋物雖在外而其理則具於吾心所謂知也必於外之物理窮之無所不盡然後吾心之知可以至乎其極而無所不明所謂致知在格物也知所先後之知只是識得箇路徑是格物以前事知止之知則是曉得箇透徹直知得至善之所在是知至以後事雖皆不外乎此心之靈然一淺一深其與致知之知固有別也

伯玉謂挑耳目以求聰明决不可以言學然則將去此耳目然後聰明御乎是離物求理適墮于異學之空虛而已矣吾儒求聰明之法正欲就耳目上事事求盡其理各致其用脚踏實地一步實得一步然後一步求進一步充積久之自然耳無不聰目無不明矣

集程朱格物法

大學之教莫先於格物致知故程子朱子言之特詳而開皆沉潛反覆詳玩其旨似有以得其要領之所存者竊倣輔氏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之例定爲六條云即物窮理循序漸進虛心觀物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今即以程朱之說實之所謂即物窮理者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曰人要明理若止從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

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于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當而不可亂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已也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但其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爲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萬物之理莫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有所不能盡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家國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

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各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又曰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個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個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個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個敬與不敬有一般

人專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于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始得傅問而今格物不知可就吾心發見處理會否曰今且只就事物上理會如讀書便就文字上理會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理會接物便就接物上理會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若待發見了方理會一年能理會得多少今且大著心胷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又曰人也不解無個發明處纔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自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又曰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個端緒只似尋常夫格不知凡人各有個見識不可謂

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只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個事物去格也又曰遇事接物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挌遠間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纔遇一事即就此一事究竟其理只管逐項窮致到極至處少間多了自會貫通又曰十事格到九事通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通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見得十分透徹窮到極處又須是見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illegible]第四著便休了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曰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從其

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又曰道理既知罅縫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又曰人莫不有知但不能格物以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去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又曰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透仍更理會向裏來令人于外面天地造化之理也都理會得而中間精微處却未理會則所謂理會者終有未極其至處須是內外本末精粗隱顯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又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精神看一看又曰窮理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得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黃殺然間無事時見得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制不分明所以格物要閒時理會不要臨時理會閒時看得道理分明則事來斷制自易又曰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己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又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

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儘入
深儘有在此二十一條者乃即物窮理之說也所謂循序漸進
者樣了曰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
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又曰格物非欲窮盡天
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上窮不得
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
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
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問
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格一
物而萬理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
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天下之物
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
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

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踰
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
優游潛玩厭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
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于枝葉花實不待
其至之時而揠焉以助其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問一理通
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至此天下豈有
一理通便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學問須有漸無急廹之理
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個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
如此說須是逐漸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個其他更不容管
便理會得豈有此理又曰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
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又曰如今下手
且須從近處做先就自家爲得出說得出底窮究若幽與紛拏
都留向後面做問伊川云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稱謂窮
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曰此正與中庸弗得弗措互

相發明非遷延逃避也蓋于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
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因此而明彼也問從一事
上便可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蓋萬
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
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
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須是把這個樣子却從
這裏推出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于親時
是如何不得于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事君則知得于君
時是如何不得于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如是自此推之
莫不皆然答齊仲書云伊川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
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人倫講聖言通
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以此
爲學而求有得是炒沙而欲成飯也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
曰不須恁地說今日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及精不循其序而

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欲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問格物
最難當交錯疑似間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
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個大坯
朴是恁地方就裏面漸漸做細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
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
言理會一件又一件只管理會須有盡時又曰內事外事皆是
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
理會方可若是工夫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
少耶此尤不可也此一十四條者乃循序漸進之說也所謂虛
心觀物者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又曰學者須常存此
心漸將義理只管去澆灌若今年未有進且只把現成在底道
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
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但要常常檢點又曰大著心
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又曰今之學者

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又曰便是看道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滯于文義心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又曰須是以聖賢之理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自作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又曰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來又曰大底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橫渠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又曰學者致知吃緊是要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

然靠不得長久又曰不可一向去無形跡處尋更宜于日用事物經書意旨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又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于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泛濫矣此十一條者乃虛心觀物之說也所謂切己體察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之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蓋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原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此而已世之人但務窮天地萬物之理而不反之於身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猶泛濫也朱子曰格物以反身窮理爲主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乃所謂爲己之學非若狗外誇多者徒以爲人也又曰且貴窮理令有切已工夫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若只泛泛窮天下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游騎無所歸矣問格物窮理何者爲切曰莫先於五品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尤人所最切近者須要窮格得盡若有一毫做不盡畢竟窮格不至也居甫問格物窮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正底如娶妻必告父母學者所當守至于不告而娶又當別理會此八條者乃切已體察之說也所謂著緊用力者或問人有志于學然知識固蔽力量不至則如之何程子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朱子曰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

益若能于一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底只是這一個道理方始快活然零星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星底理會得些子終不快活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又曰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又曰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將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滚一番方始透徹問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須用理會靜者心實著意沉潛反覆久自曉得去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說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此六條者乃著緊用力之說也此以上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所謂居敬持志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

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
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
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
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于
端莊[illegible]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于
學問[illegible]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
[illegible]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渾
[illegible]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又曰昔聞延平先生之敎
以爲[illegible]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
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
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旣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
字言語之所及也又曰能存此心而後可以窮理蓋一心包萬
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
盡得心又曰格物之道其唯敬乎令人將持敬致知看作兩事

以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
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却不相妨蓋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未格
物前須是收歛其心掃盡雜慮令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
能見理旣格物後又須時時提醒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知
之蔽而知方在我大抵居敬窮理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
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間格物不必分大小
先後但是以敬爲本後遇在前面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從近
處格將去又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而得失可驗能敬則此
心惺惺有次序虛明然後能格物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
以爲吾心之蔽方得虛明只一個持敬也易得做病又曰敬是
窮理之本窮得理明了又是養心之助又曰致知格物緊要在求
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在常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
這個本領去格物致知問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涵
養是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本原是窮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

相發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
理之與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問涵養致知以何爲先
曰二者不可有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
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于涵養而不致知則却又
鶻突去了又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是致知而後涵養問因
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曰只爲明得不盡
私意自然留不得又曰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
要放肆到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又曰將致
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
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寡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
之患而得益固矣又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
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頭都不相離問養知
是旣知後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
如何窮得旣知之後若不養又是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

如此此二十條者乃居敬持志之說格物致知之本也蓋格物
致知乃學者最初下手緊要工夫故程子朱子說得節目最多
工夫最密但恐語太浩繁初學之士有不能遽得其要領者是
用撮取大綱別其分類而各與以程朱之說庶幾有條而不紊
學者于此潛玩而切究之則于大學之理可得其門而入而程
朱吃緊爲人之意亦可以默識之矣

傳六章

八條目關門啓鑰在致知爭關奪隘在誠意

毋自欺也親切提撕發人猛省

人不曾做過格物致知工夫則其心猶未眞知善當爲惡當去其不爲善不去惡或爲善去惡而不能實用其力雖不能無責然實由於不知非自欺也今從前已有格物致知工夫於一念之發明知是善是惡則知善當爲惡當去猶不肯實用其力豈非自欺所謂自欺者不必不爲善不去惡但于爲善去惡中稍有一毫不實處便是自欺不是自欺其意自欺其知也

問或問云不知善之眞可好惡之眞可惡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語類云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爲意必知之旣眞而不肯實用其力方云自欺皆是淺淺之知却與致知以後之知不合且反放鬆了自欺矣如何曰正爲眞知灼見了却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爲自欺若是半知半不知的人則其不能實用其力乃

是知之未至其失在上一截不關自欺事也若把知處放鬆了連毋自欺亦都放鬆了故毋自欺正須坐殺知字說朱子之說似未瑩

問知道孰爲善孰爲惡而不肯實用其力固是自欺然果知無不明則爲善去惡自無不實其所以不能實用其力者到底知之不盡耳曰論來知若果至則意必無不實如知道烏喙之不可食便是眞個不可食其不免於自欺畢竟是知有未到中庸所謂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是也但此處之義緊接上章正惟知之已至而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爲自欺蓋天下儘有知之旣明而行之不力者更有自恃其知而不肯實用其力者若果知有未盡而自欺則受病在知而自欺之病反小矣曾子喫緊爲人之意正爲知無不盡而不肯實用其力者痛下一砭放鬆不得

自欺之弊不必在大全體皆實只起初一念微有不實則始終皆欺矣外面工夫無所不實只心中微有一念不實則內外皆欺矣

如惡惡臭二句緊接上毋字之勢一氣直注到自謙毋自欺工夫到此方得的實方得滿足稍有分毫之不到心上終是不快快亦不足故此二句是毋字盡量語

自欺只在毫釐自慊却須滿足

道川倪氏以章句苟且爲去惡不決徇外爲爲善非爲己非也苟且徇外大惡爲善皆有之未嘗不爲善去惡只是胸中略覺得沒要緊便不如此也不妨此便是苟且既已苟且於內則必色取于外故苟且徇外兩病相因其始苟且其卒必至徇外然則誠意之功當自絕其苟且始

問獨與意何別曰意是就一念之發言之獨是就其意之地頭言之獨卽意愼獨卽誠意

講章謂戒欺求慊是指始終完全意念言愼獨則就起初發動之

一念言乃誠意中緊要關頭處非也朱子謂意者心之發只此一念動處謂之意此處爲界甚微爲時甚蹔稍過一刻便已入正心界裏此一刻中安得更有緊要關頭不知誠意工夫只在愼獨舍此之外更無別法而所謂如惡惡臭云云者乃統言誠身之功以足無自欺之義直通下正心修身說必愼其獨纔轉入意上言旣知爲善去惡便當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而求以自慊但此欺慊之分始于一念之發此一念之發人不知而已獨知之此處一差其端甚微而相去便遠君子小人之分實繫于此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實則充廣之不實卽遏絕之然後爲能戒欺求慊以誠其意講章不曉經文界限誤認如惡惡臭二句便爲誠意之功所以說到愼獨只得又下一轉謂愼獨是誠意先一步工夫如此則大學八條目中又當增一條云欲誠其意者先愼其獨矣豈不支離可笑

知道孰爲善孰爲惡是物格知至中境界實實爲善實實去惡是

正心修身中工夫所謂誠意者只是於其一念動處獨知之地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即于此實用其爲善去惡之力非是慎獨只謹其初幾誠意工夫尚有全體用力處在也毛丈心勿云慎獨是誠意下手處不是誠意入手處斯言當矣

不是說存誠之功只當在意上用力自誠意以至修身皆是誠身之功爲善去惡皆當實用其力但實用力處須自一念之發始此處不實便全體不實所以君子必慎其獨

審察之精防閑之密皆是慎然必審察精而後能防閑密

問此慎獨與中庸有別否曰大學是審實與不實之幾中庸是審理與欲之幾兩處微有不同然理無不誠欲無不僞其實一也

首一節單就道理上論合當如此用力更不論慎獨之害與能慎之效小人節則極言不慎獨之害如此潤屋節則又言能慎獨之妙如此蓋又移下一重就利害上說以見不可不慎之意語雖移下一重意實轉緊一重

一念自欺便是小人厭然揜著特其甚者耳

欺人之害小自欺之害大始於自欺究必至于欺人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十五字爲何厭然卽是揜著時神氣如此

消沮是其良心閉藏却是私意

小人之厭然揜著亦非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只因不慎其獨始念一差便至自欺欺人自孔下創其極如此此獨之所以不可不慎也

由小人之揜著觀之亦是其善惡之明良心不死處使其能察識此念擴而充之卽亦可幾于自慊矣今不事此乃反欲揜著以蓋其不善既以自欺又欲欺人此其所以日究于污下而不知反也豈不可惜而更可哀也哉

如見肺肝欺人不得到底只成自欺厭然揜著多少勞擾何益之有

問小人之厭然揜著章句謂其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豈小人亦曾從格物致知來耶曰此只是其良心不死未必能格物致知若果格物致知決不至此然天下儘有讀書多見理熟而下梢終不免爲小人者莫道格物致知了便遂無小人之慴不然則大學於格物致知後何以又著此一節耶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玩一己字人之不可欺卽在小人心眼中看出逼極更狠

毛丈心勿云誠中形外一句止是泛論其理莫作實解不必深求

此謂二字承上小人起下君子是因小人之情狀而知其理之不可易也君子有鑒於此所以必慎其獨不消定小人說此處體認最精

又云曾子曰節非是曾子平日所言門人引之亦非獨明上文一節之意蓋前既兩言慎獨此則專明獨之所以當慎之故十目十手卽是上帝臨汝之意不待如見肺肝始覺其嚴曾子每日三省臨深履薄得力全在此處故特于此自標其名以示慎獨之重使人實落下手不可少寬方見此章是大學最緊要處而此一節又是此章最緊要處

十目一節比上如見肺肝更鞭進一步不必待人之視己然後如見肺肝但一念動處便卽爲十目十手指視之處極宜慎獨之意至此益微切矣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大聲疾呼提撕深切使人猛省

十目一節不著小人亦不著君子只就獨字提撕以見不可不慎之意然雖不沾小人却緣上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來

問十目十手是獨知時覺得如此抑獨知時實有如此曰幽獨之中一念之發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卽此獨知之處便是幾之已動而不可揜十目十手指視卽在此處此是實境不是虛語

問十目十手固是實境但不知所謂實境者卽指已動之機抑猶兼已發見後言之也曰卽此隱微之閒獨知之處便是十目十

手交集之所更不待發見後方纔是實也
德潤身心廣體胖到此纔是自慊略有分毫不到猶是自欺
到誠意後胸中渾是一團天理如何不快活
心到廣時非有加于心之本體也心本自廣大只爲私意所蔽便
狹小了到此只復全其本然之量耳
潤身不是慎獨之效正是誠意工夫十分完固自然心廣體胖與
前此之謂自慊一樣神氣總欲纔得慎獨兩字如此看下文故
字必字乃覺接得有力
潤身之妙固從慎獨得來然非　慎獨便能至此惟是慎獨之至
直至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無時無事而不自慊
充積之久德積於中然後英華發越于外而潤身可致然非慎
獨無由致此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也
末句雖結必誠其意實結必慎其獨言意一誠而心廣體胖如此
則意之切於身心何如所以君子必慎獨而戒欺求慊以誠其
意也此一句直攝盡通章之義而單結誠意章義自該於釋經
之旨又分毫不失也
傳釋八條目分爲六章前後五章皆兼兩條獨誠意單釋蓋此爲
大學緊要關頭故說得極痛切
誠意一節如醫大病者痛下鍼砭之時此後工夫則如大病已去
但猶恐神氣虛弱與醫易侵故復時時防護調攝按程逐節以
養之耳
問經重修身傳重誠意何也曰經重修身以修身爲明明德之全
新民之本統八條目而總指其切要處也傳重誠意則又以誠
意爲修身最重最難關頭故說得十分痛切是又從修身爲本
中而獨指其切要處也可見重誠意正所以重修身經文修身
爲本得此乃益緊切
誠意傳口義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究其所從來則善
者天命之本然而惡者外主之邪穢也故以人之常情而言則

有善而無惡以人之本心而言則好善而惡惡是皆聖愚之所
同出于天而備于我者也然其生也既有形體之累又有氣稟
之拘及其形生神發而物欲之私又從而蔽之是以天命之本
然不得而著而本心之明亦因以昏昧錯雜其于事物之理善
惡之分固有懵然而不能知者亦有知之而僅識其粗不知其
可好可惡之極者夫知有不至則御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
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誠意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
可據矣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之格物致知使之有以識夫善惡
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極庶幾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
眞實由此而致其誠意之功以謹其幽獨之間苟且自欺之病
則自不患于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然或恃其知之已
至而不能因其所明而實用其力則苟且自欺之病日有甚焉
而身心顛倒私欲交戰有所知亦將宛轉汨沒而無以有諸
已矣是以聖人設教于物格知至之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
說焉蓋誠見夫知之未至而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猶是自
昧而非自欺今既物格知至矣明知善我所當爲而不能實于
爲善明知惡我所當去而不實于去惡或苟且以自慢或有爲
而後爲或狗外而爲人或始勤而終怠自知之而復自欺之其
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自修之君子既知爲善以去其惡則
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使其惡惡則必由中及
外如惡惡臭之眞必務決去之而後已好善則必由中及外如
好好色之眞務求必得之而後安如此乃能自快其好善惡惡
之心充滿其爲善去惡之量而可以自慊然此欺慊之分始于
一念其實與不實人不知之而已獨知此處誠僞微分而公私
邪正謬以千里苟或審察不精防閑不密一念之發稍有毫忽
不誠則全體之功皆爲無物矣是以君子必嚴謹精察于此以
審其實與不實之幾實則力踐之不實即遏絕之不使須臾之
頃纖芥之微少有所疎略間斷焉然後爲能實用其力而戒欺

以求慊也若彼小人幽獨之間恣爲不善則旣自欺矣旣已自
欺又欲欺人一見君子而厭然揜著猶欲外托於善以自蓋究
之人不可欺如見肺肝誠中形外適以自欺而已矣然原其厭
然揜著之心彼亦何嘗不知善當爲惡當去哉只因獨知之地
一念之萌不自加謹而任其差錯是以自念慮之微以及事爲
之著反覆沉痼至於如此之甚耳君子有鑒於此是故重以爲
戒而必謹其獨焉夫君子慎獨之功豈待察於小人而後力然
觀於小人之如見肺肝如此益以知幽獨之間一念之發雖爲
已所獨知而事必有跡實必有聲爲善於幽獨者不求人知而
人自知之爲惡於幽獨者雖恐人知而人無不知是則獨知之
處卽十目十手共指視之處豈不深可畏乎誠意之君子苟知
其可畏自其須臾之頃纖芥之微而必謹焉由一念而推之以
訖於念念由一事而推之以訖於事事自始至終從生至死爲
善去惡表裏皆實如是則能充吾性分之所固有盡吾職分之
所當爲戒欺求慊之功無所不盡而德實有諸已矣德旣誠於
中則必形於外根心生色潤身之妙有不可勝言者以言其心
則以理之無歉而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廣大寬平天君泰然也
以言其身則以心之旣廣而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從容舒泰百
體從令也夫意一誠而心廣體胖之效卽無不相因而至則意
之切於身心何如哉是以君子必慎其獨而戒欺求慊以誠其
意也

傳七章

心中不可存一物

平時涵養此心令虛明洞徹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接物用情各得
其正然平時雖能涵養而臨事又須省察必使情之所至稱乎
其事而無過不及之差則于事之理得其平而心之用亦不失
其正矣

心如何便無所曰虛曰明曰平

情不必過其則但略帶一分意識略有分毫滯帶便是有所
忿懥四者須要從物起不可從我起從物起者是物本有是可好
可惡之理而我因而好之惡之也從我起者是我先有好之惡
之之心而後加之於可好可惡之物也就使能不過其則而此
心先已有物不得謂之正矣而況必無不過者乎

問心有所則不得其正是心有這物事則事到來應之便差否曰
固是但心旣繫于一偏卽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矣

可喜可怒之分在物而喜之怒之之理則在吾心因物理之所當
然而應以天理之自然各止其分而我無與焉是乃爲能不倚
于一偏也

問有所則心便不得其正然則心當無此四者乎曰四者人所必
有如何無得但能因物付物而無所過乎其則則雖酬酢萬變
而鑑空衡平之體未嘗有分毫妨礙便是無所非謂心當無此
四者也

問不得其正是體是用曰用情之偏自是用然體用一原用一失
則體亦因而失其正理自相因故下文便云心不在

問旣有所如何又不在曰雖其有所是以不在譬如明鏡惟是無
所遮蔽所以物來必照若有一物掩之則第二物來便照不見
了

心有所則心有偏繫而不能爲酬酢萬變之主無主則不在矣
講章謂章句兩察字是帶誠意章義此處本義只在敬以直內存

其心之本體非也心統性情兼體用未發則當敬以直內存其心之本體已發則當隨事省察全其心之大用而其緊要尤在省察上蓋心之出入本無定時而忿懥四者既爲人情所宜有則又易忽苟不刻刻提撕雖欲存之而固有所不能矣傳文專說用一邊章句緊下兩察字正見省察于方動之時爲存養中切要工夫欲人于省察上用力以爲存養之地故于次節方說敬以直之曰然則敬以直之在省察後乎曰此兩項工夫本是齊頭做不分先後未應事時不能敬以直內到臨事雖欲省察其道無由既省察得若不敬以直內則又差了譬如防禦賊盜存如鎮守察似巡哨誠意時與賊鏖戰一場既已勝得他了至正心時可以鎮守其中無復外患矣又恐一有不察裏面或有竊發處故又須處處密加盤詰使四方八面蕩然皆平然後可以無患也

心有不正只是有偏第不得惡朱子所謂官街上差了路是也然不能察而聽其偏少間仍復流于惡所以又不可不謹

正心是全體用力誠意是于其中緊要處用力正心工夫包得誠意然不用誠意則必不能正心故誠意最要

何謂正心包得誠意存養省察皆是正心工夫而存養工夫徹始終貫動靜誠意是于其中一念初動處著力加謹過此一節動發出來後再細加省察則仍是心分上事不是意分上事故曰正心包得誠意誠意時分少正心時分多然誠意工夫難正心工夫却易

問誠意必慎其獨則是當省察矣到正心時又當于忿懥四者而加察焉然則省察工夫有兩用乎曰凡有動處皆當省察自其念慮之微以及事爲之著何時何事可以容易放過若但于其一念初起處省察得便道是了以後更不照管則又不免有差須是刻刻提防先儒撮論工夫大要故只說得兩三節其實學者用力有甚了期除是一念不起時無所用察然靜時少動時

多凡在動處何可不察豈但誠意正心兩用而已就到治國平天下也少此一段工夫不得所以誠意中好惡兩脈直貫到底曰然則何處是省察正用力處曰只在誠意此處猛力戰勝以後只須步步提防更不十分費得力故程子論天德王道曰其要只在慎獨

毛丈心易云心主存養意主省察自是大節目處然存養專在本體戒慎恐懼以外無可用功工夫全在用上著力用一不當往往累體故情之所發亦以省察爲先章句因察爲存甚得體用一原之理此論最分曉

正心修身傳口義　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當其未感之時氣不用事鑑空衡平之體至靜至虛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及感于物而能如其心之本然者而出雖須臾之頃纖芥之微亦未嘗少違其天則焉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然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不待存而其體無不正不待察而其用自不偏事至物來無大無小莫不各止其所而我無與若常人而欲其如此必于未感之先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之本體使其清明虛靜如太空然然後應事接物方能有主而不亂及其感物之頃又能虛心體察使吾心之用不致或繫了一偏則雖喜怒憂懼雜然並陳自能隨感而應高下輕重無不中節矣惟其不然以氣拘欲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其全體大用既不能如聖人之靜虛而動直而于寂然不動之時且又不能涵養本原以爲感而遂通之本及夫喜怒憂懼一有所動又復不能于方發之始密加體察之功則其所以應之者自有偏倚而不合乎事物本然之則與其當然之則其未至也則不免先有期待之心其既至也則不免或有偏重之處其既往也又不免留滯于中而不能忘是皆不察之故

被先入者爲主於内是以有所而不得其正耳夫心之爲物至
虚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必其湛然虚
明無所偏繫然後心得其正而無不在既得其正而無不在則
耳目口鼻四支百骸莫不各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動静語默
出入起居亦皆惟吾所使而無不合于理所謂惟虚故靈也今
既累于喜怒憂懼而不得其正則此心馳騖飛揚以狥物欲于
軀殼之外而虚明空洞之本體已不在軀殼之中矣既失其虚
便失其靈心一不在則身在於此而心馳于彼一身無主萬事
無綱雖其耳目口體之間且將無所檢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
易見者且將不能辨别又何論義理之精微者哉杜少陵詩所
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正此類也然要其所以致此之由
總由其于用情之初一有不察遂以如此是以欲修其身之君
子于其心之所發必先審加體察使此心之用不至陷于一偏
而失其正而又時時敬以直内使吾心之體虚一靜專則瞬有

養息有存此心收斂常在方寸之間而所以檢其身者自無不
到矣

傳八章

問親愛五者與忿懥四者同一用情而一屬心一屬身何也曰忿
懥四者以情之用于已者而言是見于念慮之偏而未見于事
爲之失故屬心親愛五者以情之施于物者而言既見于念慮
之偏而併見于事爲之失故屬身

問朱子謂誠意以後病痛一節小一節今觀正心修身兩章同是
用情之偏似未見輕重曰正心章不得其正當是本身上病痛
此章五辟字則說向外來又較緩一步矣

七章四有所八章五辟爲只是泛論常人之情有如此之病以見
正心修身者不可不察于此以謹其情之所施固非謂誠意正
心者必有此病然亦非謂誠意正心者必無此病也

虚公無我斯無辟矣

辟處卽是不知然惟不知故辟惟不察故不知

不是定要人于好處求惡惡處求美人之善惡自有分量人能虚

心詳察不執己見隨物用情而常平其分便是知然非理明義
精虚公不偏者其孰能之

平時能敬以直内涵養此心不使有所偏倚臨事能義以方外隨
地省察不使有所執滯則人之善惡無不照而吾之好惡自無
所偏矣

兩莫知詠歎鮮矣嚴冷有味

引諺一節固是證足上意然比上又較說得深以見情之所發既
已不察而陷于一偏則其好惡所及將有無往而不偏者雖以
子之惡苗之碩皆將有所不知則偏之爲害何如益以見不察
之不可也故章句于上節說偏此節說偏之爲害而語類亦謂
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于此

末節反結更有力說不可字不是家不可齊正謂身不修雖欲齊
其家而有所不可耳故曰不可以齊其家不曰其家不可齊

晚村云齊家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此言當銘座右

問意是心之所發忿懥親愛等亦是心之所發其別何如曰意是心之一念初發處在靜而方動之交情是心之用於物處全是動邊事意是情之方動處情是意之專屬處意之時分少情之時分多

問誠意時之省察與正心修身時之省察亦有別乎曰誠意之省察是察其初發念時私意苟且之萌正心以後之省察是察其既發念後偏倚因滯之病誠意之察用力精微正心以後之察用力細密誠意之察難正心之察易修身之察則又易

問章句獨于正心言敬以後便不須敬乎曰主敬工夫徹上徹下自格物以至平天下俱當以敬爲本獨于正心言之者敬是本心上工夫于此爲尤切也

要知自正心以後工夫雖一步易一步而在學者用力却須處處以全力赴之一以爲易則有忽不及察者矣朱子吃緊爲人故緊下兩察字

傳九章

人無不可教之家家無不可教之人但家之本在身我不能修身則本不立化不行雖欲教家而不可得矣是我不可以教家非家之不可教也蓋緊接上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說來

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懸空立此一句一章大旨一句說盡下文孝者三句及條條亦子一條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也一家仁一條則不出家而成教之效也堯舜帥天下一條則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事也此一句事理效都具然却只是懸空說

不出家言成教于國不是說家已治更不須教國教國處自各有事在但家國之分雖殊而理則一我能修身以教家使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秩然有恩粲然有文則雖未有教國之事而教國之根本已立規模已定到教國時只舉此而措之耳傳者之意正欲學者修身以教家先立其本而後可推以治國平天下也蓋極擬近裏之意經文修身爲本義正如此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不是移孝作忠之謂言孝弟慈之理人人所同分雖有家國之殊理則無彼此之別故在家孝弟慈之道即在國之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但能自修其身以教于家即所以教國者不外乎此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在家孝弟慈之理君子與家人之所共也此中便有個身在不過到此又重新挖補入修身也

立教之本物我一原故成教之由在我而已不待外求也

不出家一節皆是推本其理之同者而言不說事功亦不是效驗

又此一節雖皆是據理說然不出家句與孝者三句其語意又別不出家句是據能修身以教家者而決其有可以教國之理孝者三句則但懸空說家國一理併不著修身教家者身上說蓋正推明不出家所以成教于國之故耳

君子所以教國人者亦欲使家家皆孝弟慈耳一家此理家家亦此理教一家此法教家家亦此法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

上言孝弟慈係亦一條獨言慈者孝弟慈之理本人心所同但人于孝弟之理容有未盡卽盡之容有非出于心之誠然者惟慈幼之心無不出于至誠而無所勉强故獨取其易曉者言之以見孝弟慈之理之得于天者無所勉强皆如此也

係亦一條只是上文三個所以精神照醒家國機關全在於此

上文三所以只說家國一理不說君子推行係亦一條方說到君子推行上然未說推行之事只就立教者本心上說言此理本吾心所自有其發於心而及于物者亦出于吾心之自然本非外鑠何待勉爲但能誠求以取自然無所不中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卽此意也吕晩村曰首節止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二節乃明國本于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第三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行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晩村此語說得最分明

係亦一節又就孝者三句更推上一層說直推到理之源頭盡處

而言孝者三句言家國之一理此又言孝弟慈之理非是人偏乃由天得人人所有無待勉强欲學者察識此心知其在我而擴充之也此正聖賢吃緊爲人處

既云不假强爲又言誠求者此誠字非如誠意之誠是吾心中眞切懇到處自然而然不待勉强而自能者唯其固有故無不誠

孝弟慈之理因吾心所自有不假强爲然非誠求卽其自然者無從而見而其理亦無由自識矣故此句雖爲帶說然正是不假强爲眞實驗處猶孟子言浩然之氣本自剛大然必直養無害然後塞乎天地之間而實見其剛且大也

問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似非本文之義曰喫緊正在此處傳者之意指出人心之自然者示人正欲人人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耳且此處方說理下卽說效朱子於此補出此義然後上下交接處乃實朱子觀理之密如此

所謂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孝弟慈之理人所固有因事觸發必有個端倪流露處但機發時卽須察識此心認得此理不從外得卽就此一端充而至之使至于極如孝之一念初發卽就此一念孝處窮盡其量使孝之事無所不盡又更就此一端推類以盡其餘使弟與慈亦無不各盡其量又更本之身而達之天下使天下人人皆如我之孝弟慈而無不各盡其量到此然後孝弟慈之分量始足吾心固有之理始盡若有一毫未至猶是巳分有欠闕處而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

一家仁一條固是說效成于國之效然究八個一字及其機如此之意正是言感之妙神速而不爽一至於此欲學者謹其所以感之而先立乎其本也語雖說效意實通徹入修身來下文藏身之恕已隱然言下儆人最爲深切

有善無惡天理之本然也爲善去惡人事之當然也而其機必始於君身表端則影正源遠則流清可不愼歟

唯德罔小不德罔大仁讓必須到齊于家方能及于國貪戾只要

一人做便一國都壞了善必積而後成惡無微而不著故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上言一家已見功效之速下卽言一人尤是鞭辟近裏緊切提撕處

論其語勢六個一字一意反覆直注到其機如此不分爲善爲惡之遲速論其理則正以爲惡之效捷于爲善尤見鞭策緊切處

機字正於此處領取十分悚人

至于一家仁讓則能修身以教家可知矣至于一國作亂則一家之貪戾可知矣皆互見之詞

機發於此卽見於彼是至速也機如此發卽如此應是不爽也君子亦謹其所發而已矣

上方說理此忽說效至下條方說工夫頓斷若連若脫若續此古人文字錯綜之妙也

國之仁不仁反求諸巳而巳矣非無興仁教讓之事也然其本則

存乎已而已矣
桀紂未嘗不欲民爲善去惡只爲反身無本故雖令而不從此一段鞭辟恕字更有力
如何便有諸己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有諸己忠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恕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此章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之恕是兩折說下章所惡于上毋以使下之恕是三折說
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然則未有諸己將不必求諸人乎曰若論學者爲己工夫則有諸己無諸己不過自盡其分之所當爲於人無與原不必求人非人今既云治國則是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勢不得不有所求有所非但未曾有諸己無諸己雖欲求人非人而不忠之恕終行不得所謂有而後求無而后非非是謂未曾有諸己無諸己便不必求人非人正謂欲求人非人者必先有諸己無諸己耳蓋緊要入身來欲學者反求諸己忠以行恕也

所藏乎身不恕謂無可推以及人也正是說忠
傳文之義到故治國在齊其家已盡不出家而成教之理矣又引三詩反覆咏歎使人涵咏從容而得言不盡意之妙意味深長人人自領
故治國在齊其家是傳者總足不出家而成教之意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乃是結經文
問治國亦有政事而第九章專言感化平天下亦須感化而第十章專言政事何也曰感化治平之本政事治平之用二者本不可相離傳者之意亦非謂治國但須感化平天下但須政事蓋傳文立義本取釋經經言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第九章緊接齊家立傳則自是說感化一邊分數多第十章說經文欲明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國則論治平不帶家說則語勢自當專論政事且不能更及感化皆是古人互相見之詞合而觀之全理自得

國與身家相去爲近近則感化爲易有以感之則政事之施易而措之耳非無政事而感化爲重故獨言感化天下與身家相去爲遼遠則有非感化之所能盡變者必須有政事之施然後可以知明處當以輔其教化所不及非不當感化而政事爲重故獨言政事言各有當也
問齊家亦有事在傳專言化何也曰齊家之事如正倫理使一家之中粲然有文以相接篤恩義使一家之中歡然有恩以相變固皆齊家之不可闕者然家之本在身苟吾之身先未能正本清源以作一家之儀表則雖欲正家誰肯服從傳所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是也若己之一身先能動中規矩以爲一家之觀法而所以用其情者復各得其當而不僻于偏則家之人自然觀感興起相向於善而不能自已矣整飭勸懲之方特從此舉而措之耳何難之有

傳十章
上老老三句即接治國齊家來以見我能修身以教家而一國之民
即無不感發興起可見孝弟慈之理爲天下人心之所同其分
雖殊其理則一平天下者不可不經盡處並使之各因其分而
有以遂其同然之心也
上老老三句亦推本修身來自齊家以後總處處離修身不得故
一曰修身爲本
上老老三句上章言理一此言心同義自各別
家國之分雖殊而人己之理則一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人己之理雖一而遠近之分則殊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矩者天理之極也
未能躬行於上雖欲絜矩其道無由若旣本諸身而不能推以及
人則所謂躬行者猶未盡也故必絜矩而至四方八面均平如

一然後在己之分盡始盡
同然之心即是矩此同然之心乃是天理之極人情之至惟其理
一是以心同絜矩者正絜此心之同然之理耳故絜矩之道雖
若出于人爲而實由天理之自然人心之所不容自已者而裁
之也是之謂王道
雙峰謂君子度物以心爲矩非也以心之理爲矩耳但以心爲矩
便有差處
所謂絜矩者非推我孝弟慈之心以與人也此心此理本之於天
人所同有非我之所得而私但人爲氣稟所拘私欲所蔽習染
所污勢分所格有是心而不能復欲復之而不能遂故在爲上
者有以推其本然之心隨其身之所在分之所居經盡處並使
其無不到耳及其旣盡則人之理得而我之心亦無不盡矣此
便推我之心以度物處
惟孝弟慈之理人心所同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以其理之同故

一推己以及人而初非強人以所無以其感之速故愈知其爲人
人所固有而有諸己者不可不推以及人也
以其理之同故民行是心不可不有以遂其心以其分之異故雖
有以興起其心而又不可不有以遂其心以其理之同故可以
吾心之理爲矩而推以及人以其分之異故又當各以人之心
爲矩而使之各遂其心
推得去時則萬物皆爲一體若推不去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此
非窮理克己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其孰
能之
絜矩之道有因物察理而成不遂意思又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意思惟其格物致知則能燭理而有以知天下人之心如一人
之心誠意正心則能克己而能以一人之心通天下之心
矩者心之理也吾能盡吾心之理則絜矩之本立使人人各盡其
心之理則絜矩之用行

所惡於上一條不是實境只憑空畫一絜矩様子與人看見必須
此四方八面都到方是絜矩
上下前後左右隨舉其一固皆可見絜矩之義然必面面都到才
是絜矩全盡分毫不盡便于矩之全體猶有欠闕處在
所謂四方上下均平者如天子之孝豈能使天下人皆爲天子之
孝人人各有其心人人各有其分但使天下人人各如其分以
自盡而無不有以遂其心即人人皆無不孝此便是四方上下
均平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
所好好之所惡惡之非小心體物者不能也
知之明故能以己之好惡通民之好惡處之當故能使民之好惡
如己之好惡
絜矩之能與不能在慎與不慎之間而已矣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一句喫緊切慎字所該最廣自己身

好惡之原以至好惡施于民之處皆不可不致其謹也
能愼則能絜矩而得衆得國矣不愼則不能絜矩而失衆失國矣
得失之間其端甚微而相去甚遠可不謹乎
絜矩在於公好惡而公好惡之要只在能愼故知愼獨之功雖至
平天下亦不外此
樂只兩節一意相承樂只節言能絜矩而好惡同民然後可謂
民之父母稍一偏辟即爲天下僇矣故下文緊接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
上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以見民心之向背關乎國家之得失猶
只就絜矩末分上說先愼乎德又推上一重歸本在身欲其先
立其本然後能好惡同民而可以絜矩此一句是頭提起下面
善不善及忠信驕泰兩節其理皆具于此後兩結皆應此一句
直推到忠信驕泰然後愼德之義始精而盡
從天德流出來方是王道故君子先愼乎德

先字有兩脈上承不可不愼下對人土財用蓋有國者固無所不
當愼而尤當先愼乎德此絜矩之本而好惡之所從以出者先
愼乎此然後絜矩之本立好惡之施無所不當于理而人土財
用不外此而得之矣
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若爲有人土財用而後
愼德則是爲利而起根本已錯殊不知德本君子所當愼原非
爲人土財用而然然既愼德則人事盡處通乎天命人土財用
自有莫之致而致者此天理之自然非有所圖度臆測而爲之
也
能愼德則人土財用自然一有俱有更無停待然必內裏工夫一
步充實一步然後外面境界一步廣濶一步到人土財用無所
不有才見愼德盡處
德者本也二句是懸空說以見平天下者當內本而外末也不粘
絜矩之得失上

肆論道理則德固是平天下之本財自是平天
下之末非以財爲德之末但此處語脈却不如此上言有德節
有人土財用故此節即本上文之意而言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
末本末正對財末正對德與他處泛論治平之理者不同讀者不
會古人之意只硬執著一面道理所以都說殺
外本內末四字直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
之害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也
理財用人兩大節傳者之意不過就平天下中特舉兩大事而直
以申明絜矩之義本非爲理財用人說故章句於理財一節則
云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
得失于用人一節則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蓋絜矩之得失其本
義已盡于樂只一截先愼乎德以下則又推上一重而言所以
能絜矩之本因就理財用人兩事而特歸本君身又更歸本君
心以見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皆由於君身之善不善與君
心之敬與肆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只歸結愼德更不粘理
財用人其旨斷可見矣讀章不曉古人之意所以横生多少糊
議論
問此一段既不貫說理財則既結過絜矩後緣何又引楚書舅犯
之言以及從申明之曰傳者之意本是即財貨以申明絜矩之
道其節目莫大乎財貨而絜矩之難亦莫甚于財貨故復引二
書以申明不外本內末之意蓋本以申明絜矩而亦因以見外
本內末之不可也朱子謂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意正如
此所以一番不已復反覆于此之古人立言面面都盡不比今
人說一面只是此一面
引楚書說惟善爲寶言人二語不引重耳而引子犯其意固是申
明不外本而亦因以起下文用人之端也
秦誓一條講者謂是說可好可惡之人有此二等以起下文之意

非也或問云此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
亦由絜矩與否之異則此一節亦是說能絜矩與不能絜矩無
擇相臣之意蓋有技彥聖人所同好也我能好之是好民好而
能絜矩者也苟或不然以人之所同好而我反惡之則是惡人
之所好而不能絜矩矣與下三節一例看但下三節則又因此
生端而反覆申明之本非爲下文起本而下文却從此生去此
古人文字之妙也

仁人之心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故至明有以審其
機至健有以致其決而用好用惡無不各盡其當也

仁人者物格知至而不蔽于私故明足以燭奸邪誠意正心而不
牽于欲故公足以決取舍

仁人於娟嫉之人旣放流之矣又必迸諸四夷而後已者蓋娟嫉
之人已之所惡也已之所惡人必惡之故必推已之所惡以及
人迸諸四夷置之絕遠無人之地使之無所施其惡然後人已
之所惡交盡是正所謂能絜矩也

善則得衆不善則失衆忠信則善驕泰則不善一重緊一重直過
入人心坎裏來歸迸明明德上以終先愼乎德之意

忠信絜矩之本

實心絜矩卽是忠信

生財有大道就上大道中抽出一件言之到此才是實說財貨只
爲人情於此爭拔難分曉故特反覆言之觀此處又重說一番
可知前一番說話果只是申明絜矩並非實說財貨若前段實
說此處便都成賸語了古人必無此複沓文字

生財一大節只是絜矩餘波

生財五條一意反覆一重緊一重言財不可聚而生之自有其道
要之仁者之意只務散財得民財之足不足總非所計然果能
散財得民則亦決無不足之理但君子之所以不忍聚斂者只
是以利之不可而不爲非爲爲利之害而不爲也而況專利之
害又有不可勝言者乎到底只把財字抹盡一意歸注絜矩上
可知傳者之意仍是教人絜矩不是教人理財講章不知橫死
句下眞是悶悶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者兼到方可恆足若缺一或可足而不可
恆矣

人君代天養民固當務本節用使財生生而不窮此天理之自然
亦職分之當然才參以私意而稍或過其則便是外本內末違
天以賊民矣故傳者丁寧反覆之

三個未有只作一句讀猶云未有上好仁而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蓋以申足以財發身之意

三個未有只是一句所以申明又插出好義終事兩府者必至民
好義然後見好仁之盡仰民之好義又必至能終事然後見好
義之盡添出此兩重而好仁者之必有財其分量乃覺十分圓
滿若有些子未至便是好仁之道未足而府庫之財猶未必爲

其財也

講章以畜馬乘二段爲引起不畜聚斂之臣一段細讀或問只是
平說當絜矩之意並不側重聚斂一邊或問云雞豚牛羊民所
畜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則不當復與之
爭皆絜矩之義也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
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兩以
絜矩言之而絕無所低昂于其際蓋上四句是說受大者不可
以取小下四句是說不可聚斂三段一節說過一節各因其位
之高下言之總是戒人不可專利耳

務義不務利本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自已者君子之心但
知有天理而爲其所當爲初非有所爲而爲之也雖其無所爲
而爲而萬物自各得其所故曰以義爲利

無所爲而爲君子之心止知有義而已以義爲利亦是傍人推說
如此在君子並無此意若有此意則其爲義已是利了

長國家一條又移下一步直說到利害盡處益以見外本內末之
不可而平天下者必當絜矩而公好惡也
兩言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前就義理上說見有國者之不當聚
斂後就利害上說又以見有國者之不可聚斂也
總注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自絜矩之道至
驕泰以失之皆言與民同好惡之義生財有大道以下方說不
專其利之事若中間兩大節實說理財用人章何緣何竟脫却
用人一項乎益以見中兩節只是反覆申明絜矩並不實說理
財用人也
毛丈心易云章句于十傳內摘出五六兩章以爲忽略其得大學
原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率意妄行禪學之
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真
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不入乎此則入乎彼似是而非大
可慨嘆朱子有見於此所以喫緊示人以格物爲明善之要而

救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爲誠身之本而救俗學泛濫一流二
者交修實落下手離夢得覺變鬼爲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意
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
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于此二節想見之也此條說得朱子
喫緊爲人意出關係不小

中庸困學錄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前戶科掌印給[illegible]

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流行物與無妄本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但
衆人拘於氣稟汨於物欲此理雖自有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
能行惟聖人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一言一動皆可爲天下後世法要之非有加也天命之理本
如是聖人特充其量而無所歉而自與天爲一故能繼天道
爲人立極

聖人繼天立極亦行所無事而已

堯告舜只允執厥中一句舜便徹頭徹尾曉得舜告禹則添三句
併中之所以當執與所以執中工夫都與傳出乃盡於此便可
見舜禹分量

堯之允執厥中一句便該得舜四句舜之人心惟危四句只盡得

堯之一句堯之一句無所欠舜之四句無所增一而已矣

天者道之原中者道之極心者道之宰

只是一箇心從形氣上說便是人心從義理上說便是道心人心
便是載此道者本不是不好物事但以其易私而難公故云危
耳

道心易爲人心所汨故曰微

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無人心則道心無安著處也

無人心則道心無安著無道心則人心無主宰兩者合而心之體
用備矣

聖人亦有人心但純乎天理不爲有我之私所汨故道心爲主而
人心自退聽焉常人亦有道心但易爲有我之私所汨而陷於
物欲故人心爲主而道心遂至於牿亡要之道心本未嘗滅息
特爲人心所陷溺而不能出耳

道心人心之分亦只在公私之間人心之發於天理者便是道心

道心中略帶些子私意便是人心二者交行互發辨在幾希故難識別故必先精以察之而不雜然後能一以守之而不離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是横說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又進一步是竪說蓋非終身由之自強不息則精一工夫一有間斷而所謂執中者或有時而廢矣

精一工夫歸宿在道心上用力只在人心上

惟精惟一論先後以精爲先論重輕以一爲重

人心道心其辨只在毫釐之間故必須格物致知直察到疑似纖毫處分別精明不使人心得混於道心然後可用守之之力此惟一之所以必先惟精也既察得分明了又須誠意正心守而勿失不使道心流於人心然後爲知之至守之篤存心處事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也此惟精之所以又當惟一也

堯舜之精一執中惟精即大學格物致知工夫惟一即大學誠意正心工夫兩項不可闕一不能精以察之則惝然不辨黑白固

無踐履可據之地能精以察之而不能一以守之則雖見得到亦終與吾身不相干涉久之而所精者亦將若存若亡消歸無有矣此以知非精固無以一而非一則精亦無所據也陽明乃謂惟一即惟精主意惟精即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又有所爲惟一亦異於吾所聞矣

道心兼未發已發而言寂然不動此理具於吾心所謂天命之性也感而遂通此理從心流出所謂率性之道也故曰天命率性道心之謂也雲峰胡氏謂道心是已發時此心合乎理只說一半

堯舜但言執中至夫子始言時中要知堯舜之所謂執不是拘拘固守夫子之所謂時亦不是圓融通變隨時處中而執守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之執中已該得舜之危微精一在堯舜之執中亦已該得孔子之時中在但聖聖相傳則其說愈詳其理愈盡耳非有所增益也

武周已上道統之傳在君相孔顏以下道統之傳在師儒道在君相則以治爲教而斯道行道在師儒則以教爲治而斯道明然君相行道於上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斯道光明較著如日中天則行者固未嘗不明師儒明道於下尊其所聞行其所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明者又未嘗不行

子思之時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其作中庸正所以闢異端以衛聖道起處憂道學之失傳正憂異端起而失傳也

老佛之說惟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真蓋其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深微闊遠或有類于吾儒之說者非格物窮理至于理明義精者不足以別識之故易爲所亂若尋常諸子百家之說淺近易見故爲所惑亂者猶少

中庸章句序一篇分四大節首二句爲第一節乃一篇綱領自上古神聖至豈有以加于此哉爲第二節推本中庸道統之傳也

自是以來至明且盡者也爲第三節言子思之作中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自是而又再傳至末爲第四節言程子得中庸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也

名篇

中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要其極則爲至善之理而實不離乎
尋常日用之間惟其平常所以亘古亘今而不可易也孔子發
明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而以庸字贊之是所謂祖述堯舜者歟
春秋以來百家競起矜奇弔詭無所不至只坐不肯庸都不知只
就目前本分道理做到盡時正有無窮神妙處在聖人于中下
一庸字其曉告天下後世之意深矣

不偏不倚中之本然者也無過不及中之當然者也惟其本不偏
不倚所以當無過不及

不倚比不偏又進如喜怒哀樂不繫于一邊此是不偏既不偏了
而又不假倚仗自能如此則是不倚

名篇之義本意只在個中字庸只是中之贊語惟其得中所以平
常而不可易

朱子曰惟中故平常此是一直說下又曰中亦要得平常則於中

又作一折矣兼此二義乃盡

語類以中庸分六大節是朱子未定之論當以章句分四大節爲
正

中庸之書源遠流長變化萬狀自是孟子橫興然中庸雖極變化
而錚鏘淵渾蓋子思親炙聖人故猶有聖人氣象孟子但私淑
其徒故圭角時有太露處

以大學比中庸則大學爲淵渾以中庸比孟子則中庸又爲淵渾
矣一則世愈降則文愈盛一則道不足則文有餘世愈降者風
氣所開不可遏也道不足者器量所定不可强也

第一章

子思作中庸劈口下個天字緣須認

中庸開端下一個天字正是子思喫緊爲人處當時異端曲學之
徒所以都錯認性道敎者正坐不知天根本不濟故從頭都錯
耳殊不知性即天理道乃天理之自然敎乃天理之當然特斷
地異名耳實則皆本于天者也故欲知性道敎者不可以不知
天

朱子謂誠字爲中庸一篇之樞紐求學安謂天字爲中庸之根柢
誠者天命之實理非有二也

以理之在天者而言謂之天道以天之賦於物者而言謂之天命
以物之受此理而言謂之性實一理也

性字從心從生心之生理也

滿天地皆理滿腔子皆性

性不離乎氣而亦不雜乎氣天命之謂性是就不離中指出其不

雜者而言

性無氣質則無附著氣質無性則無主宰子思之所謂性主宰之
性也

說性本離氣質不得然子思天命之性都只就氣質中挑出其誠
實無妄之理而言不沾氣質說孟子道性善原出於此

孔子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也子思天命之謂性以其不
雜乎氣質者言也告子生之謂性則專以氣質言也此告子所
以爲不識性也

原其本然者而言則爲天命之性從其自然者而言則爲率性之
道兩句總不沾氣質說

性天命之性無理不具故隨其所感從自中自然流出不假僞爲
不待勉强便自有至當恰好的道理爲人物之所當行者此便
是率性之道

率性不是說人之體道乃道之發用自然如此稍參以人爲則非

率性之道矣

率性之道不離人爲而貫天命之自然而不容自已者性者天命之本然也道者天命之自然也

在物之理即我之理以吾所自有之理觸乎事物無窮之變循性而行各有條理而天則自閑是之謂率性之道

性一也物之所感不同則其中之所發亦因以異就逐事上看如觸著仁之性便有惻隱發出來觸著義之性便有羞惡發出來

一事一理一物一則也就一事上看如同一惻隱也所感者重其發亦重所感者輕其發亦輕隨時隨處因物付物也就各人看則同一惻隱也此人合當如此那人合當如彼其分不同故施有差等也章句下兩各字極圓活極周至

物之氣稟極爲偏塞而一隙之明即始終不易亦可見天命之理充塞無間但有一隙即便呈露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雖其氣質之蔽所明只此天地之心固未嘗遺一物偏一理也

道亦大綱之名其中等殺不同本不可無所品節又況人之氣質有過不及之分若不先立之限制則任其氣質之偏將有日遠於道而不知者故聖人謹之

人之氣稟有過不及之差聖人脩道之教使之去其過補其不及以歸於中而已矣衷者天命之性也脩道者使天下之人皆復其天命之性也

聖人脩道爲教純是天理上事但所以脩道者卻是因人之氣質有過不及之差所以爲之品節以防範之耳實則行所無事初非有所私智穿鑿於其間也

晚村說脩道之教云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已分上做施未嘗外假也此理先儒未到

性天德道天理教天事

天命之謂性天理之本然也率性之謂道天理之自然也脩道之謂教天理之當然也徹始徹終皆是上天之載故曰中庸

雖整菴謂天命之性是自其受氣之初言率性之道是自其成形之後言非也天命之性亦自受氣成形之後而言若方受氣之初形尚未成猶在天命人物交接界上此理之所附麗處猶未凝聚猶未可遽指爲性自其受氣成形以後而天命之理乃始有所附麗而全體具足大傳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二語最分明

讀天命之性三句知萬物皆備於我人但反身一看便知性道爲吾之所固有教爲吾分所當爲即此藐然之身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備聖人之教無非切已非中和位育亦只是天命之所固有不過從胸中自然流出而推之以至于極耳此天地之性所以惟人爲貴而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可頃刻離也

性道圖

天——性——道 / 氣稟太過 / 氣稟不及 ——教

天者理而已矣此理流行充塞於天地之間本無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但未有氣質理無所麗故人物未生以前止可名爲理未可名爲性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及乎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是形氣即莫不有是義理不以聖愚而有加損孟子所謂性善是也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不待思爲不假勉強但一循其性之自然便有條理而至當不易之則此所謂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親[illegible]別信亦道也在物之分雖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內外一[illegible]而已矣是皆人心所同然吾性所固有隨其喜怒哀樂之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者重其應也亦重所感者輕其應也亦輕雖以禽獸草木之無知而隨其氣之所通凡所爲知

覺道動榮瘁開落亦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彩是可見天命之本
然初無間隔其分雖殊其理一致者也是性也道也在人在物
雖有氣稟之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至於氣稟所賦則在人在物
雖同此性命之理而所稟不能不殊不特人與物有靈蠢之分
即人之與人雖同得形氣之正而其清濁厚薄亦有不能齊者
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或
不能無失於彼而私心人欲不免橫生於其間故於性之本體
遂至皆昧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其於道因
亦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
理渾然無少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
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所謂教也然是教也
雖若出于人爲而實原于天命之本然率性之自然初非有矯
揉造作而强人以本無率人以所難也何也義理之性與氣質
之性雖相混同當分賓主自天命以至于道如木之自本而榦

自榦而枝上下洞達天人交通乃天理之流行道心之發見心
之主德之宗也至于氣質之稟有過不及之差雖亦性之所動
然皆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不過客寄旁支而已矣聖人施
教正欲人去其客寄删其旁支以就其宗主使過不及者一歸
于仁義中正之途以無失其天命率性之正而已矣豈有人力
私智之爲也哉或疑脩道之教恐聖人不免矯揉造作于其間
未必盡原于天命之所固有故爲是圖以示之而復推本朱子
之意而爲之說如此

道不可離特筆振起推其原本總接上三句惟其命于天率于性
脩于聖人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窮其究竟直從戒慎恐
懼貫到位育戒慎恐懼不離道之功天地位萬物育不離道之
極學究死在句下依只謂單接率性句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陡然一呼提撕深切此一卷中庸喫緊頭
脉處

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說道本不可離
也或問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語類體之則合背之則離是說人
不可離道也惟其原本天命之性此道之所以不可離惟其不
可離所以從戒懼慎獨直到位育才盡道本不可離一層正是
人之所以不可離道處

戒慎不說恐懼不聞有三個效會論其文法是平而語言靜不言
動也論其用意是盡頭語從動推到靜也若論其理則正是全
體語舉靜以該動也

戒慎恐懼工夫本貫動靜而言但說到不覩不聞則是即靜以該
動耳語意與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一般總是全體語玩章句
自見

不覩不聞從前而言事物既從後[illegible]處去而就此一刻中
亦須操存此心不令放佚則自此以前自此以後其無所不戒
戒懼可知

須常自提撕使此心炯然如日初出

戒慎恐懼只是常惺惺法問如何用力曰勿忘勿助而已矣

天理本未嘗離人然敬以直內則萬理具在故章句以戒慎恐懼
爲存天理工夫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意固指獨而言語只大凡說故章句云暗處
細事

跡雖未形幾則已動則呈露于外而不可掩人雖不知已獨知之
則昭晰于中而不可欺既昭晰于中自然呈露于外義實一貫

幾者動之微此時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于其間動靜之交
正爲理欲分途之大界於此不謹則人欲肆而天理亡矣故此
處十分著力專在遏人欲上

慎獨又就全體用力中抽出其緊要關節而言戒懼即大學之正
心慎獨即大學之誠意戒懼是通長說慎獨是截斷說

或問中庸戒懼慎獨是一段事是兩段事顧涇陽曰謂之戒慎不

覩則無所不戒愼謂之恐懼不聞則無所不恐懼已包却愼獨
在其中矣而又言愼獨者乃就中點出一個動靜關也須透過
道動靜關然後成得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于此看作兩段事
固謬於此看作一段事亦未識聖賢喫緊提撕之意也此一條
說得最分明
戒愼恐懼是全體工夫只存此心不令放佚便是不大要用得力
若愼獨則是靜而方動之際要交關處此處爲時無多却須十
分着力此是戒愼恐懼中緊要節目
論功力之全則戒愼恐懼之功徹始終兼動靜足以包舉愼獨一
節若論用力之要則戒愼恐懼只是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
放逸而已不須十分着力所十分着力處正在愼獨子思於戒
愼恐懼中又特提出此一關以曉告學者其喫緊爲人之意烱
然可見觀末章說爲己而必以愼獨爲切務爲可見矣
君子眞知天命之可畏故無時不致其敬如此

愼獨工夫本該在戒懼中所以又特提出另說者不能省察便無
從涵養縱涵養來亦定是錯故喫緊下此節若以緊接上節說
則既涵養了又不可不省察不省察則所涵養者又將失於當
幾矣大抵涵養省察相爲首尾省察愈精則涵養愈熟涵養愈
熟則省察愈精
大抵涵養省察二者貫徹終身不分先後若論入乎則須從省察
做起省察不差然後可以涵養將去
此章從天命大原說下來故先涵養而後省察末章從下學工夫
說上去故先省察而後涵養語勢不同理則一也
喜怒哀樂一條又提起筆推本天命之性申明道不可離之實而
責人以致中和之功也蓋存養省察之功固存乎我而所以當
存養省察之故實出于天故又提起更從天命率性處說來以
見存養省察不過全其天命率性之本然初非異事愈覺致中
和之不可以已而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盡吾中和固有之量
也
從中和說到大本達道直將位天地育萬物根原都與拔出
未發不是無只是未感于物寂然不動耳
未發之中是不偏不倚之中中節之和是無過不及之中
未發之中即是節天命之性有物有則是所謂節也中節者謂處
得恰好雖出于人爲而仍不失其天命之本然也
已發之和雖止見于一偏要是從天命之性全體中流出
合喜怒哀樂而言則件件中節衆其一而言則處處中節皆字兼
此二義
惟是胷中洞然毫無偏倚執著所以隨感而應動中天則故知中
和兩字猶形與影不相離也
天者道之原中者道之極心者道之宰
致中和即大學止于至善亦只是做到十分盡處恰好地步耳非
有加也

天命之謂性一章實下工夫處只致中和三字道也者兩節只是
個空架子致中和三字抵此兩節
上言戒懼愼獨只是大槩說此處致字方是眞實下工夫處此三
字直抵前兩條而理意更精密
自戒懼而約之此戒懼是從動處說來以至于至靜之中方說到
不覩不聞上若將自戒懼句便沾定不覩不聞說以下更解不
去
致中工夫兼統致和致和只是致中裏面事然却是緊要關節不
致和即致中無下手處故喫緊尤在愼獨程子論天德王道曰
其要只在愼獨正此義耳
中和者天命之性而吾所率之以爲道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者
也故致得中和自然位育
戒懼愼獨工夫積累純熟做到十分盡處纔有位育效驗蓋人事
之盡乃能與天命相通若有一毫未至便與天地萬物猶有隔

處在

位育之分雖殊中和之理則一人但能致得中和則隨其分之大小而位育之功自各以類而致却是實事不是虛話

致字中儘有實落作用在朱子所謂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財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是也位育實功都在中和內做盡故致得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

致得一分中和便有一分效驗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此感彼應捷于影響莫作分外離事看

自天命以至位育反求諸身近取即是故曰萬物皆備于我

致中和之極功到位育乃盡大約效驗是工夫盡處

到天地位萬物育纔是中和之至要不過全其天命之本然率性之自然者而已矣非有加也

到天地位萬物育亦不外于中和則道不可離之實益見而人之不可離道亦於此十分透切矣

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曾子曰明德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性善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李厚菴謂大學不言存養非也正心是存養工夫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誠意是省察工夫即中庸之慎獨也師弟相傳實是一條血脈

或言曾子只言下學子思兼明上達非也大學明德新民下學也止至善上達也中庸戒懼慎獨下學也天地位萬物育上達也下學而上達孔曾思孟其揆一也

子思作中庸直指性命其有大不得已者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聖賢之心炯然如昨

第二章

子思作中庸歸本仲尼觀中間引言只用子曰常例獨於起末高唱仲尼其意可見

傍開君子小人開出一篇之局

致中和而至于天地位萬物育纔成得個君子中庸故以此緊接上章此君子即上章兩君子但上章是方用力以體乎中庸者學者之事此則是工夫已至而與中庸為一體者成德之事也

為能體之體字猶體物不遺之體君子直做中庸骨子與中庸為一體

時中只是個恰好

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其理一也

君子時中只是個敬

君子之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其分在敬與肆之間而已矣

君子而時中朱子云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恐氣更下轉云惟是君子方能時中兼之而字之義始備

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不是生成美質正是已能戒懼慎獨而至于成德者故曰有君子之德此是中之體隨時處中就發用上說是中之用

程子曰欲知中無如權蓋權所以取中者也權以中行中以權定中之理在事物而所以取中之理則在于吾心是固天命之本然而備于我者也君子物格知至精義入神真知其理之在我故戒慎恐懼以立此中之體而一事一物無不隨時酌取以盡乎中之用此所以惟君子為能中庸也要之君子不是以我處中中本在事物而以吾心之理權事物之宜乃所謂時中也

上章戒懼慎獨兩節說體道工夫已極備矣喜怒哀樂一節又重新提起從道不可離說下來欲學者反諸身而觀之有以真知其在我與割離之而不可得也章句知其在我四字正從此處

會得
朱子補知字最吃緊此知字從格物致知來無此一段工夫則見
理不熟而處義便不精何以時中
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
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
得時中張子此論補出時中前一段致知格物工夫故吃緊
無事時戒慎恐懼則時中之體立臨事時戒慎恐懼則時中之用
行
時中章句有兩義就零碎處說是隨時處中就總統處說是無時
不中本義只在隨時處中上惟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下一
句只要其大凡而言之耳
知不如舜仁不如回勇不如子路便是小人反中庸下文賢智之
過愚不肖之不及亦都在反之之列或言智愚賢不肖之有過

不及便算作無忌憚不得曰論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猶是
中庸路上人只是略差了些子其病似小然所貴乎中庸者正
務於無過不及耳一有過不及便不是中庸既不是中庸即便
是反中庸子思之意特揭小人反中庸而下即以知愚賢不肖
之有過不及者繼之正謂知必如舜仁必如回勇必如子路纔
是個君子中庸不然但略有過不及便是小人之歸便是無忌
憚而反中庸之事正不待十分橫決然後爲反也以此鞭辟學
者正自十分警切若將智愚賢不肖亦作道中人看用意似淺
厚然反失子思吃緊爲人之旨矣
以中對和而言中是體和是用以中對庸而言中字中兼體用庸
字是其贅語仰貼在中字上說

第三章
看後面大舜文武周公之所爲與至聖至誠之能事可謂掀天揭
地極神化不測之妙矣究其歸要不過天命之所固有人道之
所當爲任他做到極處要止是盡其性分之本然與人生日用
之所不能自已者初非有分外奇特事也故曰中庸其至
不過極平常道理做到極處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豈不爲至
堯舜授受只是一中仲尼反覆提闢深切明著如此祖述堯舜此
是眞血脈
陸稼書云民鮮能由不知君子戒懼心法
或問民鮮能久但言過不及朱子以爲不偏倚性之本體人人所
同是也然首章說戒慎恐懼則致中亦自有工夫在如何便得
不偏不倚曰戒慎恐懼不過涵養其未發本體不是偏倚了而
求以復之纔說偏倚便已是發便已是過不及了衆人但不能
用戒慎恐懼工夫耳其未發之中未嘗亡也

民鮮能久矣一個能字引出後面多少能字來
但說鮮能未說民如何鮮能蓋接上章小人反中庸而詠歎之以
起下章之意下章不明不行正民之所以鮮能也

第四章

不行不明是說道自不行不明于天下然知是人不能行之明之所以道不行不明

擇不精自然守不定故知有過不及而道便不能行守不定畢竟擇不精故行有過不及而道便不能明能擇能守而無過不及之差者惟戒懼慎獨之君子能之

道者天命之性而人率之不可須臾離者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恐懼而隨時以處中小人不察乎此故有過不及而至于反乎中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淺近指點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民所以鮮能中庸為是不行不明所以不行不明為是有過不及所以有過不及為是人不察一層拗進一層其弊緊為人之意至矣

中庸前一截都用婉語微詞反覆提撕無非欲人反己體察而得所以不行不明之故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是點醒夢處下文道其不行矣夫正緊接此而歎息之

第二章分出君子小人已開出兩脈矣第四章接上民鮮能又開出明行兩脈而此兩脈又用交互言之一部中庸脈愈微而局愈縱矣

道之不行起下舜之知道之不明起下回之仁不行不知也不明不仁也愚不肖之安于不及不勇也并後面知仁勇一齊挈起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緊接上章不察之意而申歎之一面歎息知愚一面遠想大舜一言之間意含兩緒其味無窮

道其不行矣夫只歎息不行不說如何不行使人自思而得之撇而又婉拔有餘味

第六章

舜字一頓浩然遠想不遽粘大知而神氣自到

大舜聞善若決江河本自大知又能樂取諸人而合天下之知爲已之知故其知愈大要之舜惟大知所以能不自用而取諸人若小知人決不能如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但見天理之同不見人我之隔善在已不妨舍之以從人善在人即樂取之以爲已表裏洞然物我無間非大知者其孰能之

小知自高畢竟是內不足

舜好問則無所不問好察邇言謂所問而得之者雖邇言亦察以見其無所不察非謂專好察邇言也蓋舉近以該遠耳

理有淺深聖人視之則一也故雖邇言亦察

聖人洞見道體無精粗深淺之殊而其爲心詳審精密無一時一事之敢忽故雖邇言亦以爲至理所寓無所不致其察也

天下之理無窮事物之分亦無定因其無定之分而以衆說不齊之理參互考訂而得其分之所宜然後事物之分定而其理亦得于是中之理出而可用之于民矣以舜之大知本如日月當空無微不照猶必遜心度物而不以一毫已意與乎其間此舜之知所以益大也與

兩端是徹頭徹尾之辭

其中不是舜之中亦不是民之中是言之中用其中是擇其言之中者而用之於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歟

自好問以至執兩端此舜之惟精也用其中於民則舜之惟一也以舜之大知猶虛中無我而遜心度物如此況學者乎

學者欲學舜之知其本在謙已其要在小心

舜之知爲後擇善張本回之仁爲後回執張本子路之勇爲後百倍其功張本學者欲學舜之知只在擇善欲學回之仁只在回

執欲學子路之勇只在百倍其功而已

第七章

只起手人皆曰予知五字便知不是大知大知如舜何嘗自為知求擇之下精守之不定病根皆在於此

利之所在害必隨之人貪小利未有不受大害者君子不為利回非特明于義理之分亦所以遠害也

中庸之道人若果擇之精自然無不能守然必至能守而後為擇之精不能期月守畢竟其擇處有未至也此所以承上章不明之意而起下文能守之端也

第八章

擇乎中庸非至明不能審其幾得一善即服膺弗失非至健不能致其決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兩義一有所得即拳拳服膺急受之辭也每得一善即拳拳服膺槩括之辭也

顏子之能擇能守其在得聞博文約禮之教之後歟非博文惡能擇非約禮惡能守

玩顏子擇乎中庸三句欲能不能意思淵然可想

學者先去了有我之私則心虛而可以入德矣

第九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三句若做到恰好處便是中庸即人於此三者亦非必盡出於偏但此處子思語氣爲欲形起中庸難能故以偏者言耳

言中庸之難能非以其絶德而阻人之進亦非是贊歎中庸之德之至正見中庸之難知難行而學者不可不以勇輔仁知之不及也

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大勇者其孰能之義精則非知愚之過不及而道行矣仁熟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明矣義精仁熟至于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所謂知之盡行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矣學者欲造義之精須是明善欲造仁之熟須是誠身而明善苟不如舜之知誠身苟不如回之仁則惟有百倍其功勇以幾之而已矣此子思引進學者吃緊深切之旨也

中庸不可能也上綴鮮能下起問強一句中有兩面在

第十章

勇如何用功即在擇守處見擇必精守必力即便是勇

南方之強與三句與何哉爾所謂達者一例提撕皆是分開頭路先破其意中之見使自體認分明然後進之乃得晝然見個至是處此教法之妙

講章謂常能中立便是不倚而字不作一折與和而不流而字不同看來亦有能中立而不免於倚者必須能不倚然後爲中立之至兩而字一例看

中立大是難中立而至於不倚尤人所難能者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即不至隨衆而靡而或倚于意氣或倚于才識終是有我之私而非天理當然之勇矣

強處在四不字人能是四者則中庸不可能者能之矣

自接物持己處常處變直窮到盡無不義精仁熟依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大勇下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一語該盡此四層意

人已常變四者分觀之一事之強莫非全力所爲一事一大勇也合觀之四者之強總是浩然之氣所發全體一大勇也

問說勇處津津贊歎殊無頭柄曰中庸一書專爲下學者言故言仁智處只簡直說到勇便極分明痛快三大節中言勇處都如此即此一節言之前後恁地說獨此章說勇既已劈開頭路使之反己自體認又于說而強處連以強哉矯句反復讚歎津津不已看似殊無頭柄熟讀哀公問政章便知了思之意有在矣

自君子中庸章至此總是一意反覆大意言惟君子爲能中庸小人反是所以然者由於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故道有不明不行耳欲道之行必須如舜之知欲道之明必須如回之仁如其不然不可不勇以輔知仁之不及也一意反覆總歸到勇字上住中庸引進下學其吃緊爲人之意只在此

第十一章

隱怪半塗應小人反中庸君子依中庸應君子中庸

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半塗而廢愚不肖之不及

尋常日用間大中至正道理正恐終身做不盡那得有工夫做隱怪來

人但一名心未盡未有不至索隱行怪者

半塗而廢畢竟是擇不精故守不定若果擇之精自然住手不得

半塗而廢章句云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語類云是其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兩條正互相發明

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如何住手得

依乎中庸君子直與中庸爲一

到依乎中庸則於道與無須臾之離矣

依乎中庸自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必到遯世不悔然後見依之盡

依乎中庸論學者分上必須到遯世不悔然後爲依之盡若論聖人分上則一依中庸自然全體不息遯世不悔特推極依之盡處而言卽是依中庸內達天自得之妙更無積累漸次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薛文清公云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旣自得其固有之理與人何與蔡虛齋云君子所以不悔者正謂此個道理生于天而備于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于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二條俱說得懇實有味

王栢城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分明是一個在下位的聖人明明是吾夫子所見故章

中庸一書前以仲尼起後以仲尼結中間曰惟聖者能之子思之意分明默注入仲尼身上知以舜當之仁以回當之勇以子路當之到此說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見知之盡仁之至至誠無息而集大舜顏淵子路之大成者非孔子不能也故

章句云正吾夫子之事

汪生中立云後面多少惟天下至誠惟天下至聖雖說至誠至聖實隱隱指孔子而言多少惟字其脉皆起于此

第十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十章言中庸之道民鮮能直說到唯聖者能之將道說得高深了費而隱以下把道放下來就平實切近處說使人瞥見天理活潑潑地在吾心目之前欲其一步步就平實切近處下擇守工夫耳蓋中庸之道只在非難非易之間唯聖者能見中庸之非易夫婦可與見中庸之非難非易則終身無欲乎處非難則當下便有下手處文雖前後兩分意則正相首尾總見子思喫緊為人之意

子思君子之道費而隱是濂溪太極之所本無極而太極隱而費也太極本無極費而隱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顯諸仁藏諸用也

費處即是隱

費隱二字名分而理一蓋費之所以然而不見處即是隱離了費更說隱不得

置却隱字

所以置却隱字者不是為隱字說不得正謂隱即在費中說費處無非說隱更不須說也故通章只說費就費處推進一步便是隱

一理也以其不離乎事物者言謂之費以其不雜乎事物者言謂之隱費是就當面說隱是推進一步說

以費隱對事物而言則費隱俱是事物之所以然以費對隱而言則費是物理之當然隱是費之所以然

先儒謂費中有隱此語亦未瑩費處不可見即是隱費與隱本不是兩截事蓋可見者事物也一事一物其中各具實理則是費也其所具之實理不可得而見即是隱也而字是推究語不是轉身語

費字一頓而隱字輕輕接出便見分曉

愚不肖與知與能是他性中實有此理實實有知得行得處不是偶然能知能行若是偶然即便真有不知不行者便不是道之費

須知與知與能不是偏不知不能不是闕

聖人不知不能如日月然他明處本無欠闕本無所不照却不能照到蔀屋下只是勢到此有不及照耳非不能照也

夫婦與知與能雖止就一事上言要他大本上原無欠闕只為他氣拘欲蔽不能如聖人之清明純粹故知能止於此耳

從道之近處而言雖愚不肖亦有與知與能處非愚不肖之果能知之行之道本不可離故雖愚不肖亦可以知之行之也若從道之盡處而言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道處非聖人天地有所闕失道本不被聖人天地知得盡做得盡也

愚不肖且可與知與能則推而下之飛潛動植莫非至理之流行聖人天地且不能盡則推而上之太虛廣莫莫非至理之充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蟠下際真個活潑潑地

道之費有大小無偏全小莫能破亦是全語鳶飛魚躍亦是全語一理也就其全體處言之則為大就其零碎處言之則為小非有二也

不是小處為費大處為隱小處有費隱大處亦有費隱

夫婦之愚一條形容道體活潑洋溢已恍然有個鳶飛魚躍意思在下條引詩而指點之只自在流出

夫婦之愚兩節一氣相承大意謂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而其實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流行昭著于人心目之間人但存心以觀便觸處可見子思親切指點之意蓋如此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充塞天地語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鳶飛魚躍上下察也之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直點入人心坎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處處是實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理只如此平鋪在會得時處處著實亦處
處活潑
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與自家意思一般
鳶飛魚躍之理時時充塞于天地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學者但
存此心勿使昏昧隨時隨處默而識之便覺一部中庸之理活
潑潑地流露于心目之間眞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活潑潑地與吾身心通徹無二從身心上看
便活潑潑地從鳶魚上看便只是弄精神
鳶飛魚躍必有個物事使得他如此此是費也其所以使之者不
可得而見即是隱也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還是說大說小曰大小一以貫之
程子所謂喫緊爲人者不是欲人于鳶飛魚躍上求道謂道不可
離雖鳶飛魚躍亦無非道也人但存心體察便觸處可見故曰
喫緊爲人

夫婦之愚一條形容道體之費已具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意然
其語意猶只在兩頭蓋處推極言之鳶飛魚躍一條隨手指點
欲人觸處體察而得道體洋溢活潑之妙則雖偶然拈舉而費
字全體却正於此處指點親切故末條緊接造端乎夫婦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註明上下察結出費字全相便覺意足不須更
著一解矣故章句但曰結上文
末節本意固是結上文然自夫婦起推到天地住亦已隱示人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矣
饒氏以首章道不可離爲無時不然此章費隱爲無物不有非也
惟其無物不有而又無時不然此道之所以費而不可須臾離
也
費而隱一章更提起箇中首章道不可離之義益自君子中庸說
到唯聖者能之將中庸分量說得高深了故此處仍復放下把
道平鋪在地說得平平實實充塞洋溢使人隨時隨處可以自

見益論中庸之極致固非聖人不能而道在天地則固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初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故下章緊接道不遠
人費隱章多少言語只此句道破

第十三章

費隱一章言道之費說得極廣闊了恐人於闊遠處求道故下數章仍復說向身來見道本親切如此而求道者正當從卑邇處求之也

伐柯三節先言治人次言推已及人次言因人反已乃是由淺入急由輕入重一步步鞭辟近裏來總欲人不遠人以爲道也

道不遠人費隱章已說盡此一句正是費隱字真實下落

道不遠人指出個人字正見此個道理命於天而實皆備于我欲人反求諸身而得其所以爲人之理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道不遠人可離非道故遠人不可以爲道

率性之道常昭著於日用之閒何嘗遠人自已觀之則已之理不遠於人也自人觀之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以所具而言則有耳目即有聰明之德有手足即有恭重之理以所接而言則有父子即有慈孝之心有君臣即有仁敬之道是道之當知初不

遠於衆人之所能知道之當行初不遠於衆人之所能行固無時無處無事而不然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者也人之爲道苟能率其良知良能之素因其所固有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從其所甚易自邇及遠由卑升高則人道之全可以馴致而人已之閒自無施不當矣苟其不然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欲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爲其所不可能索隱行怪離人事而求諸高遠則是升高不自下陟遐不自邇皆人力私智之爲而非出于天率于性爲衆人之所能知能行之道矣

衆人之道正在衆人之身初無彼此之閒但衆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於日用行事之閒不能循其性之所固有者而出而惟人欲私意之是趨是以爲道而遠人耳若子之治人也第因其所及知者以責其知因其所及能者以責其能開導之而示以當爲之路誘掖之而引其必爲之機但使其人能改其前日之所爲以復其所固有即無復有他求務益惟道本無闕故以人治人而初無矯揉之病亦惟道本無可加故改而即止而初無過分之求此君子之治人所以不必有睨視之勞而其則不遠于人而得之也

以人治人只爲天命之性人人所同其率是性也莫不各有自然不易之則但因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至昏迷錯雜而失其本然之正君子治之不須別討個道來治他亦不須分我所有以與彼但因其自有之理各如其分之所在而還以治之蓋人人之理雖同而其分不能不異若以我治之必有睨不盡行不通處故因其理之同而復各如其分之異此君子之治所以天人交通物我無閒而捷于影響也

因其理之一此則之本于天也因其分之殊此則之定于人也本于天者人所固有之則也定于人者人所自有之則也本乎天而不以已與因其分而不爲強同故曰不遠人以爲道也

道不可不及故不改不能止道不可太過故既改自不得不止君

子之治人無他與天下同歸于中庸而已矣

人人各還了本然道理則天下之事畢而人之分亦盡矣安得不止

以人治人因其一定之理各足之分以治之便自有至當恰好之則在此正是止于至善處張子以衆人望人語似未瑩

改而止此改字直說到徹頭徹尾盡處若有一毫未盡猶算不得改君子治之猶住手不得此堯舜所以猶病也

上一條是論其理如此若本文語氣則只平等說蓋放而復收所爭只在這些子人既能改便渾然天命率性之全體更何用著力尋討

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個除不得愚謂看得破時道兩個亦得道一個亦得總是一個實心而有存發之別耳

忠是恕之實

實心行恕即是忠

行恕處三反五折都一一從心坎中流露出來便是忠
忠是恕之質心恕是忠之實用恕之存主于內爲忠忠之流行于
外爲恕
間一實心也自其存主于內者爲忠猶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自其
流行于外者爲恕猶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恕在忠處立忠在恕處見
忠恕兩字是一是二以一事言則實心行恕即是忠也以二事言
則立心處發己自盡爲忠到接物時又須三反五折推己及人
方纔是恕若只道自己立心無有不實到接物時便率直行將
去則不惟不是爲恕亦不足爲忠矣故胡敬齋先生謂揩磨物
欲清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非恕不能也
上蔡謂無忠做恕不出來愚謂忠亦要恕乃盡蓋做出來不恕畢
竟忠處有未盡也
忠只是個實心恕字那多一折

有在心之忠有在事之忠在心者未應事時此心不令放佚是也
在事者當應事時此心不令虛僞是也
恕字之義只是推己及人然經書所言却微有不同有作兩折看
者只以己與人對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有作互折看者
則以人之施于己與己之施于人對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于人是也其理則一用處微別耳
恕是勉强底仁仁是自然底恕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恕也仁者不待勉强而自然物我無間者也恕者未能
自然而推我之心以及物者也然雖曰未能自然而反情度己
久後漸熟便可至於物我無間之地故曰違道不遠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從外折入裏來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是從裏折出外去
凡人責己處約責人處周故我之所求乎人未有不詳且盡者此
詳且盡者本是道之所當然人所不可不盡本非遠人爲道之
事但不能先有諸己而遽以求諸人則是君子所深恥耳
我之所求于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但找轉頭來取彼證此則
子臣弟友之間自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必然而不可易
者以昭著于心目之前是固近取己是無假外求者也
以事父未能三以字謂以責所求者而行之于己也未能謂未能
如其所求也
先施之未能謂未能以我所求乎朋友者而先以施之也句法又
變
我之所求乎人者本我所自行之理即我所當盡之則以我所自
有之理而如我所求乎人之則以退之是則所謂不遠人以爲
道也
惟行然後知不足惟謙然後知有餘
道不遠人章從治人還入責己素位而行章從處境還入反求諸

身學者讀此而有省焉可以得爲己之實功入道之次第矣

第十四章
惟道不遠人故素其位而行惟遠人不可爲道故不願乎其外理
只一片
素其位而行位在此卽做此位中當盡之事要之全理具足
道不可離因位盡分乃得步步著實
道不可離故位之所居卽道之所在君子卽因其見在之位而爲
其所當爲所以爲不離道也
旣因其見在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則位在此心卽在此自然不願
乎外然雖因位盡道而方寸之中少有動處則義利公私之界
猶未能剖截淸楚故旣素位而行又須不願乎外始得
但是目前分內事尚恐做不盡那得有閒工夫向外來
行處一有苟且之心便是願外非必方寸紛馳乃爲外也
不願乎外不字極煞落斬截
素位者天理之公也願外者人欲之私也

晚村云凡位之理無不備故能素位而行此語未是物各止其所
而天下之理得矣君子因其所處之位而盡其所當爲只把此
位中所當盡之理與吾分中所當盡之事戒謹恐懼求以自盡
此位無歉卽吾身無歉矣若待無所不備然後能素位而行不
成有不備時便不消素位而行乎
素位而行正有變動不居之妙在不是膠柱鼓瑟伎倆
素位而行孔顏而外惟曾點爲得此意
素位而行則心安而理得矣
素位而行盡其在我者已故無入而不自得
天理之在我者本無所不足乎吾心今因位盡道則天理旣得而
吾心亦安方寸之中廣大寬平不愧不怍何不自得之有
謂之自得者不是因迎自然之謂正一處處從自家身上切已推
勘必無一毫不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乃是自得卽
一自字便有不願乎外意思

無入不得正從變勤惕厲中來
正已而不求于人只是戒愼恐懼念念轉倅向裏此外自然不求
亦不暇求
月川曹氏曰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眞如光風霽
月無一點私累至哉言乎
因位盡道一步步脚踏實地豈不平易
人之所處豈得盡是平易但位之所在而能隨分自盡則雖造次
顚沛而處之泰然無不心安而理得矣此便是易
居易俟命馴而致之便到樂天知命地位
或言造命曰君子之于命有俟而已盡其在我而以窮通得喪聽
之于天此君子素位之正纔有造命之意便生希冀之心便只
是利
惟居易纔可俟命人事旣盡然後窮通得喪乃可一聽于天若未
能居易而言俟命則是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者矣
晚村云莊周言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似與聖人居易俟命
之言略相彷彿然由其說必任其放達不至無忌憚不止此無
他特未講于反求之義也須知居易俟命卽是反求惟反求而
後能居易若如莊周所云則且無所爲得無所爲失只要安之
若命卽如其言亦只有個俟命無所爲居易也甚者至于猖狂
恣肆靡所不爲則亦可曰行險以俟命而已哉謂莊周任其放
達差勝于怨天尤人者一等不知天下之理惟反求而後能不
怨天尤人若失而不反求之身其失必有所歸已不任責必有
任其責者安得不歸之天與人哉卽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
只是勉强排遣雖未顯然有怨尤之跡而怨尤之根實在也且
怨天尤人之人或有窮而思反之時若安之若命則有終身于
失而不悔悟者矣不更爲下愚之甚者耶故居易俟命已說盡
不怨不尤而反求諸身又是其不怨不尤之實晩村此條開係

道術是非之際爲功最大特錄之

人事盡處命卽隨之故居易乃可俟命若命猶不至不是天命不猶畢竟是自己分上事猶有欠闕處在故君子只反求諸身更無一毫怨天尤人之意

正己猶只大凡說至反求諸身則其意愈切矣此是素位而行眞實下手處

第十五章

洒掃應對馴而致之便可精義入神故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今且從脚下一步步走將去

遠邇高卑無定境亦無定分但就其位之所居力之所及各因其分一步步脚踏實地做上去積累久之便有到處

道有高遠用力處只有卑邇就到極高遠處只有一間未達此一間未達處猶是卑邇也

陸稼書云高遠固必自卑邇然卑邇工夫不是容易做的須是時時戒謹恐懼臨深履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方能得力若稍有疎忽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讀妻子好合兩條眞覺家人一體融融泄泄有不可名言之妙遠邇高卑無所不有亦不須說矣朗誦數過眞覺形神俱往

章句一意字是畫龍點睛之妙通章精神只在此一字

晚村云遠邇高卑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言高遠却在卑邇此道不遠人章義也遠邇高卑各有本分所當盡不能居卑邇而妄希高遠此素位章義也此章却就邇之于遠卑之于高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卽在卑邇上用力積趲上去行(?)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和妻子宜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乃所謂序也惟高遠卑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弄虛機也此條極周匝細密先儒未到

陸稼書云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孚默感非盡將誠正之功者雖言之牆室屋漏一有愧怍焉不能宜而和也最說得深切

第十六章

問太極誠也鬼神即陰陽否曰陰陽之屈伸是氣此氣之自然能
  屈能伸者即鬼神也
太極之有動靜鬼神也其一動一靜則是神也所以一動一靜則
  是誠也誠即太極鬼神即陰陽
氣之伸爲陽屈爲陰其所以有屈有伸者誠也其自然能屈能伸
  者鬼神也
鬼神是氣物是質誠是理鬼神與物皆是形而下者誠則是形而
  上者
天地無心而成化此無心處其鬼神歟
鬼神者太極之妙用二氣之良能也
有鬼神以爲天地之功用故造化有跡鬼神是造化之所以爲跡
  者
鬼神二者以其對待者言則曰鬼神以其流行者言則曰神而鬼

  自在其中鬼亦神也故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功
  用即妙用之粗跡妙用即功用之深微非有二也
偏言則曰鬼神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也專言則曰神鬼神者
  有跡之神神者無跡之鬼神也能動能靜者是鬼神一動一靜
  者則是神所以一動一靜者則是誠也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此語論鬼神極備天地
  之功用陰陽之屈伸者是也造化之迹則其屈伸之可見者也
  自其妙用以及定體皆備言之最爲精密橫渠二氣之良能只
  說得伊川天地之功用一句能即功用也但指出良字便見屈
  伸爲二氣之自然於伊川但言功用爲明切耳
陰陽屈伸實無二氣只一氣之往來耳就中截斷因其屈伸之分
  而別言之則便以屈爲陰以伸爲陽要之天地之化只是一個
  至誠不息
鬼神不離乎物朱子所謂有這鬼神方有是物是也亦不離乎物

  朱子所謂既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是也
萬物共此一氣物物各有一氣合之無餘分之無欠
薛敬軒云陰陽二氣伸之極爲屈屈則其伸之氣已往而遂盡其
  屈而復伸者乃方生之氣非藉夫已屈之氣復爲方生之氣也
胡敬齋云天地間只有一個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息
  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做息此二條
  可證釋氏輪廻及老氏歸根反元之謬
視之而弗見三句一氣讀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却體物而
  不可遺合來乃見盛處
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不是兩截即是體物處無可見聞也
惟是無可見聞所以能體物而不遺若有可見聞則滯于一隅亦
  爲一物而不能體物矣
有是物合下便有是陰陽之氣行乎其中不可分先後若論其極
  則須是先有氣然後有物如太極本不在陰陽外若論其極則

  須是先有理然後有氣也
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即是鬼神又不得鬼神與物是一是二
  以爲立乎物之先而未嘗不周乎物之後以爲立乎物之外而
  未嘗不存乎物之中以爲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無所不在則
  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此鬼神所以體物不遺而德之所
  以盛也
惟鬼神體物不遺之妙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所不在故纔觸著
  便無不應但一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自無不洋洋如此也曰如
  此則直道祭祀時洋洋如在便了何必又言齋明盛服白此正
  是體物不遺驗處若不是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何處見他洋洋
  如在來
洋洋如在此可驗體物不遺處然道個如則不見不聞亦于此可
  想矣
使天下之人一節特就鬼神中舉人所易明者以爲體物不遺之

證以見鬼神之於物其親切著見如此此所以不可遺也
抑之詩特以詠歎體物不遺不是又舉屋漏之鬼神以為體物不
遺之證
朱子亦須自家有以感之一條是別又一理夫子之意只是說鬼
神之感人其神妙不測如此所以為體物不遺之證也
誠也鬼神也物也其實合下一齊都有不分先後若細分之則須
是先有此實理然後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有鬼神了誠
即在鬼神中既有物了鬼神又即在物中也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誠又體鬼神而不可遺
陰陽合散四字陰陽之合鬼之通而為神也陰陽之散神之復而
為鬼也以誠而言則陰陽之合誠之通也陰陽之散誠之復也
誠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則往來屈伸無非
是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揜也自其不雜者言則
惟有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是推其所以能體物者而見其誠

也惟誠故不可揜也兼此兩端誠不可揜之義始備
誠之不可揜以其不雜乎氣者而言則誠是體物之本以其不離
乎氣者而言則誠是體物之實
指費字全體只是一個誠字前後說大說小却只就一面推闡總
抵不過這一誠字所以誠字特點在大小之間
要之前後說大說小雖各就一面推闡無非全理
一卷中庸以天起以天結中間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
只是此理
朱子中庸序云一旦恍然似得其要領所謂要領者誠也在天為
命在人為性鳶飛魚躍無非是也
鬼神一章與鳶飛魚躍同一指點學者但存心體之便覺化育流
行之妙活潑潑地著見于心目之間有不可須臾離者此子思
喫緊為人處

第十七章
大孝如舜亦不過滿乎孝之分量耳非有加也此分量滿處正是
中庸盡處
問人人必如舜之孝然後為孝之盡乎曰不必然也人人一理一而
人人分殊在舜之所處自以尊富饗保為極若他人則但因其
分之所在而為其所當為有以盡乎其量而無所歉即是大孝
孝處不同其同歸于大孝則一也
問舜必尊富饗保然後為大孝乎曰亦不必然也舜之克諧烝乂
夔夔齋慄乃是其孝之大處尊富饗保乃是從大孝得來却不
是以此方為大孝就使舜終身畎畝何嘗不是大孝
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兩語向頗聚訟今來大孝是眼目德是
根本尊為天子四句是大孝之實其所以大孝者則以有聖人
之德也德為聖人當提上一步看惟其德為聖人故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得為大孝也故下文歷

提大德德字該得孝字晚村謂德為聖人是從大孝做來却是
倒說
尊為天子四句若以對大孝言則為天子而祭祀奉養之禮極其
尊有四海而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光前也子孫保裕
後也則尊富饗保皆大孝所致若以對下文言則為天子極其
尊有四海極其富宗廟饗世世宗祀也子孫保不失侯國也皆
就舜身上說是大德所致其實一理而已講章嘵嘵可笑
人事盡處便與天命相通德極其大則有獲福之理不是致人以
大德徵福
大德必得祿位名壽是論其定理如此若孔子之窮顏閔之夭則
是氣數之變又當別說
天之化育至公無私而物之所受各有其分栽培傾覆只看物之
所受如何在天則只是無心而成化也
物之與天本同一氣其栽者則生意向盛與天地之氣相通傾則

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了故或培或覆天實無心隨
物所宜自然成化故曰因材而篤
天道無私何有厚薄只爲物材不同所受各別故覺有厚薄耳其
實天只是培未嘗有覆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君子當盡其在我而謹其所受于天者
天之生物一節推本于天以申明大德之必獲福正爲下文受命
起本
熟玩天之生物三節知上帝之監觀即在呼吸動靜之間初無毫
釐間隔處學者正當盡其在我而敬以承之也
以天言則大德受命是因材而篤也[illegible]德受命是受祿
于天也
此章說舜之孝蓋承十五章父母其順說來十五章言道之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而以所以順父母者明之因皆然念個舜孝故
遂就孝上推極其至以見自邇自卑之意章內三故字五必字
正見兩自字精神

第十八章

惟王季武王各能盡道所以無憂無憂非道其所以能無憂者則
是道也
蓋中庸之道者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
但以遭言而其各能盡道處亦即於此可見
父作子述須知文王處其中不是全無事事來
陸稼書云惟文王之孝慈貫徹融洽于前後所以家庭之間無一
毫棘手不待有所作爲此只是文王處父子之間盡道到極處
若使文王之孝慈略有欠闕安能無維持挽回之跡故王季之
作吾不曰此王季之德而曰此文王之作于孝武王之述吾不
曰此武王之述而曰此文王之述于慈然則文王之無憂皆從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中來庸行之常到這地位豈之大何如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翦商文王之
服事武王之伐紂要是各因其分之所在時之所值而爲其所
當爲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本未嘗有所私意規度父子祖
孫陰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命所必然人心
所同然處端緒歷然人人可見故曰纘緒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條以纘緒一句提起下皆纘緒之
事一句自爲一項各不相蒙合來盡纘緒之義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以纘緒言則周之前王世有顯名久矣至武
王以聖人之德纘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武王
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變伐大商合乎天理當乎人情故
顯名亦仍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多少閒議論
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言不失顯名蓋武之與舜以德而言既有
性反之殊以功而言亦有揖讓征誅之異故其詞如此
尊富饗保四者舜與武自有異舜則諸福之畢備武則規模之頓
殊正不待較量于宗廟饗子孫保之各別然後見其不同也
尊親之意天下人心之所同而所以尊之者各有差等此天理之

節文也周公惟祭乎人心之所同故推已之心以及天下人人之心使之皆有以自盡而又各因其分之所在爲之品節限制以爲法于天下使自天子達于庶人莫不各因其分而盡其體則天下人人之心無不盡而吾之心亦周遍詳密而無所不通矣凡此皆文武錫類之仁所欲爲而未及者周公一本天理之逕人心之同盡倫盡制使各合乎中庸之道而文武未盡之心於是無所遺憾故曰成文武之德

尊祖敬宗之心一同而世有遠近德有大小則不能無差等故追王及于太王王季祖紺以上則但以王禮祭而追王不及也此親親之殺也

追王上祀之禮所以不同者非子孫敢以意進退祖宗也德澤有淺深世數亦有遠近則其禮自不容無差等凡此皆周公準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與天下後世之人共定之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絕非一人之意見一時之私心也此所以爲中庸之道

周公制禮上通祖考下徹人心只是天理熟

周公制禮盡倫盡制如此要不過推文武所欲爲之心而盡文武所當爲之事耳非有所意而爲之也

期服以下大夫則降矣而云達乎大夫者猶未至絕則雖降而猶有存焉者也

第十九章

就武周身上看無一事可以非議就天下人身上看無一人得以非議是之謂達孝

武周制作不是武周以己意爲之上本天理下通人情其所制作本天下人人所自有之理武周盡倫盡制但求自盡其心之所安分之所在以無歉乎天理民彝之正已無不各盡故天下人人之心亦無不各得盡其道稱其孝

問大孝達孝有分別否曰以分而言雖有性反之殊故大孝之與達孝氣象亦別而要之皆是有以盡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而各止于至善就本身上看則曰大孝對天下人說則爲達孝所處不同其同歸于孝之至則一也

惟君子時中故能善繼善述

以善繼善述爲達孝非也善繼善述是所以達處

夫孝者三字總開不粘武周身上說益孝的道理横天塞地徹古今本人人之心所自有亦人人之分所當盡武周惟以理之順度心之安因時制宜毫不拘滯不必先人果有是志是事而理所當爲時所可爲又分所得爲而能盡倫盡制參之經權常變而理無不合質之知愚賢不肖而心無不安是誠時中之道卽起前人于今日亦必有是志是事故曰善繼善述

善繼善述明備直逆變一邊此只縱生眼孔小始終放不下有天下一案故耳其實武周繼述之善只在因位盡道處見惟因其分之所在而爲其所當爲無不有以上當天理下徹人心盡倫盡制而各止乎其極故爲達孝今人見有武周易侯而王制作盡善如此故以通變隨宜爲善繼善述其實武周雖終身西伯其繼述處亦自盡善蓋分有尊卑禮有等殺而其因位盡道者自無不各極其至也若必待有天下後然後爲繼述之善豈未有天下前繼述便不善乎又豈武周終身不有天下便無由見繼述之善乎

章句通乎上下黃氏洵饒以爲上章下文固非此則備以修其祖廟節爲禮之通乎上宗廟之禮節爲禮之通乎下亦未是所謂通乎上下者以其禮制之通乎上下耳以祖廟言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是祖廟之立通乎上下也以祭禮言則惟大禘大祫爲天子所獨四時之祫則自天子達於諸侯大夫雖無祫有功德而賜之亦得祫及高祖若四時各廟之祭則自天子達于下士雖其禮之等級隆殺各有不同而其因分自盡則自天子以下無或異也曰然則祖廟及序昭穆兩事豈自諸侯以下亦皆有是禮乎曰旣各有廟廟各有祭則其禮自不容不備但備禮之中其等級隆殺自各不同耳曰其他衆禮亦可相通獨序爵一節似有不可相通者如何曰諸侯有卿大夫士而大夫亦有陪隸之臣當祭祀時自然各供其職以襄祀事非獨天子然也曰章句於宗廟節專以天子之禮言何也曰章句因上言武王周公故以天子之禮明之耳其是本文是通上下

而言不專說天子也

陳其宗器爲祖宗精神之所屬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而亦以示能守之意

春秋二節舊說分上節時祭下節祫祭固非近又謂上節專言祫祭亦非也此兩節皆當兼時祭祫祭大祫大禘而言但上節脩其言羣廟太廟下節則專言太廟耳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時祭且然祫禘而反不然羣廟且然豈太廟而反不然四時之祭太廟亦在其中旣有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得而不咸在耶各廟之祭惟有當廟尸出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祫禘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耳

要之此亦經生說書强求的定故如此說耳其是本文之意上節總其祭祀之大略下節則推言其義以見其禮意之盡皆只大凡說並無時祭祫祭禘祭之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事于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兼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爲例不是說在太廟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講章拘泥强生議論聚訟紛紛總不得古人立言之意豈不可笑

四時之祭太廟與羣廟之所同祫禘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祫以上皆遷主于太廟而合饗之羣廟皆無祭也

昭穆之位在堂下東階之東此同姓之子孫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于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爲班不以南北爲別王文恪不知此義而亦以祖考南北之位推之失之遠矣然傾氏所謂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者亦謬按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疏云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則爲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雖以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而言然以此推之則亦可見昭穆之序昭與穆分班各爲一色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此在堂下東階之東北面

而立耳固非謂南昭北穆亦非謂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

昭與穆雖不分尊卑然自太祖而下必先自昭序起

按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此所謂序爵也蓋此序爵之禮是正祭時賜助祭者酒自卿大夫而士及羣有司不是空空序爵也天子有事宗廟凡同姓異姓之諸侯及本國之卿士大夫無不與祭則當獻酒時不論同姓異姓各隨其爵之尊卑無不以次而及故序爵兼同姓異姓在內虛齋謂專屬異姓非也至其所云同姓已在昭穆中列不得復分身在爵列者尤謬序昭穆專指堂下東階之東與祭而不助祭者而言同姓之人尚有堂上助祭者非是同姓只在阼階之下堂上助祭但有異姓也序爵不專指堂上助祭者言凡賓在堂上及西階之西同姓在堂上及東階之東者皆在內下文序事方專指堂上助祭者說當序爵時雖同姓在列者亦但論爵不復論齒及至燕毛則但論齒

齒更不論爵矣
序齒亦自以昭穆序之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穆同則各以行輩
尊卑爲先後行輩同則又各以年齒長幼爲先後固不是但論年
毛髮不分昭穆亦不是但分昭穆便以年齒爲序更不論尊卑
也
踐其位一條總上兩節而申贊之只大概說武周所制祭祀之禮
其禮意周浹旁通曲盡有如此五其字泛指先王而言並不粘
定文王說明末講章剏爲文王之論遂生多少支節添多少周
旋豈不可笑
問如此則五其字泛指先王當作何解曰武周以侯而王禮數不
同只爲後儒眼孔小故生多少荆棘其寔武周當日只是擬其
禮之所宜分之所在而行其心之所安光明潔白無所回互故
直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此五其字自
太王王季文王皆在內正不必坐煞文王添多少荆棘也

問如此則善繼善述之意何在曰武周禮明樂備仁至義盡繼述
之善莫大于此豈待後人委曲解說乃見善來
善繼善述之事多端祭祀之禮只繼述中一事特因上章言祭敬
即以祭祀明之非謂武周繼述之善專在祭祀也郊社之禮一
條乃類舉祭祀之盡不是達孝之盡
武周郊禘之禮上通天理下當人心天人交盡而治國之理盡矣
能明乎此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國也何有
不獨春秋二節爲通上下而言即郊社一節亦未嘗不通上下說
蓋郊者天子所獨社者天子以下所同禘者天子所獨嘗者天
子以下所同也

第二十章
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故政舉必先人存而有是君方有是臣故取
人又在脩身
人存政舉雖兼說君臣意實貴重君身上故下文爲政在人取人
以身從得人緊緊轉入君身
人道敏政一條先言政舉之易上足則字下起爲政在人
實此身于五倫之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無不各得其
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道無不盡而身無不修矣故曰修身
以道
五倫間若無有一段真實惻怛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已雖循規
蹈矩做得來彬彬可觀要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脩道須以仁
以道以仁總是脩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纔說脩身便當以道纔
說脩道便當以仁遂脫抽出立言語勢如此耳故章句一直以
括之曰仁其身

脩道以仁不言智與勇者智所以知此理勇所以强此理皆是仁
中之事
通篇仁字都以愛之理言說愛之理而心之德便在裏面講章紛
紛致辨只坐不通脫故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形氣之正故渾然全具一天地之心
而惻怛慈愛之意滿腔具足故曰仁者人也
仁者人也人須反身自體認來
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事至物來各有所宜而以吾心之理因
物之分而分別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所不得矣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此三句止上說仁義是
義禮合而行仁之用全知勇合而存仁之功蓋合來祇成得一個
仁而已要之仁道本無不足然必須此四者輔而行之乃相爲
用以有成也

仁者人也一節接上脩道以仁一氣直鋪川水從仁說義從仁義說禮意實歸注入禮上以爲下文知天起本然其語氣却只因支帶葉散散說去並不須太將說蒙引存疑不會此旨遂添多少支離

呂無黨云仁者人也節只論道理合下如此仁自仁義自義各有本義下節方論到君子做工夫乃有義以輔仁之意至謂尊賢關乎事親乃是下節道理與此無涉此條可正蒙引存疑之誤

稼書謂仁者人也節不重仁義禮只重親親尊賢等殺見仁身之有支此說似細實觕粗在蓋以下節近脈言則此節是重親親尊賢等殺以見仁身之有要若以通章遠脈言則此節親親尊賢等殺只是從仁身中舉其切要者以明仁義禮之義非義禮兩節義字節只輕帶正以深明仁之必貫乎禮以爲下誠身必先明善起本耳稼書之說得其近而遺其遠便只好隔壁聽

等殺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乃天理自然

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已者此不容自已者天也聖人制禮不過緣此而節之文之耳故禮所生句即爲下文知天天字立案雖說節文尚屬天理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

脩身以道二節立案只散散說而次第已具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更提起筆從脩身以道次第而下一齊收拾

脩身是主腦知天是本領中間事親知人皆是脩身內事而其得力卻從知天來人能格物致知實見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中自然之節文爲吾身之所當盡而不容已者則事親知人無不盡而身無不脩矣

晚村云此節大旨是合仁義以脩身四句又正見義禮知只完得一個仁字故朱子曰此節皆倒看也又云此節爲貫串上三節句法逆下倒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倒倒伸腳語頭大末細一層歸宿一層是正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也此兩條說得最精註中兩又當字正須如此看

親親爲大及九經內親親也皆兼親睦九族及宜妻子和兄弟說獨此變文言事親是又親親中獨指其最切者而言要是舉一以例其餘非是舉一以廢其餘也

上文親親兼說一本九族到此獨言事親親親之殺即此可見而不可不知天意亦已到言下矣聖人立言脈縷精密乃如此

知天之天卽天命之天達道達德九經其源皆出于此故不可以不知天

上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只渾渾平放在道裏仁者人也一節接上仁字一氣說義而歸併入禮爲下知天起本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所以重提起脩身一氣收拾上兩節之意直歸注到知天纔作總而論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只是一個誠身仁者人也兩節從仁脫卸而下歸注知天總是一個明善看有千條萬緒一下打破只是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一綫脈絡耳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爲下誠身起本仁者人也節從仁義說入禮爲下明善起本然只散散說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然後收拾上兩節之意而次第言之而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旨了然言下矣

又合天下之達道五三節觀之則脩身以道二句爲下文誠身起本仁者人也兩節爲下文明善起本達道三節爲下文百倍其功起本蓋達道三節又更提起脩道以仁而言所以脩之者其從入之途有此數等蓋正揭開生安學利歸注困勉以見求入德者苟其資質上不能比於生安次不能比乎學利則正當百倍其功爲困知勉行之事觀三近節獨拈困勉一種反覆言之其旨斷可識矣

人存政舉七八節頭緒極多要而言之只是欲人存必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而欲明善以誠身則在百倍其功而已誠身仁也明善知也百倍其功勇也看破此節前前後後多少言語只

是一線穿成
問晩村言仁者人也兩節只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今謂脩身以道
二句是爲誠身起本仁者人也兩節是爲明善起本然則呂氏
之說非歟曰是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誠身中工夫則仁
者人也兩節豈不是脩道以仁中節目以博學四者别而言之
則爲明善之事究其實則皆所以誠其身也以仁者人也兩節
别而言之則爲爲明善起本究其實則皆所以仁其身也前後
正是一串
須知五達道之腦處處有個身在
問中庸前以中節之和爲達道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爲達道豈
有二乎曰中節之和是以其所具者言也君臣五者是以其所
接者言也要之中節之和即是施于此五者之間而此五者處
之各得其理亦只是喜怒哀樂之中乎其節而已其歸一也
三達德三項平說則是知仁勇以兩字言則是知仁而勇即在知

仁中勇于知勇于行即是也以一字言則是仁知則所以知此
理勇則所以强此理只是成就一個仁而已故曰脩道以仁
以其分而言是直劈下看以其等而言是横截斷看
達德達道之理得於天而具於性者人人一般只爲氣禀不同故
難易遲速不能無異若是困勉者當初元無此理如何能知得
行得來
以在天之理而言則知仁勇爲天下古今同得之理初無彼此之
殊以在人之分而言則氣禀不齊而所以知之行之者自不容
于無差等學者但能弗得弗措自倍其功則亦終無不至之理
若使知仁勇非人所同得則雖倍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所以
卒在乎知之一成功一者正以此理之在人本未嘗有所欠闕
也
三知三行語雖平說意重困勉知之一成功一正謂困勉者知之
行之與生安學利一也

知之一成功一以見生知安行亦不過此知此行本非高遠不可
幾及之事又以見困知勉行者但能做到盡處亦與生安一般
初未嘗少有遜也即此一言誘進下學之意可謂至矣
既說過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寛放一步以誘掖下學使其
趨于入德之途聖人喫緊爲人之意可見矣
須知三近寛放一步正是鞭緊一步處
三近即是困知勉行一種人不是困勉下又有此一等但上節困
而知之勉而行之是工夫已到者此則猶是方用力時也
章句此言未及乎達德疑當作未及乎成德
三達德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三知三行三近所謂誠之者人之道
也生知安行從容中道之誠者也學利困勉則擇善固執之誠
之者也然則三近其已百已千百倍其功者歟
玩九經可想大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
九經中句句有一箇西銘在

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即所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爾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内外動静一于敬也
動静無違表裏交正脩身之事盡矣
玩兩所以行之一可見天德王道只誠字一以貫之
凡事豫則立凡事兩字所該最廣不止達道達德九經而達道達
德九經是其大者故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豫非誠所豫者則是誠也
豫字之義從凡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
素存實理素具而德可脩道可行經亦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
又須先明乎善必格物致知能察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
至善之所在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達道達德九經舉而措之裕
如矣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章紛紛致辨見得一邊不見
一邊都是偏
又以擇善固執言則欲明善必先擇善欲誠身必先固執是亦豫

之義也
在下位一條只隨舉在下位者以推言先立乎誠之意是說個豫
字樣子不是實語
在下位一條節節有豫字在直到誠身纔駐住明善又是誠身中
緊要節目故特抽出言之
所豫立者是誠所以豫此誠者則是明善此是豫字眞實下手處
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擇善是格物致知明善是物格知至
天命之性萬理之源至善之極也明乎此纔謂之明善纔謂之知
天
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本自眞實無妄粹然至善者也人能格物致
知眞知天命之本然賦于天命實皆備于我者無有不誠由是
而誠意正心求復其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則善實有諸已而身
無不誠矣

善者天命之實理誠而已矣明善明此誠也誠身不過復全其固
有之善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是天所命於我之實理粹然至善者也明善者明此
而已格物致知實見得事事物物皆有天命之實理著一毫私
意不得便是明善以此理體之于身自表至裏自靜至動更不
著一毫私意便是誠身
誠者誠之者下一大節天道人道之脉已開于此
中庸自第四章傍開明行兩脉迤邐說下到費隱一截脉便隱了
直至哀公問政章脩身纔浮起行字脉知天纔浮起明字脉然
猶隱躍未現到三知三行則脉稍顯矣直到誠身應轉脩身然
後行字之脉始露明善應轉知天然後明字之脉始露然猶只
是虛步又更推闡進去擇善固執纔詳明善誠身之功博學審
問愼思明辨篤行又詳擇善固執之目然猶是虛步直過到人
一己百人十己千纔是實處前面多少言語多少層次一齊都
歸併在此後面多少功效多少境界亦都從此流出一部中庸
大聲疾呼教人下手只此數語
誠者天之道也又從誠字直提上推本天命之性說下來以見誠
之之功本非外鑠不過復全其天命之本然者而已
誠者天之道也是就人身中指其眞實無妄之理而言與天命之
謂性一樣語意
惟在天有眞實之理故在人當有眞實之功誠者天之道正是說
人所以當誠之故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只是據理而言天以此理命于
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說人道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擇
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是誠之內事從容
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之人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
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不是鋪張聖人正是

撇開生安歸併困勉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縱不可倖而教學
之所可自盡者惟有擇善固執百倍其功而已
博學之一節又併撇開學利歸併困勉此一層邏拶百倍其功更
爲緊切亦不是鋪張學利之事
問博學之一節既爲學知利行之事何以又云誠之之目若誠之
之目則通學利困勉皆在其中矣曰博學五者學利困勉[illegible]
人其用功皆當如此則此一節本是學利困勉公共之事但困
勉者其用力較難耳非舍此更別有施功處也但此節語氣只
說個博學審問便了更不說如何者用其力則猶學知利行之
事耳
博學之一節卽所謂人一能之己十能之者正以立困勉者百倍
其功榜樣
有弗學二條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
有弗學一節猶是懸空說言困勉者用力當如此未說能如此[illegible]

果能此道矣方是實說

及其知之一故雖愚必明及其成功一故雖柔必強

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治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勉而企聖人之言廣大象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所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矣知以啓仁之端故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功而已。章大旨盡此數語

明善即堯舜之惟精誠身即堯舜之惟一合達道達德而皆一于誠則所謂允執厥中者矣子思引孔子此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于此具見矣

誠是中庸之樞紐天是誠字之根柢

第二十一章

大概言之是接上章天道人道說下細分看則誠明二字是接上章明善誠身來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接上章天道人道來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接上章愚必明柔必強來

上章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已說到明則誠矣地位此處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更提起從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說下而要其歸于誠蓋所以申上章以起下十二章之意

天人合一之脈此處提明蓋性五章只以一天道一人道分說雖說人道處至章末皆有天人合一之意然隱而未顯無息章總上四章將人道都併入天道以見天人合一之意然亦隱而未顯尊德性以下六章三章人道三章天道兩脈方盡亦不見天人合一之意直至末章從人道說入天道工夫效驗無所不盡然後天人合一之意始足中庸脈絡源遠流長乃如此可易言乎

中庸後半雖天道人道並說其意實側注人道上人道盡即與天道爲一此中庸大旨

聖人全體渾然天理無一不實遇事觸物只從其胸中自然流出而明睿所照自然無所不盡所謂能盡其性也學者所稟于天之實理亦與聖人一同只爲氣稟不齊不能無所拘蔽故須因其所明充而至之使於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精察而各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然後踐履之際可以無所不實所謂其次致曲也要其從入之途雖異及其至則一而已矣

堯舜周孔自誠明者也湯武顏曾自明誠者也

誠無不同其所由誠者則有不同誠之之功不同其至于誠則無不同

論天命之本然則天道人道誠無不同論生稟之各異則天道全體皆誠人道有誠而不能盡論工夫之究竟則天道人道仍同

歸于誠而已矣其不同者從入之塗也其必同者成功之一也
無不同者天命之性也其有不同則氣質之稟也然能學以變化
氣質則亦卒無不同之理故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也子思此
章雖天道人道並言而實責重人道以引進下學可謂深切而
著明矣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雖有遲速之殊及其成功則一而已兩則字
緊慢不同要之皆決詞也

明者明此誠也格物致知眞知至善之在我眞實無妄則於誠之
理先明諸心知所往而誠身之功可施矣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明之事篤行誠之事必先學問思辨而後能
篤行此自明而誠也

以誠爲主而實致其求明之功積累久之使明無不到然後踐履
以致其實則誠爲不難矣

明則誠矣不是一明了便不須誠誠中尚有工夫在篤行是也但
明之功較難誠之功較易看博學五者明居其四誠居其一可
見矣

自誠明謂之性明字中有行字在所謂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
髮之不盡是也

第二十二章

至誠盡性人物天地一以貫之

至誠全體化工

至誠之性即是天地之性人物之性即是至誠之性其分雖殊其
理則一當盡其性時合下便無所不徹但施之自有次第耳

盡人性盡物性只自其性中自然流出然行之亦各有實事施之
亦各有[illegible][illegible]不是一盡性了便人物之性無不盡也

以其理之一故一以貫之以其分之殊故施有差等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之與我物之與人其理雖同而其分不能
無差等分既有殊則聖人之盡之亦不能不因其分而予以各
正之理遞推之序

隆際其六合言之則盡性兩字包得盡人物之性非兩件事分言
之則各有事在不容無別又以理言之則盡性與盡人物之性
初無二致以事言之則施有差等不容無漸次此說最分明周
匝

盡其性者至誠之全體盡人物之性者至誠之大用而盡其性與
盡人物之性又各有體用在存諸心者體也見于事者用也贊
化育與天地同用也參天地與天地同體也

盡已性明明德止於至善也盡人性盡物性新民止於至善也

天命之性本自眞實無妄聖人盡之亦知無不明行無不盡滿其
分量無歉于天命之初而已矣非有所加也

自盡其性以至於參天地聖人亦行所無事而已矣

盡人性盡物性即是贊化育更無兩層參天地只就其贊化育處
而申贊之耳

讀至誠盡性一章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于此可見矣

此非直爲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如孔子窮而在下亦未嘗不與
此段眞實功用但能盡其性即觸處皆是實功因位盡道無所
欠闕亦無所等待新安之說拘矣

讀孟子不違農時兩節聖人盡人性盡物性其裁成輔相之妙淵然可想

論來天道人道其安勉不同處只盡性與致曲處用力有勞逸之分若事物界限節次雖聖人亦一一休過去不得然聖人做處雖其界限節次與人一同要其氣象自與衆人各別如堯舜之聖自克明峻德以至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雖施之亦不容無差等然自覺有一段過化存神上下同流意思在湯武以下便不見此氣象

第二十三章

曲未嘗不是誠但是誠之一端而非誠之全體耳

致曲者由此一偏推而致之使至于誠也

問致曲之說曰天命之性本無不誠不以聖凡而有所加損所謂誠也人人具足者也惟聖人氣稟淸明無物欲之累故能全體天命無所虧闕雖其因事觸發端倪呈露惻隱羞惡不能不見于一偏亦未嘗不可名之爲曲然聖人所發雖只一偏而中之所存全理具足只隨其胸中自然流出使全體皆徹故其曲無待于致自大賢以下氣稟既不淸純物欲又多皆蔽是以天命之性全而受之者不能全而出之故往往因其質之所近心之所明而發了一偏是則所謂曲也然雖發了一偏而其天命之全理要未嘗不在其所以有是曲者要其本根亦未嘗不從誠始但遮蔽固塞不能全體呈露耳故當因其發見之端精以察之力以行之充之以至于極使于此一端徹頭徹尾無所不誠又推此及彼無不察之由之無所不盡直至事事皆如此一事之誠無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後所受于天之全理光明呈露無所虧蔽而始得還其本然之誠初非有所加也故曰曲能有誠

問不曰致曲能有誠但曰曲能有誠何也曰曲雖發于一偏而其中本有全體之誠在惟曲中自有誠所以曲無不致卽德無不誠也

知必求其精行必求其盡皆是致曲之事黃氏洵饒以爲致曲在知行之間物格致知之後非也

擇善則知之明而凡曲之所發爲能察而識之而不淆於物欲矣固執則守之定既已見其爲曲卽能執而持之而不奪於外誘矣然非己百己千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就凡事言則事事造其極而無一端之不盡就一事言則處處造其極而無一分之不盡纔是致曲

若論當下則致得一事曲便有得此一事之誠然不到曲無不致則誠之全體分量終有欠闕處在而未能全其天命固有之理也

一有善端之發即便當致其要等待少稽緩即汨沒矣

由其所不忍達之于所忍由其所不爲達之于所爲逐漸充拓逐漸積累久久滿足便自有積厚而流境界

曲即孟子之所謂四端是也知皆擴而充之則是致曲矣

誠不可掩故既能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自有不容已者較之至誠則盈科而進與過化存神者自是不同然到有誠後則充積之盛而其光輝發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工夫難處只在致曲到有誠則已幾于化矣

至于能化則其次亦一至誠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只歎想至誠更不復言其次其味深長玩之不盡

自形著以至于化外面氣象一步開濶一步正由裏面工夫一步

精貫一步不到能化不得爲致曲之盡

晚村云自形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爍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一誠便了說得最分明

第二十四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不須求照自無不照

吉凶之故物能知之人反不知者只爲人有私意便與天理隔天機斷也聖人無些子私至虛至明與天無間所以能燭于幾先

禍福之幾無時不著只爲常人有私意之隔故不之覺聖人至虛至明與天無間初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故能燭禍福之幾于未萌也

著龜無知而禍福之來獨能知之只爲無私心故與天相接耳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能前知

至誠全體皆天理天地之一動一靜與至誠之呼吸相通相接禍福之兆其至粗淺者耳何不可知之有然必待幾之動而後見者至誠天理渾然無所逆億故必俟其動處然後知之耳

第二十五章

誠者自成也雖孤立懸空說此一句然玩自字語意正貫重人身上說故章句旣隨本文演盡其意卽補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正會得兩自字

道卽誠中之條理卽帶在誠上說故下文但說誠更不及道而道自在其中

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然實理皆不得實心實心却貫得實理

章內三誠者皆兼實理實心而言誠者自成也朱子云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此以實理言也程子云實心事父則成人子實心事君則成人臣此以實心言也誠者物之終始以實理言則有是實理方有是物徹頭徹尾皆是理之所爲也以實心言則有是實心方成是物徹頭徹尾皆是心之所爲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以實理言則誠命于天

本人物之所共成已此理成物亦此理也以實心言旣有以成已則推此加彼自然可以及物也前上兩誠者單說實理末一誠者頂誠之爲貴單說實心皆偏

三節三誠者皆兼實理實心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兩誠字單說實心而實理自貫

要之說實理處正是爲貴人之有實心說會得本旨何事曉曉

胡氏謂以實理言誠卽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非也誠是總統說道是就其中條理零碎說自有本與用之分章句於實心處言之乃是互見文法胡氏却泥

誠以心言本也隱通下不誠無物誠之爲貴之脉朱子說皆精到如此

許氏謂前自成是自然而成後自成是自已成就諺其誠者自成也子思喫緊爲人正在自字上蓋就人身中指其天命之實理使自體認言汝之一身以所具言則四支百骸以所接言則君臣父子何一非實理之所爲若無此段實理卽不成此物事則誠者是汝之所以自成者也而可不存此實心以體此實理乎卽首一句大聲疾呼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此一條最說得好如此看自字旣有精神者也語氣都出卽道章道理亦隱然都涵在此句中矣故下二節更不及自道句

而道自道也正爲自成兩字添毫更無二義

誠者自成也一句以實理言則是孤立懸空說若以實心言則緊貴在人身上矣以自成對自道句看則誠者自成也爲孤立懸空說而道自道也爲貴在人身上說若以首節對次節看則首節兩句俱是孤立懸空說蓋首兩句猶只虛虛說誠字道字雖自道句亦只概論誠中之道爲人之所當自道尚未說人之如何道之也至下不誠無物兩句方實實貴重人身上說

誠者物之終始正見徹頭徹尾少誠不得不但是兩頭語

間不誠無物亦似可兼實理言無此實理則無此物卽所謂物之

終始是也曰如此則當云無誠無物不當云不誠無物此不字最有力上文統說人物此句疾轉貴重人身上起下誠之十分警切故朱子曰道不字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他方得

如何誠之擇善固執是也前已詳且盡矣故不言也

在物之理卽我之理故我能盡已而我之心卽可通乎物之心

仁知之用雖有物我之殊而性之德初無內外之別一誠而已矣故曰誠者自成也

成已仁也四句是推本成已所以能成物之理一氣讀其義乃見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故立必俱立成必俱成雖有推行之序初無內外之分

對言之爲仁知單言之爲性指其實爲誠一而已矣

時措之宜兼言成已成物而意在成物上

第二十六章

故至誠無息一故字總承上四章不止承兩至誠說蓋攻曲說到能化自成說到時措之宜則人道亦與聖人天道一矣故皆以至誠無息言之

至誠是囫圇說無息是扯長說久是總起說只是一理更無次第

至誠純乎天理更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安有止息至誠便自無息無息便是久總一至誠而已矣

從其誠處逐時逐事各見其純純不已則是無息從其無息處要其統總而言則是久

徵已上爲成已徵已下爲成物

存諸中者既久則見于外者自然悠遠久則徵徵則悠遠兩句只是一句久則悠遠耳中插徵字所以盡滿成已成物界限也

不是既久了方能悠遠既爲至誠則存諸中者自無不久發于外者自然悠遠本來一併都到但語勢次第須如此說乃分明

悠遠提起說博厚高明乃是悠遠中境界一悠遠便博厚博厚便高明更無積累次第在

問本文悠遠博厚高明接遞說下不見輕重今乃以悠遠提起何也曰諦義說至誠無息故以悠遠提起久是成已之盡悠遠是成物之盡博厚高明皆是悠遠中境界覆物載物配地配天不見不動皆是悠遠中功用曲折抽換總是極言悠遠之妙有如此說悠遠之妙正見至誠無息之妙故悠遠兩字說在博厚高明前亦得說在博厚高明後亦得說悠遠亦得說悠久亦得

前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又以悠久貫博厚高明之後總是言其功業之著徹始徹終無所不悠遠耳變遠言久者因其外之悠遠而益見其中之無息也故曰兼內外而言之

博厚載物高明覆物亦只就其氣象相似處大槩相配說其實博厚高明本無兩境覆物載物亦無兩功只一至誠無息徹始徹終便自如此

博厚即是載物處高明即是覆物處所以兩字緊結博厚高明不是既博厚高明了方能載物覆物也

覆物載物成物其化育也配地配天無疆參天地也

一至誠便自無息無息便自久既久于中則發于外者便自悠遠悠遠便自博厚高明便能覆物載物成物便能配地配天無疆便能不見不動無爲總無次第總無停待津津然如說不盡者然即此便可想見悠遠氣象即此便可想見至誠無息氣象總是極力形容百倍其功之妙有如此耳

不見而章三句陳紫峰云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爲有學校之設爲有大禮以爲民之制有大樂以爲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作爲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之鑿以自私亦非若伯者之憧憧于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爲蓋無爲之爲也此條極爲深暢先儒所不到

天地之道只是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

不貳只是一誠實有是理實有是氣其理無妄其氣不雜所以陰陽相嬗終始相生誠通誠復無所止息而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不各得其性各遂其生各暢其氣變化萬殊而不可測也

從至誠無息說到配地配天可謂盡矣又以爲未盡更舉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以明之又以爲未盡更就天地所生之物中特舉山水以明之反復形容津津不已總是極言至誠無息之妙耳

上以無息言至誠以不貳言天地末條又互言之即此便可見聖人同乎天地處純亦不已即此可見故只一語找足便自了然不煩更贅一字矣

前言配地配天單就功用上說未及本原之同至此方就詩詞開
閘推詠而見聖人之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以見聖人之功用
配天地實由其至誠無息處配天地也

第二十七章

道一也前言君子之道此言聖人之道蓋中庸前半爲入德者言
故言君子後半爲成德者言故言聖人地頭語勢不同一而已
矣

大哉聖人之道本意只說道之大不粘聖人而云大哉聖人之道
者蓋承上至誠無息一章咏歎而入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發育萬物以道之大用言是横說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言是豎
說峻字微讀

峻極于天不是道之量至天而止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形容道之
量至天而止耳

總是天之下地之上凡有形色者無非道之所發見凡一空隙處
無非道之所充滿所謂大莫能載也

道既極于無外矣又入于無內此道之所以爲大也若細處有不
到則道于小不得爲大矣

事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入于至小者即其極于至大者也故曰優
優大哉

禮儀威儀亦是舉小中一事而言不是道之小只在禮儀威儀上
見

發育萬物零碎說大中之小禮儀三百大綱說小中之大

待其人而後行此句結上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二句起下行字
該得凝字凝在先行在後必先凝於身而後能行于天下也尊
德性道問學凝道也不驕不倍道行也

道與已爲一方是凝

人雖不能行道道固未嘗滅息董子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行是
也道雖未嘗滅息然必待人而行孔子所謂人能弘道是也

尊德性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程子所謂進學在致知

也
德性者萬理之所從出能尊德性則有以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問
學之本以立問學者萬理之所由明能道問學則有以盡其人
道之當然而德性之用以行尊德性是渾淪做工夫道問學是
零碎做工夫
道問學即尊德性中事工夫有一本原則一非道問學則尊德性
工夫不能充實然必先尊德性然後道問學是有本工夫
以尊德性為本而問學以充之則本末兼到矣
私意就立心處言私欲就應事處言須存敬字極字若私意私欲
有一毫未盡便是尊德性之分量有歉便不是廣大高明之至
致廣大四句亦有次第致廣大是以意之在內者而言極高明則
就處事上說存心處矣溫故敦厚又廣一步就已知已能者說
而知先能後亦自有序也下一截亦同此
道中庸是就其行事處分別事理不使有過不及者未說到行上

存心以立其本致知以究其實而力行之功不外是矣故不言也
存心者存此心之本然者也是致知上一截事如程子論格物而
曰涵養須用敬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是也乃
致知之本力行是致知以後工夫陳氏謂存心是力行非也
已知之理已能之事亦屬之德性者所知所能雖在外而其理則
具于吾心既已知之能之則自是德性中自有之知能也
溫故又承盡精微言敦厚又承道中庸言中庸脈絡極細道理極
活正不可執一以相盡也
存心只是常存此心不令私意私欲得以間之已知已能常加尋
繹涵養而已不大段用得力十分精密工夫全在致知一截上
究竟存心致知原非截然兩節固不是待存得心了然後致知又
不是一面存心又一面致知無事之時靜以養之不使此心昏
昧錯雜事至物來精以察之不迫不亂以盡此心之用及既過
了仍復空空洞洞無有一物繫于其心蓋並行而相為用者也

一節不驕不倍是主足興足容只是申贊此二句故下文單承不
驕不倍
既明且哲二句陳氏謂單證無道足容固非史氏謂通證本節亦
未盡此二句直收盡兩節既明且哲收尊德性節以保其身收
本節然其引詩語勢却是因上默足以容而及之此古人之文
所以不可一端測也
此心既純乎天理而于天下之事理復無所不盡則居上為下自
能由乎中庸之道而盡其所當為何驕與倍之有
不驕不倍各有因位盡道處在能因位盡道自然不驕不倍

第二十八章
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三項平起其意却側在自專上故下文緊接
非天子云云
人不安分便足取禍
朗誦非天子一條想見大德受命整頓乾坤眞有大明當天羣陰
懾服氣象
聖人受命而爲天子其胸中渾是一團天理其所制作無一事不
本乎天則一時天地萬物無不整頓一新其氣象規模自足以
涵蓋百代安得復有所作
玩今天下一條想見文武制作一道德同風俗上當天理下順人
心近治一時遠治百世周家有道之長恍然在目
雖有其位兩條若單論本文則有位無德是愚而好自用有德
無位是賤而好自專孔子之從周是賤生今反古若通論本
旨則以有德無位二句爲主有位無德二句特以形起下二句

末條引孔子之從周正爲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之證也
論語言夏殷之禮杞宋俱不足徵而此云有宋存焉又若殷禮猶
有可徵者此句最變得妙言殷禮雖有宋在亦不敢從鞭辟不
倍有力
雖有其位兩節言位如時君尚不敢作禮樂所以鞭辟爲下不倍
義極緊切

第二十九章
有三重有字極細極難下文本諸身六件事有一件不到便算不
得有寡過不是說民寡過是說行三重者有以使民寡過也玩
其字矣乎字幾幾有不敢必得之詞可想不驕之意
上章末二條以無德無時形起無位此章第二條以無時無位形
起無德即就上章之意而反之言上焉者有之而非其時下焉
者有之而無其位其弗從固宜若有時有位而民弗從則是德
不足了故下緊接本諸身云云正是極力鞭辟有字莫但作過
脉語看
王天下之有三重其本在身其實用在民所以又說下四句者四
方上下往古來今略有一處不合便不足以取信于民便是本
身處有所未足便是有三重之分量未盡故必色色考證無一
不合纔盡得個有字六句一步闊一步實一步深一步一步難
一步總是收入來語不是放出去語儘力鞭辟有字一氣合讀

乃見所謂不驕正如此
質鬼神是知天盡處俟後聖是知人盡處惟其知天故雖鬼神亦
有所不能違惟其知人故雖百世聖人亦有所不能外不是到
質鬼神俟後聖然後爲知天知人也
動而世爲天下道一節纔是直放語末節仍緊緊收轉到底只鞭
辟有字一字不外散
遠近兩句即粘上三句說

第三十章

哀公問政一章引孔子之言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已爲祖述憲
章起本

於堯舜言道於文武言法各以其極至者言之道以堯舜爲至法
以文武而備也

祖是體諸身述是公諸世憲章亦同祖與憲是盡己性事述與章
則併欲合天下皆祖之法之是所以盡人物之性也律天時襲
水土則所謂參天地贊化育也

堯舜相傳只是一中仲尼祖述亦中而已矣堯舜言執中仲尼言
時中堯舜言精一仲尼言擇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祖述四句合攏看見仲尼體用之全逐句看亦見仲尼體用之全
所謂皆兼內外該本末也

總之聖人分上無偏詣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從廣大胸中自然流
出莫非全體若大賢以下不能如聖人之義精仁熟則一事止

是一事聖人則隨舉一事而內外本末兼到

襲水土句章句謂因其一定之理朱子又謂是因土地之宜其意
似不同看來所謂因其一定者不是如地之安靜而不動之謂
正謂土地之宜各有不同因其所宜而不膠于一定然後各得
其一定之理君子之道時措之宜隨時隨物各因其理之自然
事之當然而處之無所不盡乃得盡其一定之理若膠于一則
事事各失其理不得復因其一定矣此所謂君子時中也須看
因字

此言仲尼之道貫古今參天地其大如此以見中庸之統悉歸仲
尼所謂君子中庸也熊氏謂四句是言仲尼作聖工夫非是無
不持載博厚配地也無不覆幬高明配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
明悠久無疆也

小德大德收前費之小費之大兩脉

大德者夫子之一也小德者則其所貫者也有大德敦化乃有小
德川流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萬物各正性命故不相害

一理也從其萬殊處看則爲小德從其一本處看則爲大德小德
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大德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大德固是全體小德亦不是一偏

若究其本而言則須先有大德之敦化然後有小德之川流若就
當下看則即此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處即是大德也

以大德小德並言則大德是所以並育並行處小德是所以不害
不悖處以大德小德對言則大德之敦化又是小德之所以川
流處

川流者即流其所敦之化也惟其流而不已便見得有個敦處在
把大德分開看便是小德故曰全體之分把小德合攏看便是大
德故曰萬殊之本

一說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俱爲小德川流其所以流而不盡者

必有個大本原在此是大德雖不合註亦是一理

第三十一章

至聖即是至誠此言小德川流是從其零碎處說故曰至聖下言大德敦化是從其大本處說故曰至誠

仁義禮智之理人人所同四者之德亦人人可學而至所以獨推至聖者常人雖有之而拘于氣禀汨于物欲不能全其所固有賢人雖能學以至之然功在勉强即未嘗不同歸于一而神靈超絕之妙終有非人力所能及者惟聖人神奇天授首出庶物仁義禮智之理合下皆滿究其實雖亦人人所同而其神靈超絕之妙終覺高出天下之上只爲其生知之質不同故仁義諸德亦皆高人一等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其終條理亦異也故聰明睿知四字包下四段

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思言四字先淺而後深先外而後內下四段亦然

睿是用知是體對言則體用相配專言則知該得睿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所謂亶聰明作元后也

足以有臨從其本體上看則有聰明睿知之德自然足以君臨天下從其功用上看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君臨天下自綽乎有餘裕也下四足以俱兼此兩層說

聰明睿知等四字皆以兩字爲一聯先淺後深而下一字又深于上一字細看自見

按蒙引謂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方說積中發外愚謂此章是一意翻作幾層若論其理只首句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便將聖人全體大用一口說盡下面皆從此重重抽說上半截總是聰明睿知下半截總是足以有臨直到配天纔說得個足以分疊其實多少層次只是首節五段之義而首節下四段只是起二語之義溥博淵泉以下自微而著只是足以兩字中層次非謂聖人之德亦自微而著此纔具于內下乃發于外也

溥博淵泉接上五德而推本其充積之盛者言之而從大德敦化處說來是足字之本溥博是橫看淵泉是豎看

溥博淵泉是大德敦化而時出之是小德川流

仁義禮智四德既充積于內則自然發見于外隨時出之則變化不窮時時出之則流行不息

不是上五足以方具五德于內到溥博淵泉纔充積而發見也上面五足以舉其體用之全此又提起筆從本至末從淺至深一步步推到極處以盡上文五足以之勢耳

如天如淵仍是溥博淵泉莫不敬信說仍是時出說有淺深理無次第聖人溥博便自如天淵泉便是如淵時出之便自莫不敬信說不是上方是充積至此乃極其盛上方是發見至此乃當其可也

末條單接敬信說極力形容以盡足字之勢不復言上一截矣

第三十二章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體一誠而已矣

經綸立本知化只一誠字該盡惟天下至誠一語提起全理皆到

蒙引謂惟天下至誠只提起聖人名號看得忒率略

問經綸大經還是就至誠身上各盡其道者言還是就教以人倫使天下人人各盡其道者言曰此章大旨只說本體不及功用經綸大經只就聖人自盡其道可以爲天下後世法者而言尚未說到教以人倫上教以人倫是上章中庸語然既可以爲天下後世法則教以人倫亦在其中矣但其語勢則未之及耳

以經綸對立本言則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單就經綸說只說聖人盡道未及教以人倫則仍是體

天地之化育只是一誠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屈伸動靜自與天地之化育脗合交孚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

聖人經綸立本知化渾是一團天理全體具足但從自巳胸中自

然流出不待思爲不假勉強自然無所不盡本無欠闕安事倚靠哉

經綸大經是致和立大本是致中知化育則所謂天地位萬物育也然此章語意却微有不同者至誠自然經綸立本其經綸立本處自然與化育默契更不待致然後中和亦不待致得中和然後位天地育萬物也又知化育亦微與位育不同彼以功效言此以本體言也

肫肫其仁三句詠歎無倚回想至誠味之不盡

從其經綸立本知化而指其實則曰夫焉有所倚從其無倚歎想至誠則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如天如淵是從旁擬議之辭其天其淵是就聖人身上切指之詞只是一樣而語勢地頭不同耳

從功用處看故曰如從本體處看故曰其

末節不重說至聖能知亦不重說至誠難知子思本意正吃緊爲

下學者指點言至誠之妙如此苟非至聖孰能知之學者欲知至誠必須存天理遏人欲窮理盡性直至一私不紫萬理瑩徹然後有個見處若稍有未至縱日間至論與自家總是兩片其意味之微妙終鮮自得之趣故下章緊以爲巳知幾繼之中庸吃緊爲人之意正如此不是絕人語正是引人語

第三十三章

聖人之道雖高妙而難知要其理固人人所自有但能切實爲已
一步步近裏著己做工夫充積之久便可上達天德子思以爲
已之功緊接上章其指示學者之意切矣

爲已一截提起看總冒通章謹獨存養皆是爲已之功雖到篤恭
而天下平亦只是爲已盡處

爲已是一章之主自慎獨以至篤恭總是充此爲已之心而至其
極耳知幾知爲已之幾也幾何在慎獨是也立個爲已之心作
主又知爲已之所從入處則可以入德矣故下文緊接慎獨

惡文之著非惡文也惡其著耳

惡文之著非謂恐人窺見底裏欲以是自藏也一有表暴之意則
志氣浮動而爲實爲己之意亡矣故君子深惡之

闇然而日章兩截不分輕重若無錦在內則無日章之實若有錦
在內而不尚絅則炫爛灼爍且失其所以爲錦矣故君子固欲

有錦而衣錦又欲尚絅兩面俱到纔見爲已之意重上重下皆
非也

衣錦是爲已本領尚絅是爲已功用

爲已一截只說君子立心如此未說工夫工夫在下面戒懼慎獨
上此正所以盡爲已之功而充實此爲已之心也

知遠之近三句從人說向身從身說向心又就心上從一念之動
說到發見處一步步逼向裏來已爲下文慎獨起本

三知字之前有格物致知工夫在

知遠之近三句直從天下平逆收到慎獨處纔住把此一篇工夫
效驗逆放在此以下接着順推出去潛伏孔昭微之顯也敬信
風之自也勸威天下平遠之近也

爲已只大概說慎獨存養俱是爲已工夫勸威天下平俱是爲已
效驗起處說爲已只是說立個主意要知此知幾是爲已起頭
下手處故曰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不是爲已之功只在
知此三者

衣錦尚絅一條雖分爲已知幾說要之知幾正是知爲已之幾也
理實一合

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內說到外也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
跡說入密也首章從天命說下來故先戒懼而後慎獨此章從
下學說入天命上去故先慎獨而後戒懼實一理也

中庸說存養省察工夫首章從靜說到動末章從跡說到密各有
條理若實解得說先說後顛顛倒倒都無妨礙

戒懼工夫統始終該動靜慎獨只是于其中靜而方動之幾又加
謹耳即是戒懼裏面工夫所以說在前亦得說在後亦得

慎獨工夫最要亦最難向後多少工程喫緊只爭此處故特以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提撕而警覺之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次第謂是就靜邊說非也此亦是舉靜以該
動靜言雖不動亦敬不言亦信則動時言時之敬信又不足言

矣與首章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俱是推到盡處語

由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以至篤恭而天下平外面效驗一步神妙
一步正是裏面工夫一步純熟一步不是一敬信了便能致此

所謂篤恭者亦不外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但上言敬信猶是有
意到此則工夫愈熟而其德愈深不待有意敬信自然無不敬
信

自慎獨以至篤恭始終一於敬而已到篤恭而天下平則上下俱
一於敬矣所謂刑之也

誠者中庸之樞紐天者中庸之根底要之誠者天之道非有二也
天命之謂性無極而太極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本無極也
天命之性自天而命于人者也至于篤恭而天下平則人亦一天
矣故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結之天命之性人[illegible]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天即在人也要不過復全其天[illegible]而已
矣非有所加也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自明以來解四書者惟以尋繹語脉為時文敷衍之具澍是二書獨發揮學問之功其識在坊刻講章上而意取詳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間有出入如大學補傳第五章辨陸王致知之誤極為分明而傳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則仍闌入金谿姚江門徑矣呂坤呻吟語謂佛氏論心爭有無儒者論心爭是非如貞女思夫忠臣思君可謂之放心乎其說當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為正心也亦間有寛廓語如中庸第二章謂君子時中只是敬其意以敬為無忌憚之反而不知此時中字徹上徹下徹內徹外當由格物窮理明體達用而來非一敬字所能盡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謂九經句句有一篇西銘在內其理固然然不可如此說書必充類至盡雖謂句句有一篇太極圖說在內亦何嘗不可通乎